若菴集五卷

〔清〕程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若菴集五卷》提要

若菴集總序

凡孤生之材多自成之而其成之也亦特夫草有蔓生者蔓生于附竹有叢生者叢生於依而且樹有土生者石生者而土生者衆石生者特然成其衆也易成其特也難余鄉有程子且碩者少生而孤復孤生無弟兄則其成之也豈易言哉孩提之童狎于嬉猶夫出土之種未老其幹稍長而未知辨其志猶夫枝葉而不能達其材所以學焉多不成苟成焉必爲材之特而且碩其特者乎所著有若庵古文詩詞雜紀共五卷竊謂古文少有知者雖知之究非余所知者豈非時文之學興則古文之學廢歟嗟

乎水之情趨下人之情趨富貴故材焉
者趨制科不材焉者趨古學然則孰有
特出之材趨古學乎於是古學皆制科
之不材而學焉者也是何異以蠹木朽
株爲屋材輪輿之拙工爲大匠且頑生
十二歲而孤使不孤則必材於制科而
不材於古學而自材之自植之譬石生

者無土膏故其材堅挺而于學力也能
縱夫拘牽其意見即所謂糾纏其藤葛
乎師承其迂腐即所謂根柢其陳言乎
則名理晦于積習精思荒於率意文采
剥於固陋耳目蔽于凡庸且頑之學力
也旣能縱故其文亦銳于議論然宋以
下之文章議論多因其成說于蘇而且

頑則獨能持論於已不循其章法之舊
一變其結構之新真能持論者哉且夫
五嶽各有其尊四瀆不相爲水文章千
古不一六經皆自爲經此即所謂道大
同而有不同者也理至一而至不一者
也唯知其大同而始能不同知其至一
而始能變化不一故無異同以無變化

也有大同則有大變化也而彼之未大
同乎蘇者又何足與語變化乎蘇宜其
一因成說於蘇雖然詩學與文章異而
所以成家則同然余亦惡夫人人之同
于杜者此即所謂材之衆者也昔者顏
曾思孟皆同學孔子而顏之材也特孟
之材亦特顏雖未著書使著書必不同

於孟子之書孟著書書故亦不同於孔子之書此謂大同於孔子詩之近體七律難七絕更難而且碩之七絕則可謂大同乎古人而不同者矣其贈余之句有曰南極依依望紫微家山家水莫忘歸那知廿載紅塵裏閑却新安老布衣又曰鬚眉朗爽氣峻嶒一往情深感廢興破帽疲驢黃葉下書生題徧十三陵

康熙辛丑清和月

同里弟宋和頓首拜撰

文無定則縱橫變化不可以一律繩也而可以一律繩者曰不詭於道而已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本乎性情者也而性情之所極則文生焉文生於性情則雅則潔而離於性情則鄙則雜太史公曰擇其言尤雅者雖爲五帝本紀言之而非止爲五帝本紀言之也一部史記槩於是矣惟雅則潔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則潔之一字誠可以蔽史記矣何昔之人猶病其剽裂尚書左傳國策及荀卿屈賈諸子之言雜於其間謂潔之一字而太史公尚未之盡也甚矣潔之難言也韓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陳言謂何鄙雜之言詭乎道者也又曰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醇則不詭乎道不詭乎道則氣之虛憍歛昏亂除而文之所至皆浩然之氣充之矣惟其本浩然之氣充之雖極其肆而莫可端倪不得謂之不雅不潔要而論之渾渾噩噩如巨海之包涵百川即去太史公猶有間焉然而不詭乎道矣若柳若歐若王若蘇皆無鄙雜之病而南豐本諸六籍湛深謹嚴其于道也爲尤近迄於今大雅淪亡卑陋支離不可問矣自艾東鄉魏寧都雷涇陽侯商丘後幾見有人

能通經博古而於唐宋諸家深知而篤好之因溯源於太史公者哉歲戊子秋若菴程子過我潛虬室出其所爲論序記傳相質披而讀之或雄奥如韓或精悍如柳或遒逸如歐不禁作而歎曰吾嘗以之求天下士矣而未易得其人也昔茅歸安嘗稱昌黎於舉世聾瞶中而欲獨以黃鐘大呂鏗鍧其間吾竊有志焉而未逮今乃得之若菴哉嗣是與交游論文輒稱若菴不置或疑問焉予曰其爲文也雅而不鄙潔而不雜蓋其通經博古得力於唐宋諸家深矣夫人惟虛憍之氣未斂則好異求

奇背周行而馳峻坂鼻祖揚雄太玄務以艱澁怪誕爲工抑惟昏亂之氣未除則學不知根據六籍稗官小說方言俚諺無所不入若此爲文皆詭於道而非生乎性情者也吾以是知若菴之去人遠也予與若菴不相見一年矣今年冬復過我讀其近作豪蕩奔放感慨沈鬱浩浩渙渙其氣彌加雄焉而一本諸靜細之心出之吾於是益信醇焉後肆爲昌黎深造有得之言而非詭乎道者所能知也若菴乃能如是則吾稱之而不置也豈無所見而漫云然乎哉若菴年甚富從此勉勉不怠由唐

宋諸家而溯源於太史公務陳言之盡去無一而不出於雅且潔焉則繼東鄉寧都數君子後者舍若菴其誰與歸淮南李驎西駿撰

今之所謂立言者大都有所倚言有所倚於人卽不可與垂遠況倚于遷固必不能如遷固倚於顏謝必不能如顏謝倚於韓柳歐蘇必不能如韓柳歐蘇而徒尋聲肖影膚附踵隨自以爲近似其人當世亦曰近似其人宜乎立言者之日遠于古也陸平原有云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於未振又曰雖杼柚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蓋惡乎言之倚於古者不克見已性也唯韓子戛戛乎陳言之務去故其光怪百出亘萬古日新而不可磨滅程子若菴少呫嗶於制舉之文蹭蹬不得志尋棄去益窮蒐於諸子百家之閒以求振拔於儕俗故其爲詩若文不屑屑規撫古人而標新創設多爲古之立言者未經道今讀其集若范增張良諸史論及游覽諸什識力既超修詞溫雅亦可謂勇自樹立言不苟同者矣夫衆人濡首宴樂君子游息高明若菴處廣陵繁會之場交游酬酢外廼樂與幽人畸士把酒論文於春秋佳日有足多焉者聞余有蓟門之游詣余叙別袖文若詩各一帙索爲序余藉之以充槖每當車殆馬煩之時出一再讀頓長余渡河登岱之氣抵都城三月廼書數言歸之以叙若菴之集能益人神智如此至其文采葩流窮極要妙則吾未能竟其涯涘也艮齋吳瞻泰

若菴集總目

若菴集第一卷目錄

若菴集卷第一

文

江南　程庭　具

西軒賦

花月維揚之地夙號繁華歌吹竹西之塲時稱佳麗簫聲一縷掩抑於廿四橋頭明月二分徘徊於無雙亭側望中楊柳風流天子之堤壁上龍蛇文章太守之筆然而思古人兮不見追往跡兮徒荒斜出玉鈎惟餘衰草樓經文選止挂殘陽芍藥名廳莫覩芳華之魄梅花作嶺空傳氷雪之香至若門矗銅街居延繡陌蝶繞罘罳花籠屈戍望王根之邸第則翡翠千重窺石尉之園亭則珊瑚七尺珠簾與粉黛爭輝繡障共芙蓉一色咸滲綠以溶金爰鐘鳴而咼食無何而煙銷響絕物換星移白楊易老紅粉成灰前度劉郎桃花在否重來燕子亭館都非惟古今之同慨將俯仰其焉依於是雉堞之下草堂之偏畢茲東作葺我西軒不雕不藻非室非園楊子幼之田南山頓足起舞陶元亮之還栗里容膝爲安老樹以庭空而得細草以地僻而全幽竹疎而益韻拳石瘦而增妍入斯軒也致足樂焉爾乃春日暉暉百卉爭菲攬堦蘭與砌草

映嫩綠於鬚眉及其玉露溥溥金風瑟瑟泠豔霜紅蕭森氣白招爽籟兮引井上之梧桐發清音兮吟堦前之蟋蟀又若霜風肅肅瓊華飛六橫鐵幹於疎櫺綻一枝之冷玉至如炎威礫石芒火流霞窓楞北啟曦影西斜科頭揮法暢之麈尾企足彈仁祖之琵琶斯四時之景足以徜徉而一軒之内容我疎狂豈必羨夫漢帝宫中黄金作屋廬家堂上玳瑁爲梁也哉當夫素月窺人停雲依樹茗汁方融爐香初炷隱㮽几以優游倚匡床而箕踞乃拂烏絲抽素毫而作歌曰維兹西軒靜且閟兮門

無投軌遠塵喧兮花光草色蔭素檐兮櫟以散木全其天兮蕭然洛詠披牙籤兮緊形峩峩腹便便兮聊爲高臥且加餐兮幽居之樂永矢而弗諼兮

煎茶賦

若乃逶迤竹徑繚繞桐廊一椽老屋半畝方塘中有人焉沉酣經史嘯傲羲皇抱長卿之渴病縱嗣宗之清狂乃命童子戒園丁芟敗葉拂輕塵爰鑚榆柳之燧旋支折足之鐺古凸生煙土花凝碧活火融光松風削日望丹霞兮如珠映紅樓兮一色爾乃岷泉甘冽恵水澄泓貯兹豕腹汲以銅瓶涵皛皛兮波光素瀉瀼瀼兮秋露清蝦鬚細拂蟹眼圓成旣而煙嵐鬱勃風濤奮驚鏦鏦然若金戈之揮鐵騎臯臯乎如海岫之出春雲於是啟斜封之絹擘箬葉之囊選玆上品取厥頭綱玩龍團之瑰麗兮如珪如璋摘雀舌之纖鬆兮一旗一槍春蘭遜此青葱色秋月含兹泠艷光質輕清兮蓮共味品孤潔兮梅爭長至若雲葉斯投流霞初熟虛室生春牙籤映綠靜而下帷霏霏郁郁恍接帝子於芳洲來美人於空谷於是主人慷慨座客粗豪試王郎之水厄逞坡仙之老饕盧生七椀顏子一瓢

莫不披襟而厭飫咸捫腹而逍遙乃作歌曰產兹靈秀兮南山之陽瞻玆瑋儀兮龍鳳之章神韶舉兮氣清涼雜蘭桂兮吐芬芳滌俗胃兮潤枯腸遡爾豐功兮不可忘醒今之人兮於醉夢之鄉

鷃笑園詩集序

鷃笑園集者余族兄奇玉之所作也兄自丙午舉於鄉初授潛山學博當是時兵革方熄人士力學者無幾兄奬勸具備而學校以興越八年擢山右鄉寧縣令多恵政大著聲跡獨其才高識大恒不樂與流俗齷齪相周旋故每對上官侃侃諤諤議

有不合者輙赤頰大聲目光炯炯不肯稍狥以是上官嫉之欲中傷以事而搜索不可得卒以賦詩飲酒罪之遂去職僑居廣陵絶口不復言仕宦事嘗偕二三知己竹冠野服嘯歌於平山蜀岡之間自其服官以及家居其間所歷山川景物之閎奇民風土俗之醇薄與夫林泉花鳥凡有以觸乎情而怡乎志者莫不發之於詩歌顧未嘗輕出示人是以棄世於今十有餘年莫知其有詩存焉歲丁亥長君國士捧遺集以示余余讀竟不禁憮然而歎曰天下事亦何常之有哉在幸與不幸耳今夫

昂昂然於廟堂之上者率多柔聲媚骨突梯脂韋隨俗浮沉臨事不必其果決也摸稜斯得之事君不必其蹇直也承順則得之故能驟致顯途歷抵卿相匪僅榮其身且及其子孫出則擁長旄張大纛入則妖童孌女爭妍取憐舉所以娛心意悦耳目者雜羅於前而海内之士間得其一歌一詠片言寸楮羣相與揄揚之登諸選集藉以光榮何其幸歟而余兄以激昂奇偉之材貞志砥節潔修好古以不能工逢迎營進取遭逢不偶見斥於俗吏迨拂袖歸閉門握管詩則益多而益工兄固不求

人知而海内亦鮮有能知之者假令其輪囷結轖傲兀不平之氣少自剷削以習於時安在其不烜赫於當時而名成於後世也哉乃位之不顯并其詩之不傳茲非其不幸歟雖然毀譽或出一時之阿私而美惡難掩百世之定論古人高趣博學不屑於折腰躬耕樂道吟嘯自如迄今莫不愛其詩而慕其爲人吾意當時之人即有能愛之慕之者亦未必如後世若斯之甚然則今海内士所爭相與揄揚而登選集者不適足資異日之覆瓿焉而已哉此其幸與不幸爲何如也是集也國士其善

藏之慎毋憂夫而翁之詩之不終傳也

宋介三文集序

山而嶽士而官一也山以嶽而尊士得官而貴山可嶽嶽之士可官官之宜乎舍嶽無佳山舍官無名士矣然嶽之外何無山官之外大有人吾烏乎見之吾於吾新安見之新安有黄山焉黄山之峯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秀者也黄也非嶽也新安有宋子焉宋子之文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秀者也宋也不官也而山之有黄士之有宋夫豈必嶽而後尊必官而始貴哉是不得以不嶽

不官而遽掩其爲黄與宋也爲黄若宋者亦未嘗以不獄不官而少貶其爲黄與宋也嗚呼黄之不獄宋之不官獄乎官乎論世者其知之乎知之而後可以讀宋子介三之文知之而後可以識宋子介三之爲人

曹偶然山人詩集序

夫士生天地間所處境固有貧賤富貴之不同也惟不安於所遇居恒或憤懣而不平或洪溷以自屈間一發於詩歌强爲怡悅其行間紙上非頌禱諛詞即怨尤誹語令人展卷蹙額若之曹山人少居宣城嘗從粹齋街南諸名宿游頗有所得繼來廣陵遭時不偶行年五十孑然孤處欲求一啼饑之妻號寒之子亦復不可得是皆人情所不能堪而山人處之恬如也然且雅耽吟咏裒集成帙一旦出以示余余畧覽數章即大駭異因快讀終卷其旨高其調遠詠諧而不怨蒼勁而不諛非有所主於中而善養其氣者曷能有此山人勉乎哉余與山人交有年今始識其能詩且喜其詩之不涉夫俗情也爲之序

杜誰堂造車圖像序

客有覽誰堂造車圖卷而疑之謂余曰異哉杜子舉天地之大其間足以寄情怡志者亦夥矣矧君子當務其大且遠者此微者車也顧經營之而托諸圖畫焉然則杜子之意何居余曰有說焉余嘗聞車之制蓋圜以象天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二十八橑以象列星奏鸞和之鳴偹四時之運故君子覩輗軏之用而知敦信守護輪之銘而思愛民車之爲義不亦大哉昔奚仲作車方圓曲直悉中規矩鉤繩故機捉相得成器堅固而後能引重以致遠是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人君之所以爲治也周旋折旋進禮退義儒者之所以爲學也夫造之者特技云乎哉道在是矣杜子之尊人作宰清白不名一錢杜子少時惟鋭志攻鉛槧無少息問若結騎聯駟熏灼爲豪有杜子乎未聞也又如挾輈擊轂佻達成風有杜子乎未聞也洎其尊人沒宦橐蕭然一椽僅蔽風雨而門不容車巷無投軌世罕有能知之者然杜子獨守其先人故轍未嘗稍敢踰越以故貧益甚懸車數十年閉户潛修蓋欲步武高曾審質之陰陽調材於中正將以希聖賢爲一途合古今無殊軌杜子之用心誠非

淺焉者至其爲詩清逸出塵篆印及八分書亘追踪秦漢是不過出其一幅一橑之餘技已足爲海內艷賞之不置況舉其大且遠者哉世之欲求杜子者當朱其轂蒲其輪俾其攬轡而登則經濟必大有可觀者客笑曰子言是也盍以序其圖乎爰爲之序

環翠軒外集粹言序

聞嘗論爲士者俯首攻鉛槧吚唔時藝而外固不廢六經四子之書乃遂自稱於世曰儒儒豈若是其小哉亦淺之乎視聖人之學矣儒也者通天地

人之謂也知天地而不知人則謂之伎猶不得以儒稱所謂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儒者之職也故凡在天而日月星辰雷霆風雨雲露霜雪陰陽四時在地而湖海江河山嶽關塞九州四極鳥獸禽魚昆蟲草木在人則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彝倫禮樂射御書數之游藝以及性命精微一貫授受之宗旨爲儒者孰不當卽物以窮其理因故而知其新以求無愧夫聖人之徒也哉自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而後聖道不得其傳遭秦之暴又從而坑之焚之文獻無足徵故漢之學者語焉而不精雜然而不純浸淫而佛老二氏之説興矣典午之世君臣陵夷遷播相與援引虛無托諸清談以釋其憂深無聊之思遂使二氏之教卓然與聖人之道鼎足而立於天下迨至承謬襲謬忘失其本源爭尚詭異至有夸佛門爲廣大老氏爲玄妙獨於聖人之道無稱焉豈不大謬哉而不知吾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且莫能容彼所稱清靜寂滅者無不囊括於聖道之中在吾儒非不知也不行耳非不能也不爲耳方子朴士所著粹言一書闡明聖門存誠去欲之微義旁及佛氏之不生不滅老子

之有名無名要之造極詣化悉一歸乎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之境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能一窺其奧窔哉如方子者庶幾有吾儒之風者歟

西軒納涼唱和詩序

丁亥夏余於草堂之西新構數椽以避暑因顏之曰西軒閒作西軒納涼絕句二十咏蔣靜軒陳阜東汪海樵家諒菴愛而和之人各二十首遂得百咏聚錄成帙時把玩焉客見而問余曰夫四子者之詩何如余曰皆善也爾乃金樽浮蟻璧月窺簾燕姬侍側錦瑟依前歌喉宛轉舞影蹁躚惟海樵

之佳什堪譜入於管絃至若千山蒼翠一色江天
荻花瑟瑟清露涓涓琴調峯默笛擾龍眠爾時之
歌其歌靜軒當夫疎影橫窓暗香襲户雪乳茶融
冷光墨吐經史盈床琴樽在御擘柿蔕之綾箋寫
諒菴之麗句又或傑閣凌空銅盤浥露漢水奔流
鄴臺髙踞長嘯振衣掀髯起舞歌阜東之雄詞將
乘風而歸去是四子之詩氣味各有所近而吟咏
亦各有所宜耳然則子之詩將若何余曰嘻余曷
足以言詩哉比之諒菴而清新淡宕不及之方以
靜軒而瀟灑曠達弗若也無風流蘊藉之體致磊

砢㬻兀之襟期未能與海樵阜東同日而語矣然
誦余之詩者宜濁醪宜苦茗宜僧樓驛舍冷雨淒
風偏能于寂寥之鄉益增人以無可奈何之思而
已

范增論

蘇子論范增去羽惜其不早謂當在殺卿子冠軍
之時何待至陳平疎間之後程子曰論固髙矣然
終未得增之情也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乃求楚懷
王孫心而立之固增之謀也當其時章邯大破餘
樊君秦勢方熾秦項勝負未可知而諸將新附者
又慮無以結其心而俾其終不我畔薛之會項氏
蓋皇皇然也故謀立楚後以從民望增實爲項氏
固其根本非欲爲楚圖恢復計也譬如田獵者欲
獲禽則必先調鷹豢狗然後得肆志於平原曠莽
之間義帝者項氏之鷹狗也增意顧如是也是義
帝之存亡豈足爲增之榮辱也哉况義帝之被弑
卿子冠軍之見殺也吾謂增實與有謀焉何則以
彼牧羊豎子一旦而尊之諸侯之上伊誰之力歟
蓋項氏之功也而增之功尤不可泯者也奈何以
定陶之戰項梁甫死義帝遂并項羽軍自將之且

以宋義一言偶中遽置以爲上將軍使羽爲次將
增爲末將悉屬於義斯時爲羽與增者其何以堪
此矧使之量智較功而增與羽又豈出義之下哉
此固羽所切齒而增亦必不能忘情者噫伐善施
勞賢者猶恐不能免而謂增能之乎義帝之殺機
於此乎萌矣迨卿子冠軍率諸侯兵救趙爲增與
羽者方拭目待之謂必有奇謀偉畧出自已所不
可及者始得驟居已上乃徒逗遛不進引承敝一
言以爲辭誠無能爲者也而且逞其驕態以凌於
人至所謂如虎如羊者非辱羽而何嗚呼英雄如

羽能使久居人下而甘受鄙夫之辱耶羽且辱矣而爲增者寧有不爲之寒心也耶故羽之殺卿子冠軍增成之也必矣且鴻門之宴增勸羽殺沛公其時義帝尚存使增而誠爲義帝臣也則當請於義帝而殺之不請則謂之擅殺夫既勸羽操擅殺之權何獨施於沛公則可施于卿子冠軍則不可耶當楚勢方弱不得不立義帝以敵秦秦業既亡又不欲留義帝以撓楚此則增之情也亦曷嘗與義帝同禍福哉及義帝亡而天心屬漢智如陳平謀如張良用兵如韓信此數子者并力而圖大事

何患無成惟增孑然孤立力竭智窮未嘗不追歎鴻門之計不得用方幸有滎陽之困庶幾一舉而殲之乃不意喑啞叱咤之主復墮其術中頓興疑忌之心重蹈鴻門之故轍此漢楚之興亡於以大定不去何爲嗟乎士君子懷抱利器擇主以立功名遇合之難古今同慨也若乃不得其人而輔之事不成致憂憤而去與夫得其主而事之事既成而受誅夷以死者其情一耳然則增之去也以視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也不亦同其一轍哉

張良論

史載韓人張良爲韓報讐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後佐漢高帝滅秦楚定天下謂韓讐已報功成不居謝病辟穀欲從赤松子游後世儒者稱之程子曰良韓臣也秦韓讐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其爲報之也固宜然觀良之跡抑何其薄視韓耶夫既薄視之而謂其爲之報讐也則吾不信秦之興非有積德累功徒以虎狼之威僥倖而一統四海又不思施仁政以安反側之心而乃侈宮室從豪傑行封禪求神仙傲慢無忌視天下無一足齒之

人此有志之士莫不撫膺長歎思有以報之而後快沙中一擊良蓋欲刷六國之恥泄志士之憤成千古之義舉而取快於天下耳豈沾沾爲韓哉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從良之說也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成將千餘人西畧韓地當是時爲良計之既謂成也賢則宜爲成也輔不爲成也輔亦宜不說梁也立矣何以良獨引兵從沛公入關而令成孤守陽翟且嘗爲沛公計之周而謀之屢矣以重寶啗秦將從而擊之遂大破秦軍諫沛公還軍覇上固要項伯以解鴻門之急及沛公爲漢王王

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悉以獻項伯使爲沛公求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進燒絕棧道計情戀戀不忍別其所以不入漢而復歸韓者以有韓王成在未遽便舍此就彼取天下不美之名此時成適足爲良贅瘤耳故歸韓又卽爲漢說項王北擊齊無西憂漢心於是項王怒良從漢致遷怒於韓王成不遣之國繼而殺之嗚呼羽殺之歟羽以良故殺之是良殺之也吾意良斯時竊私心幸焉以爲韓旣亡身無以歸持此可謝過天下得以飄然遂其歸漢之志矣不然何以成之立也良

曾未設一策置一言使成有以樹立及其亡也又不聞有所憤懣而顧默默然由間道以歸漢視成之存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且彼所謂韓讐者在秦乎在楚乎如以爲秦方咸陽破子嬰繫組秦亡讐復良果不爲漢則斯時辟穀可也若以爲讐在楚則大謬讐之置愛子於虎穴中俾虎食之然後視虎爲讐虎不任也羽暴於虎良舉成居羽左右況又激羽而殺之是無異於置虎穴而俾虎食也讐將誰歸假使良果誠於爲韓舉所以爲漢謀者轉而謀韓則橫陽君成賢公子也未必不可以

輔而韓未必不可以興卽不然或使成保其腰領守其尺土他日得與良同拜漢庭共受河山帶礪之盟亦無不可也胡爲中道而捐之然則良之意何居蓋良固五世相韓而韓德誠不可忘及與漢高會於留諫行言聽是一大可與共功名者故又不能舍漢而去斯二者交錯於中無可如何而乃說項梁立成聊塞責也迨漢有天下良立功最多良曷嘗遽忘功名哉以彼豁達大度之主其實猜忌寡恩而良已預窺之深矣不得已而托跡於辟穀引韓藉口謂韓讐旣報已遂本懷使得終忘

情於世外之客卿其心苦矣後之蕭樊囚繫韓彭葅醢以視良之超然無恙豈非其稱爲韓之明效哉吾故曰良非誠於爲韓者也若良者殆巧於立名而善于全身者乎

四皓論

古豪傑之士出處之間非苟然也方其處也素行夙望足以使英明雄略之主愛之慕之而莫能輕致之及其一出也能以片言立談間頓挽旣去之君心別嫡庶之大義父子夫婦之恩誼因以全嬰祚數百載之根柢始克固此其人之功略豈在運

籌帷幄戰勝攻取者下哉後之論古者莫之或知也余故表而出之若漢之四皓是已漢高帝以太子仁弱不類已欲立趙王如意大臣多彊諫弗聽叔孫通說引古今以死爭亦弗聽於是呂后用子房計卑詞厚禮招四皓出從太子侍燕閒落落數語遂安太子而論者疑之謂四皓既高蹈遠引矣將終身欣然可也胡爲始隱而終見又謂四皓之出曷不於高帝求之數年不得之時而獨在太子風雨漂搖之日舍英主而事幼弱不宜闇昧若是又謂四皓非其眞當時辨士贋爲之斯子房之計

也數者皆非而謂贋者尤謬四皓客建城侯所非一日矣無論漢廷諸臣非碌碌輩不容以虎皮羊質者混之即倉卒從侍太子高帝目光炯炯四人者保無有幾微露於顏面爲英主所抉發乎子房智計殊絕於人豈不思出自萬全肯走險以兾僥倖乎余謂四皓誠經濟之士也抱經濟而甘寂處山林豈人情哉商山之隱避秦也非避漢也及漢帝求之弗出太子招之即來者要皆其經濟爲之也蓋事業雷同志士所恥艱難獨任賢者不辭自秦失其鹿豪傑蜂起其閒恢廓大度可與共功名

者惟漢高宜海內士咸奔走而歸之有若良平奇計信布用兵其餘猛士謀臣如雲如雨以之撥亂誅暴平一海宇直可翹足而待使四人仕漢吐其抱負以爲漢漢亦得天下而止耳無加益也上之與蕭曹同功次或絳灌爲伍當及耄及耋之年居可有可無之任四皓必不爲也其不出也不誠高哉迨嬴項亡烏兎盡維時偃武修文制作禮樂垂萬世不拔之統業已耳太子國之本本則不可以動搖況太子有呂后爲之母呂固鷹鷙詬戾高帝素憚之且誅夷大臣多出其力又久爲諸臣所懾

服吾不知高帝之意將祗廢太子乎抑并呂后廢之乎如欲并后以廢之帝力實有所不能若太子廢而后不廢則呂氏安能俯首低眉割愛子如敝屣矯天性以相從乎其縱未必肆逆志於帝病之時必將大逞毒手於帝沒之後將恣其鴟張咆哮誰能禦之劉氏子孫當無噍類而漢之爲漢莫可問矣此天下之治亂劉氏之安危一繫於此留侯于帝固言聽計從者也至是亦不能以口舌爭其勢迫矣四皓深知之乃不惜以垂暮之年毅然獨任其所難圖之朞年而定之俄頃謀臣不能贊其

詞猛士不能與其力此其經濟爲何如也當是時微四皓劉氏天下亦亡秦之續耳余故嘗曰平勃之安劉焦頭爛額者也夫固人人知之也四皓之定漢曲突徙薪者也知之者蓋亦鮮矣

張衡三表姪三十序

國家以制義羅致天下士豈無意哉昌黎有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士之通乎經者必能明二帝三王之道負致君澤民之術立朝必爲良臣在野亦不媿爲名士制義云者舉五經四書以爲題命士子疏其意而廣之果能反覆敷詞悉中窾竅非通

經而何設科之法自郡邑以達學使者定其所進之數而後與於省試凡省會歷三年之久拔其尤者不過數十人而後升之禮部禮部聚天下鄉薦拔其尤者不過百五十人而後進之天子其始制也曷嘗不其難其慎哉迨行之既久習而不察選舉鉅典半流於聲氣苞苴之中即有以甄拔爲已任者又往往好弔詭鉤奇每命一題輙取經書章句而割裂之或截其前或殺其後固已失其正矣而爲士子者巧更甚焉非甘言以餌之即大言以刼之甘言之謂何摭拾前人之腴詞韻語撦撏成章而於聖賢要旨一無所闡發主司豔其文之華縟也取之非餌歟大言之謂何顛倒其義理妄叅以己見辨論風生而究於不偏不易之道殊相悖焉主司駭其氣之雄偉也取之非刼歟甘言者近佞大言者近奸通經之士豈若是乎其於朝廷設科之意失之遠矣表姪衡三翩翩佳士也學有經法通知時事故其爲文不流於俗必窮遡其本源肆力發明之無遺蘊而後止使得精其業成其行眞足以鼓吹六經羽翼四子者也往年補博士弟子員一試於省弗售余則轉爲之喜以衡三今年

方三十所學固已有本矣誠宜加之以砥礪毋以家室之累而紛其心毋以時俗之趨而易其轍學日益進文日益老卓然爲通經足用之才待夫知爾者而售之以副朝廷設科之始意焉是則余之所厚望也歟乃於其誕辰之前夕也酌之酒而勉之以言

巴桐友表兄四十序

余嘗觀夫黃河之水滔滔汩汩氣蒸日月波撼天地蛟龍黿鼉之所窟宅艨艟艋舴之所往來聯邊塞括中原或起或伏變化不測窮萬里而不竭亘

千古而不息遡其源發於星宿大於龍門豈非其出之有本而所積之獨厚歟惟其出有本故其流長其積也厚故其澤遠古之君子生而十齡出就外傅克盡孝悌之道敦廉恥之節以其餘力而習詩書六藝之文自幼及壯亦足以出而有爲矣然僅得撫有而室更歷十年而後稱强而仕篤志之士猶未肯苟然已也曰吾斯之未能信其鄭重也如此故朝而釋褐夕而報最要必有勲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此其故何哉學有本而有積者也今之君子則不然丱角捺觚摛章繢句舍制藝

而外無所究問憑藉門閥轇轕援引率皆少不更事且多出諸膏粱溫飽之中試徵以歷代統系之流傳山海方輿之廣狹簿書錢穀之出入則茫乎若迷矣若是者不立其本安問所積不有所積而欲求豐功偉烈以與古之君子爭衡媲美也不亦難乎吾表兄桐友性倜儻負奇氣嘗爲人解紛雪憤有仲連翁伯之風弱冠卽以能文噪於庠序宿儒老學咸心折焉試于省連不得志於主司是豈其才之不足以售歟亦衡文者盡不知子都之姣歟吾知非人也天也蓋天欲其大有成而驅於古君子之列故屈之至再至三以深挫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學因年益進非若後生小子蕈圖僥倖以快意焉已也兄今年四十矣子史經術靡不研究人情物理靡不嫺練嘗寄咏於五七言以陶寫其情性視向之鋒稜結轖誠已剷削殆盡曷出匪本曷積匪厚時哉時哉可以出而仕矣兄將北遊京師余知其必有所遇也爰引黃河之說介其壽而兼贈其行云

張孺修表兄五十序

余姑母凡五氏中表兄弟及余與二季共得十餘

人惟張氏孺修兄年最長已丑六月爲兄五十初度諸子先期集余西軒謀所以爲兄祝者或曰流霞之液酌彼瓊巵珍羅錯列角觗偃師擪以鳳管和以鵾絃歌則清平瑟調舞則迴波柘枝其庶足以樂之乎余曰兄逆却之久矣或曰完璞韜光藉尊斯讃金書琳瑯錦屏璀璨太史摛詞舍人揮翰侏儒屏息而觀瞻鄉閭撟舌而艷羨是足以申其繾綣乎余曰浮而夸非兄之所樂聞也無已則請以余言進兄之遇余者良厚而余之知兄也獨深憶余失怙恃年最少顧我復我惟祖母楊太孺人

暨伯叔二父當是時祖母春秋高家業中落伯父焦勞計無所出直驅馬走長安欲伏闕陳事逡巡未果叔父又時往來於淮陰其間提攜保護或有所不逮則惟兄懃懃懇懇極規勸以冀于成人今日者深愧一無所樹立以副諸屬望之心然硜硜拙守不致流於蠅營狗苟重爲有識所恥笑者雖得之家訓居多而兄之法言讜論余豈一日忘哉蓋兄之處己誠而無僞兄之待人直而不阿以故一門之內融融怡怡居於鄉少長咸服每臨艱大莫不欲折衷於兄而後稱允當焉余嘗謂自朝廷

崇以制義設科而卓犖瑰奇之士遂落落無聞吾兄當服政之年猶令其棲息巖阿考槃是咏取人之道不誠悞哉然君子之於出處也處則獨樂其身出則致樂乎人樂其身者則不致爲物所役樂乎人者則不得不與人同其憂矧兄之坦懷熱衷出乎其性者哉使今日而卿之相之當必鞅掌焦思有不堪其憂者必不肯若碌碌者流享安富尊榮之奉惟玩好聲伎是耽而已也審如是卽欲與余輩披襟揮扇騁談今古相共優游以樂于余斯軒其可得耶所願異日者滄桑不改井里依然時得集余內外諸兄弟杯酒盤桓月夕花朝都無虛度從此以及兄之期頤而余輩亦各皤然稱老翁几杖相聚則自今日稱兄五十觴爲之初筵不亦大爲愉快也歟諸子鼓掌而笑曰子言誠是也請書之以爲三爵勸

樗老人六十壽序

士自束髮讀書被布褐甘藜藿孳孳矻矻窮年弗輟者非欲以明經達理受知於時爲天下大有用之人哉故乃懷抱利器遭世多難落落無所合家貧親在又不得不急謀升斗以爲養若昔人所云

窮猿奔林不暇擇木此有志之士甘爲抱關擊柝而不辭也當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以恒情視之似一無所見用者究之處無用之地獨能著有用之績聲名藉藉都人士艷稱之不置夫而後知有用之爲用未若無用之爲用爲大且遠也如樗老人其人乎老人少孤以鞠以教母實勞焉童子時卽穎悟過人且能益自奮勵殫心研討以故雄於文爲同社所擊賞久之弗售而貧無以解慨然曰一身之計不恤也母氏之缺養可奈何盍少貶焉遂棄儒服日給事於公府方其時天下甫定一時

任郡邑者率多出草莽而起取功名於馬槊之中莫肯留心文牘故皆惟吏是師則是政之得失與守之賢否一係於吏吏之任不綦重哉老人之處此也自守以廉奉法惟謹民之所爲利請以與之民之所爲害請以除之吏歷數守咸稱之曰賢顧凡守之能賢老人者而民莫不賢其守云嗣以同列不謹搆興大獄波及老人老人則爲之分過終不剖一言俯首就縶而咿唔不輟達於棘户聞者異之居無何事竟得雪從此杜門屏跡茲行年六十矣有子能自樹立乃日陶情於詩酒中以自樂

閭當抒其奇策爲人排解紛難而不居其功是非明乎經而達乎理者安能若是其有用耶或曰樗無用之材也老人曷爲乎以樗名余曰不然子毋就樗以言樗當知以老人之所以爲樗而觀老人也方老人之潛心制藝業既精矣倘以之取功名直易易耳而一旦毅然棄之是老人之樗不欲與桃李爭其華也及從事刀筆吏獨敦廉謹之風上無歉於公法下有裨於民生是老人之樗殆與梗楠梓杞並其功也今之杖履逍遥琳瑯森立而樂善潔修津津不倦是老人之樗非若蒲柳柔其姿將其松柏同其壽也樗之爲義大矣哉是則無用之爲用也老人之寓意深遠矣

方樸士先生八十壽序

新安大好山水黄山白嶽奇秀甲天下夫固人人稱之然新安山水之奇之秀實不僅黄山白嶽而止郡之西踰二十里林幽澗静蔚然陰森其地沃腴平衍遠近羣峯相拱向曰環山芙蓉之華最盛當夫秋山淡宕秋水澄泓花光映發若朝霞之挾碧漢而飛美人之臨鏡而粧焉誠一勝地也方氏合族畢處於此其中有隱君子曰樸士先生先生

生而穎悟過人及長好讀書躭吟咏至老不倦自其齠齔以迄於茲中閒陵谷之變遷人事之代更奔走風塵持籌閱歷而未嘗見其有釋卷輟吟時也故凡寢食居游嘻笑怒罵無在無詩所著有環翠軒增續三集悉皆出於六經子史百家之書語非有本輙不道顧發之爲清新淡遠者人莫不傳之誦之獨其險仄突兀句譆譆出出後生輩咸吒舌怪之而不知先生學博氣雄乃故以轟天拔地之辭以縱其筆歌墨舞之樂猶聳萬仞之巉峯俯千尺之危潭傾欹欲墮至奇至險中而愈臻其妙

是以孔博士東塘許黃門青嶼鄧山人孝威蔣山人前民讀其詩恒嘖嘖不置口先生之爲詩誠務之專而好之篤也夫人之性情要必有所嗜好以爲之寄雖所好不同而所寄則一若袁耽嗜樗蒲祖約料財物寄之卑鄙固無足論至於王濟癖馬義之蓄鵞子猷之於竹和靖之於梅率皆不離乎鳥獸草木之倫不足寄而寄者也以視先生之獨嗜夫詩爲何如哉先生外不滯於物内不膠於心神完體固悅志娛情宜其康強矍鑠優游杖履自此而進焉超超玄著餐霞辟穀步君家仙翁之後

塵正未可量豈非其寄乎情者得其正斯受諸天者有獨厚歟先生年已八十猶日苦吟不輟詩名益廣而於詩律益細于是月廿六日爲先生之降辰余時將有事於新安不獲揚觶一稱祝焉于是日也當籃輿問環山把芙蓉而揖群峰朗吟環翠集中驚人詩句遥爲先生壽兼以慶環山之奇秀毓斯隱君子云

曹處士傳

處士字翼公歙人也其先世居錢塘治兩浙鹽筴頗饒於財明末流寇四起遭兵馬蹂躪生產蕩然流離遷播卒徙江南之宣城宣俗醇朴多力學好古之士愛之遂家焉傳至處士甫二世生而沉默不妄言笑好讀書竟日咿唔不輟父母讓之曰孺子爾何知余二人老汝伯兄遠出余甘旨不克備孺子有意於余二人其易爾業是時處士之伯兄清門客維揚久數奇落落不偶悲憤未即得歸于是處士誼不可辭因就賈兩老人喜家故素封後乃出其琴尊簪珥易白鏹畀之行月餘處士踉蹌歸啟其囊槖原鏹在焉怪而問之跽而前曰兒弗堪賈也闤吏暴於虎市儈狡於兕兒處之跼蹐莫

能容賈非兒所願也自是不復言賈誦讀如初已乃作蒙師取脩脯爲養欣然色喜邑中子弟擇焉而後教故凡童子之列其門墻者多所造就性剛直不容人過宜之人間有虞芮之爭或不就質有司恒相與赴愬於處士處士爲立剖是非莫肯少徇曲者輙慚服而退爭遂息鍵户三十年於易理深有契會每䏻前知一日名諸生立館下曰小子勉之吾將逝矣遂卒年五十有一未娶無嗣

程子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謂其尊也迨後世師道陵夷諛徒以固位者有之陋矣若處士之擇人

而授猶有古之遺風焉至其甘貧自樂終其身不娶詩有之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其處士之謂歟

百五老人傳

百五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嘗遊淮陰市上年已七十餘淮陰人異之問其姓曰無姓問其名曰無名人笑之老人曰若必欲得吾姓惟所命人隨指示陌上白楊曰此卽姓也自是淮陰咸以楊老人呼之有鮑生者假寓蕭湖之柳衣園會天雨雪絕行人方閉門坐掩卷擁爐忽聞屐聲琅琅自遠來少焉漸近啟戶視之一偉岸丈夫也披敝縕袍徜徉

於亂雪之中嘯歌自得心知爲有道者延入室詢之卽楊老人也年已九十矣叩以胎息長生之訣則應機立斷鮑生心大異之明年歸廣陵亟告余訥菴伯父伯父素志於道慕其爲人買棹迎之老人自是渡淮來廣陵館之城南別墅伯父時時偕鮑生訪之與究論參同悟眞諸篇剖析條暢了無疑義居歲餘老人謂曰夫道至高微吾儕所知所行竊恐有未精未詳者吾將周遊名山大川庶幾有遇焉言訖携瓢笠去自是或一歲數返或數歲一返返不數日輒去如是者十年而老人百歲矣

居恒不妄言笑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又五年童子持其東來曰老人將行欲爲別余伯父謂其遊與復作也爲治具親詣送老人笑曰君誤矣吾已遍踏五嶽峯頭獨所未至者海上三山耳因出秘笈一冊相授曰此吾繭足十年所得者君其寶之遂逝年百有五歲時康熙丁亥秋八月十有一日也程子曰老人殆古所稱荷蕢丈人之流歟何跡之高也或傳老人咸陽人少時無賴嘗殺人避罪江淮間是皆不可考然要之不留姓名於世棄妻子如敝屣足跡幾遍天下享百有五歲而終可不謂

之隱君子歟

渡江記

自維揚以達金陵則必涉大江逆波行百三十里古稱天塹險區者是也戊子秋余適有是役舟子促余曰風利可乘也行請毋緩於是張帆既滿頃之及中流風益急撼水水且怒爭搏激於舟首噌吰澎湃若崩山然舟中語皆不得聞舟欹側播蕩不已心搖搖欲嘔頭森然欲眩肢體困憊莫可誰何旣而悟曰曷不斂其帆之半而緩行之舟子不從强而後可舟子相與竊笑曰人特患無有可乘

者耳今乃舍其風之利帆之勢而不欲盡乘之坐失機宜智者顧如是乎余聞而呼之曰來爾何知吾聞之中則正滿則覆古聖王所以爲宥坐也滿招損謙受益古賢臣所以賛治也持滿之道挹而損之仲尼氏詳言之矣故坑儒焚書求仙封禪秦以滿亡天下爭長中國盟越伐齊吳以滿亡其國金谷珊瑚椒泥錦障滿以亡其家者非季倫乎任俠交游權行睚眦滿以亡其身者翁伯也舉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孰不貴乎守愚讓養沖和留有餘不盡之智力以享其終身全其令名也哉是以

戒滿之訓君子守之凜如也今以一葉之扁舟臨不測之江流固已險矣一旦風作之便而舉以帆人力不施坐享其功誠爲厚幸顧必欲縱而滿之逞其風水之利勢以快意肆志焉卒然遇颶颶之飈漩洑之波舟不及迴檣人不暇施巧其爲害何可勝道哉嗟乎世之以豪自命處盛滿之境不明乎守之之道卒至覆亡爲天下笑者比比皆然又何獨責夫操舟運檝之賤豎也耶舟子無以應余爰筆記之書未竟而舟抵石頭城下

逐猫説

鼠之爲物也足捷而齒利夜行而晝伏登我几榻探我囊篋毀裂我裳衣狼籍我書史其爲害也實甚主人思所以禦之於是乎有貍奴之畜相毛色辨音聲誠良猫也然後畜之飼以香粳而佐以魚羹冬則憐其寒而藉之以文茵夏則懼其疥而與之以湯沐主人待猫之意誠厚而其所重望于猫者止於禦鼠豈猫竟置鼠於不問哉不寧惟是殽核列案鼠未之敢窺也猫腹果然矣琴書在側鼠未之敢汚也猫溲遍之矣是則猫之爲害更有甚於鼠主人曰噫有是哉寧逢惡鼠毋逢良猫乃逐猫而遠之

馬説

世有千里馬世不知也得伯樂一顧馬而後知之一時豪貴公子從而愛之重之爭輸千金羅而置之外廐被以錦繡飫以芻豆審涼燠別燥濕凡所以愛之重之者備勤且至焉其可以無憾哉雖然負千里之材者必期當千里之任苟徒望而稱之曰是蓋千里馬也無從而試之無何齒加長而筋力憊矣或又漫然一試之而不習於騎嫺於轡欲其有向之騰驤超忽之奇所必不可得之數也乃

復從而毀之曰是非良馬也向浪得名耳馬亦無有以自解嗚呼馬之徒遇伯樂也亦惡足爲馬之大幸也哉

自題知苗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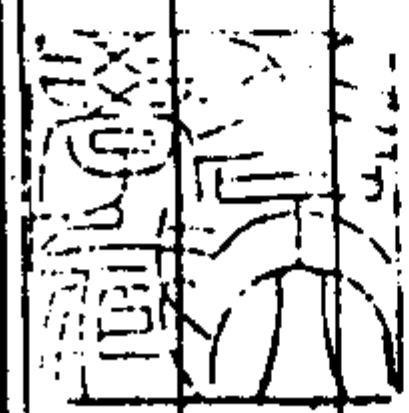
苗之爲苗易知者也固宜夫盡人而知之也抑天下之不知者何多耶苗且莫知况大於苗者乎我則舍苗而外一無所知獨于苗則毅然自許曰我知苗或者疑之余笑而應之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苗

陳阜東東省圖贊

彼游子兮豐頤虬鬚胡爲攬轡獨立踟躕豈執鞭之士亦爲之歟曰有老母在甘旨是虛我東曰歸載馳載驅不脈奮飛寓意於圖吁嗟乎爾有母遺兮翳我獨無

䟦周蓮峯夢遊五嶽歌行後

嘗考周禮春官立三法以日月星辰占夢之吉凶其夢有六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夫夢幻境也一轉睫間諸無何有而獨設官掌之若幻而未嘗以幻視之也然昔人有云浮生若夢舉百年之所歷境而悉歸諸一夢是又若非幻而復以幻視之矣幻耶非幻耶彼邯鄲蕉鹿徒擾擾營營於利祿得失之場斯亦陋矣周子之夢遊五嶽且寄之於詩歌直欲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厓肩睥睨乎日月之上逍遥於壺嶠之間夢耶非夢耶周子殆千古一醒人哉

若菴集卷第一

毛詩十五國風不列吳楚乃屈宋以騷賦鳴而淮南八公枚生父子均極辭賦之妙選豈非山川清淑之氣積之者愈厚則發之者愈光昌而縣遠也歟維揚襟帶兩淮扼京口之上流岡圍水沓土風固雄宜乎人材之傑出也歷稽前代陳檄可愈頭風張賦競推獨步下訖李能註選秦解倚聲天工極而人巧錯識者有觀止之歎焉至若前明稱詩之盛李何高才而朱升之與之爭席其後王李主盟宗子相乃能分道揚鑣入 國朝蛟門蕉飲書宣諸先達靡不鑽研六義合雅歸風若吾友程君

且碩則尤詩壇之霸才也程君以茂閥而具英姿於書無所不窺汰其渣滓味厥精英才與識與學三者備矣以之研經酌史恢恢乎有餘力而於哦詩也何有往者授徒邗上傾蓋成莫逆交平山社集歸而泛舟紅橋徧游十八園極觴詠唱酬之樂丙申夏杪聯袂登蒜山入甘露寺尋米海嶽遺跡江風陡作怒濤如雷爾時張席帆坐舵樓劇譚三國六朝軼事暨古今人物高下截流而渡神色不驚我二人之心相期許有度越於千百流俗者荏苒三四年于役西江校輯通志日無暇晷且碩裒其詩如干卷索序於余洛誦數過視曩昔所造變而益上淡宕者如韋沉着者如杜縱橫奇闢者於昌黎昌谷間自標一格愈歎其爲江左之霸而傳播於後無疑也且碩嫻于經濟行將驤首王路一展其致澤弘願文學政事兼聖門二科之長吳郡人風藉以振起豈屑如世之妃青媲白擁被撚髭者僅僅以詩筆名一家而已哉當湖同學弟陸奎勳拜書

山清而雲霞蒸水清而珠玉藴人之具清淑之氣者則亦有異焉而恒發之於所爲詩古人之詩不一格沉鬱蒼健古淡排奡莊麗各執一長然莫不挾清淑之氣以與造化相推移故其詩每足鼓盪雲霞瀠洄珠玉俾讀之者如入深山大川往往有褰裳躡足之歎嗟乎余稱詩二十年嘗謂今人詩且未論其造意鍊格琢句用字之工拙先須攬其氣之清濁然後可與言詩若菴先生襟韻澄遠於書無所不窺善古文辭而尤工爲詩自余羈遊四方不相見者四五年癸巳春晤於京師歡然道故

出其近詩一編示余讀之知有得於清氣者深矣古體不專名一家精微處可入唐賢窔奧近體在温李元揭之間而又決然自成爐鞴譬諸山不必穹崖絶谷有雲霞則遊觀不窮水不必驚濤駭浪有珠玉自撫玩不竭矣況從此矗爲嶙峋放爲江海皆其所必至也哉若菴歙然曰余不敏烏能當此請書之以爲序芝栖居士式莊書於京師玉河橋東寓齋

若菴集第二卷目録

若菴集卷第二

古今詩

江南　程庭　且碩

題山中隱居

茅屋翠微裏人耕屋上田槽頭浮白墮爨下曳清泉磴仄無樵徑雲深有鹿眠山中忘甲子猶記避秦年

海安道中

一入吳陵道河流細細分參差交碧藻穲稏膩黃雲遠火依魚簄餘秔散鴨群野人桑苧外塵事未經聞

和家霞起兄岑山漱芳閣原韻二首閣爲其先人所建今重葺之

高閣臨無地溪聲六月寒蒼松懸絕壁恠石咽狂湍當户來山色凭欄落釣竿故鄉歸未得可許夢中看

宛在中流裏山光破浪來疎鐘敲夜月飛瀑響晴雷勝事傳重見芳樽約共開他時相把臂長嘯一登臺

題吳苕英印譜

石鼓遺文久不作侏儒辨難都荒唐大半漢兒强

識字斑斕銀海空茫茫堪嗟士學不師古六書奥
義淪胥亡松溪吳子才何壯超然獨不趨時尚搜
奇捫遍古鐘彛鐵筆直追秦漢上釣畫蒼蒼蝌蚪
文盤拏隱隱龍蛇狀況乃有叔良不癡謂聽翁吳興
太守天人姿胸吞雲夢可八九衝口都成幼婦辭
由來家學端有本豈比廣陵紈袴兒憶昔江波十
月寒披裘鼓櫂躋岑山爲我敬摹　天子筆縱橫
金錯如揮翰從此山靈增秀色赤文緑字青琅玕
自笑顛狂無善步探囊頗有驚人句願君攜去歸
黄山勒上蓮峰最高處

宿枕江樓

怒濤喧不定彷彿雨聲中一覺清幽夢百年身世
空晚煙江上白落日海門紅遥聽沙汀畔漁歌起
夕風

雨夜舟中

孤篷聲淅淅涼雨響空秋攪亂一宵夢平添萬斛
愁世情歸魯酒心事看吳鈎不及苕蘗客飄然五
嶽遊

送方二如業師之淮陰

及門經八載藹若坐春風淮浦煙波裏黄山夢寐
中夕陽横遠岸寒雪唳孤鴻別恨已無極何堪又
歲終

次淮口

淼淼波光天際開茨防星列竹薪材沃焦亂滚黄
雲下桐柏遥摶白雪來落日帆檣公路浦疎煙楊
柳伯倫臺太平不用澄清慮草野非無砥柱才

新安鎮

織月未分明寒潮暗裏生岸低喧吠蛤戍野亂催
更園柿堪蒸釀河豚慣斫羹轉因名觸處撩動故
鄉情

望海

縱目蒼茫作勢雄滔滔萬派獨朝東鮫波倒接乾
坤白蜃氣翻蒸日月紅不棄細涓成浩瀚還容汚
垢養鴻濛乘槎欲問支磯石莫詣儒生道已窮

憶癸亥春余年十二侍　先大人入淮甫三
閱月而歸痛　先大人即世迄今十有六
年重過淮陰風景不殊撫今思昔傷何如
也

淮水依然繞故居重來惟有倍欷歔徒增馬齒風
塵長尚卧牛衣歲月虚憑几時敎攻二典時方授余尚書過

庭常訓惜三餘回頭一十六年事老大何曾熟父
書
豚犬如兒絶不材低回往事不勝哀垂髫只解鳩
車戲應客常邀鳳字來一篋遺經從子廢九原懷
抱向誰開當年記得辭淮水幾度呼看認釣臺

泊木瀆鎮

小橋通野市遠岫入溪煙僧磬夜初靜漁燈人未
眠長腰炊玉粒縮項煮銀鯿願得携琴酒牽蘿葺
一椽

鄧尉看桂

鄧尉山光接水光西風橘柚過湖香扁舟不爲梅
花引鐵幹橫斜影已狂
老桂連蜷蔽竹扉天香一路撲人衣欲尋山寺不
知處時有鐘聲出翠微
人家大半入煙蘿小艇便嬛掠綠波幾陣歸鴉殘
照裏滿湖齊唱採菱歌
秋香濃處便停車路入茶山草徑斜最愛陸家齋
似舫一池紅蘸紫荊花

毘陵道中

揷架分畦熟果蔬桔槔聲急亂籧篨一江秋水平
如簟小艇斜橋喚賣魚
野港平波處處通蜻蛉閒趁藕絲風江村細雨人
歸晚犬吠柴門老樹中

新城看桃花用汪園壁間韻

村巷錫簫處處聲東風裊曳最關情薰酣草徑千
林蝶啼逗糟床一院鶯人倚紅樓煙莫定花明碧
水鷺空驚櫂稱醉遍笙歌月不是江城是錦城

雨中泛舟城北觀新漲

碧浪拍堤秋水生一江疎雨鏡中行偏反荷葉風
無定瀲灩萍花魚有聲淺綠鱗波新釀滿退紅瀲

灩晚霞明乘流繞遍雷塘路不盡興亡感客情

齋日

厨下清齋似太常石泉活火爨黃粱助余鼎俎饒
蔬笋慣使貧兒纏齒牙

茉莉十絶句

氷雪丰姿分外妍移人偏在晚風前憐他嫩蕊含
芳意串就鮫珠顆顆圓
雨過凉生日影斜筠籠滿貯市兒譁漫言春去芳
菲歇六月街頭夜賣花
簷影溶溶漾碧紗晚來親撚玉鴉叉好乘浴罷簪

雲髻低向檀郎問整斜

寶珠攢就水晶毬消盡炎蒸赤火流幾度幽香生帳底風標一色玉搔頭

多情投贈頗稱宜玉骨生香別有姿却笑尋常徒俗艷只知紅豆寄相思

素質温柔助晚粧玉容皎潔襯膚光此卿應是神仙種能向紅爐逗冷香

瘦影添將月影肥依稀粉蝶一叢飛輕盈素手團成玉清夜簪來奏羽衣

吳兒年少最翩翩秀鬢濃蛾入畫箋狂客幾回腸

欲斷花枝人面一般妍

窺簾點點散流螢香氣繽紛滿院庭團扇納涼花底坐微風輕颺護花鈴

開向閒亭對夕暉朱闌面面擁成圍莫教紅袖輕相折雅韻偏宜伴雪衣

秋日偕陳榆庄張瓶城訪喬東湖不遇

攜手相尋處士廬逶迤曲巷得幽居到來未見伯倫鍾坐久空迴仲叔車（時閉賓蓮亦來相訪不期而遇）四壁新詩三徑竹一簾秋色半床書呼童笑問先生處踪跡浮雲任所如

階下雁來紅一枝婆娑獨立偶賦四絕

梧葉飄殘玉井空獨留孤影艷秋風人人盡道春光好杜宇聲聲怨落紅

草堂秋老半荒蕪賴爾清幽興不孤笑指階前聊戲客越人昨夜貢珊瑚

清夜無聲玉露零多情待雁立中庭笑他妃子嬌無賴酣睡東風喚不醒

謝客朝朝三徑閑聊將敗葉自除刪一枝伴我清尊側分得餘光上醉顏

秋夜

何以銷長夜呼盧與盡闌參差星影澹歷亂柝聲殘別檻芙蓉墜孤吟蟋蟀寒床頭舊揮麈零落不堪看

獨酌不成趣昏燈暗落花百年催節候萬慮逼韶華冷氣驕山鬼星光亂暝鴉誰家樓外笛悲咽似邊笳

秋興

秋興詩自少陵而後可以無作作之者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詩所以道性情在少陵固有少陵之愁而余亦復有余之感各言

其志可也然則秋與詩又安在必不可復
作也耶
空江露下楚天高萬里秋風起壯濤逐影青驄堆
蘇鞨泛香紅玉煖葡萄探搜滄海虛藜火頡頑雲
霄媿彩毫同學少年多勝事琵琶爭唱鬱輪袍
嗸嗸鴻影遍秋原雨露遙施北闕恩小吏陰操泉
布術使臣高踞繡衣尊筵前錦瑟邀燕玉花裏銀
刀雪乳豚欲向醉鄉深處問就中誰是鄭監門
龜策休言愼竄知帝心培覆杳難窺江南淚漬波
千頃塞北書傳麥兩岐岸獄蒼生嗟莫及潢池赤
子竟何爲窮猿夜嘯秋聲底空惹閑情夢裡悲
邗江江口竹西亭叠叠驪歌送北行入粟才華通
御座揮金義俠動瑶京郎官未必饑方朔婚嫁於
今累向平儒服豈因多病棄封侯原不是書生

金山

獨上輕舠破浪游閒依佛火暫淹留兼天波撼孤
峰寺倒壑風吟老樹秋一墓於今餘亂石三山從
古說雄州當年豎子成名處感慨悲歌漫倚樓

送梅嶼歸里中

萋萋堤上草皎皎園中李遊子憶故鄉扁舟歸練

水執手難盡言行行且復止念茲遠別離載酒江
之沚歸思何匆匆知君心有以高堂有老親日夕
虛甘旨極目望天涯念此遠遊子行乎君努力奄
忽流光駛迢迢邗水長相去千餘里別後長相思
尺素憑雙鯉

蕪城懷古

覆井離披燕麥青當年歌舞此曾經荒堤仍舊春
眠柳燐火依稀夜聚螢縹緲瓊花寧有種風流煬
帝幾時醒曲中留得安公子調犯淒涼不耐聽

月夜登燕子磯

絶壁亭孤聳臨磯夜艤舟波翻千里月風擁一江
秋逸興偏宜酒新寒欲換裘閒心誰與共惟自許
沙鷗

秦淮河

臨流一帶水亭斜傳說當年歌舞家綠樹無人還
繫馬紅樓竟日只棲鴉金湯已重黍離感蟠踞空
餘興廢嗟夾岸夭桃渾不解只今猶發滿枝花

渡江

無端又泛江南棹竟夜勞勞夢不安急浪每多乘
宿雨濁醪何以敵新寒聊堪放眼乾坤闊未便舒

眷道路難郄羨磯頭蓑笠客煙波穩把一漁竿

西軒納涼

郄客成余好静心何妨城市即山林當檐不盡青
松障緑樹偏留半院陰

雀舌纖鬆蟹眼圓素甆香泛碧如煙茗柯自是饒
名理恵水擎來活火煎

蜂蝶忙忙無定時甌蘭綴露兩三枝争持獵取將
歸去簷角冲飛觸網絲

散髮披襟扇不揮軒楹水静掩雙扉悄無人處敲
烏几風顫瓶蓮墜故衣

臥痾聊可遂歸愚消得機心静裡無聒耳亂蟬鳴
不已讓他睥睨據高梧

閑玩南華内外篇倦來便自枕書眠晝長襬襶經
過少僥倖堦前草得全

欲效墻東避世難數椽棲息即心安由來無竹令
人俗旋種蕭疎一兩竿

窓眼迎風向北開逶迤小徑長莓苔琴書清韻無
羶味莫訝群蠅杳不來

負手凝眸望碧空雲巒作態幻無窮纔疑海上三
山景頃刻裝成紫玉宮

永日琴書慰寂寥茗甌相對伴清宵西鄰年少饒
豪興隔院香風送玉簫

心遠不聞車馬轟杳無俗響到書城翛然一陣黄
昏雨滴上芭蕉聲更清

露井流清足品題愛他斜傍苑墻西澆花最是閑
中課素綆銅瓶手自携

惰龍僵臥雨如珠愁見軒除草亦枯新政也應甘
澤降幾番頒示斷屠沽

捫腹逍遥繞曲廊倦餘一枕黒甜鄉商量避俗渾
無計旋拆疎籬築短墻

茶具安排置座隅枯腸端賴此君濡玉川風味殊
清雅浪被人呼作酪奴

喝雉偎紅意不濃平添一味是疎慵近來與致山
僧似未必山僧静似儂

焚香散髮讀楞嚴疑義頻頻下幾籤最怯摩登何
術幻禪心不許絮泥黏

邊腹便便擬渴蛟茶鐺石火漫頻敲麴生暫爾相
違別不是亡情便絶交

一夜渾忘護曲闌封姨狂處落英繁狡童不説因
風敗報道無端鼠嚙殘

曉滴花陰露氣融徘徊曲徑納迴風閒中自得清涼訣莫把氷心語夏蟲

乾鵲行

乾鵲乾鵲朝朝飛集茅簷角欣然爭噪報晴明簷下老翁淚雙落三時雨澤未沾濡田河龜坼禾苗枯旱魃赤地走千里高低隴畝成荒蕪今春穫麥曾幾斛盡入官糧猶不足里胥夜半打門呼新增漕項多名目㵐衣典盡安能贖空瓶何計撐枵腹自昔諺言曾熟聞鳩聲喚雨鵲呼晴嶅日含愁看鵲起入耳不聞鳩婦聲鵲兮鵲兮何鶻突胡不朱

門棲閥閱豪家迥與貧兒別君不見城中絃管聲不歇夜捲珠簾邀壁月

和汪海樵七夕乞巧原韻

聞道雙星亦謫仙（相傳牛郎娶天孫時負帝錢十萬不還故譴責其一年一度會云）歡逢終是欲淒然從教痴態群相乞未必閒心與作緣天上銀河還駕鵲人間金井已枯泉（時方苦旱）坐看兒女陳瓜酒夜半松梢滴露圓

過張家渡

莫訝嗟行役臨流一渡艱停驂依白渚放眼失青山羣旅爭延竚孤舟獨往還却輸鷗鳥意飲啄有餘閒

曉發

戍柝聲初歇行人早啟扉野煙籠馬首清露濕征衣斷續晨雞遠橫斜星漢微瞢騰醒未熟殘夢尚依稀

水口道中

柴門何僻靜取徑入幽篁俗樸饒雞犬時豐足稻粱一犁山雨潤幾架荳花香自笑風塵容棲棲道路長

登醉翁亭

好乘新霽後勝地一留連峰轉疑無路亭開別有天千秋存鐵幹（歐陽公手植老梅一株至今花甚茂盛）百道走銀泉不盡探奇興風流憶昔賢

度磨盤山

山勢鬱蒼蒼穿崖徑轉長紆迴何所似聊可比愁腸

北爐橋（傳是魏武帝鑄兵器處）

策馬登橋勢莽蒼還留魏武冶爐場漢家城闕今何處一綫寒流帶夕陽

謁包孝肅祠（祠在定遠縣治內公嘗宰是邑）

一笑比河清森然未許親奇蹤曾判虎遺事尚驚人百里絃歌在千秋俎豆新殘碑猶可識讀罷欲沾巾

立夏後三日留別固陵諸友

不憚高歌行路難淹留旬日罄餘歡林鶯無語春先返宿雨初收徑漸乾離別尊前今共醉雲山馬上獨回看此間風景尤堪戀處處朱欄護牡丹

自愁無計暫徘徊匹馬今朝獨擬回大半勾留花事好不如歸去鳥聲催曉來未許征衣薄晚霽行看積霧開剩壘殘碑沒荒草而今楚漢總成灰

賦得鄰家酒初熟

竹西亭畔無佳醞眉攢齒裂相揮杯夢魂夜夜思京口蕭齋茗椀空徘徊何處芳馨墻外透輕清欲共梅爭瘦更聽槽頭滴玉蛆聲聲似響蓮花漏鄰翁豪興誠難得朝朝從事糟床側聞道松醪釀已成鸕鷀杯泛梨花色隔籬竚望遥相呼曼倩畢卓真吾徒狂奴此際興不淺願假一斗聊相娛君能飲我我能復草堂棗熟任君撲

余素有松癖舊蓄一株根枝拳曲態狀離奇字之曰蒼龍叟鄭東邑見而愛之因其能同好也郎舉以贈系之以詩

蒼龍怒鬣挐雲狀根移黃海蓮峰上霜雪年年耐歲寒虬枝蟠結黃磁盎奇君亦有林泉癖一朝割愛持相餉香葉堂（鄭子堂名）中好護持此君石友相依傍從今不問竹平安時當報我松無恙

病中納妾

露清風靜夜披帷入戶雲藍小袖垂嬌女閒心添戲謔細君着意好扶持燕泥半墮還營壘蝶粉初殘欲上枝笑聽藥爐聲正沸抽毫聊寫自嘲詩

送新安毛廣文歸龍眠

五載蕭然獨泠官士風端賴挽狂瀾蒲輪未下金臺遠絳帳長懸練水寒張詠纔揮誅僕劍陶潛早挂進賢冠他年耆舊無多語共指蓮峰是杏壇

題方惟叙芳茂亭應破水索

何地乘槎問客星萬山深處一茅亭醇醪作供顛常豁泉石論交眼倍青脫帽汀前調野鶴揮鋤松下劚雲苓此間不減南陽樂況有當時共醉醒（亭居去破水僅咫尺）

遊法螺菴

澗下鳴泉咽冷松石梁斜矗度雲峰籃輿歷盡不

知午出谷輕風送遠鐘

喬友張席上贈歌童

銷魂一曲最撩人背燭雙蛾暗自顰寄語東君深護惜柔條只恐未勝春

幾翦秋風上碧梧清宵暗露濕金鋪坐中誰得針神巧貫取離離一串珠

翩翩年少擅歌場秀髩濃蛾上畫堂曲裏幾曾微有悞周郎不顧顧周郎（內有一童周姓）

扶疎桂影簸中庭急管哀絃不可聽我亦清狂杜書記斷腸最是雨淋鈴（是夜演天寶遺事）

水樣疎簾丁字垂高低曲勸淺深巵移情但覺驚聲巧落盡梧桐秋不知

盈盈秋水雙眸翦按拍調絃歌宛轉生小誰言慣是憨就中早解愁深淺

和曹銀臺墻頭菊原韻

錦繡參差覆苑墻高含玉露向朝陽吹殘海月還留影散落天風遍有香孤潔傲回青女信輕清逗入黑甜鄉莫言騎屋多狂態欲伴松陰送晚涼

贈樊玉士（樊有口技）

春當婁尾徧寥落亂雨淋浪翻芍藥與索澆書苦不豪腹煩攤飯那能著欵門忽報樊生來賓客兒童轟戲謔咄哉樊生才技優布衣到處交王侯氷署筵中曾一識與余意氣渾相侔四座無譁悉傾耳滔滔舌底如奔流飄來梵樂何淒清時聞嬌鳥啼春晴喁喁兒女小窓語怒蜂觸紙鳴嚶嚶砉然孤角邊城起錚鏦四壁弓刀鳴羣儕拍手爭叫絕聞得從來所未聞樊生勸汝一杯酒汝是吾徒掃愁帚百年三萬六千場日日逢君開笑口

己丑秋日賦答槎亭弟時余將歸岑山省墓次見贈原韻

尨屋住西頭朗爽推難弟共入少年場共客邗江汭在昔擅人文風流杳難繼慚余材比樗鮮能名一藝君乃天人姿摛辭與古儷倚馬常萬言不受毛錐制勃窣爲理窟超超稱獨詣揮麈發雄論暢蘊扶機棙足未踰閫閾名已轟燕薊胡不遊帝鄉俯仰多壯麗儀舌今尚存季裘豈終敝定識立談間反掌掇高第應念有傖兄窮年苦匏繫夢寐本相忘廊廟隨磐厲聞道富春山木落秋容霽故國稻粱肥黃雲膩畦畷孤艇掠煙波便儇穿翁翳江梅綻小春征帆好重曳佇見草明光閶闔迎郭細

造化具深情長才無坎傺

題蕭徵乂小照

菡萏風揺麝月香謝家清夢繞池塘亂頭麤服神偏好畫裏蕭郎是六郎

水邊林下静無譁裁就新篇麗彩霞不似北窓閒跂足根根只解摘琵琶

先大父昔於堂右手植枇杷一樹迄今四十餘年高出簷際淩霜敵日枝葉蒼翠冬春不改從弟禾書下帷於内顔曰蔭讀并系以詩

蔽芾柯枝歲月深一編終日好隨陰豈乘雨露干霄上莫負殷勤種樹心

禾弟枇杷書屋聽雨同頑礓道人芑亭海樵用壁間韻

江城老屋虚堂左西偏古幹偏婀娜屹立扶踈四十春蔽煥淩寒樹曰可挐來風雨似有情鏦錚遥和讀書聲乃公鶴髮興不淺慣自篝燈倚杖聽蠟兄錫字非無謂雪窖青蒼始能貴聳身夭矯入雲霄不肯低頭等凡卉丈夫毋負少年時豈遽甘同草木姿盡胸經史一萬卷橐筆能傾倒峽詞嶄余

樗質頼唐久青袍醜態羞羣友閞心禾稼較陰晴挾冊居然兎園叟

題扇贈歌者王凝士

凝士手携便面乃趙秋谷先生書自作游仙三絶句余見而愛之凝士舉以相贈因賦此書箑以酬木桃之報余知陋矣

雙眸秋水一泓清擅曲王郎舊著名不信但看緱嶺上猶傳子晉會吹笙

摺扇題詞字字香愛他才子最踈狂會當出入珍懷袖未便秋風篋底藏

題畫五首

綠肥叢底雪摶胎染向吴綾帶露開記得軸簾鸚鵡喚玉人斜插鬢雲來　右玉簪

道人手寫兩竿竹石角苔痕點杏花曾共嫣然離落下因風拂我帽簷斜　右竹杏

墨池拂拂荷風起揮汗揮毫圖不已那是憐他似六郎花中尚有眞君子　右蓮花

淡掃朱顔冷豔中羅帬何事妬薰風便教多買臙脂畫爭似筵前酒面紅　右榴花

每憶龜茲風味豪饞涎整日泛狂濤道人腕底渾

無賴故作含漿賺老饕 右蔔蔔

海陵夏夜妓宴次王延子韻

娟娟露滴縠衣涼旅館張燈出素妝檀口恰宜歌玉樹柳腰偏解舞霓裳行看驟去愁千斛莫厭頻來酒百觴螢火也知人豔處飛飛只傍鬢雲香

閏七夕

萬家鴛瓦露華籠兒女重喧繡閣中目注洗車添慶雨 時方憂旱 情舒祭杼尚金風 七夕還西南風為金風主穀無穗秋今兩七夕皆西南風 久聽蟋蟀吟梧井遲放蟾蜍吐桂宮遙識雙星當此夕幽歡未與隔年同

愁

麼劫不肯去頻來邪待呼縱橫九萬里俯仰一身孤酒力斯須退睡鄉還與俱願言居白下相對莫愁湖

采蓮曲

涼風拂拂散紅香結束新妝上小舫畫槳却須輕蕩去花邊睡熟兩鴛鴦

戲謝友聲叔惠花箋

探囊片片彩霞生滑笏還疑玉露明十色襞來新樣好前身應住錦宮城

魚卵浮光膩欲流松滋未合獨封侯慚無彩筆虛君貺敢道能修五鳳樓

玉版宗風迥出塵芙蓉為骨水為神刹那便證光明地參得無心斑道人

四十生日攜內子禮懺寶華山

結宇依蓮萼雲峰疊萬層四山籠雨去一杖掠煙登曲磵鳴歌石長松罥古藤深林人語出中有採樵僧

誌公習禪地黃花洞獨幽樹聲纔過雨山色更宜秋石蹲猛如虎雲歸散似鷗莫辭殘照落須上最高頭

誰識隆昌寺亭亭俯衆巒紆迴雛鳥失龐糲老僧餐佛火熒金殿蓮花護戒壇宗風漸零落賴此挽狂瀾

阜帽聯椎髻相慚老歲華近辭歌吹地遠問法王家滌俗聆清梵探奇上小車霜楓懸絕壁天半落朱霞

四十生日感懷

長揖親朋謝綺筵何堪歷歷話從前風搖柳質牀支骨雪撲麻衣髮覆肩慈範幾曾留素影 先慈痛未傳真父

書空自守遺編泉臺莫問孤兒事裋褐而今四十
年
野鳥聞歌慣避人藥爐書卷最相親文無奇句驚
天地腹有癡情笑鬼神翡翠巢中矜白雪櫻桃花
底曳朱輪江湖坐令身空老洴澼徒教手不龜
已完婚嫁向平忙身世猶餘老大傷阜帽蕭騷吟
月露黃腸寂寞冷秋霜重諧金石翻新調亂踏雲
山入故鄉不爲長齋工佞佛就中心事托空王（是日禮懺華山）

男兒四十未成名攬鏡無端白髮生竹葉盈尊分

麝帕梅花小閣暖瑶笙徒增馬齒羞壬子（靖節少陵香山皆壬子生）獨向書田呼癸庚漫復徵歌娛四座揚州孤月
最淒情

漢占弟招集同人鄭園納涼即放舟紅橋次
柘谷妹丈韻

小徑掩雙扉玲瓏玉一園歌停花外舫涼沁酒邊
衣疎雨斷還續閒雲留不飛聊當六月息把臂莫
言歸
移舟新霽後漠漠野煙輕荷芰饒清韻溪山有遠
情堤邊迷柳色橋外咽簫聲偏是瑯琊客揮杯百
感生

題樗巢老人拋釣圖小照

樗巢老人松鶴姿腹中空洞杳難窺可憐閒却屠
龍手獨許風標公子知
雲夢淒淒淮水寒陰符大業久闌珊客星一出渾
多事賺盡英雄是釣竿
老氣橫空壓九州當年曾遍五陵遊臨淵不是無
心羨却訝而今用曲鉤
飄然鬚鬢奪銀濤劇飲髙歌氣獨豪定識捲綸應
有意終從海上釣神鰲

夏夜

鬘華翻雪膩桃笙含馥郁階户靜無聲流螢度疎
竹

題畫竹

干霄千尺姿露粉凝香絮颯然風雨驚一夜成龍
去

立夏前一日王蘭皋舍人招集城南汪氏園
亭

煙凝芳草塵如麴三月蕪城櫻筍熟鳩婦頻呼朝
雨殘鼠姑爭散明霞簇歷亂花枝壓帽簷城南車

馬何喧闐一時畢集多名宿交情端爲主人贊獨步江東第一流行旌到處傾王侯四海咸知習鑿齒萬户不換韓荊州鬚眉朗爽率天眞落筆文章信有神筵上毋題紅杏句醉後還書白練帬扁舟近作蕪城客客裏殷勤開綺席花光圍繞上罘罳柳色迷離侵琥珀莫因風雨爲春愁猶得濃芳竟日留不禁狂呼群拇戰頻施狡獪競藏鈎清音雅會偏瀟灑婆娑醉影堪圖畫風流應不滅蘭亭千秋當共傳佳話

瓜步宿俞園感事

參差萬柳罨長堤問道柴門逕轉迷苦竹斜生穿户入野禽驚起背人啼虛隨塞上傳歸馬還信中山有放麑不盡尊前興廢感江流東去夕陽西

漁灣有感（曾銀臺嘗集漁人打魚於此壁間有公題咏）

朦朧舊事尚零星戢楫無聊上小汀落日蒼茫迷遠樹寒濤寂寞打孤亭漁歌欸乃空相憶雁語酸凄不耐聽漫剔碧苔尋好句魚龍欲起晚風腥

泊姑蘇城下

鬢影衣香觸處濃停橈何地覓芳蹤祇今冷月霜篷下靜聽寒山寺裏鐘

胥門懷古

俯江雉堞勢岧嶢抉目孫臣恨莫銷九死餘生邀轝絮一時霸業屬吹簫春秋盟會原虛誕蠡種功名總寂寥到底不忘吞越志至今猶有大夫潮

憶舊竹枝詞

錚鏦蓮漏徹春宵絳燭成行跋更燒綰得碧雲停綺户清文法曲子延簫（王清文南曲擅名秦子延工簫皆吳門人）

雙雛嬌小語如簧底事東君著意防自入華清歸菊部桃花人面總茫茫（左聶姪二歌童今入教坊供奉）

火樹銀燈入眼紅曙光堂下玉梅風黄羊釀就椒花雨頭没深杯笠馬融（嘗共馬植公於蝶莊姪處飲潼酒皆大醉）

白下尋歡我最狂金元餒段奏深堂碧桐花底偷攜手驀聽聲聲索紫郎（金陵夏季旭招飲觀劇有歌伶紫郎余極愛之）

春風駘宕燕呢喃浮拍糟丘慰老饞花壓帽簷雙袖重酒痕還染項斯衫（余曾大醉狼藉污項景原衣襟）

白頭龔老貌癯清北調琵琶最擅名帬屐少年爭折角檀槽誰掐斷腸聲（龔印生老而工北曲沒後無有能嗣之者）

戲贈虎丘僧靜機（并序）

師妙年韶秀雅僾工文賦性詼諧偏能好客生公石上揮毫愛縱豪吟短簿祠前踈

磬閒飄清梵時維復月恰逢飛管之初僕本恨人偶泛渡江之櫂飲芳言於綺席接仙侶於蘭舟悵歸去兮匆匆正笑言兮宴宴積緒如絲舊游成夢旣而水雲行處錫飛楊子之橋瓢笠攜來杯渡瓜洲之渚情同叔寶慣耐多愁跡示維摩還教善病相逢握手無非斷腸之辭臨別贈言總作銷魂之句秀師休誚其綺語乎哉蘇子曾聞姑妄言云爾

憶昔相攜虎阜登紅絃綠酒罯銀燈兩行歷歷春

鶯亂時有群校書在座一翦盈盈秋水凝乍病人扶驚再拜新愁客至許頻增閒情我與陶家別願作梅花樓下僧

一曲驪歌意黯然峭帆相訂試燈前會須釀酒開蓮社還許燒豬上畫船不忍吳山青若黛生憎邗水綠于煙霜風獵獵催人去空惹柔情賦粉箋

題美人畫冊六首

拍盡哀笳淚不乾嚴霜侵透紫貂寒玉關猶向生前入千古交情一阿瞞右文姬

怨絕琵琶不顧身燕山一出靖邊塵漢家偏待功臣薄麟閣何妨畫婦人右出塞

蹁躚寶幢雲中聳環珮聲隨蓮步擁一翦香風萬點飄散歸天下多情種右散花

幾度沉吟心事幽詩成隨付御溝流憐他片葉廉纖物寫出長門百斛愁右題葉

花影遲遲罷曉妝含情無語獨淒涼背人偷試寧王笛一曲東風恨許長右吹笛

纖手親將玉粒持芳情低囑綠衣兒莫將花下羞郎語傳向閨中小婢知右餉鸚鵡

童子刻西瓜作燈因戲題之

取爾離離實別作清涼國亟茲火齊光暎出琅玕色

杜誰堂屬題戴道默司農山水小幅

尚書翰墨最風流曾昔金章賜殿頭不入浣花溪上賞千秋誰識戴滄洲

送表弟吳景穆省親雲中次留別韻其尊人作大同令

班馬蕭蕭蓋篋輕離亭紅樹亂啼鶯一樽花月同人意千里關山游子情家世尚傳黃閣舊風霜偏耐白登行遙知雪窖羝羊地大有絃歌戶外聲

再過秦淮河

一曲青溪舊狹邪歌頭羣讓十娘家喚茶鸚鵡渾
無語風曳數枝紅蓼花

題楊公翰粟香村

柴門深處粟花香端策垂簾日月長莫學桃源充
大隱故隨流水睇漁郎

雪球

參差繡遍玉玲瓏應是東皇着意工蹴踘香塵光
蕩漾流蘇茜帳影朦朧瑶星散處明千點素雪凝
成冷一叢不似柳棉心性懶幾回團起又隨風

鞦韆燈步吳蓉邨原韻

巧製玲瓏襯素羅光添星火豔偏多畫梁風蕩因
移步綺席人憐未踏歌徑軟莫能留淺跡䰟銷寧
止在秋波迷離醉眼煙籠處似有湘裙六幅拖
巧樣輕盈宛似弓生蓮步下許相同筵前嬝嬝雙
飛豔掌上輝輝一捻紅不畏夜闌仍小立應憐露
冷待微烘侍兒攜取偷看笑想像如何底樣工
鳳頭點點繡花枝巧出人思世所奇自是掌中呈
豔態還疑星下赴佳期館娃步屧廊前見妃子霓
裳舞後遺誰道此卿惟夜色畫閒清玩也相宜
何須究問楚腰纖綽約全無俗態沾良夜恰逢燈
月映巫山勿致雨雲漸光搖藕覆（勝衣名）花俱璨韻
挹蘭膏色更兼珍護莫教珠露濕直須煙爐貯香
奩

錦襪飄颻逗淺幫春宵乍上鬱金堂祇將花蝶盈
盈繡那藉金珠欵欵妝玉媛莫愁紈素薄夜深宜
向翠帷藏閨中更有猶憐意素手爭攜細細量
纖羅裁就不須奢幫雀雙銜並蒂花片燭光搖三
寸焰一庭風顫半鉤斜蹁躚錦帶垂紅穗縹渺銀
河落彩霞不似水晶簾下見見人惟露一些些
嬌紅分艷上紗窗疑是蓮花供法幢不共蘭香温

翠被却憑鳳蠟映銀釭池邊遥擬珠光吐枝上還
驚月魄雙愛惜持將高下戲階前驚起小駠尨
底印難將碧蘚埋却宜金屋夜安排纖腰未佩蒼
龍玦弱質難勝玉燕釵把玩祇應懸斗帳提攜莫
漫出宫街恠佗一握風流處如此依依動客懷

秦淮水閣觀劇次海樵韻

青溪舊夢恰重尋花壓金鋪小院陰歌板最宜當
畫檻絲絲波面泛餘音
臨春璧月已迢遥舊譜零星上玉簫燒燭祇傳新
院本傷心最怕說南朝

撲簾疎雨釀輕寒散盡觥籌不放寬隔岸便鄰桃葉渡曲中無語獨凭欄

南部流傳竹肉齊伊凉唱罷轉銅鞮天香静夜清如水無數春鶯遶檻啼

再和前韻

舊事如煙不可尋輕雲隨意作秋陰風流九髻王曇首子野情深獨賞音

檻外雞籠路不遥泠泠松籟接笙簫紫雲歌遍叅軍舞如此江山是六朝

秋風初報玉簫寒杯底從來天地寬蓮箭頻催腰

鼓急一簾酒氣沁雕欄

宮井埋煙燕麥齊銅駝寥落卧銅鞮一聲南内銷魂曲彷彿花飛杜宇啼

爲趙念昔題松嶠晴雲畫册

曾上籃輿問岱宗晴空歷歷削芙蓉雲生一片飛孤鶴松結千秋化老龍碧嶂乍分懸冷瀑翠濤小響出疎鐘披圖何意重經覽長嘯揮杯擲短笻

重立瘞鶴銘碑石歌爲陳滄洲太守賦

鮫人夜騎烏角驁珍珠亂浥滄波蕩馮夷撾急鼓聲死湘女雲和淒不響怒龍擘天天外飛十丈珊瑚歸鐵網斑斑碧繡土花幕雲氣横空星錯落羽衣化去舞山香石骨崚嶒傳瘞鶴蛟宫空鎖無支祈贔屓汗流不敢却煙迷薦福轟雷霆昭陵寂寞埋蘭亭華陽眞跡閟千載寒濤捲盡罡風腥吳門太守瀟湘客燃犀奪出黿鼉宅

悼亡姬柏氏

兩年相伴病休文鵲尾爐香静夜焚他日玉鈎斜下路落紅深處喚朝雲

孤墳風雨草離離燐火楓根暗照時爲怕樵蘇迷不識墓門小立斷腸碑

秋夜招念昔鈍于名友天綺自衡斯皇滋蘅秋屏集飲雙梧閣下限木字

蟋蟀吟秋陰蕭森下羣木空際捲黄雲層層壓茅屋卧對床上書腹煩那能讀惟念素心友跫音杳空谷走彼雙奚童報我松醪熟適意忘主賓充盤饒野蔌小鬟花面粧嘈雜陳絲竹用以博羣賢一笑傾千斛

食口外豪豬後腹懣自嘲

染指初嘗公子黿澆殘茗汁那除煩因知邊腹甘麤糲最怕羊羣踏菜園

雪後宿金陵承恩寺

雪亂石頭城松關佛火明凍禽棲不穩蠟屐印無聲月瘦龍光厚鐘寒入夜清那知殘臘裏猶作未歸情

客金陵探梅永興寺

不知春有意先已逗禪關野水帶殘雪江雲戀遠山一枝踈磬外三徑老松間何用攜樽酒清芬醉客顔

禾書弟約諸同人瓜洲李園探梅余以事阻未赴

弱弟好文翰探奇興更賖衝寒攜襆被帶雨問梅花夢遶池塘畔愁縈春水涯遥知踈影裏卜夜泛流霞

顧種帋招飲雪中獲晤半廬錦文鶴汀爲張蕉田觀濤完樸晴邨簡夫鹿坪諸君賦此誌喜

檻外鍾山矗秀峰雪花新染玉芙蓉慇懃賢主還相約邂逅名流許暫逢鷲座談傾三峽水臥樓人對六朝松點晴便爾長騰去老筆於今莫畫龍

一月中兩至金陵

江水自東去情偏與客親轉當風雨急不厭往來頻（余兩渡江皆于雨雪中張帆）磬落煙中寺香分雪裏春一帆梅下過兩作隴頭人

再宿承恩寺

殘臘辭僧去春江寒更生好攜京口酒重問石頭城小院碁聲靜半窓梅影清不勝連夕醉茗椀暫相傾

讀顧種紙渡河詩題後

孤棹渡黃河濁浪鳴湯湯寒風摧白草悠悠道路長揮手出門去千里遥相望丈夫生有志弧矢在

四方胡爲守蓬蒿幽谷蘭空芳知君重踟躕白髮垂高堂氷雪滿天地鴻雁獨南翔翹思顧復恩罔極安能忘聆茲遊子吟淚下沾我裳

和李環溪明府六月六日集平山堂望江表諸山原韻

江南雲起白英英爭向層巒疊處生雨過田疇添野色風清琴鶴有餘情泉通灩澦由來潔（第五泉相傳源通蜀江）月帶瀟湘分外明眞賞樓前浮遠黛橫陳直與簟紋平

踈磬茶煙僧院閒雨餘初放隔江山半篙綠影籠

清露滿溆紅衣散醉顔相賞每多泉石意髙吟偏向竹松間韓詩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歐陽定有遺碑在剔遍蝸涎碧蘚斑

紅橋泛舟和午橋姪韻

閒却鞦韆雙畫旗當歌莫放掌中巵紅香冉冉綠波滿肯爲觚稜負此期

湖光蟾影夜悠悠橋外簫聲起客愁一片冷雲依佛火夢華留得絳仙樓

波明雁度一行書沒遍苔磯夜雨餘閒趁畫船輕蕩處湘簾水閣嫩涼初

納涼

雙梧閣下月初窺一剪輕涼枕簟知强客妄言空説鬼哄堂不爲撒園荽

長夏

跣足科頭亦自如無情熱客任迴車老夫更有稽康癖長日憎人索報書

七月十三夜禾書弟令許氏諸伶度曲東軒余以宿酲未解不能擧觴臥觀同人拇戰轟飲殊快詩以紀之

錦瑟銀燈列後堂秋風初試薄羅裳還虛月魄三分影早逗梧桐一院涼倚枕聽歌偏宛轉袒衣呼酒縱顛狂昏昏卯飲渾無賴獨注清宵茗椀香

紅橋絶句

寶障湖頭淺淺波玉勾斜下草成窠游人那管興亡恨偏唱當年水調歌

山光柳色共娑娑城角風吹起綠波頻喚榜人移艇子藕花深處管絃多

咏史

縱爾婁豬笑茂陵傳觴綠幘贅彤庭人奴笞罵差方免早又平陽降衛青

破賊爲奴未足雄忍將妲己賜周公銅臺剩得分香伎伏魄須臾早過宮

山頭凍雀語含悽陵廟荒涼渡渭時何負朱三還作賊箕裘偏自五經兒

三垂岡上酒頻釃鐘簴還瞻舊羽儀一掃橫屍三十里軍中怕殺李鵶兒

俛首兒皇劇可憐石郎千載負餘羶空傳十萬橫磨劍却陷盧龍四百年

題吴秋屏煎茶圖

松風謖謖綠波斜宛是東籬處士家擘得月團三

百片不教寂寞負黃花
少微星合近茶星糟粕紛紛幾醉醒爲問莫愁湖
下水自然滋味勝中冷
海鶴清姿桑苧衣共矜狂瘦勝癡肥容余畫裏探
名理請折松枝作麈揮
題仙山樓閣圖
清淺蓬萊日月長嫏嬛萬卷足徜徉人間煙火都
無用白石桃花是飯糧
乙未秋仲勲著弟至自淮陰執手慰藉淨泗
交流爰賦二律

僂指驚心四載餘盲風恠雨最模糊文章有恨遭
屠伯經濟無端問腐儒百折銷磨留故態一呼翻
悔悞成盧清宵耳熱悲歌起碎擊筵前玉唾壺
白奪高吟變徵聲男兒能死乃能生於今功業齒
常冷自古侯王面半黥聊譜香詞題粉帕且招紅
袖弄瑤笙青萍共約屠龍去莫笑疏狂兩弟兄
重九後八日邀王帶存白沙村李秋池石湖
唐聽翁諸君子康山小集和秋池韻
綺羅堆裏覓清閒剩得城東屋後山竹樹亂鳴黃
葉下帆檣倒影白雲間高人卜築市能隱上客文
章管合斑應有琵琶來月底漏聲初報漫言還
送李秋池歸楚再用康山韻
松石清標鷗鷺閒東園終是戀商山霜毫遍染滄
洲趣綺句應留天地間時方爲秋池梓其近藁愛我豈真痴足
嗜送君空說淚成斑時余閑關卧病不獲餞別歸帆便問晴川閣
黃鶴仙人還未還
玉禾堂集飲賞燈下瓶菊限三江韻
人與花爭瘦子甫病起分枝向夜牕好全孤傲性不受
雪霜降澹影搖緗帙清芬撲玉釭小春消息逗蜂
蝶趁雙雙

題藏山上人小照和聽翁韻
霜皮露幹結坡陀山鳥無聲冷綠莎底事阿師趺
坐久寒潭中隱毒龍窩
彷彿香林散曼陀錫聲飛渡卓青莎水雲定處空
無覺笑覷閻浮泡一窩
送江半廬之吳興
一棹煙波茗雪間懸知風味最清閒流霞釀遍箬
溪水泛雪烹殘顧渚山春寺鶯啼文社冷野橋雲
散亂花殷漫愁別後仍爲客望裏鄉園信宿還
酬宋强齋明府枉駕草堂小飲次韻

客來花恰放小徑值芳辰臘容色偏淡園蔬味獨
眞詩情何跌宕梅態任横陳相與忘言處應難喻
俗人
題繁川春遠圖送費葦檣歸蜀省墓
欃槍西亘黄巾起紛紛屠割人如蟻玉壘縱横白
骨撐錦江赤血成江水可憐高士將安歸何處西
山賦采薇竄身鬼窟荆榛底月黑驚烏繞樹飛茱
萸灣下春波緑牽蘿旋葺三間屋牙籤十萬出嫏
嬛閉門四世挑燈讀鄉山迢遞杳難通腸斷王孫
畫卷中衹今海宇銷兵久夢裏還愁說獻忠罡風

忽隕少微星從此啼鴂不再聽嗣君捧圖續遺志
不辭萬里行伶俜間道豐碑儼然在俎豆重陳申
慢慖送別休歌蜀道難瞿塘水定爲君退
寄懷孔東塘户部兼致築春山館貲 春山館與秋水亭皆户部所居石門山中別業秋水亭取少陵秋水清無底詩意命名春山館即少陵題張氏隱居故址也
懷君夢入春山遠愛我情逾秋水深千載名題傳
勝跡一椽小構任登臨非同于頔買山鏹不用昌
黎諛墓金伐木早成亭館好相期泓上聽龍吟
白團扇
齊紈新裂雪皚皚幾度香閨費剪裁最是晚涼亭

子上避人浴罷手攜來
搖曳雲衣暑氣收自憐手韻怯清秋分明懷抱團
團月不倩吳剛玉斧脩
奉和環溪李明府枉駕鷺鋤小軒看牡丹原
韻
天香草草短籬遮小雨空濛散亂霞蝶粉應沾千
葉潤燕泥故弄一絲瑕同枝琢玉工無匹卽席揮
毫點不加最是琴堂清暇日高懷肯過野人家
題王樓村殿撰十三本梅花書屋圖照
瓊英如水浸茅堂畫境依稀似夢鄉未便孤山稱

伉儷恰宜羯鼓伴清狂幽姿含素非凡潔傲骨凌
寒更有香宛若陳思傳洛賦風流偏近十三行
送念昔歸長沙
簫聲吹透緑楊絲楚客遥興故國思一艇煙波搖
落日五年風雨臥荒祠抽毫共羨傳鸚鵡踞案空
憐食蛤蜊添得樽前心緒懶三春頻賦送行詩
爲王名世題照
一幅明泓水竹居芸編位置儘蕭疎豪情縱不求
章句春夏從來好讀書
雪乳融香泛素甆茗柯滋味幾人知休將介甫消

風散浪試龍安騎火綦

丙申閏上巳同人集燭泉精舍時牡丹盛開綉球初放大雨竟日各賦七古一章限閏字

十二珠簾春晝靜葡萄沁遍桃花汎銀塘重試采蘭期麗人爭掃芙蓉鏡遮莫銅街亂雨飄犢車隨處香成陣此時狂客獨無聊閒理茶鐺疏肺病閉門誦罷蘭亭詩愔愔無復登臨興長鬚叩戶來柝招汪倫帶雨開三徑參差玲瓏含淺黛天香濕透鞓紅潤恍如浴罷舞霓裳裊裊煙鬟扶不定莫憶

長安問水濱一觴一詠偏幽靚臨風把酒祝東皇願今歲歲添餘閏

戲題鍾馗畫

北風榆臘吹昏沙楓根捲葉髡槎枒鉤棘縱橫翻亂麻嘯雨啼饑白項鴉笨伯黨題烏巾斜魋肩䯻鼻形蘙苴電睛睒睗髯支查吻腥涎血流朱霞狂犀颷曳阿香車肥胡喤呷飛衙衙軍持妖冶菖蒲花怒刳蝕月金蝦蟇畢方魃蜮不敢譁終南捷徑人徒誇可憐魑魅爭光華請君昆崙礪莫耶訢盡鬼脯成帝羓毋使世路終紛拏和風朗日清無涯

山窓彈指呼蘭閣

題扇

虛寬水靜影蕭蕭墨汁初融香未銷幾陣迎梅疎雨過圓荷清脆似芭蕉

苦熱

火雲烈烈燒銅峯胡僧咒鉢煎蛟宮大凝山傾老冰潰蒼鵝鼓翅空撩風八尺琉璃澁不滑珊瑚枕凹流珠紅美人汗逼桃花色交揮團月酥手慵三勒融漿味成蠟藕空十丈徒玲瓏斯時熱客與不淺巾車席帽紅塵中

題宣城佟二樓太守北樓圖卷子

依舊澄江似練明披圖聊繫古今情五言紅藥詩中錦一桁青山畫裏城俯檻偏饒桑柘色繞欄還有讀書聲千秋最是難忘處不惜餘芬到後生

九月望後一日雙村招集篠園作展重陽佳會余以嘉禾之行未赴歸而賦此

在昔聞坡仙名言誠不朽但值花月期令節時時有郭庚一輩賢黙會斯意久已收落帽風再泛茱萸酒知我將吳游留我意殊厚愧我駑下材碌碌牛馬走孫蓬冷雨中爽約負良友彬彬大雅集趨

俗我形醜我昨渡江歸月波（宋時秀州酒名）攜數斗旋剖帶霜橙還剪秋園韭掃徑招羣賢共識此情否小齋菊正黃我又逢重九

家蝶莊饋洞庭枇杷戲作

酒壓枯腸掃不開盈籠盧橘迸瓊來若教錯寫吟箋字定是韓公大忽雷

秋日挹集樓村聽翁方山確齋書山印宣彥來序皇于宮燕山崑元諸公小飲鷺鋤軒分詠庭卉拈得朱蕉同用五古體

灼灼朝霞光綠葉分離披體直復守中卷舒良自

宜丹恍輸白日含意無人知願結君子歡攬擷聊相貽

題張允宜踏月詩後

玉簫吹風冷素波繁華燈火未銷磨蕪城水調飄零久爭唱張郎踏月歌

渡江

瓜州古渡水淙淙殘月零風透客窗舟子不教驚夢醒一枝柔櫓剪秋江

梁溪道中

平山山色有無間此夜江南許近攀恰喜澹煙明月裏不曾遮却九龍山

夜過惠山不及登秦氏園亭

山光水色碧如煙別築亭臺杳靄邊繞石鳴泉流細細巢雲高樹影娟娟留身空詡千金劍負郭曾無二頃田老我風塵遠丘壑醉歌題壁又三年

月夜舟過毘陵有懷聽翁作客廣陵

紅蓼青蘆蘸曉煙窺人皓魄十分圓却當倚櫂三更候誦爾招涼八詠篇（聽翁有消暑詠物詞八闋最佳）書屋江湖頻作客盤餐蔬笋乏烹鮮（時方下榻余舍）遙知坐我雙梧閣鄉夢來縈第二泉

胥門夜泊

城柝一更盡涼蟾水上生此時扃畫閣何處響銀箏亂火人爭渡驚鴉樹作聲千年歌舞地空抱古今情

平望阻風雨

黯黯重雲散石尤半江黃葉亞輕舟還從滴瀝篷窗下遙悶鴛湖煙雨樓

不寐

新寒犯客衾聽雨秋江上淅淅打孤篷更比芭蕉響

嘉禾道中

桑櫓嘔啞泛小艭碧花紅穗點秋江愛他夾岸漁村好潑雨侵衣不掩窓

雨泊王江涇

射裏橋傍繫扁舟冷雨催風打浪頭戍鼓殘宵孤驛斷繅車茅屋一燈篝鄰鄰波影分胥浦曖曖桑陰接秀州綠笠青蓑正吾願誰如洗馬渡江愁

已至嘉禾同人約泛西湖因放舟武林

曉霽東風轉錢塘路不遥人隨秋雁影舟趁浙江潮覽勝費雙屐心飛繫六橋况逢菱蟹熟處處酒

旗飄

由王店至石門道中

秋穫村村足田家風味饒桑桑環郭店香醖逗斜橋（郭店斜橋皆所歷地名）老屋響舂杵微燈候緯蕭客情探勝劇未肯暫停橈

武林道中

一抹踈煙隱翠微明霞魚尾射斜暉蜻蛉棹去白鷗起紅樹蕭蕭冷釣磯

將至武林夜雨

濃淡湖光西子名廿年深抱水雲情布帆無恙東風穩祇乞秋晏三日晴

西湖六首

殢雨關心枕上消湖光朝氣爽堪招四山黃葉界三竺十里碧波眠六橋香引壁車籠寶髻歌停畫舫鬬璚簫轉因葭露蒼蒼候點染秋容更秀韶

霜林紺宇抱雲阿依麓亭臺近水多楊柳半垂扶曲檻鷺鷥乍立上殘荷香風絲竹牙檣集冷逕莓苔蠟屐過杯酒一澆蘇小墓西陵松柏影羅羅

岧嶤南北俯雙峯小艇籃輿處處通綠綺絃鳴青嶂裏紅藤杖倚白雲中汲泉僧供雨前茗枕石客

看霜下楓更愛煙鬟初斂際一湖秋水漾玲瓏

枕流漱石冷泉亭拾級還登最上層絕壁丹楓翻夕照隔溪蒼鼠嚙枯藤樓臺簇處迷歌舞鈴鐸閒情話廢興可得有緣參白業容余作箇打包僧

更訪韜光寺徑斜山腰紆折鎖煙霞龕前僧定飄松子爨下泉流曳菊花葉葉帆檣三浙水鱗鱗城郭萬人家探奇直上藤蘿外蹴足空思覓小車

倚窗翹首謝山靈肯放嵐光一日晴茗椀閒來翻越絕菱舟歸去唱吳聲梅花曾是逋仙種魚膾空傳宋嫂羹此際勾留重惆悵熒熒燈火上層城

湖上歸來一更後卽大風雨

瀲灔空濛嫵媚姿到來晴雨揔相宜老夫更得横陳態恰在初晴欲雨時

復阻風雨平望

荆王夢繞髙唐觀倩女魂銷妒婦津何事吳江平望驛慣懸風雨打行人

赤松子（會集分賦）

炎帝御六龍用汝作霖雨碎穀餌玉漿丹砂非所取入火不能然軒軒獨霞舉笈彼帝者師孺子奚足侶

送唐審齋游楚次蘧莊韻

驪歌一曲十三樓湘水離離注遠眸氷署言懽聯舊雨（謂牟方伯）旗亭卜夜入新愁（閱漢上伎館極盛）雲停漢口依歸艇雪暎晴川點客裘莫遣歲寒文社裡屠蘇飲遍少龍頭

同唐聽翁郭雙村賦贈歌者俞南嘉

竹裏論文縱酒時羊車扶下可憐兒微酣斜倚銀屏曲撲朔雌雄那易知

髻學盤鴉鬓似濃玉山頹倒醉林宗（謂雙村）褰帷一笑鷩相識曾在岐王宴上逢

城上蝦蟆點亂催泥卿廻步盡餘杯湘簾匝地東風軟空賺啣花燕子來

旅況蕭蕭擁敝裘幽懷獨抱暗凝眸樽前人面偏相觸更引新愁上小樓（指聽翁）

和宋稺荼除夕元日侍母口號二首原韻

摩娑拳帙喚長恩苦被蟫殘觸眼昏鳩杖遂君烏鳥願牛衣添我杜鵑痕團圞獻釀偏婪尾矍鑠含飴漸耳孫最是繞階森玉樹不曾落筆誤金根（除夕）

菽水年年樂自如何求仕宦執金吾閨幃禮法推賢母家世文章列丈夫餞臘新桃喧爆竹縈春綵勝顫流蘇萊衣不作斑斕錦笑看宮袍漾白鬚（元日）

無題效義山體

幽蘭咽露漂嫣紫雌鳳悽吟秋月死富平年少嬌無愁一生玉軟迷花底十二峯頭聚碧煙弾破湘江五十絃青陵臺下雙棲鳥不化鴛鴦化杜鵑無情網罥鞦韆索行驄莫綰游絲弱散雲團雪不成聲銀瓶綆斷蛟龍攫玉鉤斜濕疎疎雨笙囊繡襪埋香土横塘西畔臯西風蓮衣褪盡蓮房苦

七月七日攺堂太史審齋孝廉招偕聽翁家滸江奉陪環溪明府遊禪智寺同和壁間

東坡原韻

爽秋臨駕鵲靜林無噪蟬寺角搖青嶂松濤響碧煙晝舫依沙渚籃輿陟阜巔磬飄羣籟息僧定一燈懸布金傳煬帝題石愛坡仙暫尋田父趣共樂使君賢滿盎叨醇醞修綆汲廉泉雨餘禾穲稏露洗竹娟娟晚風生習習歸影散翩翩蠟炬未須列螢火方熒然

題侯齋擊壺圖

蟾寒桂老僵不蘇戰塲五色雲糢糊蔔騮空悲伯樂去璠璵擲棄珍碔砆唐君才藝天下無早歲獻賦承明廬有時仗劍事戎馬慷慨欲封狼居胥焦桐何處彈流水立門未習齊王竽古今際會良不易斯人俯首埋菰蘆阿瞞曾作解事語壯心伏櫪堪歎歔東吳丹青多妙手一時爲寫擊壺圖我聞在昔傳王大豺聲蜂目行恣睢老奸狂態那足效休更當筵缺唾壺鼓坎坎歌嗚嗚爾我懷抱終難舒請君亂揮鐵如意碎擊十丈紅珊瑚

篠園灌池用東坡無錫道中咏水車韻

轆轤啞軋鳴雛鴉穿堤溜決奔銀蛇一池蓮紅已墜粉幾叢茭白纔抽芽文鴛刷羽依淺沙篠簇蘸

影森衙衙冷懷坐此愛澄澈日斜尚駐偏轅車

雨後廿四橋晚眺

負手行吟越陌阡雨餘新釀嫩涼天遥峯隱隱月初起橋外野塘飄白蓮

堤柳蕭條螢苑荒當年繞檻綺羅香玉人何處簫聲歇僧寺殘鐘送夕陽

西閣

孤閣俯城闉十笏不盈丈心遠絕塵氛此中得幽賞主人松柏姿逍遥披鶴氅卷幔坐焚香靜挹朝來爽

爲蘧莊妹丈題小照

穉柳夭桃散碧隈科頭野步縱徘徊米家書畫供吟賞不用牽船岸上來

漠漠蒹葭繞鷺鷥伊人宛在水中湄圍摩六一同呼遍莫訝偏工幼婦辭（蘧莊行九故云）

題滌存姪遺墨

老兎淒清倚素秋天香綻處墨光浮一枝飄墮氷輪外碧漢瑤臺夜夜愁

謝家寶樹昔亭亭小刼罡風嘆寧馨郄氏也曾遺一篋白頭撫罷任飄零

題劉乃承觀稼圖行樂

梧竹清妍遠市囂疎簾小閣倚東臯才人毋愛親農叟買犢何須待賣刀幾剪風生翻翠浪一犂雨足潤紅膏臥龍抱膝寧忘世更羨超宗有鳳毛

梅磵種梅歌爲權與表姪賦

張子手把寒香集索我一吟梅磵詩大庾羅浮夢不到氷䰟雪魄空遐思聞爾西溪頗幽邃當年榛莽紛離披子獨荷鋤日疏理老樹悉挺千霄姿坡陀紆折露奇秀旁通曲磵清漣漪石梁斜亙雲迷徑中橫十萬蚪龍枝濛濛帶水度清影陰陰隔岸

浮香絲怡堂欄檻遥遥相矚玉壺春酒常堪携有時客散還獨賞瑶笙丸髻臨風吹孤山風味殊冷峭爾能樂此都忘疲老夫俗塵那能拂馬箠手版終朝隨作歌付爾翻自笑鄉山不返將毋痴請貯臘醅三百斛待我春江放棹時

篠園十詠 韻限夕陽雙寺外春水五塘西

篬翠暑亦寒篆茸冬尚碧乾坤與草堂割據爭主客中有忘機人把卷怡晨夕 今有堂

漩繡屈古鐵縱橫影微茫天然姑射姿破雪生寒香灼灼桃李花隨處豔春陽 脩到亭

曲沼分湖波竹笕流淙淙吹來稻花風作雨冷幽窗圓沙水空碧白鷗停一雙 初月汫

壘土臨前榮菊葩非一簣柔條含煦光欣欣有生意此地得春先不比溪邊寺 南坡

蒼筤十萬竿深翠團如蓋三徑裊清風戛玉鳴天籟客塵且停揮相賞忘言外 來雨閣

軒靜絕塵滓恠石當戶蹲好客時一來共酌梨花春蒼松閱著書片片成龍鱗 暢餘軒

碎穀黍黍同大道在糠粃煙火人間食不沾編貝齒清齋五粒香佐以上池水 飯松菴

新火颺茶煙春風餘穀雨翻翻婪尾花潤潤紅膏土當堦流豔光璧月常三五 紅藥閣

堤柳臥不起芙渠媚野塘誰謂汙泥中雪膚抱清涼幽人披素襟臨風揮羽觴 蕅槳

晦堂發無隱鼻觀觸木犀連蜷月中枝叢植小山西野寺數聲磬隨香過別溪 桂坪

送郭雙村入都

千林霧淞北風號縛袴黄皮繫孟勞卿相定謀烏集闕煙花莫戀廣陵濤探搜滄海分宮炬吐納雲霞炫彩毫同是江南老狂客驚雄空盼九天高

題蘇武歸漢圖

老母終堂妻去幃山川滿目故人稀節旄零落空英蕩不載單于服匿歸

贈宋子介三

跋扈飛揚別一家咀含子史吐奇葩石渠有意求稽古合載甘泉第七車

南極依依近紫微佳山佳水莫忘歸那知廿載紅塵裏閒着新安老布衣

鬚眉朗爽氣崚嶒一往深情感廢興破帽疲驢黃葉下書生題遍十三陵

古調今人解者難鈍根自許得觀瀾與君他日攜焦尾共上蓮花峯頂彈

題楚帆圖送高峄之楚

春風吹楊柳鬱鬱垂長條之子之楚游握手江之皐驪歌清且婉對酒慘不豪丈夫生有志胡爲守蓬蒿出門有知已萬里勿云勞以子鸞鳳姿寧終枳棘巢智士謀作達愚者空鬱陶去去瀟湘間觴咏聊逍遥

賦送飯山公車北上次留別原韻

薇露新詞字字妍低頭牀下敢隨肩戰場五色人迷慣遲爾南宮二十年

年時聯臂入歡場戶小行觴儘較量此去紅綾供餅餤掉頭不戀束脩羊

幾度裁書染翰遲故人輦下重余思憑君莫話年來狀不是花天酒地時

宮袍映簇杏花新端屬春林宴上人千佛名經高列處風流文采揔推君

喜方扶南攜家南還用見贈原韻

煙花夢裏訪璚簫寂寞空餘廿四橋璧月二分留素影蒲帆十幅趁寒潮重欣泛宅歸鄉國更羨香

名飲聖朝執手問年還共訝樽前蒼鬢已先焦

河氷初泮水盈盈寒勒梅花雪又生（落燈後河氷復合）蜡月渡君公路浦春風吹我閶閭城（君於殘臘臨邗余于人日以事赴吳門未得把晤）

千家釵燕迎新霽幾點檣烏噪晚晴昨自兼天波浪裏有人捩柁翦江行（余歸舟渡江值大風）

西風驢背挈村笏曾作燕臺汗漫游三尺桐絲供獨賞千金馬骨幾人收名經仕宦文方著山近皇都勢更遒好倩秋厓爲我計乾坤何處可依劉

文若披金不見沙慧生胸臆艷生牙旗亭紅袖歌桃葉簾八烏絲搨逝花海內咸推君繡虎社中應

笑我塗鴉相逢未幾輕相別惆悵雲天各一涯

題王振公倚杖聽泉圖

泉鳴松籟兩悠揚嘯傲烟霞寄興長盡笑風塵埋俗耳豈知天壤有王郎

丘壑應容我置身游踪歷歷記分明曾經黃嶽鳴絃峽側帽沉吟似此情

曝書二首

郝家便腹阮家褌笑我縑緗篆蠹痕愧殺年年殘臘底杳無盃酒到長恩

八駿神遊御望舒雀梁還曝羽陵書當時親見西

王母不請仙方辟蠹魚

題朱天綺尊人雪鴻先生畫梅遺卷

一幅幽香素影橫不須驢背費探尋東皐小試和羹手聊許孤山共此心

鐵幹如經玉斧修箇中詩句更清幽而今浣露披遺澤竹裡應添讀畫樓

諸同人篠園集飲賦得九日杏花（余往嘉禾未赴）

窺籬媚眼一枝春偏與陶家氣味清也識西風吹帽客不輸芳草玉樓人

桃李無言涴麴塵芳姿先逗向秋旻可憐未插茱萸者不是春林宴上人

四十年前海內以詞名家者指屈可數其時皆取塗北宋以少游美成為宗追山中白雲詞[illegible][illegible]間長短句為之一變又皆掃除穠豔問津姜史時賢輩出競尚詩餘浙西則有六家頗為清拔而陽羨陳其年於此道獨優迦陵集行遂傳衣鉢由是而宋末一派幾徧東南矣夫宋人之於詞固風會使然天授之技也於詩自一二大家外多不免於見拙於詞卽微而不甚著者亦足以見長雖南北體製稍有不同而後因於前其為工妙絕倫則一昔人之評古詩十九首也曰驚魂動魄一字千金

維詞亦復如之寧有古今高下之判哉若菴稱詞於廣陵久嘗醉心迦陵不諱其所自故能吐棄凡近標舉清新覺他人之於陳髯直遺其眞而得其膚耳廣陵舊有吳吳興薗次汪比部蛟門同時與雲間曹顧菴學士山左宋荔裳觀察王西樵司勳以詞相倡和是時攻詞者雖未盛而諸公之名則甚彰今得若菴深嗜之於以希踪前輩追響吳汪當不患此風之弗繼所可惜者今之詞但徵才筆不入歌喉誠得一嫻於音律解事慧心之人與之講求其委曲選聲按拍取新詞而被之管絃復還宋人之舊勝今吳下所歌之曲萬萬矣予中年內外雅好此近則衰退不可以為讀若菴詞旣為之擊節而於此一事猶不能無厚望焉若庵其有同心乎丁酉日長至瀘州同學先著

若菴集第三卷目錄

滿江紅
題姚後陶先生比丘遺照即用其原題聽
翁彌花行者圖韻
綺羅香
賀白沙村納姬吳門和聽翁韻
沁園春
題宣城佟青士太守南樓圖卷
留春令
阻雨野泊
玉人歌

西湖清漣寺池中五色魚凡千頭內一種
翠藍者最可愛次竹垞詞原韻
清平樂
連朝苦遭風雨至京口渡江作
踏莎行
阻風吳門
滿江紅
岳忠武王墓
蘇幕遮
汗衫

踏莎行
蒲鞵
似娘兒
竹夫人
解珮令
篾箪
東風齊著力
葵扇
高陽臺
籐枕

暗香
葛巾
秋齋
東坡帬
滿江紅
雙村席上贈陳生用迦陵爲陳郎書扇頭
韻
踏莎行
荷葉
拍闌干

珍珠簾

王蓮莊妹丈招集篠園余以事不克赴

滿庭芳

病中苦雨賦答海樵用原韻

小重山

秋閨

唐多令

瓶中早桂

鳳凰臺上憶吹簫

秋曉

憶餘杭

和禾書從弟題畫虎阜景冊三幀原韻

一萼紅

雲陽舟中爲張衡三題夢香圖行樂卷子

念奴嬌

鶴和堂賞西府海棠用洴江小阮韻

城頭月

送高峥之楚用洴江原韻

虞美人

舟過吴閶

賀新凉

登吴山

摸魚兒

偕表兄定庚内兄孚吉及平階楚懷兩壻

重泛西湖

西江月

醉登燕子磯作

揚州慢

送張權輿表姪歸里用從弟禾書原韻

喝火令

江聖友同客吴陵治酒招遊俞氏舊園亭

定風波

葉氏水閣重逢徐校書

摘紅英

吴趨坊下紀所見

若菴集卷第三

詩餘

減字木蘭花　江南　程庭　且碩

冬夜聚飲枇杷書屋

江城木落寒煙一抹偏蕭索雁影蒼涼界破長天字兩行　枇杷花下燒燈共作西窗話解意奚童滿酌松醪不放空

繞牀擲帽可識博徒袁彥道拇戰狂呼曾似元龍意氣無　豪情無比我輩江東好男子醉倚枇杷傲雪凝香是此花

倩他彩筆重爲西園傳雅集（座有朱爍文善丹青）佳話千秋請各題詞在上頭　公皆健卒頃刻蠻箋揮十幅僕本愁人幾度拈毫句不成

鳳凰臺上憶吹簫

送觀白之楚

廿四橋頭十三樓畔扁舟穩載輕裝恨聚時無幾別日偏長莫讀江淹一賦銷魂句最斷人腸君行矣一身南北兩鬢星霜　悲涼渡江風景看漢水方城歷盡興亡憶赤烏霸業火捲帆檣年少英雄有幾須爲我憑弔周郎怕只剩江流不改依舊茫茫

疎影

和曹銀臺舊江月下聞蟬原韻

移橈港口恰羣聲悄息暗潮生驟帶露隨風一片嗚蟬亂簇數行官柳聽來總是淒涼調切莫近關山斥堠怕撩他萬里征人鉛淚瀉盈刁斗　此際風流繡虎正隱囊斜倚閒聽良久響徹鮫宮人映冰壺蟾影光同清晝蓮花幕下三千士問誰是王家曇首看千層夜浪如銀兩岸疎螢如豆

齊天樂

再過秦淮

雛鶯啼徧晴光嫩釀就江南天氣衫拂蘭莎鞭籠竹粉年少劉郎曾至銷魂此地有隔水樓臺綠紗窗裏髮尚垂髫橫波暗注傳心事　而今頓成往蹟縱梁園依舊主人非矣宿恨如煙新愁似雨此景分明還記倚風凝睇奈門巷條條總多不是無限心情對呢喃燕子

蝶戀花

自題擁書圖小照

廿載儒冠嗟浪棄蠻觸蝸爭總爲錢刀計不及蠹

魚偏解事還能三食神仙字　點檢故吾無一是面目堪憎言語渾無味小草安能成遠志每當展卷增慚愧

七尺頽唐如弱柳經史尊罍共結忘年友疊架琳琅誇二酉問君腹内曾容否　生計如余偏落後且飲醇醪悞我毛錐久不見咸陽弓槊手纍纍金印懸于肘

四十無成眞鞱操愁鬢添絲似老非年少顧影自憐還自笑此身只合偕耕釣　磨蠍多情偏獨照跨鶴屠龍好境終難到未若聊從吾所好縹緗萬

卷供長嘯

漁家傲

題鬬碁圖應樵雲索

麝月融泉初碾試虛堂水靜碁聲細六聚一先閒角技幽人致橘中大有商山趣　窄地玉猧翻局碎決卿馬口穿牛鼻勝敗偶然何足計人間事紛紛蠻觸多如是

賀新涼

送吳踈林歸里用迦陵詞韻

酌別花陰罇正炎天盤無兼味調冰斫鮓尚憶平居風雨夕説劍談書論射聆君謔低頭牀下追跡虎頭稱絶技點龍睛落筆飛騰怕看四壁烟雲挂

晉人風度多瀟灑每行歌人人爭道詩中兼畫夏日廣陵濤驟漲一夜奔騰萬馬又爭向孤城濺打搖蕩扁舟君去矣看筵前若箇知心者搔首立吾誰藉

釵頭鳳

秋閨

西風勁羅衣冷梧桐幾葉飄金井除花鈿拋金釧休題翰墨漫拈針線倦倦倦　人難并愁還病朱

顔憔悴羞臨鏡閒庭院空留戀鴛鴦逐對雙栖水面羨羨羨

金菊對芙蓉

重九日雨

濕霧迷空重陰壓屋眼前做盡淒涼早砧催木葉雁掠橫塘自憐我亦悲秋容無聊極對此茫茫更何堪是蕭蕭淅淅風雨重陽　每逢佳節難忘逞年少粗豪射圃球塲獨而今情況易斷人腸閉門自酌匏尊酒堪憐處寂寂秋江也無人問芙蓉冷豔橘柚寒香

水調歌頭

曹文尹自故里來揚

好友何堪隔惆悵向天涯自知千里迢遞兩地一相思正值煙花三月恰泛滄波一葉逸氣動鬚眉相見各長嘯執手問新詩　我高歌君起舞且休辭不輕聚首急須沽酒莫教遲陌上紫騮蹀躞舟底紅帬蕩漾春色滿隋堤但得醉君否不惜典春衣

聲聲慢

和漱玉詞

秋催敗葉月送新涼增人無限淒感蕩子天涯究竟杳無消息正自幽懷莫遣更難聽碪聲四急向夢裏欲相尋渺渺關山誰識　盈架牙籤塵積心緒惡鬢上翠翹慵摘羞對嫦娥悄把綠窗閉黑盈盈淚珠不止共堦前竹露碎滴看眼底是若箇堪與說得

滿庭芳

吴門喜晤張定侯表兄同舟赴揚欣然作此

雨釀春寒煙凝花瘦三春草草今年輕裝柔櫓初放過江船廿載離情莫寫人重見瀟灑如仙頻狂叫春衣急典濁酒亦云賢　江南多勝槩不輕聚首且共留連奈巒雲疊積石燕飛旋乘夜棹舟歸去千人石攜手其巔揚州好竹西歌吹猶在暮春前

中興樂

夏閨用迦陵詞韻

小池曲曲繞迴廊輕風悄透紗窗垂柳陰陰依依粉牆　慢理爐煙茗香思茫茫湘簾蕩處持將團扇好趂朝涼

清平樂

江上作

江山如此霸業銷沈矣今古雄豪能有幾屈指伯符兄弟　南朝金粉成灰歌殘玉樹堪悲風亂隔江蘆葦依稀一片降旗

前調

長途屢經風雨作此自嘲

君斯遊也僕僕何爲者日日陰雲垂四野領受風欺雨打　短衣匹馬衝泥橫斜草徑偏迷荒塚路傍無主吹殘一樹棠梨

城頭月

壽春道中喜晴

一鞭問取揚州路休悵春歸去燕尾翻風鳩聲喚雨春亦無佳處　試看杲日深林吐斂盡朝來霧幾曲溪光四圍山色歷歷遥堪數

憶江南

客有問余揚州風景者因以答之

揚州好自古說繁華錦瑟慢調鸚鵡曲金鈴低護牡丹芽春樹萬人家

揚州好綠柳映紅橋芳草平堤翻蹀躞珠簾高舫

隱嬌嬈到處酒旗飄

揚州好歌吹竹西亭壓笛吳兒翻別調清歈趙女譜新聲花底咽流鶯

揚州好誰羨五侯鯖蓴菜滑匙供紫蟹鮮魚膾箸薦朱櫻春甕逗芳馨

揚州好北里狹斜家繡閣曉寒傾琥珀湘簾夜雨響琵琶蕩子戀天涯

揚州好出郭徧尋芳羽箭分棚圍射圃香塵圍繞蹴毬場腰鼓說南唐

揚州好帶雪獵西城玉勒飛來嘶劣馬金條掣處攫驕鷹貂袖染紅腥

揚州好玩器錦爲囊窰色乳爐煨獸炭青花小罐貯蘭香法帖購鍾王

浪淘沙

童子刳西瓜作燈因戲題之

嚼罷水晶寒巧劚斕斑皎如碧海一珠圓料是蒼龍懷穩睡奪出深淵　膩比綠雲箋好句須鐫趁他鳳蠟正凝煙持向維摩懸丈室相伴青蓮

河傳

客固陵送春

春去何處留伊不住遶檻飛花巡簷落絮況是客子他鄉淒淒易斷腸　閒愁難倩東風掃啼鶯老處處迷芳草秣驢駒整籃輿躊躇儂將返舊廬

南鄉子

秋閨

秋氣入銀屏斜壓衾窩夢不成幾陣碧梧枝上雨聲聲隔箇窗兒聽得明　素手嬾調箏舊事追追無限情幾點鳳城樓上鼓更更對著燈兒數得清

蝶戀花

戲題鍾馗嫁妹圖

戲染鵝溪三尺素艾綬烏巾態狀多奇古恠爾連枝何楚楚鬅鬙老檜依瓊樹　以貌取人遺子羽問取頭銜君亦名塲侶山鬼何須充下箸市朝衮衮都堪脯

天上亦多婚嫁處棒劍擔簦鬼態君皇趣弱妹于歸無內顧飄然好向終南去　容若花枝鬟若霧羞極含顰緩展凌波步何物乘龍消爾許芙蓉城下脩文侶

下水船

次曹銀臺雨中憶巴園竹韻

亭院清無暑綰得薰風小住更上層樓歷歷江峰可數多情緒團就琅玕千片迸出籜龍飛去　雲深處有文章社主觸起閒情如縷曾記年時揮麈烏皮獨據邀支許似展管夫人畫一幅瀟湘烟雨

惜紅衣

次曹銀臺東渚荷花韻

小步城東參差鴛瓦萬家鱗屋斜出銀塘紅衣綻肥綠江南雨潤乍添得波痕新足佇看沙鷗汀鷺向花根穩宿　水芝湖目近著雲鬟休倚風相觸頓姿銜照如醉芳樽醭最是露香凝處宛似華清

初沐好披襟毀茗掬取嫩涼千斛

滿江紅

題曹母朱孺人孝德冊

蜿蜒空濛共指是紫陽山色遙企處地靈鍾秀賢媛斯出拂曉調羹堂上膳深宵佐讀燈前績最驚人弱臂兩番刲何曾惜　姑頓愈迴天日夫終逝糜心力看羅襦猶在杜鵑凝碧有子獸熊承母訓吾鄉到處欽遺德媿從來庸碌總鬚眉輸巾幗

前調

題家穎菴兄褒貞集

兄善鼓琴能譯滿語褒貞者悼亡嫂茅氏而作也嫂工詩賦吟咏極多將逝之前夕悉舉所著作焚之不遺一字

綴佩豬冠驚人狀峩峩七尺喜吾子翩然脫盡書生氣習卷舌能調邊塞語擫琴慣作長安客貯囊中幾幅斷腸篇褒貞集　偕伉儷如膠漆思容止成今昔恨不留綺語焚書坑筆絲雨濛濛秋澗冷暗雲漠漠空山寂譜哀詞字字入冰絃鮫人泣

前調

題吳學先隴歸行樂圖

沁水衡門偕隱處悠然十畝問世上折腰曲膝君平何有羨爾肩鉏閒似鷺笈他肘印纍如斗恁寧馨豈是牧牛兒屠龍手　横塘下魚堪留疎林外橙堪剖較南陽栗里將無同否高士鬚眉渾脫俗細君荊布歡相守詠而歸斗酒不須謀藏之久

前調

自題蒲團揮麈圖小照

廿載疎狂笈年少心情不惡誇捷處繞城盤馬升牆探鵲畫燭兩行轟博簺花樓竟夜翻紅索任紅帬爭勸酒千觴何曾卻　陶鑄出神州錯醞釀就

羊公鶴況姿同弱柳朝朝行藥才筆輸他鸚鵡賦夢䰟不上麒麟閣向蒲團幻作一頭陀誰猜著

念奴嬌

六月十五夜集家叔父園亭聽劉蔣諸生絃管

槐陰移砌漸火旗捲盡楚天初暮恠底一輪偏皎潔此夜恰逢三五素盎調冰并刀斫鱠渴飲雄於虎茫茫宇宙且休評論今古　笈指座上狂奴龜年懷智君等差堪語我頗能聽還善顧唱到銷魂休悞響迸珠圓輕憐鶯脆不絶眞如縷玉簫風起

空庭糝滿清露

沁園春

紅橋秋泛卽席酬宋奕長

披水紋衫載緑匏樽泛櫂城西恰早趂雛晴殘煙斂岫繞收宿雨新水平堤座有雄才胸饒逸氣雙肘風生落筆奇歌筵上儘拋殘紅豆染徧烏絲　尊前休咏江蘺且暫把扁舟柳下維看翠蓋亭亭亂鋪螺黛紅英冉冉淡抹胭脂一翦涼颸三分泠韻秋意偏於我輩宜揮杯飲問多情楚客莫漫興悲

前調

秋夜聽客話隋唐遺事

清酒盈樽樺燭成行散髮披衣喜茆齋水靜無煩絲竹狂奴簪盍有客雄奇一代興亡千秋感慨大業繁華漫再提而今剩剩花名遺觀國號留堤　何堪細數流離便無數烽煙葬粉脂聽清清宛宛江頭夜語淒淒戚戚城上烏啼話到傷心人逢小醉拂袖無言罷酒卮褰簾看看長天似墨細雨如絲

前調

寄懷姑丈吳伊垣太史

漢水蒼茫蜀岡邐迤相去何遥憶君家丞相（尊人太傅文傳公）松姿倚杖時余小子短髮垂髫側帽尋香輕衫籠馬真賞樓頭泛酒瓢依稀記是十餘年事回首迢迢　翩翩鶴立清標羨池上於今有鳳毛看疊架縹緗　君王賜帙連篇珠玉才子揮毫十里湘簾半城畫舫月色偏輝廿四橋遥相待待玉堂仙客來聽吹簫

前調

題柘源業師倚玉閣（閣倚玉蘭一株故名）

玉立亭亭仰而望之無慚國香羨彼美人兮盈懷冰雪登斯樓也觸目琳瑯露下偏凝雲留不去一抹空明最杳茫凭欄處正春酣時候蝶舞花狂傳來好景難忘便耳熱心飛憶故鄉看蔚然一樹幾經盤錯翼然百尺幾閱滄桑萬朵迎風半窗帶月放眼時時逗冷光繁華地歎珠簾畫棟草沒煙荒

前調

醉後題雉皐女史羅帕

夜如何其街鼓鼕鼕庭院深深恰衣麝繽紛璧人斜倚湘簾蕩漾粉月低臨屏當鳴吏安排伯雅不放狂奴淺淺斟銀箏畔縱一聲長嘯作老龍吟暗中雪鬢相侵儘揮却狀頭買笑金論近婦飲醇英雄末路提戈肘印志士初心紅袖飄零青衫潦倒愁溅柔腸總不禁相看笑算茫茫今古爾我知音

金縷曲

題方南畝蓮花五峰研山

勢欲排空去看嶔嵜不盈一掬奇峰列五屹立烏皮文几上蒼翠映人眉嫵恰歷歷層巒堪數何俟

向平婚嫁畢趿芒鞋始踏雲煙路山川勝時相覩幽齋不羨珊瑚樹有天然玲瓏石丈神工鬼斧大笑入門懷袖出好伴筆歌墨舞更贈與驚人奇句不耐世情常白眼醉摩挲只爾差堪語呼童子奚囊貯

前調

紙虎

乍見堪驚訝是何來猙獰額白斕斑衣赭醉眼糢糊渾不辨似有風雲叱咤逞壯志短衣思射佈置爪牙偏猛利向花陰鸚鵡籠中罵端詳久成空話

年年亂鬧春燈社弄虛情行藏窺破兒童嬉耍行止由人牽制定猶自喬裝身價翻小覷木牛流馬觸類教余生浩歎歎紛紛世態無非假數不盡如斯者

前調

次曹銀臺天池柳下待雨韻

潑剌跳波響望低迷長條深處悠然五兩共道使君能下士列座一時英爽都競出新詞朗晃城上黑雲沈欲雨釀輕涼偏助吟情長聊繫櫂停三槳

江山隔岸何蒼莽逗疎窗迷濛雲鷺玲瓏翠榜

賤子疎狂慙彩筆敢望龍門筵上空佇立平原泱漭未忍此身埋草土盼三山終結褰裳想休揮却非吾黨

摸魚子

閏七小盡西軒夜集和何衢韻

趂針樓兩番風㬌露散天香吐早雙扉水靜依城下院落羅羅疎小經過少儘門外雕輪不礙窗前草新篘大好便銀蠟燒殘玉壺擊碎畫角亂清曉

沈思處廿載疎狂潦倒乃公事何能了萬卷奇書曾著否空使龍鱗松老堪嘲笑偏只把鵞笙譍帕題花鳥非余懷抱待寄恨天邊埋憂地下採藥窮蓬島

前調

漁灣餞送曹銀臺步留別原韻

撼茅亭驚濤萬丈乾坤勝槩如許高懷每愛停官舫紅杏栽來新句公何取算只有綠波南浦銷魂語迴颿揭鼓望煙樹空濛雲山膠轕旌節擁歸去

鯫生志媿乏廟廊才具竟日量晴較雨男兒安事錢刀者願與硯田爲侶無心住仗東君作主另與安排處低徊沙渚待私意遥通牙檣漸遠寂寂

漫無緒

南鄉子

爲趙念昔題畫扇時趙將歸長沙

渺渺大江流入夜疎煙遠岫浮除却柝聲和雁語颼颼一片風吟蘆荻秋　天際一孤舟十幅蒲帆汗漫游高士拂衣歸去也悠悠貫醉留題黃鶴樓

減字木蘭花

爲家澤弓題照 圖像作背面觀美人鼓琴

冰絃素指一色玲瓏天共水雁落瀟湘合院爭傳莊暗香　笑君頻顧曲裏幾曾徵有誤嬌面含顛

不怕生生看殺人
眉煙送語應惜指寒休再鼓金粟香濃無數幽情待曲終　相君之背有福聽歌還倚翠貪著溫柔鷓鴣頻呼不掉頭

虞美人

題紅橋載酒圖送唐聽翁入都 圖乃家松門作

城陰徧綰隋家柳爭遨棃花酒玲瓏翠舫蕩紅橋一帶煙廊隔水度瓊簫　吾家摩詰神飄灑雅集傳圖畫燭君裁取錦囊收還記故人大半臥揚州

菩薩蠻

虎丘

綠煙輕黪波紋織雨餘遥放吴山碧柳影亂如絲低垂短簿祠　盈盈柔櫓緩隔水飄歌板薄醉倚闌干新愁未易刪

蝶戀花

題偕柳兄擁書小照

縛竹牽蘿存老屋門外青山斜抱澄潭曲梧影蕉陰當户綠幽人竟日書巢宿　得隴世情還望蜀大笑披圖君亦非知足四庫五車渾爛熟底須辛苦埋頭讀

曾倩長康傳小幅酒庫經堂位置都非俗插架徒誇三萬軸膏腴未果便便腹　腸轉車輪顏局促太息狂奴那有文章福書卷定歸君所屬吾當退舍傾醽醁 余小照亦以擁書名

壺中天

秋夜招念昔鈍予名友天綺秋屏自衡斯皇滋衡集飲雙梧閣下步秋屏韻

東籬一角亞數枝黃菊幽芳無侶最是名流心賞極引入醉鄉深處角裏功名刀頭富貴遮莫人間苦傳呼小部騰騰不住腰鼓　座上詞賦雄奇鬢

眉朗爽胸次無城府楚水吳山踪跡遠聊倩一樽相聚賤受人喚狂供世罵肝膽拚披露粉箋半幅寫來未盡懷愫

賀新涼

送表弟吳景穆之大同省親

隋苑花如綺控征鞍三湘年少衫黃纏紫迢遞雁門連朔漠漭漭桑乾之水有無數殘碑剩壘莫向李陵臺上望怕蕭條依舊悲風起篳篥奏邊牆底
衝塵羨爾趨庭鯉看無忌魁然似舅翩翩佳士應識青箱君舊物昔日金甌門第更清白家聲未

墜努力長楊須獻賦向帝城走馬春光裏拭目望
延陵子

前調

送顛道人歸牛首用迦陵詞韻

小聚書巢罇佐清樽充盤豆莢溜匙鯖鮓攄座黃
冠光恠極炯炯雙眸交射爛醉倚枇杷花下閒擬
玉川歌月蝕任難題險韻何曾怕瓢笠外無牽挂
不衫不履偏瀟灑染雲煙石奇松瘦都拈入畫
重問雞鳴山下路無限西風石馬儘黃葉當頭亂
打擲帽繞牀還大叫笑道人頗似余狂者婆娑舞

影相藉

前調

六月二十日姬人柏氏物故悲鬱無聊因
詣天寧杏園與唐聽翁劇談聽翁亦有
慘色其妾朱君恰於去歲此日云亡所
生年月與柏不爽亦事理之特奇者也
拭涕填詞卽示聽翁用迦陵詞韻

兀坐僧廬罇餉清齋瓠堪折項魚休抑鮓各訴朝
雲魂斷處酸迸柔腸如射同稽首獅王座下願得
生天攜手去免雙雙纖膽泉臺怕錦瑟在塵絲挂
相看熱淚頻頻灑悵無端姮娥歸月眞眞入畫
嘗笑黃鬚無賴極忍使紅顏換馬奈冷雨花叢濺
打禪板爭敲歌楚些我與君一樣情癡者中年後
將誰藉

滿江紅

東軒落成傷余　訥菴伯父之不及見也
詞以誌痛兼勉禾書從弟

瓦屋東西共指是機雲棲止更小築康成舊宅數
弓閒址繞砌祇宜栽竹藥盈牀但擬攤圖史靠東
牆斜有角門通如姜被　輪奐立淒風起龍蛇歲

贒人萎剩如鉛淚瀉傷心猶子牖户綢繆悲世父
箕裘黽勉期難弟彼紛紛豚犬景升兒何堪齒

前調

題楊安城先生補臂圖 并序

先生向急友朋之難同李先生兼汝祁
先生奕喜遣戍遼左因相與繪出塞一
圖三人共坐莎草中先生以臂加李先
生肩後李祁俱歿先生裂圖分畀其子
而所加之臂亦并剪去臂乃作楚久之
夫人心悟其故因綴紙畫臂以補之痛

遂止云

袴縛黃皮三高士沙奔逢轉歎萬里玉關生入封侯非願儔侶頓如秋草𢇁畫圖還識春風面把吳綾裂付兩家孤并州剪　金蘭誼眞無忝絕交論今其免作彩雲飛去書生弱腕卷軸蕭然憐斷續粉痕綴處愁深淺羨閨中功巧比媧皇欺盧扁

前調

五人墓

保姆閹奴客布就羅鉗吉網歎濟濟東林諸彥甘心刀杖卿相死生懸罵帖朝廷功罪由東廠驀一

時公憤出屠沽吳兒莽　奮臂起無回想捐身殉非邀賞彼乾兒義子權門稽顙慷慨成名留宇宙聯翩含笑歸泉壤聽半塘橋畔吼英風松濤響

珍珠簾

題聽翁𤦲花詞

黃梅雨過蒸堦草竹影茶煙共趣一卷𤦲花詞頓開人懷抱爽勝哀梨清似玉是殘月暗香風調嘲笑却千卿何事閒情娟娟　堪羨家學淵源更聯翩雁翼機雲雙妙雞黍接高軒恍玉山相照動足下牀踰萬里歎歲歲風塵席帽吟嘯便天若多情天應易老

前調

謝聽翁見贈箋扇兼送北行再用前韻

縹毫合起明光草歌扇舞裙閒趣野鶴擬風標又冰清襟抱臣本江東居釣侶荷雅誼拉余同調貽笈似秋亭蛙聒香叢蜂娟　自此揚播仁風每珍諸懷袖把君墨妙蓬蓽喜生輝更琳瑯四照（時承賜和佳詞書箋扇見示）才子連鑣歸上苑策珊瑚花枝拂帽孤嘯剩潦倒如余江湖空老

念奴嬌

送吳作山遊黃山

春風甸線徧竹西亭下鶯啼紅樹十里珠簾搖畫舫儘足留君小住屏當椶鞵安排籐杖花裏匆匆去掉頭一笑吾鄉大有佳處　此日丹嵎臺前木蓮花放不滅蓬壺趣三十六峰煙月底劃壁定多新句我作歸裝欲乘秋水一問桐江渡山中猿鶴君先爲我傳語

金縷曲

金陵懷古

踏徧長干路趁東風銅街溼透簾纖細雨却憶永

嘉多恨事滿座殺劉支許消白晝清談揮麈一宴
烏衣門巷改便重來燕子無尋處踈簾外語聲絮
江波不斷蛟龍舞更堪憐南朝遺豔煙花舊主
縹緲臨春飛傑閣璧月光流瓊樹生怕殺將軍擒
虎幾陣寒鴉翻夕照是盈盈桃葉當年渡無情水
只東去

蝶戀花

贈吳秋屏

雨歇鍾山山染黛籬屋松扉斜傍雞鳴埭時有幽
禽鳴户外披帷方識人斯在　四庫五車攤腹曬

減字偷聲落筆騰光怯殘月曉風婀娜態當歌我
願爲君拜

滿江紅

送巴桐友表兄之婺城

行矣巴生歎世事白衣蒼狗正臘底一肩蓋篋匆
匆分手寒水咽殘簫市月霜風吹斷隋堤柳願無
忘落日故人情匏樽酒　書中困成迂叟車中閑
如新婦笑窮年矻矻一經株守碌碌駑才安挂齒
纍纍斗印偏懸肘聽中宵匣劍劃然鳴蛟龍吼

青玉案

四月三日顧種紙邀集平山送春因雨不
果余亦以事阻淮陰未赴歸和其韻

送春爭寫留春句似把袂情人語便付紅兒歌莫
住鶯鶯燕燕風風雨雨亂攪香泥絮　蒼涼野浦
名公路閉指遠帆天際數翻笑聽鵑癡杜甫低頭
縱拜長啼不顧只是催春去

桂殿秋

爲荆門方止山題折桂圖

雲外影月中枝紫鸞雙下寧馨兒霏微金粟依蘭
室馥郁天香集鳳池

浪淘沙

爲衡三題扇面江景

一派大江東淼淼孤篷蘆花千里月明中帆作餓
鴟天外叫碎劃秋空　翻笑擁艨艟夜火雲紅賦
詩橫槊儘英雄未若悠然隨一葉破浪乘風

淒涼犯

六月二十日聽翁伏枕感悼填詞淒楚余
與之有同慽也倚聲和之

膽瓶斜注踈窗罅蓮衣鼓鼓紅隕神傷此際回頭
似夢風香露粉柔腸暗忍待略寫眉峰淺暈最難

禁愁絲萬丈兎管衹三寸　誰料君家燕一樣淒
涼楓根飛燐天荒地老算緜緜此恨難盡病骨伶
俜把客底沈腰細認怕西風又催落葉送冷信

清平樂

題德清蔡雙贍孝廉歸耕圖

架書連屋解事兒能讀好趁一犂春雨足耕破數
行煙玉　處身管樂之間長吟抱膝悠然我獨爲
君捉鼻東山未許高眠

浣溪沙

題雙魚畫扇應念昔索

卵色光浮玳瑁天雙魚唼喋浪花圓近硃近墨總
悠然　還記摩訶池上見小妝斜倚畫欄邊玉纖
投餌晚風前

滿江紅

題姚後陶先生比丘遺照即用其原題聽
翁磜花行者圖韻

鶴髮聊蕭曾相遇石頭城下任往日翩翩同學五
陵衣馬老態復從圖畫出壯心總付袈裟挂勝青
衫猖獗對秋風年年打　滄桑變成閒話江山淚
如鉛瀉每邀君青眼曹劉沈謝自是比丘無我相

可如太上忘情者莫因他天女散花來閒愁惹

綺羅香

賀白沙村納姬吳門和聽翁韻

玳瑁函邊琉璃硯左爭勸合歡雙巹第一温柔應
是影娥仙品歆匐葉鳳髻初安顫翟褕鸞韡未穩
笑從今翰墨添香簪花小格書唐韻　偷向燈前
細認曾說堪餐秀色而今方信輕脆雛音家住館
娃宮近凝玉骨小怯羅衣淡蛾眉最嫌脂粉頻寄
語大婦猶憐怕傳來未准

沁園春

題宣城佟青士太守南樓圖卷

誰染生綃傑閣凌空翩乎欲仙況明鏡雙溶爲春
縠水黛螺千點是敬亭山簾几蕭疏絃歌彬雅橘
柚梧桐繞碧欄當窗見見江城歷歷畫裏荊關
天然粉本清妍鎮退食登臨拄頰看更班馬雄才
玻瓈貯硯應劉上客芍藥名篇百雉爲屏萬松作
籟露警清宵鶴影閒他年話話南樓佳與庾謝之
間

留春令

阻雨野泊

秋江冷雁孤舟野戍昏燈夜雨斷岸蕭蕭少人行濁酒也無沽處　敗葦殘蘆風亂舞攪客情無緒暗數他一色淒涼只欠箇寒猿語

花樓彩雉歌樓翠管倡樓錦帳簷溜琤琮徹清宵把鑿落何曾放　慣趂陰雲移畫舫賞碧磯新漲誰信心情爲雨愁似此夜吳江上

玉人歌

西湖清漣寺池下五色魚凡千頭內一種翠藍者最可愛次竹垞詞原韻

蘋花白映一鏡玻璃參差凝碧粉秔香餌紅袖爭拋擲跳珠濺溼湘帬透也那曾憐惜訝鬢上鈿葉翹冠遜他嬌色　此際渡江客正鐘散齋僧伊蒲罷食負手巡廊暫見翻潛匿黛眉乍蹙無人處悄露微聲息恨纖鱗引起客愁千尺

清平樂

連朝苦遭風雨至京口渡江作

維舟且住剪幅鷲溪素海嶽菴中尋米虎是鐵甕城東路　倩他濃潑麋丸不須吮粉調丹染就風風雨雨江南一派闌珊

踏莎行

阻風吳門

欄綰金鈴帳垂銀蒜當年醉譜香詞徧泰娘絃索瞻娘歌墨花帬子桃花扇　雨逼燈孤病侵人嬾而今夢斷蓬山遠江南有甚好風光孟婆定要吹船轉

滿江紅

岳忠武王墓

雪窖冰天歎宋室塵蒙二帝便南渡中興有主山河剩幾怒髮衝冠今古恨繡旗晃日精忠字笑金人望見岳家軍紛紛潰　師中詔須何急君與相讐忘矣把黃龍事業功虧一簣泉路八千雲月慘爰書三字長城圮撼江潮萬丈捲錢塘英雄淚

蘇幕遮

汗衫

薜爲衣珠作網輕軟清涼恰襯冰肌爽一握龍綃剛半兩羽扇披來雪裏王恭氅　蹙銀鱗攢素浪冷玉芙蓉風透無聲響並立摩訶池子上小亞香肩幾縷紅潮漲

踏莎行

蒲鞵

足下微涼溪頭小擷笈他筵上珍珠纈編來弱草
最玲瓏踵當納處何妨決　刺線停功抽條頻疊
北窗散髮多踈脫紗櫥蕩漾碧無塵偏伊也並紅
幇列

似娘兒

竹夫人

玉骨瘦支牀趂空明暗遞輕涼氤氳香鴨相偎倚
心含冰雪情通巫峽夢繞瀟湘　朱夏羨專房奏
南薰夜夜君王彭亨角枕休攙渾風情婢子羞持
舉止偷學端莊

解珮令

箋簟

滑如玉潤凝如水淨展琉璃不放珍珠迸月露風
絲小沁起微酣人醒顫盈盈半庭花影　收來一
軸舒來六尺拂牙牀舊情重省門閨葳蕤正人靜
昏鴉盡瞑展桃笙幾回潛等

東風齊著力

葵扇

素影團團芳姿嫋嫋做盡輕揚梧桐有意一葉墜
銀床不比觚稜殿閣昭容引紫袖宮妝徘徊處朦
朧樹色隱盡昭陽　柳外小煙廊闌干曲踈楞海
素籠窗銅鋪拍響悄語喚蕭娘今日松枝作麈相
揮著伴我清狂追思徧秋風影裏些些事難忘

高陽臺

籐枕

菡萏池邊豆花棚下蝦鬚隨意縱橫四面珊瑚風
標遜爾輕盈臉波慣度香脂潤伴溫柔絮徧鶯聲
醉初醒軟語喁喁最不分明　崚嶒想老藤靈壽
正雲穿石裂蛟走龍騰嘯臥空山睡鄉何事干卿
昆刀縷出銀絲細倩鮫人織就湘紋笑玲瓏栩栩

翩翩賺殺莊生

暗香

葛巾

人微中酒恰荷風清處蘭湯浴後白紵紅綃歷徧
盤龍梟花繡獨愛空明素葛抵多少哀梨爽口穩
貼著玉骨冰肌防定粉珠透　消瘦冷露逼絕不
似萋萋刈濩時候湘波綠皺不見彈碁渲衫袖欲
倩纖纖作屨又則怕霜寒糾糾問甚日待粉帛換
他離手

秋霽

東坡帬

影帶瀟湘似繡閣移春一樣帬幄喜雨亭前桄榔菴裏遺得風流卓犖清姿濯濯北窗熱客爭偷著莫誤認一捻纖弓羞態欲遮却　歎息昔日學士滿腔不合時宜倩爾牢縛媿如今類唐醜貌絺衣相伴人寥落日暮科頭雙赤脚獨向竹下拖來捫腹逍遥晚風揭起任他輕薄

滿江紅

雙村席上贈陳生用迦陵為陳郎書扇頭韻

自哂蕪詞非秦七又非黃九空傳徧錦堂風月春江花酒倒甕醉余湖海客調絃愛爾箏琶手恁清歌欲覓向人間何曾有　蓮漏促敲還又玉山映明還秀似當年張緒風流依舊（生為曲師張端文弟子）鳳管淒清逢入破鸞鐃摘取頻搔首笑看余揎袖舞黃麞郎當醜

踏莎行

荷葉

曲檻依依横波瀰瀰銀塘早逗清涼味飄揺萬點碧玻瓈秧針柳線同鋪翠　鏡綰團團幢懸隊隊文鴛乳鴨參差睡微風輕蕩露華濃玉盤亂瀉珍珠碎

拍闌干

前題

風廊幽靚碧水明如鏡絲柳曲闌相掩映玉蓋亭亭一片清涼影綠雲揺曳扶難定做盡輕狂恰似郎情性　曉鬟撩亂無心整斜抱銀瓶頻促移花艇涓涓露溼羅衣冷掬取珠泉好約鄰娃鬬茗

沁園春

送唐聽翁歸毘陵

執手河干行矣王孫黯然神傷歎倚馬才華墨磨盾鼻屠龍意氣玉映冰腸飄泊雙孫夢魂千里却認并州是故鄉（君與令弟少鶴京邸遂隸籍大興）家聲在有毘陵舊業四世青箱　當年賦獻長楊奈飢朔終朝索米忙（君嘗一試一統史館未遇）歷燕南趙北風欺雨打吳頭楚尾浪駭波狂楊柳紅橋琵琶明月博得春風醉幾場斜陽外祇一肩行李滿目冰霜　在昔爭傳跨鶴揚州此日都非笑敝篋堪憐劍空存鋏故人有幾袍竟無綈躡雪西華渡江叔寶亂迸霜花上鬢絲江東產有葫蘆長柄種定須攜

仰天大笑奚疑算自古才人遇合稀剩酒痕濕透
青衫落落歌場抛徧紅豆誰離筋骨空衰姓名未
變牛馬相呼總莫辭相憐處悔未將鉛粉傅上鬚
眉

賣花聲

送春

春去太匆匆綠徧芳叢游絲依舊裊長空滿地落
紅吹不醒空怨東風　繡轂玉花驄覓處無踪小
樓踈雨溼簾櫳芳草王孫無限意杜宇聲中

虞美人

閨情

秦箏斜倚銀屏曲義甲籠纖玉參差金雁十三行
恰似濛濛踈影度瀟湘　傷心亭下芙蓉渡催送
蘭橈去東流幽咽不堪聽不道一江春水最無情

醉花陰

前題

檻外櫻桃花一樹簾幕低垂處幾陣落花風庭院
無人只有鸚哥語　重重畫閣凝香霧寶鴨沈煙
炷何處斷腸聲一曲璚簫偷得霓裳譜

踏莎行

冬閨

夢妥巫山雲迷楚岫綠熊軟襯文茵厚起來紅日
上簾櫳膽瓶一綫寒香透　篆繞爐温釵橫玉瘦
慵呵纖指拈針繡空堦觸響小銀鈴翠禽偷啄相
思豆

秦樓月

春暮

東風弱亂紅飛罥鞦韆索鞦韆索朦朧月影深沈
院落　心情最怕人猜著攪人燕子穿簾幙穿簾
幙花陰調舌黃鸝輕薄

醉春風

豔情

心許佯迴頸眉語偷窺鏡一生撩得在今宵幸幸
幸殘月低迷晚風輕蕩籠鸚睡暝　曲折潛花影
依約尋芳徑鳳城樓上已三更聽聽聽金剪還鳴
翹冠初摘蘭缸未冥

賣花聲

憶舊

絲柳一行斜柳外人家幾楞映水碧窗紗半倚寫
兒舒素手彈著琵琶　一霎暮雲遮咫尺天涯舊

時鷓鴣嬾呼茶拍徧畫欄人不見滿地桃花

清平樂

題汪木餅水邨小照和蠲齋韻

龍蟠鳳逸文散瑤星白未必觚稜終間隔聊寫水邨暇日　花枝照眼紅斜倩他煙笠輕遮休認滄浪漁父分明潭水桃花

鵲踏花翻

午日觀劇同海樵禾弟賦

榴簇紅巾蒲抽綠劍雲鬟低亸釵符小還將半捻輕綃一寸香羅砂囊麝虎安排巧女兒節候最關

情狂奴心性猶年少　買笑喚取龜年賀老舞衫紈扇清歌繞怕向翠影簾前桐花一樹夢裡閒情攬盡堂纔徹斷腸聲蠻箋早定銷魂稿

百花時

茉莉

鮫珠顆顆明如雪晚露融開一叢蝴蝶憐伊風韻自清涼當年偏喚小南強　花枝素手都無別碧玉欄邊含笑盈盈折串成銀蒜一般圓賺郎低押鳳幃前

氏州第一

憎蚊

何自而來乘夜嘯聚炎威爲爾增酷飽沁櫻桃饞颼柳絮偏詡形容非俗噬嗑渾無忌到處朱門梁肉七尺之軀五步之內果君之腹　最是冰肌初罷浴情不覺一星紅粟爪試麻姑眉顰西子徒遍屏山曲急取此獠撲殺揮羽扇颼師追逐掃盪乾坤讓先生睡鄉清鼾

前調

蚊對

羣喙如雷敬謝不敏先生盛怒何意麈扇渡頭蠻

煙江上屢欲置臣於死入幕叨賓列莫訝深宵常侍餓則依人飽而颺去是何堪齒　口腹累君寧損幾豈狼虎垂涎睥睨螳怒迴車蠡窺測海微啻休輕棄倘君憐而餉我願肝腦爲君塗地請竟捐軀效千秋露筋高誼

庭院深深

賦得輕羅小扇撲流螢

抹麗香濃湘簟滑閒情生怕人窺流螢低度苑牆西頻來枕上故意美輝輝　手握合歡團扇打朦朧星影參差乍前還卻逐高低花陰深處暗露濕

羅衣

菩薩蠻

新月

水晶庭院清無暑博山靜裊沉煙縷卷幙晚風柔飄來玉一鈎　碧桐花影外笑向嫦娥拜遮莫有張郎蛾眉畫許長

南鄉子

自題白團扇

瘦影玉爲胎璧月流光入素懷展取郯溪籐一幅安排不用齊紈費剪裁　對客縱恢諧却月團雲莫浪猜昨夜麻姑鵬背上毰毸折得羅浮蝶翅來

金縷曲

秦淮漁唱

桃葉青溪渡綠低迷夾堤絲柳陰陰深處恰襯葡萄新漲滿花落亂紅如雨堪羨殺滄浪漁父幾葉釣船閒不繫縱一聲欸乃煙中度觸沙鳥飛還住　無情浪捲前朝去怕重提飄零金粉凋殘玉樹銅斗敲來聲斷續攙入隔江商女遙唱著一般幽訴那管有人踈檻外倚風前暗聽增淒楚雙袖溼渾無語

摸魚子

過韓園舊址

繞隋堤參差覆水鬅鬙老樹如畫停橈再覓曾游處幾簇頹垣荒榭殘照下空剩有亂紅零落鞦韆架兔葵盈把聽白髮園丁籬邊絮語還說舊時話　繁華事多少紅嫣紫姹舞衫飄遍蘭麝吹笙人去歌聲歇都付水流花謝偷小暇願從此追歡莫惜千金價哀絃彈罷儘今古興亡江山遺恨難畫粉箋寫

佳人醉

本意

飛起一丸金餅散遍滿庭花影正露清風靜香奩小酌別有幽興蕉葉頻催故急早玉山頹處扶難定　翹冠代摘低問而今迨迨良夜好事還須肯呼香茗雙鬟不應笑匿屏山暗聽

玉漏遲

自鳴鐘

雕題傳異製黨帆揚處鯨波飄到方匭藏機無數轆轤環繞十二時中消息每傳送清音嫋嫋分銖秒輪迴日月包羅非小　儘有銀箭金壺便滴盡

深宵希聞畫報圭測竿量更怕陽烏渴倒偏是泰
西一器總無間陰晴昬曉須知道好共及時行樂

珍珠簾

王蘧莊妹丈招集篠園余以事不克赴

緣堤裊遍菰蒲影搖漾一湖明鏡幾處結僧廬散
經幡煙磬十萬琅玕垂鳳羽嵌老樹楓香繡瘦清
韻是小阮園亭讀書幽境　恰趁新水拖藍有素
心招東閣移花艇羽扇水紋衫對爐香杯茗不識
狂奴偏負約尚剩燭闌題相等須省念僕本愁人
孤雲無定

滿庭芳

病中苦雨賦答海樵用原韻

客窗踈踈聲聲陣陣那堪風雨蕪城清宵滴瀝攪
亂戍樓更繞屋扶踈沾遍休還問翠綆銅瓶無聊
賴如鷗似鷺瑟縮卧沙汀　輕盈浮一葉隋家堤
上新水方生柰病侵人懶別樣心情拋卻鶯花舊
侶蓬山夢斷續難成離晴後桐陰拂簟聊共理殘
枰

小重山

秋閨

別院深深第幾重天香雲外泛逗簾櫳不禁秋處
畫橋東銀塘下露粉墜殘紅　鬟髻半瓏鬆黛眉
曾舊日鬪遥峯一聲嘹嚦月明中孤鴻影偏不怕
西風

唐多令

瓶中早桂

砌葉恰初吹天香逗一絲擘紅綿檢出軍持旋汲
中冷閒作供杯綠蟻几烏皮　月底影相宜風前
嫩不支料姮娥含笑相窺笑我廿年花下客空折
賞出輪枝

鳳凰臺上憶吹簫

秋曉

殘暑剛收嫩涼新引宵來玉漏初長恰人微中酒
早試羅裳穇落一天爽氣含曦影窨遍筠廊盈幽
砌海棠紅透清露瀼瀼　淒涼空閨不寐剩零砧
碎杵亂攪人腸頓驚飛宿雁總不成行欲續尋秋
舊夢中年後好境都忘星星髮慵拈鏡理羞對花
黃

憶餘杭

和禾書從弟題畫虎阜景冊三幀原韻

斟酌橋西芳草路可憐無限銷魂處綠楊低蘸綠波平紅袖笑相迎　臨風莫結搆蘿想煙樹樓臺都在望宛然吳國舊山川少箇採蓮船

生公歸去臺空在羅綺聯成香粉界中年我亦儘忘情歷歷尚分明　彩毫幅幅傳神異那用裹糧行百里山當繡閣不須排畫裡送青來

一萼紅

雲陽舟中爲張衡三題夢香圖行樂卷子

拂烏皮展金題錦贉一卷夢香圖碧海瑶天瓊樓玉宇恍然身歷蓬壺邂逅見雲鬟霧鬢姿綽約冰

雪瑩肌膚是耶非耶休猜素女莫認黃姑　應是三生俊侶解龍文鳳篆心印情符桂比氤氳蘭同馥郁聯成小字相呼都不道曉風殘月瞢騰處似有還無一任紛紛逐臭暗裏胡盧

念奴嬌

鶴和堂賞西府海棠用洴江小阮韻

粉垣低亞有窺窗一樹絳雲垂纈裊裊東風扶欲睡生就十分嬌怯翠羽明璫含煙凝露緩遍梨渦頰花光不夜直須畫燭齊滅　似有鳳管吹開春陰散淨襯出玲瓏月踞座淋漓傾墨瀋不讓練裙

留白放盡顛狂揮殘杯炙宵惧花時節花應含笑笑我幾星星髮

城頭月

送高崢之楚用洴江原韻

吳頭楚尾波千折無數雲帆疊遠岫排青鷲濤颭雪放眼乾坤濶　伯符公瑾都磨滅還剩當時月不管興亡偏依江渚祇照人離別

虞美人

舟過吳閶

杏花疎雨春城暗小勒東風颭鵓鴣啼急水萍香

早趁數聲柔櫓到山塘　畫欄淺逗玲瓏槅鸚鵡呼香粒玉簫飃起篆煙斜好記小紅橋外第三家

賀新凉

登吳山

霧歛朝曦豬促籃輿銅街簇處湧金門鎛拾級盤旋臨絕巘俯瞰錢塘奔瀉怒濤捲蛟鼉呼咤握髮姿留無賴劇逞粗豪萬弩迎潮射傳流事將無假　閭閻十萬籠鴛瓦更參差琳宮紺宇風亭月榭遙想夢華南渡日最是完顏堪罵空痴望揚鞭立馬屈指雄豪寧有幾恁紛紛豎子圖王霸今古恨

漁樵話

摸魚兒

偕表兄定侯內兄孚吉及平階楚懷兩壻

重泛西湖

剪春江東風一葉吹到舊銷魂處麴塵輕颺紅香暖姹柳嬌花無數鶯弄語恰正爲新粧西子添眉嫵招携勝侶趂帽影釵痕碧車細馬隨處迷歌舞 當年事低問鑪頭小婦認否劉郎前度輕狂遭罵還招笑我鬢絲非故聊小住便醉裏尋芳莫問西冷路閒情縷縷向放鶴亭邊孤山片石覓我

留題句

西江月

醉登燕子磯作

如此江山風月儘堪把酒持螯黃花休笑客粗豪慣向煙雲嘯傲 好倩馮夷擊鼓還招龍女吹簫倚天大笑一揮毫不作清平小調

揚州慢

送張權與表姪歸里用從弟禾書原韻

梅雨蒸衣荷風亞戶逼來一棱新涼論維揚花月此際最難忘好消受銀箏翠管紅橋碧浪爭引牙牆倚紅兒笑語溫柔定屬儂鄉 樽前客去訝恩恩襆被攜將似一夢煙花三生惆悵小杜清狂此去瓜棚豆架銷閒話甕潑鵝黃有新詞寄否奚囊莫便深藏

喝火令

江聖友同客吳陵治酒招遊俞氏舊園亭

曲檻籠春燕平堤散玉驄兩行粉黛鬭香風中擁碧瞳綠髮一仙翁 黃鶴乘歸去霓裳奏已終藕花飄亂夕陽中可似狂奴筵上醉顏濃可似當年樓下一片舞衣紅

定風波

葉氏水閣重逢徐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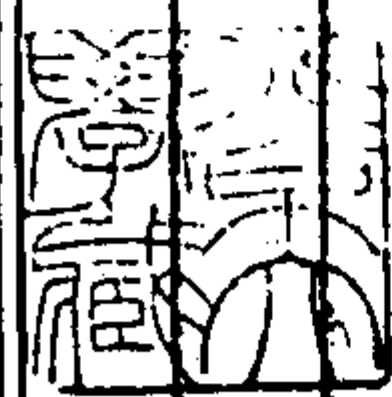
繫艇因招野圃涼閒情聊話水雲鄉共訝賣珠誰氏女人語當年歌舞擅平康 一霎褰幃驚乍見腸斷盡眉猶作舊時妝十六年來彈指事還記樽前今又會徐孃

摘紅英

吳趨坊下紀所見

香街後紅牆右雙扉半掩偎銅獸桃花扇芙蓉面含笑嫣然迴身偷見 春波溜琴心逗沈腰銷得

今番瘦情絲綰愁腸顫料伊未慣憐伊難遣

若菴集卷第三

古人捉筆紀載必非無謂也轍環不廣無觸目處耳是必壯遊資聞見廓耳目夫而後有所紀述能舒一已之所積而傳其意於無窮然人遊而有紀述難矣紀述能成一家言益難暢其所欲言而使國家恩澤宮闕輝煌山川變幻人物盛衰古今興廢凡觸於吾之目者或艷羨或感激或悲歌慨歎或拜手揄揚分道區門馳情奔赴僉使見之赫蹏之上匪特自可怡悅且足以移人性情此則遊道之至難者也故遊而無詩貿貿然已耳溟涬然已耳不謂之遊有矣而僅留連風月無所感與草木榮華飄風已耳鳥獸好音過耳已爾惡在言遊事有所關意多激切言不雅馴無以傳後是混沌書者欲益反弊災棃焉已耳充棟焉已耳又安能使遊之神理傳之於後自怡而且移人也哉若庵停驂隨筆則異是余昔遊江右製追情一草謂遊而有感觸皆予情之繫焉者也使無以紀之則當時之情旋用旋失事後追憶情不我留矣因思以目追之則炫然以足追之則繭然以心力追之則神氣竭然用是捉筆追情今　京輦非江右比也
天子之聖明湛恩之汪濊京都卿相之接踵及夫跂

涉之間渡黄河臨日觀以暨先賢故里前代遺蹤皆非江右之所有若庵過目皆以情繫乎中豈予卮言所能望其肩背耶洵乎爲有謂之作也夫有謂者有物之謂也易家人之象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子之釋九三也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立誠者有物也苟無謂而措辭則中庸之所謂不誠無物若菴乎居居業素能矯矯僅詩也乎哉豐山同學弟王棠

春洲芳甸夜整元暉之裝修薄長林朝頓士衡之轡中郎之駕京邑陰雨馬躍季珪之造齊都清風珮振經塗事觸鏡今古於寸衷離客思深極川梁於四眺維昔文章之伯率多行旅之篇下逮今茲人矜著作崎嶇而賦三陟間關而賡載脂采杞方將竊比劬勞士子皇華靡及輙詡原隰征夫然而短詠長謠鮮牛腰之盈軸含毫吮墨需獺祭以成章疇則好句拾來取諸襟袖安得錦囊貯虒影若珠璣襲謬承譌殊無關乎故實循聲附響了未見其新裁美矣名編猗歟令弟署停驂之隨筆推倚馬之驚才爾其時閱十旬道踰千里寒生料峭方冒雪而侵霜夢破迷離恒披星而戴月黄倏昏乎赤日扇颺庾亮之塵緇頓化乎素衣囊染鄭公之垢荒榛蔓草遺廟蒼涼斷靄零煙殘碑漫漶探奇而凌絕徑天入青冥選勝而覓幽棲谿迴白社那辭重趼任謝守之屐穿貪曳孤笻賸阮宣之錢掛犬已迎於郎次縱目忘還僕屢促其登車掉頭弗顧干卿甚事好慷慨而悲歌謂我何求嗜風流而跌宕烏絲牋題綺語爭推畫壁之人鐵綽板唱雄詞驚倒當壚之婦客嘲賓戲間託詼諧問俗採風

動歸辨證枕中而得行秘車詎數夫指南卷上而譜郵籤鼓寧誇夫記里乎哉矧夫路通閶闔張廣樂之鈞天節應岡陵開八荒之壽域麗形容於雲日玉勝珠衡草扑蹈於衣冠縟川藻野魚龍曼衍本希覯於人間壺嶠方員竟親逢於輦下並詳紀載合被管弦休匹馬枚既文工而檄敏長兼張左亦都練而京研倍添盛代新聞永佐藝林佳話者也余也何心西笈偶作北征計往返之路同惜倡酬之莫共誰薦正平之表滅刺羞懷嬾上襄陽之書不才甘棄天涯雁斷腸摧班馬驚邊于香雲淒魂逝淋鈴雨裏秖餘苦調敢競高唫且有願之兩虐尤斯遊之大關翰需平子空銜東岱之愁笏拄黃門枉挹西山之爽俾遙情之如寫足張吾軍果逸興之遄飛差強人意瞻廬同學愚兄元愈拜書於逕樓寓堂

若菴集卷第四

停驂隨筆　　江南　程庭　且碩

予少長江淮風塵未習乃今驅車北道日有見聞每於投宿晩餐之餘書之歸檢奚囊序次先後冠以停驂明是帙所成之時也

歲在癸巳恭逢

皇上六旬萬壽薄海內外大小臣工以及鄉耆士庶咸趨赴　京師敬申祝釐之忱余以列在兩淮後亦與行馬先期遣騾綱前發候於淮陰余乃卜於花朝日偕曹二萊業師許子濳菴汪子海樵辰刻登舟親串相送者四十餘人固知非久別乃謂余遠行也解維後北風小阻似不欲余作客之意午刻抵茱萸灣風乍轉頃之大作逆流而上帆若馬駛爲一大快事汪表兄菊村以送女至盂城附余舟而前是夜乘風進發月色頗佳至三鼓菊村刺船而去

花朝日北上留別諸親友用海樵韻

敢思老大博浮名弱冠當年愧請纓海日曈曨魚乍躍春風披拂鳥爭鳴九如早擬賡天保三疊無煩唱渭城只覺故園忘不得林花應自滿

瑤京

盂城舟中對月再用前韻

沽來紅玉舊標名頭沒深杯笑絶纓征雁偶隨漁艇度荒雞遥傍戍樓鳴漫疑詩興偏成癖不信愁腸尚有城欲趂清光横鐵笛先從鼇背矚神京

十三日未刻住平河橋屏當騾馱

十四日早微陰坐騾車至淮飯已發烏沙河風雨大作長堤泥濘曹師幾有覆餗之患甫渡黄河衣囊濆透住王家營作家書遣僕方昇歸報平安晚

有晴意是日得詩二首

黄河

漭漭黄河水源從天上來異兹塵濁質偏自聖靈胎瑞叶縈光幕高連雲漢回滄浪非一泒孺子莫相猜

作家書並題紙尾

酸梨端識勝蘋婆驛路何嘗廢嘯歌節過花朝纔兩日斜風潑雨渡黄河

十五日陰晦塗泥未乾沙塵不起午過魚溝小歇令僕役飽餐晚齊宿衆興集

喜晴

急雨臨官渡無情打客衣驚心當仄徑放眼得斜暉宿鷺舒拳立棲烏掠羽飛開顔投驛舍對月一尊揮

十六日風雨不止旅舍卑隘多滲漏且無房廄騾馬竟夕立雨中勢不堪再留因各束雨具以待午刻雨少間即行五十里至仰化集俗稱眼花集土人方言之訛耳飯畢時已下舂復衝泥走五十里宿順河集喜微風不雨月影在地及抵村落燈火昏黄人家晚炊久矣連日道上同北往者幾千餘

騎是日盡落余後

旅邸不寐

一夜東風急羇人夢屢驚檐澌疑淅瀝市漏猒分明辛苦長途歷蹉跎壯歲更空慚劉越石起舞競雞聲

十七日風日晴和六十里次峒峿又六十里住紅花埠自是入山左界

曉行

角角羣雞鳴疎窓影生白殘月猶在天爽星半明沒顛倒理裳衣夢回猶恍惚行厨强進餐園

人頻促發兀兀涉輿梁逌逌度阡陌途迷侶伴呼露重輪蹄滑駏驢駕巾車廣袤不十笏趺坐足卷曲復險心兢兢如何天地寬出門蹋蹐踏笑余蓬蔦人忽作風塵客

十八日微風六十里次郯城經縣治雉堞圯毀屋舍荒涼城内居民僅數十家誠瘠地也旅邸粳飯無多佐以餕餅頗柔潤適口又六十里宿李家莊屬沂縣人家煙火數倍於郯城途中遇健足北來得項君景原抱疴南回消息便作家書付健足去

次郯城縣

馬陵山外欲停驂恰喜晴光散夕嵐怪底連朝風雨急惱人春色別江南

郯城道中卽事

儺鼓巫簫爭賽社新篘裂齒不堪嘗凌波那藉湘裙繞甘李偏能植道旁

十九日風狂雨驟行淖泥中甚苦七十里抵鵞莊宿焉海樵雨笠爲風吹去詩以嘲之

嘲海樵失雨笠

龍山傲睨桓南郡藍水羞含杜拾遺不是征人輕棄擲免冠泥首謝封姨

千里風塵負蒯緱儒冠豈復遜兜鍪搖鞭正喜彈非遠何事無情不戀頭

二十日北風狂吼兀兀坐車内氊帷四蔽一無所覩爲之悵悵七十里住青駝寺行山徑中喜逢項君景原於途問無恙外立談俄頃而別

青駝寺

北風悲嘯日蒼涼綷縩征衣短後裝長路關山初作客清時斥堠尚留防沿途多列烽望河流半嚙崩沙磧棘刺斜穿亂石墻自入臨沂最蕭索難收綺語到奚囊

二十一日陰午後微雪五十里次堔莊旅舍敞潔有室有廡堊垣以粉可謂郵亭之最佳者更聞有平康佳麗呼之卽來惜日尚午未便停驂飯罷行六十里至蒙陰宿馬途中見　廷尉李公所備進御花卉若山茶玉蘭金橘海棠之屬車載肩負相望不絕又有白鶴二白鵲一白畫眉鳥一白獐一黒猿一遍體深黝色性頗靜蹲踞檻内絕無嘆咁擲躍之狀又五色松鼠一翠眉白吻腹下赭色背及尻脽皆純黒光潤殊可愛

秦樓月蒙陰道中

年時事吳頭楚尾江南地江南地輕陰做暝醲花天氣　而今作客渾無味燕南趙北征人騎征人騎風欺雨打殘碑蕭寺

二十二日嚴寒薄日午後風更劇吹人面無色五十里飯於新泰縣之花園鎮又六十里至羊流店即羊叔子故里也原擬宿此因亭館悉爲有力者所踞復走十五里宿於關橋

青墩驛舍偶作四韻一音成詩

犖确青墩路遥遥信馬蹄暫停山下驛偏讀壁間題夾道柳纔發空林鳥不啼東風渾料峭作意犯重綈

二十三日晴明氣寒冽五十五里次崔家莊飯訖四十里抵泰安州計程匆遽不暇登山以酬夙懷擬俟歸途踐約云

望岱

馬上頻翹首依依仰岱宗乾坤迷漢碣（沒字碑相傳秦始皇所立惟顧寧人定爲漢武辨之甚悉）風雨護秦松天矯垂天翼微茫接海峰征途空極目怊悵白雲封

二十四日晴爽大風飛塵撲面余坐氈車內亦不能免沾涴昔人稱長安道上爲軟紅塵豈是之謂歟是日途中行旅衆多大半爲禮岱香客洵巖巖青嶽邈邈共瞻不僅爲東南半壁所欽仰云五十里次店臺又五十里宿張夏鎮是夕潛菴於旅店招妓治饌作主人余爲之盡醉

秦樓月（途中作）

東風峭一鞭裊裊長安道長安道餅傖馬客余今同調　烏篷笠子征人帽此情空惹梅花笑梅花笑溶溶春月西軒閒照（西軒余家別業）

二十五日晴和五十里至杜家廟又五十里住晏城地屬齊河縣經縣治東門道旁見人家園亭杏

花艷冶一枝斜露墻頭不減江南風景獨苦渡河後所飲皆井泉鹹濁不能下咽枯渴之際欲求瓦銚煮清泉瀹松茗一杯不可得矣

二十六日大風塵飛揚余以夜來爲郵卒詬誶所擾不能成寐升車後一枕蘧然少補黑甜之不遠行五十里至十里望余竟不覺也又六十五里至平原縣東門止宿昔顏魯公作是郡太守祿山亂公倡諸郡設兵保衛嚴備以待祿山遣使諭降公大罵斬之今祠堂在縣治之東偏余特偕曹師暨許汪兩子入城展拜惟見敗壁頹垣風雨零落不

堪寓目守斯土者安所辭其責焉相與歎息聞有
保正周姓名鼎臣者持募簿一冊示余内爲編修
陳公世倌具疏引於首且捐資八金陳係浙江海
寧人曾主辛卯鄉闈於山左者也外則有禮侍胡
公作梅兵垣馬公之鵬各捐二金約計修葺之需
幾欲百金余以過客囊無餘資欲援三公例則仍
爲不了之局擬至都門約一二同志以成其事
未卜得遂於異日否是夕旅舍主人出家醖名曰
煮酒色味并佳江南諸釀皆不及之（主人張姓）

滿江紅（過平原謁顏魯公祠）

落日蕭蕭孤城下西風悲咽憶天寶當年遺事
英雄銷骨譜就霓裳春殿試綰成鈿盒同心結
驀一朝鼙鼓起漁陽金甌缺　守尺土千秋節
爭坐位千金帖看風流慷慨梅花氷雪半壁頹
垣荒俎豆一堆蔓草埋碑碣羨乾坤正氣弟兄
存常山舌

又（飲平原煮酒）

卸馱荒村無聊極情如羌渴喜童子青蚨三百
沽來佳物逗出芳馨梅共嗅釀成碧縹雲同潔
愛此君滋味耐人思清而冽　也不羨鴉山雪
更休望綏山核筭儘堪排悶還宜醉月畢卓定
搡春甕死曼卿休羨流霞咽便相逢小户莫教
辭三蕉葉

二十七日午刻大雨寒極五十里至黃河崖又三
十里抵德州城下度衛河浮橋時雨如翻盆輿上
四垂油幙不能外窺惟聞人語斷斷似極蕃庶地
也再二十里宿劉智廟雨止德屬苦久旱今始得
雨士女相慶

一童子病海樵出藥囊療之戲題以贈

冷雨酸風渡衛河瘖痛僕馬惱天魔先生道術

鶩籠慣肘後傳方自華佗

虞美人（聞德州羅酒甚佳因雨阻不得沽飲）

糟丘何處謀升斗魂夢思京口旁人遙指德州
城不數紅酥相伴有黃藤　東風忽釀沉沉霧
迷却斜橋路呼童留我鷫鸘裘恰正一天雨氣
冷如秋

二十八日晴四十里景州又三十里漫河又二十
里阜城縣宿焉景州塔爲四方所稱塔凡十三級
純以磚甃成無雕桷飛甍朱欄畫檻之屬望之濯
濯然雖不飾觀而歷久無傾圮之患者亦以此

次阜城縣

縛袴息事遠征自憐太瘦一書生樗材甘服鹽車老壯志空憑匣劍鳴枕畔嚴更添不寐時沿途夜防甚嚴 渡頭狂雨慣相迎渡黃河沂河衛河皆值大雨 華陽亭跡迷芳草搖膝無言過阜城

二十九日行四十里富莊驛又三十里單家橋十里獻縣渡滹沱河又三十里宿商家林自景州入北直境内村落相望其間殷實者多築立堡砦高與城郭等上列雉堞可以瞭遠可以施火炮弓矢用備盜賊不虞其法甚善是日道旁童稚行乞者

頗多竊怪畿輔之地亦復爾爾

踏莎行經滹沱河

疲馬衝塵荒堤問渡還傳文叔褰裳處抱薪爇火憶當年倉皇麥飯能相顧 落照無情亂鴉無數眞人白水今何去東流幽咽不成聲依稀猶似堅氷沍

三月初一日以驛站途遥五鼓卽起行三十里入河間府城天方曙又七十里任丘縣又十五里住香城埠是日途中見柴車數輛載喇嘛僧數十悉以鋃鐺繫頸後有解官二押送自北而南不解何故

初二日黎明行二十里至鄚州鄚州本漢縣卽公孫瓚所築易京也周世宗立鄚州明永樂年間撤其城今土基尚存然居民稠密猶數倍於山左之郯城十八里爲趙北口一堤綿亘間以長橋水左右繞之港汊流通大有江鄉風景元人有句長溝如浙右下壤似淮東眞不虛也又五十里白溝河三十里新城縣是夕宿縣南門

趙北口驛壁見萬亭題句因次韻寄示之

夾堤煙柳最濛濛野港波痕曲處通雨過遥天

垂淺黛春深小杏綻微紅龍驤水獵帆馳馬今上嘗合水圍於此 雁使雲程車鬪風南北往來堤上者絡繹不絶 囑取碧紗籠好句愛君文采有誰同

初三日六十里涿州城郭崔巍橋梁坦迤車哼哼馬騰騰往來者林林總總闤闠喧闐市貨駢集皇都華麗先於此地略窺一斑矣二十五里琉璃河金史作劉李河蓋因劉李二姓居之河以是名今訛曰琉璃橋旁立一鐵柱半浸水中似爲鎭壓水怪而建者居人相傳爲王彦章所用鐵槍言之鑿鑿甚可笑也午刻飯於涿州之北城旅邸見壁

間有絶句詩二首乃一女子所作摽梅之怨悉露
毫端良可念也其詩云寒雞初唱已中宵獨擁銀
釭耐寂寥一月不將奩具理侍兒猶道黛痕嬌客
意深深人未知自將新恨寫新詞郵亭多少題詩
客誰是當年杜牧之後書家君宦留京邸氏同母
入都旅館淒涼有感書此雲間月移題時年十七
齡云云　余是夕宿竇店計去涿四十五里途間接
汪子周士馬子植公手札云舍館已代定於蘇線
衚衕汪子更爲余買器具令備約余共寓余不勞
而坐享其成是又出於望外者也

初四日七十里抵長新店日方亭午飯畢余獨乘
肩輿入彰義門至汪子周士寓余因曹師暨汪許
二子不便分住乃改寓於菓子巷口李氏之館午
橋姪所代假者也是夜飲午橋姪小齋酌紹酒大
醉
初五日苦腹瀉不可耐勉偕汪馬諸公進前門候
諸友人午後歸卽就枕曹師汪子許子俱到寓
初六日偕魏子顒將吴子哲南入内城部署進呈
物件晚赴午姪酌是日許子復移寓於孫公園

都門喜晤午橋姪

師儉堂前共佩觽阿咸頭角最英奇青燈同抱
遺書恨（余與午姪俱於早年失怙）紅豆爭塡險韻詞羨爾鳳池
袍已錦慚余禪板鬢成絲可能爲我明光奏臣
叔而今大不癡

萬亭自入京華鱗鴻疎濶於今四載餘矣客
歲讀鄺嬰居士古甁詩集始知假館於紫
香書屋且小星在寓樂可知矣宜乎金玉
爾音也今春把晤都門賦此誌喜豈云相
謔

旗亭紅袖撚氷絲爭唱才人畫壁詞淵博能窮

天府秘（閱若有鳥獸蟲魚録）風流應奪上林枝堪驚鳳闕餘
閒日獨惜魚箋慰渴思料爾紫香書屋裏朝朝
勤畫遠山眉

初七日四更赴暢春苑因是日内大人未得間啓
奏遂留以待余未携襆被暫假茅舍半間趺坐土
炕和衣假寐靜聽金鑰遙想玉珂少陵佳句當不
僅爲掖垣中人道此語也雞初鳴卽聞車馬之聲
砰訇騰沸不絶於耳率皆冠裳濟濟劍珮鏘鏘宛
然半幅李思訓早朝圖畫也按暢春苑乃明季武
清伯李皇親園亭舊址

今上因之置爲　御苑苑週遭約十里許垣高不及
丈苑內絲色低迷紅英爛熳土阜平陀不尚奇峯
怪石也軒楹雅素不事藻繪雕工也垣外行人於
馬上時一窺見壘垣以亂石作氷裂紋每至雨後
石色五彩煥發耀人目晴玉泉山之水走十餘里
繞入苑河內復作琤琮戛珪聲流出宮墻苑後則
列諸王池館花徑相通東則有悟眞菴尼僧也西
北則永寧觀羽士處焉聖化寺喇嘛處焉正西則
廣仁宮西南則萬壽寺皆緇流處焉其餘梵刹頗
多惟此數地爲

上所常駐驊云苑門南嚮匝以紅欄欄內立銅獅二
遍身作翡翠色每當朝期羣臣方由此出入其於
平日則有東紅門二西鐵門二惟視
上所臨御焉遠近四圍老樹森立間以水田漠漠青
青魚蝦連市鵝鴨成羣村童田父耕鑿自如娛遊
於化日光風中杳不知
天威之在咫尺宜乎其含哺鼓腹益歎
帝力爲何有矣
初八日午刻回城寓過西直門道上見朱輪繡轂
錦簇花攢以節近寒食紛紛踏青上塚多有三河

望族四姓侯家夾騎導引於衙前雙鬟擁坐於幔
尾佳治窈窕驚心眩目於是時也幾令江南狂客
無魂可銷矣
初九日入內城候客
初十日五鼓赴暢春苑因進呈禮物未整齊留宿
以待
十一日清明節風揚塵壒不能出庭戶午間大同
使來得吳伊垣姑丈書卽肩輿入城晤姚子婁園
十二日至暢春苑奏進物摺子先是請
旨於西頂寺令寶華僧衆禮懺敬祝

萬壽曉因至西頂以本日乃禮懺伊始也自西苑至
寺約五里許一水灣環直達寺門夾岸長堤盡植
桃柳是夕月光皎潔煙樹扶疎策馬踏堤上西望
玉泉諸山蜿蜒葱蒨閒以琳宮梵宇金碧輝煌夜
景澄鮮殊可觀也
十三日寓西頂　帝畿四隅各有一頂以寓四岳
之象西頂其一也　敕名廣仁宮內供女像三中
坐碧霞元君右光明菩薩左送子菩薩珠冠龍帔
皆自大內所出者
今上五十年特發內帑修造輪奐巍然丹雘煥然

御製滿漢字碑文各一座令內務總管大人一員遊
擊千總撥什庫各一員率披甲四十名晝夜防護
其慎重也如此
十四日發家書後偕曹師汪子登車游西山行十
餘里入山徑中亂石嶙峋輪苦礙不得舒車爲之
震動反側如舟船簸蕩於洪濤巨浪中不可耐乃
舍車徒行初訪于公寺峰廻路轉相去十數武尚
未知其有寺也及入門升堦登殿漸臻佳境矣其
一松柏奇如蚪龍如幢蓋有垂枝及根復抜起者
有展舒半翼交相讓者其一泉水奇池大不盈尺

琮琮琤琤作細響而出清可鑒毛髮味甘如酥乳
覺惠山中泠悉瞠乎其後矣其一佛像奇慈悲威
猛兼而有之壁間所繪諸天龍女生動如欲吐語
非名筆安能至是耶其一供具奇凡几龕爐瓶之
屬欵式精工悉倣內府寺初名碧雲菴創自元至
正間有碑存焉至明正德中御馬監太監于經拓
之爲寺俗因呼爲于公寺云按于經以便給得幸
嘗導武宗於通州張家灣榷商賈舟車之稅歲入
銀八萬兩之外卽以自飽斥其餘羨以爲寺且塑
其像於西廡立冢域於寺後武宗嘗臨幸焉賜額

曰顧命宗臣嘉靖初下獄瘐死籍其家寺與墓獨
存至天啓間魏忠賢復輸金大加修治寺後皆內
璫墳壙比如櫛如華表壯麗贔屭豐隆皆僭擬王
侯而上碑鐫御賜祭文有至再至三者可謂寵眷
極矣復於荒艸間見仆碑二龍章鳳篆更覺侈汰
詢之山僧卽忠賢之碑爲向年御史張公瑗奏請
於朝奉
旨掘毀者也張乃吾徽郡祁門人中辛未會元此舉
誠爲快事獨塚破後僅有衣冠耳攷崇禎登極謫
忠賢鳳陽守祖陵忠賢至阜城乃自縊縊後仍取

其尸戮於市夫安能復窆穸於此又按崇禎末年
流寇猖獗在廷諸臣盡植黨懷私一籌莫展懷宗
憤恨激烈復還忠賢官爵或於斯時其黨招衣冠
而葬未可定也寺僧全彰朴訥寡文然無俗韻頗
堪與語啖其一飯而別欲尋香山寺中途迷道適
逢樵者至極稱洪光寺中之幽靚因贈之青蚨委
以鄉導行亂石中久之遥見松頂露寺角樵者指
云循此松徑紆迴屈曲其折凡九名曰九盤盡處
卽寺也遂别去余輩拾級緩登喜虬枝蒙翳不透
日影歷數盤後足力憊矣小憩崖石上見一欹斜

草徑可直達寺後余遂鼓勇攝衣而上忽聞有操吳音而笑者曰此地非終南客何爲由捷徑耶視之則一侯門僧詢其人則生於吳而髡於燕者也延入客寮一長老趨出肅客字曰梅池丰骨清癯鬚眉朗爽吐詞亹亹可聽曩駐錫於江南海陵之北山寺近奉

上命主方丈於此寺内有千佛殿窗櫺四啟面面玲瓏而諸天法相另具奇態梅公出所作本寺八景詩見示頗有新句足以怡人也問香山寺卽與之鄰近然風景相去不啻河漢大殿爲祝融所燬佛身露風日中蠨蛸掛體羣鳥爭巢荊棘間惟斷礎焦椽而已因歎刼火相遭興廢有定佛且不免而況於人乎令人淒然其不可留也乃迴車出谷口杏花滿目歸至西頂而月印前溪久矣

碧雲寺 卽于公寺

紺宇凌空翠嵐光面面收銀鼇封馬鬣雪乳濺龍湫風定鈴空語厨荒僧不留豐碑休再讀往事重人愁

洪光寺贈梅池上人

盤環探鳥道一剎白雲通梵語松風外茶煙花

雨中清言慚許掾暢法得支公氷雪哦新句幽尋興未窮

香山寺

絶巘開金碧當年競物華銷沉餘刼火啞軋繞慈鴉一綫寒泉水半山殘杏花著涼眞滿目客過幾停車

十五日禮懺西頂恭值 裕親王世子奉 母福金進香 世子年始三十有二已得子十人羅列輿前丰神秀拔舉止温恭望而知其爲 天潢之貴冑也

十六日居停主人以餺飥見餽

十七日

聖駕由暢春苑回宮 庭等跪迎於西直門道上巳刻

皇太后鑾輿先入城舁用阿監十二名後車十二乘悉皆朱輪黃幰窗嵌玻璃每一輛用阿監八人居前挽靷者三夾翼扶輪者二殿後推轂者三皆圍花茜襖絳帽黃纓簇擁而行少頃則有華旗芝蓋月扇雲麾隼旟翠節豹尾金幢按隊分鑣魚貫鶴列不敢少紊執持者披天青紵袍遍排織金壽字次則教坊全部象管龍笙簫韶緩奏融融怡怡次

則侍衛從官蟒衣名馬各捧彤弓盧矢寶劍鸞刀
金交椅金几案各一金盆金盒金提爐各二瑞煙
繚繞香霧繽紛中露赭黃曲柄小蓋夾道臣民咸
知
聖天子將臨一時盡屏氣調息肅容伏謁
上御大輦金碧璀璨綺疏玲瓏舁用三十六人諸親
王服團龍繡袍珠冠玉帶徒步扶輦和緩雍容仰
窺
天顏含笑海宇生春羣黎瞻拜之下莫不私心慶幸
載路嵩呼誠千載一時之盛事也

十八日午門朝賀畢
聖駕即赴暢春苑同人仍趨至日昨俯伏處祇候
皇太后暨 諸後宮車乘馳過後鹵簿鑾儀若斧鉞
戈戟旌旄旗節之屬較昨陳列者迥乎不同持仗
宿衛皆乘騎矣鐃吹晝角嘹嚦悠揚則有繡服諸
郎各手控御馬共二十騎騧驪騂騮無色不備血
汗蘭筋風蹄竹耳悉屬天閑上選德力兼稱者也
雉尾團扇中
御駕肩輿舁者十六人輿四面不施軒櫺就日瞻雲
尤為親切伏見

上服織金赭龍袍外籠石青團龍緞褂
聖容和豫萬姓歡騰庭等以草莽微臣兩日之間得
兩覲
天顏更蒙 溫語下詢如綸如綍不識何修而得倖
邀此異數也
鑾輿過後有萬騎千官蹌蹌濟濟兼之紳衿士女雜
以白叟黃童闐街塞市余偕曹師各乘馬向西苑
以道阻不能即達久之至苑門則業已有
旨傳入苑中觀 皇會矣余等因急趨而前入西柵
門旁即虎圈豹房柵門以內雖王公大人非奉
旨不敢擅入者也時則鼉鼓逢逢彩旗隊隊其間緣

竿橦索吐火吞刀傀儡偃師魚龍角觝諸戲畢備
更有裝成臺閣數十座皆暗藏機棙幻出神工或
海市蜃樓或鳥歌獸舞見者莫不咋舌稱奇驚心
駭目也 皇會畢復傳至買賣街街在萬柳陰中
牽蘿為屋中列周鼎商彝琿璪鞢鞨官哥柴汝窰
色離奇米蔡蘇黃法書光怪非具碧眼波斯安能
一一辨識徘徊既久羣情暢適謹辭出各散去是
日海樵入城朝賀乘馬晚出未得同進 御苑縱
觀頗為缺然

十九日西頂寺禮懺晚有中涓紛紛投宿乃知詰
朝
皇上奉
皇太后駕幸西頂寺拈香
二十日午刻
上奉
皇太后乘舟幸西頂寺先是守堤士卒各佩刀環列
堤上頃之一卒趨而至手持黃籤一枝高尺許寬
徑寸衆呼曰籌下矣遂挨站更遞不敢刻留詢之
其籌有五逡巡次第傳送至五籌下時卽起
駕時也守堤者急汲水遍灑堤上以防塵起遂有侍
衛宮監等紛紛飛騎沿堤而來後勒立仗馬五對
牽纜黃頭僅十數人
上與
皇太后共坐一飛仙船不施丹藻窗眼數楞惟中間
四扇嵌以雲母餘皆襯空明素紙舟前有獨木小
舟二各載侍衛數人水道儀從如是而已夫豈無
龍艭鳳舸錦纜牙檣殿脚三千彩帆百幅皆屏而
弗御自古帝王躬行儉德風勵萬世未有如
今上者矣

西頂寺河干接　駕
晝漏催傳第五籌袞衣端拂下龍樓風扶細柳
搖青雀水裛香塵襯紫騮喜望旌旗迎仗左慚
無文賦上螭頭遙聞視膳承歡笑春遍　皇都
瑞靄浮
二十一日早微雨卽齎接家書得伯父手札
二十二日禮懺畢夜雨
二十三日大雨連綿擬入城預治歸裝竟爲所阻
京師衢道一經滂沱泥淖深濘屐齒莫施枯坐西
頂寓室内卽堦下亦不能跬步悶可知矣塘報人
送江南試錄來閱知交獲雋惟一二而已更加索
然
西頂坐雨步海樵韻
煙含絲柳抱長河桃浪痕添花雨多日暗三竿
迷曉夢霧沉五里擁愁魔木天可許遙窺測石
鼓終當恣撫摩幾陣鄰鐘飄午吹依稀如和客
高歌
二十四日赴西苑啟奏進呈筵席摺子
二十五日五鼓赴西苑是日
皇上召直隸各省老人叩祝

萬壽者共七千餘人輪班入苑賜酒食銀帛各有差
年八十以上者
至尊手賜酒一爵八十以下者皆　親王貝勒舉觴
凡老人拜起悉命侍衛左右扶掖之　興朝養老
之禮雖唐虞三代莫能踰焉猗歟盛哉
二十六日午刻羣竚候於西鐵門內侍魏公持奏
摺出蒙
上賜收紫毫筆十箱跪懇再四復蒙收彩箋千幅所
進筵席奉
旨全收着於二十八日備進藜藿鄙味草野微忱仰

叨
恩宥不加斥棄何榮如之何幸如之
二十七日移寓西苑邸舍
二十八日恭進漢席百筵餑餑滿席百筵蒙
恩收進隨跪辭回南本日未下
旨
二十九日內侍魏公傳
旨着於初二日起程可先於初一日齊集鐵門伺候
奉
上諭後各散歸寓時方卓午因偕曹師海樵約汪子
周士姚子安思馬子植公吳子哲南冠子瑤集同
作玉泉之遊自　御苑西偏繞長堤而行約五里
有湖焉玉泉之水悉滙於此水清見底柳綠撑天
鳬鷺鷗鷺游泳於沙汀鰋鯉鰷鰭潑刺於波面蒲
葦交錯藻荇參差有駕小艇採菱白者有踞磯上
垂綸者有蔭坐老樹看洗馬者江村勝致卽圖畫
未足以盡之隔堤稻田千頃田高於湖以錫作滑
稽引水倒注跨堤灌田滔滔不絕其水甘而肥故
玉泉之田不藉糞溉而籽粒長白且香美云再五
里入山欲覩泉發源處見苑門鑰固其額曰靜明

園　御筆也有宿衛守護禁不得入循墻徘徊聞
水聲潺潺尋之得泉二道自苑墻流出高可數尺
飛瓊濺玉作勢洶湃似怒石梁前横直欲吞噬之
狀凭欄靜玩良久心境冷然毛髮悚然如濯此身
於氷壺中不復知有塵囂世矣苑右一小寺內石
洞二夏桂洲來游題名於此山僧汲泉供客惜爲
煤火所爇失眞味矣姚子馬子冠子曹師以日已
西斜踉蹌先別去余及諸人仍緩轡而歸

遊玉泉山

夜雨壓塵塵不起西山爽氣朝來紫山根環繞

最微茫白雲英英波瀰瀰中擁青螺一髻浮窅
嶅層巖處處幽玉泉融液金莖露花徑潛流傍
御溝探奇共約提壺盧或命籃輿或駐驢幾院
陰濃延晝坐一畦膏潤帶春鋤斜橋曲岸遥相
續柳花成陣風飄玉麥苗剡剡接天青荇尾離
離映汀綠豁然千頃散漣漪舴艋中流落釣絲
雪肪溜匙誇滑膩銀鱗錦色紛離披路轉不聞
林鳥喧葳蕤深鎖靜明園重幃籠得瀟湘色露
幹横拖眉黛痕何處虬龍發狂嘯左右石梁飛
冷瀑清韻能移凡俗心澄光頓洗風塵貌更尋

野寺山之阿老僧汲泉供茗柯昔賢題石字未
滅我爲讀罷還撫摩漸覺晚風吹白袷勝游逸
興將無愜凝眸來日對煙嵐手笏不須頻拄頰
三十日發家書午後雨
四月初一日雨雪寒甚羣赴西鐵門候
旨至晡時蒙　賜克食叩謝畢遂辭出
暢春苑紀勝六首
蓬萊紫氣接西山遥擁靈臺駐　聖鑾一桁鶯
花開褚幄半篙春水到紅欄蠲租早愜扶犁望
酺會尤騰倚杖歡暇日　御筵親灑翰龍騫鳳
翥拜千官
香風剪剪逗雲璈幾陣鈿車倚碧桃月抱琱弓
調鶻血霜横寶鍔膩鵝膏紫纏黃帶環三駕豹
尾鸞翎具六韜爲近　玉皇天壽節一時齊換
錦宮袍
聯翩花萼闢新奇常博　天顏爲解頤鸚鵡籠
邊親製曲葡萄錦上競栽詩千重翡翠迎仙館
百尺琅玕引鳳枝幾處松扉臨曲水碧欄干外
柳絲絲
玲瓏花影亞紅墻半是侯家綠野堂瀲灧波光

分太液菁葱喬蔭出長楊從奴慣解調鷹技少
婦偏梳墮馬妝陌上卓金車子過軟塵暗帶粉
脂香
梵刹重重靜不譁吉祥鐘磬演龍華賜將環具
光凝雪散出蟬香燦落霞（嘗賜哈密瓜麵餑餑給禮懺僧人）身現
帝王親說法心通妙諦獨拈花虬鬖可識西來
意繡帽黃衫白鼻騧
鳳凰池上擅才名彩筆凌雲賦兩京曉露柳拖
金鑾重春風花壓翠裘輕沖霄久惜毛全鎩鑄
鐵堪憐錯已成不及玉泉山下水琤琮長傍

御溝鳴
初二日回京邸答候諸友晚赴冦子瑤集酌
初三日晚赴蔡子眉白李子懋虬席是日發書遣
大同使回
初四日早晨赴宮坊閻公錫爵招飯畢閻遣其長
班張姓僱車二輛載余與曹師汪子入西華門至
象房觀象象共二十有九各踞一房每用鐵索縶
其一足於石柱體嶷然屹立不移獨其鼻較軺下
垂動掉不已壽最久其中有二象乃自明神宗時
至今者羣象奴爭索青蚨給以數百猶嘵嘵不休

遂趨出登車少折而東傍宮牆北面迤邐緩行約
數里許至太液池綠陰映帶碧水漣漪跨二石橋
橋各立二榜其南曰金鰲曰玉蝀其北曰積翠曰
堆雲二橋相距數間以嵯峨飛閣其形旋轉無稜
即承光殿俗稱圓殿者是也佇立橋上遥見瀛臺
五龍亭在水中央猶蓬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令
人深結褰裳之想馬復驅車至厚載門南瞻鳳城
鴛瓦丹碧交輝北望景山聳然秀拔蓊翠相映山
麓立有官學凡內務府子弟悉令入官學讀書其
師則教習出身滿三年以知縣錄用者其弟子學
業有成即送入部充筆帖式辦事廨舍弘敞書聲
琅琅達於户外過者無不傾耳由是出東華門復
回閻寓暢飲同席者庶常胡公煦柯公喬年縣令
許公祚遠皆閻同郡者也至更餘歸同寓項子睦
洲設酌遲余久矣飲至三鼓余以腹痛遽辭入就
寢
初五日午刻赴通政羅公瞻席又赴姚子婁園席
飲易酒甚佳晚赴僉事李公可淳席
初六日臥病未出庶常鄭公之僑名飲未赴
初七日往別許子潛菴告治歸裝曹師汪子先發

長新店以待
初八日别諸友人已刻登車宿竇店

都門留別

嬌絲脆管遞招歡春袖淋漓酒不乾敢望燕臺
收馬骨頻煩安邑餽猪肝舊縈心曲成蕉鹿新
署頭銜是橘官拂罷征塵還野服竹根如意韈
皮冠

長安少年

十萬成盧輿未闌銅盤淚滿炬光寒琵琶翻出
伊凉調醉擁燕姬馬上彈

初九日宿白溝河投旅店時已曛黑聞距此十五里楊椒山先生之墓在焉以不得展拜爲憾

清平樂過樂毅故里

古今同病遇合渾難定自謝微臣偏不佞何以奉承王命　片言四國連兵一時七十餘城堪笑火攻下策田單竟爾成名

初十日宿任丘縣晚於宿店逢巴子繡天朱子惠斯北去

十一日宿商家林

十二日踈雨晚霽宿阜城縣

途中口占

春衫隨處涴塵沙莫訝征人苦憶家此日小窓輕霧裏胆瓶芍藥試新茶

文杏當堦綴落霞雪球風顫數枝斜無端遥問桑乾水閑却西軒一院花

十三日曉霧至巳刻方開爽晚宿德州城下沽羅酒飲之色味較少遜於平原也

十四日雨後無塵輕陰不見日途中得此甚暢是夕宿平原二十里鋪

金菊對芙蓉過東方曼倩故里

細霧絲輕遥天卵色衛河西去悠悠見歲星故里斜抱沙洲茂陵癡結蓬萊想笑馬肝一片空投碧桃千歲小兒無賴已是三偷　金門大隱堪留每逢占射覆讔語吚嘎羨細君分賜偏恁風流懸珠編貝渾無用問書生何日封侯一般長歎侏儒飽死肉食無謀

十五日雨未刻次禹城黄鋪余分途赴歷城訂曹師汪子待余於泰安州余是夜宿馬站計去黄鋪二十里投驛舍時雨甚猛

次禹城與曹師汪子暫別一首用楂北口題

驛壁韻

祝阿城下雨迷濛岱嶽函山四望通風颭麥芽新葉翠煙籠寺角古墻紅賓鴻有意懷南裔越鳥無心戀北風客路暫時猶惜別殘燈旅夢料相同

十六日晴六十里抵歷城歷城枕山而城東南歷山函山一帶崱屴姽嫿時宿雨初收殘烟未歛望去不甚了了城中多泉其源自下而上人家皆前悉壘石爲池涓涓不竭摩詰詩云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似爲歷城而作也入城候臬

臺蔡公琦回宿旅舍

十七日候運使羅公鈐縣令劉公元琦羅卽前任新安太守余舊公祖也已刻赴蔡公席席間以修復平原魯公祠爲請公欣然首允余喜夙志之能酬遂連浮十數大白至未刻別出西門羅公遣人送酒席幣物於途意甚厚也是日行五十里住開山店

歷下作

麥浪桑陰面面環蝸墻茆屋儘幽閒香浮綠雪堦前水雨散白雲簾外山城市悠然饒野趣風塵竊自笑顏顏他年戴笠牽黃犢來共西疇十畝閒

十八日鷄初鳴卽起未及盥漱登車行四十里至青陽鋪入野店餐黃粱粥甚甘美又四十五里至界首方投旅館進午餐天忽雨雹數陣大如橡栗落堦石上有聲頃之卽止日復出土人笑相謂曰雹少麥不致傷又雹現荳可豐妝之兆余又行五十里抵泰安與曹師海樵會預覓小筍輿三輛爲次日登岱計

十九日黎明乘筍輿入州城南門出北門遥望峯巒環列雄峙相若不辨其孰爲岱宗也入山徑不數里至一天門俗稱紅門者是也數里爲萬仙樓自此石級盤繞仄磴欹斜輿人横其軀側足作蟹行肩輿而上漸聞澗水潨潨入耳冷然又五里爲高老橋歷詢居人無一知高老爲誰何者又數里爲水簾洞泉水下注遇一横石梗其前泉遂分流散漫垂滴巖上如珠之貫成簾也今水涸僅得此名耳又數里爲歇馬崖絕壁凌空浮青積翠游人至此罔有不按轡留連者又數里爲廻馬嶺峯勢巑岏石路崎嶇游人至此罔有不駐驂躊躕者歇馬以景名廻馬以險名也又數里爲御仗巖石壁上鐫題七十二君輦路處有飛來石踞其旁相傳秦封五大夫松卽在此土人於衆松中標出五株謂之曰大夫不知五大夫本秦官名非五株松之謂卽如獨異志所載始皇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松大夫而此標出者復絕無奇特與諸松等耳亦未可指爲眞也又數里至對松山兩崖相峙瀑布斜飛隨石徑一道逶迤而下青松白雲高山流水轇轕映帶少陵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之

句當是於此地拾入奚囊也再十里爲二天門右有朝陽洞泉流更鏗鏘可聽又十里至三天門中歷小龍口大龍口經十八盤堦級更陡余坐輿内目眩神慴遂捨輿徒步策短杖而登直達元君殿門門常扃游人叩門外懸鐘司門者聞聲而出照驗稅单方延客入拜禱既畢有羽士王道者導余輩出殿門折而東上約里許至嶽帝廟廟後峭壁上即唐開元磨崖碑作擘窠隸書筆畫道勁文辭典麗惜下段損蝕不能竟讀右鐫
今上御書雲峯二大字相傳仍有顏魯公及蘇頲字

蹟在磨崖左右物色之杳無跡矣西折百餘步爲玉皇殿殿居岱之頂門外即沒字碑高丈餘徑三尺許厚尺許竊思銘碑安用若斯之厚當是埋金函玉檢處以此石作鎮無疑矣日觀秦觀居其東丈人峯孔子崖居其西山頂仍有積雪數處山氣凜洌風色尖峭余披重裘猶有餘瘁初登時雲霧瀰漫山谷百步外莫可辨識咸抱悒快謂徒虛此一登且腹之餒矣將無歸王道者固留旋拾松枝爇火炊飯作餅佐以野蔬數種味皆清潔甘美無煙火氣相與飽餐出户欲别忽天風數陣煙雲頓爲捲散海宇一清縱目四望無不了然大哉觀乎直以培塿視諸山溝澮視江河登此以小天下聖人豈欺我哉頃之雲氣復結欲歎翁翳渺乎不可復見豈非山靈之特厚余輩而故開此生面歟觀止矣遂下山輿行甚疾不若升高之艱窘然余惴惴不敢俯窺仍策杖而下抵旅舍足已雙繭而心尚怦怦未定也

登岱

拔地盤空蕴蓄垂岱宗千古擅雄奇俯觀海日蒼茫出平散天風澒洞吹何闕神房何處覓金

泥玉檢更誰窺振衣縱覽人間世一髮中原厠兩儀

二十日宿羊流店

沁園春 羊叔子故里

汶水之南觸目而思太傅風流羨戈戟堆中逍遥緩帶旌旗隊裏談笑輕裘信歷東吳功成西晉卓識推賢志竟酬還堪笑笑青囊不謬折臂公侯　偶來故里勾留歎何必峴山始欲愁剩麥穗離離一雙社燕棗林纍纍幾處啼鳩濁酒孤澆殘碑頻拂匣底龍吟嘯蒯緱而今事總欺

人伎倆楚楚蜉蝣

似娘兒 經汶上野店中買得玫瑰數朵

繞舍緑絲颺綻一叢紫艷新妝嬌憨似解窺人笑輕盈含露擕沾雙袖逗出濃香　櫻笋好風光論江南忒煞顛狂深閨整日盈籠買將他揉碎窨殘宮粉襯遍羅囊

二十一日宿蒙陰縣

二十二日宿青駝寺

孟夏日再過青駝寺

白草黃沙慘客顏春深茅屋晝常關而今畧似江南景麥脚摇青接遠山

二十三日宿李家莊

唐多令 二疏散金臺

黄石去飄然良弓早自全更何人翩僊知還濟濟東門開祖帳爭指道二君賢　野服樂林泉傾囊散俸錢問遺臺滿目寒煙佳話千秋傳不盡還繪出畫圖間 唐宋人嘗作二疏還鄉圖畫傳世

二十四日微雨午後風甚大宿紅花埠

二十五日次順河集改就水道時運河糧艘鱗集乃於黃河覓得二舟輕裝減從而登是夜東南風急未得解維然釋車馬之勞而獲舟楫之安形神暢適致足樂矣

二十六日風雨交至盪雙槳行黃河中一百五十里泊桃源縣

二十七日雨止北風大作張帆順流一百九十里抵淮日方午往候伯叔弟姪之在淮者酉刻登舟乘風夜下根輿姪齋中膽瓶插有牡丹一朵芍藥二朵香艷動人因余愛之遣人遺贈舟中燈下對花酌臘黃酒耳後風生豪興勃勃殊不覺江南春之已去多時也

夏日淮陰舟中咏瓶内牡丹芍藥拈得探字

春歸檣燕語呢喃似訴韶光尚可探宛是洧川供雅謔還驚亭北帶餘憨香浮琥珀重呼酒人上蜻蛉乍釋驂縱得花枝解憐惜客襟塵浣不勝慚

二十八日風逆不得張颿舟人盪槳甚力於酉刻方抵家

是役也自春徂夏爲期七十有七日計程四千五百餘里其間䝉

聖澤汪濊

恩賚有加更得以仰瞻廊廟之崇髙宫闕之瓌麗人
物之磊砢英多山川之雄莽奇秀是亦壯觀也
烏可以不記間并系之以詩若詞云

若菴集卷第四

自燕臺以至邦邸爲途以里計者二千二百五十
有幾歷郡邑者三十而往返未三匝月其間驅車
砠磩曳輪汙潦風晨雨夕朝脂暮秣所以震心駭
目疲精勞神者不一而足豈曰晏遊耶迺又以職
貢往待
命闕下繭足不失尺寸者月餘此即有佳山水奚
能暢所欲遊而若菴乘鏄必停驂登眺感慨繫之
其於長途汙漫中又能獨具靈慧隨有領悟命筆
志載發爲詩歌憶余方就道時爲若菴所强首出
數韻祈若菴和旣而漸蹶矣安能如若菴之娓娓

不竭如湧泉之流也哉同硯弟東海樵人汪道行
拜手識

余與若菴遊見其詞若詩素矣未見其能史也往
余喜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與木華海賦謂一實
一虛皆能各造其極若引我於千門萬戶洪濤巨
浸間以觀其奇險之狀余忘貧矣今雖老不事詩
書然偶得小盎松本亦欲寸寸而修之針針而養
之若可待撐雲蔽日之態凌霜傲雪之操癡哉蓋
傷吾遊踪不遠及也今年花朝若菴舍我遊
都下余益無聊閉戶理小盎松而望之矣及見若
菴歸問無恙外便以停驂隨筆示余曰別後瑣瑣
不能罄或盡在是余持歸讀一再竟不欲去諸懷

袖益歎若庵之才不獨王文考木元虛作賦之奇
也若庵於長安道上往返僅七十七日其間飲食
寢興人事擾雜風雨待候者半之猶暇得詩詞如
許篇日記文且倍之而
皇
都之壯麗河嶽之精神皎如着列無足異獨是篇
中用筆嚴密處不落稗官聲調不入支那窠臼微
言遜行之玅皆於意外得之井井大家殆直造子
長孟堅之室矣噫吾老矣雖有芒屩竹杖安用遊
遊爲今而後詠此一卷臥遊　京華泰岱間不猶
踰於理小盎松而望之耶若庵真史才哉眞史才
哉里中同學弟杜乘跋

昔杜少陵客於夔紀夔以詩柳子厚官於永紀永以文夔永僻州也得二公詩文而山川風土人物卉木益顯評者謂少陵詩勝謝康樂子厚文駕酈善長地由人重豈過論與然文長于記事詩長於言情所用不同惜二公負絕人之才各鳴所長而未嘗合而一之也若詩文相兼而行則短長互用豈不相需益彰乎考昔人於遊覽中計日按程為文自范石湖陸放翁始然亦未嘗綴以詩吾友程若菴先生豪傑士也以經濟弘才見重於一時而博學能文上下古今卓然有識見不屑為經生習

語詩若詞尤工麗沉着成一家言其家本新安居廣陵者累世矣懷其鄉土塋墓千里遠歸經畫阡兆此誠至性過人篤孝者之事也因而遊黄岳諸山登奇峰履恠石出雲霞食灝氣訪高僧晤人摩挲碑版辨識靈卉幽草勝情韻事復兼而有之歸來示我春帆紀程一編文與詩詞逐日隨地相附着若菴平日文以浩博之氣行之此文點綴風華秀色可挹雖似唐人小品而觸景觸物皆意態横生嘗讀宋僧祖秀華陽宮記寫艮岳石狀高卑俯仰顧盼拱揖若衣冠而聚朝堂生態畢呈雖史遷不是過若菴此紀可謂異曲同工矣其詩其詞皆因事賦情天機流露而自入唐宋人之室豈時輩土飯塵羹而貌竊前人面目者乎錫璜平生慕黄岳而未一遊常耿耿於懷讀此似與若菴偕行晦明旦暮光景如在目前何必張名山之圖以當臥游哉成都同學弟費錫璜拜撰

若菴集卷第五

春帆紀程　　江南　程庭　且碩

汎汎松舟維江之汜終風且暴行行止止脂我征車戒我行李載馳載驅爰歸於里日居月諸有歌有紀命以春帆弗忘其始

余世籍新安自　先大父僑居維揚遂隸籍焉余生四十七年未嘗一睹故鄉面目然　先世之丘壠具在每歲時伏臘迢遞雲山無由展敬霜露之感何時已耶向曾束裝者屢矣或以事羈或以病阻迨今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二月卜期於初三日

果於行矣酉刻登舟偕行者方子公由家彤有姪登舟後詩以誌喜

登舟

拂去塵氛累飄然向故山松楸常繫念親串遠相關野鶴蹤難定歸雲意自閒充閭無善狀空見鬢毛斑

初四日至眞州閘口糧艘鱗集梗塞難前更乘舴艋棹至黃泥灘上江船是日西風不利未得解纜

初五日黎明東風微起掛帆行三十里至青山之白茅墩忽西風大作矴舟江心掀簸不已舟中人心煩目眩殊不可耐日將暮勢莫能鼓棹而前青山一帶又素稱萑苻之潭未敢卜夜於是廻帆仍宿黃泥灘下

阻風

東風不肯借天意滯歸舟縹緲孤帆遠嘈呟急浪稠臥惟繙蠹簡寒尚戀鼲裘未識鄉園樂先諳道路愁

初六日西風如昨留方子督率僮僕在舟候風余與彤姪各束襆被負肩輿由陸途先發四十里飯於東溝因憶昔丁丑歲偕王子勿翦曹子天五阻

風棲霞曾共策蹇經此適見一舟覆沒余急買小艇往拯生得七丈夫一小兒及行李輜重其中有先拯起者一人甫登岸衣帶淋漓即攜一行囊奔去余怪其同舟遭難不宜漠然相視若此遣人偵之果係同行者之物其人垂涎冒取而遁爲追者奪回因嘆世路人心江間波浪其險也相去幾希飯畢行六十里至瓜步喚渡過俞氏山莊門徑芃蕪竹蔓叢雜近又不知歸誰氏矣慨歎久之自瓜步至浦口四十里堤柳行行水田井井時正殘霞歛江岫纖月出林表門掩幽篁聞村童讀書聲江

鄉樂趣吾不如老農矣是夜宿浦口
初七日自浦口募輿夫訂驢券長行二十里入江浦縣晤曹子清門屋後小圃梅花正放香氣襲人啜清茗數杯別去二十里飯於高望鎮又二十里至烏江宿楊子端揆寓中其地有西楚霸王廟王像紫面虬髯執圭袞冕范增龍且左右侍後寢供虞姬亦衣褕翟王墓卽在廟後遠近居民凡有求必禱屢著靈異香火甚盛

項王廟

葢世休識未足謀美人駿馬捴風流已歸隆準

收秦鹿空怨重瞳沐楚猴霸業初成由破釜盟言虛信割鴻溝江東子弟還相戀俎豆千秋拜冕旒

初八日十五里孟家橋野水無航輿人褰裳濡足擧輿涉水余獨浮木罭以渡又十五里沙河家咸遠再娙具壺飡覓漁舟以俟飡畢渡江江行二十里至采石磯卽翠螺山也山下人煙稠密悉環山面水而居山半有太白樓訪而登焉堂三楹中供先生遺像前峙平樓江山在目廡下壁間題咏極多惜行色匆遽不能徧讀耳山之前卽牛渚温太眞燃犀燭恠處也不及登眺悵悵然去之又二十里長堤夾柳周道坦夷直接太平府治穿城度浮橋宿南關外

百字令 登太白樓

翠螺山半見梅花影裏丹樓飛矗上有謫仙遺像在滿目江山不俗殿上調羹亭前灑墨文采誰能續紛紛項領而今無限名宿　崖下裂石崩沙蛟龍出沒月冷楓根禿一自騎鯨人去後萬里江波空綠斗酒澆來百篇吟就醉裏揮珠玉如先生者方稱不愧醽醁

牛渚

絶壁危亭凿碧蘿風翻雪浪吼黿鼉江干不用燃犀照世上於今恠儘多

初九日四十里玩鞭亭晉明帝潛瞰王敦營爲追者所迫帝留七寶鞭與道上老嫗追者至索鞭傳玩帝得逸去卽其處也沿途堤柳如采石道中自此五里一蘭若十里一津亭隨處泉茗清潔適口不似長安道上河潤艱難令人吻内生煙無解渴處也二十里入蕪湖縣城度浮梁而南又三十五里住石會鎮此間居民取魚不施網罟各負笭箵

持綸竿結隊成群向陂塘垂餌深得釣而不綱之旨是日遇徤足謝甲北去口傳平安令其歸報

初十日早渡石會河坡陀曲詰無復平衍彤姪謂余曰自此漸入山徑矣行三十五里新林鎮又三十里宿南陵縣東門外郵亭嚣雜絶無意趣

道旁古塚

孤塚自何年石馬橫官道澗水咽無聲殘花風亂掃碑陰不能辨姓字安可考鬼啼山月黑狐伏枯松倒耿耿漈燈明長眠人未曉

十一日三十三里雞子嶺上有漢壽亭侯廟又七

里三板橋再二十里過下坊渡留徤足湯二并吖嚀旅亭主人王姓預倫擔夫賽足以待方子公由後至蓋江船自眞州開行至宣城之灣沚鎭復易山船約兩日程抵此地卽從陸矣又十五里晏公塘輿人息肩小飡人家多編竹作箕遠近爭購不識能媲美京口入宣武之賞否又十五里宿考坑

踏莎行 雞子嶺和璧間韻

側帽登臨停車小住嗚泉亂下澄潭去炊烟一縷翠微生人家幾簇雲深處　拂盡閒愁吟無佳句沉思倚遍殘陽樹桑麻雞犬絶風塵鄉山彷彿桃源路

十二日朝陰欲雨午霽十里踰月明嶺十里白花舖人家屋後青山屋下流水喬松白雲石梁風磴宛如圖畫此景惟大癡筆法能之又二十五里吳家橋飯畢五里入三溪三溪左右危峰插天中橫深澗兩山瀑布奔流爭入澗底其聲淙淙然山半石崖廣不及丈人馬行崖側時有盤谷旋風吹來幾不能立足令人凜然廻環紆折亘十里有餘至藁口溪而止憶昔遊泰岱之廻馬嶺其險峭相類然不過里許未若是之遥遥也使此崖復加高峻

下臨千仞狂湍則蠶叢棧道不得使人獨嘆其難矣自藁口二十里入旌德城時已曛黑叩逆旅投宿

涇縣道中

逶迤石徑水迴環村塢參差煙樹間羣岫放雲雲不去糢糊絶似米家山

融融和景散朝曦白兎新裘不用披雅稱書生藜藿性滿斟白醸飽黎祈（廣酒最佳）

景媚花明入眼新過江桃柳最先春揚州盼到花朝日寒勒東風逗未勻

茅舍春風菜粔香老饕處處索爐旁籃輿繞遍晴嵐裡一路看山到故鄉

宿旌德縣

雉堞倚層峯礁磽逕欲封山城常嘯虎野寺不聞鐘柏葉翠將滴枳花黃正濃晚尋投宿處叱馭莫從容

三溪

紆迴且喜入山深險仄纔知戒客心樵徑懸崖通一綫松煙繞澗倒千尋風雷不斷蛟龍瀑氷雪長留天地陰誰信江南春已半披裘擁鼻尚寒吟

十三日分界山嶽寧接壤境也又二十五里至新嶺之麓另覓山轎僱健夫舁送過嶺嶺極險峻頂有廟供廣惠王神像王卽唐之汪公諱華因隋末兵亂保障宣歙杭睦婺饒六州地至今新安人祀之嶺路近為僧人湛祿募修已成其半自頂而下至九里坑共十五里建夫等曳山轎辭去余復乘故輿行二十八里宿臨溪計距余家之岑川僅五十五里憶余弱冠時遂久抱歸鄉省墓之念豈期蹉跎廿有餘年頭顱老大潦倒依然以茲面目展禮宗祠晤對親族能不赧然汗流淒然涕下

新嶺

新嶺何岧嶤躡足千峯杪羊腸盤詰曲天外迴飛鳥俯矚幽澗深砰訇瀑聲悄昏旦含暉陰煙嵐倏縈繚仄徑懸危磴蒼松虬碧蔦箯輿習不驚歷若飛猱矯履險客懷孤寒風振叢篠

將抵里門前一夕有感

光陰負我去堂堂身賤多慚入故鄉類犬不辭因畫虎補牢縱早已亡羊枕中黃卷仍遺澤匣底青萍欲掩光敢乞山靈一抔土餘生安復計行藏（此行為先人卜地）

入新安界

過盡宣州路鄉音漸可親廿年頻夢客千里乍歸人白璧修前志青衫老此身敝廬堪托足舊業未全貧

十四日三里至界牌嶺自此入歙邑境矣徽俗士夫巨室多處於鄉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雜他姓其間社則有屋宗則有祠支派有譜源流難以混淆主僕攸分冠裳不容倒置此則徽俗之逈異于別郡者也至若男尚氣節女慕端貞雖窮困至死

不肯輕棄其鄉女子有自結褵未久良人遠出終其身不歸而謹事姑嫜守志無瑕沒齒無怨此又余歙邑之獨善於他俗者也鄉村如星列碁布凡五里十里遙望粉墻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入境二十里桂林村洪氏居馬彤姪内舅洪子席玉邀至家具醇酒温淘作餉飽飡而別十五里至太平橋俗名河西橋是也府治大橋有五曰紫陽曰萬年曰古虹曰黃金曰太平惟太平稱最巨廣二丈許徑三百八十餘步下串凡十六洞歲久傾圮近為家農部封延

兄捐囊修理費且不貲往來絡繹莫不頌美立橋上右眺黃山諸峯千片芙蓉隱隱群插天外左瞻太平十寺紺宇蒼松疎鐘夕照恍非塵境循石欄而東五里越豐隆嶺又十里抵岑山族中老幼歡迎牽裾執手樂何如之

途中觀賽社有作

頻年左耳似乖龍眉墨敲琴喚鞠通寄語故園兄弟好社公餘瀝莫教空

題河西橋

作賦空思轢長卿錦江練水碧粼粼沉吟未敢輕題柱可有他年負弩人

十五日登岑山禮佛後拜謁社廟祠堂畢通候闔族尊長弟姪輩而鄰鄉如義城雄村紹村槐塘洪坑梁下諸親串聞余歸來各各惠然枉顧相見欣喜倍常酬酢終日竟爾忘疲按岑山居練江之中距余村僅半里許而形家謂為水口之關鍵屹立中流高三十丈松檜插天蒼蘚薈蔚四時青翠不凋元鄭師山更名小焦山今俗呼曰小金山余謂金之琳宮梵宇焦之喬木煙蘿各有偏勝未若茲山之綺疏俯臨木末枝柯掩映樓臺儼然荊關畫

圖較金焦自謂過之相傳有師山讀書樓及鄭公釣臺今皆不知其處舊寺名曰周流唐天祐間建至明萬曆時徙於溪西三里許今寺久無定名康熙丁亥春恭逢

今上南巡駐蹕維揚余 訥菴伯父繪山圖率子姓

叩懇

御書錫予佳名蒙

上賜額曰星巖寺 賜聯曰山靈鍾瑞氣溪色映祥光玉映珠輝鸞騫鳳翥鐫之貞珉永垂不朽是固山川之厚幸也然自此而世世子孫振振鵲起咸

沐浴於祥光瑞氣之中吾族之仰叨
天賚豈淺鮮哉寺內文昌閣原 先大父首建近漸
圮 寄亭叔父葺而修之輪奐一新更為改觀殿
右小閣曰曇汎老樹蔽虧不見日影最稱幽邃遊
賞者輒留連於此

岑山

鼇柱高擎湧翠螺朱欄面面俯清波魚龍騰翥
三秋瀑松桂盤囷千尺柯浪浴孤峰飄梵唄鐘
分兩岸出樵歌一從 宸翰親揮賜靉靆家山
瑞氣多

十六日渡河至結林候通族余程氏自晉代始祖
元譚公居新安迨明永樂間十世祖 誠公始
自大程村遷于岑川迄今子孫繁衍闔郡推為極
盛而岑川依山之麓臨水之湄廣僅里許徑亦如
之人庶地隘偪處維艱遂延居於溪東之結林一
水盈盈而望衡對宇褰裳可就今概呼曰岑渡矣
午後往大聖山卜地

十七日往裡仇村拜 曾王父墓回看勲冲地經
潭渡望黃氏祠堂規模弘麗艷羨不置過鄭村桃
花壩花正爛熳為之停車玩賞移時而歸

乍歸里中

山徑逶迤足力窮中年且許暫扶筇村村簫鼓
爭迎社隊隊犂鋤早勸農舌澁漸調鄉語熟面
疎旋敘舊親濃柴門隨意留賓酌笋脯松肪可
作供

十八日入查坑卜地

十九日拜 先高祖墓於杏村此地去王村不遠
里人呼杏為罕呼王為楊方言之訛也若以正音
詢人鮮有喻者余亦不得不作罕楊稱之可為噴
飯晡時往雄村晤曹氏親友

杏村

豚柵牛宮老樹斜山腰鋤隙藝桑麻東風二月
輕烘染紅遍千林躑躅花

二十日偕張表姪權與駕小舟往義城村晤楊朱
兩姓親友復乘肩輿偕表兄楊浦西挽濤漪文昆
季同至莊源拜 外曾祖楊公墓冒雨歸飲浦西
五有堂中醉臥瞻萊表兄水閣聽雨竟夕

二十一日早齊同朱子漢司文瑜表兄浦西昆玉
泛舟梅口卜地是夜漢司招飲于寶稼堂

二十二日自義城歸村飯後登岑山眺覽寺僧以

文昌閣聯爲請書以畀之薄暮馭天于礌兩兄抵
里同於初三日自維揚長發彼取途於水余則兼
程就陸故能先期九日耳
二十三日扳　曹二萊業師張表兄孺修池獻及
漢司文瑜浦西挽濤家修馭公美二叔氏復閱查
坑地適挽濤攜樽饌相餉因拉諸公至村中集草
堂暢飲
二十四日進絡村晤張氏親友拜　二姑母塋絡
村地處群山中峯廻徑轉溪水瀠洄天然一武陵
深處也村口卽張氏宗祠在焉祠前隔澗有山從

龍喬松恠柏柯幹參天其上曰松岡下有臥雲之
石紫泉之池坡陀曲折梅樹橫斜是卽張表姪權
與所葺之梅磵也曩余嘗作梅磵長歌以贈權與
喜讀書就丘壑既種梅於磵之左右復遍植桃李
杏梨海棠辛夷玉蘭之屬以映帶之余至時羣英
正麗紅紫芳菲就中有曇花數株花五瓣似海棠
稍豐苞中吐六鬚三長而三殺色作退紅上有艷
光一若蟾影之映絳雪溶溶焉流動而無定宜乎
堪入旃檀林之清供也花底一亭曰就景亭亦權
與所創製者有榱有柱有欄有檻覆以椶櫚束以

機鈎可卷可舒隨時隨地恍如鵞籠書生徑尺銅
盤直自口中吐出眞巧思也復讀其所作就景亭
及梅磵詩數篇淸新可咏夜集孺兄之愼德堂中
見其壎篪和叶而子姪輩莫不朗爽能文怡怡融
融覺一門雍熙之氣醞爲醇醪竟不必引滿而後
酩酊矣

絡村

繞谷籃輿到處停嶙峋有逕上靑冥石生碧沼
成瑤璐松裊蒼蘿結茯苓山厂好招雲入户人
家都倚翠爲屏春來一桁鶯花麗爛醉高吟就

景亭
二十五日食橡栗粉俗呼爲樺粉惟里中人知食
之憶自　先王母棄世以來二十餘年未嘗此風
味矣爲之飽啖捫腹稱快孺修昆玉引余謁其祠
堂觀　社神所御車輦輦高八尺上圓下方面面
雕鏤亭臺人物鳥獸花卉逼肖猶生丹黃璀璨傳
自元時所製何工之精巧一至於此似世人所艷
稱之鬼工球桃核舟又不足比數矣往閱余岸地
回張子頡修招飲
二十六日赴張子燮友稼初席散回村午橋姪抵

里夜小集于皤兄處
二十七日同于兄午姪彤姪拜掃各祖墓先至五
子里次互塘山次張家林次溪流背次本村口晡
時諸族人攜酒餟招梨園於草堂演崑崙紅線傳
奇三鼓始散仍偕于兄午姪登舟往休寧
二十八日舟行四十五里至率口率口亦吾族程
氏所居村口羅漢松一株蒼翠古秀合抱數十圍
云是宋時所植撫玩良久又五里屯溪訪相國吳
文僖公之祖墓觀八門松松幹參天柯條枝枝下
垂偃臥地上横陳丈餘蚴蟉互結復又騰踔而起

空中如幢蓋之飄瓔珞如浮屠之列象闕神異如
此殆地靈之所鍾歟是夜維舟閔口
二十九日坐肩輿二十里至几山拜　先伯祖上
愼公墓巳刻返棹

練溪泛舟

匝匼重巒處處幽人家都住碧溪頭深深老屋
藏高柳漠漠平沙散野鷗樵語出林空谷響漁
歌入浦晚煙浮琴樽適興隨春泛不讓山陰道
上游

二十日侯　方柘源業師由羅田至巖鎮訪汪子
楚英于薖園吳子志山于梅莊弔汪屛齋督學一
執孝子牧亭之手而别午間飯于張子英玉宅慇
懃敫洽醉飽而歸
三月初一日裡仇村拜掃畢往候槐塘諸同族豐
玉叔飯余於書室座中有振鴻兄樹馨青路汝遐
諸弟歸輿過洪坑洪子起霞復拉至家泥飲
初二日閱環山地
初三日昌堨山中卜地不吉意興索然忽風雨暴
至急趨山下避吳子自天精舍中踞竈燎衣啖粔
籹飲白酒數杯俟輿人午餐畢陰雲四散作霽色

因聞路口村每逢上巳有龍舟之戲士女遊觀極
盛遂繞道五里趨至則風雨復大作鶯儔燕僁社
散人歸求所謂扇影衣香采蘭贈芍沓乎其不可
得矣怏結而回襟衫盡濕

昌堨山中冐風雨

沉沉霧幕四山昏一抹難分遠近村藻氣黯黮
濃潑墨阿香砰磕亂傾盆風翻半壁喬松偃瀑
吼千條老石崩射虎屠龍還素願狂蛟何事任
奔渾

初四日晴午橋天牖靜徵三小阮約登岑山散步

山僧烹腐治餅相欵適四山曇花盡放映水更姸相與坐曇汎閣中暢談至暮

村居

我愛村居好身閒得自如願逢春夏日靜對短長晝拾橡兼鋤筍相牛還種魚岑山當户近空翠落衣裾

初五日清明節新安最重此節凡子孫雖至貧乏亦必先半月前具牲鐖肅衣冠相聚拜于始祖之墓而後高曾祖考次第展拜罔敢紊淆墳塋自晉魏唐宋以來歷歷可稽非若他郡遷徙靡定不數

傳而後裔相忘松楸寂寞麥飯無人爲可慨也是日余復往查坑午歸偕權與步至雄村遣小童往約漢司浦西挽濤集 二萊業師齋頭小聚暢談并與浦西漢司訂黃山之約

初六日開卉山地

初七日偕于兄午姪入城謁蔣明府復侯巳表兄薪又昆玉留酌時將暮欲雨席未終遽辭回至豐隆嶺天大雷電以風叩寺僧門假雨笠火炬而行入村已二鼓

初八日微陰蔣明府枉顧設酌岑山相欵未刻別去是夜村內召優人演目連救母院本俚俗堪爲捧腹其事雖本之梵經然白香山碧落黃泉句遂蒙目連覓母之譏可見在唐時已盛稱其事已

初九日往查坑回又往唐坑嶺卜地

晚歸

柳塢花村處處通輕衫扶杖步從容山畦得雨鋤爭入野碓無人水自舂醉裏巫歌撾急鼓煙中樵影散踈鐘欲思極目探黃海須上藤蘿第一重

初十日馭兄招集小坑別墅中堦下牡丹大放聽

卜子君重度曲暨小童數人清吹臨風舉觴又何減沉香亭情況耶倚醉賦七律一首用壁間八大山人韻

馭天兄招集天放樓下賞牡丹用壁間韻

暗貯穠芳別有鄉歸來端不負春陽瑯琊丸髻風前倚天寶霓裳醉後粧脫土龍孫供雅餌尋香鳳子繞文梁故園無限勾留處況復清歌列兩行

十一日開古城關地復同曹丈爾諫看徐村地

十二日曹丈爾諫同其小阮自上來村約看煙村

地薄暮修駇叔駇天兄作主人張燈載酒泛棹岑溪

十三日權與爲余治餱糧具茗餌屏當芒鞋竹杖作黃山之遊適漢司浦西遣奚童來期會於王干寺權姪卽先束裝往偕二子由巖鎮至潛口越佛子嶺而去余則欲至巴氏　大姑母墳所遂取道於豐口將五十里始抵善福里拜墓訖日漸西沒又三十五里度烏石嶺徑路紆迴林深月黑似有腥風襲襲山鬼攫人之狀二輿夫及一擔簦者各口噤足縮不敢前余妄作大言以懈之下嶺入呈

坎村村人詫余曰此際客自此中來抑何險耶疇昔之夜有虎踞此咆哮而弗去也余不覺轉爲之股栗出村口覓桃花壩踉蹌投王干寺中時三子已遲余久矣

十四日具牲醴拜　五叔祖自遠公墓墓在流花塢與寺相隔一溪遙相望也飯畢遂偕三子進發由谷口入山經容溪容成子得道處有臺距溪尚遠弗及訪矣十里至長灘沿溪悉植修篁煙條露幹鳳尾龍孫梅道人歟管夫人歟不謂練水溪中亦具此瀟湘之勝致也里許爲石壁壁上松柏葱蒨間以紅白曇花五色陸離眩目花也竹也若徵逗黃山之一斑猶之武陵洞口數粒胡麻便自引漁人入勝矣三里永清橋橋頭練水飛虹四字爲汶陽希任所書筆法遒勁可愛十里山口嶺嶺上望天都雲門諸峯漸露頭角五里石磓嶺二十五里芳村欲貰酒以犒僕役苦無旗亭叩門遍索有少年謝姓者唯唯入户良久而出延客入飲詢之曰余非從事麴糵者家固有斗酒當請母命許可而後諾客耳此意不殊古人余極賞之又十里湯口訪家爾輝弟訂其于次早入山爲導並以小箯

輿相假八里抵祥符寺寺爲唐天寶間志滿禪師創建俗名湯寺以其近於湯泉也入寺已曛黑急命列炬度石梁浴于湯池池縱横方丈原覆以亭好事者易以閣反增蛇足池水深不沒胸淺及於膝寒燠得宜底生融砂自然供澡豆之用泉泛泡珠自砂中湧出作硃砂香壁鐫天下第一名泉良不誣也浴畢余覺體倦先入寺就寢

王干寺曉發

曳杖辭僧汗漫遊半生清夢定堪酬還愁巖壑多奇幻未必奚囊許盡收

容成臺

縹緲臺空不可登仙踪今尚説容成時聞水月松風下若有人兮吹玉笙

長灘

人語溪喧亂不聞槿籬虎落畛畦分龍孫纖纖森頭角十萬琅玕散緑雲

石壁

蒼松紫柏倚崔嵬深淺𥕛花相映開不是繁華金谷裡何因錦繡簇成堆

湯泉

石梁東傍注檀芽盤礴常邀客駐車畾畾華池融玉乳温温暘谷沁丹砂分明勾漏神仙窟不是驪山帝子家滌盡俗塵千萬斛披襟從此染雲霞

十五日朱子權姪復浴于湯泉余與浦兄尚在睡鄉啜粥後三子策杖而出余以濟勝無具獨命小輿長隨訪桃花源磴斷徑迷漢司以杖撥去荊蔓余徒步從之遇陡絶處或相共攀附枯藤而上或命健夫掇石補級而登漸聞水作砰訇聲導者曰白龍潭近矣不數武見瀑水奔注左右抵以巨石凡數折水益奮迅跳珠噴沫鱗鬣之而儼然龍也原有狎浪閣響雪亭峙其前爲觀瀑佳處今亭已無踪閣半傾圮不敢一登遶閣前石上立賞移時因嘆茲山之勝必得方外名流具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實心培理其間庶種種靈奇不致滅没於荒煙野草之中苟非其人烏能勝任而愉快哉丹井深三尺許多五色石斑斕可愛浦西踞井欄令童子探取不已藥爐如數石之釜中凝澄碧水注爐滿然後溢流潤下再前則鳴絃泉泉自絶壁上作細流而下如圓珠碎玉觸於石其聲清越融和

余曰是音也即師襄子之所以授吾孔子者也設必命良師揮朱絃而撫玉軫夫安得此高山流水之眞情耶鍾期既没誰解吾語仍循舊路出湯口啜茗於脚菴即雲谷下院也各乘輿而上憩智如亭觀九龍潭蜿蜒髣髴令人生畏怖心又里許則仙人榜石削如屏隱隱列蝌斗篆文相傳有人識其一字雷火輒轟滅其跡不識天工作此僕僕何爲耶晚投丞相源入雲谷寺有鉢盂峯屹立寺前因又名擲鉢禪院

祥符寺用權與韻

檀欒圍古寺碧窨隔溪煙經吐蓮花舌（印我上人刺舌血寫華嚴八十一卷）詩留東海仙（羅文莊自署東海樵夫）當窗懸紫石（峯名）湧地注丹泉無復遺碑在惟傳天寶年

白龍潭

軒皇大藥成白龍護丹井龍已隨帝歸空潭尚留影

桃花源

彷彿武陵谿仙源依舊迷澁苔枯葉滿虛磴冷雲低飲澗猿聯臂含香鹿護臍到來尋響雪何處可留題

狎浪閣

欄楯欹依玉礀偏蒼蘿千尺掛寒煙慈光寺下風波急未許閒鷗狎浪眠（時慈光寺中洲克已二僧方搆訟未已）

鳴絃泉

如拂松風百衲琴高山流水奏清音我來倚杖成孤賞一片元和太古心

九龍潭

銀海搖光粟起肌衙衙曳練影躨跜雙成醉舞山香罷遺却瑤環九子螭

仙人榜

蔙榜琳瑯仙吏署雷封未許凡夫覿山中猿鶴好安排他年有我題名處

十六日早晨寺僧引入後閣觀舍利子貯以金塔有赤白二種按釋迦舍利珠八斛四斗其三之一住于人間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此則骨肉二舍利云又明季惠藩常潤捐貲所寫金字光明經丁雲鵬汪無中所作水陸二軸皆足珍也出寺未里許見錫杖峯卓然拔起與鉢盂峯比肩而立旁揷仙掌峯拓入霄漢下輿坐石上遥望羅漢繞塔魚籃大士諸像下瞰峯腰牌樓石山

君石無不逼肖巖花澗草半不知名每品各採一枝遂至盈掬清香撲鼻同人時輿時步隨行奴子輩或嘯或歌各皆從其意之所適日將下舂約行十餘里見峯頭一羽士星冠氅衣舉手北指曰仙人指路權輿笈謂曰此舉手之意其訝客耶其驅客耶余曰是易曉也遇佳客則招之使來逢惡客則麾之令去耳相與大笑不里許將達皮篷有老者朱顏蒼鬢白髭飄然逍遥戶外余坐輿中竊訝斯地又一指路之仙耶就前視之方知爲雪莊上人皮篷卽上人習禪地也近更名雲舫舫僅五楹

中供如來拈花法相卽上人手寫者一設廣榻爲遊客寢息之所一爲客寮一作齋廚一貯書史筆研以供誦讀揮洒此外則一斗室不滿一弓爲上人棲定處佛前燈一龕不設鐘磬不理梵唄時或彈琴擊鼓能令四山皆響所繪黃山圖百幅悉得山靈之眞面目不假穿鑿閒輯山中所產異花得一百六種命之以名且系以詩一一傳染其色態余按圖冊而求之始知適途中所採有所謂寶綱醉仙纓絡山海棠山金櫻等名目仍有十餘種雪師亦復不知蓋彼百六種數內專取色香兼備者

否則仍不採入是足徵奇花異草之多品矣啜茗快談盤中以蜜漬書帶草茉莒白木槿等餞作供頓令齒頰俱芬坐久漸覺白雲環布湧如冐絮堦前天醫仙樂老人諸峯一時盡失頃之煙雨霏微冷氣襲衣急掩戶命從者瀉偏提香醸共酌上人以余固勸亦爲滿引二蕉葉是夜高臥禪榻萬籟無聲但聞微雨蕭蕭蘧然入夢

雲谷寺

薄暮尋山徑悠然聞遠鐘亂雲迷古寺孤月浸寒松酒出青猿釀茶經紫霧封老僧坐潭曲無意卽馴龍

雲舫用權與韻

山人淸且癯非墨亦非儒結屋千峯遠聽泉一杖扶野花垂寶綱春菜擷珍珠讀畫焚香外彈琴意自娛

十七日平明驚心側耳猶恐宿雨未收枕上忽聞山鳥相呼繼而曦影透入窗罅余懷暢然因披衣急起雪師留飯旋烹山韭及鮮珍珠菜充饌賦詩而別由雲舫左折登嶺磴道逶迤扶杖緩行巖際松柏悉露奇態約十里登光明頂卽煉丹峯山志

首列第一峯也居天海之中與天都蓮花鼎足而三俯視日昨所歷諸峯驚爲高插雲表者至是悉在足下踞頂而坐振衣長嘯殆將仙去詣平天矼僅里許共登蒲團松上趺坐松去地尺餘平鋪如蓋可容十數人嚮西枝幹少缺余笑撫之曰是豈爲老僧坐破耶漢司曰松固有二爲宣城樵人所伐僅存此株猶爲人偷斫其一幹去因歎此松居高峯之巔輪囷輵葛久謝棟梁之任宜乎刼火不能燃罡風不能折而顧凋殘於俗子斧斤之下天下事豈易量哉五里登始信峯頂兩山壁立無逕

可通接以石梁丈許下臨千仞奇險驚人恰得老松自彼岸横拖一幹翼石梁而前曰接引松遊人攀松以渡若欄楯焉過此則一石竇側身而入當前則擾龍松夭矯盤空余驚魂未定乍視之莫辨其爲松爲龍矣瞑目少坐收神息喘然後縱觀散花塢石笋矼花花萼萼離離斑斑上林嶰谷俱不足道也近前一峯兩老人對坐松生石前宛若棋枰二老沉吟審局旁有偉人峩冠博帶負手諦視曰丞相觀碁一人椎髻胡服背負鸚鵡手捧寶瓶欲前而復却曰波斯獻寶前有蠟燭峯亭亭獨立

頂有熖光流動視之則松枝也左有三仙共織之景三老人共坐偶語上有松如蓋以覆之今松亦戕而爲薪三仙露頂濯濯居然秦廷之陛楯郎矣惜哉他如五供養八仙渡海夫子聽琴等峯以松石未相聯屬無暇細矚仍出石竇度危橋下獅子林飯已登獅子峯復折而西尋西海門山逕久無人跡箬葉布滿零露瀼瀼衣履沾濕仰視飛來峯石鼓峯如經大力者負之而來擲此而去幻之至矣上閣王壁登煉丹臺日漸西沒晚雲作五色萬千變態或巾峯頂或抱山腰或湧澗底有時羣峯

欽處矗出一峯雲補之也有時羣峯簇處忽失數峯雲收之也俄而瑀樓玉宇俄而瑤海芝田同人布席臺頂坐者臥者有連浮大白者恍置身於廣寒高處不復知有人間世矣晚投指月菴扃户無僧排闥而入客自滌釜作炊掃榻以安枕

贈雪莊上人

松鶴清姿薜荔裳一瓢一笠足徜徉能從仙佛雲霞境還灑縹緗翰墨香硐外黑猿參几座鐺中白石當齋糧高懷不肯因人熱含笑飄然别帝鄉

指月菴

丹臺紆北逕蘭若最清幽榻冷雲閒臥巢空鶴遠遊散花餘丈室藏壑置虛舟欲覓青精飯仙人似可求

十八日復走天海至鼇魚洞取道于魚口中陡仄非常先命健夫將行篋衣囊縋下余輩交臂聯接踵趾相屬作猿猱狀歷二百級方出洞不半里即百步雲梯絕壁懸空下臨不測石上鑿級層層普門禪師開山之力也級高且隘每一舉趾則膝必及胸且苦無可攀援余擲杖樞衣竟上凡三駐足

而盡此七百餘級小憩石上余與勃勃頗不以此爲難回顧從者猶搖首吐舌未已靜聽仙樂鳥十數成群鳴聲清脆宛奏笙簧仰看月裡娑羅及破壁把門二松惟呼咄咄怪事方命童子爇敗葉煮茗進菓餌少養足力擬上登蓮花峯頂爾輝以風厲固沮余猶在躊躇漢司勸余當留不盡以爲續遊張本浦西曰此去峯頂非遥蓮蕋峰採蓮船歷歷在目盍與之面訂約於他年可乎余强而中止權與勇氣百倍踴躍趨前余目送之見峯頂有兩鴛鴦飛來棲于採蓮船上引首相嚮低回不去余

謂同人曰此豈山靈遣青鳥來與吾輩成後會之盟歟頃之權與返手掬香砂一握云頂有泉此即泉中所產清芬苾茀余益悵然如有所失遂拂袖起下蓮花溝石磴傾欹無着足處且橡葉堆積數寸乾滑難行曲折數千餘級余以一手拄杖賴爾輝左右扶掖轉至喝石居其逕更險石上鑿有趾跡深不及寸僅容足指爾輝至是亦不能爲余助因自擲杖以手以腕以膝合肢體之力匍匐蛇行蠕蠕而上數十武抵文殊院院屋三間舊有樓今毀背擁玉屏峰儼如負扆有髤鬆其髯蹲踞

於左者曰獅峰有轄輑其鼻屹立於右者曰象峯中聳懸崖隱嵌寶座曰文殊座座後有亭聳然爲京江李筠岡先生新構收奇攬勝莫善於此登亭縱觀見蓮花居於其昭而蓮蕋佐之天都居于其穆而耕雲佐之拱其前者則朱砂次則桃花其餘諸峰滚滚悉若兒孫羅拜於下肅然如清廟明堂令人起敬起畏右折數武登立雪臺不禁愕然而太息曰異哉奇妙一至於此乎前後二海猶外庭內室之分也前海則冠裳劍佩鐘鼓尊彝森森穆穆儼若朝典具備觀瞻至後海內室之韞藏自茲

臺而覽之有難以更僕數者如窺其後宮則燕姬趙婦越女吳娃粉白黛綠皓齒明眸曳綺羅者三千簪金釵者十二探其內庫則象齒犀貝火齊木難夜光之璧徑寸之珠翡翠千重珊瑚七尺至若湘靈寶瑟子晉瑤笙龍女吹引鳳之簫馮夷擊靈鼉之鼓許飛瓊萼綠華輩擁紫雲繡羽之幢作垂手翠盤之舞此其供別院之菊部也又若白鶴赤兔躡影追風紫燕之騮綠螭之驄籠以滿月之韉飾以塗金之鞁此則實外廐之騰驤也其餘簇花攢錦挾藻摛葩恠恠奇奇不一而足留連不忍遽

原缺第三十一葉

然如意相示寺原名硃砂菴明神宗母慈聖太后
感夢送佛遂賜名慈光佛有四面凡七層計大佛
二十有八各坐蓮臺花一瓣湧一小佛法相莊嚴
光彩奪目舊供佛大殿今已拆毀尚餘敗瓦斷椽
遍地委積而此毘羅舊佛又析而爲三置之於客
寮中香火不繼新創大殿另供大佛三尊布金未
滿舍此就彼未踰寺僧何意殿左木蓮樹葉如枇
杷陰蔽數畝聞五月作花一苞九瓣清芳異常惜
不及見乘輿復問祥符再浴于湯泉風於紫玉軒
觀印我上人刺舌血所寫華嚴經卷首尾皆名公

題跋甚夥雒誦良久辭僧出山至湯口爾輝具雞
黍爲餉並贈籐杖黃精言別是夜宿於楊村
二十日穀雨節過石碪嶺竚嶺回顧雲霧蕩滃峰
巒盡掩溺翳中惟有澗水多情作潺潺聲送客至
山口而返飯於王千村舍叩寺門僧已不知何去
堦下小犬閒眠亦不識余爲曾宿客矣繞道烏石
晚大雨宿雲嶺寺即佛子嶺也一僧曰曉峰能品
泉瀹茗與之談旗槍細理娓娓不倦一僧曰蒼霞
賦詩工畫出所輯雲嶺志示余極該而文喜其淡
雅絕俗挑燈賦詞三闋贈之

減字木蘭花 贈雲嶺寺曉峰蒼霞二上人並寄懷汪子于門

黃山谷口纔與容成分袂後雲嶺停車又見琴
聰與賓殊　晚風淒冷留我聽鐘還說餅湘几
爐煙正是茶香穀雨天
安禪清暇齊已詩才摩詰畫彩筆能雙不讓當
年老漸江　探奇蒐僻綱盡珊瑚成大集袞袞
名流芍藥連篇列上頭
閉吟緗帙最愛汪倫稱俊逸握手偏難萬疊雲
遮飯顆山　臨風惆悵寄語桃花潭水上縱染
塵氛不作攢眉社外人

石碪嶺頭遙別黃山

恍歷仙源與世分仰看飛瀑俯看雲痴情再戀
揚州夢嘲我移文定屬君
一轉回巒境一新芒鞋亂踏石嶙峋匆匆遙與
山靈訂他日重來是故人
嗚泉送客下長溪回首桃源逕已迷知爾離情
亦無限煙鬟掩面背人啼
有約重尋世外緣莎衫桐帽任悠然歸來醉把
容成袖一個峯頭住一年
二十一日過潛溪訪汪表弟玉依禹裁昆季留飲

於綠綮亭上亭立萬竿脩竹中娟娟映水綠陰几席捧讀　舅氏右湘先生遺稿因話當年靳雁堂明府時招汪扶晨家非二山尊諸前輩集於　舅氏之水香園清談雅酌分韻聯吟風流勝事至今未易多得晚鐘遙動不勝杯酌遽辭而歸

潛溪訪汪玉依禹裁昆季留飲綠綮亭

湧地蓮花霄漢齊旁通一莖出潛溪高標人擬雲中鶴靜讀燃分太乙藜翰墨流傳香更遠琅玕劃遍客留題晚歸載得籃輿穩不惜爲君醉似泥

二十二日王村看地回集舒秀弟清音閣上小飲

二十三日聞許姊丈又米攜姊氏歸里偕孺兄冐雨往唐模候之

二十四日入城辭蔣明府并新又諸兄弟晚赴庭在弟席

二十五日往昭姑亭開地

二十六日約漢司孺修家萬青叔復詣昭姑亭

二十七日治裝別通族酉刻登舟便道雄村辭二菉葉師留酌定侯偕曹子聖和攜樸被來同行過義城村許子子和亦至遂放舟泊於朱家村

別故廬

塵海蹉跎鬢已霜而今始識舊茅堂奚童促督歸裝早却認揚州是故鄉

情話蟬連不放杯屠龍心事未全灰他年油壁香車下願載東田小藉來

二十八日早將解纜權與送至此別去家萬青叔鼓小棹來引至薛坑口拜　先高祖塋次至張潭看地萬叔迴舟余是日行一百一十里宿街口出新安界矣

二十九日八十里淳安縣縣無城郭水澿小抱直吾歙之一大村落耳又二十里泊遂安港口風雨竟夕蒻篷滲漏衾枕沾濕寐而復起者數四

四月初一日陰晦一百三十里宿嚴州城下人家延僧作道場燃蓮花紅燈遍放河干隨流上下綽約輝煌頗堪娛目

富春江上

一葉蒻篷輕江流淰淰清石橫灘更怒樹靜鳥孤鳴舟自山中出人從畫裡行遙看如舊識鷗鷺自相迎

初二日凌晨風利倏過釣臺余臥未起不及謁祠

一拜嚴先生爲憾午後轉東風作梗共行一百八
十里泊湯家埠夜復雨

嚴陵釣臺

天子不能臣高臺自古今披裘忘歲月垂釣縱
閒吟笈謝泥塗浼清娛山水音覽哉東漢主猶
有故人心

初三日一百二十里抵錢塘江口投逆旅何姓主
人家傾篋倒笥搜查殆遍然後注單按數報輸關
稅靜候給票方準過壩仍宿舟中方子載錫自維
揚來逆余相晤於此

初四日大雨如注戴笠披蓑肩輿走鳳山門
出武林門至德勝壩上鳴啃船頃之定侯子和聖
和載錫率童僕載行李至開行十里抵北新關門
已下鍵矣

初五日度關行一百四十里至石門時已三鼓仍
僱驛夫挽縴乘夜進發

初六日七十五里嘉興府子和載錫登岸買荔枝
粻糧入舟四鼓宿平望距嘉興六十里

初七日立夏晴明一百一十里泊蘇州滸墅關吳
人競於此日送春畫船簫鼓闐塞虎丘客舟經此
幾不能度

蝶戀花 立夏日舟過虎阜觀吳人送春甚盛

十里山塘絲竹亂柔櫓輕橈載出芙蓉面不向
貞娘墳上奠金樽共把殘春餞　咽殺流鶯忙
殺燕春若知情春亦應留戀芳草天涯春不見
東風鬭徧垂楊線

初九日早過毘陵驛風小卻余復易小舟三鼓泊
京口

初十日黎明渡江風浪大作已刻抵廣陵內人兒
女輩團圞歡飲之次爭問故鄉風景因口占四律
答之

渡江

蒲帆十幅趁東風海氣遙騰曉日紅佔客驚心
白浪裏榜人閒語綠煙中源通萬里濤何壯地
壓三山勢最雄莫倚柁樓吹短笛一聲雲裂撼
蛟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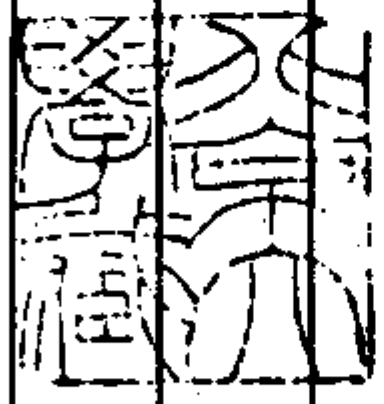
妻拏問故鄉風景拈此答之

新安江上水可以濯吾纓不自源頭潔何因徹
底清松間流細韻巖際瀉空明那減中泠味偏
輸第一名

新安山色好天半插蓮花翠影搖清靄嵐光散綺霞幽巖叢瑞草靈境駐仙車五嶽名區外悠然別一家

新安花樹幽嘉植遍林丘鳳尾凌霜勁龍鱗閱歲留願存泉石志不受棟梁求黃海多奇草神農識未周

新安風俗美醇朴古人如鄰過墻頭酒賓分屋後蔬茗柯含露摘山龍帶雲鉏辨得官租足衡門課子書

若菴集卷第五終

若菴集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程庭撰庭字且碩號若菴歙縣人是集文一卷次詩一卷次詩餘一卷次停驂隨筆一卷康熙癸巳庭至京祝輦隨日紀行所作附以詩詞次春帆紀程一卷則自揚州至歙往返所作亦有詩詞附焉

金閶齋先生集十二卷

〔清〕金敞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九年共學山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閶齋集十二卷》提要

金閶齋先生集序

有明自東林諸君子倡明理學培綱常名教之脉終明之運節義接踵無論當時抗節守正抵逆閹滔天之勢爲士大夫生色卽夫國破君亡仗節死義以及惓念宗國故主終其身肥遯不渝者十九皆東林與聞正學之人以故今時論者或不無以禍

心訾議東林學術而至其節義所在則未有不心折意傾者不知東林惟其有眞學術故能發而爲氣節不然而徒以意氣爲激揚將不免銳前挫後此持彼墮又焉能合志同方折奸鋒死國難守志全操於時異事殊之日前後數十年如一日前後數百人如一人哉毘陵金閶齋先生生東林

之鄉與聞學問之淵源當明甲申之變先生奮不顧家欲爲文謝諸公之爲旣乃絕意世故究極身心性命之旨師事湯黙齋於宜興旣老而猶孜孜不懈世謂先生前爲眞氣節後爲眞理學余則謂先生惟其爲眞氣節故能爲眞理學亦惟其爲眞理學故能爲眞氣節故前之所爲無所爲而

爲後之所爲雖欲不如是爲而自有所不能已也不然以先生高世之才高世之節年已逾艾而乃忘形爾我折節少已之黙齋卽此一念先生之見道明而從義勇氣節孰眞於此理學又孰眞於此哉嗟乎世人局外論人每刻畫東林不已今觀私淑東林之人風概學術如是則當日從事切

磋之人不從可知哉余嘗謂有明之季向非東林以節義一脉振起人心風俗作一大闌檻則明之末季眞奄奄如枯木死灰闇然無色而今之論者皆不得其平故讀闇齋先生之集而不禁感慨及之若乃先生心術氣誼之詳則觀先生之言而自可得諸言表無俟余之曉曉也先生名敞字

廓明闇齋其自號也年七十有六終於隱居之驥沙

關中土室病夫李顒題

金閶齋先生集序

葢聞道之顯見者謂之文文固所以明道者也然而文日益繁而道每日益晦其在異端曲學顯然之爲世道人心憂者無論矣卽有高明之士誦法聖賢而或標竊門戶自立藩籬堅僻執拗究卒無裨於身心性命之實得而措之家國天下多所窒而

觧所通者此無他葢繇學絕教弛人心不正學術無聞此而求其能卓然特立實修實証兩無遺憾迹其言可以昌明絕學見諸實用足爲斯世斯民所倚賴者詎不戞戞乎其難之哉予友閶齋金先生固所稱豪邁仁毅之姿而淬厲於聖賢爲人之道以求實修實証者也少承尊大人恬默先

生庭訓卽究心於性命精微之指以忠孝節義求志達道爲己任中年遭家不造患難坎坷兢兢於厲節礪躬自出處進退之大以及辭受取與之微靡不束修砥礪淬志於成己成物之學晚歲受業於陽羨湯先生之門一以主靜立人極爲根柢先生甞稱其年高而德劭才大而心虛有衛武

公再見於今之目故其志益沉其修彌苦其行愈切實眞摯而其發爲文章歌咏也益簡括靜穆而可法可傳早年英才天藻雄角壇坫大江南北罕與儔匹著作累累幾等身矣至晚而悉焚舊稿存什一於千伯葢其淵然若谷實有抑乎其不欲以示人者先生沒後諸同人彙輯編次卷分十

有二不佞即爲較訂鳩工而授之梓大要言必衷諸學事必軌諸道留心於經濟諸實務往往綜核其源流而條析其實用其所發明類欲胥天下而歸於民彝物則之內而不敢稍有苟且附會於其間此其求道之切任道之勇隨機觸發而未嘗須臾之或離者以云篤信好學之君子夫寧有愧歟後之讀是集者其亦可慨然想見其爲人是爲序

康熙歲次上章執徐圉陽月眷同學弟朱鳳台書於江上退思堂

金閶齋先生集總目

金闇齋集目終

金闇齋先生集卷之一

家訓紀要

家訓紀要者吾友金子廓明追錄先尊人恬齋先生劄記以示子孫者也先生以布衣守道特立獨行予同譜孫子衣月鄒子訏士陳子文玠俱為先生及門數為予道先生之賢予服膺二十餘年矣一日金子出此卷示予泣曰昔者喪家之後先君子所存惟此而已余讀之亦不知涕泗之何從也蓋先生所以

訓子者實大類先嚴予爲習俗所牽毋與金子風雨晤對互相激摩期有以不墜先人之志而卒未能也然此編具在型模不遠金子勉之予亦勉之矣靖江後學朱鳳台頓首拜識

先君子一生闇修專務篤行故撰著原少有宗範一卷客窓隨筆二卷切問瑣錄一卷慎徵錄一帙詩文各一卷藏於家暴丁喪亂敝先出游家人與先伯兄後先奄逝後還故里輒已無家

先君子所存前稿遂不可復問嗚呼痛哉前歲偶與幼姪繩祖簡先伯兄所留儆篋於亂帙中得兄手錄一本乃卽抄先君子客窻隨筆而未竟者後附錄先君子示兄孜及儆之札喪亡之餘猶幸得此哀喜交集儆敬擇尤切要者錄之付之梓嗟乎梓之非先君子志也先君子素以求知於人爲恥或偶爲人所稱許則必皇然如有所大不安者故前稿未嘗出以示人且當世之所家絃戶誦晝夜刮摩者其道皆與先君子

別則尤不可强以示之也夫以絶不相蒙之道而又加以先君子恥人之知之心故當時卒未有知先君子之深者然先君子處之夷然未嘗有動於中也故曰梓之非先君子志也雖然儆不梓之不忍也儆自十八齡卽遭先君子之變惟三四齡以前未有知識外此十四五年皆能記憶了了心目間實未嘗見先君子家庭至褻之地至微之事飮食居處之嘗瞻視言笑之際與酬應賓客一室靜黙之時有一毫頹惰委靡

術自溢於繩墨之外私意先君子從事學問之道信可謂誠於爲己者矣親有實行而不章不可以爲子乃如世之所爲章其親者又非先君子之所願於儆而儆不肖不克振拔日就衰老幼姪不能讀書已使之學稼又懼其不能守此訓也章之不能其忍無以永之耶儆梓之者冀以永之也云爾丁未秋月不孝男儆百拜謹識

忿怒情欲每一發不可制此正昔賢所謂氣强理弱蓋緣是心無主故不能度理而聽命於氣

嗜慾少則累吾胸中者少矣養德經世必是此指人做得近日吾里惟孫先生洪澳鄭先生肇敏可以無愧

靜存動察皆離不得敬字主敬卽所以存誠卽所以克己

喻義喻利初只是志之所在久之自能悉其精微而君子小人之分於此而定然則孺子之志今日宜早辨之矣

畏庸俗之議反不畏聖人之言耶不自立脚跟風

吹草動便足喪其胆而奪其氣矣

人惡貧賤不過以其窮厄能死人耳死者生人之眚豈不貧賤便不死耶修短榮悴自有天在貧賤亦未必遽死人我卽以貧賤死此亦是順天之正命吾何惡焉爲學先辨此志

汝近日思自立否人不知自立每欲恃人以爲固未有不立見敗亡者卽如邑中某某承父兄之寵榮驕恣成性自以爲磐石之安一旦父兄卽世寵榮衰落外侮畢集便顛蹶困頓幾無以自

存乃知人不自立雖以父兄之親猶不可恃况其外焉者乎然則何以自立曰崇德修慝辨惑此自立之實也

貧賤者天之所命於我者也吾惡貧賤而思有以去之吾其能逆天乎逆天者不祥

貧賤卽有貧賤分內之事既貧賤矣欲不爲其事得乎

燈節原錫弟讌集頗豐余曰吾輩貧士自有當然之分若違越本分倣做侈靡此市井胥隷恒爲之恐守禮之君子不然

汝字來知日用不給誠爲憂懸但汝須更念古人之窮十倍於我今日者多矣當日曾有仰面干人者否有希求一毫非義之財者否有輕受人一絲一粟以苟免一時之窮餓者否念至此則我今日尚得與妻子日謀三餐之飽者果可以對古人否也嘗作此觀則上者當自生慚懼不亦引以自安而怨尤無聊之思爲之釋然矣

人一生苐知多殖財以厚吾子孫不知教之以義

使子孫亦但知有利之可好以至於互相爭怨無有寧息人見其兄弟不睦外侮畢至禍敗侵尋此豈其子孫之罪哉

累世積德乃生孝弟之子此人世之眞福慶也或問何以積德荅曰積德亦孰有大於孝弟者躬行孝弟則吾之子弟所見所聞無非孝弟之事薰陶觀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皆自然之理卽今人動輒說天理二字是也

兄弟異形而同體少長相隨寢食與共人生天性

之樂無有過於此者嘗見世俗動以財產致相乖違殊可痛悼不知爭長競短在他人或爲情理之嘗豈天性一本之親亦可爲爭競之地哉且古來達人君子卽在他人尙有輕財好義以爭較爲恥者况於同體之兄弟耶吾少孤每以無兄弟自傷今汝等又無多兄弟舉眼止有汝二人耳豈容有分毫世俗之見以傷汝父母之心耶大抵人於五倫中嘗思古人之所以處此者何如便應自生慚懼毋謂我自不能學古人

甘以下流不肯自處也

房分雖有親疎迥而上之止一人之身耳自一人之身視之未嘗有親疎也况又爲比屋而居者乎嘗見婦人最見小易生釁端惟不聽其言則和氣自生

巳一分病作十分看治童僕十分病看不上一分說甚學問

物之厚者必久始知今人貪不善爲子孫計元氣者存亡絕續之關也一身之元氣人知惜之至語言行事之間乃不肯爲子孫稍留幾微之餘地當亦未之思耳

事涉風聞影似毋口點綴唯恐不眞嘗容止聲音刻意倣摹令成笑柄君子當此止有憂懼若聞之以爲笑樂以至轉相稱述肆爲談資則其自處之卑下可知矣

前月孫先生書來說汝言笑不苟足見世德爲我慰喜我思汝資性雖不甚劣却是安能便如此此必汝亦曉得合是如此耳若能依此行之有

恒不爲外物所誘則將來亦可望漸有成立只是不可有分毫要人道好之心何也聖賢教人致謹於容貌語默之間者原是以內爲主欲固其內自不得不愼持其外不是單在外面做工夫若單在外面做工夫便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此中尙可問哉此際關係甚大甚危不可不省又曰須知要人道好亦是曉得合如此者也此卽其良知炯然不容自昧處只恐爲要人道好便至失其本心

於禽獸奚擇亦是君子到自反而忠後方作如此
看前此都是自治自責若初不自反即以禽獸
視人是即妄人矣烏得爲君子
汝至鄉見李先生及原植大哥當肅然謹抑如往
昔受業時此不特今日宜然即至老不可怠也
似恭之至矣實傲之至蓋其意有所在即極深者
人自能見之也惡可以聲音笑貌誑君子哉
世決無一見即令人喜之君子然徐即之未嘗不
覺其可親

己有善或形之言或形之色皆是看得己小
草木之於土魚鱉之於水人之於飲食起居皆得
之則生不得則死以其不可無所養也人心之
於理義亦然吾人每日不讀書不親正人之訓
不知己非不痛切克治則轉眼梏亡將至夜無
所息一至夜無所息則雖有百歲之壽亦何以
異於犬豕之長年者哉
誠懇方可讀書百試百驗
文清先生嘗言今人一第後將四書本經便置而
不看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竊謂通病是未第
之先看四書本經的主意先錯了
終其身講習四書其實似竟不識四書一字
凡修己治人存心應事之法四書已說盡矣先生
既與汝講過須實向自己身心上體驗思我之
所以與聖言背馳者其病安在務將舊習痛自
克治使熟者漸生生者漸熟方見得汝長進若
徒事訓解以爲只要做八比不差便了大事無
論八比決不能佳即以此立致顯榮非汝父之

所喜也我冬杪决歸看汝日用動靜之間便知
長進與否矣
汝讀書最喜務多此即務外之大病一至務外即
能組織英華饒有文譽終是沒見識人
看聖賢書不實求之於踐履則書終與我無與故
有讀書到老只是故吾者殊可痛惜吾今望汝
讀書之意汝既知之當思所以去汝故吾之法
即此便是孝也
吾十二三歲時初學作文字先生每向人極口奇

我此後遂不得讀書。驅視農事。時時袖一卷。行田間。顧無人則出而誦咏之。及食。或就寢則又竊一披覽。爲幸。予當日讀書之難。如此。爾今日。無嫌無忌。無勞瘁困厄。得以安心一意於誦讀。以汝父當年視之。爾不啻在天上矣。尙可不奮勵以消此福耶。

嘗教汝作字。要使筆直而掌心虛。蓋直則所以出之者正。虛則便令筆有餘勢。而不廹促。汝至今不改。或有時改之。而不盡。皆繇執事不敬。故舊

習不除。

亦有極卑鄙粗劣。而能爲好詩文者。何故曰。此如優人學忠孝人啼笑氣象。或宛肖耳。

所謂君子者。必其不謀利。不近名。不自足。不屈己。極朴實而志大。極淡漠而腸熱者乎。吾安得旦暮遇之。以爲孺子師。

所以欲求友者。欲輔成吾德耳。若工爲媚悅。導之驕逸。談人過失。間人骨肉。誘贍貨利。以叢汝之怨。喪汝之志者。其爲益汝耶。損汝耶。宜近耶。宜遠耶。唯汝自審之。

爾章與余相許在世俗之外。每爲余開人不敢開之口。眞可謂執義不撓者矣。至今念之。安得不爲之泫然。

吾每見某輩文辨殊勝。心亦羨其佳。然汝親之徒足耗眞氣而長勝心。不如閉戶寡交。靜坐讀書之爲有益也。嘗言初學者。須令廣見聞。不知若能讀書。識義理。窮事變。則聞見孰有廣於此者。寧必角逐於浮華之場。然後爲廣聞見哉。若舍

此就彼。是猶棄泰山之高。徒據培塿以爲快者也。况猶未必培塿邪。

汝今年。旣以課徒爲事。因得修脯。以養其孥。亦是自食其力之意。自當眞實求盡其在我之道。古之聖賢人。人皆欲其善。故嘗誨人不倦。况吾今日。又受其尊養之禮耶。爲學者。一日有一日之事。必無憾而後即安。課徒亦然。即汝今日之學也。

凡人志向之邪正。其根本皆植於童蒙之時。蓋童

子原以先人之言爲主。教之者，須以孝弟忠信之事，反覆講解，日漸月磨，使其天性自然開發，故引而之於善也不難。若以假薄口語，夸靡貨賄之習，誘進而獎勸之，則其知識漸啓，必與善日遠，與惡日近，繇此而家庭舉成荆棘，里黨視爲凶頑，雖聖人復生，亦無匡正之法矣。可不畏哉。

教子弟，須盡其才。盡其才者，盡吾之誠也。大抵將仁字體貼得明白親切，自覺其意隨處徧

滿，不容有絲毫虧欠處。如誨人一倦，便是不仁。誨人之倦非懈倦之謂，如有絲毫不盡之誠，便是有間斷，便是不仁。

人臣告君之言，如陽明先生諫迎佛骨疏，眞能令怒者讀之而喜，迷者讀之而悟，如此方是盡吾之誠。爲朋友言，亦宜如此。又曰：誠非一時所可盡，此字蓋難言之。

士大夫自有士大夫之事，若止從黃面瞿曇談空以爲高致，豈即將以此荅君父之恩，慰蒼生之望耶？適與卿蛰語次及之，卿蛰亦以余言爲迂。固知無不迂余言者矣。

惟上之感人最易，在今世爲尤甚。憶峽江曾公守吾郡，惠政爲一時之冠。及去任，合郡老幼挑香送者，塡塞街衢，哭聲振天，幾不得前。至出西門，解維，兩岸百姓猶望舟而哭，公亦爲之悲不自勝。從來守土者之去官，未有若此盛者。今人動輙說人不好感化，不得非止棄人，亦且自棄，不特誣人，亦且自誣。

天下無無體之用。今之經世者，却只說用，不說體。吾不知其何者爲用也。

吾過嚴州，見舟行上水艱若異嘗，因驗爲學之難。有如此者。口占二絕句寄汝，舟子齊呼急水頭，一篙稍緩即隨流。從來下達偏容易，說不休時早已休。舟子齊呼急水頭，悠悠那得破狂流。既知此處難中立，莫到難時又少休。汝宜時時念之，勿徒誦過便了也。

金閶齋先生集卷之一終

金聞齋先生集卷之二

前處士默齋湯先生述畧

先生諱之錡字世調號默齋其先淮安人元末有伯鎮公以避亂卜居於宜興之土城是爲先生之始祖家世修長者行六傳至秀溪公始徙居邑之城西隅元配楊早世無子延堪輿擇兆黃潼洞謂葬後當出名賢繼室生二子長諱士望爲四川幕職嘗署某縣事治行甚著生子六長諱道行即先生父也素淳謹至大節所在輙堅持可否嶽嶽然

時謂無以難也先生生稟上根潔清中正凡人世所爲貴勢錢財玩好綺麗聲歌技能機械慧辨可喜愕可愛戀之事未嘗絲毫入其胸次十餘歲時輙飄飄然有世外之想泛濫於二氏之言者數年繼而讀宋先儒書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語始喟然嘆曰吾儒自有正學奚溺於異教爲於是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矢志淬厲闇修力踐一方士有異術每見人輙能洞知其意中事一日父命隨侍往謁方士獨至先生乃不能道一語父謂之曰汝念動則彼可立決矣先生泊然方士術遂窮始大慙謂先生曰子非吾法之所得而知時先生尚未三十也讀梁溪忠憲公高先生復七規靜坐說則益篤信爲主靜之所從入體驗涵養非以此爲歸不可因遵而行之數日覺工夫殊無得力處乃益勇自發憤窮日夜不敢一息稍自寬假又恐飽食[illegible]致昏怠每日止食粥數匙而已一日至夜分坐久假寐忽如有人拊背呼之者儼然先師夫子也乃大驚起遂像前肅拜心中便覺陰翳頓開洞

然如洗自此之後日用動靜間覺有眞把柄在讀書益親切有味方實信本體未眞工夫未是之語繇是益自韜晦充養數年始慨然以明道淑人爲已任與人交輙勸之學然信者終鮮至或有笑且訕者而先生自若也同邑路子允宜亦好讀周程之書日鍵戶習靜終苦不得其所從入遂患癡疾者數年先生往視之與之語其疾立已允宜繇是北面稱弟子遠近始有聞而信先生者既而從遊者日益衆先生每與相接必殫竭誠意曲盡引掖

之方。晝夜講習不倦。又爲春秋兩會大集諸就學者。循高先生七日之期。教人於靜中。體認先聖賢所以事心之語。各使之自尋入處。自有所得。旣而見學者工夫得力者甚少。而悞用者頗多。蓋心之神明。難犯手勢。用力猛者。意念束縛。有以心捉心之蔽。用力緩者。志氣散漫。有茫無下手之憂。間有一二自以爲有得者。則又止見夫休養氣體之妙。幾無別於玄或乍見心氣澄淸空諸所有而墮入於禪。總因二氏之學。中於人心。不知不覺。早已拍

合。究與聖學全無干涉。爲害益深。故因朱子九容九思。便是涵養之言。合高子不着意之意。在整齊嚴肅之旨。遂提出九容。教學者循守力行。以爲攝持之實際。每謂手足目口聲頭氣立色。此形而下者。一攝之於恭重端止靜直肅德莊。則卽是形而上者。此天理之自然。所謂物之則也。二氏惟不識此。故虛而不實。學者須實信得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如此則是。不如此則不是。習之久。則人欲無自而入。積習緣此而變。該動靜。一顯微。此徹上徹下工夫。下學在此。上達亦卽在此。卽聖人之所謂修身。卽聖人之所謂踐形。而總以一敬盡之。又云。九容亦止是黙黙體認法。只稍存其意。如不重則還他重。如不恭則還他恭之類。高先生所謂不着意之意。亦止如此。要使內外相養。身心相攝。此聖人所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也。先生嘗言。不正人心無以爲學。不正已心。則不可以正人心。明善以立其體。爲善以致其用。此正已心之極則也。善卽是性。性中本無一物。故湛然虛明。而萬理畢具。

自有知識以後。便有種種俗情。俗見入而橫據於其中。所以不虛不明。展轉葛藤。出脫無期。所以爲學。只要剝落。剝落以至於盡。則性復而本立矣。故其教學者。每謂枝葉之邪。皆緣根本不正。吾人爲學。只要在根上求。不必專在枝上討。然尤不得不向枝上驗。向枝上驗。愈要在根上求矣。從古聖賢。只做一件事。動靜不可分作兩概。靜中虛靈之體卽在應事上體驗。所謂不可須臾離也。又言智者何以失其智。仁者何以失其仁。勇者何以失其勇。

欲也以至君臣無義者有焉父子無親者有焉夫婦長幼朋友無別無序無信者有焉皆欲也能克已則無欲無欲則復性而盡性又言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能變也以其能化也人之所以能變化者以其能學也能學則人皆可以造於聖不能學則其習之所至自有淪入於禽獸而猶不自知其爲禽獸之勢故聖人不得已教之執中教之安止教之顧諟教之緝熙教之默識皆要歸於主靜以復其性蓋人自氣拘物蔽不靜以復之不獨無以

自見其性并亦無以自見其欲不見其欲卽不能去欲不能去欲卽自不能復性而無繇變其所不能變化其所不能化故髙子示人靜坐之法卽先聖執中安止顧諟默識諸法也乃時之議者猶或以爲恐近於禪學先生則謂程子見學者靜坐卽歎其善學其實吾儒靜坐卽古人齋戒之禮也緝熙敬止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則不二不雜正是平居無間斷工夫不着齋戒色相而已刻刻齋戒矣此易所謂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今反以爲

取禪家之所長豈不大謬其論易則謂伏羲畫一奇以象陽陽者人之大體也凡夫視爲虛者而聖人實之畫一偶以象陰陰者人之小體也凡夫視爲實者而聖人虛之故明虛實而正用其大體者聖人也昧虛實而反用其小體者凡夫也人人能用其大體而不反用其小體卽人人能用九人人能用六可以參天地而稱全人矣又曰成變化而行鬼神皆本人身中之所固有人人皆凡夫之身卽人人皆聖人之身但非好學則無繇而成非篤

信則斷無繇而入故聖人教人千言萬語只此篤信好學四字其論格物則謂學者不於躬行上考求而於見解上持守總與修身爲本全無干涉所以坐而論之則是作而行之則非卽書而論則是離書而論則非究也作而行之者既非則坐而論之者尙未是也離書而論者既非則卽書而論者亦未是也所以然者只是落在見解窠臼中未嘗實見性體也如朱子明德註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所謂復其初者復其本體之

明之未嘗或息者也此朱子之致知在格物也既
曰本體之明非卽所謂至善乎既曰復其本體之
明非卽所謂止至善乎且曰格至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証物有本末則曰明德爲
本新民爲末事有終始則曰知止爲始能得爲終
既曰明德爲本矣謂至善之外有明德乎既曰明
德爲本矣謂止至善之外有明德之功乎既曰
知止爲始矣謂非卽止至善乎況以窮至事物之
理程子曰性卽理也謂至善之外有理乎謂理非

至善乎此一貫之學也且夫子何以不言致知在
止至善而言致知在格物物者可見可聞者也至
善者不可見不可聞者也學者於不可見不可聞
之妙尤須處處在可見可聞上用功如行住坐臥
語默動靜五倫五事中在在與至善之體無絲毫
間隔卽夫子所謂有物必有則也所謂則者非至
善而何但於物上格至善不可謂物卽至善也物
卽至善但可以說物格而不可以說格物昔人所
謂物格則無物正謂此也又曰知止卽知本如明

鑑在我姸媸坐炤權衡在我輕重錙銖故曰知之
至今人謂知止乃起手入門工夫未便可謂止於
至善是誠所謂不識本體不可謂工夫矣故物格
而後知至聖經結語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聖人
本合而一之不可分而二之也其論學術則皆言
學者有二患一則喜靜厭動專以閉戶養高爲自
得卻與斯世斯民痛癢隔斷則天地生生之機自
此而絶一則厭靜喜動而專言事功一專言事功
則其流自不得不流入於申韓則爲禍於天下益

無有窮極矣故聖學之所以救天下萬世只在求
仁求仁只在克己己克則己大矣虛矣惟大惟虛
故能平一己之情以通天下之情此天德王道之
所繇一也嘗與學者矢於聖人之前曰願爲天地
立心願爲生民立命願爲千聖繼絶學願爲萬世
開太平又曰一戒鄙夫之患得患失一戒鄉愿之
同流合汙一戒楚狂沮溺之果於忘世一戒自暴
自棄之息綫失時其論出處則曰學者只學得一
箇是耳吾人不爲學則已苟爲學則於今日固無

所謂出也若此處一含糊一苟且尙何學之可言又曰潛要確潛若不確則遯世不見知而悔矣千古來多少高明人爲此一悔所悞只是他學原不曾實或問何以又云修身見於世曰道明德立自有光輝足以照映衰俗而人自信服之便亦自有可以成物之理故曰見非謂吾道當否塞之時仍有他法可以希一日之用也其論處境則言不論順逆可豫者豫之必不能豫者亦惟有隨時順應不萌一毫分外之想雖古人處此亦別無巧法守

死善道只是如此又曰時時放一死字在面前卽所處有萬萬不能堪者自亦覺然有餘便覺處處踏着實地其論處人則嘗言聖賢之所以大者全在委曲成就人不徒以處之適如其分遂謂畢其能事又嘗言聖人說安人安百姓只是一修已以敬原不從安人安百姓上着氣力可知只有一箇自盡便是處人之法有同學責人過激而不已者問之先生先生曰吾之教令不行於彼在我只有自反徐思所以不行之故而內求自盡之道是卽

所以處之也況世之賴有君子者不過此數䒭難安頓人安頓得恰好耳若止專責人此俗語之所謂不會使船嫌岸灣者也又如父之於子師之於弟亦惟有因其資性之所近者而誘掖之若其所不近者原不能強也強之旣不能責之又奚益乎又問有大不肖人勢復不能決去則將若何曰吾不以不肖待彼則彼之自絕也不堅此去太甚之法也吾不能容而又使彼不能自容則不至盡發其不肖不止是吾益之毒也其論人才則曰人才

自有本原士子之所以爲學卽其本也今父之所以教子師之所以教弟其日夜之所講求者不過欲作好文字求富貴此今日之士之所以爲學者也爲弟子者自幼耳濡目染以此爲主故其終身畢智竭能止成一工於求富貴之學術而其父兄長者遂無不極口以爲賢以爲才則今日之所謂才亦止如是斯世斯民究將何所恃賴故欲求治平之才必自正人心始欲正人心尤必自正士子之心始士子之心正則士子之才正然則正士子

之心若何曰此非在下者之所敢言惟在上之人愼選知學之學臣久其任重其權與士子力崇正學敦厲實行以復孝弟力田之科陳仲醇有言使天下不得不爲君子此救弊反本之急務也又曰天下之童子爲人才所自出朱子小學爲萬世養人才開太平之書今欲求人才斷當從此處起又曰一天下之士於八股不如一天下之士於孝弟朝廷以此爲的則日日與天下之士講學矣正學安得不昌人才安得不盛又曰士不力田貧者勢

必不能自立而不得不求養於外至求養於外始潛耗其強立不反之氣而恥心爲之不固故必兼孝弟力田以合士於農先使之足以治生而士之才品始於是乎出蓋亦上有以成之也朝廷設官必使祿足以養廉而後可以廉責之况養育人才全爲國家子孫黎民之用安可不有以計之周慮之遠乎上則王政之授田次則後世之限田上之人俱不能則倣伊川區田之法人治二三畝輙可足貧家數口之食此亦貧士所斷宜破恒俗之見

以致力於此者也其論吏治則昔謂親民之官急在守令守令之不肖者原不必論即有不甘以庸碌自處亦欲勉厲以求有益於地方而百姓終不得實蒙其惠則吏胥禍之也大率此輩以神奸積猾盤踞深固巧伺官府之意旨以肆其蠹國殃民之毒民固痛心疾首無如之何即官亦往往明知其奸而去之則勢有所不能至彼考滿而得官則又儼然使居於民上以爲民之殘賊蓋以此輩惟知貪利原不知所爲道義且又以上官待之甚輕

彼亦明知而遂不遠益復無所顧恤是朝廷爲地方設立此輩實明明培植數十百輩貪冐無恥之徒以始終厲民也此豈爲計之得乎竊以爲不如用士人使其始而教之庠序也既必先課責其實行而次及於文義文義則於制藝之外尤必使之兼治文移通吏事教之數年而有成則於學使者考案之外仍畧倣鄉舉里選之意宗族里黨據實舉報如覆加詳核確有廉孝實跡即舉而試之於本處州縣使各分掌六房之事別之以章服優之

以禮貌見上甚則拜而不叩有過犯則罷而不撻而又有不次擢用與循次升授之階以鼓之舞之於其後則自當益知所以自重求利其桑梓以爲不負宗黨舉報之人之實而守令亦樂得讀書明道之人以爲之輔且其間如更有嚴介端誠之品日日侍於其側亦足以潛消廨下人苟且自利之心則有裨於政治者甚大況以此縣之士子而治此縣之事則於地方之爲利爲害本自熟諳於平日而其責亦得以其所職掌直白之於守令非如

昔日承行吏役於分有不得盡言之比則壯行自近亦大足彰士之所養而其才亦於此而益鍊此亦朝廷成就人才之實着也乃或者又以爲辟掾之法行之於本處則恐有舉而不公仍有不堪任用之弊而不知其正不必慮也教之者豫則已明知在上者舉錯之所繇判人人有爭自濯磨之心而堅不可易之下愚必少且其里中父老皆奸胥之爲害者久矣必不肯再徇庇不肖之徒以自貽伊戚況有不當則鄉里有鳴鼓之攻在官有妄舉

之罰乎夫如是則舉報之失實者必寡矣其論異端則曰人爲僧道非幼而孤即老而獨者朝廷設立養濟院專爲此項人至後則不但法久弊滋有名無實人亦有見其猥雜而恥爲之者故悉去而爲二氏以坐享不必勞力之奉養於是乎民生之食亦因以大耗所以幾亭先生謂聖人復起自宜永禁剃度則異端漸除而化之無迹吾以爲王政行則此事可行王政不行則此事未可輕議也今夫幼孤老獨之人大率一里之中約亦不過數人

此數人者既生長於鄉里自亦必有親戚宗族與朋友隣舊可爲依倚王政人有受田衣食既足而又申之以婣睦任恤之教則人之從之也必易而自可不至於無養不然即倣古者餘夫之田之法與近代里有役田之例每於通里增設若干畝即責之本人之親族或均派通里使之輪流收領帶耕贍養以俟夫幼者之壯與老者之終則爲僧道者必少而又裁養濟院爲尤善也如再不然則如盡其人而農之工之之識屦豢化坐食與一切創

造華飾之禁使之各執一恒業力營飽煖以漸免
耗蠹之害此則幾亭先生爲不可易之本論矣先
生爲人齋莊淵靜天性篤孝母歿一慟幾絶居喪
遵古禮時年三十有一尚未舉子父命之曰汝母
未及抱孫臨死猶以爲恨汝於此禮稍爲權宜使
早得孫令而母含笑地下寧非孝乎先生曰先王
制禮不肖者不敢不及且生子亦有大數使違禮
而不得子不亦抱無窮之痛乎卒癈苦受濕負隱
疾以終其身後喪父貧益甚治後事勿使有悔始

已三年終哀毀骨立見者爲之悽歎事諸叔委婉
承順售其所居以獨營祖之葬事五喪並舉人以
爲難有庶叔壯而未室竭力爲之婚娶更以貽穀
分贍之年二十有四遭甲申之變痛憤殊不欲生
遂棄舉子業後父命應試惟長跪涕泣而已居恒
時與學者痛陳大義與持身之不可不嚴立志之
不可不剛故終身恪守布衣之節郡守駱公延李
中孚先生講學毘陵求聘不赴縣學博遣廬請見
閉門不內尨直指某至邑欲訪之山中聞先則遠

避歎息而去時議者謂先生與李先生學脈心源
雖數千里外若合符節但亦終似微有不同耳先
生曰亦正自顯有不同蓋先生自顧此時惟欲全
此區區之志實不欲以姓名通當世故也先生授
徒立教恒不一格大旨專務考德問業以措之於
日用事爲之際者爲實學間亦因俗習課以舉業
論析文義或者疑之先生曰必欲得不治舉業之
人而教之盡天下不可得矣則將盡棄之耶舊習
不易頓革正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以冀其漸化

仰陽明先生亦嘗言之矣又先生嘗之某縮止數
月闔門下士竊有以時見樫正學者先生曰義不
可止矣遂歸主人再四率其子執荊力叩以請先
生曰君固必欲予還耶還則我失矣我既失又使
君之子終不識此理亦豈所以爲訓君子者是君
亦失也君當更熟思之主人悟後益歎服事先生
益虔當時君子謂先生之去也愈於留嗚呼今日
之知此者寡矣則先生之必不肯包容苟就又如
此里人某有夙遊於先生父父以其數遊約而言

悖也怒甚命僕縶之將送官訊治先生察其貧然
事不可解乃陰爲力措償金代某求解於父父忿
平釋之去而父與某皆不知也戚有挈婦以歸寧
者婦蓋有身久矣父母兄弟皆恚之蓋俗謂外來
者之入産於室爲不利也立促之還歸舟至半路
婦果腹痛舟人亦大譟且迫之登岸時已暮矣距
家尚百里戚惶急叩門告之故先生曰此寧俟問
哉稍緩則母子殆矣吾寧露宿何害立命虛室納
之人咸以爲難敞一日侍先生行山中見一富人

取道上遺糞甚力先生指而笑曰此即理欲之介
也敞問故先生曰以事言之則貨惡其棄於地且
珍惜天物不敢不敬理也以若人之所以取之者
言之則利雖微而必取不肯放空一處則欲也出
此則入彼學之所以宜講者如此嘗於某宅議營
一學舍蓋某正在營時也有同學持議頗堅衆皆
然之先生曰予雖姑緩恐亦嘗爲彼一致思也先
生精義之學不遺纖悉皆此類也先生陋巷數椽
幾不能蔽風雨惟山中有田歲入尚可二十餘石

然每以此分餉親族絲手都盡歲以爲常時時炊
烟斷絶半菽不飽短褐不完而恒咏歌一室浩然
自得每對人講論不輟終日愉愉無幾微怨悔不
堪之意則誠樂之矣性尤誠於愛士每學者至輒
忘倦忘貧愛護體恤開導奬掖皆無不極其周摯
又一見輒能精於鑒別如於某某輩皆早决其邪
正向背及善敗遲速後皆果然先生亦不自知其
所以然也敞喪亂後數過義與歸慕先生者數年
辛亥之春始偕泰州茅鳴珩謁先生於邵氏又三

年始執弟子禮侍先生於武花做時適病疽幾死
先生救之者百方時時撥童子歌詩榻前以相懈
解憶先生時謂敞曰子今老且病不能做工夫吾
第爲子誦說子聞之覺得胸次開豁親切有味便
是入處便已是做工夫也蓋先生至誠惻怛盎然
元氣或爲導師或爲慈母有時爲剸兕之利刃有
時爲育物之春風皆自能使人心開意消蕩滌一
切則眞恩同所生矣壬戌之春候先生於梁溪先
生曰昨麥古衣冠者六七人謁予云是周元公約

予同行吾其歸矣乎即命買棹還起居食飲如平時尚與賓客酬對娓娓不倦至晚忽逝逝之刻猶拱手肅客誦馮少墟先生依個羲皇以上人之句蓋是歲之三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二元配何孺人本富室女與先生比德能安貧且悉出其奩資以嫁幼姑贖祖塋山尤爲婦之所難卒於與子九月念九日享年四十男子一人開宗娶孫氏文學修五公女女子一人適王文學其第五子棟孫女一未字卜葬之地門人周毖任之先生倡明繼續之功在聖門提撕警覺誘掖獎勸之苦心在學者循守扶植之志與力在千古之大經大法盛德積行在宗族鄉黨遺老耕氓窮婦咨嗟涕洟之口惟近俗一二鬨聲好爲議論之徒尚不能無疑於先生其大端有二一則謂先生未嘗廣交游合聲氣以大昌其學故其跡未免涉於孤高自許而有落落難合之嫌夫如是則所爲學者已大非闇然之學而講求聲援結納之學也先生自爲遺民以來止以黜修默証與二三學者務以切實力行相砥

礪而猶惴惴焉懼以近名爲正學之累信斯言也則必使先生改頭換面持刺候閽以齒牙之借助爲聲華以著撰之流傳爲德業而後可是益不足以當智者之一噱矣一則謂先生不赴講席之招而自逺其明道淑人之願嗚呼今日之所謂學所謂講者則亦嘗竊聞之矣口之所論説與其近逺生徒之所反覆切劘未嘗不言心性未嘗不言踐履而其實則止欲自樹標榜以快其雄長壇坫之心所捌索摧剝悉力排擠往往足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明明以聖賢之學爲自私爭勝之秘藏也先生嘗謂講學今昔之時不同數十年前之講學爭勝者尚在局外今之講學爭勝者即在局中故宜退歛以泯其勝心而或可各冀其漸反嗟乎先生不得已之心如此而又豈一二流俗人之可得而窺測者哉大抵先生一生無一事不反之於闇然之地故其視文章著述尤不啻如空華陽焰而未嘗一稍稍留意以求知於人即其所存僞然云與論易諸稿亦大都出自一時心得之餘殘編

零畾之所偶記而非今日文人之文所得而比擬者也倣故約取其要言大義之有關於吾道之所繇以明及風俗人心治術之所繇以得失者著之於篇使後之君子有斯世斯民之責者庶幾有所考鏡至所節舉之一二遺專本於先生爲細行然學者於此可以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之實故不可以不書庚午七月望日毘陵門人金倣百拜謹狀

金閶齋先生集卷之二終

金閶齋先生集卷之三

一　共學山居會約

辛未秋始與二三同志結廬錫山之麓爲讀書習靜之所顏曰共學有過而問業者不肯無能相長竊嘗服膺師說以爲爲學規條僃於朱夫子白鹿洞規後顧端文先生繼起東林奉爲模楷而高忠憲先生復七規尤爲入門要訣謹節錄成編仍附管見於後俾有道者正焉閶齋金倣識

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顧先生曰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東林之會唯是講明而服行之然而發端易究竟難誠欲持久勿壞其必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而後可

四要者一識性繹白鹿洞規則可以識性二立志以聖賢必可學爲志三尊經以五經四書爲當道而尊之四審幾審當下一念誠耶僞耶爲已耶爲

人耶四者入學最緊切關頭故提之爲要

二惑者一曰講學迂濶而不切高遠而難從如朱子之規皆須臾不可離曷云迂濶夫婦可行曷云高遠此不當惑者也一曰顧力行何如耳若講之而所行則非何益不知病在所行非所講耳豈得億逆其行而先詬講學也此不必惑者也世之病講學者靡不藉口二端故爲之破其惑

九益者國家設學本教人爲聖爲賢非止科名講學庶幾不負一也廣聯同志二也指視森嚴三也整肅習氣四也尋師覓友五也廣博聞見六也一日之中可以按既往可以籌將來七也人之責望我者愈重八也我之自樹立者方真九也凡此皆益陶鑄生平豈繫細事故欲人知所取

九損者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癖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倖也執是爭辯滿也道聽塗說莽也於此少不敬謹有不覺日入於損者故欲人知所戒

高先生曰存心必繇靜坐而入窮理必繇讀書而入靜坐讀書必繇朋友講習而入

復七規云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即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寐即寐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人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

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懈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卧不得解衣欲睡則卧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

謹按復七規本高先生與吳子往歸季思一二同志行之專以涵養爲主至以此會友以此講學乃荆溪湯先生接引來學之意今遵遺誨謹列條約如左

一是會之約本期共矢眞志務以聖人之學爲歸

首在遵行高忠憲復七規以爲所從入之路凡諸友初會即須同靜坐七日唯不畏簡束庶可相砥有成如術交接晋儀未免流入世俗聲氣不敢相稽信宿也

一闇修之道全在幽獨自知同學一堂雖極委靡自各勉思振拔至別後家居泛應能無氣質偏戾一觸即發乎能無積習深重見獵心喜乎能無便意自適苟安姑待乎能無糾牽情面失已相徇乎能無世機熟滑不復自持乎能無委曲護痛終甘淪陷乎良知不昧反炤自明劉念臺先生之記過馬一菴先生之訟過成式具在以此省身亦以此互警庶幾不虛斯會

一朋友集益義取相下講習論辨務必虛心平氣如偏執自是之意毫髮未化則心不虛氣不平不虛不平則理之是非輕重愈不能出而論者或激而爲忿爭或流而爲矜勝夫如是則同堂揖遜之時已陰植一各不相下之種子此從來學者最易犯之大病亦即從來學局中最可畏

之大獘願各人默默自撿不使此種根芽絲毫伏匿於吾之靈府以敗吾之學斯可以言克己斯可以言大勇

一先儒宗旨各有入門各有得力自周程張朱數子外豈必盡無可議然吾輩今日共以聖人爲的刻刻自反無一息懈何暇爲前人推求分疏況昔人之辯詳矣又從而附和不既多乎昔儒有見人議某賢短者輒謂之曰且學他長處此可以爲法

一學以澹泊為尚。復七期中。尤禁昏濁。酒止三行。肴止五簋。雜以蔬菜。寧少無溢。非獨道義相取。力黜浮靡。抑亦善始維艱。務為可久故耳。

一七日之內。專在主靜。有所請益。必皆關切身心。毋及閒談。致此心放逸。亦必在起身散步之頃。勿於坐內紛紛舉示。以擾靜功。

一有志之士。固宜引進。然而隨聲附會。易啟好名生事之嫌。諸友各務潛藏韜斂。勿事表暴。其交遊中必擇真心向道之人。方同斯會。如浮慕虛

名未能深信者。勿濫相援引。以滋弊端。

金閣齋先生集卷之四

自知日錄。

只一怕餓死。所以百事非。終身無立腳處。

大凡人一無志。即無骨。所以一到窮困。便擔當不起。自至於濫。濫亦不待非為。無所顧忌。即自家念頭制伏不下。收斂不來。亦是濫。

患難危亡時。求人救援。苟非其人。則終身莫贖矣。所以到失意時。尤當二十分謹慎。死生有命。人亦孰不有死耶。

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要看是何等事。必先窮理之盡。方可。不然。恐入無忌憚一路。

心。主也。耳目四肢。奴也。耳目四肢之欲。展轉務蘇。一生斬截不下。直是主人聽命於奴。豈不可憐。

須將軀殼念頭。洗滌乾淨。直到寸絲不掛。方是。習心未忘。畢竟立腳不住。

自勘隱微處。尚未到不愧不怍。安能便得洒落自在。

顏淵陽先生言。夷齊賤。桀紂貴。曾原貧。季氏富。顏

子殀盜跖壽正造化提醒人處見得貴富壽不足爲榮羡賤貧殀不足爲愧憾不是造物之有差謬而吾人所以安身立命昭昭在富貴貧賤壽殀之外矣嗟乎亦必如曳齊曾原顏子方能超於富貴貧賤壽殀之外不然安能便不愧不憾

古人恥躬之不逮此恥字從省察克治極嚴密中得來無此便萬事都敗

自怨之根不斷安得不自暴自棄

何以一味自怨曰只是無志

心最可畏古人所以說心爲嚴師

依傍知解道聽塗說濟得甚事

心利於用逆以其非心之正位故也

一味要順適斷無長進

明明是自便之私却依傍道理以益其堅決者多矣學不講奈何不憂

憂者憂人心道心分界處也

學者恒有有天下而不與氣象則志氣識量自能獨伸於萬物之上

褊急易怒此余之病重緩寬靜和細皆余之藥

忿疾正所以助頑大不祥

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語吾愧之

文清先生曰四書漸天下真知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識其人也讀此可以想見先生氣象

楊慈湖先生尊人嘗言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

聞規切語當入耳時意中輒以爲言之過甚卽此

一念尚說甚學問

我爲眞火人未有不熱我爲眞水人未有不寒今人之於我而不熱不寒者則我之非眞火眞水明矣乃不自咎其原非眞水眞火而但責人曰爾何爲不熱爾何爲不寒豈理也哉

誠要積累

信者實也不獨言爲然故云正顏色斯近信今人見人輒云討好其實中心不然蓋所云令色也

說來極可聽做去却相反敝乎其自問之

學必操事而後實嗚呼此一言盡之矣吾人何一刻非事何一處非事率皆悠忽放過只以口說做工夫爲學究與醉生夢死何別

念念在斯世斯民正刻刻是存天理遏人欲

要知人生拯人之危濟人之困原是自己分內事豈可以是爲恩

令人爲善之心者天地鬼神皆怒之

聞人惡則信之聞人善則疑之此人滿腔子皆殺機矣謹避之可也

適一友依某爲某所疑友甚不平予曰此處正須自反友問其說予曰如素不爲盜必無疑其爲盜者友曰正以非盜而受疑所以難平又何處自反余曰畢竟有不是在友艴然余曰君子見幾而作必無是矣友始首肯

處分古人事身在事外故意恒暇而眼淸處分目前事則身在事中矣平日一知半解與所恃之才情意氣有半點靠得著否

李克菴文侯以五者定相相人之法大約盡此矣相我之法亦盡於此

畢竟是正直剛明底人方實落做得一分事國家一旦緩急還倚仗得近日風氣大率是喜便捷巧慧一邊便以爲才濟得甚事

士君子當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使後日還用得著不然滿目滔滔豈眞悉巧力以求富貴利達之徒便可以治平天下耶

昔以習聖賢之言爲脩己治人之術今以習聖賢之言爲富貴利達之資人心風俗遂成一極重難反之勢聖君賢相欲治平天下自非徹底洗滌重新整頓不可

子弟日耳端人正士之言日誦端人正士之文猶懼其卽於邪今教者動以時下柔靡無氣骨之文使之日夜薰習於其中文品人品自然日趨於庸惡陋劣而不自知安得有振足之日故予嘗謂教子弟第一要開發他有生以來一種剛大磊落之氣務選先正所傳忠孝節義秋霜烈日之文與之反覆尋繹或令快讀或令細咏爲

之陳說作者之生平使之自然生出激昂慷慨與纏綿愷惻之意如是數年則志趣自高器識自遠陳幾亭先生所謂文移心心移世所係詎不重耶

選文先須選人前代諸先儒外則有方正學王陽明楊椒山魏廓園諸先生之類蓋諸先生之文在是則其人在是與泛嘗文章家不同故也

唐宋大家文須嚴選如昌黎上宰相書自比莞庫盜賊文雖佳豈可與子弟讀

憶幼時作詩每易之以尙未入門故也天下何事不爾

唐時康崑崙爲琵琶名手僧善本姓段神妙更過之德宗詔令教授崑崙段令且彈曰本領太雜宜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嗟乎郎一藝亦有然矣

金閶齋先生集卷之四終

金閶齋先生集卷之五

讀史筆記

義康之禍

義康之禍議者皆謂爲劉湛輩所累蓋以小人惟知推奉勢要以爲已利而不知適足以成勢要之孽而併以殺其身也吾則謂義康之禍雖湛輩所爲然實義康自始之自成之何也方義康專總朝權時勢傾中外至生殺大事皆裁斷自已而又以有才用者引入已府反以無用忤指之人斥之以

爲朝官甚至受四方上品之獻而更以次者供御是其意中實已視朝廷爲空名矣况其語劉湛謂王球輩一無所堪坐取富貴不復可解夫王球固所稱簡淡不苟營進而爲宋主所重者也而義康疾之則其覬權好諛已盡情托出安得不來羣小之奔競推奉以至於密謀大位成此禍階哉且湛輩趨附傾險小人情狀在有識者自不難立燭使義康能正本澄源飭身率屬即有百劉湛復何所施其技倆嗟乎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富且貴焉未

有克保厥終者也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魏殺司徒崔浩

崔浩一犯忌諱遂至殺身赤族說者皆以爲魏主之過夫魏主誠過矣然使浩處此思極盛之不可久居自古才人名相末路之難以自保而時加兢惕恒退然有以自下又安至遽膺此禍耶才畧功名位望寵任四者原非必皆足以殺人惟不學便當殺人耳觀於崔浩而益信○天人相感之際無他意而已矣浩得君秉政可謂專且久未嘗以仁

義開導其君而所爲効忠竭力於其君者不過闢土開疆戰必勝攻必取如此而已所以其君雖天資英邁不同羣鹵而終不易其殘忍暴刻之性以至於殺掠屠戮盈城盈野異條奇酷竟同於近日闖賊獻賊之所爲皆浩有以成之也故其併吞諸國蹂躪斮俘不可勝筭浩謀之卽浩殺之也伸威絶域喪敗死亡時亦恒有浩長之卽浩殺之也逞其邪妄疲百姓興大工以至於經歲不成則因是死者必爲史之所不及載浩勸之卽浩殺之也以偏信譖之凡境內沙門無少長悉阬之而未嘗先有禁令限期予以自新之路此又浩主之卽浩殺之也浩當日自恃才智而又倚其得君秉政之隆直已無往非殺人之實無語非殺人之事而其意之熟也固已莫熟於此矣且以恒情論凡人久服勤於我而又爲生平之所親信卽有甚不可解之罪過亦未有不一念其平日以諒之宥之者魏主乃以一觸犯之故遂至立時大怒殺其身夷其族未嘗稍稍遲回畧有不自安之意嗟乎浩至此其

如天何魏主至此亦如天何

宋子業立

披其枝者傷其根孝武以中懷猜忌削弱諸王是自戕其本根也故天以子業報之亦復不數年而殞於左右之手以快舉國之人之心則當日所謂猜忌者又安在乎自古至今未見猜忌者得以昌後噫可不畏哉

蕭衍起兵襄陽

衍聞懿死建牙集衆事皆立辦固已矢在弦上不

得不發矣齊王寶卷遣劉山陽就蕭穎胄之兵以襲之使穎胄無他疑山陽疾上猝至掩襲亦斷非衍始事之利衍馳書江陵聲言山陽此來并襲荆雍則穎胄疑矣至山陽已至巴陵衍復令天虎致書穎胄兄弟書止云天虎口具而未嘗一語屬天虎則穎胄更疑矣穎胄疑自不得不借天虎之頭以誘斬山陽旣斬山陽自不得不急與衍合於是乎衍之根本定聲勢張不特寶卷在其掌握中即寶融區區一空名亦視之爲尸居餘氣不足道矣

嗟乎三代以下得天下者所號爲偉畧深謀大率不過如此不知志莫慘於陰爲天道之所甚忌故皆不得享有逸祚人奈何不以陰謀爲戒哉

梁以謝朏爲司徒

謝朏身爲宋臣當篡弑禪代之會者三曰齊高帝道成齊明帝鸞及梁武帝衍也其在宋室不肯黨於道成則道成之所爲已灼然於其心目中矣以君子之道論之則朏於此時當去乃猶爲道成所羈縻以之爲侍中洎而彼時道成尚在宋臣之列則侍中固猶然宋侍中也猶可言也至道成一旦稱帝百僚陪位王敬則逼順帝出宮宮中人皆痛哭時朏方在直當解璽綬朏第陽爲不知謂齊自有侍中引枕而臥繼又朝服步出噫彼時何時所當何事而朏處之止如此何其暇也以朏視在朝諸臣朏誠不可不謂賢者然以君子之道論之則朏於此時當死即不死亦當加裴顗去乃又爲道成所容至久之始因事以廢於家則可見未廢之先朏正徘徊於不仕不隱之間而其隱衷固已不

問而可知矣安知道成不已窺破嘘然發一笑耶乃於成而果又爲齊之侍中則當日所爲齊自有侍中者亦復居然爲之而不以爲愧吾知朏於是時誠亦無如此侍中何矣後至鸞謀繼大統以不願豫其篡策始求出爲吳興太守則夫鸞者固兩弑昭業昭文而登大位者也篡策之不豫自可脫然於篡逆之議然郡守則篡逆之朝之郡守也且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朏旣享齊之榮祿則不特於昭業昭文自有必不可解之分義即於高武之

羣子孫親見其屠斬至盡亦當惻然念之一日雖以自安吾不知朏於燕朝五年中作何狀想不外其致酒與淪囑令勿預人事者近是矣更可惜者梁室革命徵之不至謂當與衛鼎同其堅遯斯尚足收之桑榆乃又於竄伏年餘之後一旦輕舟自出再拜司徒之新命而又以素實俾煩不省職事以是失望嗟乎朏何以止俾煩於職事而偏不俾煩於拜亂賊之官耶吾想朏之爲人其天資必瞀斂能權事變故於道成之初言論丰采皆有可觀

特以負名久世味深可動而不可靜能喧而不能寂所以不轉瞬間而遂至於顛倒繆戾甘爲君子之所痛悼歎息而不暇顧嗟乎學者於此其勿徒悲已往之朏哉

廣陽王深

外似柔謹內實忌克小人情狀千古如出一轍安有小人在內而將得成功於外者乎況女主已深信徽先入之言勅融衍潛備則植根深固萬非口舌之所能爭而深猶望后出徽外州以爲其展忠畢力之地亦愚甚矣夫招深在當日賢名將略本與中山王英彭城王勰輩不可同日而語卽其破降拔陵之衆亦以于謹之謀也故鬪而敗後遂盤桓而不敢進致來元晏等異志之疑而其行至博陵乃爲賊之遊騎刼之而去嗚呼深受命爲大將方擁重兵尙未至於喪敗而不可支乃卽爲遊騎所刼以至於喪身辱國天下又安有如是之大將耶總之以淺才而膺大任又以邪行而結深讐不死於賊亦必死於徽皆死也人又安知不量力不

愼行者之皆死地哉

梁取壽陽

梁武末年以不忍民物塗炭不恤先求成於魏謂在民上者不可不思上天立君爲民之意乃以一壽陽之故信浮議以築淮堰再壞再築數年始成堰卒居民疫死漂沒不下數十餘萬又直至九年之後始得乘堰水之盛以取壽陽嗟乎何以不忍於其始者卒大忍於其後耶可見人本心之明一有所着便不難於頃刻間蕩滅殆盡也

昭明太子

然乎父之慈子之孝天也苟有絲毫之意參其中則是自違其天矣違天者不祥此理之所必至不可誣也道士所云不利於長子長子即昭明也或謂宜從其說以厭之昭明何不一言之於父耶言之而父以為可則於事理之始終固可以無疚言之而父以為不可則父命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萬一誠有所不利是亦順受其正而又何憾焉唯不言之於父於是小人因得借以行其讒慝此皆

昭明有以致之也然而其事則亦何不可窮之有使窮之而果確得厭詛其父之實是不孝之子必不可為社稷宗廟之主從而更為之所誰曰不宜苟窮之而適得其事之本末不過如此則言者得離間父子之罪與道士分別處治父之慈子之孝皆未嘗有毫髮損也乃以徐勉之諫止誅道士而不窮其事此不過為苟且調停之說以為曲全父子之恩而不知天性之恩於此大傷矣於是梁武之胸中遂若眞有一厭詛其父之子日盤旋於其前而不能去而昭明亦必有以黙窺其父於神情志氣之間而終不能以自明雖欲不以憂死而不可得此皆意賊之也嗚呼為父與子者觀此尙亦知所戒哉

梁武納侯景

梁武末年褒昵始終皆由於信用朱异一朱异盤據於左右而不能去則是非之顚倒綱紀之隳壞以至於招亾納叛啓釁搆禍一朝横決而不可止皆异為之也然數十年奠安之業而在上者又非

極闇之主何以遂至一人喪之而有餘蓋以梁武貪欲躁競植根深固故心不虛則不足以見理不見理則自不能審利害決去就自必至於安其危利其災雖有智者亦末如之何矣所以當其納景之初未嘗無一隙之明謂脫至紛紜即當悔之無及而究不能勝其中之所蔽故朱异窺之獨深而卒有以成之則成之者朱异而所以致朱异得而成之者梁武之心也嗚呼心亦危矣哉○凡有所得而不以其道者君子謂之不祥故恒畏而去之

況本無來遠之德而即侈心於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耶小人止見利而不見害故其害也鉼至於不可救今古來大率如此

楊愔

楊愔魏世臣也魏立國一百四十餘年愔先世即有踐土食毛之義而其一門更世沐榮寵綰太守刺史之綬者至三十九人愔父津與伯椿又皆位至三公則其受魏室之恩亦殊渥矣繼以播子侃預敬宗誅爾朱榮之謀椿津等皆爲天光世隆所

殺洛與華陰東西之族無一脫者獨愔以適出得免此時爾朱氏之兇燄方熾唯高歡力足以剛之愔迫而投歡陳討爾朱氏之策是也歡重愔以爲行臺郎中不數月又以爲行臺右丞時歡方爲魏丞相而愔亦尚爲魏臣徘徊其間以冀雪其不共戴天之憤亦是也至天光世隆伏誅則爲愔者盍亦念其先人以孝友世德爲一時人倫之宗而乃至罹此奇酷之禍苟非受爵衰時名位太重不至此則自當慄然於守身之不可不愼富貴之不可不審盛滿之不可不戒盡其沈恫辟職遠引長甘隴畝以沒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庶幾苟全性命長子孫以延祀饗則猶可慰先人於地下以不墜世德之門風爲愔計者自當以此爲正況是時歡之爲歡已可見矣自爲太師自爲大丞相數月之間三易魏主又據晉陽則歡已明明又一爾朱榮矣愔於此乃獨依歡而不肯去嗟乎是誠何心哉至歡反迫魏主奔入關別立淸河王世子善見以爲東魏帝而愔時爲黃門侍郎有爲之說者曰愔本

魏臣東魏亦魏主愔仕東魏於義無傷不知此時東魏王不過以空名寄命於高歡之手而朝廷禁近之地與臺省樞要之司無非歡所置立則名爲臣魏者實即臣歡愔尚未之知耶至他日高澄幽主宮中殺諸元六十餘人高洋篡弒至以其主之尸投之漳水而又旋以愔妻其故后繼又盡殺諸元後先凡七百二十餘人而愔於此時方且得志柄用皆視之漠然怡然不一動念甘心爲亂賊一進廁籌受馬鞭之辱相不意覆載之下今古之

遂乃有如此全無心肝之人君子所以讀史至此不能不為惜羞且恨也揆惜之心豈不曰吾始非不願去但恐求去則不免攖其所忌而身於是乎不保故不得不附之以自効且因以不失圭組之榮則猶足以支既燼之戶也嗟乎惜又安知忍於喪心効忠高氏如此其至而仍不得免於常山之戮則又何如以求去而死尚不失其正乎況又未必遽至於死乎昔人謂富貴則自能生不仁吾謂不仁則亦不暇擇富貴苟富且貴則禽獸甘之此惜之謂也嗚呼惜惜津津於是乎無子豈不痛哉

齊以東平王儼為司徒

丹朱之不肖也一[illegible]敗之故教子弟者必於幼時即使就嚴師端士朝夕切劘以養其德而預絕其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殊道也若齊以儼為司徒儼時方十歲耳即負剛決之性而上皇與胡后又從而寵之至使為司徒領御史中丞又命遵舊制以示尊異坐殿視事諸父皆拜是教之傲也至以兄為儒不能帥左右則其意中已漸無齊王矣此其所以至十四歲即敢犯專殺之罪而不顧也當時苟非斛律光以笑談解釋任其帥三千之衆操戈禁庭則頃刻間即成亂賊滔天之禍尚可言哉此皆上皇胡后有以成之而不旋踵又不免於齊王之信讒誘殺亦即上皇胡后有以殺之也嗚呼以天子之弟親王之尊一傲尚足以殺身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奈何以子弟之能傲為喜耶

周主贇

嘗怪周太子贇之不肖舉朝知之武帝亦知之則

當時自以宗社之重急舉而易之之為正而周武以英明剛果之主乃獨有所不能附太子贇之不肖既盡敗露於逼辱陳夫人之時文帝亦已大恨獨孤誤我則宜立召諸大臣而質處分別擇賢能以嗣之誠有如昔賢所謂立刻可定者也而當時乃以出閤為詔失此機會文帝方在臨危復有所不及則未嘗不為之歎恨既而思之殊不然蓋周武之所以不能隋文之所以不及皆天也何也周與隋初皆未有功德可紀不過以詐力篡弒得人

之國其所謂違天滅理塗炭生靈爲神怨而人怒者蓋不知凡幾矣天正欲假手於此不肖之子覆其宗殄其祀以明夫詐力終不可恃天道終不可欺報應終必不爽生民終不可虐庶使爲亂臣賊子者或因以知懼或因以知改則天所以救天下萬世者亦正在於此倘篡弑之後皆得以人謀子之長有令嗣永世勿替是詐力篡弑眞足爲創業垂統之上策而亂臣賊子將接跡於後世人類不至於滅絕不止矣嗚呼世之欲爲昌後計者奈何

不懼哉○又觀蕭梁諸子唯昭明以賢孝著聞其餘無一非無父無君之人乃昭明偏獨早世而其餘皆得長齡以卒其惡德直至於國亡父死始相屠滅以至於盡則天之於蕭氏可見矣然其後又有以江陵一隅之地稱帝苟安而又傳嗣兩主以至三十餘年雖卒不能守而數主亦皆得以良死未嘗有兵戈屠戮之慘則又昭明之子若孫也嗚呼天又何嘗負孝子耶

劉昶子居士

天下無不愛子之父然未有眞能愛其子者故子弟多無家教不知立身行己之大法而父則自以爲愛之者至也故其中恒有所蔽而不能察而其子有狡險之才者又偏能極其詐飾以中其父之所喜於是乎益有以甚其父之蔽而子之不肖亦遂至於深固橫決而不可救如劉昶之於子居士是已夫昶以隋文舊人爲其所甚親居士任俠昶因以爲才而喜之而縱之其所由來者漸矣然於其數有罪而帝又數原之則爲昶者自當日夕痛

戒其子以爲恩必不可以數徼罪必不可再犯謹其所與游處之人示其所歷覆敗之事則居士或亦懼而改行未可知也乃未聞有此於是轉益驕恣而黨與遂至三百人多所侵奪則昶於此時亦已末如之何矣嗚呼世之愛其子者其尙儆夫其愛勿至末如之何之時而始悔其愛之之悞也哉

封德彝

小人亦有深淺之不同淺者伎倆有限自不難識若其深者不特足以籠絡庸衆并能蠱惑君子識

之正復不易。如封德彝者。本一姦諂之小人耳。在隋臣賊詬君。喪心亡恥。高祖已知其諂巧不忠。而棄之矣。乃又以秘策干之而喜。旋得顯仕。後至大宗。漸乃柄用。時叅幃幄。更為房杜諸公所親。而又未嘗稍稍有所建白。觀其本末。祇不勝其可憎。亦復何不可識之有。且兩英主。與兩賢相。更事既久。閱人亦已多矣。是非邪正。豈眞惛然一無所辨識。而一時皆親任之不疑。嗟乎。此非小人之不易識。而佞人之不易遠也。人惟有欲。故為佞人者。得有

以中之。而不能去。非果佞人之不能去也。乃吾自不能去吾之欲。則佞人自與吾欲。相終始焉爾已。故惟聖人無欲。無欲則明且遠。明且遠。則知之與遠之皆不難。此君子之所以求在我也。○小人未有不佞者。然亦有不為佞之小人。其固結君子處。全在此。此不佞之所以深於佞也。嗚呼。辨之豈復易易耶。

劉延佑

劉延佑弱冠。政事有名。李勣教之。使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嗟乎。士人浮競。自非遠器。告以貶損。使之歛華就實。此誠長者之言也。然年少有名。自非大受之君子。鮮有不自喜者。止教以貶抑。彼固不知其所以當貶抑者。安在也。盍語之曰。吾之所得於天者。當然之理。無一不備。即至澤被生民。功蓋天壤。原非於本分有加毫末。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聖人歎其巍巍。則吾人固不當以小有樹立。輒自足也。繇是導之。自可先使之開拓胷次。庶亦不必期其貶抑。而自能貶抑之一道乎。每見今日。稍

有得意。輒翹然自以為足者。皆繇其所見者卑。而自待小故也。故宜教之。先從高一層處着足。然未可以責之勸誼也。

劉仁軌

吐蕃自龍朔壬戌。併有繼徃絕可汗十姓部落。而始強大。為唐室西陲之患。至是已十五年。劉仁軌久歷行間。有經理邊鎭之才。高宗寵任。數登魏秩。出鎭洮河。其於吐蕃情形。亦旣深悉之久且熟矣。其與李敬玄為一時同官。知敬玄才劣。本不能當

將帥之任。亦已非朝夕之故矣。仁軌乃以敬玄多抑其所奏請。而怨之。因薦之代己。使守西邊。大發兵。討吐蕃。敬玄果大敗。狼狽還走。嗟乎。仁軌其於敬玄。不過一區區抑奏請之嫌耳。其於洮河。要地也。總管。重寄也。吐蕃。強虜也。用兵。危事也。乃明明委之於素所熟知。一庸謬之才。以供其袖手一笑。爲私心小怨之一快。十數萬士卒之命。不顧。殺將以損朝廷之威。不顧。無以對君父。不顧。嗟乎。仁軌豈得爲尙有心肝者耶。國家有事。皆知急於求才。

愚則獨謂宜先急於求心。心不可問。而專倚其才。國家未有不敗。未有不亡者也。小人狡險。千古如出一轍。詎獨一唐之仁軌哉。念之猶爲心痛。○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紀綱不立。則國非其國矣。李敬玄之喪師辱國。劉仁軌之薦舉非人。皆不可不顯正其罪者也。乃當時君臣。未聞一議及此。嗟乎。此固唐之所以爲唐者歟。

魏玄同

魏玄同謂人君之體。當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誠哉是言也。聖人治天下。如此而已矣。故人君之職無他。止在擇相。此所爲天下得人者也。宰相得人。自能擇六部尙書。而六部得人。六部尙書得人。自能擇天下之巡撫將帥。而巡撫將帥得人。巡撫得人。自能擇藩臬監司。藩臬監司。自能擇太守縣令。將帥得人。自能擇中軍營將。中軍營將。自能擇叅游守把。誠如是。則自無一不得其人。而天下於是乎無事矣。所以天下之大。庶司百職之繁。要領只在數人。苟此要領之數人不

得其當。而徒責其屬曰。爾其求賢。爾其求才。則其屬之所謂賢且才者。適足以長生民之毒。速敗亡之禍而已矣。然此要領之數人者。又將何以取之耶。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而身之本。則在心。心正則明而剛。明而剛。則權衡得。好惡公。而要領之數人始出。是又天子命其大者之本也。嗟乎。有格君之責者。奈何不求其大。而求其小。不求其本。而求其末耶。

徐有功等

武后陰狡好殺、故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輩、皆務極其殘酷、以迎合其意、一時皆得柄用、居顯官、則此輩小人、似無不安享榮祿、以克永世之理、乃不旋踵而無一人不遭顯戮、昔日薰灼天下之毒焰、悉蕩而爲寒烟冷風、而當時蘇珦徐有功杜景儉狄仁傑諸公、皆不肯阿附賊后、委曲以求人之生者也、以彼時之事勢言之、當不知如何顚躓、立蹈危亡、以爲不達時務者所必至之禍、乃卒皆始終無恙、聲名奕然、榮遇不衰、慶流後嗣、嗟乎天之於人

果何如者耶、士君子倘不幸而處衰亂之朝、事暴刻之主、必不可苟且求榮、以人之身家性命、爲已之功名富貴、苟當事會必不可免、則寧以正而斃、君子猶以爲安、而況乎未必遂死耶、

張循憲

嗚呼、如張循憲者、可以爲大臣矣、不肯掠人之美、以文已之短、不忍没人之善、以成已之名、而其中懷明白洞達、誠見夫已有所不及、至請授以已官、嗚呼、誠如是、欲天下之士、不樂爲之用、得乎、故愚

嘗謂君子無他、不過一好賢樂善、自足以爲宗社生民之福、小人亦無他、不過一妒賢嫉能、自足以爲宗社生民之禍、君子小人立心之異、即世道大治大亂之關、安得盡如循憲者、而與之求天下士耶、○君子小人之心術、初不難辨、君子誠於好善、惟恐人不成名、小人誠於嫉賢、惟恐人之有名、如是而已矣、嗚呼、此愚之所爲曠覽今昔、而不能不心折於循憲者也、

張柬之

張柬之輩、於反正之際、僅以諸張明正典刑、而未嘗及武氏一人、致遺元惡三思、又爲唐室繼起之禍、或者徒以其當時失策爲咎、不知其所以失策者、蓋有故焉、夫中宗子也、武后母也、子不可以絶母恩也、至武后革唐之命、而絶唐之宗廟、是已滅唐之祖、而武后有滅祖之罪矣、此二者之輕重大小、又寧俟於辨、然柬之等則惟以反正復辟、爲足以慰在天之靈、盡人臣之分、而未舉其事之輕重大小、而衡量之、止以爲中宗母子之義、不可以不

全中宗復位則不可無以安武后也重之以顯策上之以尊號則所以安之者至矣安之者至則於是乎誅不及諸武而諸武亦安此或者柬之輩之所以卒留三思者歟不然者柬之輩豈誠不知三思之惡布在天下爲人神之所痛憤耶當日率羽林至玄武門之時立舉而斃之不啻一孤豚腐鼠亦復何所疑難而不一置問哉至諸武之勢復振柬之輩皆受制於三思始歎憤於本欲使上誅以張天子之威而痛恨於事勢之已去此皆事後無

可奈何之辭而非其本意也可見窮理不盡不足以達變爲義不盡尤足以長亂誠不可不愼也

張九齡

淺中弱植之徒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嗟乎九齡此言眞千古相士不易之法也聖人論士先取有恥恥者才之本也才者恥之用也才而無恥此小人之尤君子不謂之才也今人專務求才不顧其所以爲才者奚若昔賢嘗謂虎狠何嘗無才豈虎狠亦可用耶爲士者好言無恥之才則人心不正風俗日壞而無士有國者好言無恥之才則民生不安禍敗踵至而幷以無國恥之所係固如是其大也九齡奏記元之首言及此則其所以自處已可見矣當時玄宗初政方幸淸明林甫尙未進用倘姚宋力薦之朝則當日之所以務引其君者必大有可觀而惜乎皆未及此以致其後雖得入相乃卒不三年而逐又不三年而死嗟乎此忠愛其君者所以急欲爲國家求得正人尤欲國家及時登進正人以早收正人一日之用也

姚崇諫討契丹

曾子守約而其省身也則以爲人謀而不忠爲兢兢此其爲身也大矣其於人也豈徒曰人之云乎盡已身之矣而況於君乎況於居其職任其責者乎故忠者盡已之謂苟於當盡之事已盡其什百而於其中倘有毫髮之未至猶不盡也不然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聖賢卽何以謂之賊其君也哉玄宗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而止後遂不敢言嗚呼人主侈心於邊功至欲有事於外夷其爲

事也重矣乃以不敢言而成之則其所不敢者亦果何爲者耶噫我知之矣是其中固有物焉故不敢也夫君子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於當道知有責難陳善而已矣此外不知其有他也此又豈區區之富貴貧賤威武所能一攖其胷中者哉夫富貴貧賤威武不足以攖其胷中此其所以能責難陳善於其君而無毫髮之不盡也姚崇居相位剖決應務之才誠亦足以救時然於事君則恒以將順諛悅爲美亦若惟恐一日拂君之意者則其中

之所爲極不能忘者亦大約可見矣所以巧多於拙終不免爲君子之所惜嗚呼鄙夫之學術亦止一巧而已矣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宋璟蘇頲罷相

宋璟蘇頲持法守正方嚴不苟皆爲唐之賢相玄宗亦知所以尊之矣乃以一優人中傷而罷之嗟乎彼優人者亦胡爲乎來哉今士子好修尙不肯寓目優伶以荒惑其心志卽凡有臨民之責或處一方州之任者亦不當輕假顰笑接見一技術游閒之人以開小人乘間作姦之漸而況以天子之尊繫宗社生民之重者乎謂宜日與諸賢士大夫咨詢論道思危慮患惟日不足乃至容優人作戲以戲於上前且至全無忌憚顯肆譏訕以及於宰輔而遂一聞而信之適以所遣括惡錢之隱之併與罷免不更加究詰以致遲回愼重之意是又將儼然以一優人得罷宰相也噫異矣優人賤隸也人心風俗皆壞於此而又能上熒主聽以害及於政事玄宗其前車矣哉

張瑝張琇以復父讐死

子復父讐昔韓柳二公皆引周禮公羊傳之文爲斷謂殺人而義者勿令讐讐之則死又謂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則於此自應以原其父之當罪與否爲定衡矣如楊汪按張審素之贓汚彼時殺告人以兵脅汪欲其善奏者蓋元禮也汪尙未經驗實審素贓罪未明而遽有此舉此元禮誤審素非審素自出此下策也明甚汪卽以謀反奏誣矣卽據元禮脅之之言曰善奏則生不則死此正懼國

法之辟也天下安有懼國法之反者耶瑝琇之殺㳌所失者未訟之司寇耳然正所謂孤稚羸弱幸伺譽人之便而不能自言於官者也卒從裴李之議而杖殺之豈不可悲也哉

安祿山奏羣烏食虫

小人熟於作僞恒面爲奇譎不情之言以相欺設人亦罕不洞見其底裏相與憎而笑之憎則憎其覥顔証誕而全不知耻笑則笑其徒欲欺人而卒未有受其欺者之誠爲愚且拙也然又毎見英察

自用之主乃獨深信之不疑而其平日英察自用之才至是而忽皆惛然憒然甘爲其所愚焉反不若旁觀平嘗之人猶能指其奸而識其僞蓋以其心有所蔽故也如祿山羣烏食虫之奏誠可謂証誕無稽之至矣玄宗乃絶不加諸察卽從其宜付史舘之請昏惑至此眞足爲千古之一笑蓋當時玄宗方奸邊功連歲有事於奚厥而祿山以勇悍桀黠之才建節平盧又能極意謟巧以廣蠱睿此玄宗之所以深惑溺於祿山而不可解者也心有所蔽卽顯然爲小人之所玩侮而仍寘然不自覺有如此吁可畏哉

宇文融楊愼矜韋堅王鉷楊國忠

玄宗時言利以媚其君者始於宇文融次則爲楊愼矜爲韋堅爲王鉷而其終則爲楊國忠當時諸臣皆被寵任登貴仕富貴赫奕皆若可以流聲光於無窮乃其卒也皆不旋踵而身就誅夷妻子不保其始之所爲才與功者止足爲朝廷深醸喪亡之禍爲天下萬世士君子之所歎息痛恨然當時

信而任之者未嘗不甚樂乎其臣之才與功也至怨積亂成幾至不有身不有國而猶不知致亂其心以致亂天下者皆自言利之小人始嗚呼豈不痛哉〇今有置金於道者人見之皆欲之一有力者過於前負之而走見之者皆拂然怒矣然無如其力何也而又無如其欲何則誠未嘗一日忘此欲則又未嘗一日忘此怒也是故挾富貴之勢以謀利其爲力也大矣人自無有抗之者故其利也愈益多然爲利益多則君子益懼蓋懼夫抗之者

之森森乎其欲出也。嗚呼。尙其戒之哉。尙其念之哉。

哥舒翰靈寶之敗

嗟乎。自古至今。未有將相相疑。兵縣中制。而其將猶得成功於外。其國猶得不亡者也。如唐室祿山之亂。東京失守。河南亦多陷沒。則西京之所急者。惟一潼關矣。哥舒翰素有威名。又與祿山不協。命之討祿山。軍潼關。則誠未爲失也。慶緒寇關而翰擊却之。則翰已著有顯績。且當日郭李正在戮力

河北。規取范陽。以覆其巢穴。則賊胆已寒。而有必潰之勢。翰謂堅守以待其變。自屬萬全之策。乃楊國忠疑翰。堅促之出關。以謀安其一身。竟不思郭李此時。亦正請堅守潼關。以斃賊。則老將之於賊情。固已審之熟矣。謂翰之不進爲謀已。豈郭李於千里外。亦將與翰併謀誅一楊國忠於國家危急存亡之會耶。大抵國忠既已身爲召亂之人。事勢至此。亦自知其萬不可免。故不得不懼。愈懼則愈疑。愈疑則竟不顧國家必壞之局。以爲其一已萬全之穩着。而不知翰初未嘗有圖國忠之心。至國忠以灞上軍備翰。翰始召斬杜乾運。而知其必不容於國忠。此翰之被命廹促。而不禁爲之撫膺自悼。慟哭出關者也。設使當日。誠如翰與郭李兩公堅壁以斃賊之謀。則賊必決計北走。而國家亦不至於大敗。吁。爲人君者。奈何可不畏小人耶。

雷海清

嘗觀千古以來。所謂忠義者。亦無他。不過於方寸間自有一不容已者。廹之而出。故生死利害。雖判

於立談俄頃之間。皆不足以懾而奪之耳。彼雷海淸者。一供奉樂工也。固未嘗有詩書道義之訓。師友講論之益也。又未嘗有高爵厚祿。以榮其身。極寵殊遇。以結其心也。而於奏樂之時。賊方露刃以睨其側。此正生死利害立判之際矣。乃不勝悲憤。擲樂器。西向慟哭。嗟乎。何爲者耶。此之謂不失其本心。此之謂不自欺。

殺建寧

肅宗於李泌。爲宿昔布衣之交。又幸得之於艱難

之際所以資其輔理謀議之功者甚至以理度之則凡事有係於骨肉天性之間綱常倫紀之大自應無不虛懷諮决以求得其至當乃於殺建寧一事未聞有一言諫及於泌而泌亦若無從得効其救正之力者嗟乎凡人有不赦之罪尚當再三詳鞫必至萬無可疑始就正法豈有父之於子不俟詳究不必徵據即立致之死地而絕無惻怛遲回之意者且人之恒情凡有素効忠勤者即在僕隸下人猶時念之不忘肅宗自馬嵬北行屢逢寇難

建寧自率驍勇前後血戰以衛父則其至性誠有大過人者乃至甫脫危禍席尚未暖遽以讒殺竟不一爲之稍稍惆念即中智以下之士猶當怵然以驚懷不俟終日之志而况於泌乎泌去輔國益橫不可制肅宗亦無如之何所以他日又遂至於不能保其父不能保其妻千古以來小人之禍乃至於如此吁世之聽小人者可以懼矣世之覩君子者可以觀矣

虢王巨賀蘭進明

巡遠守睢陽爲國家保障江淮其功甚偉乃自肅宗二載之七月尹賊再圍睢陽凡四閱月而城陷則當時所宜首議不救之誅者虢王巨與賀蘭進明也何也二人皆河南節度使睢陽爲其所部之重地萬無坐視不救之理然巡守雍丘時巨亦以巡戰績假之先鋒使則巨亦非全憒然於節度之官者何以獨憒然於百戰孤城食盡援絕之日此不可解也且當賊圍益急進明正在臨淮距睢陽甚近非有重關絕險急不得達也乃巡遣霽雲告

急而進明仍晏然坐擁強兵絕無分災救患之意若以國法論之進明眞可斬也昔眞卿爲河北採訪使嘗召進明屯平原以功讓之而進明奏狀取舍任意不錄眞卿所部諸有功者巡以寧陵功爲將士請告身賜物於巨巨亦僅與果毅告身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不應以是觀之則巨與進明之狡險忌嫉不欲使巡成功名也明甚嗟乎巡遠出萬死之軀日夜血戰爲國家捍勁寇以守危堞則凡爲王臣自當無不慨厲自奮以共鼓戰士之氣

早收殄賊之功而乃猶秦越視之以至於死此與
助賊者亦復何以異哉然吾於此又有疑者當巡
遠破賊寧陵之時尚有勅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
則詔使未嘗不可達也寇禍至此則詔勅之所急
者自當以協力救援爲功罪乃巡遠殉難後但聞
張鎬杖殺不赴救之閭丘曉未聞朝廷置一喙於
巨與進明何耶國之所以爲國者紀綱也紀綱之
所以立者賞罰也唐室至此無賞罰卽無紀綱無
紀綱則無國矣嗚呼此唐之所以卒不克振歟

李輔國刦遷上皇

上皇自蜀歸京師年已七十三矣頹暮之年經歷
播遷憂勞萬狀精神氣力銷耗殆盡幸得弛擔肅
宗以得此一日之安此外寧復更有他望其愛居
興慶宮也夫亦聊以適此餘年而已矣乃李輔國
忽發外人交通將謀不利之議至露刃逼遷上皇
遂不懌浸以成疾噫肅宗之於靈武見利欲速輔
國之得以竊其微也久矣至此不覺爲其所動若
以春秋之法斷之恐不可徒以弑上皇爲輔國罪

也可見利之中於人心者深固而不可拔恒至於
不暇復顧其親而小人亦得乘之以極其離間骨
肉之禍有國有家者尙愼防諸

子儀擊吐蕃

國家有嘗勝之道亦勝之於未形而已矣信仁賢
明政刑足兵食有居重馭輕之勢此皆勝之於未
形者也唐自安史亂後兩京幸得收復則當日之
所恃者郭李諸賢耳乃光弼旣在臨淮而子儀又
復聰之閑廢之地至吐蕃長驅入寇京師之兵一

無可恃遂至乘輿復倉皇出奔若是乎當日君臣
初不知以甫脫之危禍爲懲毖者此亦無他蓋以
人主之心一爲小人所移則志昏氣弱而不能自
立故用人行政遂無一事不敗則其至於此宜也
然又幸以子儀純忠惟知國難不可不赴君命不
可不急置其身於萬難措手之中而又得以其先
聲奪人不折一矢再奠將覆之宗社設使子儀亦
如光弼畏讒疑沮徘徊不進則豈得復有唐哉所
以爲人主者當思救未形之患而吾尤謂當先自

敎其心爲救未形者之急務也。

李抱眞步兵爲諸道最

李抱眞選壯民免其租徭給弓矢習射農隙歲暮都試以行賞罰由此得精兵爲諸道冣此正寓兵於農之意可以不費廩給不煩徵調無兵之名而有兵之實誠亦足兵之善策也但止取爲本地戰守之用仍不失其廬井之安婦子之樂始爲萬全而無弊推而行之天下可以無事故旣以選而籍之則必以教之者得人爲急葢欲其實爲有事之

用則力不可不專志不可不一氣不可不靜習弓矢技擊所以專其力閑進止熟號令明賞罰所以一其志聯而習之以安其尊卑上下之分日勵其禮義廉恥之心又恒講明大義使嘗激昂感發於忠君愛國之所爲所以靜其氣

魚朝恩判國子監

嗟乎吾於代宗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一事殊不能爲當時之宰相百官解也代宗寵任閹尹旣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已足損朝廷之威挫將士之氣矣若國子監則爲國家養育賢才之地明聖人之道端治化之本皆於是乎在乃亦以朝恩判之輕蔑學校褻侮先聖一至於此苟士子稍知廉恥必將痛心疾首去之惟恐不速安有仍肯傴僂磬折執弟子之禮於朝恩者乎乃當日止一常衮曾言其不宜而其餘宰相百官則皆奉命送朝恩升座講易嗚呼豈一時之所謂宰相百官者盡皆惛然憒然不知以爲謬戾顚倒耶抑知之而姑爲隱忍以求容於權閹之手耶如不知其顚倒

謬戾則無是非之心而非人矣如知之而又姑隱忍焉是明以聖賢爲可侮學校爲可輕而權閹爲必不可忤故寧得罪於名教而必不敢得罪於權閹也唐之宰相百官皆如此此則唐之所以爲唐者也。

毁元載等第

生人之欲無涯必當有以節之則等威不可不嚴也第舍相高流不可止此正不安分之漸然毁之不可勝毁盍先正之以分別之以等而爲之定其

降殺之制，使有所守，以預戒其越禮犯分之思乎。今人於衣裳婁會，及大小吉凶之禮，無一不好爲侈大，苟推此意以正之，末必無小補於日下之江河也。○古者百工，皆有一定之度，不可以意變，不可以私紊也。名正分定，而造作之工，又繩之以必不可易之法，以凜於一王之制，卽欲徇欲，以逞其驕侈，得乎。不然，是則孟子之所謂下無法守，工不信度而已矣。

李泌陸贄

仁賢者，天地之元氣，國家之楨幹，而民生之所恃以爲命者也。故凡誠於愛國者，未有不誠於愛仁賢。愛之誠，斯求之誠矣。於是天下之善類，自必爲眞氣之所感召，而一代之人才，亦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如德宗之時，君子本不可多得，內之所恃以爲仁賢者，不過鄴侯宣公兩人耳。當鄴侯未相，甚得宣公諫議之力，則鄴侯自非竟不知宣公者。至繼相鄴侯，則鄴侯之所賴以爲一心者，舍宣公奚屬。謂宜急引之，以日侍上側，協力輔政，以盡其交贊之益。不則亦應有殷勤延訪，廣論集思之雅，乃皆不聞有此。而宣公於此數年，亦不復有所論說。先賢謂宣公後進，或以爭能爲嫌，是在宣公自處則可。若鄴侯身秉國鈞，而果誠於愛國，似不當於同類之君子，反交臂而失之也。豈幼學壯行，道有不同，或知之而有所未盡耶。嗟乎。此吾之所以日望夫世之爲正學者，庶幾其得一休休有容之君子，以出而當我斯世斯民之責也。

蕭俛

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況宰相爲社稷生民之所繫屬，正人君子之所恃賴，若止以介潔疾惡少所引拔，天下國家又何樂乎有是相也。學不講，心不虛，輒以淸刻自是爲學術，則世道之受其禍者多矣。此皆蕭俛之類也。至以詔徵王播，屢爭不聽，而遂辭位，是則不失大臣之正者。君子當以爲法。

宋太祖殺都虞侯張瓊

心無義理以養之，則爲事物之所撼，而不覺。今徒

致察於制事之術，而不求所以養心。事未有得其宜者也。如張瑾爲太祖舊將，忠貞之烈，亦已驗之有素。一旦以兩軍校之譖殺之，抑何其不思之甚也。且即據譖者之說，亦謂其養部曲百餘人，以擅威福耳，非有所謂背逆大故也。即所言養部曲者，亦將家之恒事，尚不至甚戾於法。唯擅威福，則近於專肆無忌，然亦當有證據以實之，至訊之而不伏，則是原不足以服其心可知也。乃忽然震怒，遽令擊之，則左右仗衛，豈遂無人，而又使一讐而謂

之者得躬親奮擊，以快其忿憶，何其不思之甚也。兩軍校得幸新也，張瑾之以死捍主舊也。心惑於所蔽，遂至輕重大小不暇顧，是非眞僞不能辨，如此嗚呼危矣

宋中丞劉温叟

温叟晩過明德門，太祖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依嘗傳呼而過。明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太祖善之。說者因以是稱温叟得諫術，且不至趨君之過。予則以爲君子事君之道不然。臣事君以忠，忠則未有不誠，忠則未有不敬。所謂誠與敬者，亦無他，不過行吾心之所安。非有所作而致之者也，焉有明知君登樓，仍令其下傳呼而過，可以是爲安焉者乎。即謂君之登樓，不以其時，下將有希望恩賞之人，則當晩趨諫可也。詰朝請對可也。即不然，或因事敷陳，或特章入告，皆可也。乃獨以呵道而過，示衆以君不登樓，豈當時太祖登樓，唯温叟知之，而左右近侍諸臣，遂

無一人與知者乎。既爲左右近侍諸臣之所共知，而又欲示之以不登樓，是明誣之也。是又導君揜過，以欺其下也。誣之不可得，則耳而目之者，安知不漸啓其慢上無忌之端，且又足使後之人，挾是以引伸其說，而陰行其盜竊威柄之實。此不可不慮也。故君子誠敬之至，未嘗不足以格君。若温叟之言，終近權術，學者不可不辨。

金闕齋先生集卷之五終

詩序

余自處變以來怯畏風塵不欲以頂顱鬚髮陷入溫飽阱中嚴令蓬蒿司戶呵禁剝啄幕坐蛙井充耳守戶不聽樹頭嚶聲者蓋二十餘年遲暮乃邂逅古吳金子廓明　粥粥精神大於其身忠孝人也然尊所聞行所知其孝易見而忠則難明無限盤曲屈曲處其胸中復摯於山崎友性遠寄孤高似有腸摯覩風之中焉追使秋態亦游朱

門如履遂戶亦勞勞問津如抓盧匡坐嗒然隱几輪蹄經過間見州自一天泰人條悠入行役大夫之眼而稷黍黍血湯湯觸飛徧碧公子塊越王城皆夏采之所阜也衢州城江郎三兒弟石皆竹如意所擊碎也過比湖西子輒功其夾輔膽新視白馬素車亦罪其稽逛潮信仙霞嶺上嘆息金牛之跡閩溪灘頭恍聆惶恐之聲指偃橋亭追納圯老之履逢故人班坐一荊移語新亭遇山叟水師則出囊中楮筆寫出艱辛困苦情形帙成一圖見山

則捉文貴道見水則催賦弔屈草木根向不皆南鳥聲恨不盡泣象不盡恭吉了於是形而爲詩清貞淒婉怨怒俱觸啼笑並形是其伐淛江之竹爲管汗滴文斑以烹魚之鬵煮字秋高鱸美賦歸來而擾好音不特廓明之詩廓明之史也古者十五國風皆自言其一時所遭陳貢風謠與春秋相表裏詩中雖自道其身所閱歷而取類遠廣抽絲緒長足補後日野史之遺而入綱目之例無詩非史無史非心確乎不拔堅過并函之鐵山川花鳥經

其如毛點睛千年銘誌無非浣溪工部之堂近且爲魂頤道子得其母遠望如瘦鶴山倘淡泊一無嗜好而獨嗜好余詩誠不知其何故余詩有云見榜始悟身是鶴臨水何知我非魚初未嘗出以相示蘇氣嘯乎觀圖跋兒莞如全人其在斯乎八十二椒圖贅老遁家社弟黃見泰題於可溪之莽棲

詩上　古體

翟義公詠　有序

翟義丞相方進之子爲東郡太守起兵誅王

莽不克而死門人作歌以怨之曰平陵東松栢桐不知何人刼義公嗟乎義可謂得死所矣平陵之歌胡爲乎義公之門哉因慨然而爲之詠

蕪草怨淸秋尚復何所須故人不可忘忍爲新人娛賤軀已矣未足報平陵之歌非我徒

黃雀

朝聞黃雀語辭去入秋蒲天涯公子在敢不重微軀

讓鼠

爾不我事而居我屋不念我匱而竊我粟我寢在牀爾羣而逐晦乃張志靡隱弗觸亦聞其聲形莫可矚起追擊之劃爾及木爾匿我側大笑於腹已乃狂踶上下反覆忿我育爾報我不殺爾勇幾何會不盈求中夜永歎神砉志促靜以俟之相爾於旭

川上

垂綸下芳潭翩翩向魚口搖鬣來受餌綸動魚在手折桁穿魚頭亦復掛此桁兩眼視滄波淚靜弗能守謀食則近人近人不得久願告波中侶愼勿爲所取

晩出南林口占

日暮出空林林下風微起拂石復少坐去住不成理近山聽流泉心耳自相擬目又與飛鳥深入亂烟裏

芝湖

千山攝冬心雲木自高肅盤廻理樵路始得西山

麓造化閟靈祕巖根累芝族蒸醞變石理層層施雲居欲扉儼懸崖崩剝弱叢蓊時爲斷龍尾蒼甲陰黿伏背賢砦苑裘風流照時俗意長引淸淵沉影淩寒綠遂得芝湖稱盛事快游矚轉睇披榛莽行歌任樵牧盛衰固有端君子戒盈福不見山水間名亦有顚覆

贈李叟

少壯事行游不知懷故鄉風塵苦未息鬢髮忽已霜傳聞舊閭里蕭條但空桑縱橫新少年意氣頗

不嘗顧余素拙直安能復相當亂況岐路欲渡
河無梁若鄭自吾道詎敢怨參商吁嗟此衰骨四
顧徒茫茫不及枯松枝猶依故根旁何意游東臯
親我高士光亦自毘陵來首遂白此方上古岐黃
書自君晰微芒肝腑畀靈炤仁至逾精詳不爭驚
世名高辯騁琳琅第聞沉疴人洒然得愉康近者
友朋缺所愛黃金長結交四十年衰老惟自傷聞
君更偉特行義乃獨強故人事千里脫篋輝倒裝
坐此輒空手語寒兒女行君意及殊遒謂予分所

將復於艱難際施其餞兒腸嘆息此古誼以君尚
不以聞之已足幸況復登君堂余歸既無期戚里
永相望滄波不可卽向風涕淚漣庶見同鄉人聊
當返舊鄉杭子亦吾里二研寄行藏慷慨志不巽
信彼同岑芳與君並余恃用慰秋風涼會須日笑
樂盡此天涯觴不見江南雲低徊江南尚

暮春過郭田山人歌

念春不得已步屧追春風重以故人約倉皇出城
東依稀舊來徑所求嵩頭紅（不過山人家已十餘年矣）率爾姑

叩門自以名字通故人一笑出坐我芳花中爲我
致清醑爲我羅青菘不忍竟不醉觴至[illegible]易空憶
予在鄉黎意頗惝離蟲乃獨壽君詩學之亦不終
遂走異鄉縣艱難負微名首白始還里所見徒蒿
蓬聞有舊相識覼予反曹瞢君特見慰藉低徊熱
中腸歎息會晤難倏已衰老行轉盼數十年天地
真不嘗故物眼中少閱歷安能強積累便今古日
月徒相將惟有無賴春歲歲風花香今日復笑樂
共此深春光自當重須臾須臾詎能忽談罷月已

久雲山何蒼蒼短歌爲君發更聞盡君觴富貴既
飄飄仙人亦渺茫丈夫貴適志低首神不昌得把
故人手壯心仍飛揚吾其歸乎來春亦在吾鄉

送毛亦史還婁東

漉看日影湖浮雲蕩平川飄風吹衣帶低徊綠醑
前儔侶默不語中堂停素絃覼君理歸策百端乃
茫然嗟予事行游華髮久隨顛歷諸紳客坐俯似
識所先祖知自愚昃特愧昧周旋況無千黃金安
得免推遷終歸川無梁中心徒悁悁愛君璠璵姿

德美懷盛年殷勤自相慰嘉義古所宜何當此須
臾脫手輒各天人生各有役安能事糾纏窮達不
足論立已義貴堅願言保令德寄我瑤華篇

春日訪慧雨出画梅見贈

雨耳到今苦失意只愁無處逃頸紉開師舊自南
游來翛然高寄西城假扣關便已就理觀疎花況
復相鮮新對師淡坐樂深趣晝寂經沉妙香遇師
云居士好筆墨刻鏤妍絕有危色老僧筆墨亦時
落一節寂歷空山裏笑看尋常造化根枝頭報我

雪霜恩天負爛熳捐間出寫成聊取自怡悅居士
神明得無類贈君歸以侍清寐余自風塵三十年
年年心折早春前飄泊春風復誰向月落參橫獨
惆悵怪師自有化工手春光點染亦長久林逋孤
嶼杳難見近者玄墓復空美千山萬山不足論只
此相憐自相許

盧與諧奠兩兒彩侍刲股以療母疾歌以贈
之

我覩近俗愛身極此外悠悠不遑卹此日君親亦
良苦悲愉不在子臣聰近聞崇川兩盧子吁嗟至
行輝青史祈天代母病晝夜精誠矢力竭仍餘心
不盡必欲與天爭斷晷燈寒四壁霜風冽痛母痛
兮聲復咽顧兒居然尚有身寧當遽謂無能竭背
母星前舉刀看神鬼驚呼泣丹血嗟此希有事人
世固難問君家兄弟抑何奇後先母病爭同奮有
時著吳不能定其命有時子亦只能循子分天乎
人乎勿復疑肯賢不過求無根全歸理不異耿耿
聊自將此事本性情兆謂非至嘗歎息人子方寸

間寂覩侍此為仵匹誰是瀕危無愧者令我淚下
沾衣裳

九里灘晚泊登嶺上作二首

捨舟登絕壁何天良復奇曠眼長空盡雲山何離
離烟外鳥飛急蒼茫獨安之空林漸暝色短翮亦
已疲顧影豁深省寒江候月遲

其二

每愛舟閒好有官舟亦勢所牽須早泊烟市依羣
艙瞬息莫相負振衣步林皐恃興輒幽往不覺迷

禁讀勝事終自得儻矣艮復家

江耶山石

哨石拔層溪突兀赴心目巉然尊控側羣山稟臣
僕又如昔孤臣大義當傾覆骨立氷霜中長向寒
雲哭歎息不可卽悲風動巖谷

闘江舟中聞榜人語慨然有述

數日盤千嶂徒旅厭登陟老夫筋骨枯久無濟勝
力心折荒山道咫步悉危怵急思入舟好寢食安
眠適不知闘溪船置身艱難極殷勤護書卷餘隙

微躬戢左右傾舷板如紙經蠹蝕缺漏不可支沧
泥相輔弼秋盡水更駛犖石復爭出嶠如龍蟒怒
昂首上原隰隱如羆貔浮蒼背藻初日有如欲犖
馬登降頗不一有如褰裳人半濟忽回惑亦有學
諸峯岸然各離立亦有為邀岡盤紆故相與森森
負奇詭落落秉介特不欲使衆流一往恣横溢衆
流不肯降搏擊乃逾疾併勢本東下爭道反不直
盤渦噴流沫鼎沸驚洽漢餘者常倒廻來去紛迸
遏蹴浪如奔雷飛𣽷竝抗敵天風資震蕩憑藉益

驕色崩排日光陷四山亦欲仄舟師定舟向大呼
挺招入（舟前後皆有木長二丈許以破浪謂之招）救援洪濤鬪石歸廻
舟急紀艅固誠果審微更殊密自能不挫亂所以
定傾側須臾危灘過天氣已昏黑停橈纜野岸且
謀少安息煖湯澆我腸凄神還我室向火復語笑
顧此詎易得命觴報舟師非子力不及慚我衰頹
人年年去鄉邑闘山笑霜鬢奔走皆牽率客路喪
人志沉憂況塡臆始知養拙尊吾道信秉執我旣
負羮懷四顧徒悚栗念之熱心顏嗟哉更奚恤舟

師前致辭願子無怏悒天運已如此詎予猶未悉
屈指數十載民勞尚靡卒故鄕下敢保流散十之
七予家本海甸歲計恃秔秫先澤上田畝家世粗
自給大兒善長耜小亦勝短銍歲晏足酒醴里巷
易為德歌笑雜社鼓明神飫芳飶多少白首人道
路不經歷往者遭喪亂田廬化荆棘又見近時務
頗似喜峻刻每至符牒下督責謂循職不念郊野
空烟火絶荒壁背來氣如虎執我如盜賊更煩官
長嗔血肉供剝撃𪗾齰竟何將顧兒獨依膝揮涕

與兒語汝其綴予厄善事勢家去賜汝勿予憶老骨不委壑終弗遽訣絶兒行復再拜牽衣淚如雪聲聲念我寒饑勞未得食行道一悽哽天地迸流血寧意輸縣庭胥覗秖咥咥出符更相示爾遣何曾畢是時予自審瘦軀不堪劌絶望官府憐立斃安足惜忍死去鄕井飄飄事舟楫營此又十年波濤遂深習筋力良已疲庶與官胥別賦命本不嘗運會惡恒業昨復見鄰舫後先互傳述前路滿兵甲紛馳索舟傲叫讙趣軍期掠緊當軍律吁嗟此

罷民戚亦安能辺逝將合舟去得舟竟奚益厭今長年老袖手笑失策凡今鮮可營是處有不測順命安流離遂人貴通識審矣閱時變固矣悲蹢躅我聞益悄然斯義究維昔茲茲百年內誰當是我宅矧我生自今敢冀免茲役獨思古哲人處此各殊迹或著汗馬界程自修痛哭詩有但遣空言當汗馬句或縱而闌筆或游會稽老廣漢安如山或治巴中犢王蓄成都人隱巴中為農終身異物皆不覩神志聊自潔斯人既已邈風流渺難即撫懷起三歎何地置傲兀推遂覗霜天星漢淡空碧

寄愧能郞次原韻

少不善諧俗天性本疎畧晩更入塵網畏人不我若平生秖自苦蹭蹬憶如昨區外得我友介然守孤壑古法相綢繆眞氣亦磅礴一徑白雲寬襟情渺栖托可憐走如鶩瑣瑣末云樂何日共寒燈相與窮寂寞

送叔膽

秋風動平野浮雲何漫漫遊子懷故鄕晨起催征

鞍送爾門長道念爾衣裳單執策復踟躕未解行路難我憶昔窮士白首幽居歎微獨道尊遂時亦足自安與世一無營實恃皇德寬中原喪亂久流血及巖巒萬物鮮生氣所賤尤儒冠不幸有詩書安能免摧殘古人亦有言義在勝饑寒況復不可奪居貞以盤桓去矣勿復疑珍重加黎餐

曉鶻

曉望林影薄老樹彌介特如何危枝上忽著鷙拳黑乃知是蒼鶻偶此息霜翮立身最高處下覗氣

深獸。羣雀自沮。伏不敢蹌枳棘。日出千峰明。熠燿一區域。矯翮倏遠逝。雲海浩無極。

寶劍

一劒本疎遠。侍我三十年。光怪不輕出。塞默羣刀前。庸衆識未及。相信每獨堅。嘗予酒酣後。快讀忠憤篇。及見傾側人。慧辨奪羣筵。皆有不平色。浮動霜華鮮。自負剛大姿。神爽非徒然。利在斷疑難。任之貴勿遷。倘用佐天子。何處生烽烟。

佳人

空谷有佳人。生負冰霜姿。恭儉右君子。立身慎威儀。娟然媚幽獨。寤歎誠不疑。同時東家鄰。容光頗離離。亦有結歡侶。盡力驚等夷。傾仄以爲好。矛戟或間之。思彼縞帶初。笑樂何其危。文魴潛巨壑。翠羽巢羣枝。各自循高深。願無相見期。

湖上

莫便出湖去。審爾猶與索。昨見蕩際天。即此微瀾作。

送叔贍還牧城 五月十八夜作

今夕何夕陳清觴。青天飛墮明月光。蹲踞相顧飲不盡。牧城故人懷故鄉。故鄉一望何蒼然。君有先人二頃田。妻孥歡伏臘。歲晏足高眠。車塵馬跡不到眼。江天雲樹長開鮮。今年驅馬東臯道。滿懷蘭芷誰當告。數月盤留遂如此。眼前何處容疎傲。知君未經行路難。臨岐執手徒相勞。君乎且歸去。日月不我紓。昨夜我友天素來。令我涕淚沾衣袖。爲言骨肉自須愼。相保君有七十老人常倚閭。君歸勿言多苦辛。但當努力爲歡娛。憶我事行游。負志

頗自奇。花苒白首至。蒼茫復何之。我無黃金與紫綬。向人論交顏色低。男兒生既不成名。會須適志不復疑。逝將去塵網。行採山中芝。念君夙昔有同好。憂吾賣此淸明姿。歸兮歸兮勿相負。他年俟我滄江湄。與君攜手謝年少。年少不能與我爲相知。

題畫竹石

蕭蕭數竿竹。離離飽烟霧。瘦石尤嵬卷。應是米家聚。二君負介性。結友夙無數。好手寫意表。蒼凉動毫素。使人一相對。如與高士遇。下更著幽蘭。風流

美無度。彷彿遺世姿。娟然浥清露。遂題吳根秀。供
此高齋晤。我聞眞識賞。自采塵外趣。客或來此旁。
刺刺米鹽務。便如屠沽塲。名花被辱沒。我願客對
此。清歡渺然赴。各生氷雪心。是名大愛護。

送朗庵 一作送明庵之河間

秋氣日蕭索。北風侵衣裳。田功旣云畢。杭稻亦在
塲。酒熟取需醉。故書滿匡牀。偃仰覩四時。流易如
電光。息我以歲晏。天道誠我將。愴惻視我友。倉皇
治行裝。揮涕辭同心。逝將適遠方。我友澹蕩人。永

矢懷信芳。矯厲伐柯志。負義氷與霜。俛首事茲役。
迫蹙違中腸。知已涼在昔。執手心內傷。緬懷古君
子。處困神則昌。非獨味道腴。閱歷能自強。亦見菀
與枯。信彼命有常。所以畢其世。甘心老窮荒。夙昔
子愧此。生事徒滋茲。今始念歸宿。尚冀收榆桑。藉
友轉益急。爲我塵海梁。佇望還故林。白首同徜徉。
與窮息機趣。坐看滄波長。

荅證山贈詩五首。以首夏猶清和爲韻。春盡日。

道衰恒無徒。志遠已白首。珍重此春華。默默不我
有。艱難一良晤。惆悵不能久。有懷其如何。何處開
此口。

其二

憶我初見君。時亦正當夏。歲華如車輪。勞勞不遑
暇。老我心與顏。沉憂此憑藉。攜手徒感歎。人生一
傳舍。

其三

人生均賦命。命亦本不猶。獨此一片心。相知各有
繇。此道旣寂寞。去去將安求。離憂耿難寐。天宇空

悠悠。

其四

士亦各有志。詎敢言獨清。所以捐衆好。物外餘深
情。時與二三子。浩蕩安柴荆。每共吟新詩。眷言懷
友聲。

其五

今昔遞相視。轉瞬成逝波。不獨古賢達。感懷傳永
和。始知此意氣。銷落亦每多。願保璠璵姿。詎難揮
魯戈。

題張與偕半舫

出世太寂寞。入世苦迫促。何如兩不累。得半亦已足。聞彼賢達人。人境寄遐躅。幽齋儼游舫。新句爍盈幅。寄其不波瀾。宛已浸寒淥。晏坐資淸適。取以增吾獨。獨得全其天。斯則靜者福。

送章子我任歸里

歲華既已老。白日易西匿。江皋木葉下。四顧罕人跡。衡門何蕭條。氣候催入室。嗟我獨處此。萬感迸衰疾。苶然無一言。自苦不能悉。我友昨夜說。去我

又將適。雖知不可已。中心已驚怵。彷彿如古人。分手在異域。有懷復誰向。傾影徒默默。憶我嘗論交。夙昔深閱歷。恒見儔衆中。風義每森特。久乃漸挫落。不復自愛惜。才華誠波靡。意氣亦衰竭。吁嗟市中兒。試金百不失。所以辨眞僞。止恃一拳石。富貴與貧賤。鮮不競憂戚。況在生死際。何處用緣飾。笑此石大奇。欲避安可得。聖賢千萬言。皆以是爲的。每見古哲人。破此斯有立。吾衰一無求。身世絶牽率。但來卽游蹤。不敢不怵惕。因是日皇皇。求友轉

益急。非取聲氣合。姿欲盛羽翼。實以命自天。各有吾道責。親切視所合。豈不資蕩滌。蕩滌良復難。微言正相敵。辨之不及覺。輒擢深陷溺。惟得眞友朋。肯爲窮抉摘。脫我塵網中。強我志與骨。再造義理身。庶盡倫紀則。求之數十年。所見苦仍襲。獨遇昔吾師。光大歎莫及。洪冶赫心腑。論道殊質實。春氣所涵育。開發見嶒崒。寧知忽山頹。敷載空講席。吾徒悲無依。事會復摧抑。窮老靡所之。茆簷坐岑寂。每念吾友賢。皎絶厲風節。天植淸剛資。信道能不

惑。累歲始一遇。無繇共晨夕。何幸今春來。生徒效精業益。得欣荷論。塵中歎超軼。深夜每縱論。奇氣撼四壁。復使衰頹人。長懷歌伏櫪。因思士最難。諧資本不一。尤苦鄙俗腸。生死塡胸臆。期然對吾友。爾天廻澄澈。便覺眼光亮。俯視諸一切。此眞予所求。藉以慰殘息。奈何視君去。無計挽行轍。嗟人有聚散。合幷終難必。悠悠恒故吾。聚首復何益。所願璠璵姿。日新在闇齋。老骨未長瞑。當更賴扶挈。況已見天心。正在氷與雪。經綸有本原。揮斥自兢業。

敬以爲君歌。歌罷霜月出。送君上江船。天風正獵獵。獨立看江上。寒雲一千尺。

田父

鳥語晨光發。草舍驚田叟。曳杖開柴門。驅犢出村口。衣食雖甚艱。勤劬亦恒有。十畝寄生命。可不事奔走。偃仰天地間。成我良已厚。用時復因循。饑來尚誰咎。我思古君子。食力以自守。九月風氣寒。豈不休白首。

克寬園中視芟草作

我愛幽棲好。地遠半畝許。頗有塵外致。幽陰足逃暑。前日偶來過。雨作十日許。顧此乃煩鬱。蕪蔓亦漫漶。大學將生徑。草樹相爾汝。摩腹欲散步。恐縮不敢舉。大笑謂主人。薄暮命鋤斧。肆力痛芟刈。一夕大楚楚。嘉樹出蒼目。若更倍妍嫵。可以縱吟嘯。信意輒攀撫。使人心目間。煥若闢天宇。嗟今正滿眼。紛紛究安取。澄淸有原委。姑息乃禍府。把酒忽長嘆。林際月微吐。分明笑老醜。嘆息一何補。

苦熱忽風雨至

節候正炎序。播焰始蒸鬱。萬物恃成立。天道信靡越。人在鈞陶中。敢不安所閱。獨至衰老人。眞氣漸耗絶。不能支驕陽。望日止憂怵。就寢若不寧。就餐亦中輟。但覺頭茫茫。跳脫根無術。忽見西南天。雲嶂黑崇屹。風雷瞬息至。驟雨暗林樾。天地一震蕩。萬樹皆碎易。爽氣忽到骨。枕簟快重拂。儼若古聖帝。弔伐振飄欻。

寄蕭子蟾

憶我當年作客來江表。衆中識得馬生好。肝腸雪

白照點塵鑑。亦登行衙矯矯。風雨相過最莫逆。歡劇狂呼數晨夕。極喜其庭如深山。蓬蒿一徑無人跡。一日座中忽見君。淳風眞氣來餘醺。對之不覺令我遠。深惕意氣徙紛紛。細向馬生問本末。何以到眼又一森突兀。馬生狂甚復自許。謂此豈伊異人宅。從來不許俗人到。知我便應知此客。因是悉君孝且友。淵源家學良非苟。阿兄南國推健者。君亦風流稱其耦。馬生平日頗倔強。哼獨許君不離口。我雖蹤跡太落落。心特信君堪白首。卽今轉眼

數十年。萍踪欲去囊無錢。故人半在青松根。予亦老病危且顛。舉眼愁寂無可向。距君十里如天上。聞君顏色桃花鮮。歲歲談經高絳帳。近又傳君正七十。清齋樂事駢闐集。門前種樹參雲霄。名花的的紛庭席。鴻章麗句滿南榮。把酒長歌笑眼纈。知君老興不暇懶。突若晴原縱奔驥。萬里雲濤聽傾瀉。千山烟月供揮斥。我獨懷君苦無奈。兩足蹣跚更殊態。度阡越陌非所能。長廻清夢霜林外。鄙瑣亭當祝嘏詞。涸我故人豈所宜。聊復爲君發一笑。

只將往事空追維。往事與如過眼電。吾生樂志何者善。但有素心能作達。每逢好景長相見。羨君松栢姿彌茂。應憐久客光容侯。亂餘亦復如馬生。老顏今日還依舊。

有以沙汔汚月索詩者。率爾戲作。

明月與江水。高深各萬古。判自鴻濛初。光氣相呑吐。乃以晦與明。循環互機杼。如各不過合。去來亦良苦。江流大自在。浩蕩欣自主。獨此葵盆中。忽有聚沙渚。近乃遂雄匈。則壞列天府。舊所汚月處。萬戶擣砧杵。滄桑一轉瞬。乾坤大逆旅。月或顧此笑。客亦乃在汝。

維詩五首。以輪囷肝膽在爲韻。

天地昭定分。倏乃隨飇塵。塵中豈無根。植之當有人。曠望瀰四海。吾道猶荊榛。獨立空愴然。胸次盤車輪。

其二

士貴達時務。章句多誤人。如欲救寒餓。勿指鄰叟囷。所以審當機。禍賊在因循。詎可使腐儒。搖彼瑣

細脣。

其三

脊怪讀詩書。每至無心肝。遂使廉恥盡。蒼生積摧殘。嗟此正靡極。尚云求治安。

其四

古有犯大難。横厲何果敢。功卒繇以立。豈不恃此膽。吾知彼事先。謹密獨在闇。乃得隨所向。如獄不可撼。嗟哉此何人。或當臥逍帷。

其五

齪齪不足道大言亦狂態譬如斲輪輳要視其所
載徑寸勿容苟萬里固已在

寒夕作

憶我當壯歲孟浪走四方頗懷徑寸心馳驅老戎
行其時正矯健足飽氷與霜快然臥沙礫安神若
閨房風鏃洞人骨意氣乃愈張今聽霜林聲怵惕
已欲僵擁褐曝簷日神苦終不揚但看歲華去驚
呼熱中腸顧此骯髒骨便當委山岡山岡亦已矣
今古遞相望獨憐不死志將并埋寒荒淒淒重淒

淒涕淚沾衣裳

贈補巷 以補巷罷官後仍似不能忘情故效睽督之誦以止之

青松俯層崖白石亘溪路托根誠不同介直亦其
素結交厲明德豈限新與故願我達識人抗懷策
修步市兒所驚艷君子或不顧皇天大玉汝為君
屏烟霧振衣扳千仞勿更為所悞

其二

士既各有志翕合豈容強如苟其好竽難以瑟求
賞但聞哲人言器貨視所養磨礪勿斫石斫石傷
其掌愛君掌不言君亦不我獎

詠懷十首以杜句吾衰未自孫謝爾性有適
為韻

有生命自天衆人恒憂虞憂虞亦何極力盡志不
舒用是發深省無乃忘其吾頭白不得休安得為
良圖長嘯恣偃仰浩蕩瞻溝渠

其二

少壯不自惜寧信當有衰忽忽已至今始嘆不可
追寂寞安蹉跎吾亦又何悲所悲一寸心炯炯當

示誰

其三

既不善諧俗戶復不成閉柴荊無愁絕横塞牛羊
氣庶幾事遨遊不失平生志中夜煩心神浩焉發
長慨矯首看天光日上霜林末

其四

塵網多縛人淪入況深至豈不嫌苦辛輒復忍憔
悴發願不肯甘脫落誠在自

其五

貧賤難爲工，時俗易爲尤，究竟平其心，致此原有繇，酒傾鹿門翁，清輝炤林丘，不聞力耕時，泉石紛相求，

其六

昔者杜陵叟，在困日悲詫，道氣終自慚，不作欺人語，杜有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之句，道固實難說，開眼滿大化，藐躬處其中，寧獨無代謝，代謝理不齊，餓死何當怕，

其七

天地既殊賦，萬彙難比擬，我實自生初，偶不能爲

爾，所以有彌復，謂我則宜此，

其八

冬裘與夏葛，時易即共命，吾道既當此，奉之敢不敬，所以愛人飽，內作當危病，俗人那得知，與謂山麋性，

其九

人苦不自量，窮至輒搔首，試望鍾山雲，尚覆故宮否，煌煌昔賢骨，縈蔓亦已久，我猶假視息，苦算飽身口，慚惶恐不給，憤惋復何有，

其十

我本愛山中，寂寂心與跡，瑣細不到耳，人生大榮適，又爭稱落人，豁達雲肝膈，得有開口處，不復算窮厄，自顧無其一，事事出下策，矯首千載儔，悲歌蕩心魄，

送朱勿齋學博之沭陽

舉俗競華縟，大雅亦雲散，之子特瑰瑋，勵志獨殊玩，讀書秉素尚，往往激文瀾，家學況貞肅，孝義久浸灌，金奏自逸響，玉樹絕頹幹，努力此良時，黽勉

扳恒覯，

其二

良時念歡覯，子乃獨行邁，行邁奚所適，迢迢白雲外，登高望修途，迥然阻湍瀨，開彼盛名俊，劇切義攸賴，聖道稟自古，一綫增永慨，子躬既委質，負荷亦斯在，萬春正始華，及茲擷荃蕙，

其三

吾衰恆寡諧，向時討適拙，唯與故舊親，物外自怡悅，視子行李色，蒼茫逐殘月，離憂遂滿臆，耿耿不

可說爲子亟鞠躬願子厲氷雪慰子高堂人俟歷
稿里轍
寄江度遠
江亭水葉下涼風何蕭條四顧浮雲翔縱橫滿林
皐鴻音厲天末嬌翮空寥寥所懷渺難忘企予艮
獨遥相逢三十年倏忽如昏朝恒念氷雪人不與
時務高闊黙羣衆內神解仍已超欠懷信在獨舉
世誰同操念之不可即願言永相勉

其二
祖背湖上來俾入悲腦父老候道左依依望淸
光見宣走街衢夾呼指油幢龍頭方樹禾先祭旁
與根去之決以蓋云使禾氣昌
其三
嘗聞入寶山毋借一空手寶亦止方寸隨取乃恒
有古人不擇地隨設不肯苟論學其大者以身復
以口使士敦廉隅儲才始堅厚入心會當正善俗
大樞紐私謂寶在是敬以爲君壽
其四

臥昔慈強合況本各異趣衡茆自娛悅亟借此尺
書詎云守介石聊用存區區獨以志此學學則何
嘗殊更喜澤袞民使我病骨蘇千載此一日吾道
發蓁蕪短歌爲君發庶以陳我愚
口占示鐸孫
予本非文人安可論文字但亦偶窺索頗似見大
義始甚意爲主命意如命帥攻堅與擣虛撤振取
自恣如欲爭上流又各視胸次苟具平瑣腸出脫
自難冀斷須痛浣滌塵際大決背大抵見壓上始
有拔俗意不然甫將且議何足議

其二
少年忌一俗俗便不可治如今視世好只爲敢與
棄已與先聖賢盡力苦相避安能落此窠得有淸
明氣學者有通病此實病所自所以吾願爾堅立
古人志擺身既光偉見亦自無際下視諸區區豈
遜我軒輊肯作如是觀便是浣滌事豈徒文章能
汝器已深植
其三

吾有玩好具，愛護慎所止。寘予側移置，即或違意指。尚不棠極藏，取潔亦易耳。偏性輒勃然，詬責苦不已。慮其爲一錯，恐至不可洗。乃獨於一身，磨涅嘗試疵。賢者所甚難，每謂我能此。不知已默移，柔甘中所喜。後雖遇哲匠，力不可爲矣。告汝浣滌法，更自慎此始。

雜感

昔人尚功利，志亦在匡時。大本雖不立，尚非營其私。乃今務誦讀，趨向胡盐卑。止以古聖言，爲彼富

貴資。窮年事乾乾，揣摩以爲奇。一旦既得志，慰彼夙所期。盡力爲鄙夫，秘計竊自怡。保其身與官，媚其妻與兒。殄瘁我邦國，愁苦我羣黎。以此成通會，滔滔如波靡。占聖爛㬎爽，得無有餘悲。

其二

髙皇垂定制，教士庠序中。典誥明且嚴，責以律厥躬。士咸稟教令，肅然相敬恭。所以取羣士，才品多梗脩。治習數百載，夥知文長雄。罔知勵廉隅，舉世將無同。人心不可問，天意亦懞懞。遂至有今日，溺

源橫長空。哀哉古人言，文則亂所從。奈何復不變，長此其安窮。張子曰，世之治必多尚行也，世之亂必多尚文也。

其三

自昔治與亂，根柢在人心。人心既不正，舉世何緜寧。所以百餘載，禍亂相侵尋。綱維既崩裂，乾坤方陸沉。寄言謀治者，立誠拯蒼生。當急治其本，不在力戰爭。

病馬

聞說城南一病馬，昔年來自關山道。會在北邊大

將幕，追風掣電聲名早。平沙漠漠屢當敵，千騎萬騎皆辟易。與人立功郤深穩，眞看絕塞無堅壁。不知何年忽落儓豎手，摧殘困厄無不有。長途盡力鹽車，脊瘡血漬隨行（音抗）走。道遇驕騎被金鑣，紫韁玉勒紛奇勝。顧之自覺有驕色，可憐此馬空過驄。一朝遇客爰有黃髮子，直前大呼此馬必千里。胡爲困憊一至此，酸淚迸落塵沙裏。親爲洗剔秋江沚，馬亦長鳴向知己。謂我猶足爲爾死。

解著歎

南山有嘉樹灼灼獨殊姿夙禀雲幾秀露華深榮滋粹然蘊芳質顏色倅璦䨥介烈自天植歲寒終不移蒙采彼殊乎切劇深醉資氣益厚薰習齊處各以時志協足幽賞隨風達黃祇上客名都來顧盼生光儀藿肉艮饜飫斗酒盈肝脾嘗此頗大笑謂此誠我欺了不異人意珍惜胡爾爲瑕疵滿賓座茹噉兼素瓷別去深掩門顧省色不怡余謂子無然夙尚各有宜燕越既殊軌安能強相知甘苦信在獨語人誠足噱行矣還自愛慎勿多言辭

故衞

東鄰有故衞經時亦頗久朴野鮮光耀落落誠不偶獨以歲華老始獲見親厚僴我謂我好呼我耐寒友爲君嘗氷霜信茲不相負托處骨肉間坦然亦何性一朝和風來青青到溪柳視君意所向更變乃殊陡謂已非時宜彼服益坽醜我亦不自知我德即我咎但見衆紈縠爽爽侍奔走若不審輕海[illegible]巳洞悉復情態況日新各自有所取相保既巳尚[illegible]我有曉物固有常道亦貴能守用舍

雖在人自處詎宜苟但能安我素何必不敝朽

秋盡

日月不殊軌終古此寒燠少覺日恒永康愉恣奔逐老始珍歲華顧乃苦迫促秋氣落空堂最先怵幽獨漸至相與親蕭蕭心與目寧知倏又盡氣候轉益蹙冥心視大化笑止一往復人生孰百年百年亦莽速所以古達人知命天機熟

其二

嘉樹有根柢器亦觀所受我觀西鄰子喜樂不忠

厚一朝翔天衢赫奕亦可陵悲陵氣如虎翻覆恒在手高堂極歡宴車蓋拂高柳賓客盈座讙盛德但在口颯然京風來霜色到林阜衆謂此恒序嗟哉尚不久

其三

曉起上隴頭四顧浮雲翔山川莽廻互草木亦已黃高冢何纍纍大作狐貍藏其下有白骨云是侯與王當此骨尚走雄視馳聲光安知亦秋風轉瞬徒烟霜歎息此人生無論存與亾共此今古內天

壞自有時唯彼賢哲人保此克自強

其四

白日旣西匿涼月來庭間蕭蕭木葉下北風爲之驅[illegible]懷不能寐披衣步階除瞻望我所思乃在南山廬正與素心人抗志勵區區舉目方靡靡笑爲狂且迂狂迂詎當辭但願愼勿渝

讀陸放翁詩

風雅今大作詩篇盛當代性情不可知極力工組績私爲此道夔得無慚譏讀之每不終若欲增

眩横近特愛放翁驚骨氷霜淬皎然積空明洞達到腸肺所以一字句都有放翁在嘗見舊典型風規肅霜岱亮直不以口人已信其內況乃一言出安得復滯礙自使當時人消盡塵土塊今我恍遺編儼亦侍容旣樞衣謹百拜肅穆聽明誨不敢作詩讀倘或足相對

其二

聖賢貴講學學亦在經世世儒尚拘綴變亂或無濟公亦知學人捝落俗流弊方當國難時心痛失全勢獨負萬里志落落明大計淒冷古戰場森立委骨髻討論王霸略勛業煩捭睨設使得柄用大復當可繼快竭報王膽紫塞窮次第豈得復有暇操筆事瑣細所以讀公詩爲公灑酸涕髣髴見公心血潰碧苔閉夜有寒芒出上逼星漢際

其三

前聖嘗論文當爲世所賴詩豈獨不爾興觀亦殊大如公最秀潑悉與自然會間嘗出異色雖奇突紛帶要亦如空山天風起靈籟至若歸老後悲懷

寄蕭艾歷久世故熟法戒備餘旣一一皆苦語爲世揭著蔡上者將道眼心魂滌積瀬次亦知止足庶幾覬遠害解人倘不乏溪省在詩外

金閣齋先生集卷之七

詩下 今體

次韻寄叔贈

霜色老丹楓離人驛路中夢迷看日落躃滯聽樽空兵甲中原息山川百粤通故交知此際愁絶一衰翁

其二

生平愛登歷似此亦佳游萬木淸霜洗千巖宿雨收衰殘爭極目老眼負深愁懷抱竟誰向蕭蕭一

敝裘

其三

越嶠行將盡方與接信州雲連平野合嶺擧半空浮未得懷人句先舒望遠眸風徽原不隔昔與話溪頭向與叔贈具道信州諸友

其四

滿目鮮生氣軒裾並肯安哀鴻吽雲月饑虎出林巒自有襄中秘無勞枉後彌老夫寧解此只合理魚竿

其五

未足鄰危用因人渡渚來漫云成卓閣聊附事蒿萊望遠日空壁經時栃自栽傷心徒抱膝此意遂塵埃

其六

翹首荒陵道春風泣杜鵑況當悲捧奠豈復念求田獨負窮途愧余嘗茅楚傳詩有途窮不肯受人恩之句余實愧之矣難堅草閣眠故人應自解白首詎徒然

其七

江干供嘯咏偏愛爾新居深竹堪逃客衡門好著

書溪雲同澹蕩天地着疎尚記相過日花開酒熟初

其八

畏時爭謳殺安肯恕崚嶒莫訝呼同馬還憐笑等蠅道危今世法懷盡故園朋那得便天末相依止一燈

其九

憶忽難寧耐關山一夜行半生鄉國淚廿載弟兄

倩花到沿溪放，鶯非選樹鳴。此時常握臂，步屧滿
江城。

其十

易了一春事，幾叢花信風。愁心催急序，鄉思托歸
鴻。對月飛觴際，淸歌綺席中。可當無好句，慰我海
雲東。

次韻答黃赤石先生兼訂嵐峯寺之約

中懷結軫不能談，夢裏油幢儼舊叅。朝策未曾當
塞下，枕書空獨秘淮南。畏人顏熱慚非石，知我情
深只數嵐。傾倒應遲楖几下，相看此際復誰貪。

其二

痛憤非關事後談，懲毖雖晩足相叅。風流慨慕推
江左，勲業遐誰重斗南。遂有鵷行謀稻黍，翻教鴻
羽泣林嵐。至今野老猶揶揄，玉几徒勞數戒貪。

其三

劇病深愁入耳談，員刓委屈那能叅。如游鼠穴還
虛左，似適燕山卻指南。自爲孤生留面目，稚知吾
道在烟嵐。相看眼底應無幾，料得招尋不厭貪。

其四

邇來傾蓋素心談，特達眞無世許叅。信得耿光長
夜爽，已成絶響大江南。迴溪綠漾娟娟月，古寺青
羅點點嵐。須更不虛秋夕好，淸風飽得未云貪。

和黃赤石先生初冬治園種萊詩

看時無可向，長擬問丘田。纔總存先哲，低徊記昔
年。天心更閱歷，吾道有安全。長樂爾曹事，宜垂薇
肉延。馮道自號長樂老。

其二

在性堪實踐，綱維天地根。應將杜陵淚，長弔楚江
魂。寂寞天南路，蕭疎人外園。誰能知此地，碩果尚
孤存。

其三

艱劬誠自養，吾意尚調饑。不是遺湘芷，眞甘厭脅
葵。腥餘芳勝掩，淡極道腴宜。惟此僻幽獨，占人心
所儀。

其四

出土質殊細，安能照眼靑。植根煩長者，敷澤報窳

形飾苦應呼邵。巠寒亦氏丁（先賢傳丁密非時無已種菜不食）安老策。聊以當豨苓。

其五

肆勤宜不易。一徑亦開鮮。寤歎烹葵句。風流種豆篇。翠浮新脫粟。寒並舊青疇。生事不殊衆。吾知別有天。

其六

設几竟誰欸。鋤教力晚茹。葵傾原自性。野獻復焉如。戶外驅封豕。天涯斷鋸魚。蕭然安晚食。惆悵偃

蓬廬。

其七

既無車馬跡。更値負簷輕。薄爾亦遊物。如民不被兵。全生慰遲莽。無夢到公卿。似此信榮適。相看不世情。

其八

作苦趁天氣。誅鋤厚土肝。計功宜抱甕。制律并驅蟲。滿月憐筠艾。孤懷信沚毛。吾生憑一是。白首敢言勞。

其九

天迥露垂白。微茭懷暮淋。孤節閒倚處。萬物並生心。寒序亦叢碧。晴光在積陰。靜看還一笑。綠酹且頻斟。

其十

但諸萊逸偶。不受子陽憐。援老非脂潤。充饑仗鹽先。編籬當避地。計種（上聲）喜瞻天。並得侍君子。時爲道味鮮。

澄江舟夜別茅楚傳

蕭蕭細雨暗江津。夜靜燈寒且暫親。鄰舫便成千里夢。飄蓬易了百年身。傷心蹤跡如相避。（楚傳七月自晉還靖。九月予即有閩行。）屈指游從孰較眞。遲暮得君原不易。奈何只苦別離新。

其二

愛爾蒼山堅獨往。窮途不肯受人恩。溪流到處春應好。壁立看時我尚存。失路久慚空蹭蹬。對人自覺愧心魂。相期莫道歸來晚。懷抱終當細與論。

贈吳稽田。卯以示安斯兄弟

蒼昊竟何意中原復喪公似眞渝赤縣原不死丹衷眼自烱凊漢魂仍哭故宮空令遺父老揮涕說孤忠

其二

臨難懷羣烈茲尤痛血誠鐵腸安萬折霜略盡孤生夏旅終何藉韓臣志獨行與天爭絕命嗟特抗前衡

其三

毎獨憐庸豎斤斤敗與成男兒有孤是溝壑亦殊塗逆出英雄淚冏聽史册評須知君父事萬古一深情

其四

英猷囿天植庭受亦知源自釋黃熊憾須平青史論人事（謂共尊）作忠完孝烈繩武有諸孫請拭無家淚吾言耀德門

其五

記得逢君候心期亦共憐悲凉空往日倜儻已衰年論定嗟何憾歸全企獨先臨風慚後死正恐負徒然

泊吳江

記得停橈處依稀又十年舊遊憎白髮敗井泣寒烟論世已無及捫心終不然蕭條無可那只合上漁船

錢塘江

空江落日渺烟波獨立西風舊恨多津口頓空雄壘色渡頭遂有護軍訶淒凉白骨饑鳶下零落明璫徙馬馱可奈漁人更遙指降幡嫋嫋下陂陀

其二

越嶠迷離一望收當年曾此作鴻溝漂搖國計憑三戶痛哭書生拜列侯事去登壇無信法威輕制衆失全謀可憐只有荒江月照落行宮冷翠裘

其三

黃蘇舊聞修類禡牙門開處壯軍聲萬家士女忪金粟十月風霜肅旆旌失律自捐公子塊歸魂夜哭越王城悲凉行殿空回首不及瑕丘故苑行

其四

尚有羣賢重寶林不隨殘局共銷沉自明臣子離
移分特立乾坤不死心碧血芳洲空杜若銀濤白
馬舊朝簪祇教野老臨江酹極目蒼茫淚滿襟

雨中過富春江見深林桃花

一帆遂向雨聲中渚淺波閒信好風山欲入江隨
岸走船如觸地與花逢深林未綠猶生潤幾樹雖
殘不減紅佇望亦非人境外話餘已自隔烟峰

舟至衢州城下喜晤汪五聚

輕舠盡日飽西風舊泊鄞亭又眼中蕭颯怪他非

故堞飄零顧我亦衰翁故人意外能相笑生計年
來總不工莫道今宵容易得最憐頭白與燈紅

仙霞嶺

半壁東南指顧中雄關萬古截鴻濛地偏陡立防
人過天若平分許徑通飛鳥應難窺澗壑樹雲始
不畏虛空峰頭從倚還頻訴何事仍教怨朔風

其二

低徊往事客心驚天意何嘗喜變更越國已無謀
甲楯漢臣先已待陰平摇山樹急悲風色動地泉

流倒峽聲道路只今猶共指嶺頭曾駐故朝營

泊延平為吾里章先生殉義處

日斜停櫂昔延平惆悵山高復水清看去當年魂
已斷說來男子氣猶生（章自云章延平男子也豈畏死耶遂死之）漏殘
故宅空書卷劒浦春風長杜蘅可奈賢祠供笑齒
（近毀陂其入先賢祠里巷造為諧語聞者絕倒）止應道路足聲名

揖仙橋亭

長橋接溪路連棟瀉清暉桯石分流急軒櫺疊巘
圍看題猶自昔繾綣輒如歸更是傷心處經過歎

息稀（額題正德年建）

浦城舟中

迴溪誠不易制艇亦殊宜極輭從機折招呼彼浪
危戒童嚴語禁（閩舟清晨解維輒禁人語犯則不利）洗釜合晨炊難
足舟人意持醪祝嘏詞

和尚灘

平流方數里愁絕又驚瀾亂石奔任象欲舟落鷩
翰陷波遲櫂立失色據舷看鬢髮已霜似飄飄祇
一歎

其二

回灘空雁驚。危浪傳風沙。熱舫時相望。長年毎自誇。能開原足辨。絶險會常爭。論最得無報。前途覓酒家。

閩懷

極目風烟萬嶂開。記會親擁翠華來。皇輿本重南天寄。海甸俄瞻北極回。多少丹心猶半壁。分明舊物未全灰。不知何事登臨處。愁絶春風上釣臺。

除夜

天南怊悵序。雜遝此宵中。里俗將迎急。人家祀饗同。桃符新隷卒。爆竹舞兒童。不顧衰遲客。無言聽朔風。

其二

入夜一愁思。遲回欲二更。去年逢室緩。此際燭花明。對酒婆娑影。圍爐笑語聲。猶餘歎搖落。慷慨念生平。

龍臥寺

灝海蕭條刧火餘。深山無恙舊精廬。蒼生白骨無

歸庭。古佛低眉獨妥如。流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聲。蒼禽得食下階除。閒聽老衲幽談罷。歷歷殘鐘彼岸初。無恙 一本作安隱。

偶見愢能詩。即日訪[illegible]崴山菴。

老眼忽驚氷雪句。即乘斜照叩疎籬。荒梅猶爲留殘蘂。識面兼如得故知。話寂古臺荒徑裏。磬餘凉月半庭時。更能携我坐遙澗。不是叅寥止擅詩。

愢能約看滇茶花云。昔亂時菴無主。有略而徙之者。近歲始乞還焉。慨然有作。

竹施艶發賓作珠。珍重孫風谷外音。刺眼紅酣驕爲樹。題詩猶憐照清襟。衰時不保名誠恨。亂後能歸感獨深。細看花枝似相笑。也憐顦顇楚珪吟。

賦得[illegible][illegible]行作老龍鱗。謝施梅仲。

虬幹幸托素心盟。報以凌霜百尺清。九日猶傳高士種。泉州九日山高士峯。喬松百餘丈。天寶末。秦系居此。種上。祭 千秋不恃大夫名。蒼髯自帶氷霜氣。拔地應多風雨聲。知是少微星隱處。長年岸幘看縱橫。

春杪放步。因過夏[illegible][illegible]閣亭。

漫步尋春及漫園嬌花亦浸著幽軒引人勝地猕
情還置我孤亭耳目尊好月最憐顰笑影一枝猶
醉未銷魂分明只尺桃源路記取來時薜荔門

其二

閉戶真成獨樂園脩然高枕即羲軒看時自訝勞
人遠入物應知拙者尊滿徑烟花遲歲月空山氷
雪淨心魂顧余未是風塵客可許閑時數叩門

遲景明不至

江外誰當問薜蘿近惟鮑子許相過看雲應喜添

疎放掃室今堪落葉深聲入秋原人影沒佇餘衰
柳夕陽多寧當今夜銜門坐復對清樽興若何

北風

北風乘怒發萬里一天聲草木亦爭壯烟塵詎肯
平饑鷹雲外疾老驥櫪邊驚自辨中原色能無猛
士情

清明日同白巖諸子舟泛

醉我春光滿看人令序忻野浮天際碧柳著鬢邊
黃郵餞喧闐僕風花亂綺裝病夫雖懶極寧暇復
匡牀

其二

朋好興都愜扁舟極浦前蕭疎容白髮委宛破青
天傾座論詩細嬌花入酒妍擁茲殊不負竟日即
長年

四月還江上寓廬

歸來不及旅堂春爛熳徒驚滿眼新碧覆溪頭榮
列檻（月令小暑至木槿榮）綠添屋角引初筠應憐汗漫仍如
客本信迂疎極畏人難解老妻頻問語奈何君迹

尚風塵

憶見

舊顏新理上公貂意氣爭看上市橋猶幸黑頭江
總貴杜陵一字不曾饒（杜有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句蓋總歷仕陳與隋本梁臣也）

雨後過白巖齋

數過亦成趣況君晨夕閒有花隨步屧無客強心
顏誕漫宜呼酒蕭疎合閉關可當無野老相與坐
潺湲

次韻答馬子

故人終歲見還稀生事於今計轉微野草倶放看

欲痛霜餇也更學平飛蓼摧日逐烟雲壯馬憶祈

連首稽肥只是衰顏應共渺況兼空老舊山薇

其二 以瓶花作供來詩有紅粧其似傾城國句

山齋何事晛開人摘得春光到眼新淸案齊看還

共笑幽軒待月或雙顰錦園自許能傾石高臥原

應不帝秦子亦花時最無奈浩歌幾度醉芳茵

次韻答朗庵

俯仰看今日情懷各有宜況經人面熟自有歲寒

思柔芋雖頻渺石房亦素癡只應凌絕壑長與白

雲期

其二

昔往丹心在其如未忍刪最憐雙鬢短逐老一亭

閒萬役天山鍔雲深玉壘關縱橫愁絕處安在着

吟顏

登下閑子開烟詩

認字登[illegible]眼新饑寒徵學力爛熳豁天

眞師友澄懷得詩書靜氣親浩歌原自足庶可不

全貧

贈蔣我公 十二月二十八日

尚不窮吾友歸來又得君古心欣有托生事各無

云黯淡殘年客低徊極浦雲驚心看道路何只耐

紛紛

送朗庵之高平

念爾復行邁長愁入暮雲空憐雙鬢短相視此宵

分春逐征人去詩從客夢云到秋邊月近應有一

鴻聞

對花同鮑景明作

蕭蕭白髮竟何成回首當年夢幾更不盡逢天空

渺渺止[illegible]對丹心合向花前老病骨聊

從酒次輕更賴故人能見慰中宵抵掌說幽折

次景山人遺呂松盤兩梅原韻

珍重乾坤意春光到爾遲 二月梅始大開 能爭高士筆爲

寄故人枝眞氣原相待東風不敢吹江天縱邊濶

曳杖欲何之

送諦初還湖上

無計留孤錫臨岐獨悄然風烟當落日道路欲殘年天盡湖光待雲低嶺色懸隨師淸夢遠應到鶴梅偏

其二

仍熟風塵面孤懷本不然從人聊爾爾負我遂年年京髮儔中了蒼山杖底懸終期相笑處林麓最幽偏

次韻送毛亦史

亦知經衆眼未敢問誰青繾綣猶長鋏悲涼復此亭輕烟低暁閣高枊沒春星歌吹横塘好其如不忍聽

其二

看君歸騎遠一徑入逵青漸了還家夢偏難送客亭闊山空夜月故舊巳稜星不乏南鴻便應從天外聽

優鉢庵和氷幢結菴發毋韻

道自難容喙何來物外身磬餘將菽水堦下絶風塵慈烏馴孤錫寒塘長綠蘋低徊頻灑涕羨爾對衰親

贈氷幢

道人出世家風只有平當是道秋來乍雨乍晴臥起獨吟獨笑

其二

竹塢閒雲落落柴門黄葉蕭蕭眼底胸中無事坐來月墮天高

夢中得坐到横塘靜歌因好月來句此吳中

昔遊事也醒起續成一律

坐到横塘靜歌因好月來微波仙子去繁吹慢亭開雲愛淸聲緩風飄素影囘披衣還自訴昔夢未全灰

留別友人

自此益難得殷勤杖履間古懷携我遠別緒向君艱夜月急泉語秋雲冷石顔長途應有夢千里扣松關

懷唐載歟

似君儘可不貧困閑亦犒然長若饑男子自當有
孤是世人那得無羣非山中白日到幽夢江上暮
雲閑釣磯此意悠悠可誰向躊躇祇自立殘暉

草堂

慚負餘生鬢已蒼強顏卜築此江鄉都緣子與傷
司馬聊復重婚愧牧羊未忍言家姑草草不成作
客亦皇皇衙門幸達南驅夢猶道飛書射大黃

秋柳 王貽上原倡和者甚衆余第見諸和作亦效爲之不知首句已暗與王合

秋來何處最銷魂回首斜陽照里門縷縷寧堪籠

月色青青多半著霜痕霏微不復依春禁憔悴今
甘老暮村我欲直禁容離思其如淒斷總難論

其二

弱質無能耐耐霜自宜寂寞守林塘傾歸天末驚
殘縷望遠枝頭恨滿簷祇向悲風摧上苑不堪絕
塞系名王相期堅待春光到再得舒舒洛下坊

其三

處處霜華點客衣傷心時事已全非陌頭冠蓋輕
陰散樹裏人烟一望稀月落橫塘烟欲濃月明咻
影雁初飛低徊莫道風流慣極目淒凉故國違

其四

衰時詎肯向人憐一任摧殘冷夕烟無復王孫愁
翠黛祇應野老共纏綿蕭條彭澤歸田日涕淚與
元返駕年 唐與元元年車駕還宮中書省秋柳復榮 況是望秋零落早
不禁心折戰場邊

渡澄江 時從沙民於內地蘆洲有燕採之禁

一葉蒼茫信晚風悲歌鼓枻亂濤中隔江烟尚留
餘燼萬里流仍拜故宮洲渚祇教棲雁鶩荻蘆空

自老艨艟勞勞極目長天盡慚愧東南力已窮

遊某氏園 園爲某先達所營今已售時貴其園仍貨居溪左

一徑寒林暮色蒼躊躇猶自立空廊娟娟露落芙
蓉冷細細風生薜荔香入室人仍幽刻組佁薪兒
尚任橫塘百年幾度滄瀛淺空閱遊人屐齒松

遣興

高齋歲晏且徘徊淒泊於今萬慮灰到眼暮雲歸
木末何心來鳥喚庭陬朱旗不復傳關塞白首寧
消怨草萊誤殺杜陵懷抱極飄零猶向鄭公開

晚泊昌義鎮

荒店蕭然古岸根，孥舟泊此便成村。魚堆作鱠人爭盆，酒不盈缾客滿門。野老猶新他日淚，將花尚憶主人恩。夕陽回首渾無盡，坐對淸樽未忍論。

寄睿生

三秋故國傳烽火，江上淸齋竟若何。竹徑久無狂客至，蘚痕應較去年多。只愁滿目新亭淚，未了傷心易水歌。須更念余千里外，蹉跎今已變庭柯。

有感示朱子愼人

故鄕歸未得，汗漫復來茲。客久顏常下，年衰氣易悲。低徊留月影，沉若醉花枝。肯負疎狂性，相看尚不遲。

朗蓀還自豫章，詩以慰之。

游況既如昔，自宜還牧城。有見新學稼，孥友舊班荆。好句飛觴得，青山到眼明。衡門雖寂寞，亦足托餘生。

其二

知命誠難事，平心亦漸安。歸鴉爭夕照，疎柳識輕寒。鄰醉仍春酒，童憐未午餐。窮通皆造物，敢復畏艱難。

遊廢園

杖藜隨野色，一徑入幽凉。斷岸低垂柳，荒亭冷夕陽。石慚新易姓（園有佳石，已別售。）花笑舊歌場。惆悵誠何極，吾生或有常。

聽水幢琴

潛人閒物外，以我對疎林。坐此高秋氣，冷然太古心。空堂流水逝，窮海暮雲深。相顧皆無語，幾忘日

色沉。

不寐

事到心頭慣，沉沉欲五更。衰年愁曲折，永夜苦神明。四海復誰向，孤懷每獨驚。曉來臨匣鏡，安在足平生。

野泊

數家依水次，月色泛淸幽。烟漲溪能遠，波平樹欲浮。漁罾閒斷岸，小艇靜寒洲。盜賊憐荒寂，今宵夢可酬。

遊西山

香閣千峯表。登臨落照時。天風生杖屐。松聲滿鬚眉。木末玄猿過。崖陰黠鼠窺。半生謀避世。似此正相宜。

題朗庵新居

達人論世成高蹈。夙昔心期近遠同。不即鹿門遊物外。何妨牛伶託儔中。靑山漫說今誰老。白首相看道未窮。寂寂一壓應得句。莫教孤負暮江楓。

懷證山

望望淮陰道。煤回有所思。柳新歸去路。花照別來詩。看俗羈人慣。平情久客宜。自應深道力。終與白寔期。

重過如皐。夢佘公佑。索贈新句。玄然有作

昔游門巷記幽偏。幾度重來輒惘然。怪殺花枝無意緒。盡情依舊作音做春天。

其二

夙懷蕭颯自何年。依約三生一想烱。記得花時露醉後。論詩[illegible]爽小[illegible]前。

其三

浪跡相憐意獨眞。杖藜每共餞芳春。而今何處答狂笑。蕭寂寒燈是故人。

其四

風淒月落夢驚回。索我新詩笑語來。知爾年來寥落甚。夜臺詩思未曾灰。

其五

游從夙昔已泫然。話盡前塵劇可憐。多謝故人能見慰。分明悵立曉風前。

其六

每憶蓬廬展卷時。淒然偕得舊評詩。多君念我深情在。歷歷冰霜此鬢絲。評予詩云滿紙淒惻無怪冰霜到鬢絲也以予鬟早白故云

其七

衰頹焚硏此時宜。破戒聊將報夙期。誦與故人泉下聽。還如別路話迷離。

其八

捉筆搖搖祗自悲。眞如花片作泥時。九原應也憐

衰颯倜悵春風淚滿枝。

再過如皐許端伯已即世二年矣詩以哭之

廿載情深醉石苔。到門偏又怯重來。依稀猶歎空殘帙。寂寞風流冷夜臺。尚憶停觴悲故舊。更誰握手念衰頹。向集端伯齋端伯驚訝予老因復慨念杭鮑諸故人安排老淚無方法。只當天涯別一回。

歸里舟行

孤棹遥汀急。平原落日低。波光搖斷岸。樹影臥寒溪。歎息經曾慣。蒼茫認轉迷。渚廻知漸近。人語過

橋西。

喜再晤子開夜話

遂復忽相見。鬚眉尚儼然。又如經隔世。不記別何年。珍惜寒宵語。狂吟浪跡篇。能無垂老興。飛動一燈前。

自毘陵還風阻潮音庵

歸艤寒雨暗荒城。數合艱辛數日程。正憶近家蕭寺裏。邪鶯到枕北風聲。江湖避宿銀濤立。岸積氷天[illegible][illegible]興。又促旅人空悵望。隔汀茆屋曉烟生。

次韻答我任

衰年愁每劇。危俗喜同豪。自是栋當守。非關穎欲韜。鵰知須善息。雀翮會偏高。趨固何妨畏。情殊畏所遭。目填慚未贖。坏豈禁終逃。亮節驚韓愈。幽懷歎李翺。琳瑯鮮藝苑。鱗鳳舊衙皐。論豁千秋鏡。襟開萬里濤。詩篇流悱惻。鬢髮任蕭騷。歲老雙游屐。天空一佩刀。洗心追往哲。析義闢分曹。琴肯無端碎。車還有待膏。德潛應更確。學闇亦須陶。此事誠寥絕。孤生但永號。悲涼仍昔調。寂寞向誰操。一見

新胸眼。相憐鍛羽毛。傾心看玉鑑。投分托霜毫。莊惠情胡極。高張夢彌勞。低徊狂白首。親切擬同袍。那復論羣妒。相將付濁醪。

腰痛口占自嘲

俯仰安能與世同。腰圍復併作衰翁。折腰未肯殊陶令。瘦亦寧堪入楚宮。客至無煩言再拜。天高敢不戢微躬。能鍾博得擎相戲。問我曾彎幾石弓。

朗磨病後過寓爐夜話

彼涕仍相見。挑燈復細看。唐爾雙眼在。還拄萬山

寒天地容吾老。滄江信道安。此生原有命。濁酒亦殊寬。

其二

自分生誠晩。飄零豈遂非。尚慚生計短。終與寸心違。但有能窮力。原無未息機。浩歌溝與壑。前哲已全歸。

次牧齋元日雪詩

北風一夜捲銀河。散作寒花映玉珂。大地已看眞面少。靑山亦笑白頭多。竟將粉飾先春色。宣欲漫

空歷逝波。當道狐狸縱無畏。其如窟穴已平何。

中秋無月

風何颯颯雨絲絲。攪我孤亭悵望時。皓魄應愁看寂寞。浮雲奚事亦多馳。閑山盡暗中天色。樽酒空盈率土思。老淚也如垂露滴。夜深無語溼花枝。

其二

何嘗此夜眞無月。萬里淸光萬古圓。但使烟塵空絶塞。自然蔀屋見靑天。深深自識寒輝苦。黙黙差爲今節妍。不及乘風相慰藉。幾回矯首獨凄然。

喜得曹篁峙先生書

忽從天外落。千里故人書。顏色緘題內。聲情寤歎餘。但驚如隔世。別已三十九年。儼復對寒廬。喜劇翻難禁。涔涔淚滿裾。

其二

孤生如失路。無向不悲凉。時偶逢遺老。情親卽故鄕。天心留碩果。吾道倚靈光。豈不令衰白。臨風尙激昂。

其三

每愁當落日。最怯上高臺。舊德捫心在。前塵入夢來。經綸推定識。洞達肯憐才。天欲老傾覆。終傷滿草萊。

其四

詩篇何爛熳。細讀祇沾巾。凄斷千山月。繞回百折身。氷霜留面目。筆墨聳精神。正復風流甚。聯疎見古人。先生寄示鉄餘煮字吟諸詩。爲往昔紀游之作。先生書爲都人士所重。

其五

立身千仞上。歸潔羨金莖。時代嗟同轍。源流總一

家志應還共賞名亦復何加吟罷起遊歎悲風捲
暮沙（來書云堅臥篁山幕 金仁山許白雲之風）

其六

積柔當暮齒問學總悠悠更始懷元直無前愧孝
侯離羣誠可畏衰俗竟誰求將伯淸型在其如道
阻修

偶成

我法從來未肯刪原知終不恕疎頑難諳世務眞
成老自愛天機在學閒去徙未能聊鍵戶行藏只

擬一看山佛余但有寒雲在相對無慚落落顏

除夕憶同學周子傑自獄中

悵惘椒花循[illegible]時猶能盡室慰衰遲兒童遊膝啼
還笑酒盡圍[illegible][illegible]亦宜但有向隅愁正劇終傷神
手箴無奇卻教燈火遶爐夜也作羇䰟苦獨支

其二

縞帶珠㲲悉逝波窮佳空老亦如何原無黃斑尊
泉石那得韓雍脫網羅此際竟誰陪歎惋舊懷多
恐半消磨料量今夜三[illegible]夢擬手氷天一放歌

喜周子至

何幸艱危後歡持苦憶時霜寒支涕淚骨立惘鬢
貸對酒渾疑夢捫心可向誰只看子汝在須了故
山期

梅花不放

何事臨芳序低徊索笑難未教愁夜雨多半怯春
寒塵賞從稠雜氷心一澹安應知深自玉須俟解
人看

暮春詩　丁卯

花飛昨夜半成塵悵望數天憶此晨四十四年春
又去孤踪漂泊淚猶新

其二

驚心又是暮春時淒痛情懷那可支老淚也知須
耐得卻教容易滴花枝

其三

蕭蕭白髮竟誰依一樣春光緩緩歸只是看春春
又去關河也自怨芳菲

其四

春愁無賴耿難明。莫把春光恨不平。只是驚花原未解。老夫三月舊心情。

其五

艱回未足了生平。蕭颯江干老杜衡。空使林鶯啼得慣。年年作我斷腸聲。〔作音做〕

其六

尚憶前塵獨惘然。毘陵冶春尤可憐。三百春光正垂盡。歌臺結綺凌雲烟。〔甲申三月吾郡中歌臺獨盛〕

其七

寂寂花飛覆綠蘋。多年不是老夫春。如今祗許淒涼看。看作鄰家鬧幾旬。

其八

眼看江村掃墓忙。傷心北望暮雲長。春風麥飯憑誰薦。留得扶筇淚數行。

其九

重修稧事集羣賢。索寞愁人躑不前。〔向有招禊者以不赴見嗤〕見說風流王與謝。當年江左尚依然。

其十

船頭白苧試衣新。很籍桃花碧玉人。知道淋漓歌板隊。未曾經過甲申春。

其十一

揚州城外草如茵。名士旗亭餞暮春。詩酒年年能作達。鶯看多是白頭人。

其十二

多愁老去慣逢嗔。對著花枝也笑人。笑我不如歸去好。柴門深自掩酸辛。

春暮　庚午

愁絕萍漂後死身。偏難醉夢度茲辰。悲將一寸盈盈血。灑徧烟花作暮春。

其二

羣知遜志昔諸賢。悲憤寧將一死捐。誰識餘生尤不易。細嘗沉痛復年年。

其三

丹心不敢隨天去。曾憶江東舊典型。歎息銷亡今又盡。尚誰此夜哭英靈。〔向每歲三月十九日。越東先輩。有夜哭於山中者。〕

客懷

寂寂江頭老一枝，飄零假抱仗誰知，天涯細數無歸處，不敢長吟厭蜀詩。少陵有厭蜀交游冷句。

喜淸臣北歸

正億劒裝遠，遄歸喜益新，才華深練達，森爽絶風塵，老去思朋好，愁來藉汝親，會須晨與夕，爲我豁天眞。

不寐

急觴逐愁思，劇若翻易醒，深夜寂偏遠，一燈寒欲靑，艱難更欹枕，涕淚仍新亭，何似短衣日，鞭梢落

繁星。

閉戶

淸齋塵事少，閉戶極相宜，暇豫豐佳日，神明永澹思，讀書心細後，抱膝眼空時，始信幽居大，千秋實在玆。

其二

素不善諧俗，端居亦畏人，庶幾稀應接，尚不負嶙峋，一室況殊邈，古人良可親，悠然誠自足，深坐此芳辰。

蟬聲

憐爾甚微細，疎林噪夕陽，臨風如更厲，吸露亦何長，自覺迎秋氣，偏能報晚涼，不敎閒耳畔，蕭寂此橫塘。

其二

吟嘯固殊適，其如總不工，盡情嘗鼓吹，集侯若雷同，雖縱居高唱，終虞尚口窮，螳螂恐能聽，願爾戢微聰。

江村

秋水足平時，江村小暇齋，持竿尋急瀨，眠犢任前

溪，飽飯看時近，新詩信筆題，浮生聊自慰，倚杖夕陽西。

次答羅補庵

老眼逢一亮，狂瀾尚有人，艱危看獨立，披豁喜同眞，白髮堪友，靑山未可臣，自須凌絶頂，笑與滌前塵。

評補庵詩

論交誠有道，卽與細評詩，盥滌須能捨，消歸一自

知性情陶台事筆墨簡嚴時不忍欺吾友諭心依
在玆

守歲用杜韻

歲欲去貧家燈紅且著花逢爐忙稚子爆竹亂栖
鴉淚滴遙天盡心寒急景斜曾陽安可得一醉或
無涯

送補庵移寓西沙次宜上韻

綵筆西行捲賭烟春山展笑謁如椽搖雲會滿旗
亭齒和雪眞慚石鼎聯吾道已看青鬢改深情眞

覺白鷗閒何年與爾同垂釣挺手臨岐獨惘然

克寬閣齋

索寞城隅半畝宮閉門深閉綠陰中總無剝啄驚
啼鳥但許偕庭貯落紅几寂每來南澗月枕酣輕
度北窗風起來不禁憑欄笑蕉鹿何年夢得窮

懷補庵即次來韻

近傳新旅次能亟尊俎洲筆墨香時雨江天迥客
星春深芳草路月冷暮雲亭應識寒溪夢遙遙最
熟經

瓶花

莫逕頻摧折須知極愛憐淸齋當靜對麗句或相
鮮風雨幸無畏滋培較獨偏還期後搖落慰藉惜
春天

其二

羣芳欣共集類聚儼同根但各安疎放如皆極晤
言香誠宜靜晝意亦安晴軒自足共晨夕相將樂
潛存

春日郊行

天氣今晨好幽懷懶不能出門如赴約聽鳥亦呼
朋眼著風光洗詩憑爛熳增任人嘲白髮尚自擬
騫騰

其二

沙路經過熟朝來較更鮮江山爭麗日草樹絡輕
烟花亞新生水鶯啼欲午天似能容一老相對各
怡然

江村

地僻柴門事易幽朝來更喜雨全收團雲舊種千

半竹邊屋新添萬里流愁仗疎梅香正滿病甘鮮菜綠初凋偏看若更還淳朴我亦何妨老此丘

題顧佳酯烟波江上圖

半生詞賦舊清聲𣊬得如霜鬢幾莖買山錢縱多於冢不敵平江夜月情證山曰此君初客東皋後客吳陵平江咫尺而不歸二詩似時側懶

其二

幾點迷青舊井烟夢中新句書中禪看來獨坐江天影愁絕風濤正渺然

其三

抱膝意何遼浩然若長嘯惆悵此空江閒殺蘆花棹

其四

我亦江南人歲晚不得渡相視各白首寂寂寒江路

示孫

吾衰漸泛梗天運復[illegible]兒宛轉隨衆栗艱難併母師安能識愁緒聊[illegible][illegible]誦詩便覺相依好閒來一

解頤

其二

默識器資久詩書詎爾爲但當知句讀須早識尊卑知恥饑寒日安心作苦時便如脣齒輔泉下亦長怡

和朗庵清明感懷

自愧衰顏向俗疲年華流水重淒其紛紛慣識雲情換寂寂長甘我法宜一任春風嬌燕子閒看細雨浴魚兒便應把酒頹然去不許家人話別離

其二

郊行極目悵言旋墓紙平將繡陌連未是空桑同一涕其如斷梗只相憐花枝也爲愁還落鶯語都教聽不傳無賴獨嫌江上草偏當淚眼自芊芊此地鶯聲最少

荅補庵惠墨原韻

久思焚破研無意獵芳林珍重玄霜液來投槁木襟愼餘當自惜虛白一何深或在聲塵外相將有斷金

寓廬

寂寞丹心老歲華。席門葦壁任欹斜。自安本分宜溝壑。何忍孤生又室家。士到廬中無淚處。船牽岸上作天涯。須知只有生初宅。望斷鍾山落暮鴉。

日暮驟寒獨立成詩。

炎蒸方盛夏氣候。忽深秋。門掩蕭蕭雨。寒催的的愁。暮雲驚欲墮。歸鳥肅無儔。久立生肌粟。因呼落幔鉤。倉皇頻問褐。惆悵獨登樓。扇泣捐何早。締憐命不猶。誠能逆毒歎。亦自快吳牛。特苦疎狂老。仍

金閶齋集　卷之七　兲

同汗漫游。風搔頭作楚。痺與骨爲讐。零落先蒲柳悲涼逐潤鱗。魂夢從躋濟。心折遂霜丘。十畝餘生事。污邪卒歲謀。晨占知鮮貫。饑口竟誰投。天固難容問。人原不敢尤。但期安蹇拙。任作一浮鷗。

馬駄沙懷古

天劃長江絡混茫。東來雲樹鬱蒼蒼。三分舊牧孫吳馬。相傳三國時。爲孫權牧馬地。六合平添俎豆香。明成化中立縣建學。遂挺丹心輝碧落。謝此地死難數君子。獨留道脈重縹緗。朱氏講學有遺書。臨風直放千秋眼。今古原知自有嘗。

老歎

自慚猶落落。後死七朝身。瘦骨成枯樹。寒膚儼細鱗。血憐依舊熱。志喜未嘗貧。但此乾坤內。看來孰與親。

書懷

寂寂孤懷每自捫。此生已矣復何言。浮家只作巢林燕。舊夢空嘗染指黿。草土但應埋熱血。精魂留著叫天閽。不須更向人間話。覓盡人間未有門。

寓樓偶成用放翁韻

金閶齋集　卷之七　罕

萍梗旋成一載淹。適游閑戶意恒兼。面誠畏向闔場老。膠恐難於散木黏。默坐只看塵際馬。深嘗方識水中鹽。天空勝事真無盡。極目雲霞日日添。

詠雪戲用昌黎韻

風從天外落。與過帳中來。未聽更籌歇。先驚曙色催。珠光如較徹。霜鍔許頻猜。始訝蓬蒿徑。全成柳絮堆。漫空仍蕩越。飄去更旋回。直壓簷櫳裏。平填浦溆隈。銀河疑倒瀉。玉樹或紛摧。點綴方冰柱。晶瑩掩鏡臺。誰宜工刻畫。詎不假穿裁。韓有勝事不假須穿裁句。

但喜新芳樹。還愁損綠苔。雲仍寒谷老。紺著素娥
投。竟已田名玉。非關夢得瑰。飛揚爭氣勢。蕭屑異
氛埃。色是旋宮璨。珍非部屌財。鹽關同慨歎。鼎嶽
疊崔嵬。龍戰飛殘甲。氷澌迸急雷。只高披氅展。卻
滯渡河盃。縞帶隨車轍。瓊扉列闕開。白三伊昔頌。
花六自先培。作賦看誰健。占年慶始纔。寘飛千嶂
鶴。寒浸一溪梅。昏曉光難定。鴻濛理亦該。哀庭空
寂歷。粱簡自低徊。恍惚迷蓬島。蒼茫惑井垓。似偏
憐白首。只許撥寒灰。憶昔嘗離亂。同時數傑魁。寒

飈方極酷。急掠亦將頹。汲楳崖氷裂。排山戰血厓。
天完溝壑志。謂豫章死難諸君子人条喪亾胎。成敗庸夫詬。
奸回後禩推。前塵都記憶。噩夢極悲哀。旅梗仍旛
托。民饑復告災。又將憂道路。不敢問尊罍。須有能
爲力。誰當未易才。蒙頭嗟跛躃。擁絮亦氊毰。歎惘
無庸矣。艱危各戒哉。春回知黙締。霰集是先媒。履
素得無悶。能寒亦自恢。經天人未見。此際或方孩。

江漲。秋稼漂沒。貧擭又失終歲之望

曉起江村半陸沉。剛愁空自聆疎林。潮廻横裂青
畦口。岸塌平分老樹心。多少窮簷今夜哭。叛回筇
杖白頭吟。可憐官閣渾如寐。徵牒猶煩掩暮琴。

寄題湯錦西溪濱釣叟像

我愛西溪上。蕭疎問字亭。幽人安懶趣。清照落寒
汀。垂釣亦何意。看雲自獨醒。題將頻悵望。彷彿對
清泠。

寄儲戎恩次原韻

晴軒短鬢散。遲賗。嚮頂朗光冷竹屏。展帙如嘗寶
欲笑。湭山不厭老相依。眼空我獨推元亮。齒冷人

仍嗤陸機。遊憶萍羅方幸甚。紅塵原自到門稀。

答陳洵若 次來韻時洵若在鄭陸橋。

極目滄江一草亭。問天有夢未遑寧。衰慵茅屋閒
鳩杖。索寞花枝笑膺瘋。劇喜開椷逢故友。深愁聒
耳話殘鯷。適有鄙語相聒者。輸君散髮長吟罷。笑看庭柯
長上聲德馨。

和朗庵書懷

槃槁年來計。愁慵自將草戶一扃封。眼看黑浪空
千尺。夢斷蒼巖第幾重。丈槀豈能甘塞鼻。肇花幸

不啻塡胸,樗材天與安疎放,自覺乾坤到處容.

其二

休言客久熟江峯,身世行雲亦偶從,王粲樓中宜雅賦,梁鴻廡下已衰傭,安心誠自知疎拙,食力須敎勉敬共,此外罕營存故我,卽無結襪也人龍.(復菴語故云)

其三

嘯歌斗室儘堪容,并著天涯放誕蹤,見慰只來江月澹,相看幸有砌花濃,鳥當故國猶啼血,人到橫塘輒憫儂,卻復陡然驚汗背,依稀殘夢一霜鐘.

其四

到眼都成駭與疑,老夫衰拙那能推,也知守己終應困,亦懼違時每不移,三徑自當甘螻伏,五湖誰復號鴟夷,生平幸有君還在,笑看氷霜照酒卮.

其五

餘生隨事易爲嘉,極欲汚邪一滿車,岸上舩仍開浩蕩,蘆中人亦飫淸華,雲峰赫矣危難定,碁局紛然著每差,看去幾回搔白首,杖藜索醉到鄰家.

其六

不復當年仗策游,臨風空對驌驦裘,乾坤戰伐餘雙鬢,廟社烟霜冷一丘,鼻羽逢人殊自痛,彥升餐麥尙誰謀,蕭條耕研終還勝,絶塞氷天落日愁.

和朗庵歸隱

寂寞殘生跡易孤,天涯何處著狂夫,心違斑管摧華髮,夢斷綃沙醉漆顱,白望江光來澹蕩,碧看峰色上虛無,全生本自宜人外,卜得烟霞是坦途.

其二

歲月眞慚逐軟塵,靑山訂作採芝歌,悲殘漆室嗟何及,老去陰符蠹漸多,未了艱危今且任,怕題翻覆曾過,歸來無恙江皐路,飽看閒鷗穩泂沱.

次韻答朗庵

天涯蹭蹬舊勞人,悵望蕭條黯暮津,道路誰言袞馬識,氷霜敢畏夏蟲嗔,瀾翻自計初誠短,憔悴相看始益親,抹卻頭銜還一笑,只須同號七朝民.

其二

開眼看來不解人,物情每試慨迎新,形容澤畔寧

堪問風雨津頭也慣嗔蘭痒宜安窮谷老雲頑自
與故山親南華讀罷眞成醉不獨君應署酒民

詩餘

睡起獨步溪上　虞美人

夢醐還逐中原鹿一枕秋風壁起來發放舊心情
拖著漁竿泉衰踏莎行　閑將江上青山數默默
今和古憑他閒眼看與亡幾度平空堆疊陣雲黃

秋夜憶亡友叔贍睿生　水調歌頭

昨夜迴霜色突兀到吳鉤驚看眼中儔侶尚會解

子不記得松根蹲友曾共酒酣亡賴悲嘯付汀鷗
歎息此人去江水只空流　西郊外舊游處怕登
樓其中有人陡絕握手並同游此地疎烟冷月長
爲在歌細語橫作十分秋那得便愁寂如此老溪
頭

澄江感懷用赤壁韻　念奴嬌

嗟乎兹土看江山涵釀嵯峨人物記得中原摧萬
馬獨在孤城半壁十月犀聲萬家血淚陡立秋濤
雪男兒到此骨香千古英傑　最是窮巷單備明

明當死處笑談風發總爲乾坤留此意不把獨背
湮滅想悶悠悠頻看種種眦裂衝冠髮至今生氣
浩然長亘明月

其二

崢嶸一尉也居然領袖當年英物手板借將分部
署屹立　高皇塹壁已絕聲援緊誰爵賞獨恃肝
如雪殘孤猶在等雄開國人傑　尚記奔走皇皇
看他頤指處雷轟電發便到瀾翻仍得算也儘灰
飛烟滅郤遜風流眞成鐵漢手挽千鈞髮其人安

在天空湧出江月

後序

憶昔三塘曾羈棲者十口迨今萬里仍飄泊以半
生元龍之湖海久除未成一字仲蔚之蓬蒿堪念
何日數椽野馬隙駒髮徒種種嘷蛩鳴鴂心每搖
搖正瑯落而無鄰悲哉秋也忽信美之有命樂何
如虞彼君子兮伊可懷矣人淡如鞠東方豈必隨
時學得忘筌南郭居然隱几楚芝徧紫時開歌曲
巖間鄧橘全黃未買木奴洲上用是青鞋布襪恒

爲東西南北之人。因而若猶浮雲。飽閱歌哭恩怵。之故。老冉冉其將至。氣飄颻而猶変。雖曰伐兎射麋。無能爲已。然而伏龍雛鳳。何多讓焉。無奈家本阜橋。翻越鄉而春廡。身非佽假。亦就岸以牽船。邑嶽之水桶中人。差堪偕隱。王仲宣登樓成賦。豈不懷歸。由江北以望江南。盈盈一水。卽今雨而思舊雨。落落孤蹤。斯則莊叟所以起悟於蘧廬。而謫仙所由賦觀夫逆旅矣。爾迺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偶者話言。必依歸乎大道。遭我淮海維揚之地。

當茲疾風甚雨之時。交是忘年。新白頭而傾蓋游常把臂。刻紅燭以催詩。旣聯石鼎之唫。旋出奚囊之什。蛇珠荆玉。索我雌黃。蠡測莛撞。忝爲甲乙。江郵楊柳。大都感遇之辭。夜月梧桐。祇是咏懷之作。寫歸心於客舍。我亦言愁。賦寓形於蕪園。君誠善遣。孤鐙讀罷。短句題成。臨水送歸。聊當河梁執手。登山望遠。相期破帽簪花。幸踐諾而早來。商茲三萬六千之是。且攀居以就正。論吾四十九年之非。豈直旅次之古歡。實則朋儕之佳話。爾。康熙乙丑。八月五日。四明周斯盛序。

金閶齋先生集卷之七終

金閭齋先生集卷之八上

寄湯先生書

曩歲從徐壻旭昭具悉先生志行卓犖皎然特立於世俗聲塵之外敝私心傾注已十年矣此十年中數過張渚皆以塵冗牽縛來往倉卒不能訪晤止托旭昭口致惓惓之懷既而旭昭來江上亦每言湯先生時時訊旅人不置且壬之冬敝過下陽澗既解維而先生至以交臂杓失爲恨欲覓棹急躡敝不果也古人有不相見而情已親者非敝與

先生今日之謂哉今天下之士高者流入於二氏次者肆力於詞章其最下者則營營於富貴利達三者之病中於人心醞釀而成風俗遂固結而不可解至今日而已極矣道不明於天下必無眞學術必無眞經濟必無眞人才故豫章諸子每言自私自利四字破除不盡卽禍亂之所從始豈有可復言學問治功之理言之可謂痛切近亦有論道之君子非不娓娓可聽然敝嘗竊窺之似於此四字未敢遽信嗟乎此道之所以終不明也敝不肖妄庸無似何敢以蠡測之見妄擬稱述聖賢之道然生平見君子長者之行與里鄉自好者或一言一節之有當於道未嘗不心誠愛之心誠敬之以爲聖賢種子原自不絕但無振起誘掖之人遂隨俗沉淪無以自見使得有道者爲之依歸則今日之才亦未必遽出古人下故敝嘗謂今日之君子他無可爲惟有砥礪實行以成就人才爲第一急務倘不及是時留意於此則後此之風會靡所底止卽間有後起者亦將何所恃賴以爲經世之用

此大可懼也敝邑陳子洵若敝髫年友也學古之道有年敝久不相見至去歲握晤知與先生共學已久敝深爲之快幸百里之內有數賢焉可謂不孤矣況聞貴邑多同志天資粹美可與適道知吾先生振興之力居多矣敝負空疎之志半生走四方忽忽白首又以俗累牽擾未有寧日不得師友規箴每自循省日見墮落言之眞可驚涕近得旭昭寄扇承先生書白沙先生語示戒此眞道義骨肉之情也一息尚存不敢遽已明歲歸里作終焉

之計或仍得遂結茀之願當托命於二三道義之
侶耳因便奉布臨穎瞻馳

與陳孝若書

憶戊歲客洛口從衆中識許子宗玉心異之旣與
締交見其有所稱引輒曰陳先生不置弟訊陳先
生狀因出示昔所報書及詩文若干首且囑之評
時正俗悤以病得閉戶因從枕上讀讀之快披衣
起帳中奮筆以識其心之所得又爲古詩紀之尙
憶有余不識陳子能識陳子賢之句一時淋漓感
發竊私獨喜不自知其妄也時爲事所牽不得買
輕舸訪晤纔出入萬死又蒙面風塵中至今遂已

十有七年瞻企德星徒有耿耿弟資禀最下不幸
生長柔靡陋惡之鄉又早孤家益貧不克振拔絕
不聞有人談學問兩字即有所爲賢者不過講求
如何作八股如何便可中科甲而已又次之則工
應付詩叅野狐禪治書畫雜技以爲雅人而已弟
心竊鄙恨之謂幼時聞先君子訓吾望汝異日作
一完人豈如是便爲完人耶然無人焉爲之指歸
而意中殊不肯與流俗爲伍則輒喜爲任俠之行
偶得一二少年意氣稍稍相合則相與握手歌呼

指天日出肺肝相示里中兒抑揄之輒目眥盡裂罵鼠輩安足知繼而忽自以爲大非漸折節爲恭謹且見　國事漸不可支乃妄欲治經世有用之學然卒碌碌一無所聞見後屢試屢蹶至今徒強顏苟活年不半百臣精消亾已皓然成雞皮翁矣言之至此慚痛曷能已已近過宗玉乾維知門下道履比益佳勝又有君任安節兩道兒合志同方相與身任絕學闡修厲俗風義皎然眞極一時之盛弟不勝頷手欣歎以爲今日世道之幸若不肖

弟半生虛擲眞無顏以對諸賢然自念精力雖已早衰鄙志終不甘以此沒世唯是工夫不得要領未能正本澄原終止謂之隨事補救而生來積習尤爲極重難返又不免滅東生西如一日幸得對君子或讀先賢書則此中便覺開明不然卽墮落無有窮極近爲宗玉言弟如負羸疾人人或見其尙有神理不知全恃參术之力苟爲不繼則前此參术之力盡而神理亦盡矣此弟之自驗實歷語也數日內讀彭躬老日記因復猛省今出入理欲

總無廓淸之期自知從前實實未嘗有輸刀上陣幷敵一向之勇終是志不立志不立便拚不得死勝不得種種積習若屏絕一切亦求所爲龍場石蓮者居之數年更得眞切性命之友爲之規箴或者稍有入處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弟動定大約在乾老臆中一二年無所遇斷當棄數卩持一藥囊相訪以了此一息尙存之志也弟近讀尊評史先生集與令先祖先生弗告亭遺稿皆切實警痛有功當世之書眞足風起百代上繩諸賢之軌弟讀

之累日夜不休以烝於病自謂病于身而藥于心所得爲已多也尊家遺稿近已乞之宗玉惟史先生集托人購之不得倘能轉見感幸不淺弟去歲聞史先生令孫白也兄志行卓然不愧家學近乾老又言其慟哭明倫堂一事不勝爲之敬歎少年有此眞不可多得眞可拜也人才關係世道幸而得此卽宜獎植扶進況門下屬在世好知必力任此事不俟弟之過計矣實翁葉先生碩德淸標爲今日魯靈光弟歸慕之悰葢已有年近宗玉再四

囑弟過訪，其意亦有在。弟比自槳還，亦擬趨謁，奈體中作惡，故不得不需之異日。然弟即不往，亦已不啻掃門矣。如有便鴻，及葉先生，幸此致之。

與黃赤石先生書

做嘗讀谷音集諸君子之詩，未嘗不掩卷長歎，幸當時之猶賴有諸君子也。夫諸君子之在當日，不過一悲佗無聊，甘心老巖谷之士耳。原非有豐功偉烈表見當世，爲時所稱述者也。又非能奔走公卿，長氣勢，取聲譽，以震炫當世之士也。想其時，即有耳而目之者，皆以爲狂迂無當，去之惟恐不速者矣。然做以爲有諸君子，而後天地得所恃以立。使當日舉天下無一人能特立獨行，稍稍存一君

子所以異於人之心，則廉恥道喪，人類滅絕，將不得復有今日。繇此言之，則諸君子之所以爲諸君子，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今天下惟豫章之君子，多有谷音諸君子之風節，葢先賢敎澤之所被。惟豫章爲尤盛，故其士多能識道理，堅苦自勵，不爲聲利之所搖奪。求士於今日，得如豫章者，可矣。做不肖，鄙庸無似，顧嘗挾空疎之懷，走四方，奉敎於君子，故所至之地，輒求其所爲君子者而一見之焉。乃自前歲至此，已一年，尚未有所聞，意嘗悒

然至去秋偶游龍臥寺乃得從僧人聞先生狀輒不勝狂喜以爲不虛此游繼又從陳友得讀先生治圃詩十章低徊諷咏恍然如侍几杖先生眞與昔之谷音今之豫章不介而孚世卽不知先生知先生弗恤也昔昌黎嘗言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心之所樂體之所安本無以異於人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夫昌黎之時不過以執政者不能以非常之道禮山林之士而其言已如此矣則君

子今日之所以自處又寧有他道哉不揆拙劣竊有和言敬錄上求正倘肯進而教之當再肅叩也

復曹篁崻先生書

自任歲一函寄候後遂杳然不得回信者六七年竊以爲此札又如前兩番故事竟未得達矣翹首雲天祗增鬱結乃於今年六月忽得吾先生回敎及各種大集從天而降捧讀之餘知碩果晏然德門備祉皆極康勝額手狂喜何可云喩回憶引裳分手時至今已三十九年陳根昔夢儼如隔世每意此生恐不得再拜故人一旦又於片紙中親承色笑風雨寒燈迴環咀誦眞不禁酸涕之蘇蘇然

下也學絕道喪世俗人心不可問矣先生一旦起而講明遺學一以正人心端學術爲設此今日吾道之幸有功於斯世不小洵與金許兩先生後先輝映又非匿跡韜光苟且自完者所可同日而語也敝嘗竊謂天下之治亂繇於人才人才之盛衰繇于學術自今世以讀書爲求富貴利達之顯的遂不得不與聖賢之正學判而爲二蓋以士子自童齒發蒙時立志已錯故盡天下之人終其身盤廻淪沒於富貴利達之中永無拔足之日則學術

之不端人心之不正實録此始所以生民之疾苦與大經大法之存亾絕續皆不暇問言才品者不過成一患得患失之才品言吏治者不過成一患得患失之吏治如是則天下之人才安得不日就衰弱以至於盡間或有卓然自立重廉耻厲名節斷不爲聲利之所搖奪者亦止千百中之一二而已吾先生所以正之端之者其道若何得無亦以振發耻心去其柔習爲第一義耶竊見近日亦皆言正學矣然區區之愚竊又懼源頭不淸終要自

尋出路則目前出處大關便要顯違孔氏家法不知亦有是兩可之學否想吾先生衛道苦心維世大力必自有以處此也至聖學原不專靠靜然學者一向妄雜之念膠結不解無着手處自必先從靜入靜則須從敬入則聖學眞血脉一敬字盡之矣前賢教人體認未發氣象又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而梁溪高先生又爲之立靜坐復七規教學者放去雜念認此湛然太虛之體則無念者是卽所謂敬是卽所謂一是卽所謂仁是卽所謂中

此復性之道也故先師義與湯子循此立教而晚歲又提出九容爲初學者入門之法卽爲入門者存養之法及門諸彥果多以此直透本體則踐形盡性下學上達皆括於此功夫不墮虛寂最爲切實無弊正與朱夫子取四說以盡敬字之義深相符合先生講程朱之學或亦不外是耶抑或又別有闡明耶敝本以頹蹟餘生歸亦無家強顏漂泊輙又白首今則已矣唯有待盡而已矣獨是一息尚存謬欲切磨鈍劣以期不負此垂盡之歲月而

又以根器淺薄積習未淨師亾之後離羣索處終懼不免墮落不識吾先生何以教我敝觀近日少年中頗多偉器有識畧明白道理皆他日有用才也學以經世爲大然不立大本則視斯世斯民之故原非自己性分內事終不親切竭盡才力只是漢唐以下作用故人才不可不先知學知學則大者爲一箇臣小者亦有技彥聖矣此事全藉大君子爲之造就以冀其有成異日方有人爲天下用此則先生事也不然豈只是求富貴利達手段便

可平治天下耶。當今唯先生具持世之識。故敞不自揣。敢以此言進。先生以爲何如。敞與一二同學。亦深欲負笈龍門。一覩河汾俊傑之盛。然先零之蒲柳。望風欲仆。爲之奈何。大壽今年八十矣。讀教知精力甚強。自爲學道得力之候。亦天之所以厚先生也。吾人每日營營。爲念所縛。精神不能凝復。故朱夫子嘗言非全放下。終難湊拍。而高先生亦謂無雜念慮。卽眞精神。則養心卽所以養身也。明矣。更望吾先生屛緣息慮。永保天和。以爲後學之範。千里外之所殷殷跂祝者。止此而已。

寄王乾維書

人才關係世道。況在今日。人才尤難。倘幸有趨向端正。天資淳朴之士。便是今日第一等人物。便是吾輩眞正心膂骨肉。急宜多方奬進扶植。引之從事于學。以聖賢修己治人之方。晝夜講求。身體力行。而于吏治民生。如水利兵戎之類。無不窮極源流。酌古準今。務歸宜當。使之實實有用。實實可恃。君子今日之所得爲。如此而已。長兄英資天授。學沉識老。後起之彥。傾心者衆。故弟之愚。以爲長兄今日。唯當以此爲事。不容一日緩也。細讀答躬菴書。平正確切。心性經濟。大約盡於此。然弟竊謂此事如行路。識得不錯。便須盡力向前。以求進步。行得一步。始得一步之實。不然。恐未免猶依傍知解也。不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徐爾翰書

憶曩歲在重草廬獲聆道誨喜出望外乃以先生匆匆言別未及畧展野人之意至趨叩尊寓則劍裝已北指矣繼于徐仲老齋頭接讀教言益增欣感獨以年來衰病侵尋塊處江干總與人事疎絕晨風未便寄答無繇徒自耿耿於懷耳近者旅寓錫山忽從恒惺敝同學兄又拜瑤函具悉吾先生道履佳勝精心毅力著述之富卓為後學師模歆羡無極來教謂李陸兩先生嚴和不同皆非中道

弟以游轍相左但未親炙未悉其所以不同者奚若而私心則竊謂李以屢徵不赴尤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是則誠與昔賢同揆耳至忠憲遺書今四方學者共推以為聖學真脉聞先生獨有未慊謂其論未發之中不當與虞廷之中為一愚意以為體用一源二之則不是豈千古一脉可有二耶或先生之指其說尚更有在弟之所聞原未得其詳耶敝邑馬蔡兩先生蔡亦未嘗識面馬則交不久而知之特深蓋毗陵之真品也向見其日記極

推服吾先生誠心虛已真實樂道人善尚有前輩諸大君子風範近見吾同學中意見小有不合輙盡力推駁若視為敵國者然誠不知其所學何學矣潛菴先生不能勇退而仍未嘗得竟其學誠為可痛觀其力量雖不及許文正然繇是而進焉不可謂非文正之流亞也稼書先生一代人豪挺然壁立於先生又特有深契真可謂吾道之大幸乃近又忽焉辭世殊不勝為之悼惜然未嘗不千古也正學氣機已大闢二十餘年弟以朽憊不能出

門半步尚未得聞吾東南現在主持者之為何人恐先生固亦推卸不得也吾學須以實得為主故南皐先生嘗言專靠道理不得專靠知解不得吾先生功力深久想於大頭腦上了徹已非一日弟以鈍根碌碌既空擲一生光陰至大耋漸醒又已骨憊精亾萬病俱出刻刻欲死今雖尚存視息實已奄奄如泉下人痛念及此直恐此事便已不知先生亦復何以鞭策此行期已迫之人也薛五兄至承示近詩益增感戢但苦力不能和如何如何

因便寄復臨楮曷任贍馳

序

四書本旨序

嘗觀聖賢之言至庸且近無所不貫窮之不可勝窮也而未嘗不以學者之各有所從入以造乎其所至一故見以爲格物無在而非格物也見以爲愼獨無在而非愼獨也見以爲求仁無在而非求仁也何也古今之至一者心也千聖無二心即千聖無二學乃今之議者毎以論心學爲諱謂未必如章句之學爲有表可循有坊可止嗚呼夫所謂

章句之學者固即聖人之章句也聖人之章句即聖人之道道在是學即在是聖人不離心以爲學亦安得離心以爲章句乃必以修宋史者爲斷分儒林道學爲兩途遂欲以聖學岐而二之則固而已矣四子書皆聖賢講學之書也後以制義取士而天下之以講義名家者始盛如大全之外有淺說蒙引說約說統諸編皆於聖賢之言闡抉殆盡今吾友陳子更取諸家而折衷之搜擇融液而皆有以會其趨既又爲之窮源極証以發其中之所

自得條分縷析彙爲一編題曰本旨益以爲聖賢立言之旨如是說者不敢過不敢不及第取適如其旨云爾韓子不云乎學者必慎其所道今夫道可至於海而又得其舟與楫以沿而不止則未有不及海者也聖人之道海也心爲學之總括此學者之舟與楫也以是編爲適海之道可以無所不達則至一者出矣今有貧子而數富人之藏者問其藏之所自而茫然以非其有故也數之也雖甚悉而其爲貧子也如故如是者吾悲之苟學者反

求之於心以繇於其道而不止則向之數之者皆將日親而漸爲己物寧徒然口耳之章句云乎哉予故書此以發明陳子之意庶幾使學者因以知可循之表可止之坊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是爲序

求放心說序

嗟乎此澄江薛味淪先生所著求放心說也薛之先畏齋先生爲嘉靖中名臣首倡明正學於其邑至先生又自祖父以來累世皆力學故先生學益邃且正所著書多未刻此則其生時所梓以告諸同學者也今年七月先生之次君志粹來鞠江予遘之范子家坐中嗣是得數見相歡如舊識因出以見示且屬爲之序予嘗竊謂天下治於心心治於學則學也者聖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也自世之

人各以盡力於其一巳之私者爲學則凡極人世間所可愛慕愉快喜樂之物皆爲其心之所展轉糾結而斷斷不能自脫之窟穴於是勢不得不大有所忍以成一悍然不相維繫之世界而中於倫紀生民之間者爲尤酷則今日之所爲學者惧之也孔門之學專事求仁學者之所從入則必自孟子之求放心始蓋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夫月之於水撓之而不止則水爲垢濁之水而月不可見不撓則水漸澄而月亦漸出此識仁之法也乃或

者謂知其爲放則心已不放矣此卽所謂欲之而斯至者也予謂日至月至而聖人皆不許其仁此亦曰至之也云爾若求之則必先有其志焉志不立則信不篤信不篤則物有勝我之勢故擲之也易而可以立敗先生言悟則曰實悟言修則曰實修並責之於必爲聖人之志而卒歸之於一淡爲達天德者之所自始此大本之所繇立也大本既立則於人倫日用之間斯世斯民所以附瘁顚連不可告語之情狀皆自有其惻然不能自已者以

相爲灌輸在天下則可以移易天下之風俗在一國則可以移易一國之風俗蓋必如是而始謂之學必如是而始謂之仁必如是而吾心之量始盡則淡之所自具爲至足也唯先生深得其味故立說皆親切平實直洞膏肓使學者自識其病之所在以爲下手之地則先生之爲功於吾學洵甚鉅也嗟乎先生往矣嗣君志行皆不得以流俗人比其必將大竟先生之學則訓言具在先生仍未嘗往也予固推廣先生之旨弁之簡端并爲讀先生之說者告焉

湯先生六十壽序

庚申歲之三月二日為我湯師六十降辰諸同學及門下士將進觴函席而屬言於某某謂諸子欲以言祝師之壽當先以心體師之學葢師之學即師之所以壽也何以言之自古千聖無二道即千聖無二學自堯舜姬孔之後子思子憂道統之失傳發明未發之中上接虞廷之旨而宋明諸先賢皆於此闡闢精蘊以教學者雖其間亦有塗轍之或殊然皆不害其為一吾師奮起於學絕道喪之

日教人力守高忠憲先生靜坐之法從一念入微處以致其戒懼愼獨之功此即堯舜姬孔之道之學也嗟乎人亦孰無此一念即此一念亦正未可易言矣吾與諸子試自體勘果能無內外無將迎耶果能不忝以知解卜度不增以矯強囘護耶吾師之敎明白易簡所謂正心者正此也所謂誠意者誠此也所謂格物者格此也故其至也浩然與物同體自以天地之心為心所以能為天地立心自以生民之命為命所以能為生民立命此無他

本立故也若今之學者口之所論說日夜之所披誦與其近遠生徒之所反覆切劘未嘗不言心性未嘗不言立本而其實則止欲自樹標榜以快其長雄壇坫之心所以一遇夫皎然特立明知其不可相下則必悉力排擠以摧抑之葢惴惴然惟恐其一旦出巳上也嗟乎今學者之用心乃如此吾嘗見前此之號為名下士者聯社盟立門戶紛然角逐滿天下亦止制義云爾尙不過數十年遂繇此以結三百年之局至今幸而有事於吾道乃又

復蹈其故習而益張大之居然以聖賢之學為彼自私爭勝之秘藏是其平日之所致力講求者適以成其猜忮陰刻敲剝君子之才而巳矣將自此正學愈晦人心愈險愈危世道愈不可救反不若向者徒事制義之各為一途而正學之猶可望也豈非足為大懼者乎雖然君子之自信也亦信之於道而巳矣考諸三王而不繆不謬於其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不惑於其道也吾信吾道則非千駟萬鍾之所得而移刀鋸鼎鑊之所得而奪

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君子於此亦惟倍自禀其潛惕之學安能與彼紛紛者較一旦之得失哉師之生也旣特禀淸純神穎之資幼志聖學而又未嘗有世俗柔靡薰染之嗜好與機械慧巧之徵逐以稍稍滑其志慮闇修力踐專一積久始一旦沛然於聖人之道故師學獨澄淨完潔粹然一出於正而於人倫庶物之間天下安危治亂之故尤無不洞極精要而初非漢唐以下人規規於典章以爲極則故師嘗謂正學不明則天下

必自此爭言經濟至盡人言經濟則必盡人爲申韓生民之禍恐未有已故不得不急以正學救之此吾師救世苦心世或指以爲濶遠無當則亦弗思耳已然則今者天蓋篤生吾師以擔荷堯舜姬孔之道爲天下萬世默啓太平之運則師之身固卽堯舜姬孔之身而亦卽天下萬世之身也卽於一念入微處上孚千聖以洞徹萬年壽寧有逾此者乎且長君英賓夙具今方以畜德藥和肇始振繩之祉而諸子亦咸以篤信斯道從游有素第皆實以心體師學不負訓迪期望之誠則今日之雍然肅然以環侍師之左右者皆師之身也諸子之所以答師者在是師之所以答天者亦在是如是而後謂之大年知必吾師之所爲大慰者矣諸子曰敢不敬勉以爲師壽於是書此以徵進吾師一觴

愚庵劉子六十序

憶余初至靖卽首與馬子叔贍劉子西京愚庵定交四人相得甚驩予毘陵里人聞之稱爲江表四狂生云於是每相過從多以劉子遂初草堂爲歸每至輒安坐連日夜不去極索食飲供具必甚適乃已家人亦漸相習不以爲怪至縱酒狂笑及各持論不肯相下又往往夜半大聲驚比舍兒或至厭苦之不恤也如是者數年予復走四方乃稍稍闊疎旣而馬子與西京又復後先奄去至今日唯

予與愚庵在而予已六十有九愚庵亦且六十回憶疇曩輒已三十餘年未嘗不歎歷落之壯懷蕭條尚在年華奄忽便已成兩白首老人也愚庵爲人志行潔淸重氣誼愛惜名節不肯與世俗俯仰中外皆亮直苟爲其意之所不然而欲強以爲然爲不能也生平最不喜見庸鄙人卽偶一相對輒不勝懆然兩目下視若刺促不可耐或至竟席不能作數語至與諸子論列古今興廢成敗得失及人物邪正天下萬世綱常大義之所在始抵掌快

辨縱横貫穿亟發泉湧雖有博聞彊記之士無所獲施則愚庵亦非無意當世者唯一無以自見於當世則其平日所鬱積佗傺無聊之懷無所發洩於不得不一寓之於酒況今日志愚庵之志者誰歟志乎古者遺乎今則獨行而無與者宜也旣不能默默然仰視浮雲送此白日則所得日夕相與親者亦唯此矣而世俗不察漫以酒人目之此予之所以不能不爲愚庵一歎者也愚庵最初與馬子相友善蓋曠然世故之外兩人極相似但馬子

過隘傲睨儕衆中時或至不耐與人揖愚庵則否然愚庵心折馬子甚嘗酒酣把予袖曰經世入道唯眞者辨此耳今人之才止能作僞僞則偷安有生人氣哉視此江干一片土昔日推馬子若在今日嗟乎二兄安得不許老弟耶因相與大笑立盡一巨觴蓋愚庵胸次坦坦然實不解人世間有狡深相詆紿事又不肯屑屑與人計短長故比歲艮困然十畝之間舊草堂無恙臨溪竹樹干霄矣遂戶晝鍵不許一俗客來而又有圖史環列可以上

下千古家不乏良醞時取一醉頹然自放則黃農虞夏輒已宛宛在愚庵一室之內昔人所謂造物者之無盡藏亦唯我愚庵得有之耳豈非愚庵之所自爲大年止可爲解人道者乎且生人之才如頹然得天多者其頹良然恃其鋒而極用之則其敝也速今以愚庵之才旣不挫奪於外物而又有賢子弟之助以逸之讀書爲文章皆未嘗見其張皇勞憊而又皆未嘗不挈其要而踞其顚皆足以無愧於古人可傳於後世則其所爲頹者異也而

其用之也又甚重故其頹愈全而物不足以窮之此老氏之學也予鈍劣不自愛惜臣精銷亾矣愚庵必知之而不吾告何歟當因諸子奉觴之役從尋草堂之盟以問之

刻畫劉子處亦自覺聲容宛然　自記

朱駕部愼人七十序

吾友愼人先生今年七十諸士大夫次第舉觴競爲詩歌古文辭甚盛予則以爲公學聖人之道所見者愈大則其所守者愈約矣徒侈爲休明之聲曰聒於有道者之耳君子奚取焉無已則請言公之所自始以庶幾於聞者之有所感焉而自思之可乎或曰公之所自始奚若曰公始於孝或又曰噫吾知之矣凡讀書而登仕宦聲名流於四方此公之所以揚名而顯親者也是誠孝之大者也予

曰非止是之謂也夫以揚顯爲孝者此有天以成之而非孝子之能自必於天者也吾所謂公之孝莫大於不忍乎其親之所不悅而專務有以悅之之一念何也夫所謂孝者無他亦不過人子之一念而已此念甚微而通神明格天地皆由乎此故曰唯此一念爲大也蓋太翁當日家敎極嚴公自幼輒能先意承順不敢稍稍有踰越寸步以違拂太翁之志太翁晨起恒極蚤聞公齋中已讀書乃喜如公適後起一聞太翁闢戶聲輒披衣疾趨案

前且讀且偪履不則太翁怒不憚累日公皇然憂且懼者亦累日視太翁意徐解乃復故公嘗自謂此累日中意恒慼然若無以自容恨已之不能娛親而反致親之不懌食與寢皆弗甘也兄偶爲人所紿有重負太翁知之日夜憂恚計無所出公慰解之百方不釋也公乃跽請以已所應拆田償之泌水亦復怡然也太翁從之事始已兄有田售之它氏公念爲祖所遺必已重拂太翁意乃購復之太翁曰汝顧願耶公曰誠願甚幸第了此卽銜門

既而兄更收其田或難之公曰豈伊異人耶卒未嘗有一言至若仕而北且南也則每自省戒唯懼違太翁淸白之訓嘗有所裁決輒曰得無爲老父憂故用是深自淬勵以不至于隕墜乃其歸而不出也嘗曰吾季子也我生時親已衰矣至竭盡劬勞以幸我之長而又至于薄宦則益老矣卽時時膝下喜樂永日爲歡尚有幾時憶公每言及此涕未嘗不蘇蘇然下也偶以太翁命渡江而南一夕忽心動急命櫂當五鼓突犯危濤而歸歸則寢門

始闔太翁果臥病也嗟乎此豈非止一念爲之者乎唯公愛親之至眞以親之愉戚爲愉戚則此中自有惻然不能忍者刻刻廹見于視聽形聲之外所以世俗之所爲營營于美田宅急仕進唯知有此而不暇它顧者皆不足攖其胸中以移易其天性骨肉之愛不然則親有不悅亦不悅而已矣安得有所爲不忍者哉安得欣然捐其所有而無纖毫顧惜之意哉生平嘗謂唯孝者方能眞知輕重則誠於公見之矣夫人之衰也食飲之養不足恃

必恒悅豫以樂之則氣順而神昌氣順而神昌則穀食易於轉輸而自有永年之理故孝子之親恒多壽恒悅故也然則人生至老其所望於人子之一念者亦誠急矣公昔日能以此一念壽太翁故今日卽能以此一念爲諸賢子之念而自壽不寧唯是公後世之子孫相與誦說公之事其得無有感焉而自思之者乎將使世世子孫皆孝子悌弟卽世世子孫皆公也而公之壽亦於是乎大于故樂得而道之爲公之後人祝然亦不獨爲公之後人祝也

徐士傑五十序

戊午歲初，予過陽羨侍師爲西溪之會，時同學諸子，自山中及毘陵來者皆持綵，累日走氷霜中，百數十里，始得至。其至自近者，亦二三十里，或五六十里。又或有在數里內者，顧以事，不皆至。惟士傑徐君，居隣師過門相呼數武而已。至是率長君祥源來，且令祥源董會事，益祥源向已游師門，又九佑何君壻也。何君故長者，以志學與予善，故予得升交祥源，喜其無時少年氣，茲又得與君坐數日，

始益知其所以有祥源焉。嗟乎，士生斯世，其不得聞吾聖人之道也，亦已久矣。其下者固齷齪不足道，其賢者又時時多溺入於異學，豈非以大君子不出，卒亦無所於歸而然耶？然君子之生，或時與地不相及，士之聞聲瘖思，力或不能以自致者多矣。即有自奮於其側，又當不知艱瘁爲何等。至幸一親見，又未必能如古人，歷十年數年，相依從不去，則其於學之力也，必不厚。而於其所居接，又或子弟未必善，親戚交游異趣相浸灌，則還於繼也亦益易。嗟乎，此今日學者之所以鮮有成也。今當吾世而有師，又生於君之鄉，而君適得爲之隣，又有志焉，將相從於此，無時與地之限，無艱苦會聚之勞，而可以共晨夕，時觀摩，步屧追隨，浩蕩塵壒之外，寘心萬古之一息，欣歎先哲之遺風，此皆吾黨同學諸子所願望計慮而不能得者，君獨安坐而得之，是天既以師公之於天下，而又似獨私厚於君也。昔夫子生於魯，而魯國諸賢一時稱極盛，其於子賤，亦謂爲魯君子輔成之益，則君之今日

哉，吾誠不知其所至矣。君與何君皆今年五十，予旣爲何君序，而尤羨君之隣於師，又家庭戚黨多善士，足以爲學道之助，故樂爲之書，而說者謂其可以觴君也，遂以爲君壽。

金氏宗譜序

吾金氏宗譜自延陵公續修後又得芸卿公盡搜舊譜而核正之譜始足以存信蓋崇禎丁丑年事時敞方弱冠芸卿公命書弁言今攤筆尙宛然簡首也當時以事會不偶未獲鏤版亂後益不暇遂廢置以至今日敞慮其久而散失又將無所取徵故復取而更加補輯梓之蓋距丁丑已四十二年矣敞於是睠念吾宗五百餘年以來興衰得失之故蓋不勝爲之懍然以懼也世未有不以昌大久

遠望其身以及其子孫者也然所爲昌大久遠者非可以強力智計得也是蓋有其理焉理不虛行必以有所依而立則所依者其分乎何爲分曰不過爲人子焉爲人弟焉而已矣是分也家之所以正里之所以安宗族之所以睦王法之所以立朝廷之所以尊治理正教之所以平萬古以來聖賢之道之所以不墜人類之所以嘗存而不至澌滅陷沒於禽獸皆恃此也故有是分卽有是理循之則安犯之則必不安盡之則昌棄之則必不昌亦

惟人自審之自擇之而已且夫人之所謂昌大久遠爲果何如者哉鮮不曰某也貴某也富吾苟有是是亦足矣嗟乎吾生長止數十年所見紆青橫紫朱樓甲第不轉瞬而化爲凄烟冷風欲求片瓦斷石不可得者已不知凡幾也卽如吾始祖七十三公當日凡所爲趨承檜旨者類皆志得氣滿聲光赫然靡不觸手可熱而公則以踉蹌怵惕潛踪避禍至變姓以遁匿玆土誠已危矣顧得於此長子孫稱故族綿衍詩書之澤以至於今而當日之

所爲聲光灼天下者其後人率已湮絕不可問卽或有之亦爲人所指笑而彼亦多自諱匿以其祖爲深耻夫如是則其始亦祗以辱身辱祖辱後人者爲一時之志得氣滿而已矣豈不大可哀乎故人不可不知分分明則理明而有以自立若吾祖位非顯秩本不爲事權所關以恒情論之卽隱忍觀望坐需遷格亦不至爲君子之所擯絕乃獨慷慨激發必欲左右賢相草疏昌言以伸一日之大義卽明知犯檜之怒足以爲異日不測之禍而皆

有所不暇恤此其故豈有他哉不過以不忍欺君父者欺此區區之心是即公之分也䜛是言之即或公當日不得免於奸檜之毒其所爲昌大久遠者自在何則天地不毀則分亦不毀分之所係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循而盡之已莫有昌大久遠於此者矣而況天又未嘗不以昌大久遠者報之乎是故自然一定而不可易之謂分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恃之以爲固此分之所以爲天分理之所以爲天理也今有韋布而僭倣簪紱則人皆側目

而思有以敗之此非人欲敗之蓋天欲敗之矣故人以非分爲可喜而識者則以非分爲不祥則凡分有攸屬者夫亦可以思矣方正學嘗謂有君子而無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顯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則天下必無循子弟之分而不得爲君子之理亦必無循子弟之分而不得昌大久遠之理益又較然明矣亦復何所疑憚而不一力於此乎易之同人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辨物者辨分之謂也今吾族於易爲否同人則否終而大有之始矣類族辨物則各得其分或者其否終而復乎故用是爲吾宗祝庶亦吾祖之意也云爾梓之役德全仲英九錫燦皆與有勞於例得書謹序

靖江范氏族譜序

自予始至靖即與范子公理相友善知其先世澤殊遠邑人屈指著姓范其一也甲子冬范君五車過寓廬出譜畧一編示予且屬爲之序予考其譜盖先世爲信德邢臺人宋虞部員外郎德操之裔也德操數傳至子美金熈宗皇統五年進士知蔡州新息縣事紹興三十年冬以新息歸宋通判鎮江卒於官遂家焉通判公六傳至景賢始卜居江陰又再傳至叔仁始又徙於靖此范氏世系遷徙之大畧也昔朱子以聖人春秋之旨定綱目之義例凡正統而有以地降者則書曰來歸以予之通判公歸宋其爲春秋綱目之所予也審矣乃爲續綱目者之所不及載盖以當日所據之宋史及宋長編諸書必已遺闕而不詳故也嗟乎凡國家當喪亂顛危之際忠臣志士名銷影滅湮没於荒烟衰草中者不可勝紀大率如斯矣通判公苟非爲家乘之所編纂子孫之所誦述則又將誰志之而誰傳之也哉信矣范氏此譜猶可補先代正史之

闕不徒忠義之烈有光家乘而已也初通判公歸宋時止偕其子南伯襆被蕭然掌史索賂不可得所居至不能障風雨時雖補官卒亦未嘗大行其志然其後簪紳累葉盛大蕃衍至今勿替有爲尊當世閥之所不能及則天道屈伸往復之際其亦可深長思已方正學先生嘗言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則萬世之大經大法貴莫貴於此矣彼去此以爲利者當時惡之後世惡之而彼獨傲然意得不知以爲可賤而又輙不過一轉瞬間已銷落不可復問此豈非世之所爲大哀者乎考通判公又有四世孫季中居全椒宋亡不忍仕同邑郭君景星志其墓云然嗚呼可謂以忠孝世其家矣而當是時又有一郭君者能顯顯然著其志行不以爲諱則知此時去朱子教澤未遠士尚能識大義而元之人才亦猶有可觀如此此予之所以尤不禁掩卷而長歎者也故因是并及之以告五車公理使教其宗人知所觀感而決擇焉

延陵季子廟碑記

嘗考祀典凡有功德於民者於法皆得祀而古之以仁賢至行爲史冊有徵據者亦得因其地立廟修歲祀不懈葢將使人觀感知自勵爲人心風俗之所係則古先聖王所以敎天下者固如是其深且遠也昔泰伯以三讓來長於吳越數百年而泰伯之後又有延陵季子以讓國著皆爲孔聖所稱歎至今皆有廟而毘陵里之廟季子者尤所在多

有周之讓德卽至衰晩其後裔猶能與其先世爭烈嗚呼盛矣考延陵本常州地一云在句容或云丹徒有延陵鄉則又隸丹徒然季子之墓則又在江陰孔聖之十字碑在焉夫延陵爲季子封地想其時土風曠遠季子亦自樂其足以避俗與泰伯之城梅里平墟者不同故傳稱公子光刺殺王僚後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則今日之所爲毘陵申浦之間邑里塡咽之地固卽季子當日歷聘歸休風度悠然往來行吟處也抑予又嘗思之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亦惟此分耳少長之分天實主之循之則昌違之則必不昌且季子之時何時乎吳至壽夢而始大兵爭方熾禍先強楚楚亦日夜伺吳之釁以圖逞於吳倘先自處於非其所安而予人以窺我之隙此皆不待季子之賢而有以知其不可也雖然有見金於市者人爭欲得之寧暇審其可不可哉今有物於此力不足以勝之者氣自爲其所奪故但見物之重且大而我則藐乎其不足道也見我之小則思假物之重以爲重

而獨不知其不足以重我且因是而顚倒沒溺於於其中者往往然也故惟無欲則已大而物小已大而物小則舉而負之與舉而棄之也皆不難繇是言之則吳國之大之不足以動季子也亦旣較然矣不然則事之強爲者必不能持久而不變當季子力讓於諸樊致國之後至餘昧之卒已幾三四十年矣此三四十年中以人情言之則所歷寒燠得喪去就變遷不知凡幾乃又致國而又讓以至於逃去則又豈復有寒燠得喪去就變遷一稍

稍攖其胸中者哉。今世以一錙黍之利，爭於其里之人，且至爭於其父子兄弟，而不復知其爲父子兄弟也。倘肅謁斯廟，其或一自念曰：夫以千乘之富，南面之尊，當日堅與之，而堅讓之如此。與吾儕今日之所爭，孰多？又或一致念曰：自古迄今，力爭此千乘而南面者，史不勝書。今欲求一盂羹瀝荒塚，不可得，而一區區讓國之公子，顧得俎豆之以至千百載不衰，則當日之所得，又孰多？夫如是則必有爲之咨嗟感歎，自愧其不足以對季子者，而

庶幾其復雍然於里之人，而油然於其若父子，若兄弟乎。遺廟聿新，爰靈斯在，福我黎庶，所可歌也。乃作詩曰：延陵故里，維神是宅，作廟翼翼，歌舞讓德，神降斯宇，無或我違，祀事孔明，來歆來歸，爰茲廟貌，型我邦微，其有不率，望之意消，和祉流洽，克昌永世，耋艾暢喜，以樂休治。

高逝之先生傳

先生姓高氏，諱孝貽，字逝之，靖博士弟子員也。父瀛嶠先生，以積學敎授里中，稱長者。先生幼警敏，又濡染家學，動履應對，輒時時驚其座人。既長，文譽蔚然，顧益負氣任俠，鄙經生技，不足爲。又以當是時，群寇方張，甚京師日益危蹙，士猶攻制義，相借助爲名士，當道又務爲輭好，以相盤附，不喜聞經生語。先生乃益歎憤，謂今日士，唯有自誓爲國家死賊耳。奈何作巾幗男子，向人靡靡然無生氣耶。每自頌，輒若忽焉忘生，或中夜長歎，起徘徊屋

漢下，高吟古出塞詩。蓋先生時已倡集兩淮諸壯士，將走闕下上書，當賊矣。居亡何，遂遘先帝之變，先生北向慟哭，急召諸壯士，諭以大義。諸壯士怒髮竿立，咸奮髯大呼，願與先生死。於是日夜索貲治鎧仗，刻期北指，旋以北都忽易命，南都又大潰，且盡下江北諸郡邑。先生乃歎曰：事乃至此，予死所，寧必北耶。乃偕諸壯士扼守靖之西北隅，會江北以游騎數千掠地過靖界，先生分數道逆擊之。

地皆廣陌無要隘諸游騎顧已從他道直趨邑城堞遂不守先生知事不可爲乃獨身求故親王吳越問而越君子果以共戴魯王行監國事守江東王亦雅知先生亟名見先生面陳策要數十事王甚然之然不即報可葢是時部署初定事紛然無一可恃以爲固群大帥又多縱士卒亾賴時時白晝掠殺人越人異苦之謂與寇等先生意不樂因慨然思故所募士能識道理可用而王亦適以軍符屬先生趨南中先生乃得從間道還因復與里

中少年飲日且暮忽一客儀觀甚偉突入據上坐坐中皆愕眙起問客何來客笑曰吾亦就諸君飲耳葢即所謂劉文代者也先生即具觴觴立盡顧諸少年皆稍稍引去或與諸童媼竊窺客壁間文代曰君固即高先生耶先生曰然君何所知僕文代曰某知先生奇士以不肖聽宣閫臺閫臺欲索得先生乃幸屬之某也先生索視其牒曰吾固知有是吾即偕君往耳文代曰嗟乎某亦江淮間一男子豈獨非三百年所養士而顧於我死先生先

生其視某何等遂火牒持先生手拜先生亦拜先生曰然則君奈何文代曰先生第善自計無慮不肖夜方半遽别去及旦聞有數騎四馳覓文代不得亦竟去葢本偕文代來至是則文代誑止之數里外以走先生也文代初不詳其里居後相傳變姓名游中州依大俠某或云時又爲先生經紀家事先生子甫七歲負之育僧舍故先生至今得有子見之者猶爲之念文代焉已而里中怨家寄以先生踪跡張其詞白縣先生乃被執不屈令某怒

曰若大逆法當斬尙敢抗顏昂首公堂耶先生曰某固大順若安得謂我大逆且若亦知自古至今人類所以不絶者奚恃恃此綱常故也今如若言則以忍棄搨其君父始爲大順耶令曰爾不忍棄爾君爾君又安在先生泣曰某今日所以依依不忍忘者正以吾君不在故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若亦嘗聞爲人子者父死則輙當忘之謂他人父乎令至是怒益甚命以極刑訊之楚毒備至血縷縷飛楹棟間先生氣益壯終不稍稍挫憊有

可憐之色至詰先生曰吾無所謂黨
者止有所謂心耳盡天下人心不死者即盡某黨
也某又安得從而指之數之于是令知刑不足以
困先生且謂不可使徒斃於邑急械致之院院其
功我次日遂以先生偕牒行行後又十餘日先生
死嗟乎故國淪亾又將復何所冀使先生稍事隱
忍或亦古志士欲用其所未足之一道而先生乃
必不宥出於此以死夫仁者必有所不能已世之
所號爲君子者皆能已故有所托以榮於其身不

能已則無所托無所托則唯有快然一死以榮於
其心則先生之於當日所謂求仁得仁者耶先生
爲人倜儻有大畧臨事膽决不挫亂少嘗涉江登
君山山北崖有石如龍首或謂其能爲怪且傷稼
先生躡其巔發巨石擊之立斷聲如迅雷林木屋
瓦皆震動同游者皆失色不能出聲頋先生乃岸
幘坐石上笑其豪宕類如此然天性誠愷事親尤
篤孝居恒婉婉庭幃間則又恂恂然孺子也母病
噎不得食先生亦不食憂惶骨立嘗數日不舉一
匕箸幾殆矣宗黨咸勸之曰兩老人唯子是視且
大事伊邇嗣子者又未有立也奈何不計及此先
生瞿然始強進少飲里父老有及見先生事者至
今言之猶爲之出涕云

金敞曰昔人謂文謝諸公時宋已亾矣而未嘗不
存於文謝諸公之心今文謝諸公遠矣然其心猶
耿然在倘能與日月比烈先生以靖邑一老逢掖
能皎然不欺其志卒以不忍忘故君死益其心固
未嘗有毫髮異也乃或者謂先生當日未得大用

死雖壯然其事不甚傳故所施不遠嗟乎今人好
議論不樂彰人之美以爲適形其所不足故傳者
鮮也然事久論定其實難掩倘有聞先生之風將
亦惻然有動於其中則忠臣孝子嘗接跡於後世
是所施之遠又孰有踰於先生者哉

唐潔庵先生墓表

嗚呼此吾毘陵隱士唐潔庵先生墓也先生生於神宗顯皇帝朝庚子三月初七日乙丑七月有微疾預知亾期命以隱士題其主徧訣諸戚友二十日啜茗賦詩怡然而逝享年八十有六旣葬之四年先生之子宇肩謁皦於江上之寓舍而請曰惟予先君子之隧道願有述也皦以先生風節皎然所以扶植人紀者甚重然今日之知以爲重者或寡矣此吾道之憂也是不可不表故不敢辭先生

諱獻恂字君知晚歲自號潔庵邑庠生諱儆淸之長子太學生諱魁徵之孫縣學生諱正之之曾孫右僉都御史襄文公諱順之之從曾孫永州太守諱珎之玄孫也唐氏爲毘陵望族科第綿衍二百年然皆以德業文章爲海內諸大賢稱首非徒然以簪紱世其家者比故先生生旣倜儻有異才而尤以胚胎家學嚴尚操履立節概不肯苟且隨時俗取捨少補郡博士弟子員文必出於己不仍襲人一字人亦無有能輩行先生者時東南文社甚盛士多徵逐揚光聲先生獨耻之岸然自立然諸君子論文毘陵必同口推先生乃食餼二十年每試場屋不售需次當貢會國變棄去或再四堅強之不可人有爲先生惜者先生笑曰吾道固如是也嗟乎得失榮悴之際亦人情之所爲甚難解者矣當是時風靡走通顯者日夜趾相錯也先生卽繇此安坐登仕版以世俗論之分也且謂可徵學爲而先生獨毅然不處而去之則其所以審之於道者精矣今夫人於天經地義非徒以其名也必

其中實有一惻然不能自已之心焉而無如其有以易之者之多也唯先生則必不肯自欺其夙昔之志而其所爲惻然者終不可易故天下千萬人之所以爲安者先生則獨以爲不安自以其心之所安者爲道而以其心之所不安者爲非道是舉天下千萬人之所爲悍然去之而不顧者獨維繫於先生一人之心此卽天地之所以立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人類之所以不絕而在先生則不過行吾心之所安而已矣而它又何計焉先

生故師事徐文靖公。又與劉忠毅、王忠烈、陳寒山、金澹歸、李霜回相友善。嘗手輯六公尺牘題曰忠臣遺翰。時一展對以當快晤。則先生之所以低徊寤歎於六公者深矣。遇各不同故其所行亦不同。然其心則豈有毫髮異哉。先生少就童試即受知於邑侯董公。爲院試所遺。董公薦補邑庠先生以爲耻不就。覆試乘之。癸酉之役主司網羅名士囑某公客以關節致先生。先生堅謝弗受。嘗金陵再造有故人欲代先生營入貲爲郎者。先生曰嘻君

子豈有因人以求進者。且時事至此尚仕耶。卒峻却之。居恒嘗歎廉耻不立士雖才必敗弱也。先生豈不誠剛者哉。剛則能不爲物之所勝而行其心之所安者有力。嗚呼此固先生之所以爲先生歟。先生天性篤摯。生平循循然躬踐孝友之實。父母没盡斥其遺田數百畝以盡心於大事。不計他日之將窘窮也。世業先廬一區兄弟同居數十年。弟亾。知猶子不能守。從宅避之。卒未嘗一言。噫難已。生平尤篤於朋友故舊。輕錢財若涕唾。恒周人之急而自忘其急。事至不可勝紀。爲人救過恤患。即極勞且怨不避。義聲嶽嶽然皆人之所不敢爲。先生顧恒樂而甘之。如有父喪未終而欲出應試者。先生勸沮之不從。輒厲聲曰若考吾必首攻之。乃已。有鄉先生庇一逆子以爲禍於其隣者。先生馳書白其誣。義甚嚴。禍繇是寢。有同學爲宄人所辱投之水幾死。又一受大辱於有權力人。群子衿皆相視愕眙。先生奮然曰吾友也義不可已。乃倡率諸友人白之臺使者。始得直。其一則爲督學所不

悅。張嚴示首先生名。將獲罪。尋以公請得解。人或爲之吐舌。先生笑曰若顧懼耶。卒曠然若無事者。則先生蓋已性之矣。今晏然朱輪華轂之中有不厭覩饑寒故人之面者誰耶。平居里黨相游從極口盛德相媚悅以佐助成就顯惡爲親厚。一旦遇利害涉嫌怨輒搖手去之唯恐不速者。天下皆是也。聞先生之風豈不當一少愧耶。嗟乎君親師友人生之學譜也。自天下士子以祟信鄙夫鄉愿之學爲安身立命之窟穴。盤回膠結而斷不可解。則

君親師友之道遂不得不日就衰敗以至于絕此亦世道所必至之勢矣先生高邁絕俗落落然脫略世故信心而行似狂自守方嚴必不爲聲利之所搖奪似狷皆自其胸次無點塵始故於君親師友之間無一事不切實自見其眞性而可以無憾無憾則生順生順則沒寧矣臨終澹定儼然逍遙曳杖之風所謂死不可主而生主之者也正人君子爲天地之元氣然其生與成終亦必有所自蓋未嘗不歎夫祖宗數百年培養之澤固如是其遠

也而今不可得矣此又後死者之所爲四顧茫茫而不禁其欲涕者歟敞之生也後先生十有八年少嘗出游亂後無家遂終其身爲旅人不及侍几杖然於諸君子所撰誌傳觀先生行事輒妄自謂能知先生故約述其一二大端以慰其子之孝思使鑱諸墓上且以告之來者庶幾其覽之而亦慨然知所以自勵焉戊辰季秋同里晚弟金敞頓首拜撰

書兵部侍郎賀公行狀後

右故少司馬無黨賀先生狀爲敞友賀子天士作蓋天士於先生爲從弟故臚次先生事尤悉戊午夏天士過東皐出示敞敞讀之再蓋不勝悚然以歎樂先生之盡道而得其所吾天士之文之眞足以傳先生也敞嘗論天地無心凡人之不忍於君父之心卽其心何也此心者卽人之所以爲人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也苟無是則人之類滅已久而天地亦將隤焉廢焉而不能自立故自古及

今歷變亂興革以勢力摧殘夷滅諸忠臣義士無所不極其至者當不知凡幾而此一皇然不自已者終至今不得死而有天下者亦見夫摧殘夷滅之不可以死天下之心也於是亦無可如何而獎進之褒榮之且更爲長養而培植之以爲異日者吾之子孫亦可恃此區區者爲一旦緩急之用也然自聖人之道不明於天下舉世悉以營富貴全軀保妻子爲學謂此之所爲不忍於其君與父者皆足以敗吾學而不利於吾之富貴軀命妻子者

也於是悉舉而棄去之惟恐其不力惟恐其不遠一見有言及君父大故輒吐舌鬼震急掩耳疾走以為不祥嗟乎夫人之生死固已天命之矣凡人世間水火盜賊寒暑疾病災禍窘窮以及酒食宴樂愉佚皆無刻不可死人今必欲力去此不忍於其君父者以為避死之法則亦惑之甚者也昔先生與先族兄忠節公同年相友善儆少時知兩公皆鐵厲名節與世俗士大夫相標榜馳聲光者不同竊私獨歸慕之顧以貧且賤不及事先生後至

先帝之難忠節公死儆亦走四方不歸無因緣相見又十年而先生亦終死嗟乎古人論死所以獨難於從容者誠以時久勢殊一時慷慨奮不顧身之氣多漸衰落以至於不可復振故也若先生未死前十年中其相時也熟矣使先生之志稍有遲迴豈不當一出見當路稍稍為自固計不則津要同年生以薦引書至豈不當遜謝再不然亦宜閉戶卻掃絕口人間事豈復當馳密疏萬里外以求此必不可倖成之業嗟乎先生之所以為此蓋已顯顯然無刻不以刀鋸鼎鑊自甘者十年如一日矣誠以一日不死則此心一日不容已也論及此豈猶與諸君子毫髮間耶儆恐耳食者流止知以成敗聲影較論人故不得不辨并以示天下萬世之不負吾君不負友者使以自勵焉

書郝游擊傳後

國家不患於無才，患於名爲知其才而用之，其實有以陰持之，而不竟其用。夫至於用之而不竟，則才終不得自見，與不用等，於是國家終日求才，而一旦有急卒至，張皇莫措，不得收人才萬一之效，此皆事勢之所必至，無足怪者。如郝君爲晉奇士，負才殊偉，有古名將風，幸爲國家羅而致之麾下，又幸而從楊公文岳之檄，使得當賊中州。維時賊

鋭甚，賊將一條龍尤號善戰，所向無前，郝君單騎馳賊麾下，斬一條龍而還，可謂壯甚。使爲楊公者於此乘軍心震服之時，下令軍中，上首功，授君兵柄，任之不疑，使得一意辦賊，左右必不敢以忌中君，君得辦賊，亦必更有以自見，而無如當日僅上功加虛銜，又徒以是親君，則岳之不能以度外用君明矣。無怪乎左右之嫉之，而君亦不自安，旋以募兵往河北也，乃楊亾，而君以無所復命，緣是解兵而歸。當時臺諫諸臣亦第相顧愕眙，竟未聞有建議于君才之不可多得，向者當賊之功之不終，乞復徵用，授事權，以圖異日之効者。天下事至此，尚安得有奇才異能爲國家一旦緩急足恃之用？識者于此早已知有今日矣。然君當賊窺晉時，謁州牧畫城守，不可得，始據馬首山爲固守計。賊帥百計招之，不能屈。當　先帝之變，就堡上素服發哀，至不暇易甲，單騎馳襲賊將，追賊至州北門，大呼索戰，賊疑畏不敢出，至賊之遁逃，復率壯士夜襲於稷山，大捷而返。則君之忠孝天植，固不以國

家之用與不用爲其忠與不忠，即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聞君之風，不當爲之少愧耶？繇是言之，即用之而不竟，亦未嘗無以自見，惟是國家之所謂才者，不盡如君，而君亦以不竟用，故所見止於此，此吾之所以不能不爲之掩卷而長歎也。

奠黃赤石先生文

庚戌仲冬。前博士赤石黃先生卒。時東央金敞已行抵三山矣。以旅病。不克還弔。謹以香楮之儀。遣奠靈几。而侑之以文曰。嗚呼。先生遂已倏然逝耶。以敞之愚昧。生平不肎與世俗俯仰。卽數十年。奔走四方。實未嘗敢妄交一人。至前歲。來福唐。聞先生梗槩。竊獨驚歎。以爲吾道之幸。故於今歲之春。始訪晤於嵐峯寺。繼此僅三四見耳。然先生過相期許。歡若平生。亦謬謂敞非世俗雷同人可比。嗟

乎。敞求此於天下。葢亦寡矣。卽使先生晏然亾恙。尚未免落落晨星之感。況今日者。先生又復倏然逝耶。嗚呼。先生生死之際。亦難言之矣。嵜天之厄我先生也。厄之以喪亂。厄之以窮獨。厄之以寒餓流離。無非可以死先生者。而先生獨介然自立。不稍爲其所撓敗。是天之所以變易天下之人之心者。而獨不能得之於先生。人謂天且無如先生何。敞則謂先生有先生之天。先生亦正無如此天何耳。近者。敞候先生於榻前。先生語敞。生死關。予破此已久。則先生於此二十餘年中。素冠敗絮。澤畔行吟。破壁蕭然。刈葵一飽。當已無一時不作怡然入地之想。又豈真求一日之生。以爲幸者哉。嘗見君子之在今日。無不以爲狂迂怪惑。爭去之。惟恐不速。惟一二野老婦豎。尚有稱述先型。以爲美談者矣。葢以爲怪惑而爭去之者。皆今日之號爲士大夫者也。士大夫有世道之責。有振起風俗人心之力。而已皆如此。所恃者。獨此一無所能爲之野老婦豎耳。今先生不可復見。卽野老婦豎。又將何

所感發。以動其咨嗟慨慕之情。恐自此而久之。且將不知道義廉耻爲何物矣。敞又安能不悲且懼耶。然敞又聞之。自古無不死之人。唯無憾於生者。斯無憾於死。使先生數十年中。亦復靦然苟富貴。逐脂潤自活。其歸於今日之泉壤。一也。回念生平。寧得如今日之一無所疚於中耶。况道義廉耻之防。國家之所以爲國家。與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過恃此而已。爲天地國家。守此而勿失者。卽匹夫之功。當不在君相之下。故昔時諸賢之死。或先或

後或遠或近或顯或晦或柴市或窮谷其跡不一皆能舉舉然有功於天地國家而又何疑於先生乎憶先生評敞之詩曰惕息過江之抧予當與廓明共勉之嗟乎先生今日論已定事已畢矣獨敞一息尚存尚在未定未畢耳然敞非有胸無心亦安敢不終勉之以期無負先生於九泉之下耶嗚呼幽明永隔相見無期東望可溪御悲無極祇於倉卒就道之際攄此哀誠共於先生夙昔聲名之盛著作之美皆不暇蔓引以瀆靈聽惟先生鑒之可也

金闇齋先生集卷之九

可風編

陳遇字中行誠純篤實德宇粹然博學綜覽高帝定金陵御史秦元之薦遇上素聞其名御書稱中行先生以伊呂孔明期之遇見上與語大悅禮待日隆凡三幸其第命以官輒辭不受上即位問保國安民大計遇以不殺人薄歛任賢爲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被命使兩浙還稱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遣醫診視愈入謝上稱君子者再

名對華蓋殿賜坐草平西詔賞賚有加西域進良馬諫卻之兩除太常卿禮部尚書皆固辭上曰朕不強卿以官成卿之高每進諫陳説必根諸仁義人有過被譴皆爲力言上每俞允其優禮寵渥羣臣莫敢望嘗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侍衛遇伏地對曰臣三子皆幼待成立以効馳驅及卒上親爲文以祭賜葬鍾山稱曰靜成先生子恭仕至工部尚書弟中復永樂中翰林院侍詔

徐氏妙錦中山武寧王女長姊適燕王後爲仁孝

文皇后次姊代王妃妹安王妃建文特代王被逮妙錦輒感悟矢不適人親王求婚皆拒之仁孝崩文皇聞妙錦美且賢欲聘爲后命內使女官往諭旨妙錦稱病不出女官直抵臥榻妙錦擁被呻吟女官叩首請不得已乃徐起自指曰吾無婦容不足備六宮之選女官羅跪審視姿容瑩麗眞天人也歸復命妙錦即削髮爲尼洪熙改元乃返初服宣德初仁廟張太后心敬慕之徵入京既至叙戚里恩入宮中朝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進止端凝不失跬步太后以下皆尊敬之宮娥見者皆悚然私相語曰此辭皇后不爲者也隨遣內使護歸正統中卒祔葬鍾山先塋之次

徐文英溧陽人洪武丙子繇明經授衛經歷擢御史一日入朝後期上詰之對曰送臣父歸里耳上問何所贈曰錢一百草履二緉追騐之良然見其衣肩破裂命繡鴉御史於袍上旌之

周琬江寧人洪武中父爲滁州知州以侵官路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上疑人敎之命斬之

琬顏色自若乃宥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均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上察其誠赦之親署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

李重字遠巷金吾後衛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督兩浙賦鎭守太監劉璟侵官銀二十萬欲厚饋以鉗其口重正色曰與其遺我孰若爲民償所負以足國乎璟憚之盡以所侵還官後擢德安府以宗籓之不法者寘於法謫官歸又以大臣薦起工部郎中守九江擢江西按察副使以持法與上官不協罷歸與同里邵侍御淸顧憲副璘同志相善重淸峻好汲引後進在浙拔鄭端簡曉期以第一人後鄉薦果第一至官南曹謁重於家袖有所携逡巡不敢發重詰之始云門生婦製一布履未知敢違否重哂而受之家法素嚴在任夫人置一耳環重取投之於水歸後偶見僕人臥漆牀問所自乃隨任所得也重大怒責令負牀還任所取縣收以復所居敝不能葺值一卿貳來謁塵土噎

客茶盃中重不爲怪卿貳攺容盡吸之曰吾飲公淸德也子种嘉靖丙午舉人

程𤇆南城人嘉靖時知上元時供億繁困𤇆加意節省毀淫祠爲社學政爲諸邑最去日囊止俸金七兩自騎一驢二蒼頭隨之糧長持八十金候於驛道進之𤇆笑曰好良民恐父母餓死耶持歸訓子孫讀書可也取其馬鞭鞭驢而去

王端毅公恕成化間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食籮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觔腐二塊菜

一把醬醋各有剤量支取結狀別無所供立志澄淸正已率屬根原斷須如此〇不挈僕大不便亦太苦矣惟如史惺堂先生赴浙江運司任携一子兩僕又偕一道義之友可師法者斯爲得中

鄞縣周文穆公（諱應賓）貴後尚安布素年八十目幾欲失明矣其女製一綿紬褲爲壽晨起時授之覺其異急詢之女始以告公曰吾服布者甚適奈何易吾之恒卒不用〇又聞有三楊公一諱守阯一諱守陳一諱守隨兄弟皆顯爵高年告老家居一日弟問兄曰昨某戚相招何爲不赴兄曰以吾襪已洗弟曰胡不取之於弟兄乃大驚益怪其有兩襪也

幼時猶見吾鄉前輩敦尚闇素事皆歛華就實有先民長德之風如鄒先生（諱敏）赴閩豫兵道之任其門寂然無一切軒車雜沓優伶宴集之擾至行日邑中第以揭帖至呈送鼓吹執事人役先生皆屏不用唯照常肩輿出城外登舟至親好友送之數舍而別耳至姜先生（同節）生平尤極和易樸直居鄉

出入止一童子隨之徒步街衢間或雨過則着一高屐行泥淖中市人或不識也其赴■中叅岳之任則止携數僕乘一蘆蓬小舟夜抵京口不意觸一官舫舫人大呼噪立擒公舟榜人去急詢之即先生新任迎接之員役也先生即過舫訊責其首噪橫者明旦即行京口至今猶有人能悉其事至孫先生文介公居家頗峻治挈下故家人皆謹飭無一敢譁於市走探郡縣門者嘗見其借坐錢氏之南有園每日往返皆止乘一腳轎新坊橋市人

見之相謂曰近來腳轎好時運朝朝暮暮坐尚書
閶闔間如未嘗有一大老居於此者
金琮字元玉王公大人非先施不造其門書法精
工文待詔極喜之得片紙皆裝潢成帙名曰積玉
與史忠稱二隱有江南二隱稿弟璿精於醫旁及
繪事治病不計利嘗貴人禮貌戸部尚書延之醫
夫人病已愈尚書寫數百言叙病源索丸方因圈
其句讀與之璿答書亦圈其句讀尚書見其文法
古字畫工乃愧曰吾之過也命駕訪之遂爲知己

史忠字廷直豪俠不羈薄權貴有不合輒引去或
徑以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流連忘懷無貴賤皆
與款洽作臥癡樓於冶城之麓時出游不告家人
所往嘗訪沈石田於吳門值沈他出堂中有素絹
潑墨成山水巨幅不通姓名而去石田曰必金陵
史癡也要之歸留三月而別石田來金陵亦館於
臥癡樓忠有女及笄婿貧不能具禮忠詭携觀燈
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
隨之而行謂之生殯

劉蒼臚揚衛千戸嘗得遺牒於道乃解戸所領千
金部收也蒼候其地三日其人號呼來覓蒼與之
自以位卑不能行其志乃擇師教子有趙經先生
者亦千戸也明經而習舉業遵禮篤志跬步不苟
蒼以爲賢遣子麟師事之毎得折俸布帛必以帛
進先生而以布自衣經念麟貧不受蒼曰不贄何
以進吾子經父端敦廉節不妄交獨敬重蒼一日
劉蒼過其家命家人具食而僕不時具蒼退端怒
欲出子婦麟時從學經家弁告蒼蒼來曰朋友與

家室孰重以小故黜之如爾孫何端始解端爲蒼
尊行其敬之如此指揮吳英孤介自守喜蒼同志
毎從析疑義及麟舉進士謁英英呼之曰善承父
志無墨以貽羞否則雖官卿相吾不復見矣又指
揮龔海於經爲前輩甘貧好學毎從經聽講必正
講席而已傍聽之又有姚福張晟兩千戸皆好學
著書倖入輒市書福著有風樹稿定軒集靑溪暇
筆竊豹避喧諸錄晟著有明德攝生宗法理家諸
圖說精易數星曆之學○麟弘治丙辰進士外戚

張氏驕橫臺諫屢津發其罪狀上怒下詔獄麟上疏申救授刑部主事守紹興逆璡修郎署時隙黜為民郡人爭致瞌麟郤之曰勤若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掌一錢惠耶郡故漢劉寵所治既去越人肖其像為小劉祠麟不能歸乃寓長興與孫一元龍霓陸崑吳琬相往還稱五隱瑾敗起知西安後擢陝西參政歲饑邊警督餉臣欲加賦麟不可乃已累遷工部尚書奏建節慎庫與臺臣同典出入歲一查盤奏裁工部上供十四事請罷遣璫織造

於蘇松中官恨之致仕家居三十餘年蕭然一室建安李尚書嘗訪之了無宿具以乳羊博市酤欣然達旦好樓居而力不能搆用籃輿懸之於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皆自握之不用他人名曰神樓文徵仲作神樓圖遺之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宦金陵家焉環好學重然諾周人之急嘗主事允恭其父執也死九江家破母張氏無所依投知交不納來金陵訪一元一元死已久環驚迓率妻子拜留家貧黽勉

敬事如母母性急少不愜輒詬怒環戒家人順之勿慢如是者十年母有幼子伯章失所在念之成疾環以事至嘉興遇伯章具以語諭半年始至值環生日母子相持大哭家人忌之環曰此人至情何傷伯章貪乏又度母老不能行竟捨之去母病增劇環事之彌謹又三年死環為治葬且時祀焉

宜興吳國賢天性篤孝母死一慟而絕國賢子癸曰我追我親娘還父當甦也亦大慟絕既而國賢醒良久子醒曰頃見一人挾親娘往吾急躡之彼

人曰向以汝父遲汝親娘數年矣汝尚來索耶手推之輒得醒可見誠孝之至幽明死生無所不達去來直可自主嗚呼至矣○聞國賢父亦奇孝蓋三世皆孝子也真里黨異瑞矣

許孝子樟　宜興宋瀆人天性篤孝父死即墓上結廬養母母病篤割股肉療母母遂愈活二十年又病又割股療母母卒不起里人皆呼之為孝子焉孝子年四十許尚無婦子然獨處惟終日靜坐孤潔自喜不肯與時俗人數相往來周氏兄弟間

有所餽遺孝子必有以報之或負薪或負米皆略
如其所餽之値納其門內不俟相見亦不告一人
而去然人見之皆知爲孝子物也丙辰秋卒
缸窑上孝子不知其名奉老母居武花山中之缸
窑上其事母惟以承順母志使母歡悅爲事外此
則一無所知母或稍有不懌卽跪母膝前泣母意
解命之起始起閒有他往雖深夜必歸不畏虎虎
亦不害也湯師曾特造其居訪之孝子以疾辭不
出盍至今已四五年孝子已别徙不復知其所在

矣(丙辰初冬日記 武花山在宜興去張渚三十里)
予向游如皐聞其邑有范氏兄弟事父甚孝承志
忠養凡所以樂親者無不備具弟有爲怨家所誣
久留白門者其諸兄弟懼爲父憂不令父知各悉
力輸巨貲寄往營解得免歸不責償於弟父亦終
不知其有訟以爲久游而返也(范氏兄弟長者字孝標餘則皆忘其字故不及詳記)
萬五鞸之父[illegible]少時偕兄就臺試榜發兄被遺
父不懌曰汝兄長矣青衿乃爲汝所先[illegible]曰兄
字正與我極相似明日覆試卽以讓兄可也父喜
甚從之[illegible]後以布衣終其身
萬宗安以[illegible]之獄死時并絫其弟五鞸按法當
徙五鞸既就械歡然就道至北京死卒未嘗有幾
微怨懟不平之色至蔣冲之(思宸)之獄亦執其弟胥
之胥之固辭也乃亦怡然赴難視爲分義之所宜
而絕無纖芥勉强之意則尤不可多得矣
宗安之獄五鞸已出繼法應免矣以宗安之子詞
連及之故五鞸復就縶五鞸子送父至江上抱持

慟哭因訴及宗安子五鞸訶止之曰汝伯父死則
吾於此行宜也義理所在吾視以爲嘗汝乃以爲
變耶汝且歸取史讀之見古人遭此類者多則知
所以自處矣聞者皆歎服
宜興萬氏世有奇行有弟得瘵疾其兄日夜爲之
治湯藥共寢食不入內者五年一日買油十觔置
弟臥所兄偶外出油忽傾覆兄歸聞之乃大憂曰
吾弟病性急善怒乃又値此怒當不已病且益甚
奈何乃徘徊戶外不敢入久之弟呼兄何以不至

兄曰頭柮覆吾懼汝怒不解乃絶無怒意甚可喜也弟曰兄以我病日夜憂勞如此我尚忍不自愛重復以此外物益其疾以重兄之憂耶此弟以兄爲命兄亦以弟爲命弟更緣此得以變化其氣質嗟乎至性如此誠貫金石矣

唐濟如 諱 世居武進之大名鄕倣同里世戚也君父安宇先生慷慨好義時時爲人排難稱長者君爲人倜儻有大度敦厲孝友力行古義有先民長德之風君弟耀如析炊後嘗貸君貲走粟吳越

間每往輒蹇甚返且垂槖也弟憤悒堅卧不起君呼曰噫若何爲者無庸第更作行計或得當也復以數百金畀之乃再往再困君又再悉力助之計先後不下數千緡弟數爲人言之君終身未嘗一言白首愉愉然相歡愛出入笑樂無毫髮間也弟二子君延師敎之至長旣皆室且冕則又時時伺察其有無或將匱則肩且負者已纍纍室中矣鄰有召君宴者如及弟始赴否必謝卻之蓋謂坐中無弟飮亦不歡且亦非所以親我故也夫椒山某

君者君友也以嘗館於君君念之甚後每歲嘗過君必有餽略與舊館穀等某君藉是家亦稍裕夫椒友人爲倣言如此君女適倣姪子覲不幸皆早世遺一子一女君命子育之今姪孫已婚尚宛然毛裏舅氏也倣少游四方未獲與君交歸見里人往往稱述君事而千姪之有鄰於君者亦云固皆足以徵其不誣也

福淸有陳佛寶者與同里林兆初善二人同過石湖嶺兆初爲虎所噬同行者皆驚逸獨佛寶持挺

追及之擊虎虎舍兆初尸佛寶負之歸嗟乎今人於朋友一遇小小利害輒背棄惟恐不速者豈不當爲佛寶啞死耶

瑀文恭公 號履庵 與予齋先生同學又中表兄弟也文恭一日過予齋值予齋午炊方熟蓋粥也予齋曰君今日來值予將食粥非君所慣奈何文恭曰吾來此即當食粥矣何不慣之有因即共食歡然一飽談至日昃始別○文恭貴盛時每歲於予齋時有餽遺予齋一無所報惟時造文恭論學每至

則文恭必切囑夫人肅治具夫人間稍苦之文恭曰此眞道學大君子非嘗賓也後文恭卒孚齋時遣使餽問夫人曰吾家昔日賓客候使不絕不見孚齋一物相餽吾家今日無一人來矣獨有孚齋來吾向聞孚齋爲道學尚不知道學何似今乃知如此者是道學

耿天臺在南都以母壽治具中庖狠籍史惺堂先生適過而見之大不懌去嗣是澗疎者旬餘天臺先生莫測其故一日往詰之史先生曰往過君見

供帳大侈甫貴溺人固如是乎耿先生唯唯謝過後史先生廉得前狀詰耿先生何以不實告耿先生曰吾安敢媿白心跡以杜箴謗

曾憶父老言郡中某氏素不免華腴之習以會親徧名內客欲引孫文介公夫人爲重因遣使敦請夫人堅辭之而使者復再四至必欲得請乃已文介公曰屬在至戚又堅請而堅辭之未免已甚夫人乃許諾至期某氏姻黨畢集鋪張縟麗大小皆盛裝以俟日且暝忽一小肩輿突入閽者訶止之不得直至中堂下與趨視之則孫太夫人也主者急趨出迎燈輝爛然於錦繡圍中忽見孫太夫人荊釵布素皆相顧自失不知所措主者與舉客及諸侍從皆急欲易布服不可得命僕疾叩諸小典中徧求之始得漸次易竟則譙樓已更闌矣當日諸故家聞之多爲敬歎將毋述之以爲訓嗟乎地方風俗豈不在一二先達君子哉

張治有馮某者關外人巡簡某僕也馮止一母巡簡并養之母死巡簡爲之營殮葬數年後始隨赴

張治乃左右於巡簡者素不善馮馮又每戇直不肯巡簡意巡簡亦恆斥疎之每有分賚馮乃獨薄不怨也歲已庚間巡簡以督濬劉河工疾甚亟馮事之獨委婉專一稍謹不懈見勢當不起乃至夜半輒私禱於神廟且泣且訴求以身代初數夜禱不應馮謂豈眞無神者有神則決無不應之理卒禱之愈虔愈力且大呼與神約必欲如禱乃已親見神告之者三遂謂巡簡必不可以禱免也至巡簡將死之夕馮乃自以刀刲其腹欲割肝以救巡

簡旋以血沸湧暈絕廼簡亦於是刻亡家人救溺醒以藥治之得不死宜士人多往視焉各持錢爲佐藥食余亦曾於張滄親見之焉

吳徹如先生安節先生子也諱　與高忠憲公同年成進士歸安節率之往謁學齋先生拜畢學齋顧坐處止有兩椅方欲呼童子取坐安節急止之曰兒輩原當使之侍立不可廢也學齋亦竟止與安節敘語良久茶至徹如立飲恭甚前輩誠於尊德樂義如此

何匪莪先生諱　上晉方孩時父爲黃某所殺母偕背艱苦以育之至十餘歲使之讀書鄉塾中時同里朱某家一師固名士也一月偕朱某偶過塾值塾師他出見匪莪獨端坐問之答語皆有序因於歸途謂朱某曰今人大半是埋沒好資器耳如頃見此童子甚可教教之必有成朱某曰此孤兒也因具悉其詳其師爲之惻然曰明年當令其來學於我我不受其贄也朱某曰先生既有此高誼則此子幸矣我當任之因卽使人白其母塾師聞之大喜曰奚必待明年哉時不可失卽往受業可也卽躬率之往拜師及朱某不數年學果大成卽獲售報父讐焉

士必有恥而後能有以自立而國家之眞才亦繇之以出先朝盛時士子皆未有以貲緣進者卽先達大老皆不爲子弟干請間有行之者其賢子弟每愁然以爲深恥惟恐其聞於人故薦牘稀少惟有眞才積學數奇不遇者則通國之士大夫聞用公薦如宜興湯臍甫先生諱有華庚子舉人少負雋才年

至三十外尚不得列弟子員其平日諸同學則已多爲顯人及督學至諸同學以公薦之牘致之又相戒切勿使聞於先生乃有他友過先生泄之先生卽刻呼僕束裝歸不進院試嗚呼人惟無志則已耳苟有志安得不於先生興歎耶

通州范太濛先生在里時有一客以詩游於通假寓僧舍詩卽先生爲之序僧問之則故交也一日先生偶至僧告之卽詣客所客尚不知爲范先生也僧白曰君近所稱故交者是矣客面赤惶悚失

揖。揖先生坐。先生卽取几上詩卷視之。故驚謂曰。與君別久。君詩遂大進乃爾耶。因對僧曰。此予十餘年前之友。頃汝驟言。予偶忘之。至閱序。始憶及。予嘗曰。益未嘗有副稱也。臨別。又囑僧善視之。明日。先生遣僕。賫數金致之。咨謂之曰。此間士。多喜瑕疵人。恐有許君者。甚不便。君宜急行。幸勿久留此也。客大慚感而去。此事。求賢有行之者矣。今人不肯稍稍以餘地與人。故自處亦不復少留餘地。聞之亦當稍自廣也。

儆向游禰濤見彼間士人。言昔年藥𡸁山先生歸里後。値元夕。闘亭張燈甚盛。先生偕客。讌集於其中。游人雜遝。勿禁也。一夕有狂生。忽於庭下。呼先生字。大肆詬譏。蓋以當時傳聞有邊警。謂先生身爲簪黼。不當如恒人。設宴爲樂。衆客及羣從者。皆不能堪。爭欲執之。先生急訶止之。自趨出堦下。西向立。俯首拱揖。連聲曰。謝教謝教。衆推狂生去。先生終不詰其爲誰也。又聞先生。偶與客鬪棋於山寺之長松下。野人數輩圍視。亦不之禁。頃之。有一老叟。伏其几觀之。時時教先生行子。先生欣然從之。或欲自出已見。下別著。則以兩手按枰。大聲力爭。執先生子。使不得下。先生亦大笑。卒從之。乃已。客起如厠。先生顧老叟曰。翁信善手也。請一對局。何如。叟亦竟不讓。對數局。日昃始罷。

閭中鄭山公（諱直）向令於靖。擢部曹歷選司。嘗州舊節推畢忠吉。侯補官。投稟揭求見。蓋畢於在任時。嘗以他事。索賄數百金。諸僕人皆怨之入骨者也。山公接見。待之如平嘗賓客之禮。絶不以舊事爲

介意。諸僕皆爲之不平。山公曰。彼亦吾舊上司也。奈何可念舊惡。又此時有捐納教職之例。山公之子。熱中之極。日夜以此爲言。山公終不聽。而爲其弟靖公援例。得授一廣文。又在京邸十數年。孤處一室。人皆勸之買妾不聽。曰。吾於此嘗艱苦不能携老妻來。乃又爲此等事耶。又其閭中諸舊友。以貢至京師。凡賃舍供給。日用買卷。一切雜費。皆山公一。八任之。或所需間有缺乏。則諸故人。亦竟直索之。不以外客自處。嗟乎此皆古道也。皆爲今日

之絶響矣向山公去任時先施見顧予當時尚不知其厚至如此未嘗深致敬愛之意至今日中治僩爲詳道始得具悉嗚呼吾一日而聞此數善行亦一日之大樂事矣故語訖輒援筆記之時丙寅四月三日

近聞餘姚邵奏平以不忍舍母竟不會試予固賢矣母亦難得

金閶齋先生集卷之九終

金閶齋先生集卷之十

客窗偶記

丙子十月初九夜與景明坐談景明言天啓朝山東臨清州有彭叅將者驍勇善戰得士心當壬戌癸亥間勦白蓮賊有功尋以中毒暴亡時以爲賊黨之謀也彭死後其子以父所乘戰馬售之於董指揮馬不肯爲董乘百方處之卒不可近飼之草不食飼之豆與米又不食餓數日死嗚呼一馬也尚念其故主如此與唐之孫供奉千古一轍矣

張承業一刑餘老奴耳始終欲再造唐室故從存勗父子惜錢養士不奉存勗之私請及存勗自帝失從來征伐之意遂不食死

金陵有樂官山即瘞南唐樂官處蓋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將作樂樂人大慟殺之瘞此有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

錢牧齋當南都之變又爲禮部尚書黃海岸先生諱端伯字元公獨不降被羈管於僧寺牧齋以其舊司官

也往說之先生端坐不爲禮厲聲責之牧齋大慚而去黃先生乃被戮其絶命句曰對面絶商量獨露金剛王割截無嗔恨刀山是道場

庚戌又二月十四日特詣里美墩之南峰寺訪晤黃赤石先生先生因言海口城昔有翁君字孩若起義師戰敗被執以兩手兩足釘板門上寸寸磔之罵不絶口未嘗有一毫悲痛委靡之色真天壤間奇男子也有二子皆力戰沒於陣（里美墩福清縣地）

劉鳳池深水人素有氣節與人無欺長齋寡欲年

三十一甲申之變作遺言付子（名六斤）從容赴水死家人跡之見衣冠肅然立中流面貌鬚髮如生

甲申之變死者一爲六合之馬純仁字樸公邑諸生題詩於衣帶投水死一爲上元太學生吳可箕聞變後治具召親友言別已乃製白衣題詩於襟入關廟縊死一爲孝陵衛董啟明聞變自縊樹下妻王氏與子女俱死一爲武舉黃士彩素行不爲鄉里所重至是亦題門自經死

乙酉國變杭州首死難者爲王昭平諱道焜天啟辛酉孝廉邵武府同知清兵入即其家自經死繼之者則爲陸鯤庭諱培崇禎庚辰進士行人司行人聞兵入會城昭平死亦自經死於河渚後至江東之變則陳元倩死焉元倩初冒姓朱諱明崇禎丙子孝廉開封府推官擢監軍御史北兵過江知事不可爲乃奉母晚飯畢率妻妾（皆孟氏）同赴水死

盧幼哲先生當喪亂時矢志報國力圖倡義起兵其友某與之同臥起商確進止者數日夜欲其審量事勢姑相時待變以圖後舉先生慨然曰吾寧

不知勢有所不可力有所不及哉但國家至此爲人臣者皆欲袖手觀變而動則大事已去竟無一人肯出頭做矣其如臣子之分何且吾兄膺 先帝之命業已捐軀殉國吾當陛見時又特蒙 先帝殷殷戒諭言猶在耳倘無以自効異日何以見君父與吾兄於地下吾志決矣其友曰君即爲此亦當措置家事使妻子有所依托先生曰天下寧有報國而猶爲妻子計者哉其友又曰君即欲自明己志盍自盡以從近日諸賢之後乎先生曰此

在諸賢計無復之故引決以明分義耳若吾今日事尚有可爲非可與諸賢比也又告其母太夫人太夫人曰宜也惟吾子勉之因命悉出衆中裝畀先生陳坦公者九台先生故偏將也時巳招至乃部署諸義旅屯張渚陳卽戰歿衆潰先生亦面中流矢歿於陣

適一友言某地關廟有聯句云心上有天懸日月目中無地著孫曹爲某氏一女郎所撰

瞿德毅字士遠靖江人少英異爲邑名諸生素善

酒遂至喪明當甲申之變輒兆飲噉嘿坐淒哽若不欲生者妻項氏慰之曰君向言吾喪明天下事吾無責矣今何遽乃爾君厲聲曰吾瞽目豈瞽心耶汝婦人不足語大義遂自便氏曰汝謂我不足語大義是汝錯無識也君曰汝見且奚若氏曰君欲有死所我當挽君手偕行耳其姑俟之會乙酉兵至人皆亟請君速行否則當不免君悉謝去閉門北向拜拜訖命氏盡焚所藏書曰是有我姓名在勿爲人所辱氏乃白君曰今日我當先君但君

旣失明繫綆紒環殊未便吾當左右君使君瞑目君眞跋我卽當挽君手行也君曰善於是扶君自經候其喉咕咕聲絕遂挽君手亦自經死後二日人啟鍵視之尚挽手並懸梁間顏色含笑如生卽解下時猶挽手不可解君時年四十有五後十年而學博孫汧如雁爲之傳

先師筆記云孫孝子者太平諸生也清初不剃髮父母俱喪語其叔云欲廬墓叔云汝貧甚何能此孝子遂作草棚於墓傍叔時送飲食濟之因路遠

與一小鍋及薪米使自爨墓上無水每汲必至八里外忽一日墓前得一小潭廣深皆尺許人聚觀之見水中有金墖高六七寸手漉之無有頃之水涸輒復見衆驚爲孝感之奇事又大雪時叔命子往視之適巳暮弟欲留同宿孝子云汝不能受寒且慮汝畏懼奈何弟必欲留孝子使臥裏而以身蔽之初寢寒甚頃之熱如火微明弟張目視之乃兩虎臥於其側也孝子又時取二祖列宗之錢爲一串項頭上人目以爲癡孝子兵至執之去云我

不爲惡止留髮數莖耳如以爲違令請殺之兵亦知其爲癡孝也竟不殺至今猶在茲聞之秦友何先復云庚子中秋前一日記

黃赤石先生諱見泰福清人癸酉科孝廉授五經博士喪亂後居可溪敗屋數椽敎授灌園以自給刻厲堅苦操行方嚴郎至困極幾不能自存人欲以一絲粟餽之不可得邑令某慕其名數欲見之卒不獲邑將爲令壽令曰如得黃先生文則幸甚邑人士公請之亦卒不獲令命吏察先生負稅以困之先生聞之曰朝廷已無寸土博士尚安得有田耶令核籍果一無所得乃歎曰黃先生眞可望而不可卽者矣

陳摶曾舉於閩故不仕宋而臥華山

鄞縣周貞靖先生名齊曾字惟一崇禎癸未進士國變時投水家人救之不死入山爲僧結茆獨處有六自詩謂自爨自樵自汲自鋤之類備極艱苦不入城市不通問長吏不令子讀書應試有句云有心皆是血得死卽爲生其詩曰甕雲集

適與鄞縣周屺公談越中事言劉念臺先生後人甚貧皆躬耕無與試者山東翟文貢爲浙江學使訪求先生子不得考事畢詣先生故宅先生夫人尚在諸子皆治農未還文貢坐待必欲請見夫人命召諸子還卽衣襏襫霑體塗足以出文貢諭其以衣冠見諸子曰吾庶人當以庶人禮見文貢以三百金餽諸子堅不受文貢歎息而去嗚呼眞不愧念臺後矣

黃赤石先生曰吾年友張若化張若仲居漳浦之赤山下若化字□癸未科孝廉若仲字□榜進士甲申變後以兩親皆高年故不死盡力躬耕時每肩糞沃田計終歲勤動之所入以曲奉其兩老親之色笑里之人敬愛其篤孝而忘乎其爲縉紳先生也年來閩爲用兵地每兵至卽以村落爲禽苑一日兵有經赤山者忽見滿月黲黲一鄉皆入烟雲包裹中兵過不知鄉人共異之皆額手以爲二君孝感所致

杭州應時寅先生諱撝謙事親篤孝國變後授經餬口不出應試母病聘而未娶母欲見婦以瞑目

乃以毋命娶婦婦至拜見後語之曰吾侍湯藥於姑所汝寢私室可也毋卒哀毀骨立服既闋門人以婚請不可曰餘哀未忘又將一年門人共治榛送入室當亂時閉戶絕食者數日不肯干人有富室請往訓其子先以廿金餽仍分贍其兄及鄰戚之貧者著有易義及樂書卒尚未三四年乙丑七月記

南京以蘆為薪自孝陵蹂躪後被伐之木較蘆尤賤有某者市人也嚴禁家人不許買木寧高價買

蘆以供日用家人云市中木亦有自上江來者某曰萬一其中雜一孝陵木奈何

證山有句云記得去年春草滑牽驢行過孝陵前還甫下一轉語曰春草何曾滑騎驢自不前

金闇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師古約言

古人之德與功皆必有始基焉堅正不拔使天下之物不足以撓之故能大能遠今日之司教其始也丁巳夏朱子我嘉司教銅陵行有日矣余故稱述昔所奉教於諸大君子者筆之於紙共得若干則以為之鑑題曰師古約言明其非余之言也倘不以為迂妄而敎然力行之即公輔基此矣

威儀

昔賢嘗謂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百事自當所謂氣象者吾身之言動舉止及一切進退周旋威儀容貌之類為平日積學養德之符驗不可不慎也況師長為多士模範處禮學之地躬禮樂之任一人之氣象為一方之士大夫及諸弟子員觀瞻之所係而亦人情之敬忽所繇分其可不亟加之意乎初仕有晨失容於堂而曉即傳笑於國者○第一當毖去草野粗率之氣今人憚於循禮惡簡束者動輒啓言脫

略。不知此二字。俟人不淺。脫略者。粗野縱肆之別名也。吾輩一喜從俗。卽不覺漸漸習慣。一到嚴肅之地。便覺此身都立不住。一刻耐不得矣。第二嘗斬絕近俗傲慢之習。每見能文有名。及得志進步者。皆不期傲而傲自生。彼不知也。故其飾於聲音笑貌之間者。彼方自以爲謙之至。而不知已爲傲之至。不必君子而自能辨之也。緣是此一字。盤據胸中。自然要形露於一切周旋晉接之際。孰意人情傾險仕路狹窄。小則足以啓尤生釁。大者或至開戾貽殃。皆爲事之所恒有矣。（昔有介初任。以見太守時。飲茶漱口輒得罪。）〇以上二者之病。只是未嘗從事於學。因向來止認八比之業。以爲學而不知其實非聖人之所爲學也。所以自己身心。從來不曾有一箇規矩。一切施行。便覺有種種不得安貼。故從來前輩諸名賢。只把精神心志。一味收斂入內。將聖賢言語。句句都反到自己身上來。切實下手。時時處處體驗。一毫不肯輕易放過。緣此則自然無一處一時。可不簡束。可用其脫略。自然心志愈虛愈下。愈

斂抑。而這傲字。亦不期去而自去矣。可見此一學字。的是人生治百病之第一良藥。但人偏諱疾護病。不肯服此藥耳。〇聖人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又說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曾子又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出辭氣。動容貌。正顏色。如此等類。都在外面說。其實是句句說內。正其外便卽正其內。內旣重。則外亦自重。非矯飾也。故正本澄源。只在於學。然未嘗求之於素。亦不得不爲逐事補救之法。漸漸循序做去。似亦萬不可已者也。今約計其目。有七。

行〇步履宜安重詳緩。勿輕佻躁急。〇恒審視路之高低曲直。勿左右顧〇勿撒手掉臂。手恒平拱。時與心齊。

坐〇坐宜安定能久。頭背皆正直。雖終日。亦不傾側移動。只要心神凝一。不起雜念。卽自能之。〇勿搖膝交股。斜倚箕踞。

立〇禮謂立容德。又謂立如齊。皆言其宜靜一而安重也。

揖○作揖宜深宜緩。起則以手齊額。皆以致敬也。神聖前與尊者前。皆宜此。同輩及士友。則次之。若隨班行禮。則從衆。○與客揖。必記先問南北禮。

拜○跪俯伏興。皆宜緩。神聖前。尤宜一心嚴恪。勿起絲毫妄雜之念。如隨班行禮。則從衆。○拜上司。又不可太緩。

見賓○主客迎送。布席等類。皆如恒儀。准以從容周詳爲善。○語次勿他顧。勿不俟客言之竟而即伸己說。勿向客唾涕。勿念他事。恍惚忘答。俗言出神。客

語必審聽。勿厭煩。有怠容。○客未舉扇。勿扇

讌集○主客布席遞酒。遞行酬酢。皆如恒儀。○主客相向拱酒。宜稍離案舉盃。俯首而以盃及膝。今有僅略舉盃。作欲拱狀。而即止者。俗所謂上臺體。與老師體也。斷不可襲。十餘年前。孫章有少年入仕途者。舉酒勸客時。面向隸人語。止一手持觴。直前向客。客不竟席而去。謂人曰。昨不幸與兵子飲。○勿一心視劇。忘答拱。筋拱盃之類。○勿貪味頻筋。狼籍案間。或對席筋已止。而我不止。○如對尊者。則尤宜始終敬愼。不可有毫忽怠玩之意。昔有令赴節推之府。乃談笑無忌。又兩手橫肱。憑案而語。門役耳語止之。不聽。繼是爲節推所大不懌。令懼。托友爲之解。節推曰。君且休矣。某令意中。何嘗有僕耶。卒至大費周旋而止。○中州有一令。飲客。客乃大恨。卒撫其私。白當事。令因得罪而去。後有人詢此客所以相怨之故。此客曰。彼辱我。我不能堪也。再問之。曰。昔者彼召我。乃終席向他客語。竟無一語及我者。我當日。很不入地也。

言語

聖人之訓言者。曰愼曰訥曰謹曰訒。大約是簡少之意多。然今人之於言偏易。易則勢恒處其有餘。雖欲簡之而不得。則將奈何。救之之法。其以思爲主乎。當言之欲出也。先思其當否。而後出則言亦

必漸少矣。○言者。禍福之樞機也。況師長上爲令君之所尊信。下爲多士之所服從。而所處既閒。因亦得以恒悉小民未達於上之事。故言之禍福人尤易。不可不忍也。○寧下福人手。莫開禍人口。究非禍福人。實禍福己也。陰隲不爽。達者信之。○喜時之所諾。恐己之難踐。怒時之所發。恐人之難受。○凡有所陳白。既反覆熟思。事理洞然於中。臨時尤當平心和氣。委婉出之。使聽者易入易受。方於事有濟。○所交雖甚善甚密。切勿以嫚語相狎玩。

若今人動作嫚語以爲忘爾我形骸不知君子之所謂忘爾我形骸者不然君子言必及義過失相規道義相勸懇篤之意恒有餘於言而言不能盡如此者方謂之忘爾我形骸○凡見上臺雖極蒙知遇尤當循循然加意敬慎有問方答不宜喋喋輕有所論說○蒙上臺知遇者尤不當數稱述於同列之前及問同列之於上臺如何同列問及則告之○已有所長或有所遇而即有驕色與驕言卑陋極矣徒爲君子之所笑猶之可也若忌之者至而又將別有以中之則危矣○俗云見短人莫說矮話此言者之宜審人情也昔鎮江有某公者爲晉中一明經言其當日會試放榜及殿試後報謁各衙門官種種得意之事歷歷陳述畢明經云某當年亦有所聞某公問所聞云何明經曰知道公是中過甲榜來某公亦謙然○昔人工文章者每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善政事者每不言政事而言文章蓋皆不欲見已之所長而求其所不足也

立志

師長爲國家教育士子爲人才根本要地學術人心於此而正士風國俗賴此而厚所係甚鉅當其

任者上不啻清華之席下并無煩劇之勞可謂安且榮矣乃從來之任此者竟若一無所事不過掌名籍循往例坐待遷擢終其任遂碌碌焉一無所表見而下焉者乃至爲士子所苦致來天下教官皆一轍之誚此無他不過以鐘鳴漏盡之年爲日暮途窮之計志不立而謀不遠故也若今則有可以自勵爲不負所學之資者二其一則年力方當壯盛前程甚遠原止藉此爲發軔之始也其二則地非單戶人異寒儒家有薄田尚不至炊烟之欲斷而自立爲有藉也此二者皆人生所不可多得乃幸而兼有之自宜深自淬厲痛滌此途夙習必思有以自盡潔清志慮樹立強骨則一生之德業品望即於此立腳即於此定基萬不宜悠悠忽忽錯過此不可多得之遇可以自盡之時也○潔清以勵志或者以爲苦難未必能久此亦未嘗平心一自思耳試思目前恒有寒士遠館千里外極其艱苦不過得數金以歸養其孥以我視之已勝彼十倍更思昔者諸名賢游學問道於異地或數千

里之遠或數年之久資斧乏絶寒餓困瘁無不備嘗以我視之又勝彼十倍矣寧至以爲苦耶但要求所以不負此勝彼者奚若耳○古今來聖賢豪傑無他不過是不肯白白枉作一世人而已不論窮達不論大小到一處便要做一處之事以有益於世所以有爲典史者卽實實有典史之建樹有爲驛丞者卽實實有驛丞之建樹何也彼不肯白白枉作一世人卽便不肯白白枉作此一番典史與驛丞也○不肯枉作人始終只是一箇志立得

定志欲爲聖賢則竟聖賢矣志欲爲豪傑則竟豪傑矣寧有定哉余所以祝願今日之司敎者第一只要立志蓋以平恒人有志雖自矯然不同然到底成就得獨善的一邊居多若以師長而肯毅然立此不拔之志則聖學自此而昌明人才自此而蔚起其爲功於天下者尤大且遠非止親民之官澤及於一方一時者可同日而道也○爲師者卓然自立則士子方有所觀感而與起成己成物一以貫之

正學

八比之業今日之功令也士當吾世而欲有所藉以進其身自舍八比無繇然於此苟自思曰吾讀聖賢之書則聖賢固亦人也其耳目心思與吾等而吾乃日讀其言知其所以爲聖賢者固如是而卒若於我無與焉我固無一可以對聖賢者吾寧獨非人乎吾將進而求之其何以不枉吾此生也則其不求之於八比也明矣抑於此又自思曰吾之爲八比也蓋欲致其身於天子之廷而將以有

爲也吾其徒爲苟富貴媚妻子患得患失之人也乎哉若然則鄙夫也鄙夫則人得指而賤之吾豈甘之哉吾必求所以不負吾君不負吾民者焉則其不求之於八比也抑又明矣誠如是則將於何求之所從入之途又將奚若則昔賢之詔我者具在固非欺我者也昔李延平敎學者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程夫子見學者能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夫子謂學者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薛敬軒謂靜中無限妙理皆見王文成羅念庵唐荆川錢啓新

高忠憲諸先生之學。無一不繇靜入。其助業經濟。無一不繇靜出。則靜也者。其學之本乎。千聖此心。卽千聖此學。千古此心。卽千古此學。無異指。亦無異趨也。治吾之身與心焉。以此。任天下之事。當天下之難。亦以此。是之謂天下之大本。是之謂聖賢之正學。四子五經。與宋明諸先賢之書。皆炳然可考而得之也。爲今日之師長者。雖自不能不治八比之業。然亦當於此求所從入。以爲振興絶學之的。則高子靜坐之規。宜師其意而行之。公餘卽炷

香默坐。使心氣漸就凝定。久之有得。始信前此諸大賢。眞苦心救世。懇切拈出。以教我後人也。宋明諸先儒理學之書及一切經濟之書皆不可不備

敎士

外吏之於民。武職之於兵。師長之於士。皆職掌責任之所專屬。當此者。必思有以盡其力。以盡其職。方可以上對君父。無慊夙夜。此定分也。譬如今之授經而爲人師者。受其贄禮。飽其食需。其館穀。不過爲此子弟也。若聽其子弟。嬉游縱恣。蕩焉無所間束。而爲之師者。亦復漠然惛然。如視秦越人之肥瘠。一無所欣戚於其中。縱或其主人。始終厚道。不加擯絶。則天亦必怒之矣。故司教者之於士。自應有殷然一體之誼。不可不盡之事。必也教之以砥行敦倫。稱先則古。教之以讀書味道。明體達用。鼓舞誘掖。以成其善。虛公汲引。以成其名。其有不率者。則第爲之反覆訓迪。從容以俟其自悟。勿卽暴揚。絶其悔改。大率務在誠懇。恒餘於董戒歡欣。以使之觀感。則遲之又久。自必無感而不應之理。

不特士習當爲之一變。且於師長亦自必有油然不能自已之情。以相爲感通固結。誠如是。則一日而千古矣。人世之樂。寧復有踰於此。○今日士習之壞。止因自幼未嘗有小學一段工夫。爲之根柢。所以爲惡易而從善難。前輩諸名賢之論皆然。非敢臆說。司教者以此爲先。方能正其本。以立其體。○體立則用自顯。世固無無用之體也。然儒者經世之學。亦不可不先窮其所以成敗得失之故。以應天下之務。則如大學衍義。文獻通考。左右編。武

備志之類亦敎者之所嘗并以爲課者也○諸士課文月一爲之宜如安定先生訓士文皆傳經義必以理勝方可以式靡俗○昔峽江曾二雲先生之守吾郡也諸士每月有會先生必親臨之實以聖賢之學與諸士相切劘而不僅以文會也故每數日前出示命諸士詣先賢祠聽候課業至期諸士皆大集各挾卷候題作文先生至則每與諸士講學開示訓戒廣引曲喻津津不倦每說至痛切處恒使人欲涕欲汗不覺其日之昃也諸士已不

及爲文先生亦傳諭免課一時士心皆鼓舞感發爭以道義自勵每相顧喜歎謂作一日文不如聽先生一日講嗟乎前賢敎士其誠懇足相感發又時以文會爲講會如此今日卽不能盡法前徽則課文與講會或間月爲之或每月並舉之可乎○諸士中有相與尤親者卽每日至必肅揖對之必衣冠必正容雖盛暑亦勿少假勿雜語勿諧笑蓋不先正己不可以立教也向浙中有盡去師長之格者其於諸士相過不以時相見不以禮與之日夜縱飲酣歌謔浪無所不至彼間士風遂因此大壞其地之前輩有識者咨痛恨之○弟之於師見有贄飾有儀禮也亦情也然有以此而督過之則於禮與情似皆無所處知君子不然也至向者其乘士有微隙輒作翻覆之網以爲利不能副其願則竟申黜以洩忿全不顧道理之曲直亦全不問公論之是非此固萬口之所指爲異類而亦賢者之所極爲憤惜又不必引以爲淸型之鑑者也

勵俗

從來善惡相爲消長故仁人別無弭惡之道惟有

奬其善者以勸之而已矣敎化爲風俗之所自始倘司敎者一至其地留心博訪於士民中有節孝奇卓實爲公論推許者急白縣旌奬如年高有實學者卽造訪請益致胙示敬則善者益勉惡者思奮矣○鄉約爲政敎之所必先實心舉行自有明效爲師長者宜力請令君嚴諭城鄉並舉必于月朔借與親臨講解六諭兼讀律法行之既久則人亦必有所觀感而競勸於爲善

修學宮

嘗見二氏之徒見棟宇頹敗金容傺黯皆能戚然不寧慨焉志修復之舉不憚焚肌斫臂忍寒餓奔走霜雪中日夜叫呼以求畢其願益其徒之所以尊信而崇事之者如此其至也若吾 聖人之宮則固凡爲儒者之所自出者也毎有傾欹零亂塵封草沒幾爲有目者之所不忍見而爲之司教者顧晏然安處若全不足以動其心而關其慮竊甚痛之痛彼之讀其書治其業享其名而又儼然居其地膺其職而竟漠然以至於此曾彼異端之不若爲可惘也故予謹爲今日之司教者祝望以從前之積習爲戒悉舉而大破之倘有宜更新者卽一一親核力圖修治爲之而誠且決未有不克濟者也況此本職分內事自爲上臺之所樂從諸士之所允服更加之出入必嚴晰以杜其弊任人必詳愼以求其當則人情共協物議不作亦復何所疑憚而不爲乎今約條其事宜如左

興作之事全藉令君如宜大修自必先具詳後集通邑紳士僉議措處○擇任事之友必在得人○如不必大修而有小小破敗闕失者皆當詳核葺補務必完固○几筵時加整理潔淨使條理秩然○祭器照冊親簡有闕則補勿謂原有掌管漫不留意○有藏書藏板時加察閱使不至損爛遺失○墻垣必葺治完固○基址必嚴加查核恐有民居侵越之弊○蕪草務必芟除淨盡○殿廡門道時加掃除爽潔務使瞻拜者心目皆爲開明○查整先賢碑石

嚴祭祀

祭祀大典斷宜力行齋戒務竭精虔蓋祭者之精神全在潔凊純一方可以上交於 聖人之靈況師長尤職掌攸係若不一心虔肅止以故事應之恐 聖人其吐之矣○今人入庵院廟宇而知敬者皆謂神有靈恐褻則取戾也乃至 聖宮則多漫焉視之豈他神則靈而 聖人之貫古今徹天地者獨無靈乎但有獲罪而致不可祈免之罰則又多昧焉不知其所自止以爲適逢命數之厄耳噫可不愼且畏哉

交令君

司敎之於邑令係有統屬凡事自宜斂抑以循其在我之分至有所開白尤宜虛己以聽處裁卽不偃意亦當平懷處之勿遽形之言色向有忘己之爲敎職而黨與令抗者旋以此敗益分固不可不安也〇如係三綱五常大經大法不可不正言救正者又不當依阿以得罪於名敎

〇令有相善者恒亦以事相及使沾少潤以資寒趣以恒情言之亦似無害然君子則終以堅若自勵壁立萬仞不受其絲粟之惠者爲第一〇令君

相善每輒有游閒說事人通同下人以事干求其來立說必極言事理甚正甚順以相迎合切不可聽蓋此輩多係飾說不過欲以利動我彼亦自營其私耳倘卽爲彼所動恒有倒置是非平翻曲直爲公論所債爲鬼神所怒而已不知者罪渠雖消顯禍陰譴皆有之矣而當日說事人則不顧我也吁可不畏哉十餘年前邸抄中有說情者爲人出一獄蓋爲盜口所連及者初謂其枉故也詎知年餘後此人復犯他案蓋眞盜也原說情者遂至奉旨撫行文關提審究〇向予毘陵有一游閒人竊得一紳士干請之札遂煽禍數年不息今日人情遂至一字皆輕落人手不得如此

〇令君飾序生辰例有致敬皆宜兩從簡約此分也俗有故爲豐腆以相媚者謂先與之後將取之也無論市道爲可恥恐怨尤亦將自此始矣〇一味不顧外不求人則自無怨此君子之所以自得也今人每言彼甚厚我我愛之何傷不知彼厚我甚則求我望我者亦甚矣求望我者甚則我之所以酬之者益難矣惡得無怨昔人謂與人者恒驕人受人者恒畏人彼縱不我驕我寧獨不畏乎旨哉是言也〇今日之爲令者途不一矣以我視之

則當無不一者何也我惟知有分位統屬當安守之惟謹耳不必問其他也〇如値有起家不係文蔭言動未盡合宜爲人所嗤笑者當此萬不可附和一語但當默然內省而已

交同寅

每見司敎者之與同寅罕有相善不過以微利致嫌怨耳若先於此字擠得下更時念顧涇陽先生語則天下寧復有不可處之人顧先生劄記云高存之歸予與康齋先生集予閱之見日錄中有曰

君子當伹吃虧方做得存之字字加圈爲之惕然有省因默默自諷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肯喫虧便無事不了然其初恐未必眞實便肯只是要勉強學學喫虧恐其中又未必眞實能消得去然久而思之自終有味○同寅即朋友也朋友之道原以相下爲益倘見有不合尤當蠶語之誠徐徐委婉巽入如不可言只得且

止待後相機言之不可一時强聒忿爭致動客氣朋友恒有當此際而遂大決裂者不可不愼也○學中公事如欲有所舉行必先與之從容詳說其所以然之故兼委曲慫恿與之共事事濟則并以功歸之如此則決無不成之事亦無不協之衷矣○學署近來竟有日下而不可言者如諸生贄見及一切舊例公費之類多有獨私之已而不以相聞者或有巧爲陰陽多寡之數以相誑者又或有爲本生包送而不令本生當面者種種醜態眞可

鄙笑然此皆恒有事苟遇此斷當一切置之不論不議而兼深憫之容隱之不使聞於人斯可也

御下

凡人家童僕無不希望隨主人赴任者蓋以一到任所自有安逸受享且可因以作奸營私故百方揣摩以迎合主人之意小忠小信不憚勤苦及一切獻諛獻媚之事皆有之皆主人之所喜也主人不察而托之爲心膂假之以事權則彼將無所不至矣是豈主人之福哉所以居官者須於平日留

心童僕中相其朴實而勤愼者擇以隨行又時加之以敎戒使知安分畏法方可用以備使令之役○僕寧朴無滑寧少無多多則費滑則可畏○御下固宜嚴哉然尤不可不以恩撫育之如恤饑寒均勞逸一切食用不至過於省約一切繩束不至過於苛細則彼亦自安之矣○過於省約苛細皆恐有意外之虞往事甚多宜以爲鑒○學署原無關防然亦不可不嚴其出入察其所與○凡衙門人役神奸積猾原不可勝詰而其作奸之大要只

在能伺察官府之意旨百不失一初入仕者經彼一見或一二日即無不洞悉故其所以嘗試之法淺深虛實百變不窮官府一入其彀中則此後惟有爲其所用而已學署原極閒冷從來大猾多不肯安於此然亦不可不知○學役本最少有正齋則一切事宜自多在彼聽候當此者切不可有一毫彼此之見曾見有以一事叱責學書語中似微傻正齋役正齋遂以此成隙不可不鑒也疇昔某某之學至兩人終其任而不解大率皆下人攛掇之○食用不賒欠鋪行一文爲善尤宜嚴禁僕役假冒賒取

金閣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宗約

昔人嘗言今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嗟乎此一人之身卽吾與通族之人之本也念至於此則墟墓自不忍不愛護歲時自不忍不祭祀會宗族自不忍不相敎睦此誠以本之所在故也況於父母爲吾身所從出之本當體卽是舉眼卽是不必遡而上之而始爲感動者哉今夫一草一木人愛之必先愛其根若根一傷無有不立萎者人亦猶是矣吾有身吾知愛之乃獨不愛吾身之根豈得爲愛身者哉且吾亦非一旦而遂有今日吾亦非一旦而遂知此身之爲當愛也必父母先愛之心血無限劬勞無限而始得吾有今日也一至吾有今日而父母之年已老矣前路已短縱然竭力奉事能得幾時爲子者每日擁妻抱子飽食安眠當思堂上老人又復去了一日妻可再續子可再生生身父母一去不復見上天下地尋覓無門不及是時盡心盡力孝養父

母而又或至有夙恃驕養遂不知愛敬顚肆悖逆者其將何以爲人如有此等不論兄弟叔姪聽其摠之族長分長各長察實小則諭戒大則以家法懲治尤甚則公首之官

兄弟非他卽父母之遺體與吾同氣而生者也人不忍忘父母則見父母之手澤與父母平日親厚之人尚必爲之惻然動念不敢輕蔑遺棄況父母之遺體耶每見近俗婚娶之後兄弟多致乖暌甚至自相戕賊恬不爲怪探其所自亦無他故不過

爲婦人之所漸漬肖小之所搆鬪或財産之有不均求望之有不遂耳不知婦妾羣小本不識大義財産身外之物卽有厚薄亦仍是厚吾一本之骨肉與吾身原無彼此之別何可聽信以疎間吾天性之親況君子好行其義尚有讓宅於友朋施德於道路者豈吾兄弟曾朋友道路之不若耶至謂嫌怨有所自來終非旦夕可釋則凡兄弟之怨宜莫有大於殺兄者矣古聖猶不以爲怨而忘其親愛則下此者又何足言哉吾與聖賢皆人也惟甘心以世俗薄惡自處遂謂古聖人不可學乃至自戕其本根而不顧眞可哀矣昔人嘗謂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無救之者嗟乎此皆事之所已然目之所恒見者也其可不痛相懲戒自蹈此不祥之實耶且如吾有數子吾之所以敎誨之願望之者自必以其能相友愛和樂爲愉快矣我不和於兄弟是卽敎諸子以不和也況子因我之意必不能敬順於伯叔子旣不敬順於伯叔則

其漸亦將不敬順於我此實理勢之所必然者也薄汝兄弟卽是逆親各有兒孫須留好樣諭戒再三而不悛各長議罰以隨之

一家有一家之名分循之則和以安違之則禍敗立見而不可救推之一族亦然益名分者人道之綱維未有綱維不立而猶得自存者也吾族數十年前老成林立尊卑秩然情意相孚搆爭鮮少故在鄕黨中號稱守禮之族後至風俗漸薄遂有以傲慢爲能事以剛暴爲快意少凌長卑犯尊者皆

有之矣。漸漬日深。禮義之防不存。而族亦果自此衰落。以有今日。殊不思今日之少且卑者。即他日之長且尊者也。我今日凌犯尊長。則後日亦必不能免卑幼之凌犯。繇此言之。則毁蔑名分者。究亦非所以自處。况在鄕仍有公論。在朝廷則有王法乎。自今以始。其各以禮法自飭。共敦仁讓之行。毋蹈惡轍。自玷聲名。至於爲之長者。如有恃尊壓卑。有侵奪負賴等事。則仍聽卑幼懇之族長分長。以憑從公分理。倘不恕明。徑以忿爭致犯。則仍先正

其犯上之罪。而後理其曲直。

禮云。婦順備而後家可長久。甚矣。婦之所繫爲甚重也。然婦多愚闇。每見小不識理道。須爲之夫者。以嚴正率之。勿信其言。時以往昔孝讓之行。與之解說勸導。使其佐我承順親志。和輯家庭。方可資其內助之益。此夫之正也。若聽其專制。使之干預外政。或信其猜間。因致同門失歡。皆喪敗之道。所當痛以爲戒者也。至於夫有寵昵之偏。或紊嫡庶之序。尤屬蔑禮敗度。各長察實糾罰。

人之所以立繼者。本以不忍先人之血食。自我而斬。故立繼以嗣之也。乃有立異姓爲子者。遂謂爲禮之所不許。律亦著有明禁。何歟。律云。養異姓子。亂宗族者。杖。以子與異姓爲嗣。罪同。其子歸宗。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禮義不明。不立同宗之子。多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

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朱子曰。祖宗只同此一氣。子孫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因有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爲氣不相關故也。嗟乎。此誠天之經。地之義。萬世不易之宗法也。舍此而別言變通。皆禮與法之所不容矣。然今俗之以異姓爲嗣者。皆安之旣久。而不知其非。則此風自難驟革。不得已而酌之。則已往者亦有宜因。後此者。不容不正。何言乎已往之宜因也。其一則繼世之已久也。先世繼之。以至於今。則修塚墓。承祀事。膺戶役。宗之人習之。里之人習之。即

官之按籍而徵者亦習之以至於今矣緖傳數世譜牒昭然其次則撫育之宜矜也如年老無歸親支無繼姑求異姓而撫之懷抱之中以備極其恩勤之養幸有成立藉以入地此亦仁人君子所爲念之而惻然者矣且或爲之子者養生送死禮克無違焉凡此二者皆當仍其舊嗣不容更有異議舍此之外若猶聘若贅婿若冒姓若繼者之於前例無一焉即已往者皆不敢入譜非固也情與理之所難解者非獨吾恥之彼亦恥之矣何言乎後

此者之不容不正也一則流不可不止也昔宗法不講遂以承先重事褻慢踵非倫復因循再至數世之後將益支蔓不可究詰故立繼於異姓之禁斷自今始蓋人各有心斷未有明知爲吾先人之所不饗而復忍爲之以貽先人之痛者矣苟或不然彼既無以對其先衆當有以繩其後公同議罰仍令異姓子歸宗一則本不可不正也立嗣有應繼愛繼之分要以昭穆倫序不失爲主此律也在親支則分長主之在同宗則族長主之或聽自擇

或聽閤定皆即登記以便詳列譜系至有嗣子始雖議立旋或背離其甚者或至生不養而沒不祀併其空名而去之此則顯滅倫紀公論之所必不可容者也如有此等各長察實糾繩務使復循嗣職而止不聽則人人得以明正其罪通族公同呈首以官法治之如是則因俗於既往庶不戾乎人情之安定則於將來終得全其天理之正宗法明而綱常立此亦扶植名教之一事也

凡人無一定之恒業自必親非類之朋習爲邪僻

之事故成家立訓者必以恒業爲先務也恒業耕讀爲上商賈次之工技又次之要得一業足以治生自守以終老不作非分之想爲鄉里善人足矣外此則有永禁者五一供役衙門則喪心最易造孽尤多即或稍有名目爲一時權利所集亦未有不旋被顯禍且貽後日子孫無窮之害者也一投充營籍氣習漸染自成凶類長捐骨肉委身鋒鏑以刑戮爲飲食終俯仰之無賴益本亡命者之所爲而非良善所宜厠足之地也一開場賭博見人

之財而思所以奪之乃誘之使賭此種心術已與奪等矣又繇此蕩敗人之身家戕賊人之子弟禍根所結最深且遠故歷來聞見從未有以此而成家昌後者詎可不急相痛戒哉一屠宰物命事極慘酷報皆不爽而所關更鉅害不止於一身者則尤莫如殺耕牛蓋牛之爲功於人也甚大人之殺其命以爲利也亦甚微而我之可以治生之途則又甚不一何苦偏殺其甚大之功之命以博其甚微之利且此亦每爲官府所禁犯之則私固徒飽

夫猾胥公又無逃於刑憲而地方自此又每足以滋致奸黨則貽患尤爲不測故業此者之果報其慘毒章明多至不可勝紀念之悚然所當世以爲戒者也一擇術不正其大者莫如刀筆蓋刀筆之殺人也其伏機甚險而流禍最烈究其初不過欲得一時之快意或并以此爲得財之計耳不知天之鑒視不爽亦必以最險且烈者報之於其身以及其子孫不可不畏也其下者爲拳棍習之則多凌侮人之心又易與奸邪作緣愚俗以爲衛身而

不知其爲殺身之道也更下之爲吹唱妨正業而蕩心志故君子遠之而勿聽況又躬治之耶蓋其精力祇足娛人是優之漸也有志者恥之矣至於更有下流自甘者若門皂等役若倡優等行若鬻身而爲奴僕若比匪而爲竊盜則永不許入祠與祭終身不齒而倡與僕則譜削其名餘不削者爲欲存其後人故也

訟之爲害有四物力之來甚難積累辛勤無限訟則耗費百出不能自主一也治生者一日有一日

之事訟則廢時妨業生計必悞俯仰奚恃二也喫得一分虧落得睡眠穩此昔賢語也訟而負則不甘在我訟而勝則不甘在人讎怨相尋貽殃匪細三也恒近正人則多福恒近不正人則生禍人未有不畏禍而願福者也訟則傾險之徒勢必與之相接一與相接則自此之後或遠之或近之皆足以爲患四也故保家者必學忍非忍人也忍已而已矣本族中如有小忿及財產不明之類俱宜愬之族長分長聽其從公分處如果情理不協處分

難決方聽告官究理如未經獨㧾處分徑自呈告
者公議罰銀入祠公用至與異姓有爭亦宜先㧾
之公親聽其調處如果情理難堪非調處之所能
平或有奇冤異枉不得不鳴本族仍宜酌議量助
以見同患之義倘有不肖反佐異姓以戕我同宗
者各長察實會同通族扭赴祠堂以家法懲治
古者酒以成禮今則酒以發禍蓋古則謹而有節
今則肆而無度故也范魯公戒子箴曰戒爾勿崇
飲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月川亦

有句云養性勿貪杯性小成家宜戒破家湯滅毀
其禍我也近里中宴會爭訓不醉則主有吝名而
客亦不歡及醉則詬爭旋起而怒生焉是不醉不
歡醉亦不歡也不知不醉之不歡則猶能自制至
醉之不歡則欲制而不能矣且從此是非蜂起展
轉糾結或至成讐構訟積歲不解皆酒致之也浦
江鄭義門家規子孫年未三十酒不許入脣壯者
雖許少飲但沉醉喧呶者箠之諸婦不許共飲年
過五十始聽教家者宜以爲法外此則更有二戒

一日惟賓饗以日自飲則酉戌二時爲限毋白晝
懼廢事毋長夜懼損神且虞變焉二曰市可沽不
可飲也囂且雜則尤易叢故保德者遠之矣
家之興敗第視夫子之賢不肖而已矣何以謂之
賢敦重彝倫安分循禮義能讀書勤儉寬仁好親
近君子者是也何以謂之不肖不孝不悌無忌憚
刻薄險狡作事喜侈大不以不學問爲恥不務本
業毀見正人者是也然則子之賢不肖何以相去
如此之遠亦曰其父教之而已矣然則父之於子

無不願其賢而惡其不肖賢者教之豈不肖者亦
教之耶曰教不同有善不善焉善者必正之於蒙
節其衣食戢其喜怒而不使之順與縱也教之敬
謹慈愛尊古法恒下人教之重廉恥信行教之習
苦知稼穡艱難非徒口之且身以示之如此而子
之不賢者鮮矣若夫不善者從其欲以爲愛視其
詐日漸則爾喜以爲能長則教之嗜利教之爭勝
愛物教之行險教之不信亦非徒口之且身以示
之如此而子之賢者鮮矣故一則鄉黨宗族愛敬

之祖先神明亦必喜樂而佑助之禍患不作和氣薰積福將以類而至欲其家之不興不可得也一則鄉黨宗族痛疾之祖宗神明亦必怨怒而譴責之骨肉不親戾氣薰積禍亦以類而至欲其家之不敗不可得也然則今之教子者教之作家教之工文章皆善矣胡以其子不皆賢而其家不皆興也曰所謂教之善者亦在正其人而已矣賢不賢原係於其人不係於作家與工文章也其人賢則家雖貧或不能文章其興也可必其人不肖則其

能作家與工文章皆適足以成其惡而速其敗若此者指蓋不可勝屈也故願教子者自思而審擇焉

伊川先生嘗言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恒相通此誠敦本厚俗之良法也然愚竊謂族人旣衆月會太煩費無所出勢自有所不能若一年之中定爲四會會有輪主有定期每人出銀三分三日前付之至期辰而集就會所舉行鄉約講解六諭畢始會食一席六坐葷素六器酒十行爲率輒飯而散如此則會更有益且亦簡而可繼至婚喪諸事惟族之貧者始應公助舉行者須於半月前聞之族長族長按名分發知單每人助婚者銀三分喪葬者銀五分倘以本家貧極更有好義加厚者聽不及富者以富者止宜就親近者相與爲禮可不必徧也公助則婚喪之家不召讌止於事畢後遣謝助者相與爲禮則不然

子孫至十五歲以上始登名祭簿至期早集祭所

聽候族長挨點不到者罰銀一錢至祭畢會食止用照原定祭品無得加設蓋祭先原以追遠非爲口腹踵襲增華不可久也酒以十行爲率喧譁爭競者罰銀二錢

塋樹祠宇爲祖靈之所憑依凡我子孫自當敬念先人時加修植乃前此爭相剪伐乘機毀拆以至於此苟非有胸無心自當念之而惻然矣今祖塋樹木現在議種所存祠宇現在議修倘嗣後仍有蹈襲前轍忍於自戕本根者此即列祖之所怨恫

萬萬不肯姑容之人通族自不敢不仰承先志共正其犯祖之罪

凡人之心爲善則安爲不善則不安初非以有所勸而始爲善有所懲而始不爲惡也然善者以有所勸而爲善愈力惡者以有所懲而去惡愈決則善者日益多惡者日益少不可謂非宗黨之福也吾族夙稱淳朴至晚近始爲一變然其間好修厲行者終當不乏今祠內公置二簿一名登善錄一名懲艾錄公付族長收執至季會講鄉約畢聽族

長約講等查問有無善惡可紀如有善行公論僉同當即面同族衆記載登善錄如本人力行十年而不懈則稿記祠堂以彰懿範公同舉報以候旌獎惟事有不善初不遽登記止對衆諭戒聽其自新至再犯則書名於懲艾錄下仍空其行間後如悔改衆證得實則併其名而去之如仍不悛始當衆據實直書其尤大者則公首之官以憑究治祠中不與會食已上登記必皆令所衆而者示至公也即族長亦不得私記至婦人之行不出閨中惟以孝敬貞潔爲主若有夫亡守節與例相合志行堅苦實可風厲末俗者通族公舉呈報候憲核旌或不能旌而本婦果係貧乏不能自活公議每歲設處助給衣食祭祀則另致之胙死則以禮葬之

宗祠專祀始祖始祖之下復有烈祖（即各分之祖）義亦宜以列祀至後世子孫自無入主列祭之禮惟德行足以追踪往哲楷模後學與功能有以澤及宗黨或先世之烈賴以不墜皆得以其主祔如有官爵而未有功德可紀者亦不得與蓋考之古則揆

之義理斷有然者吾族自濬生公始以基與宅爲祠後又竭力充祠地之税者數十年此其功在祖先尤爲章明允宜進祔饗之列後倘有議及者亦必有以上慰祖靈下洽輿論方足當此如其不然正未可輕言有乖禮制也

譜法不立故命名參雜蔑禮尤甚今已定字派凡命名者自廿一世起務必按序定名毋得紊亂違者公議重罰仍責改正

宗範

凡人莫凶於自是莫吉於知敬畏而喜聞善言則古今諸先哲之言行皆吉人之所樂得以爲師者也故稍輯其一二尤要者爲吾宗之範蓋已吉莫吉於此矣夫人惟不欲保其身與家則已耳苟思有以保其身與家又安能舍是而別有所稱述哉

守身○千罪百惡皆從傲生傲則自高自是不肯下人至不肯下人則無不集之禍○人須知己不是與己之所不足方可望其長進不然是一行尸

走肉耳○人有過不喜人規此無他不過欲成其爲小人而已矣○知過不改則爲惡爲惡則天惡之豈得無畏○康節先生戒子孫曰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者凶之謂也吉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凶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

或曰不謂之凶人吾不信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不近正人則惡日長而我不知○天下決無好矜己之長好發人之惡而仍得爲人所容之理○人只敗在一敢字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保家○第一要戒刻薄蓋刻薄人必是錢財與舌尖皆刻者也甚則亡身次亦破家○學吃虧三字最是討便宜法人不知也○莫不祥於不安分如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與一切好爲侈大皆

是○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吉凶悔吝何關於天○小有才而又剛愎自用覆亡有餘矣故上者能學問以進德德進則才自歛次亦須先識時務○能忍是一福相○人無皆非之理莫一味見人不是能自反便無事不了○閨門中少箇禮字便天翻地覆百禍千殃皆從此起故治家之道與其過寬寧過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故家將與父子夫婦皆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睦一寬縱太過則父不父子不子夫婦

不成夫婦亂倫敗度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矣○每事節儉卻須得中使大體不失尤宜體恤下情若過刻亦非家之福也○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幸有贏餘即當思有以及物在天道可免惡盈在人情亦足寡怨○子不肖必敗家然亦非生而不肖者也是在爲父母者教之幼時而已矣教之之法在諒其才質勿以過高者強之第教之自幼循謹畏禮法知艱難此爲第一義也○兒女輩常使之參夅曲曲言

動必有營畏到年長得以自專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父母所當知也○教子者先宜去其傲心養其謙德使能溫恭退讓行無邪僻雖終身韋布亦不失爲克家之子若不知謙順好自高大縱使發科取第才名蓋世適足以招尤賈禍非全身保家之道也○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忠定謂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天下決無有身爲非僻而能以禮義教其家者故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

法以御家衆○二程先生母侯夫人當大中公凡有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恒曰子所以不肖繇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男六人存者惟二然教之不少假方數歲行或跲輒訶責之曰汝若安徐寧至跲乎食時偶食絜羹（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先生兄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雖直不右之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稍長每使從

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子之不肖爲母護蔽縱成者十居七八故教子者尤不可不使母知此○家之興替全係於子之賢不肖故保家之道尤於教子爲詳焉

詒謀○宋崔與之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人爲子孫計多至謀奪人之產業營營不休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業屬他人是徒爲他人作馬牛也至營家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又爲子孫作蛇蝎矣可不戒哉○創業

者皆期子孫繁盛大要在一仁字仁者生生之本若立心行事恒近於薄吾未見其能與也○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無窮○寃報相尋累世不息矣故云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凡家業從耕讀辛苦創成者子孫或能守之惟從智術誘騙驟致者子孫必不能守也○子孫當須自立多置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故昔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勤儉安

分敬長樂善八字百世無弊○凡嫁娶切戒貪附勢利第求門第相當家有禮法足矣若慕勢利未有不爲後殃者

事親○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孔子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處同類不爭鬪)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悖逆則遭刑戮)在醜而爭則兵(謂以兵刃相加言父母之心惟恐子罹禍患人子宜體此懔然戒懼積其愛敬不可驕不可亂不可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樂正子春曰事親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行歷危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己不以惡言加人人必不以忿言及己)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已上皆弗辱之則)○皐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孔子曰孝子事親養則致其樂(致極也樂謂愉色婉容)○橫渠先生曰養親者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之類)然又須使之不

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呂叔簡先生曰人心喜則志意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脉冲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不壽故孝子於親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富貴貧賤恒變順逆只以悅親爲主○晉王延事親色養夏扇枕席冬以身溫被每至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上皆能養之則)○薛包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

盧舍外且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盧於里門晨昏
定省不廢積歲餘父母感悟還之○王祥爲繼母
朱氏所譖因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
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
正寒凍祥解衣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母
又思黃雀炙復有雀飛入其幕獲以供母鄕里驚
歎以爲孝感又母命守庭李每風雨祥輒抱樹泣
母見之惻然旋感悟愛如已子○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蓋爲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無有不是也惟

子能誠孝純一則父母自格而悅樂矣○眞氏曰
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怨親而不反
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心也已上皆處變之則
兄弟○橫渠先生曰人情施而不報則輟故恩不
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無學其不相報
而廢恩也○呂叔簡先生曰恩禮皆出於情之自
然不可强致然禮屬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根心反
以責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
同一相責望爲怨滋深凡有骨肉爲寇讐皆坐責

之一字耳○薛包與弟分居奴婢引其老者曰盧
取荒頓者器物取朽敗者曰此皆吾向者服習所
安也後弟數破產還復分給○牛弘弟弼酗酒射
殺弘駕車牛弘朝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
怪問直對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
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趙彥霄與兄
析箸後兄業廢盡彥霄謂兄曰弟初無分爨意以
兄不節故謹守先業之半請仍主家政卽火分券
付筦鑰○司馬溫公事兄伯康奉之如嚴父保之

如嬰兒每食少頃則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
背曰衣得無薄乎每日天明卽詣寢所問安或坐
牀前慰勞話畢始退
夫婦○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治家者不
可不以敬謹率之夫婦有別敎以敬也無別則淫
僻之罪多而父子之恩薄綱維毁裂禍變作而家
亡矣此皆百試百驗不可不畏也○居室嚴整去
媟狎之習肅內外之防是所以有別也○害莫大
於妒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人

之於妻。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宜防其誣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妻。而能正其子者。

睦族○禮。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適音的。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太宗子。宗婦。太宗子之妻。）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言內外父兄宗族。不敢以貴富加之。）○范文正公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本無親疎也。○嗟乎。讀禮之言。則吾之於宗族也。不敢不敬。讀文正公之言。

則吾之於宗族也。又不忍不愛矣。此何以故。以吾之於族人。一本故也。人非甚冥頑。決無不念其祖者。苟念及乎祖。奈何不敬愛吾宗族哉。即如事長之禮。有謂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又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夫一年長也。何至有父事兄事之尊。一父執也。何至於進退問荅。如此之敬畏。此無他。不過曰念其父焉耳。夫不忍忘父。則見夫年若父者。皆敬之而不敢慢。見父之友。則惻然如見其父焉。禮固有本。非然而致之也。今人惟不念其父。故不知事長之道。惟不念其祖。故不知睦族之道。噫。其盍反而思之。

附病中口授實粘喪次語

一。吾生平。性安簡素。最惡一切虛文。每見人家喪次。家人必先於靈几之上。鋪設果點殽羞之類。以爲美觀。而親戚有來奠者。因亦侈張祭饌。擺列糖菓。種種名色。一無取義。惟務增華。風會滔滔。轉相效尙。吾每不禁爲之痛心疾首。方恨救

正之靡由。深悲維撓之無人。今吾一旦奄逝。倘仍有援俗以相涸者。是負已死我。而以我之所甚惡者。褻瀆我。戲侮我也。吾知其必無是矣。故特與家人約。柩前設木椅一張。下設脚凳。必須安放端整。前設桌。每日務拭極潔。桌南置燭簽二。香爐一。桌西置筆筒。中置所嘗用筆二三枝。筆筒左側。置風字硯。須存其蓋。正中間。置所嘗讀書一二本。早夕上食。止照平時所嘗食。疏飯小菜。切勿增加。上食時。須以淨手。移書於桌東。

與筆筒對約食項則徹去食物復拭淨仍移置原書於中間至七期或當設供養時則以書筆硯暫置潔淨他所俟供養畢則仍如前拭淨一一陳設端正不得參差七期供養之物止照平時一葷一素（葷止魚肉蛋之一類素止菜腐或腐皮麻腐之類切勿用木耳香菌素粉）或益以米麵食各一器（米食五枚麵餃之類十枚寧少而精勿多而濫惡）純色時菜一器（鮮菜鮮薇馬蘭蒜菜黃蕓燒茄子扁頭鮮笋山藥芋頭冬瓜蘿蔔之類）飯一湯一（湯內勿用素粉）至足矣以上所定食味即異日永遠供養亦如之即親友之有欲致奠於我者亦如之此外如有增添一色便不是真知我之親友矣繩祖須跪白急止勿以陳於吾前不然吾靈爽猶當挾汝也

一鼓吹本以鳴和導豫俗乃用之於喪家哀痛迫切之際非也即或中餘哀誠又豈當用此不倫不類之物至吾人自欲禳災求福只在真實知恥改過學好即欲祖父安樂歡喜來格來饗也只要真實知恥改過學好若作一切佛事本非吾之所前聞況欲以此徇俗飾觀尤為吾夙昔

之所深惡者乎故以上皆宜謹遵吾言切禁勿用

一喪葬用酒前賢歷有痛戒近已明白揭示乃復不遵自甘違禮敗俗豈獨無人心耶自後當謹戒內外勉遵吾言

一哀至則哭乃發乎情之所不容自已乃有以假哭為文者可醜尤甚而不知旁觀者之欲代為出汗也況各人稟自性生本亦有難得真眼淚出者吾平日久已稔知何必為此不情之聲以瀆溷吾靈几之前耶自後內外槩不許哭惟偶然或有所感而不能自禁者聽之

一近俗動輒用鉦不知此軍禮也喪葬之家豈宜用此至出殯而導引神靈往即幽宮自益以安靜為主乃又轟銃以震懾之此則奚取焉故以上二者俱與鼓吹僧道等項並宜切戒概不許用臨時止用紙旛一對選擇馴謹之童子執之逐步徐行以為前導尚有同學數輩同時見送則不妨一切聽其指示只斷之以理不必盡以

陰陽家言爲拘忌可也

一墓前片石所費亦自無幾向者曾有所囑然今歲倘不至無秋則數畝所入自足辦此不必更以他俟也石上刻前處士常州金某之墓九字蓋以吾家後嗣凄凉吾委骨茲土未必能相保聚然安知異日無慨然念我而訪我於荒烟蔓草之中者乎故欲留此以識之

金闇齋先生集卷之十二終

金闇齋集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金敞撰敞字廓明號闇齋武進人其學出於東林是書首載家訓紀要次默齋湯先生述略次共學山居會約次自知日錄次讀史筆記次古今體詩次禖著次可凡編次客牕偶記次師古約言次宗約宗範其中家訓紀要一卷乃其父所創記以訓子孫敞更纂而錄之故冠首云

蔗尾詩集十五卷（缺四卷）文集二卷

〔清〕鄭方坤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蔗尾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卷》提要

蔗尾集者余同年鄭荔鄉刻以問世也荔鄉秀外惠中潄芳潤於六藝傾瀝液於羣言甘則受和醇而後肆其於詩古文詞下筆立就雖足懲風塵手函案牘而探喉高唱洋洋盈耳親其風雅如注梨汁於冰甌璆錯見者沁入心脾不愁內熱也初余承乏南樂遘疾假息荔鄉適綰符滋邯鄲嘯喜容邇潜花得誦子璋髑髏數韻不減盧綸遇白衣人也無如一水盈盈三秋脈脈捧河魚之腹不得沾上池甘液轉切訒譏辛亥補篙梁令南望邯鄲故步正爾無逕尋以嘶哀去職跣奔渡淦時荔鄉考

治行上等飛舄觀京言余即次汴前後同官數載始得一見顏色又值橋霜店月照影欒欒於子雲我龍之懷弗追醜縷嗟跎迄今跳丸四擲余復尋棲舊壘道廣川則荔鄉高軒刻騎牧此方州頓我頹雪漸盈猶隱蹲佗傺馭款段於長途愧矣愧矣乃縶維我馬相與叙故人歡雜糅錯陳繁肴雜列當夫酒酣耳熱遂出郭展之蔗屑舞當筵余一見辟易目眩神悸如接桑林如交五兵蹏啜則弁而不能已徐乃酌漿於瓢味其芳青察而審諦於檇梧而吟善夫洒濯熟哉毋亦胥其根荄其實從蔗

之道而不為私焉故能技至此也猶憶余過邯鄲
時父老為余言我侯色和心仁識洞事練吾儕飫
其澤如飴不可一日去諸口也今廣川就乳哺者
又人人皆厭其欲在荔鄉冰蘖自茹惟推甘以與
民殆不啻調来石蜜利濞糖霜所在輒效至桀黠
欲跡不敢以神叢彝之則又畏荔鄉桃菊之祓也
荔鄉信能文而饒經濟者歟
聖天子推擇異等轉盻次跡公卿出其金薤琳瑯
輝映天祿石渠之間則傾漿於泰尊酏甘於天酒
駸駸乎入虎頭佳境不可量矣余饑駈感蹙未暇

放懷傾倒一肆朶頤但貯古錦囊中挫斯蔗而瘵
渴時誦杜老春雨之句以報故人若直以嚼蠟取
譏佛頭則吾豈敢當乾隆元年歲在丙辰孟夏之
朔年弟張振義頓首拜題於都門之雲龍客舍

三山之稱詩者門材以鄭氏為最其在前明時集
行者凡一十四家兄弟競爽者得四焉成祖朝有
希玉希晦世宗朝有道啟警吾棣華暐曄玉色金
聲鄉人自陳氏世風而外鮮可方駕者我　朝人
文蔚起閩嶠詩學日昌較前代稱盛然而前喁後
于守家法而不墜者則更千百而不得一焉荔鄉
先生與難兄石幢高睨大談標舉雅道却掃倡和
一集傳播藝林已而荔鄉復刊其詩单行之題曰
蔗尾自廣川寓書敦索予序予非能知詩者也夫
蔗之味則知之矣甘溢齒頰餘味在胷少有口者

鮮不嗜之顧以其蔗也若其尾則所削棄而不顧
者矣荔鄉之詩譬諸天漿甘露醴泉肉芝已極天
下之至味蔗不足喻矧其尾乎以之名集何也以
嗚謙也以風世也古之為詩者由本以及末今之
為詩者騖末而遺本由本以及末故朝經夕史晝
子夜集優柔饜飫無意於求工而詩益工騖末以
遺本傭儆耳目彫琢曼辭規其外若果能貫三才
而窮萬象者實而按之則枵然而無所有嗚呼此
蔗尾之喻也荔鄉篤志礪學咀嚼道味涵濡乎往
聖之籍與世之言詩者有殊吾願世之論者勿徒

求之於其詩第當求觀其所學知荔鄉之學則知荔鄉之所以為詩不然噉蔗者而寶其尾豈為知蔗哉況其能知荔鄉哉予愧不學又愧不能詩因石幢之稱荔鄉者推廣言之以復於荔鄉且自以為能知荔鄉也乾隆改元太歲在丙辰八月望後一日仁和同學弟杭世駿序

余夙聞荔鄉鄭先生詩名而未識也今春二月試士兗州得見郤掃蔗尾諸集而又盡窺其近年未刊者若干篇盖先生幼承庭訓與伯子自相師友專精四十餘載凡有感觸悉寓諸有韻之文信昌黎所謂用功深而収名遠也夫詩源流派别雖殊而大旨不外二端慕高古者有生硬不化之譏騁才華者少淵深沉鬱之致自非通人合則兩傷先生詩大概被文相質句必深穩字必典切鑽究四庫沉浸含咀而出之而鑪錘之妙吐屬之工皆一氣渾成無補湊掙撦之迹體格與唐玉溪生相近然玉溪自命杜詩而擬之者多過於繁縟傷於軟弱不知其紀事懷古以沉鬱頓挫爲關鍵迥出飛卿柯古諸人之上如韓碑一篇瑰偉兀奡足以闢弦徵曲矣荔鄉諸作皆極熨貼而縱筆所之險韻與語層見疊出百寶流蘇龍象蹴踏時溢奇怪於古體之中兼松陵眉山之勝故讀茲集而專賞其工穩非深知詩者即非深知荔鄉者也盖自通籍仕宦奏績之餘不釋卷不輟吟其心虛氣和歙然猶若不足天人交至故能成家如此彼謏聞淺殖胸未蓄數千卷書得一句一聯之巧詡詡焉自許

爲詩詩云乎哉序先生詩因并縱論及此有識之士當不河漢予言也夫乾隆癸酉暮春同學弟檜門金德瑛題詞

叙

渤海太守鄭荔鄉先生天才踔厲凌轢古今其所撰蔗尾詩釐爲十集梓以行世一時紙貴藝林余於癸亥秋夜把卷朗吟浩乎若探淵海竊歎望洋因和集中讀松陵詩四十韻寄懷有云敢擬逐雲龍亦作低頭拜者寔諭余向若之誠非敢自比退之也獨是先生才大機敏每遇一題如風發泉涌迅筆立成又駛嗜豪吟雖治事紛總官書旁午正復揮毫伸紙略無停滞是其所得佳句必非若所梓十集僅露豹班而已輒擬他日一觀渤海親詣凝香齋闋傾筐倒篋而出之盡讀其所爲詩以厭余向若之志乃卒卒未果一日皂盖駐歷亭手一編見示顯曰蔗尾詩篋衍集余受而卒讀多前所梓詩同時之作稍益以新弥並及樂府詩餘各體都爲一卷而和予寄懷詩軼而不存始歎先生詩窶之富盖矜慎持擇擷其菁英弃之篋衍而秘不以示人者正多也余每見今之戶說詩者持論不一獨心折商邱侯朝宗之言以清空一氣爲尚謂不讀萬卷豈易言清不破萬卷豈易言空誠哉有味其言之也虞山錢宗伯序漁洋詩亦以識字涵

荔鄉先生以沉博絕麗之才具溫柔敦厚之致少工吟咏著作等身其梓行于世號爲蔗尾集者余既早受而讀之矣今冬乞假出都訪先生於棣州官舍復出其篋中所藏令余卒業余因拜而請曰天下之至味固有在五味之外者然必有其味而後可以言味太羹玄酒非不渾古也而不足以饜渴夫饞人之吻南人絕珍橄欖以誇于北謂其回味也北人甚之曰待爾回味時我棗子已咁了半日矣人有食蔗而遺其滓者相傳以爲笑先生獨取其尾以名集是豈真甘苦自知欲人有得于酸

鹹之外抑英雄欺人將示以當其無有無之用乎先生曰君亦知夫顧長康噉蔗之說矣余为恍然而悟曰是非以味言乃以境言也蓋先生負絕異之姿家庭之中耳濡目染植根已深既乃南北往來友朋之所論說山川之所取資日浸月潤每變而益上故其爲詩縱橫揮霍亦每變而愈工余曩序其唱和集業已致其心折之誠而茲且駸駸乎未有已也所尤難者入仕以來皆盤錯之任所至以異等聞而著述不廢筆墨酣適有逾往時然則自今以始其所成就又可限量乎雖然余自六七

雅故爲獨角麟然而以道獵衆智八紘罝正非易得先生髫未燥即與難兄石幢盡讀其家所藏書直窮酉山之秘以故掉鞅文壇綺歲成進士筮仕以來凡十綰監司郡守牧令之章所至治狀異等而手未嘗一日釋卷性復強記涉目不忘腹笥所儲積卷奚翅萬計且復妙於驅使陳因臭腐一經鎔鑄盡化神奇故雖澀字險韻恒至數十疊而間見層出波瀾不窮非中涵雅故而真能識字者耶讀其詩濃薰髙摘極瑰麗之觀而清空一氣如絳雲之在霄舒卷自如未許淺夫薄植一窺其藩溷

顧乃深自秘惜弆之篋衍不爲有目者所共賞余滋惑焉因憶唐元次山錄唐人詩集不數人人不數首而以篋中爲名或亦先生篋衍之志也夫雖然夜光結綠雖緘縢固鐍其光氣卒不可掩當必有胠篋而揭其藏者孰若開篋擬心神俾人飫大官之爲得也爰書數語于簡末還以質之先生以發余覆且速之梓云乾隆丙寅十月哉生明玉笥山人傳王露拜撰

月以來有幽憂之疾披斯集也心思日以開豁耳目日以聰明霍然失其所苦而若予以更生之樂者然則即以味言先生固已飲余以天漿澆余以瓊液矣尾云乎哉乾隆丙寅歲十月望日同學弟吳文煥頓首拜譔

凡詩道性情宣滯邑小之屬辟比物而其大極於朝廷邦國政治之間故古稱大夫備九德者登高能賦遇物能銘大雅之材三十有四小雅之材八十有一其抑揚咏歎必資託比興而後通意達志咸韶協於官理也且政以感人爲本感人者性情爲先不禁而從之不煩而使之若夏雲之靜而望之油然若風之感簫而應之歙然古人所以歌風彈琴晏然無事而歸於大治故曰止怨莫如詩導民正俗莫善於雅非豈弟樂易溫良而敦厚者宜誰能之余觀漢世儒林循吏伏湛以詩除煩令爲政公廉青州舉爲尤異遷常山太守郡中多爲伏氏學任延以明詩拜會稽尉出守九真聘高行賑孤貧勉孝弟教耕稼制禮儀至於風化大行徼外慕義何所效之多也昔謝元暉爲宣城郡坐高齋發北樓從容嘯詠唐韋應物官姑蘇燕寢凝香淡泊寡欲史稱元暉政令清簡而應物居官惻惻有惜民之心至今讀其詩尚可想見其爲治之善與其自得於性情之深而有以達乎其趣也宜其傳道無窮也哉景州鄭使君起自閩南早成通儒於書無不貫於文偉麗醇遠而尤耆攻詩其賦物理

指情狀刻摹端倪琢爲巧假雖工剞劂吏斷獄探
變出幽或無以過焉知其意之多通而無不達也
使君治景數年果以治行第一被臺薦戊午冬相
見於京師因得盡見其詩號蕉尾集者凡如干卷
夫蕉微屬也直而有節苞其外而寔其中其於類
群而能辨似君子之行取以致之賓客祭祀食飲
方藥之需於用無不宜顧甘於其本而尾或淡焉
雖然甘者衆人所爭趨而淡惟賢人乃獨守之樂
以淡而平政以淡而和詩以淡而浚性情以淡而
正孰之旨耶孰之棄耶其有取乎不也使君始爲

邪郛方下車即求望諸君之封崇而祠之覘夫至
常山而表霍原臨江東而享延陵得爲政之要無
相讓焉今方去景州畫熊之車翔隼之旟奕赫翩
翻將泣他郡予知景之人之懷其惠而服其教相
與謳思而不能忘而使君之詩之咏而愈傳匕而
月以比乎宣城蘇州之舊者其肯此始矣山陰胡
天游序

周櫟園先生久于吾閩每豔稱會城人雖傭販吒
隸操筆動輒成文予謂惟詩亦然今試入村塾中
五尺童子悉能諧四聲又隨即塗之人而詢率臆
探喉度無不解吟五七言律者嗟夫此非詩之盛
乃詩之衰也天下豈有不假于學之事哉予弟茘
鄉少穎悟讀書一二遍即成誦束髮爲諸生旣以
制舉藝屈其儕耦乃忽而登壇坫號詩人朋輩奇
之謂不學而能若是予曰否否世之士舉子業者
未嘗束古書不觀此卽作詩之根柢耳況三百篇
爲詩之祖又童而習之者乎不特此也易書禮記

諸經暨諸子史百家具在一切有韻之言皆詩也
則皆學也人動以舉業爲學詩累毋乃不思之甚
歟雖然詩難言矣取材不博則陋搆思不精則麁
矜新鬭奇而或失之纖或失之鑿至于跌宕波瀾
沉鬱頓挫自非興到筆隨具大神力不足以語于
此嗚呼難矣竊嘗論之漢魏以後體製大備增華
變本迭爲盛衰
國朝風雅道興虞山梅村諸老巳揚其波迨新城
王氏登高而呼立漢赤幟壁壘更嶄得未曾有他
如施宣城宋綿津朱竹垞諸前輩則又同聲相應

羽翼後先號稱極盛十數年來音徽漸遠而荔鄉乃崛起其間詩學之復振也夫荔鄉於前人著作靡不沿源討流追魂取影下筆輒有奇香異色繽紛噴吐于金石響中非取材之博搆思之精去其纖與繁者而能若是乎至所謂跌宕波瀾沉鬱頓挫不可思議之奇又寢食于韓杜歐蘇而兼擷其勝然則荔鄉之傑然以詩鳴夫豈一朝夕之故自宣城綿津諸大家外度亦豈有能先之者哉昔虞山之贈新城公也傾倒推服有過于前賢策後生之意惜乎其未見荔鄉作也今試以斯集較之漁

洋蠶尾諸詩升堂入室未敢遽定然亦知非小巫見大巫者矣竹垞朱氏有言終明之世詩凡屢變獨閩詩未變如曹謝二徐輩猶然十才子調不謂荔鄉一變遂開生面若此予願吾閩人士咸如荔鄉大變從前積習使一盛不復衰毋徒規規晉安之派而優孟其衣冠可矣若嚴滄浪所云詩不關學則英雄欺人反爲打油釘鉸開一方便法門予又不敢護桑梓之誼請與天下共攻之時雍正癸丑初春望後二日同懷兄石幢方城書于廣川官署之塔影齋

蔗尾詩集目錄

蕉尾詩集卷一

晉安[illegible]方坤荔鄉

刪餘草

友人以采蓮詞索和填浣溪沙四闋應之偶為郭泰州先生所賞枉辱贈詩有金樽檀板秦淮海之句賦此鳴謝兼誌予媿

按拍聲聲唱浣沙器如蠟鳳戲王家慙非霧夕芙蕖句沈范何勞辱齒牙
淮海詞瀾少問津金樽檀板屬何人白頭吏部知相戲總學吹簫那便秦

題柳河東集後四首

吾愛柳州柳遺文得纂編獨參國語趣近拍退之肩痛哭捕蛇說微詞種樹篇兼長及吟詠三嘆邈朱絃
荔綠蕉黃路六千遠帝京騷人例遷謫薄俗絕將迎憤有尸蟲罵魂偏颶母驚西山好崖谷一一與題名
嶄然露頭角胡乃辱而愚寒暑身何有文章報亦崒眞成千仞墜差免一星孤鬱律韓碑在千秋不掩瑜

匪兕奚爲柙羈窮生事微側身望邱墓有淚潸裳
衣里宅書何在羅池鶴與飛河東古吾土遺恨不
生歸

臥病偶占二首

寒鴉莪椰晚秋天示疾維摩一榻穿記室遊偏成
委頓杜陵句每問沉綿未能碧海偷靈藥恰共黃
楊厄閏年聞道觀濤堪已病只無枚叔語蟬連

幢幢燈影映茅庵天宇微茫逗蔚藍側聽每驚雲
際鴈得眠翻羨箔中蠶畧同論戰三而渴時以脈亂失調衣不解帶者三旬何止裁書七不堪剩有詩魔伴貧病苦

吟時與拂塵函

壽某母

絲竹椰陰下春光及社先草偏榮益母子定號延
年爲勸胡麻飯還陳藥玉船霓衣賦天姥合訊李
青蓮

巫山夢

騁妍抽秘寫纖穠惝怳難云悅已容誰遣細腰都
餓死行雲空自夢巫峰

避風臺

迴翔掌上訝飛僊位置端宜別有天不管齊紈感

長信秋風蕉萃自年年

中郎女

鄗塢燃臍漢火炎中郎感遇嘆同殲穹廬有女鳴
笳拍五字還如斧鉞嚴蔡琰述憤詩云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誅焱雄于既死大義凜然而邕乃名俱隕下愧共女多矣

送雲間張晴巖歸里即赴都門二首

籍甚張平子才名詎蹈虛停帆記秋杪健筆軼黃
初宵過陶潛徑爲陳痰杲蒩劇談紛玉屑便抵百
城書

且住爲佳耳春風椰又青驪歌動行色鶴唳憶華

亭莊助公車詔邊韶腹笥經幽燕酒人市君唱我
其聆

瓶蘭和韻

幽姿綽約學中看并剪聲輕趁未殘懶貼氷肌圓
好夢拋依玉膽供清歡綺寮乍覺湘雲濕空谷終
憐翠袖寒擬代騷人譜幽怨七絲爲付董庭蘭

秋日遊歸宗巖五首

出郭三十里登臨興不窮樽携百末酒帆挂一江
風黃葉封秋寺霜鐘起野鴻入林幽取徑身在畫
圖中

亂石閉青冥何年闢五丁隙綫容日影守或仗山
靈傴僂因前進迴環且暫停吹噓足天籟洞口剔
殘銘入石門後有氣洞風洞最著
百尺香臺上悠然信短筇危欄臨一切秋氣散諸
峰天半雲霞落宵中笙鶴逢解衣試磅礴空濶盪
心胸
峭壁接天闊驚看白練張潺潺發琴響滴滴助茶
香信有千珠落能生六月凉老僧云絕頂丹竈未
全荒寺後石壁名落珠巖
幽賞曷云已夕陽落墓田生憎杜宇喚莫穩白雲
眠邱壑身將隱樊籠事可憐惟留後約在玉版與
參禪

讀藏經

我從招提遊繙經靜解講滯礙嘆塵胸迷若航斷
港徐之得深入譬以錢投鉆久久光明生夜珠出
老蚌本來無一物何勞嚼與棒彼法未可嗤昌黎
自強項

赴禮部試留別家伯兄四首

蒓笛溪亭晚離觴一再行東西異參佐風雨送彭
城汲古無脩綆齋裝有短檠官梅與人柳一一記

郵程
離騷傳楚客說者曰離憂棣蕚經時別風塵幾日
休殘更草橋店遠水木蘭舟何似池塘夢聯牀迭
唱酬
八綱羅麟鳳颽生敢頡頏鑿空同博望索米笑東
方車脚勞差似荷衣隱亦將祇憑雙雁足靦縷報
行藏
噩夢年來甚能無涙濺衣金鎞難刮膜家慈病目兩年未愈
牢木漸成圍先君見背已三朞矣妄意春暉報愁衝翔雪飛
知君自崖返寂寂掩荆扉

壽邱實齋別駕二十八韻

詹鵲喜楂楂春杯泛綺霞金張盛門第終賈富年
華名父原司馬難兄得季騧燃藜徵太乙藉稻辨
瑯琊楚楚翩翩若纍纍若若耶詎埋雷煥劍便訪
葛洪砂梨嶠雲披絮樺灘浪簸花慢亭歸統轄澍
雨慶隨車通守真蘇軾參僚盡孟嘉種葱課遊惰
拔薤剪豪奢訟息無堆几詩成即放衙凝香森画
戟團餅鬪官茶瀟洒離塵垢經綸辦咄嗟冲懷不
自滿循績更何加適屆花朝節如逢轂旦差騷人
日初度蘭圃茁其芽公時兼攝縣篆適有弄璋之喜賀有紅襟燕

光生瑲海蟆金絲承曉露木筆簇春葩異數辭[illegible]
印中閩耀六珈衣冠紛倛醮簫鼓屏淫哇比屋趨
如鶩稱觥鬧似蛙大椿侈蒙叟仙餌足胡麻世好
原通李生涯學種瓜献衣辱贈縞佩玉叶衡牙別
駕才名遜淮南道德家流風傳梦錦令望兆籠紗
嶺表書徵鶴朝班樹集鵶壽身還壽世言有大非
夸

題廸功集

何李雲龍逐中原狎主盟天將挽吳派才復萃徐
卿濩落官如寄滂葩譽早成良工示人樸談藝更

錚錚

題蘇門集

代興高吏部鶴立避華軒玄箸超三昧纖穠發五
言（漁洋所刻俱五言古律）言愁如洗馬旻嘯即蘇門屈宋傷
心地重招詞客魂

蔗尾詩集卷二

晉安　鄭方坤　荔鄉

公車草

度仙霞關

崎嶇詰曲㪷鈎輈巖广雲深古木稠合沓不知身
所際混茫都向眼中收叢祠想像風馳馬拾級依
稀月喘牛劍閣函關同扼要一聲長嘯海天秋

釣臺懷古

西京急功利東京重名節相望四百年氣習太區
別一俱勤成風問故吾能說緬昔赤帝子輕士恣

嫚媟商山四老叟散作風花瞥巖栖信所甘芝採
胡復輟揭從太子游鬚眉皓如雪譎說縱回天士
氣無乃折咄咄羊裘翁志與秋霜潔男子詎銜奇
客星看高揭周黨非同調侯霸眞饒舌天子我故
人雅亦資持挈爲庶偏掉頭望望去不屑槃礴盡
雲臺佐命皆魁傑故態信狂奴虛左席徒設富春
石嶙峋勢若怒猊抉上有雲英英其下奔流齧空
山四無隣爪牛廬可結釣竿拂珊瑚肯把荷衣裂
義在蠱上爻神草差堪揲將此式後賢清風激巖
穴憲則若波澄鴻豈因人熱韓康自逍遙范丹亦

明決三君八領厨囧不錚錚鐵先生實導源末流乃澄澈我過桐廬鄉霜飈侵㫰纈高士既已往寒泉此猶冽生憎小蜻蛉去矣籌鷹掣叢祠欝岧嶤夕陽亂明滅范公鑄偉詞末由捫斷碣嗚呼古志士顯晦匪一轍遠定失蕭曹窮或逃莊列茵溷憑相遭汚隆從所閲先生獨不爾道長翻用拙遇主旣成康懷才况稷契曾不相助爲夫豈托明哲太璞神倶完素絲質不涅神龍沕深潛蹣跚笑跛鼈一官吳腐耳祓除等桃茢弔古動咨嗟千秋孰頡頏拉雜不成章聊補史論缺

石門夜泊

吳越爭雄地沉沙恨未休江山紛異代風雪此維舟客夢燈明滅鄉心浪拍浮天涯憶遊子一樣數更籌

姑蘇雜詩

獵獵蒲帆寶帶橋姑蘇城外暫停橈風雲霸氣銷兒女十里朱欄出翠翹

西江月照昔時人石上青苔蕩襪塵環珮魂歸如解痛捧心定作百回顰

滄浪亭畔碧連天謫宦生前此醉眠菱葉蓮房泣寒露風流人去殆千年

吳江有女擅縑緗丁字闌干亞字牆一自化雲奔月去人間腸斷返生香（昧香閣爲才媛葉小鸞讀書處）

吳宮花草付啼鶯越絶書成代又更銀海茫茫吾不恨春風緑黛可憐生

虎邱山下眞孃墳欝欝埋香土一抔至竟玉釵挂何處梛花和雪打成毬

劍氣流虹事有無一泓池水滑如酥嗣王也解光先業却淬寒氷鑄屬鏤（吳王闔廬劍池）

伍相荒祠浩刼塵生公片石泣青燐寒山裙屐紛如織解弔興亡有幾人

五人墓

金閶門外揚風梔吳江之水緑潑醅要離梁鴻塚何處如彼宵雅逸南陔秋墳鬼唱溯勝國不遠伊邇吾能來墓上老幹搖槩鬣墓下斷碣昏烟煤中有俠骨白皚皚螻蟻蝕盡腓與脢尚餘名姓熟輿儓滿七除二數以枚無魂可招亂土堆無酒可澆空樽罍烈士不見心爲摧即看寒日欲西隤蒼鼠跳躑乙猿哀肅衣下拜此徘徊舊事無勞問耇鮐遽數咎已張牙欸緬昔熹皇豈其蔀聞聲稱朕心

尚孩門生天子有魏監權操威福誰能裁璧苔神叢將神借七日而後枯根芟又如窮奇獰口眼逐人而食甘豹胎顧厨俊及胥斧鑕羅鉗吉網參鹽梅郎如吏部周忠介巍然物望儕伊萊鴻飛冥冥則亦已無爭於世何嫌猜胡爲銀鐺促就死薄田未許窮年推鉤黨頗類唐白馬矯詔奚啻宋金牌呪詈栗斯諸長吏噤不一語洵庸才乃知直道留閭巷義憤直障狂瀾迴肩摩市人百千萬啜其泣矣盈瓔瑰東廠誰歟敢擅殺尚方恨不揮頭頰壯士短衣頭虎毛十手能起破柱雷五步之内買餘

勇慷慨何知魏與崔（謂魏廣微崔呈秀）嗚呼此舉雖快意義之首者罪之魁忠介騎箕五人逮鵬鳥一一言其災正氣乍伸秀實笏碎骨何惜鉏麑槐南八男兒身死耳忠肝和血濺黄埃諒爲毅魄惣列祖肖作兒女泪盈腮君不見好還天道實恢恢曾不旋踵氷山頽重陰噎噎霽以開三朝要典付炎煨生祠廢址繡蒼苔羽窟無底幽黄能乾兒義子安在哉銅駝今又泣寒灰年來年去姑蘇臺惟有五人之墓長崔嵬吁嗟乎惟有五人之墓長崔嵬

渡江

吳楚相襟帶扁舟趁曉暾大江流日夜廢壘弔曾孫鏡淨孤螺湧帆張萬馬奔南來風物盡蓊鬱水雲村

隋宮

珠簾十里木蘭橈指點隋堤舊板橋一曲消磨湖上酒千年來去廣陵潮遂無錦纜牽明月空剩柔條學舞腰太息當塘田數畝精靈相語夜蕭蕭

雪中至秦郵孫簉人留飲齋頭即席有作

風雪厲如此城南路舊諳故人有孫宰（用杜句）促席與高談酒泛盈缸蟻書翻細字蠶明朝渭城曲離

恨滿江潭

謁漂母祠

偏生失路是英雄慕食奚殊畫餅充不謂裙釵饒隻眼可知喑啞枉重瞳漢皇葅醢恩何薄瀨女壺漿感亦同過客千年奠蘋藻神鴉格格落寒叢

韓侯釣臺二首

一竿曾此對斜曛徃蹟千年散似雲莫怨斷碑礪牛角漢家宮闕亂秋墳

鳥盡弓藏事已非英雄末路貴先幾早知隆準同鳥喙悔不重登舊釣磯

蒙陰

詰曲更崎嶇行行旦復晡疎林穿欵叚舊國記顓臾户自忙蠶妾泉還品酪奴（蒙山産茶）晚來步新月毛髮濯氷壺

過羊叔子故里

太傅毓靈地寒鴉古木稠投鞭當日暮緩帯想風流海嶽鍾奇士江陵運壯猶峴山有斷碣一種惹勾留

望岱

十年五度過東嶽策蹇匆匆促馬蹄幾兩徒然辜

蠟屐一函誰與問金泥人中孔孟同瞻仰眼底龜鳧孰比齊寄語山靈莫遐棄春糧他日我能齎

登雄關

雄關百尺欝嵯峩有客憑欄發浩歌照耀千林金世界（時積雪初霽）蒼茫百戰宋山河柳縁古岸人如蟻苔蝕殘碑字作蝌別有并州故鄉感側身東望涕滂沱（東去固安爲先人分符地）

過梳粧樓二首

深殿金鋪指舊基夕陽沙地草離離我來不見愁模樣惟有青山學黛眉（蕭后回心院詞云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

宮樣梳頭貼翠鈿鳳韡暖玉此朝天焚椒録出十香散斷粉零脂總可憐

公主府桃花盛開感賦

杏𡰱妖嬈柳𡰱顰盈盈露井共横陳呼根呼葉秦淮女施粉施朱宋玉鄰顧我如憐前度客（余舊曾觴咏於此）對伊還惜去年人莫辭日暮憑欄坐燕麥揺風只浹辰

覲州署中畜天鵝一群馴擾可愛暇日偕同人往觀各賦七古一首得九佳

燕南趙北百十里澎湃流滙無津涯橋之亭之更蒲柳炊烟千縷縈風霾其中卵育盛水鳥駕鵝陣陣環檣箄鼓翅疑展白紈扇折足如拗黄金釵有時天際百嘹嚦取鬧直比官私蛙有時倦飛逐水草沮洳下啄蚳𧒀光榮而飽致足樂禍不旋踵誰能排漁師弋人大叵測掩以網罟或鞞𣫠三三五五競羅致譬魚觸笱獸祭豺使君不以劇自撓蕭然桐帽而欆鞵忘機信可狎禽鳥挾雌哺子紛庭階詞客狀物各宛宛盤硬鬬險搜詩牌有若洞庭大張樂瑶笙玉管金絲𪛆長䫇分箋次及我腸

枯那復抽新芟正平鸚鵡明遠鶴筆不我假手徒
又況時遢遝不稱意獻賦終擯枚皐俳三春鍛翮
夏又屆未豐毛羽羞形骸南飛烏鵲遶樹帀一枝
奚日栖荆柴忽然對此長太息觸物未免煎心懷
君不見瀛洲襟帶西山崕源頭活水流潽潽君王
凫鴈多氣色如參華選騰天街又不見江南湖水
絕清佳嘔啞柔櫓蕩蓮娃腐渠屬玉雜檣燕菰蘆
深處鳴喈喈爾曷不潛復不見樊籠局促行藏乖
升斗之水不可得爭食下與雞鶩偕乃知是物遇
坎壈亦如我輩遭沉埋萬事應須齊得喪數言聊

爾效俳諧詩成攤几兀然睡素月皎皎窺庭槐

道上述懷四首

一鞭歷落指江淮隆井依然嘆古釵我自仲翔屯
骨相人將曼倩比優俳錯成魏博無能鑄璧碎咸
陽敢說懷歸去蕭齋種楊樹此生端合姓名埋
慷慨殊慚馬少游巖膝憔悴幾時休趙宮泪盡羞
厮養楚客愁深托褰修習氣未除兒大小浮踪每
逐社春秋買絲不繡平原像願繪昭容百尺樓
雪花片片客程催此日歸途雨是梅王氏青甎原
世守劉郎紫陌或重來洗愁任付尋常債縱論誰
當百五村極目蓬萊水清淺引人舟去復吹回
由來嗜好異酸鹹拚入深林友麕麚敢說黃金擲
虛牝終期白木託長鑱紋交細藻魚苗短梁落香
泥燕語喃此志未須盟息壤先憑詞草付秋甆、

東阿道上

百二郵籤迥荒城背晚暉有山皆一撮何處弔三
歸春逐修蛇去身同退鷁飛霸圖銷歇盡芳草自
菲菲

東平旅舍題壁

信宿桑陰下生涯阮籍途亂山鳴驟雨白飯雜青

芻命薄與同妾才踈不諒奴故鄉足招隱吾意在
菰蘆

咏柳

最愛長條復短條輕黃淺碧鬪妖嬈迷樓曉湧三
分黛楚女春慵一捻腰古戍淒風看弄笛清溪曉
月任停橈如何不種靈和殿征泪年年滴灞橋

謁露筋祠二首

小姑原獨處遺像儼垂髫碑版眞兼草春秋祝代
庖魂猶憎豹脚筋不續鸞膠莫學彭郎嫁行人惹
獻嘲

厭浥嗟行路雙雙歷遠郊彼哉甘入幕女也肯同
巢一死銷紅粉千秋薦白茅叢祠表陳迹憑弔泪
如鮫

淮陰

不盡淮流咽如號鐘室寃長隄芳草色猶自憶王
孫

玉鈎斜

玉篋委鸞釵銀海沉鴉襪漠漠白楊烟狐狸拜新
月

瓜洲阻風

惟夏四月哉生魄鄭子買舟邗江側星星燈火認
瓜洲弄潮擬趁東方白三更少女作𩙪噫打檻微
聞響淅瀝四更五更乃益甚客子不寐千愁積晨
興四望卹然驚目精眩轉迷南北掀簸眞愁顏叔
顚拍浮莫保王濛厄誰敷禿筆痛抹塗亂點蔚藍
成深墨就中一島是浮玉元氣混茫失金碧焦山
隔遠更若無末由瘞鶴搜遺蹟玄冥飛廉大搦戰
昆陽屋瓦鉅鹿壁不比璸珮奏琤琮居然金鐵撞
矛戟豐隆赫赫助爲虐雨點如鏃穿牛革燭龍瑟
縮類蚍蜉羲和掩面無顏色童童車盖拔其尤矧

乃千樹葭蘆荻𦵏純作賦聲摩空繪水無能效之
仂蜻蛉一葉紼纚維三老抛篙行不得客舟蟻聚
復蜂屯衆怨群疑紛嚄唶或云水底珠宮闕金支
翠羽江神宅維靈一怒氷柱頹馮夷擊鼓鮫人泣
或云怪物萃江瀆鯨呿鼉擲鯤鵬擊叱呼駭浪吼
盲風巨艦當之碎如璧浮言一一僘齊諧大海奚
殊以蠡測側聞王郎過馬當假之羽翼走七百落
霞孤鶩抽秘思佳話千年猶嘖嘖又聞玉局禱蓬
萊卒然有請不我責異事驚倒百歲翁翠阜重樓
現頃刻我生於世百無用跋前疐後羅羈靮腸枯

自笑銜索魚邅迍郄嘆過都鵲作詩籲神神不𢈔
揚靈極浦渾無策吁嗟乎對面江南不可到何況
方丈蓬瀛之水深千尺三杯軟飽寫我憂忽爾叩
舷笑啞啞牢騷感慨何爲哉世事茫茫異通塞先
迷後得牝馬貞先號後笑大師克否泰剝復古則
云不信請驗羲文冊明朝風順櫓亦柔江草江花
淨如拭

京口夜泊

鼓棹瓜洲渡泓坳半幅蒲月如犀乍照客與鷺同
孤濁浪排揚子殘山弔寄奴一杯京口酒得遣旅

原缺

晉安　鄭方坤　荔鄉

木石居草

壽何璞菴先生

狂濤駭浪奔天吳群山聳翠如環滁福唐形勝甲海隅爰生人傑魁而殊門第詎必數崔盧法曹平叔實前驅誰其繼美復彼姝羈貫盡讀等身書石經漆簡衆説郛譬蟫穿紙獺祭魚必抉其髓攘其揄與酣脫腕字點龐班馬李杜韓歐蘇大放厥詞采瓊琚翻身月窟蹴蟾蜍桂枝香裏浮襜褕便應

早入承明廬鼓瑟雖工奈好竽一官聊亦傍枌榆翰林主人外豈無俗呼廣文爲外翰林經義之齋踵蘇湖春風扇人春雨濡桃李盈階千百株玄亭問字酒盈觚脯脩那計束與朐有時禪喜拈苾芻有時野興昇籃輿有時閉户賦閒居鹿車鴻案日相於織帷問婢耕問奴五丈夫子比商瞿大兒仕宦執金吾諸餘文筆秀芙蕖桐孫一一徐卿雛前者唱于隨唱喁此焉足樂他罔踰從容語笑朝而晡一琴一劍一團蒲吟窩之安同覆盂名韁利鎖何爲乎卽今花甲周復初綺里衣冠香山圖通明眼耳茂先鬚几憑杖倚何曾須仲冬月吉記懸弧宮線五綵耀陽烏嶺梅亂迸紅珊瑚南山有栲北斗樞於傳則有未爲誣通家賤子鄭鷓鴣華箋折柬來于于盟會未遑擯莒邾希韓爲壽托巴歈四座屏息公聽諸方今　聖德光唐虞九功九敘文命敷鸞旂芹藻肅簪裾登瀛聚奎繁有徒先生志大才不疎周情孔思素所儲邱園聿賁旌旄旗都紆大袍蒲輪車割牲執爵喧郊衢太學坐論都且俞川珍嶽貢盛苞符市歌巷舞三日酺人生懷抱此可攄然彼拂衣返菰蘆故鄉山水卽嶠壺綺葱琅菜蔓不

除丁令成鶴王喬鳬眞靈位業化人祛左挹右拍相追趨約君好夢長蘧蘧山澤之癯列仙儒

送陳寶臣赴纂修館四首

且此淹行李胡然促問津三年一夕話萬里獨行人笛唱離亭晚花迎前路春相思不相見目極軟紅塵

舉舉名家子翩翩大雅材放歌和燕趙末至壓鄒枚好趁鵬風擊還欣鯉對陪南來有驛使莫惜一枝梅

記否年時事南轅偕爾還衫痕梅子雨帆影米家

山歲月一彈指風塵重出關舊題滿茅店爲拭土花斑
別恨如春草離離未可鋤旗亭一杯酒藜閣五車書獎拔多前輩君王善子虛應憐樗散者寂寞賦閒居

苦雨二首

遠峯一髮霧沉沉擁鼻樓頭耐冷吟千葉紅黏披敗絮半塍綠漲沒新針靜看豨浴連桴鼓端怕蝸涎上枕衾辛苦啣泥雙燕子呢喃似欲訴春陰
怪底藥欄半塌傾苔花繡澀穴鼉鼪三重茅捲風

欺屋百五春歸水拍城拉朽乍看蒸菌綴衡泥生阻踏莎行明朝雙槳掠江去愁對南宮墨綿橫時有榕城之役

舟行遇雨叠韻二首

淺沙鷗鷺對浮沉有客租船靜寄吟蠟火長携遥集屐霏綠亂繡夜來針村深遮莫烟封樹春老依然水潑衾神女生涯竟何處底須辛苦結重陰
黯淡灘從天半傾邸墩亭爨竄狸鼪龍文一躍空求劍燕尾雙流總抱城苦被鈎輈催夢醒不教蒲幅剪江行乘船却憶幽燕刷霹靂聲中短策橫

晚晴叠韻二首

盼斷陽烏信欲沉今朝眞作喜晴吟打頭風礙啞啞櫓射眼光騰閃閃針無數遠峰齊擁髻未成高枕薄披衾關心小圃春無恙幾許殘紅蹴落陰
瓦盆注玉酒頻傾暮色蒼然隱狖鼪擁几客呼袁彦道澄江詩證謝宣城魚龍夜靜衡波出星斗芒寒逼月行此去函關三十里漁燈蟹火亂縱橫

遊水口白雲寺叠韻二首

石壁翻江影欲沉登臨有興動微吟蘚花蝕徑能沾屐松頂蟠空漸露針十里尋僧黃葉院一床留

客白雲衾桔橰遠向山厨瀉未息機心笑漢陰
竹院綠巖勢欲傾半棲老蝠半飛鼪雲關不鎖渠和澗壓綢眞憐市與城怪石一林奇鬼搏繁花三月麗人行溪風冉冉尋歸路牛背聲中暮笛橫

閱王次回無題詩偶效其體叠韻二首

登高望遠恨沉沉閒處思量靜處吟鴈信無踪誰作梗鮫珠入咽强吞針記曾引夢綠羅襪願得將身作錦衾想像春慵日高起葳蕤門掩杏花陰
昔年皓魄記西傾綠槅窗陰閉鼬鼪喜聽雙文呼小字固應一笑惑陽城靜垂銀蒜香都歛戲覆金

鈎酒漸行過眼風光太飄蕩新詞空復賦釵横

集平遠山房送春疊韻二首

春光詩思雨鎖沉此日臨岐忍絶吟肯以好懷聯
舊雨快知殢疾起神針強留青帝雲催馭亂葬西
施草覆衾細向簾前認鶯舌分明百囀減清陰
潑醅水向坳堂傾淨掃槎枒屏鼠鼪四座喧吸評
酒户一瓶慫慂假書城（借唐人集數種）峯窺玉女當窓出（亭外即九仙山）漏戒金吾畏夜行送客留髡主人意起看
斗轉更參横

蔬食行

舟行十日九風雨蝸牛戴屋鷁退飛庾鮭何肉盡
悉索行厨蕭瑟客苦饑今晨百鳥哢晴好天宇淨
晨光熹微長年三五砍竹去一葉停泊蘆中磯我
亦伸腰得步屧快如疲馬辭羈鞿桑麻閒話叩老
圃蹣跚抱甕劇忘機舍南舍北地十笏編籬以枳
環柴扉桃花淨後菜花出緑畦高下相因依韭本
鬆脆抽露甲荇苗秀潤滋瓊蕨甘瓠疑拗鵝鴨項
苦筍亂褪青黄衣其餘瑣碎不可數大抵蒿薤芹
葵薇吾生邱園性所愜嗜好肯使中心違呼奴擲
錢恣採擷連根和土抱將歸霜刀切葅如切玉篴
瓜慢火豆萁稀藍芽受辛茜醋醅芼以鹽豉香餥
餥穆父三白何足箕東坡玉糝或庶幾飯抄雲子
便軟嚼小槽酒瀉眞珠璣欣然舉匕不留滯春蠶
食葉是耶非人生一飽足快意豈必砍鱠妃呼豨
太常清齋亦不惡萬錢下箸徒嘲譏況聞甘脆腐
腸藥肉食者瘦藿食肥此言雖戲有至理捫腹豪
客知之希春流汃汃烟霏霏遠岫如魯靈光歸短
睡忽憶澄江句令人三復謝玄暉

題碧蓮圖即送周漁溪入都謁選四首

驪歌嫋嫋動征帆菡萏香縈白紵衫剪取吳淞半

江水河陽桃李總塵凡
搓酥滴粉墨糢糊露葉風花得似無花比琴封新
製錦葉如瓊浦乍還珠
明璫翠羽想嬌姿僊令風流意在斯不分薌莖紛
出水剌人離緒一絲絲
吾鄉邱壑擅清暉荻菼叢生白石磯拋去致君三
十載未須料理芰荷衣

勵志詩

皇天分四時寒暑周偏頗流光何冉冉昏旦奔羲
娥逝水無迴瀾落葉長辭柯蠶絲一以吐獨蛹成

枯蛾志士感物化愁若抱沉疴來日誠大難去日嗟已多烏覘而禽息無乃太媕婀少壯不努力咄哉奈老何

讀書夫何爲理境豁灌漑云胡陋者言青紫期拾芥揣摩取卿相稽古誇流輩蟠結學士胸太清遭滓穢曰余矜微尚頗復薄此態邈矣君子儒千秋寄遥慨

大鵬絶雲氣斥鷃翔蓬蒿騏驥日千里駑馬戀其槽取彼以例此相去九牛毛惟士各有志我奚伍汝曹

世人喜談仙玄玄窮秘旨薄采瑶樹英乃在崑崙趾六龍貫鴻濛逼之八西汜我有一函書得自紫陽里敬義互夾持能令痿者起持此作丹經谷神死可矣

弱歲䔍之無吟聲徹書幌家君面命之珍重指我掌奈何金銀車陋仍襲韓昶析新弗負荷中夜幾惻愴

騷人激哀怨新浴必整衣安能將香草混彼資菉葹子雲不曉事老作美新詞董公固健者中郎懷其私諸公爭門下劉柳偏因依豈不盛文藻半質蒙虎皮諒非上聖節誰云涅不緇

題伯兄行樂圖

蕙帶荷衣穩稱身芒鞋誓不踏紅塵能添勞㤥千竿影便是山劉社裏人

伯兮脱腕作鱗而墨瀋翻飛絶好詞不寫揮毫寫揮扇令人却笑虎頭癡

鬚眉刻畫氣吞江對影驚看國士雙不合時宜誰貌得更憑禿穎掃胮肛

哦松拜石舊因緣兄舊作松石小影過眼雲烟不記年淨掃聲塵拋色相何妨我與我周旋

螢火篇

乾沙火是耶非飄花添箇箇接葉故飛飛去歲潛形秋已老今年耀質暑還微年年歲歲如流箭點金揚彩重相見喜入紗囊伴雪窓愁看羅袂擎紈扇問名髣髴記幽詩色正芒寒暗不欺銀燭䙫褕那見汝碧嚩烟霧慣逢伊此時佳人心最苦此時別淚沾紅素小膽翻嫌鴈影低離腸生怕蛩聲訴舉頭暫見夜流星露洗娟娟耀玉晶不照征人秋塞黒偏增思婦夕階明別有娟娥閉殿闕千雙眉傺千雙襪長信宮前搗練風摩訶池上窺簾月風

酸月黒總淒凉熠燿宵征巧借光乍近晩粧臨粉面還憑倦睡鑒空床隋家舊事尤煩雜桂燎蘭膏心不愜巖頂量將萬斛珠林陰散出千行蠟可憐羅綺蕩飛埃可憐臺榭沒荒苔繞砌依然丹鳥集吹簫何處玉人來由來此物增淒惋藥欄水檻知無算杜老曾深白髮悲駱丞每動寒灰嘆螢乎螢乎舊緑因不是漁釭與鬼燐記否青青河畔日烟蒸雨浥失前身

九日遊白雲寺贈六安上人

勝侶相招攝屐忙跫然爲叩贊公房玄談一接波羅密清響如聞替戾岡僧比白雲閒較甚禪參玉版味逾長虎溪別後循歸徑烏桕林中已夕陽

秋夜讀古賦各題絶句於後

高邱求女泣湘纍弟子荒臺豈夢思蕩氣徊腸頫薄怒固應宋玉有微詞

孤懸明月照愁顏金屋前言棄等閒何必琵琶泣青塚長門不媿漢時關

賦成鸚鵡忽憂生語作啾啾燕雀聲辜負大兒孔文舉枉將一鶚與題評（賦中多求哀乞憐語孔融薦禰衡表云鷙鳥累百不如鶚）

那得人間有洛神明珠翠羽妄耶眞香魂不返鏤金枕抗袂浪浪爲感甄

東籬寂寂久無春一首閒情忽礙人願得將身作瑶席泥他玉體夜橫陳

河陽淄右苦迢迢夢筆江郎賦寂寥人世死前惟有別離魂那不黯然銷

熾火驚揚玉軸灰風颸道阻泣蓬萊誅茅舊是章華宅爲續江南一種哀（庾信哀江南賦取宋玉招魂語爲題）

聞碧栖甥抱病詩以訊之

空齋落葉正紛紛雁送愁音拂暮雲蕩氣云眞如鼎沸憂腸頻覺比絲棼離居莫問維摩室却疾誰工七發文我亦呻吟耐涼夜擬將藥錄叩桐君

睽孤如汝恨啼烏那有浮生屢集枯霖雨浹辰柔户病秋風一度杜陵蘇（杜詩秋風病欲蘇）愁中對影驚形瘦靜裏觀心識道腴好把茱萸傳長健不妨敗興爲催租（時重陽後一日）

寄陳二嗇

雲水渺無際伊人不可尋秋風下木葉晨露淨瑶琴魂黯江淹別思抽莊舃吟知君讀書處門掩一蘿金

飲酒

寒夜閉紙窓兀若蝸負殼户外動星芒青燈時一爆欲睡不即睡鄰雞唱咿喔忽聞麯生來風味殊不惡急洗木瘦樽那復愁官榷一盞盪榮衛三杯平鱗角亦有晉渋書棄之同鼠朴下邳類兒戲博浪等獵較安能將斗酒代彼分憂樂拍浮了一生達哉臥瓮卓

寒蛩

誰訴深秋一種悲啼聲斷續出疎籬善鳴豈慕郊鄭籍諦聽如兼肉竹絲月黑風酸無覓處燭殘香冷獨醒時祇應士女紅樓夢聒盡寒更總未知

壽曾母

九英破蕋一陽初賀婺芒寒徹里閭他日聯鑣待孫子榔陰絲竹御潘輿

氷桃如斗藕如船暖日宏開壽母筵願借曹唐詩百首垂簾與唱小遊仙

寄同年友二首

之子昔相見春風拂綠莎自廻叔夜駕莫返魯陽戈世事紛轇轕吾徒自琢磨向來飛動意未信遽蹉跎

羡汝幽棲勝霜畦美可茹寒汀千鴈下孤嶼一螺如泥飲從田父鈔詩付小胥明春鼓桃浪一欸子雲居

賀入泮

騤看鼓翅薄南濱泮水光涵子佩青砍陣人爭觀楚壁擅場句或助湘靈秀才自昔傳三耳腹笥於今有五經轉盼秋風吹桂子瓊樓高處接娉婷

晉安 鄭方坤 荔鄉

公車後草

界河驛中秋坐月

今夕是何夕清光照石壕祇餘街鼓沸翻恨月輪高栩栩埋殘燄蕊鹽出冷淘故鄉憶朋好角飲正分曹

鄒縣謁孟廟二首

驅車嶧山道爛熳堆衆皺秋爽氣始肅泉激石堪漱稍稍望荒城巍巍見宏構疇昔里三遷終此安

圭竇乃知信地靈扶輿特挺秀廟貌二千年杏壇與同壽下馬𥚃衣冠循牆由闕右豐碑自漢唐璀璨羅列宿快劍砍蛟鼉維貞草篆籀老柏森束筍一一霜皮溜卓午收全影熹微滿井甃拾級攝齊升廊如開堂霤夫子像當中袍笏垂瑩琇爵班公一位春秋勤妥侑柷敔笙瑟琴樂器錯如繡舞兆樹堆壘清弇灌咎臭規模不草草欽崇典斯懋所惜配食班叢雜鮮考究告子道義外顯與吾儒詬此座殊可惜稂莠合耡耨殺軀盆成小食粟曹交陋居然竊廡食豈不辱登豆誰上秩宗書一爲正紕繆重使楹桷新馨香播宇宙

幼讀夫子書譬以蠡測海今瞻夫子像道貌知未改曩者周轍東凌夷數百載七日婁哲人末學益牟猥楊墨鼓其徒時乎岌岌殆狂瀾誰則迴素綠實易涴夫子大聲呼傑然露風采廓清比武事鋒刃再礪乃又如闢榛蕪爲更諸爽塏仁義必鉤玄性善溯眞宰堯舜吾君民懷抱斯焉在學校振晦盲井田甦凍餒王政千百言字字珠貫琲齊梁庸主耳棄之同覆醢方枘内圓鑿遯世終無悔肅肅兩楹間清風激巖磊

薄暮過趙北口魚浦鷗汀水天一色慨然作濠濮之想馬上占三絕句

十日征塵眯眼黃泠然何處水雲鄉沙鷗拍拍飛相語馬矢牛衣作底忙

一道裙腰翠色浮夕陽明滅櫓聲柔能添雁齒橋如拱便是蘋花柳惲洲

家在閩溪曲曲中清泉白石對丹楓他年若作江湖長只辦南塘射鴨弓

容邸書懷二首

登高是處越山青帝里看抽幾葉蓂襆被偶隨雲

岫出荷衣眞負草堂靈平津閣裏無名姓彭澤詩
中只影形不有故人能授粲翻疑此道泛于萍時寓
長光祿宅

瑟縮奚殊墐户蟲消磨節物軟塵中盧名久已嗤
周樸遠信難于得魯弓結想聲疑行役季關心家
少應門童浮沉金馬徒爲爾招隱吾思賦桂叢

京邸晏坐念故國寒梅行破萼矣冷坑孤燈
不覺神往搦管賦七言律八章昔人畫山
水以當臥遊余吟此詩亦恍在林下山中
消受盡暗香疎影也時癸卯小除日

幾番花信歷娵荼想像南枝綴蘤無竹几石鐺風
入戸布帘筏舫水平湖惟其偕矣幽人夢且往觀
乎静女姝多少相思作情語夜牕待訊玉川盧
暈頰無勞獺髓斷新風韻淺粧宜詩評郊島夫
如是路入硎羅某在斯弱那勝衣頻宛轉寒如生
栗强矜持衆香國裏紛醃穭細數誰堪大小兒
物外蕭然是處尋芒鞋竹杖許題襟他時調鼎看
鹽撒此日巡簷對雪吟每結清歡依紙帳更隨法
曲上瑶琴何郎東閣成塵土暮雨闌干淚不禁
是否琪瑶草樹班天風吹送落塵寰斷橋積片憑

驢踏隔院浮香待鶴還慣與松篁爲刎頸便云鐵
石或開顔高情應共朝雲語不逐梨花縹緲間
水畔籬邊絕點塵移將磁斗亦生春宮妃端合依
爲命用江妃事畫史當無失此身楊補之趙子固俱以畫梅得名玉汝
于成風雪月從吾所好影形神鼠姑久占花王號
敢屈寒英作素臣
幽姿偏欲敵寒威晨霰纔零又夕霏抗雅揚風賦
而興返魂濯魄是耶非使乎藉爾頻緘遠用驛使事相
者從渠且舉肥楚辭今之相者兮舉肥畫角聲中別如雨枝
頭忽忽翠成幃

紅綃綠萼蠟荼黃管領春光各擅場寥闃高齋仁
者靜宋廣平梅花賦高齋寥闃歲晏山深槎枒寒骨古之狂簷前風
墜誇宮體林下參横詫國香却怪靈均慳月旦何
人爲補楚騷亡
枝南枝北遠條且坐臥端宜對道書曲裏青衣偏
屈汝元曲百種卒以梅香爲侍兒之通稱樓頭玉笛轉愁予可人眞
覺聰明淨即景無嫌木石居吟罷新詩更遥寄懸
知相報有瓊琚

得其絢内弟凶問哭之

謂有經年別愁懷鬱不舒書纔傳遠鴈河已泣枯

灑晨露凋芝菌秋燈闇綺疏招魂爲剪紙中夜或
歸歟
問疾維摩室時乎韋正脂坐看鵩鳥止語作劍頭
炊太息謂而姊關心在此亂吾言不幸中雙迸淚
如絲
兀兀聯晨夕相期刃發硎吾纔博寸進爾忍閉重
扃左癖埋殘簡曾手抄左傳成帙顔筋泣斷銘余入都囑見顔帖數
種無情恨寒月偏照讀書幃

旅店口號

黃沙如霧撲征衫鈴馱投村日半啣貓筍雀茶兩

清絕鄉心一夜到梅巖

平陰

小邑城三版奇零百十家途迷無老馬土瘠有饑
鴉蓬勃塵如霧凌兢樹不花依人乍計拙策杖日
西斜

弔柳下惠墓

父母邦猶昔魂兮想此憑高名庇邱隴和氣煦薪
蒸介不三公易風猶百世興臧孫亦黃土枯骨莽
無徵

過淮陰感韓侯事賦詩弔之

赤幟卓地沙壅水當年寒餓偶然耳蓐食晨炊饑
欲死東南王氣應金卯鹿歸捷足兔烹狡鍾室武
士出其爪千秋怒浪齧淮隄坐世不諧恨乃賚咄
哉兩遇亭長妻

秦郵口號

蜻蛉一葉去何之甓社湖頭日暮時孫宰不逢任
昉死春禽磔磔露筋祠

瓜州渡江望金山焦山作

金山如麗人明璫泣華屋焦山如靜女翠袖倚修
竹大江般其雷勢若無坤軸夸娥箝束之一簣此

焉覆萬頃碾濕銀湧出數蛾綠衡恒嵩華岱崒屼
非此族我駕一葉舟擾擾風中蕭布帆拽滿弓不
許巖頭宿平生邱壑志塵境嫌踡跼對茲靈秀區
于藥富精獨于獸乏熊羆于蟲不蠚毒品泉捫古
鼎是亦吾所欲渴想徒爾爲譬彼道逢麴開篋磨
青錢後期倘可卜杖一蠟屐雙山靈訝不速坐看
廣陵濤飽啖木魚粥于傳固有云以羨補不足

遊元修觀贈辟穀女鍊師

春風吹我過吳關吳關之水流潺潺小舟盪槳幾
迴環草橋三折柳一灣白雲截斷闤與闠粉墻竹

原缺第一至六葉

崇苕花斑似報客至驚雙鵰呀然門啟金獸鐶中有飛瓊鍊九還明眸皓齒青眉彎略如天女垂華鬘一冠一拂一爛褊餐霞吸露廿年間世人大抵饑渴患題糕說餅飯赤稷噞喁其口一魴鰥師胡屏棄同榛菅叩之無語靜且嫻唯見青鳥來蹁躚沿階花草黃碧殷琪耶瑤耶匪蘭膏人間乃有此境閒得非縹緲三神山彼美人兮數燕環亦有邢尹偕素蠻風流放誕誰能閑入宮掩袖徒嚬嚬斷脂零粉涕終潛對[illegible]得不妻朱顏我曾舊直香案班瓊漿玉醴仙宮須一念之差落塵寰憤騰世網

如石頑心滓穢矣身痌瘝虐或望猶青髮朱鬟椰詩虞童髮未鬆今日逢師緣万慳譬彼拙匠親傴般授我秘笈破愚孱五千牘語行可刪金丹滾滾論銖鍰指麾丁甲驅神姦覓衣風馬相追攀始信天步不我艱下視九點紛烟鬟

嶺行二首

天梯石棧短長亭清響遙傳佛殿鈴一夜東風吹宿雨闇山青照濡山青

㬉花如雪落霏霏苦竹叢深白鳥飛一幅江村好圖畫水田無數學僧衣

紉馬深紅羅袜透冰肌

周徐曹謝各軒軒我祖風流實弟昆仙駕飄颻竟何處幔亭誰與喚曾孫

寄曾公貽

朔風吹雪壓菰蘆蓬户倏然孰與俱踪跡那堪疎勝友與君聊與訊飛奴靈巖刮垢溫如玉春甕浮香滑比酥此樂可能波及我臨風搔首幾踟躕

碧栖甥臥病十閱月矣近聞其頗有起色作此寄之

頻年致嘆別離多雁信傳來路透迤愁緒不堪纏

似繭病魔且喜逐如儺書籤棊局翻乎覆竹院松寮嘯也歌過眼春風吹暖律肯將生意讓庭柯

論詞絕句三十六首

長詞短調製紛淆檢點眞煩十手鈔細取色絲別朱紫蚍蜉撼樹任相嘲

青蓮雅志存刪述魏晉而來棄不收却向詞林作初祖心傷暝色入高樓李太白憶秦娥菩薩蠻二調爲千古塡詞之祖

新聲古意愛西崑錦瑟華年最蕩魂爲少金荃詞一卷當今此專合推袁溫李齊名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弁冕[illegible]人善于用長如此

梧桐深院訴情悰夜雨羅衾夢尚濃一種哀音兆

亡國燕山又寄恨重重宋徽宗北狩賦燕山詞云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梧桐夜雨俱李後主詞句

三唐詩卷集菁英作者如林各善鳴生面別開長

短句山花池水盡干卿南唐主謂馮延巳曰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亦復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也按小樓句見唐元宗山花子詞

相公曲子雅知名小令南唐擲地聲撥置四郊多

壘辱別將騷雅豎長城和凝號曲子相公

范韓司馬漢三君綺語翻題數幅裙更唱望江南

一曲太清未盡滓徽雲三公俱有豔詞傳世而歐陽以江南柳一調遂來讒慝之口

天涯芳草有清音庭院深深豈嘔心辛苦尚書咏

紅杏枝頭一字費沉吟宋子京以紅杏枝頭春意鬧句得名號紅杏尚書

坡公餘技付歌唇擺脫穠華筆有神浪比教坊雷

大使那知渠是謫仙人陳無已云東坡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工要非本色

小樓連苑傷春意高蓋妨花弔古懷獨把瓣香奉

淮海壽陵餘子漫肩差海虞毛氏合刻秦張詩餘生乃與噲等伍竊為淮海抱不平矣張名延萬曆間人

隨風柳絮劇顛狂淺淡梅粧體自香縱筆俳諧怪

貢九早將院本漏春光山谷情至之語風雅掃地又多闌入俚詞殆為北曲先聲矣

黃花五字播閨吟和筆真慚閣藁砧誰嗣嶽音向

蘿屋海棠開後到而今李易安醉花陰詞云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共夫趙明誠謝弗如也秀州孫氏寄外詞有海棠開後望到而今之句一時伎館酒樓爭傳誦焉

歌管錢塘賦勝遊荷花十里桂三秋流連景物終

南渡不記中原有汴州柳耆卿望海潮一詞極賦錢塘形勝流傳久之遂啟敵人南牧之釁然逆亮耶于是役殞命未足恨也唯是錆張湖山佳麗使士大夫狃于逸樂遂忘中原則盧陵羅大經所議要不為無見也已

賀家梅子句通靈學士屯田比尹邢隻字單詞足

千古不將畫壁羨旗亭賀鑄有梅子黃時雨之句號賀梅子東坡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烏臺詩案艾如張箕舌誰歟巧簸揚偏下鬱金裙

子潑閑應孔雀有文章舒亶字信道以詩案羅織坡公者王阮亭先生極賞其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之句謂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王弇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

周郎慧業溯當年識曲聽真孰比肩待制風流豈

苗裔新詞一一奏鈞天周美成官待制以知音名管領大晟樂府所奏新詞常動宸聽

紅牙鐵板盡封疆壘守輸攻各挽強莫向此間分

左祖黃金留待鑄姜郎東坡問幕士云我詞比柳可如對日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姜堯章所著石帚詞叟三敲金得未曾有

待將春恨付春潮又逐楊花過謝橋持較香奩更韶雅就中索解亦寥寥上句蔣竹山詞次句晏同叔詞

故山松竹夢難尋半壁東南已陸沉最是鄂王寫哀憤欲將心事付瑤琴岳武穆小重山詞云白首為功名故山松竹夢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傷和議已成舉朝無與同恢復之志也

崔子鴛鴦鄭鷓鴣描頭畫角總常奴追魂得似梅溪燕軟語商量一句無史邦卿詠燕詞云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illegible]軟語商量不定

迴文獨木總珠璣三八清齋託意微草木更堪聽驅使苦參商後盼當歸詞家有迴文獨木諸體無名子贈妓崔念四取行小作隱語拆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其警句也又陳亞集藥名詞有分明記得約當歸及字字苦參商之句

稼軒筆比鏌鋣銛醉墨淋浪側帽簷伏櫪心情橫槊氣肯隨兒女鬬穠纖稼軒長才溝斯未運具離騷之忠憤有越石之清剛如金鏦成器自擅商聲櫪馬悲鳴不忘千里而陋者顧于音響聲色間掎摭利病無乃斥鷃之視鵬鵬矣

平

倚聲減字費吟哦小技真來長者訶牽率晦翁張笙唱不愁香粉倒前戈朱子有晦庵詞一卷

天山逝客激清商故國衣冠感御香荷蓋蓴絲雨蕭瑟蟬聲淒咽蟹無腸樂府補題有賦龍涎香賦白蓮賦蓴賦蟬賦蟹諸作凡若干人人若干首皆趙宋遺老云

竹翠梅香低唱詞相逢不是少年時王孫有泪如紅蠟直王歌筵始一垂松雪集載聯歌者一詞最淒惋

一規蟾魄尚團圞搓玉凝香事渺然留與詞人感傾國銅僊清淚瀉如鉛元詹正有詠宣和寶鏡詞

草堂冊子較花庵錯雜薰蕕總不甚別採蘋洲帳中秘不妨高閣束雙函草堂詞最劣最傳花庵雖較勝然亦雅鄭更唱也蘋洲周氏詞選今藏書家有存者

尚短椰如新折後已殘梅似半開時眉庵詩格清孱甚合付紅兒與雪兒孟載又有句云春色自來皆夢裏人生何必在尊...立近晚風迷蛺蝶坐臨秋水亂芙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試譜入浣溪紗令二八女郎按紅牙拍唱之皆所云絕妙好詞也已

有明一代孰鄒枚蘭畹風流墜刼灰解事王楊仍強作頹唐下筆況麤才謂弇州升庵二公

雲間設色學花間汴宋餘波着意刪和者國中二三子笙璈未覺寂塵寰明季陳大樽先生偕同里李舍人宋徵士唱倚聲之與于江左一以花間為宗不涉宋人一筆

圖譜金科守嘯餘移宮換徵呆何居邇來詞律嚴
頗律三復宜興廿卷書嘯餘譜紕繆特甚顧沮豆百年不替詞律二十卷出精核陽羨萬紅友著
耳食紛紛互擊撞塡詞一技藐男邦錦衾摹擬桐
花鳳未害漁洋筆力扛阮亭和漱玉詞云憶共錦衾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時目爲王桐花
長蘆朱叟捧珠槃琴趣編成秀可餐力爲詞場斬
榛楛老年花不霧中看竹垞詞矜秀芊綿直造石佳境所輯詞綜一書尤大有功于倚聲家說者謂可一洗草堂之陋云
詞人事蹟最瀟騷博雅徐卿薈萃勞日暮一編下

濁酒强如左手剥雙螯徐菊莊太史撰詞苑叢譚極爲該博
陽羨才情冠古今光騰萬丈影于尋人間乃有迦
陵鳥白紵紅鹽盡𤼵音陳其年檢討以迦陵名詞
東髮諧聲辨齒牙叓腔未熟笑蒸沙他年願作伶
官老豪氣應無屈宋衙

折梅入瓶

歲晚孰華予梨雲凍不舒挈缾聊剪取沉水郄麤
疎南漢先主云隋煬帝論車燒沉水郄成麤疎小樣橫斜影偏宜寂寞
居託根憶林下夜魄可歸歟

黯淡灘

胡踏建溪雲暮看延津月六時迅鄱鐵出沒蛟龍
窟巨灘名黯淡行者悚毛骨奪人有先聲十里聞
恍惚近覩更駭然白浪湧銀闕篙師轉捩捷如彼
刃新發後勁應前茅相比蛩與蟨亂槳打中流一
一倚狐搰颶颶刮耵聹潔瀉濺巾襪枉矢投哨壺
其間不容髮乍疑糠粃簸旋作鳧鴈沒抑若揚者
三雉堞現突兀終日戒衣袽前車鑒銜橛入坎滅
頂凶惟愼乃無蹶忠信涉波濤我聞高子曰

題碧栖塄小影

石徑犖确峰嶄岩遠煙一抹長封緘風吹橋水韡

紋縐如聞淅瀝鳴松杉紅花爛熳枝相亞譬彼好
女垂摻摻書工作意與渲染眼前景物供雕劖科
頭晏坐者誰某女蘿薜荔縈春衫不琴不劍不圖
史不作抱膝吟詁諵筒中眞意疇領取得非仙客
標頭銜諦觀乃是吾宅相人如北阮之瞻咸清虛
日來滓穢去爽氣上接寒雲巖我思百年祇鼎鼎
奚啻十幅張風帆處世眞成蝸角鬬入宮翻慮蛾
眉讒要津高踞亦云憊那得有蟹無州監扳圖識
爾烟霞痼嗜好與俗殊酸鹹林猿野鶴信吾友邱
壑以外皆塵凡況聞洞府富苓朮靈芝如草蔓不

跛爾正年來苦貞疾曷不採藥資清饞甘以養肉
滑養竅秘旨直抉丹經函徑須潑墨添一筆白雲
深處肩長鑱

舟行雜詩

攝儲擔簦問水濱野航穩受兩三人南風不但吹
車蓋攪得溪紋綯似鱗
寒著舟尿總不宜清和最好麥秋時晚天過雨霞
斑駁一幅山紅澗碧詩
幾縷炊烟出岫齊跛牂豶豕散千蹄榕陰阿囝呼
郎罷指點前村大穆溪

篙師繫纜月黄昏早起推篷趁曉暾不及吳娘兩
枝櫓搖儂清夢過江邨
上灘邪許動巖阿進寸其如退尺何極目滔滔流
下者妒渠雙槳疾於梭
打頭矮屋笑如蝸猶勝風沙薄笨車引到黑甜書
一寸六時清課不曾差

哭碧栖甥三首

執手牀前緒似麻天風吹送客還家神馳那得身
爲鵠夢踐俄驚歲在蛇水激西江誰活者書傳東
野定真耶一哀未許憑棺洩磊砢攢胸甚鏌鋣

浮生遮莫火傳薪哭者誰歟晝夜頻鉤帶瓜長分
子母刀圭藥漫按君臣憐渠孤寡相爲命後此光
陰總不春我亦西州痛風景烟帆忍逐雁來賓
小別猶嫌隔水雲幽明況復路中分影形詶答添
毫穎于史經殘辟蠹芸甥前作小影甚肖余題句芸意其讀書處奪
爾童烏天未悔埋將玉樹古會云金鐶縱再探羊
祜寂歷秋墳已不聞甥前舉兩雄俱不育近歲開其有遺腹孤不能無望于一綫之延也然死者已不及見矣哀哉

武彝山歌贈崇安吳明府

君不見武彝三十六峰連脽尻下有清溪處紆流

滔滔紅裍紫褥盛遊宴洪崖肩拍麻姑搔山中日
月巧曆不可算至今絕頂彷彿鳴笙璈仙靈未寂
仙吏至洞府幸不辱腥臊使君今吳質壇坫麾旌
旄分符昨者臨此土束帶暫屈柴桑陶冬日之日
陰雨膏尨無宵吠鴈無嗷村民賣盡劍與刀彈琴
而治吏不騷公餘茗戰各分曹陸經蔡譜津錙毫
櫂歌十闋和前哲似聞千巖萬壑竅竅飛松濤君
不見錢塘湖草亂青袍勾留大有詩中豪鈷鉧潭
西渠澗亦絕勝不逢元和司馬終蓬蒿山川自昔
邀彩筆奚啻華袞之榮褒我羨使君襟期瀟灑異

流輩且以併賀茲卯遭

答新城黃寧拙同年二首

不盡停雲想鐏醪庶可攀美人隔烟水清夢繞杉關意略形骸外書珍懷袖間瀧岡筆乖露淒絕感恩頑時以年伯墓銘見示

憶咏霓裳日趨陪忝末行年真流似箭跡乃判如璋楓葉明殘照砧聲動早霜悲秋更懷遠觸緒意茫茫

壽張南野太守

碧水接蓬瀛朝來紫氣紫丹砂饒道術黃石溯家

聲人傑梁州秀官階刺史榮大年稱指使令節屆嘉平瑞雪光鴻案流霞泛兕觥樹森都擬謝簫響自偕嬴小雅川方至中天月漸盈躋堂環父老列座盛簪纓珠已還三郡席應禮五更襲黃漢循吏溫潞宋耆英賤子原通李先生定比彭願將巴里曲歲歲祝長庚

冬日過景軒石中朱翁出秋興初度詩卷見示因題其後四首

六枳籬邊許款扉酒鎗茶董對寒暉談深更出珠千顆誇向旁人稠載歸

騷人自昔例悲秋夔府黃門逅溯流別有蘧廬亍地想登山臨水不關愁

貌盡行藏一幅箋斗牛箕與記生年君家舊訂參同契背向洪崖更拍肩

管中窺豹劇麤疎篋笥微聞東筍如徑欲南村卜其宅白雲檢點付鈔胥

壽林願學五十

壽酒先春散綺霞雲墩一曲叶銜牙巡簷好是花饒笑合喚仙人萼綠華

學道心情百不牽朝真行藥任翩躚風懷却笑西

崑李曉夢長縈錦瑟年

新春雨雪二首

臘底重寒釀飄颻及早春俄生虛室白莫識此花身飯瓮徵農諺天公有素臣漉囊試茶董甘比翦妃脣

白戰紛窮日黃昏更灑然蟾偏明此夜鶴定訝今年遇物將形結隨風為力綿晨興倒驢背隨意踏瓊田

題吳劍虹太史抱膝圖

漢庭一賦善子虛翛然跨鶴朝清都掉頭不往緣

底急別愛林巒烟模糊畫工寫形兼寫意刻燕三
尺工追摹六枳之鐘麃眼麤千疊之縐苔紋鋪长
松衙衙戰鱗甲爽籟遮莫鳴鐘竽主人相與有瓜
葛未馴龍性合如符踈眉廣額鬑鬑鬚不琴不劍
不籃與深藏亂束崔侯卷引酌併少陶家壺郎看
抱膝亦偶耳形猜毋乃拘于墟日者攙槍指海㵎
鵙張猶笑煩中樞談兵鋭欲失管樂一辯豈不微
全腴足知意氣前無古規橅詎必南陽廬獨愁提
鼻起安石未許揺舌論潛夫故山泉石仍遠夢書
餅頗復充饑平尋盟姑且待三紀爲君添作香山

圖

贈某翁

通隱居城市風流更老蒼大兒孔文舉少婦鬱金
香靜得琴中趣閒尋肘後方北窻遣塵夢自謂上
羲皇

茶陽午泊

圖書看逾好石梁繫茷艭遠峰紛磬折怒浪作鐘
撞暑酷停飛鳥村深隱吠尨倚篷遣吟興一瓮貫
長江

九日登鄰霄臺歸至祥雲庵小飲二首

爲赴登高約憑虛思不禁溪迴臨射鱔臺聳接飛
禽秋色滿天地遊人自古今明年仍此會徧我作
吳吟

佛火城南盛前林許欵柴如聯五君詠（時同遊者五人）共
試太常齋座貯松風滿談深蕉境佳將歸還被肘
鼓或勤官衙

榕江返棹擬于明歲入都寶臣兄以詩寵行

次韻奉答

岸柳江楓薜荔牆一竿秋日淡無光坡仙櫂向空
明擊逸少書來玳瑁裝欲報慚無青玉案將離邈

若白雲鄉獨憐草草勞人况糠粃隨風聽簸揚
頗思丹訣肆黃庭閒譜茶經與鶴經遠志今眞嘲
小草鈍根那許發新硎嘯歌未減狂奴態疎散祇
宜陋室銘有約東菑荷蓑笠故山一帶列如屏
無分朔洛與關閩盡向蓬萊拱紫宸麤服亂頭君
總好送窮乞巧感何頻藜光閣裏心棖觸飯顆山
前句斬新漫把行藏訊詹尹幾看寒谷不陽春
憶承謦欬接簪裾差慰天涯寂寞居一自雲龍迷
處所幾回日月嘆其除故鄉少住翻成客後會難
期屢跂予多謝臨岐相贈意嵇康禮法總龐疎

范母貞節詩

苦節徵誰氏名門出顧厨所天崩似杞子手捋惟荼荻倘摹歐母砧偏咽女嫛他年表彤管眞欲比氷壺

壽某母

設帨今朝是雲璈迭唱于食會嘗頳谷搔或倩麻姑日影添宮線雲根進雪腴年年好顔色羅拜容秋茶

城南晚眺步月而歸

步屧城南徑長林坐蘚苔塔如毛頳禿溪作錦紋

迴老鶻饑相語寒梅病不胎歸途散人影疑是夜珠來

落花和韻二首

遠春烟景自蓬蓬望裏深紅與淺紅誰分好花無十日恰如房老退翮風

遊絲墜絮雜飛蓬滅盡韶光更落紅解道菩提本無樹不須入骨怨東風

蠟梅

小字賦柯古前身證蜜殊江妃未留盼意倘薄塗朱

望夜聞雨

久雨花狼籍今宵月亦沉遂然驚好夢錯道頡師琴

愁霖行

雍正三年歲在旃蒙大荒落仲夏之月霪雨作始自癸卯迄庚申四山濃合不展片時犂陰盛陽微胡一至於此得非龍性無由馴細如撒鹽如爬沙狂如風力亂捲丘中麻再衰三竭忽復賈餘勇奚啻梨園合奏琵琴鐘鼓簫箏琶我家三間陋室小如甕石黛青青嵌窗縫暴涑穿我墉狂霖折我棟

思我情懷驚我夢繁花都委一丸泥寒衣未送五月綾閩諺云吃了五月粽寒衣纔好送街南巷北相去不丈尋阻絕無異荊梁雍陽烏陽烏欲翅遁無蹤望之不可得見有若丹山鳳吁嗟乎礮磾爾何怒燁燁明于炬飛廉爾何武蔑發鳴萬弩阿香推車亦太苦玄冥屏翳以類相鉤取三者成參五成伍不惜將身作怨府君不見赤埴黑墳白壤無乾土今年春王三月米價騰兩升之值緡一升監河侯有粟不可貸坐受駔儈相欺凌況復黑蜧朱鼈鼓其災逼窘嗟屈幾窮哉建州縱或不爲害汎濫翻愁湮省會

此時原田旱稻將收百川灌之若萍浮嶅嶅
口仰上游飛鴉蜆粟浪颿舟上官督催如拘囚彼
未能瘳此已病杞人得不爲天憂投龜撿歷渾無
奈草就綠章達天界下土蟣蝨臣昧死陳梗概側
聞羲黃神姚三代暨肅乂時若丁壬祀零露瀼瀼
祥雲靄靄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花村柳陌濃如繪
春耕夏耘負爾耒秋歛諸原冬報賽萬億及秭塡
倉廩間有凶旱水溢色無菜方今陛下聖德與天
高八埏四表無屯膏宵衣求治心勞勞重農貴粟
罷鼓鼙元辰親籍后親繅璽書大有禜黃褒廟廊

燮理一一皆夔皋休徵不應咎徵應六宗四望毋
乃虛縻天子之牲牢不則彼蒼有意啟明聖故與
後笑先號兆我設此問問天天莫對但聞瓦溝簷
溜噌吰澎湃鳴銀濤

次韻答陳寶臣

離憂自昔感離騷餘緒興懷有我曹時物乍驚吟
蟋蟀才人休賦伐櫻桃乍逢驛使開緘讀似倩麻
姑着癢搔梅柳江春雙槳健披襟重與倒香醪

樂府精銷未遽笑田北霜刀切玉安彈局金剪鏤
冰出粉塘小物即看八成照莫將仁壽更誇張
羞向塵闌作孔方不殊武庫鬪鋒芒偶窺漢璽因
依樣便乞隋珠與借光初月掃眉天一角微渦蕩
頰水盈塘花磚日影玲瓏甚三影何勞更賦張
炯炯元精孰比方太清無滓爛星芒瀉鉛不作璇
源折躍冶俄看劍氣光銅雀鎖春飄屋瓦山雞投
影認林塘模稜始悔塵容抗五六多逢角與張
經營匠手漸成方西射將毋刺是芒荷葉指來俗
錯桐珪剪就更磨光縱橫小畢今風錦瀲灔如

隋浙水塘却怪圓員戊纔相秦嘉那不悵分張
柳眼枇腮簇上方春風疑已扇句芒玉臺位置秀
端正鐵硯摩挲淡冷光掩映石屏蕉斗帳購尋湖
市或山塘便經屢照疲何有不學雕弓漫弛張
懸珠編貝豈泉方却是容成散彩芒寸度銖稱各
平穩席南硯北有輝光分來淮海金三品剪取吳
淞水半塘圜轉胡然爲此態車輪四角未譸張
百鍊精剛肯毀方冥冥壁莫惹纖芒箱凝鉛淚看
都滿壺貯冰心詡許光幺八湧乍如開畫幅波平更
不肖瞿塘照人青鬓俄成雪殿柳依稀可憶張

原缺第一、二葉

朗視曾聞垣一方銅仙更復鑒毫芒選形稍變盤
龍製濯魄能移顧兎光丈室時而凝定水春風吹
不縐横塘壺山道侶金聲擲顧我殊慚作拍張

題李聲巖泛湖圖即送其之粤西二首

烟波萬頃浩無邊水調歌成静叩舷那有斯人混
漁隱鏡湖留待乞他年
破浪乘風愜素心一官萬里鶴隨琴望衡九面湘
帆轉我所思兮在桂林

臘八大雪和吳劍虹韵

天公作戲舞都盧簸玉篩銀得似無竈冷何堪薪

蘊濕窓明不礙紙重糊延簷喜拾新詩料蓩徑愁
迷僧酒壚風味當家原不惡癯儒偏欲傳冰壺忘
黄粱一枕莫爲廬卧榻還疑滃水無驢背詩情風
巖栗龍眠寓意置糢糊刻鏤景物鹽煎絮潤澤根
荄壤與壚從此家家儲飯甑聽催布穀勸提壺

入都寓興聖寺與洪東閬同年隔院而居出
北征圖索贈次韻二首

望裡秋山滃眼明鳴騶有客拂塵纓便應擊水翔
雲路不但生花擅管城菽芾遺風留雁塞前任西寧令
激昂中夜舞雞聲瑶墀入奏天顏近發灌真抒向

日情
霓裳詠罷出春明談笑無由共絶纓蕭寺重來聽
法鼓寓公先我擁書城閒中剥啄頻通欵別後遐
踪好寄聲更拍洪厓肩一語蒼生霖雨望關情

題洪東閬雪月對琴圖

一彈再鼓對空帷遺挂偏纒騎省悲積雪満階月
如水綺窓蕙質想來遲
鴻案卒衣彼一時棃花帶雨見無期俸錢十萬營
齋日泉下還應一展眉

題望雲圖

雲深不知處其下有茅簷忽抱莪罍痛難憑屺岵
瞻澤猶留手口歳已迅烏蟾子亦同孤露披圖涕
泪霑

答陳浴齋同年即次寄懷韵三首

宦蹟荒唐等步虚濁泥那許並清渠自嘲頀落卮
無當漸覺枯羸帶有餘觸境易滋司馬泪絶交幸
恕故人書垂頭早識窮難送漫遣奴星柳結車
褪將蘿薜易簪裾韵事幽懷想起居茶鼎沸香行
藥後墨池研露落花初孑綦兀坐因憑几東埜移
家每借車著作等身休更秘芳華遥擲一開予

蕉尾詩集卷十一

晋安　鄭方坤　荔鄉

一粟齋稿

淄河阻雨

十日翻盆雨臨流阻問津似云沒馬腹真恐媵魚鱗半榻連藩溷重門隔越秦明朝期出險濁酒且沾唇

望華不注

流泉遶舍樹橫坳一朶青稂湧近郊色借佛頭差可識名從仙掌詎為勦與西嶽並稱華山故云盱衡故壘羣之戰競秀他山鵲有巢對峙者為鵲山帽影鞭絲致遙矚寄聲猿鶴漫相嘲

秋日漫興二首

碧天萬里接扶桑極望山如劃劍鋩菊秀蘭芳過八月雨零風碎近重陽悲秋舊是騷人例破浪難云壯志償海畔夫夫多逐臭不妨燕寢獨凝香

宦遊蹤跡等浮槎琵琶山城隱暮笳入夢時而尋鼠穴排場自亦笑蜂衙一麾出守官仍忝三島朝真願更賒用拙吾思投劾去竹簾秋露點新茶

題少保馬文毅公彙草彙疑後即步原韵

銀鉤蠆尾稱神妙漢魏而來闢鳥逕最奇忠義所鬱蟠握拳透爪偏深造墨汁都成碧血凝勁草不逐疾風掃緬昔八桂動攙槍鬼火妖氛罕人到唯公怒髮上衝冠裂眥熒熒詈狗盜奮笏一擊各抱頭誰敢甘言相慰勞齋雲血指常山舌複壁無光斷音耗一朝仗劍盡室殉百口不遺耄與悼空山落日敞祠堂秋菊春蘭長拜禱久騎箕尾壯山河墨寶猶然留宿好孤忠遺翰世所珍簪花格亦窺堂奥紙尾有姬人顧小楷題詞終防雷電取六丁龍蛇風雨驚凌暴

一粟齋落成二首

官身剩有影神偕海濶天空愜素懷浮世須知原一粟華堂何用侈三槐故山屢有當歸寄秘帖偏云且住佳來往啣泥看慕燕數椽吾亦拓新齋

琴尊圖史粲成行揵枳誅茅部署忙語取東坡前赤壁時當朱夏閱黃楊空階拄笏看朝爽曲徑澆花課晚凉熱客不來公事了乃公自謂上羲皇

夏日歊熱午後微雨一陣驟覺清凉即事有作

火傘張炎官墻壁同炙轢束帯汗如漿坐立無一

孥擗擋公事餘似掣支順鎖奴子稟閙鬪吾廬之
曰可斗室下湘簾解衣槃礴羸何處來清風黑雲
吹孫孫側耳聽瓦溝聲作王連瑣蟹眼點新茶氷
瓷湃爪累快哉滌塵襟鼻頭停出火悠悠土木骸
外有爐炭裹塵鹿遠長林此計本大左北窓自羲
皇二三蟹大蝶藏莫問時乎時聊復我與我

雁字八首

作硯曾聞自帝鴻別傳苗裔解書空亂衝暝雨池
翻墨斜拂秋林葉剪紅投筆何須誇燕頷揮毫那
許換鵝籠雲階翅首思臨倣刻鵠終慙擬未工

霞箋雪繭任平鋪四角中央布陣圖手筆雅宜編
鳳曆頭銜端合號鴻儒簪花格美來逢菊用月令語晝
荻痕深宿趂蘆誆可人而不如鳥衆雛好共認之
無
鸞鷟鳳翥翻浪標題嘹嚦聲中八法齊決起層霄看
墨淡漸趨平野覺行低明星有爛毫添素快雪初
晴爪印泥王右軍有快雪初晴帖漫道玄亭識奇字禽經終
莫訂端倪
唐時寺塔漢時關處處留題記往還望去金殊蛇
蚓綰生來不逐鷺鷗閒工書豈傍烏衣巷巧製如

偷大翮山郄笈軍都丁不識飛揚强欲飾容顏五代史朱瑾募軍中驍勇者黥雙雁於其頰號雁子都
憑空結撰自天然墨寶編中秘未傳下揖氷斯同
鷇鶉用藕句獨排筋骨亂雲烟顏筋柳骨見宋文小兒爱鶩
偏成癖拙手塗鴉定遜妍鸚鵡誦經朱鷺曲烏官
才藻各翩翩
鳩呼鵲噪摠麗才唇舌何如筆札哉朔埜雲高鉸
脚古用藕武事楚天峯斷錦文回閱書附鶴非同調秘
帖珍藏可奪胎法帖中有王氏一帖最後大書一鷺字相傳此帖之珍所藏至五十
餘萬越亂楚鳧都是錯畧如亥豕費尋猜鴻飛天首遼遠難明

楚人以為鳧起人以為亂張馳語也
依依侶伴起陵阿入骨秋鷹得似麼草檄將無馳
是羽摩崖真已擘成窠迴翔似舞公孫劍振擘如
揮秘監戈蔡邕篆勢揚波振擊鷹跱鳥震免被嚴家呼餓隸稻粱
一飽且婆娑唐太宗評大令書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
一臺二妙漫誇張衛瓘羊欣俱善書時號一臺二妙匹偶雙雙各
擅場春去秋來愁並寫東塗西抹幅何長蘆汀霜
滿看飛白榆塞沙明想硬黃舊在十三絃底住不
妨移擬十三行

海市用藕韻 有序

海市水氣也大海蒸濕之氣遥與山嵐相接則上霧下潦合同而化鏡花水月成幻境焉盖環海東北面最爲空濶每三四月潮氣上升微風從東北來紆徐鼓盪將海氣吹向西南初㚏㚏如篆烟俄而奔騰跳躍如千丈潮頭滾滾來射人將大小竹沙門諸島凝合一片而海市起矣于時海中小山卒歸無何有之鄉惟大竹虎踞其間突爲職志小竹較坦迤望之如揷飛梁沙門島頂方而狹周遭作雉堞形其塔影峻

嶒不可尋丈計者則沙島旁一石壁也凡斯景象悉天造地設海叟浪婆目瞀指畫總之不離如前所云者近是其或風力稍勁以息相吹起伏無常別呈異狀則見若車馬者見若林木者見若村墟樓閣者要皆氣之濃淡舒卷者爲之夫亦豈有他繆巧至若前志侈稱條蛟蜃作此狡獪又云此卽金銀宮闕如所傳海上三神山者則曼衍之談燕齊迂怪之說皆屬外篇存而不論可矣語曰百聞不如一見予倫員隘

立固見而知之者也窮乾坤之端倪繪風雲之變態作爲斯篇俾輶軒者採焉

㛹姘北黃腄東海市突起鏤虛空僉云乖龍妖蜃技癢戲爲此又疑方丈蓬瀛三神山者黃金銀闕現當中不知環海東北二方最空濶恰當春夏之際蓬蓬勃勃潮氣上湧蒸幽宮每逢條風徐來晝向西南送遙接嵐翠緜亘千里百里迷篙工山容水態迴互錯靑紫於是海市起矣見若縱者橫者凸者凹者一奩明鏡開盤龍群山屆屭一一化雲海巋然大竹露頂無殊矍鑠人中翁虹橋架空將

毋是小竹沙門方島截若金城百雉誇豪雄旁有懸崖壁立儼寶塔亭亭天表亦復顚末誰能窮凡諸形象部署歲歲年年百不爽惜哉作賦曾未詳張融時或幻如車馬如臺閣或如喬松古柏交柯接葉紛龍鍾要皆隨風廻蕩踈踈密密爲此態詎必眞有衢巷雞犬直煩匠手營新豐世間流傳怪說那可信喻日毋乃捫籥槃敲銅不見魯東門外爰居響鐘鼓識者一笑云是海鳥來避風

蓬萊閣觀海四首

參差雉堞倚山椒聳翠流丹出麗譙元氣混茫歸

左海雙九跳擲暈中宵方壺員嶠三神拱火傘雲
旗百怪朝桼蹻似聞能絕往便思擊水一扶搖
碧海青天恣管窺秦東門是古嵎夷浮家諸者兼
山者觀禮運破浪舟之更楫之極目楼臺蒸蜃氣滿
身風露浸龍皮木張賦筆波雲譎獨爱坡仙七字
詩
作驚雷鼓响砰訇萬頃俄看鏡面平絕島都隣箕
子國寰瀛何處越王城鯨鯢浪静逢清宴珠貝芒
寒變晦明不信大千餘世界水天無際碧縱橫
落花飛蓋蹔登臨把酒臨風感喟深洞府不來童
女藥潮音猶送水仙琴白鷗浩蕩悲身世蒼狗升
沉幻古今我醉題詩一磅礴歸墟驚起老龍吟

蕉尾詩集卷十二

晉安 鄭方坤 荔鄉

瓶花齋稿

壽朱母程太夫人

二東十郡播歡聲燕喜重將魯頌賡開府勳名歸
賜履慈闈色養慶稱觥伊川源遠貽彤史寶婺芒
寒燦玉京萱茂北堂春爛熳菊香晚節歲峥嵘鶯
簧蝶板花多麗玉宇瓊楼月漸盈𨚗鮓還徵魚湧
瑞釆蘭恰對筍抽萌文軒滿輦隨時御宮錦萊衣
异樣明宸詒頻聞褒老福高臺不数築懷清箋飛
雲母開丹籙榼榛麻姑瀉碧泓嬉戲三遷傳式穀
起居八座轂殊榮熾昌未艾天恩沛悠久無疆地
道貞福壽綿綿忠孝永輿情直欲比葵傾

又壽詩 代

王母雲軿臨真妃霞裳曳投壺玉女歡挈榼麻姑
詣都為介壽來簫管紛嘒嘒緬我太夫人秀出伊
洛系習禮復明詩淑質温且惠曰歸嬪名門內政
資調劑嶽降遂生申母教何嘗替我公天人姿物
望推名世移孝以作忠動得天心契老福褒大家
异数承帝制冠誥炳犀玉珈翟耀象揥三月艷春

暉良辰逄設帨寶婺星陸離天姥峯迢遞頌禱徧
二東海岱淮河濟昔聞御潘輿乃在閒居際萊戲
舞斑衣詎魯宮錦製如我太夫人福德誠鮮儷燕
喜頌魯侯徽音為可繼安貞應無疆此理須原筮
下吏捧一觴蚓竅聲細細堂北茂壽萱請援大椿
例鶴髮春復秋八千譜年歲

聞潘立夫官諭悪耗愴然於懷為賦輓詩四
首

本自神交久題襟在上京談深燭見跋坐久食班
荆痂有劉邕嗜名將孔闓成平生一知已莫禁淚

縱橫
二毛嗟騎省不謂竟長暝人憶雲中鶴詩成曙後
星林前無阿堵膝下少寧馨薤露歌凄絕酸風送
素輀
盖代文章伯爭推小杜韓起家本儒素覺世有鉛
丹所撰詩賦及制藝諸選昏貴一時身自依華蓋庭俄降玉棺芝
焚同一嘆長夜恨漫漫
我時持布鼓君每報瓊琚尺牘珍藏滿芝眉夢想
餘敬通多隱恨司馬有遺書匠石誰為質難廻腹
痛車

沂蒙道上雜詩六首

詰屈崎嶇轍幾環有時碧澗兩三彎遠峯一抹軒
眉守此地由來是魯山
鵓軋繅車響不休布帘搖曳貫村芻家家日午焦
婆餅似說今年麥有秋
祝雞抱犢有翁翁陌上歡呼拾穗童都入豳風好
圖畫鞭絲帽影指東蒙
磊砢真成石子岡亂堆成屋疊如牀仙家莫學初
平叱浪擲人間穀與臧
東西住佛欵稱尊蒙陰城北有東住佛西住佛諸郡夾道濃陰綠

一村怪底稻溝喧吠蛤夜來十里雨翻盆
惠崇小景引詩情潑眼嵐光展嫩晴萍葉半池風
約住成群花鴨自呼名

咏竹夫人用西堂集中韻

夏日羃滯濟南客有持前題索賦者且口
誦尤悔菴先生作誇為絕唱予以西堂詩
格本卑不足與阮亭竹垞諸公方駕而此
篇在集中尤其下駟如所云與我周旋寧
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者猥俗頹唐葢幾
墮稗官悪趣矣因為別擬一首追脫稿覆

視附會湊泊乃更不成家数彼我易觀恐
轉相笑也姑為録之用致自訟之意
冊封似欲並娥姜娥姜水以舜妃娥英廟得名見水經注玉骨氷肌
共睡鄉宿世多應名鎖子專房未慣伴冬郎白團
扇許隨為婢春梦婆疑姓是湯別有妻梅吟紙帳
不妨冷暖各分床

觀趵突泉二首

暍暑何方避名泉得振衣茶經闕有間陸羽經未載此泉
琴韵是耶非櫪豈三珠湧霜真六月飛冷然送餘
善紈扇且停揮

亭榭皆臨水文甃石徑斜得非蠢玉杵毋乃弦鉞
花地脉通濼濟山光吸鵲華塵瀴吾已濯相送有
林鴉

九日蒙陰道中和唐慎修韵二首

齊烟青未了驛路與之長九月寒砧急征衫颯颯
涼半規崛岨紫千葉墜林黃不盡悲秋意非關感
夜蛩
九日烏峰酒朋簪近若何殊方歎留滞令節聽蹉
跎衛可稱官柳、余歷仕趙城廣川瀛海暨琅琊郡俱臨驛路故云身如附
女蘿平川牛背笛吾意在烟蓑

大雪用坡公雪後題北臺壁韻二首

應候初陽氣尚纖頊冥號令正森嚴瑶宮忽鋸霏
霏屑樂府新編昔昔鹽入畫最宜臨北苑宣和畫譜董源有雪浦陂等圖雪映書便好展風簷旋燒榾柮因煨芋免
被排籤訴指尖
村農失喜噪如鴉預卜污邪可滿車耐此一寒期
麦穗爛其四照昡菱花階心的皪抄雲子山意迷
茫失米家漫擬聚星堂體製才窮白戰手頻叉

雪霽再用前韵二首

夜來六出簸洪纖曉起推窻已解嚴盡幻遶沙成

小玉似塗粉澤飾無鹽風廻糝毋侵衣襭响寂飄
休側帽簷急掃軒墀煎活火越甌犀液試雲尖
呵凍詩成字似鴉鋪張麫市與鹽車李義山詩人疑游麫市馬似困鹽車微澌乍可杯浮芥澹日纔如燭閃花車蓋全
飛西北角瓦鱗漸露兩三家尋芳久阻江梅信莫
問寒梢玉蕊叉

辛酉除夕

黍谷寒回出土牛是日立春梅花芳信阻南州添年莊
蕣蛇趨壑昔梦糢糊蜃結楼前兩年俱在登州度歲向晦階
肴蕢盡落受辛盤喜菜初抽閒吟守歲坡公句已

有雞人報曉籌

壬戌元旦

一氣洪鈞轉桔槔占晴喜見曉暾高豊年好飽瑯琊稻令節頻書鬱壘桃柏酒香浮仍臘味柳塘氷渙漸春膏鳩車竹馬兒童樂陸海浮沉感二毛

題王孟夫同寅宦蹟圖二首

貞肅清談摩詰詩彈冠更不負心期獨將饑溺關懷抱未許龔黄擅設施往蹟謾云鴻爪踏生涯任付虎頭癡披圖莫作烟雲看治譜金針便得師

盤錯居然利器呈循聲不但播專城金臺五水重

源濬古殿寒灰一柱擎異数絲綸褒岳牧他年圖繪續耆英回知經世緣經術記取青衫丙夜檠

為王歷城題仙岩靈藥畫卷其尊人太史公手澤也

横看成嶺側成峯水墨空濛淡復濃消得坡公前後供底須入貢伴鉛松

一拳移贈等瓊瑶艮嶽仇池夯膀餘寄語高人無下拜已看袍笏鞠躬如

老僊仙去脫紅塵騐取蒲根節節新早是袖中貯東海蓬山頂上證前因

青箱世學守青氈硯北花南位置便却笑會昌癡宰相枉將心力護平泉

蔗尾詩集卷十三

晋安　鄭方坤　荔鄉

杞菊軒稿

題張鹿泉司馬詩卷二首

籍甚張三影欽崎歷落人盤根久遊刃大雅更扶輪黃絹詞多妙青衫例且循詩筒紛束筍真喜接芳隣

吴派流傳夥如君孰比才瓣香歸玉局孤响發琴材相府蓮䙝郁中泠水醱醅雙推門地秀即用品清裁

壽張峻天

五雲深處一星懸檀板金尊簇綺筵逢矢固應抒壯志菊花長與記華年書傳黄石繩前武社結香山竚後緣詎但壽身兼壽世杏林爛熳已名僊

秋柳追和阮亭先生韻四首

板橋斜日黯心䰟雁影踈踈下塞門灞水西風祇有恨章臺春色了無痕青絲嚲𩕄餘千縷黄葉叢殘又一村老去徐娘風韻在腰支眉樣試評論

𠨬露蘅皐颯曉霜半垂曲檻半横塘誰家水調頻吹笛此日羅衣久疊箱蟲葉不緣書漢帝蟬聲偏

與許齊王少年修綠清揚婉（潘炎會同列其妻簾下視之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幽開鼓吹）見誰分凋零向病坊

且莫樽前唱縷衣江潭景物已全非春隨樊子翩然去梦入隋宮望裡稀清怨不勝枝裊裊顛狂可記絮飛飛白蘋黄菊多蕭瑟揺落應嗟願更違

羅扇題詩事可憐（用李後主贈慶奴事）臨風便恐化成烟寒生蒲渚心同怯愁拂旗亭力已綿自昔穠華皆逝水由來哀樂在中年如何滿目金城感更送清商到耳邉

秋杪以公事赴歷下留滯五旬浴齋兩度郵

詩以歸期告次韵奉酧并致維駒之意

青楓久役杜陵䰟計日高軒喜欵門乾鵲噪簷方送語飛鴻踏雪又移痕（浴齋于首春抵琅琊署夏月余調任渤海因復偕行）雲龍韓孟詩中意嫁娶朱陳畫裡村簾影茶烟官閣静襟期閒共剪燈論

颯颯秋風點鬢霜籠禽未許穏林塘宮書催我如傳檄詩卷逢君敢秘箱飛絮即看頻賦謝（今冬已三兩雪）采蕭不見欲歌王（左傳為之歌王）歸思莫逐寒梅動好待嫣紅簇杏坊

辭榮久已遂初衣客裡光陰少是非行篋展書昏

又旦文枰布子密還稀齊州烟冷山雲觸秦帝臺
荒海水飛終古雄風傳賜屨暫時相賞莫相違（用杜句）

非關兒女寄遥憐為補陔華付墨烟訴爾歸心雙
雁信柚子離緒八盤綿荊開爛熳榮同氣竹報平
安慶大年遊子殊方應色喜無須悵望白雲邊

參亭姪作小影曰三課圖謂課僮栽花釀酒
并課兒讀各系以詩同人屬和甚夥予亦
次韵如其數而倍之

錦幛瓔幨漫鬬奢竹深荷浄別清華未除結習詢

天女早歲曾看上苑花

明珠百琲競豪奢碧玉還聞鬬麗華爭似乃公擁
紅翠不煩轉語覓如花

邯鄲魯酒記開尊（淮南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黃絹題辭盡外孫
詞客酒人別如雨刻舟求劍莫留痕（庚戌年即署守歲頗極詩酒朋簪之樂今風流雲散彈指間倏逾一紀矣）

丞相官厨賜上尊幔亭宴罷喚曾孫神仙富貴休
馳想爛醉祇宜卧綠痕（用坡公我欲醉眠芳草意）

半生蹤跡逐勞薪宗武攤書竟等身却笑村翁勤
撻子其如紈口總金人

世事由來等積薪兒郎挾策又呈身西清賜帙星
雲爛簪筆從容看替人（參亭舊直武英殿曾蒙御書之賜故云）

恭和
御製消夏十詠

荷

玉井傳佳種薰風送北窓浄宜依白社錦更爛潘
江出水青錢萬尋香書槳雙琴樽對君子雅具自
錚摐

蟬

何處沸幽篁踈踈柳線長詎矜貂珥貴不逐蝶飛

忙宿世應齊女生涯在夕陽獨清蛻塵穢丸轉笑
蜣蜋

扇

執熱揺奴子當歌付小叢鄴侯珊骨節吉甫穆清
風麈柄攜為伴蝇聲掃已空曲江與長信感喟意
何同

蛙

敢擬金蟆皎呈形萬不齊相休呼作馬（用九方臯子相馬事）
怒或鬬如雞（漢書元鼎五年蛙蝦蟆鬬）聒耳魚敲木藏身蟻穴
隄世人紛井底未便判高低

螢
小名豈清照夜氣正泓澄生怕醉紈扇渾疑閃漆
燈囊青將憂繼林黒覺光增臭腐前因在神奇羨
爾能
氷
三伏炎歊景長街叫賣氷裂紋緣斧劈濯魄奪脂
凝擲果盤堪湃攤書几可凭空齋不受暑内熱亦
何曾
月
人間有良夜便擬廣寒遊積水看疑似隨潮語謬

悠光云千里共賦者古詩流獨念吳牛喘凉風幾
日秋
雨
漠漠苔生閣絲絲水蘸村濕雲當薄暮神女有成
言殘漏階同滴低枝露比繁無分今與舊且喜洗
塵昏
瓜
沉緑剖氷鮮胭脂井浸香盤如滋絳露譜可廢糖
霜洪容齋有糖霜譜雅共茶留杜杜詩茶瓜留客遲真堪轂辟良
鎮心别作計書味得深嘗

蛩
枝上寒蟬噤池邊宿鳥歸有聲相斷續是物最纖
微响答風吹柝淒清月鑒帷苦吟憐蹇澁軋茁等
劉幾
恭和
御製落葉詩六首
摵摵蕭蕭不自由枝頭未許暫淹留乍除更積書
頻校用校書如掃落葉語欲去還停寓亦流清磬寒砧日之
夕空山斷磵歲云秋絲纏露泣都棖觸不待言愁
始欲愁

天碧輕紗舊比紅眼看色相忽成空病姿可惜蕭
蕭柳愁侶多因梗與蓬去去不慾金雁信飄飄共
趁紙鳶風疲驢渭水吟情苦一派秋聲五字中落葉滿長安賈浪仙句也
搖落能驚騷客心白楊門巷已秋深幾時重待春
叢發往日曾吟夏木陰净展山容除障蔽平封石
逕費攀尋樹猶如此能無感那更哀蟬斷續音
便與風花不少殊簾茵籬溷判斯須經霜短髮辭
梳似看雨疎林滑屐無詎但野蕉堪覆鹿祇餘府
柏尚棲烏青黃雜糅無邊下縛帚山僮好守株

問渠鄉定與無何園圃汙池沛澤多敗綠俄看縈古篆流紅便擬托微波漫天亦解飛如絮委土終愁爛似柯五夜颼飀鷩夢覺四無人影淡星河一葉遥傳萬里秋風吹萬樹更添愁瓦溝滿掃供茶竈井甃平鋪漾芥舟寂寞重扃空憭李（用漢武帝落葉哀蟬曲中語）蹉跎異國莫依劉祇應上苑長葱鬱榮悴無煩歎聚漚

門神限韻

一彼後一此膠漆豈雷陳桃人亞葦索鎮宅非無因邪魅思竊發每伺人欠伸惟神嚴結束雙劍躍

延津睅目皤其腹驅鬼如驅塵祀典參月令閏日匪庚辛我前更致祝為酹酒一巡府第施行馬始旦驚雞人都作門掃魏遑頎容遂桼登龍炫聲價雜沓介與鱗傳呼膝行進面目喪其真豈無司閽怒欸語仗錢神神其叱之退慎莫使呈身庶幾門徑靜鳥雀得鳴春（用門可羅雀意）鬼物差可憩古有埋勞薪

憲書限韻

正朔紫宸頒元會斗柄建鳳紀揭新編即事期如願十二幅展觀七政無留頓節候月不同物狀紛

自獻官紙印朱文爛若火齊噴問名冠以黃（俗名黃曆）系豈汝南憲是物呈面時座有屠蘇勸冉冉催人老火急如責券不脛走四方擬之隨風巽秋肅驗葉零春煖覺芽嫩置閏扐歸奇看縮黃楊寸大衍洛下閎原委姑無論獨憐去歲書棄置等土飯天道互乘除人事分利鈍嗟哉無不然悉數恐漏萬

春聯限韻

暖律吹黍谷寒梅獨秀先宜春古有語帖子慶新年紅箋裁長幅墨沿漾雲烟運肘作大字荷葉訝田田朝來歲事逼未得穩醉眠舊蹟久漫漶堯蠹

蝕神仙呼僮亟磨洗蓬蓽重排編桃符相映帶旭日拖黃綿一年一裝飾迅若激電鞭此固非吟律體亦倣領聯強半掇成句無須潤筆錢簷楹增氣色兩兩若齊肩大都頌聖世舜日與堯天間作富麗語堂槐相府蓮殊方同一概户萬而門千

爆竹限韻

獻歲後首春時光如轉轂疾雷尚閟聲別有來不速束縛類筒城獨穎抽枯木膈膊迸火星疑發弩機伏砰訇直破空幻夢驚蕉鹿彷彿金鼓鳴瓦振武安屋餘燼四飛揚蛺蝶紛相逐氣味醒酒宜詎

必湯瀹菊彼哉奄奄子行尸而走肉藉之礬噴龏
毋煩攝以目淇澳與渭川叢生非此族胡謂錫之
名仍喚竹郎竹得非剪紙成溯源本嶰谷正旦初
闢門好景徵吉卜巨响叶三陽小擬鳳鳴六

太平鼓限韵

花月烘春燈勝遊方未艾弹琵沸笙簧五音各繁
會小物亦呈能搠中而彪外結體本輕盈揺動傍
衣帯捧手疑蓋圓挈形等斗大長柄振重鐶雅亦
含天籟製自東海來（一名高麗鼓）夷曲傳韎昧（韎昧之曲見三都賦謂東夷樂也）
鏡面箋重糊匀淨媲吉貝跳擲競兒童

歌呼及儞乃更復閙師姑點點如雨沛婆娑以延
神云此吉祥最容室羅洒漿濃烟薫柏檜倏忽寂
無聲為言神返旆猥俗類如斯巫風應陶汰留譜
擊壤歌太平象可繪

鬼臉限韵

何來載一車盈川簿可點将無兒出柙老尪失拘
檢却乃戲為之猙獰悪不掩詎但嚇兒啼便恐成
夢魘作劇少年塲院落敷文篳稍擬參軍鶻金鼓
鳴以漸似欲瞰高明趫捷矜走險藍面掀青唇亦
有胭脂漆厥角鬅鬙然怒目出睒閃人言鬼可憎

突如望之儼徵鬼更徵人襟裾亦塵忝顏甲数十
重奴輩爾何謟牀第伏夜又豈不芙蓉臉妖孽由
人興相取緣氣焰不見了不聞庶幾跡都歛

送陳浴齋還里

去年蘭陵柱君駕闌珊燈火當傳柑今年棣州贈
君策春流活活光揺藍寒食已過一百五花信猶
慳什二三傷春未已更傷别渭城且莫歌何戡旗
亭落日一尊酒勸君痛飲拚沉酣緬昔訂交各年
少師門問字聯芭譚雲龍上下两追逐作繭冥蠶
同功蠶人生行藏那自主隨風舒卷如烟嵐君賦

遂初我蓬轉北山之北南河南參商昨者得合并
執手問故相詀諵唱于唱喁猶前志古香鼻觀時
同參為問乘這幾寒燠七見乳燕巢茅菴如此能
經幾度别便恐白髮紛盈簪君之令子我賢倩金
渾玉璞中涵涵婦翁氷清謝不敏君胡謙比陶潜
男所嗟弱息抱貞疾藥裹為伴疑癡憨春回暖律
起枯槁尊者差免憂如惔平沙軟艸趂晴旭鵲華
黛色随歸驂雕鞍緩鞚便畫舫一奩明鏡開塵函
眼中了了望鄉國江城粉堞森榕楠苜蓿堂前效
萊戲門生偕進异篴籃子舍裾褕躬石建家園蘭

菊遲羅含晴窓萬卷沿漁獵穿穴直作書中蟫時
亦花村攝小屐蠻榼任付奚童擔雅懷韵事定種
種殊方獨我愁奚堪宦途況味嘗殆遍蓼辛荼苦
終非甘舊盟鷗鷺嗔爽約未免凋愧兼林慚親朋
矧乃摶沙散縱有風月誰為談惜別深情深爾許
千尺漫擬桃花潭他日相思艱縮地夢中道路粗
能諳

送張鹿泉司馬告養歸里二首用藕集岐亭
韵

我爱穎封人賜食留羹汁又讀陟岵詩予季洎瘝

濕戲綵與絕裾孰失定孰得曲江瑚璉姿廟廊需
頗急引興自江湖銅斗歌射鴨況復望庭幃雲樹
千重羃舊效仕宦會終傷適齊赤感彼反哺烏烏
頭期化白醫病不醫心兀坐忘巾幘請告達九閽
不啻陳情泣寸草答春暉用補陔華缺我忝士行
交常作茅容客入座祝起居介福紛雲集
殘春吐槐芽新雨滋柳汁此去如登仙青衫奚用
濕獨完趙璧歸不羨楚弓得芳草送馬蹄雙槳打
潮急門巷認烏衣池塘浮綠鴨安穩倚閭人重幔
深深冪床頭潑舊醅杯濃琥珀赤蔞蒿初出水自
砍河豚白上壽御潘輿抠衣振華幘衆雛引使前
咿唔雜呱泣萱草足忘憂罷擊唾壺缺書卷共朝
昏歎門無熱客咄哉彼一時鞅掌緇塵集

前苦旱二首用岐亭韵

甘澍盼不來如兒斷乳汁驕陽推不去如吏操束
濕潤礎亦飛春意謂可佹得乃大謬不然莫解倒
懸急時而風怒号軍聲亂鵝鴨時而占小畜西郊
雲歷羃時而哦韓詩怪氣或紫赤下土蟣蝨臣齋
心矢精白巫祝捧青詞戢戢整巾幘幾作童蒙瀆
莫回真宰泣日出旋日入月盈更月缺壁張雲漢

圖座滿祝融容（杜詩南為祝融容）石燕自群飛胡靳此來
集
廣斥惟海濱竹葉灑鹽汁況復旱太甚千里無寸
濕暴尪與暴巫詎必討之得流汗走村農如告包
胥急訴牒自呼名有若能言鴨僉云徑寸苗上有
黃沙羃黍稷菽粱麻將恐族盡赤田蕪圃亦荒茄
莧失紫白（白莧紫茄見南史）廩竭罰亦空斥賣及裳幘我
為慰遺之慎莫向隅泣荒政聚萬民十二條無缺
慎莫為流氓慎莫為暴客不見鴻雁嗷周雅歌安
集

前喜雨二首疊岐亭韵

春雨貴如珠(北方諺語)秋雨如金汁北地大抵然風土判燥濕獨有伏雨多不求罔弗得意外竟屯膏事已如是急蒸潤訝今朝衣篝薰寶鴨油然雲下垂簷際烟羃羃羲馭倏廻車經天無赫赤(盧仝詩赫赤日裡走)始作猶霏微細沫魚吹白漸淋蜀道鈴看墊林宗幘大小落玉盤是豈鮫人泣高屋勢建瓴垣瓦半欹缺枕簟頓生凉夢作漁竿容(杜詩白水漁竿容)一笠復一簑靜對沙鷗集

花塢懸蜂窩百和釀香汁軟草飽飼牛其耳乃濕

濕物性各有宜要在所養得烈日曬穲禾相煎何太急奚殊咼沸湯拗項爛蒸鴨一雨廻殺機短穗差綿羃彼黍漸芑黃彼粱漸綻赤蕎麥亦鋪花歷歷星榆白所嗟已後期涼風逼吹幘强作今日歌不償往日泣有如秦焰餘漢儒補殘缺有如救火家焦頭爲上客猶勝嘆蘊隆揮汗紅塵集

賑饑二首疊岐亭韵

蓼虫食苦餘無分沾蜜汁春從九天來御札墨猶濕博施古爲難所失詎償得殊恩沛我皇周我萬姓急按戶稽井竈比隣數鵝鴨甲乙編姓名重重官紙羃方幅勘楮符類類印文赤各給粟一囊亦有金純白(時奉銀穀賑之文)既足資餱糧兼可贖衣幘虛往乃實歸相樂還相泣差免鬻妻孥骨肉完無缺差免飽烏鳶青蠅爲弔客後命竚發棠何用他翔集

潤吻想井泉澆腸思米汁涸轍困游魚相呴期以濕稜稜赴官倉各如意所得厥狀人人殊均此情事急羸者若喘牛健者似鬪鴨丐者指如槌髡者首不羃杖者髮垂黃髽者背襁赤僂者苦臃腫眇者蒙青白跛者曳敗屐禿者昂破幘或爲溺人笑

或爲婦人泣或作蝟毛磔或掀兎脣缺一種鄭俠圖百倍孟嘗客我賦賑饑篇輶軒供採集

答傳閒林先生即次寄懷原韵

淅水夾海門雷鼓驚砰湃會稽鎮東南衆山皆下界傳說本列星搏風騁雄快起草在明光琳瑯燦金薤經笥邊孝先書品蕭思話六義更貫穿荒叢剪茆蒯憶從管裡窺便豁胸中蔕(弱歲得讀玉笥山房詩集)壓我藜藿腸胡麻糝青粺滌我箏琵耳步虛吹仙唄末學窘製裁失笈帷裳殺不然擁腫肥是曰駱駝疥不然貌畠郊奄奄如病瘵砥柱獨鉅公辨香得

真泒韓杜曁西崑一氣聯沉瀣賤子抱區區避俗
如避薊仰止阻奮飛弱羽疑遭鎩近聞濟水南齊
風變譎禬理學唱經師陋彼官稱稗時雨之所濡
深膏無破塊我亦附群英道味饞涎嘬道貌馨折
承積想欣一避公如嶺頭雲我似田間澮天際緬
真人塵網慙結絓顧乃辱忘形意不王戎敗談笈
郤熊羆神力何曾儵龍門一以登乍覺井蛙隘餘
論獎齒牙紺韉飾蔥牿小技劣拋磚好音媿錫玠
屹屹五言城誰其得撞壞曠如復與如噦噦而噲
噲至今厭次臺夜夜吐光怪此地劇傖荒瘖瘓況

殘喝宴寢坐凝香清境杳難屆職在芻牧求日有
衣袽戒（武郡時正被灾日事汎舟之役）强欲索枯腸須彌詎納芥
大國來致師三重札硬寨結習要未除見獵焉不
介所嗟舊業疎為賤或為賁軟筆久退鋒鈍若長
柄械鞭弭敢周旋下焉即羅拜

送劉隣初同年赴闕次黃莘田韵二首

祇今誰是出群雄（用杜公句）幹聲華冠鄴中臺閣即
看鍔玉瓶岩阿那許老梧桐高人室自名虛白前
輩塵猶戀軟紅（坡公云前輩戲語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塵土）珍重蒼
生霖雨望莫將心事逐樵風

東方彼自滑稽雄中散剛腸太狭中調劑性情完
太璞吐含騷雅引新桐鳴騶小駐苔凝綠揮麈深
談燭剪紅爭奈傷春更傷別數聲離笛酒旗風

送參亭姪還里二首

今朝真已唱刀鐶雲谷霞關指顧間為溯童游尋
某水重開酒社號中山（所居名中山境）客談朝報如充耳
衆春經師且抗顏珍重千秋傳世業等身書卷訂
還刪

曾於冷署跡頻淹骨月依依夢亦恬詩競豪吟聯
石鼎酒徵雅令隸書籤愁中送客如雲散病裡祛

魔勿藥（占時偶得末疾）為盼林居芳訊到平分秋色耀
銀蟾

有章姪來自繁江留棣署者三月夏五赴京
兆試為賦二律送之

齊烟蜀日隔遙天小聚如聞鵲語傳話到家常時
覼縷攜來行卷幾磨研獨憐癡叔添華髮每對流
珉愧俸錢（時郡屬以旱災告）且撥牢愁看發軔囊琴匣劍
去翩翩

辟靡鐘鼓正喧闐席帽還摩鎖院肩周易觀光爻
六四漢廷待詔牘三千家風舊有多文富時輩無

如小阮賢月地雲階期努力日邊消息一欣然

後苦旱二首用岐亭韵

吹來黍谷溫三冬少雪汁春風煦萬物宿芒抽下濕好雨倘知時篝車仍可得此際裘與蓑孰緩更孰急（用淮南子語）癡龍與不譍懵騰睡如鴨得無補天漏跡布千重纍炎官火傘張帝子應呼亦并洌漸成脊豕蹢奚田白妄意溜決渠濯纓而洗憤（孟襄陽詩洗憤堂獨古濯纓今在茲）虛揣詎實徵搒作枯魚泣常公愧俸錢語殆箴予缺逝將投劾去澤畔稱逋客誰歟雨隨車望古一遥集

一雨本尋常視猶浮提汁對茲中谷乾羡彼長沙濕一飯亦尋常数米不可得榆屑雜沙根饑腸鳴轉急妖魃出林墟諫議陳鵝鴨村舍半無烟樹影空纍纍婦姑半無襦不但婢腳赤去歲大無禾壤猶分黑白（去歲秋災白沙地薄有收穫黑土則否）今歲大無麦哀哀紛辭憤去歲艱黃腫駭浪舟人泣今歲漕東南天庾額為缺（去歲擬登萊穀八萬石由海道至武定為賑濟需今春又截留南漕米二十萬石郡屬得其半焉）安得填空倉應此倉卒客安得瀉天河慰此啼烏集

後喜雨二首疊岐亭韵

古硯中微凹滂葩貯墨汁預製喜雨詩趂灑壁沭濕今朝果如願千求幸一得諦聽此何聲得非漏點急得非箏琶鳴競唱綠頭鴨得非壓糟床滴瀝濺尊罍昔為捎盾日洪爐煉炭赤今為傳說霖高屋構波白走馬視原田不暇更冠幘服軛群叱牛汗作瓔現泣見若耡侻寬見若饁冀缺流亡漸復業阡陌互主客補牢術為遲東井辰方集

窮儒困雲路柳色期染汁謫宦滯遐荒渴思離瘴濕要為一身謀何妨得不得未若歲大旱望此甘霖急災祲歎頻仍厄運及凫鴨　皇鑒周蔀簷萬

里無遮幕恩波決西江魁此魚尾赤修省宿齋宮虛室真生白肅肅詣郊壇曉籌唱絳幘請命虔致詞詞畢繼以泣果戢風伯威雨師修厥缺先天天不違感召如主客自今歲有年諸福徵駢集

寄懷石幢伯兄用漁洋集江口聞笛寄西樵韵四首

天際連鴻影相思太瘦生停雲頻有句聽雨若為情柳色侵齋壘江風入錦城都將明發意日邁月斯征

海濱原廣斥閭井困災餘自署陽城考頻占氾勝

書他時營北苑菒水憶秋漁便可煩襟滌無愁此
願虛
望遠幾沉吟悠然識素心空庭清案牘幽夢繞雲
林陶令官如寄莊生息自深前修緬求點把臂一
追尋
詩格最遒上無妨俗眼驚人如袁伯業座滿魯諸
生拄笏襟情遠趨庭笑語盈因風寄坡老心跡想
雙清

題家伯兄啖荔圖得九言詩一首

蔭以白鹿青牛之老樹吹以沅蘭轉蕙之薰風蟠
以落星棲烟之怪石環以傾銀注玉之奔潨水亭
三面位置不草草旁有雙鶴引吭紛氄氃中邊坡
陀廣袤可十畝横設几案坐具平橋東最好側生
野岸及江浦謚諸杜陵詩語將無同兒童持竿小
摘纇樸棗亦如朱櫻隱映銀絲籠披襟嗒然坐忘
者誰某丹青曹霸妙手殊空空巧為吾家伯子毫
添頰意態嶔崎歷落翩冥鴻不吟不嘯不㧁碧筒
飲不向故紙瑣細箋魚蟲二三朋好相與無相與
大抵葛裙芒屩稱溪翁抱琴瀹茗奴子凡幾輩課
以林間清供胥程功吁嗟塵世何處覓此境棖觸

江鄉舊梦纒心胸不見甌冶池南道山北西湖一
帶傳是閩王宮人家大小園亭以百計黄梅雨後
畫景閒晴烘於時炎精孕秀滋絳雪爛若火齊倒
掛千林紅端明入譜三十有二品此外更僕悉數
未可終僉云色香味谷居第一詎有楊梅盧橘堪
争雄吾人婆娑其下恣果腹咄哉浮瓜沉李真傖
傭年年歲歲如此足快意誰遣一官萬里隨萍蓬
夏五六月東帯趨公府鼻頭出火喿吻昏雙瞳海
山仙人風骨寄遥想奚啻畫餅妄意將饑充展圖
識君歸心慈杜宇用題長句聊代招桂叢他時紅
雲社宴續前志日啖荔枝三百吾能從

送有章姪入蜀即次留别原韵

人生賦命混婐妍百年冉冉羲和鞭有如風花吹
婀娜或墜籬溷或茵筵委心任運無不可惟有骨
月情相牽罄欬其側真溢喜不羡跨鶴兼腰纒聚
也何難去何駛頓覺眠食違安便平生怕讀江淹
賦苦語刺骨疑針氊中年而往益揺落絶少家火
燒凡鉛送别輙作数日悪驪歌未唱先泫然爾之
歸期經屢訂社前未果更雨前且住正復為佳耳
决計寧作新田遷似云堂上跡定省關心齒髮非

丁年在昔坡公謫南海藉以娛老惟斜川薄宦心情雖較可判無窽味滋中邊趨庭其敢憚險遠長亭短堠紛鉤連故都歷漢晋唐宋閣道一髮聞啼鴟車馬班班入雲際譬之蟻磨相廻旋宿舂聚糧行有日轉復為我心旌懸祖席之前即萬里郵書詎易傳諸燕倚裝那得仍默默探喉如訴回腸煎傷離憶舊增有感颯颯其雨靄填填顧後更切門户計嗟哉此意何勤拳吾宗被服本儒素循墻家法銘粥饘箕裘如汝足慰藉中夜起舞況疴痊學殖乃更不草草爬羅剪薙勞皸胼去歲槐黃忙舉

子席帽旅進無愚賢經明行修汝其選鳴皐聲可聞于天搵車誰分阨騏驥金絡未許矜連錢豈有宋五真坦率衣鉢胡蕲和凝傳操瑟而來抱璞返又見官柳青絲編而翁志尚追張邴鄉枌落日眼頻穿再朞剛及懸車歲投林倦翼歸翩翩我亦一官疲奔命雅俗莫鎮齊兒儇歲比不登民氣蹙蓼虫食苦忘薌甜旦晚投劾去亦得自揣骨相非鳶肩安能劾彼轅下駑坐使終日躬僶焉含意未申汝發覆桴鼓相應聲咽咽且為預數還山樂田歌自古皆知田高齋左圖而右史松風一曲彈響泉長鑱木柄生計足逐貧何必崑崙巔閉門却掃自師友竹林池草名其篇諸餘世事等一吷左券聊付苔紋箋泉流活活花娟娟壯遊便擬挾飛仙無為出門多惆悵饑須強飯寒披綿計日平安期報竹高樓遠樹橫秋烟

題傅簡林太史蓬山望闕圖

當代嬋娟容才名塞八區早陪探花宴自署列仙儒杜老滄江晚愚溪竹素俱釣天寄遙夢任付虎頭摹

蓬島三千水杭州定越州（用杜句）仙山歸管領玉女

惹勾留吏本依香案媒應託蹇修坡公戀闕意高處認瓊樓

送林其丹內弟返里

秋風娟娟露為霜乍見南飛雁一行碧水丹山牵遠夢黃花紅葉擁歸裝久淹行李慚東道最喜叢萱茂北堂他日相思如命駕好將情話慰柴桑

道敷婿還里省覲詩以送之

南陔詩裡戀庭幃哀柳長亭手一揮穉齒鳴環憐有待（唐人詩心憐穉齒鳴環去）秋風襆被送將歸浸淫書卷增神智婉愜心情長道機鯉對趨陪重請益吾言或

可倫弦帝

秋興和杜韻集唐八首有序

歲云秋矣霜露既降薄寒中人感飛光之忽遒悵丹砂之未就停雲對雨思公子兮離憂樹蕙滋蘭恐美人之遲暮在心為志觸緒興懷於是掇唐賢百和之香抽黃對白踵夔府孤城之韻換羽移宮潦倒生涯玆其是已末章謬談彼法用暢玄風葢竊取杜老身許雙峯門求七祖之意殆亦有託而逃焉者也顧黃花翠竹未泰無上菩提而抹月批風又落一重公案識者得無誚杜撰禪乎

蕉尾詩集 杞菊軒稿 廿三

迭和山歌逗遠林 陸龜蒙 解衣先覺冷森森 韓偓 停梭且復留殘緒 沈叔安 執卷猶聞惜寸陰 郭用 泰機詩中意 鄭谷 高閣清香生靜境 溫庭筠 壯圖佳話負前心 徐寅 紗窓只有燈相伴 裴說 坐久方聞四處砧 劉禹錫 小廊迴合曲欄斜 張泌 節物驚心兩鬢華 高適 劍有塵埃書有蠹 李中 海邊麋鹿斗邊槎 羅隱 江山故宅空文藻 杜甫 郡為東方朔車騎 倪寬高允諸賢故里 西風擁鼓笳 殷堯藩 今日登高樽酒裡 王縉 茱萸紅實似繁花 司空曙

閒卧藜牀對落暉 王建 博山爐冷麝烟微 魚玄機 秋聲暗促河聲急 吴融 黃鳥時兼白鳥飛 杜甫 太守吟詩人自理 姚合 舊遊因話意多違 劉滄 鯉魚風起芙蓉老 李賀 爭得東陽病骨肥 胡宿

簷影斜侵半局棋 杜牧 露凝丹葉自秋悲 許渾 谿來碧落銀河畔 李商隱 又到金莖玉露時 皮日休 莫泛扁舟尋范蠡 白居易 乞留殘錦與邱遲 李群玉 琉璃硯水長枯槁 李白 盡日含毫有所思 薛能

鶴怨周顒負北山 羅隱 依然松下屋三間 戴叔倫 題

蕉尾詩集 杞菊軒稿 廿四

詩朝憶復暮憶 陸龜蒙 何事出關又入關 白居易 自閩赴闕必取道仙霞關入臨洺瓦橋穆陵等關皆予宦游所涉歷地因借用前人句 自學古賢修靜節 方干 欲求真訣駐衰顏 許渾 吏情更覺滄洲遠 杜甫 疏受辭榮豈戀班 李紳

酒旗相望大隄頭 張籍 遠雁傷離幾地秋 楊巨源 東岸菊叢西岸柳 白居易 雨中寥落月中愁 李商隱 風茅向暖抽書帶 薛逢 紗帽閒眠對水鷗 李嘉祐 千乘信迴魚檣重 殷文圭 為漢千乘郡地 淡煙喬木隔綿州 羅隱 憶家 久宦蜀中 驅馳卒歲亦何功 皇甫冉 怨在瑤琴別操中 李中 新

水亂侵青草路雍陶郡境久旱無水并無草六七月間連得好雨郊關外始有野
趣小齋閒卧白蘋風姚合但經春色還秋色李山甫
可愛深紅間淺紅杜甫蜷蟀已驚良節度武元衡再
三珍重主人翁劉禹錫
短短三面繚逶迤韓愈戍笛牛歌遠近陂崔櫓為
法廨過七祖寺皎然託身須上萬年枝韓偓劉賓客送慧
法師詩三衣曾上萬年枝香緣不絕簪裾會錢起氣象多隨昏
旦移白居易齋沐暫思同靜室盧綸我心河漢白雲
垂宋之問

寄林蒼巖即次集中花朝原韻四首

並驅亦得賦從肩望遠徒看水鏡圓忽枉鯉書浮
碧海如聞鶴唳出芝田年華冉冉驚流箭心事悠
悠付卜錢何日題襟聯舊雨酒邊起舞各僊僊
雅才令望孰齊肩左畫成方右畫圓暫戢健翎棲
枳棘便教斥鹵變桑田姱脩清比河千水治狀浮
於月俸錢萬竈生春吾事濟不將粉署憶游仙
如椽鉅筆定誰肩百里風烟寫廣圓廣圓百里見山海經似
說長官膏繼晷仍修舊業硯為田拾遺補闕成完
壁挈領提綱貫散錢海外文心關典要筊渠瑣碎
錄雲仙時以場誌見寄

先友文壇溯拍肩驚心噩夢杳難圓舊題倍感雍
門琴尊甫鹿原先生與　先君同硯席為題　先外祖處安公墨蹟歷叙聚散前蹤有不待雍
門之琴已泫然欲絕等語宿莽長埋丙舍田各守遺經編卷卷
肯教宦槖刺錢錢李盛重賦國人刺之曰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與君
努力完前志莫但人間作墨仙

二月望日於濟南寓邸驚聞宗伯溧陽師訃
音中懷愴切用託短章四首

疏傳辭歸日恩榮禮有加雅懷潛冰雪惡夢踐龍
蛇呼吸通於帝絲綸世厥家尚虛朝野望入相聽
宣麻

六典頻分職馳驅遍八區尚書天北斗使節日南
珠師軒車屆歷九州且及安南國境品自圭璋特身仍竹素俱他
年光史策銀管好追摹
盛德難枚數群倫盡仰瞻三朝虔交泰一節秉勞
謙室少姬姜侍庭容草澤淹似聞八座貴尚理舊
韲鹽
河汾盛講席駑鈍敢聯行有分膺殊奬如詩取斷
章山公傳啟事弟子許升堂寢哭知何日淒涼陸
氏莊

曉行

五里一沙村十里一野渡殘月照青坪微風吹綠
樹

春暮

白是楊花雪紅是桃花雨燕子不歸來誰作春風
主

諸女和方鏡詩呈予點定別作四首示之

仙家久視驗瞳方幻作金精燭混芒分別娸妍依
正直淬磨稜角逆幽光成珪似賦覺緣雪說劍偏
驚水溢塘越絕書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學取秦宮照心膽不
愁射影弩機張

相馬曾聞有九方相人氷鑑倍晶芒晷同環堵開
圭竇敢擬豐城射斗光十笏安禪叅玉版六郎顱
影爛蘗塘莫如竹杖規而漆恐惹人間笑口張
金錫由來貢職方氣凝青白作稜芒小名便好呼
清照正性真宜砭孔先十幅春山開桂殿二分明
月暈菱塘先生負局知何意大地玄機自翕張
如田認取面成方面方如田見南史小篆鐫銘背有芒碧
瓦凝霜能以寸綺櫺印月出之光壺山獻狀殊員
嶠玉水流波漲粉塘為錫嘉名仁壽字太平有象
與鋪張

題美人展軸圖

攤書曝畫剔蟫魚百軸縹緗束筍如得好心情共
評品瑣窓倦繡鬭茶餘
鍾王顧陸代相因真賞如探掌上珍一種風流誰
把臂易安居士管夫人

題美人彈琴圖

纖纖手心久擅奇別操雅弄自蛾眉促彈拚翦麻
姑爪哀響真傳寡女絲便有松風生指法好將蘭
雪寫襟期支頤似是襄陽嫂莫遣箏琶韻暗移

題美人奕棊圖

何計消長日翻嬉鬬草為秖應楸局好詎但竹樓
宜流盼爭先穩沉吟應劫遲廋詞等調笑雌兔眼
迷離

憶荔支用左傳中人名成五言詩一首

氷荔縈季土林楚標魁殊低高厚培擁檀欒枝葉
麤燎原繁結子有若紅珊瑚爭先穀紋艷市鬻拳
栗如杜詩樣多栗過拳探錢擔石買分展喜愉愉參伍舉
其名譜自蔡墨書蔡端明自書荔支譜中冠南郭最瓊華元
紅腴公子宋家香江陳乞名區有宋香江綠陳紫諸品仙宮
之奇品賓賓媚人姝却鍾建南秀石圓萬千株詎

但青簑缺劍州吁已無百里奚難致然丹半彫枯
賊子家羈宦跋涉韓濤塗鄉國夏結想好風吹閭
廬芳隰朋簪盍亭南蒯席敷烏枝鳴喈喈往籍談
韓蘊須臾騈實進絳囊瓦露濡蓮子皮同劉照魏
顆顆珠阿潘崇梨谷廉士句蠐餘莒邾蔗其類朱
靈軓揶揄

憶建蘭用宮閨名成五言詩一首

卉木蘭品貴耿耿王真圖生小蠻溪畔道左芬春
蕪山樊素心種魚魫與真珠 俱蘭名 翔風葉裊裊綿
絡秀且都紅綃決數點碧玉簪千株萼綠華一簇

不掩雪兒膚蘿菊蔗合德蘊蕙徒區區縞李清照
夜簫桑雜施炎涉江采蘋花瑣細君何須亦有石
醋醋絳樹噏豈趺詎若盛小叢花藥夫人乎紅紫
姑合是聊此隨清娛屈賈南風唱紉佩阿香俱每
虞美人暮零落謝芳姿 叶 消夏姬姜侶矜張窈窕
姝是物閑盼盼綠翹顫翠莠天邊朝華阻幽人莫
愁吁銀瓶漾沉水紫竹冪紗幗流蘊小小掛子夜
客窓虛與寄寄遙夢琴操彈猗與 孔子作猗蘭操

送唐紫山赴河東幕即次留別原韵二首

禮羅閒道致溫生風笛離亭句已成信有聲華走

琢玉不因蹤跡逐蓬萍酒懷時復稱中聖塵俗誰
能滓太清獨悵蕭齋人去遠浮雲落日若為情
嶽色河聲欲狀難盡收吟篋任傳看戒塗恰趁香
飄桂徵夢還期佩結蘭記室才名誇杜牧星堂孝
友踵崔鄭 崔鄭一門孝友宣宗題其居曰德星堂見唐書 他年舊雨重排
闥剪燭喁喁吐鬲肝

道歎陳瑢亡後經十閱月痛填胸臆不能成
哀輓之篇茲小女南歸有日夜窓作詩一
首語無倫次不知涕之何從即聊以代奠
章云爾

曰惟年月日汝歿俄及朞秋聲動戶牖秋色淒笆
籬悲哉秋為氣騷客多欝伊而况生死痛其痛入
心脾輓章久未就望遠徒爾洛虛堂今何夕溯往
一追惟而翁之與我早歲肩相隨金蘭自投契臭
味無差池酬唱樂復樂不數陸與皮兩家有兒女
兩小方角羈申以朱陳約祝之福履綏冉冉二十
載吾守齊東陲就婚汝至此草草施衿褵事異淳
于贅官閣聊棲遲汝質本淳厚大樸未云漓汝性
更靜默群處屏遨嬉汝文頗了了吾為別醇疵或
以奇字問講解亦時施獨怪兩年來曾不一展眉

豈但不展眉喀焉南郭綦金鼓以聲氣忽若再而
衰方春行冬令此恐非所宜要亦過慮耳妄以臆
見推証必洞幾先執王辨高卑甲子秋九月平楚
風披披庭幃汝眷戀念釋茲在茲離亭霜笛咽去
去從此辭本意祇小别後會無分歧不謂成永訣
巨壑將舟移還家未匝歲月魄幾盈虧嗟哉生命
促脆若青琉璃如大車折軸如豆釜燃萁如彼小
園樾朝榮暮紅萎悪耗傳到我破膽驚雷椎承睫
泪不止中心雜然疑汝冢世為善理應綿厥基汝
父最孝友何遽奪其兒汝躬無過譴蟲邪訴三尸

汝不解作賦奚召玉楼為汝固有宿疾體未極清
羸豈不可救藥而竟掩薶梩得非薄寒中抑或暑
砭肌絶絡而破紐倉卒誤庸醫凡皆不可詰亦復
歸咎誰汝婦吾愛女空閨日嚘咿一病四三年拔
心傷卷葹坐此汝歸日不能隨軿輜擁床突聞訃
壞墻痛莫支不食逾四日孤哭抽餘噎鬼伯入戶
瞷屋角蹲怪鴟微生在呼吸晨光黯不熹吾為細
陳說沮痛加箴規人生遭不幸前路無坦夷權衡
審所處要在辨澠淄立孤之與死泰山於毫錙決
絶捐頸脰世頗矜此奇大非死者意徒增生者悲

聖賢有中道夫亦焉取斯所以三百篇只録柏舟
詩大義藉激發乃爾幡然思勺水勉復進延此命
如絲昔為縫裳女今為恤緯嫠淒風颯颯雨啾唧
哀鸝雌欲去不能去譬諸鳥黏黐上天飛破鏡古
所云銜碑然而彼蒼者竟有悔禍時而翁昨飛札
送喜來匆尼似云次郎君吉梦占熊羆即以為汝
後告之於宗祠兄弟子猶子矧更續裘箕獨繭承
斷緶残劫翻新綦野火燒不盡春花又上枝幽冥
路罔隔汝其稔聞之吾亦慰吾女暫可輟涕洟扶
病作歸計淅淅五兩吹入門凭棺慟音容慘莫追

高堂有重慶朝夕仰恩慈顧視所育兒壯髮綠垂
垂孩提望成立母也父而師任大責繄重豈不在
撑持蔗幾畢汝志堇荼其如飴先號而後笑揲策
驗包犧所嗟重陽菊又復黃階墀重憶别汝俟一
樣浮雲馳迴腸千百轉更比朱絃危因風走一介
詣汝之靈帷薄陳篚及筥侑之以哀詞汝魂倘來
格滿飲此一卮

長女南旋有日瀕發呈詩二章作此示之即
用其韻

嬌女曾吟記室詩卷葹草忽嘆離披新傳樂府孤

兒曲獨勵清操古佛規掩泪汝今從去去哽咽戕
似作期期光威衰看成連理（時有諸妹偕行）差免東西泣
路岐
孤村流水暮蟬吟月杵聲中落葉深難割慈幃凴
作伴好隨空谷與傳音春風燕子零丁泪官閣梅
花破碎心（陸劍南詩燈前破碎心）為祝他年重定省攜來叭
泣巳冠襟

次女隨壻回常山署送之以詩

蒹葭白露水拖藍此日香車正拊驂我學前賢為
覓壻人言好女勝生男相看岐路悲南北巳把行

期展再三好向琴堂勤婦職歸寧重賦葛之覃

三女隨壻回閩作詩遣之

金風瑟瑟作秋聲送汝宜家兩月程盥櫛須諳姑
性格篝燈爲勗壻功名獨憐穉齒嬰姍去空憶中
庭笑語盈三度梅開期反馬且將離恨片時平

載中嚴壻赴浙省覲詩以送之

琴囊書匣一肩隨黃葉聲中賦載馳鯉對即看悅
以解驪歌無計繫之維逢人漫說微雲壻顧我真
尋老圃師（韓文求老農老圃而為師）重訂蕭齋倒卮酒桂香浮
動隔年期

送孝施壻歸里

門闌乍喜得英髦又逐征鴻碧漢高北地寒燈相
說餅西風祖席恰題糕温經兼熟三冬史試帖頻
揮五色毫應笑氷清多潦倒官階祇博斗葡萄

寄徐墨汀二首

京雒聲名滿如何遂拂衣秋風嘆紈扇白日老荊
扉不改讀書樂相深杜德機似聞塵外跡城市見
應稀
縞紵多名士吾心折墨汀抽思入溟涬作態笑娥
婭裁鑿空千古紛綸在五經何時廻倦翮一欵子

雲亭

吳劍虹侍御假歸過訪下榻署齋六日於其
行也詩以送之即次留别原韻四首

薄宦情同桂茘看翛然乍喜拂塵冠殊方不道萍
能聚小圃猶餘菊可餐縱覽全收烟九點懶朝穩
睡日三竿匆匆且莫驪歌唱八載離悰欲話難
遭逢未與素心違底向蘭臺更拂衣引疾謝稱臣
不敏得閒欣際國之肥情深莫禁秦簫咽（時有亡姬之戚）
身泰如完趙璧歸不比坡公經坎坷杜門方悟積
年非

矮屋曾留荀令香也從燕市漱餘芳激昂豪氣軒
霞舉荏苒流年掣電光君自注書啞爾雅我如賣
餅守竿雲龍追逐夫何敢那有微材得挈長
息機雖則古云然屈指纔逾服政年獨把魚竿尋
白水杜詩白水魚竿客舊摶鵬翼負青天酒人仍集中山
社甲第從驕半路仙彭文憲云人稱昂甲為天仙庶常為半路仙捉身
祇愁起安石九衢又着早朝鞭

林蒼巖以硯銘冊索詩賦絕句十八首即次
黃莘田韻

梅鶴風流世所知傳來硯史最新奇即看款識留
題徧荒落如何贊一詞

方珪圓壁各形分背面迴環細相君用淮陰侯從傳中語
此流傳銘搨好不將佳傳續羅文

蓬萊閣下疊磯石坡老當年有舊型我向鮫宮親
割取只無奇字傲玄亭

京兆騎箕去不回玄暉遺墨重玫瑰癸辛丁夘都
零落陳蹟還留詔後來

君家昆季擗西東鏤月裁雲意匠工此日淋漓論
鹽鐵勝如爾雅注魚蟲

結隣自古寄遙情潤色先生有大名薛濤硯贊云磨潤色先生

慶為試明窓勤刻楮銀鉤玉筋幾年成
雕蟲一一播蘭芬結體都成五朶雲只少仙人寫
靈石榜邀李門與蕭耘
石見曾聞釋說文藉伊題扇或書裙誰知身也遭
磨涅小樣碑銘噴嶽雲
歐趙千年推博雅廣川東觀亦籤題大書深刻煩
料理小試牛刀笑割雞
與公賦擅赤城標身未曾遊句琢雕我亦硯山寄
遐想何年真見雪窓蕉諸硯予俱未寓目故云
一泓蕩漾雲開峽百遍摩挲月上軒石友如林揔
蒼老詩書夙好雅能敦
響搨編成次第開磨光剔垢詎麤才先生墨海顛
成癖拜石將無容再來
烟雲落紙未能工滴露年年費琢礱祇合焚如偏
墨守文壇那不怯輸攻予有二硯銘一日郁紛烟雲惟君之勳誰云可焚又
一曰我有端友藉手墨守皆二字句為韵做詩蟫蠨鴛鴦體也
三真六草墨凝香評品差同許子將第一莫教牛
尊擬不如粧閣付眉娘
金聲玉質定誰如壽永千年信不虛人可不於茲
物鑒猫狸瞰盡嘆曹蜍

端州仙令出心裁巖谷雕鎪騁筆才持向君家鬬
奇品珊瑚七尺孰將來
建安銘語刻青琅王粲繁欽俱有硯銘傳世藏詩要言刻青琅山谷同
時有雪堂二公集中硯銘最富好是閩川盛名士離離珠斗
又分行
芙蓉山洞廣搜奇管領春風未後時君比瀛洲我
蓮社不圖千里共襟期余舊藏壽山等石頗夥摹印譜成家伯兄為題絕句十八首有頭銜更署芙蓉主管領春風處處花之句一時屬和大有其人今蒼巖硯銘詩數適相合文章有神交有道亦可稱一段因緣也

為唐美專題松石圖
一官等嚼蠟三徑且閒閒自謂羲皇上何知季孟
間披襟對松石寫意付剞劂別有還丹訣無煩酒
借顏
寄家板橋大尹二首
廿載欽芳譽披襟願已盈賦應徵鄭志誼與篤周
盟肝膽輪囷露詩歌跋扈鳴匆匆一為別又早歲
峥嶸
瘦與俗均病癬除每未能識君胸有竹誇客肉如
陵濰產也因戲及之吏散琴鳴閣官閒硯斲冰囊沙弔遺
烈意氣一飛騰

試院告成尚未能報圓滿詩柬同事諸君但
勷盛舉當不河漢予言也
賜履千年溯舊封即今衿佩尚春容濟南漫說多
名士未肯逡巡作附庸武定以無考棚向附濟南應試
築室無為嘆道謀登登聲叶役人謳掃除瓦礫芟
榛莽便有文光燭斗牛
竹頭木屑儘叢攢月地雲階倐改觀過客莫嗤强
弩末浮圖詎必合尖難
三百朱提第首功方干意氣亘長虹海豐令首捐白金三百兩遂為此
事萌芽誰將隻手旋樞軸博望由來解鑿空謂惠民張

令尹
朱雲利津令劉向商河令馬扶風陽信令郭泰青城令張堪蒲臺令各縮銅重訊潮州賢刺史濱州牧春蠶作繭可
同功
哦松詎便冷丞廳宦丞時委署霑化巨闕今看正發硎樂陵令各出碎金成合璧貞珉留待擂蘭馨
諸君袞袞競先鞭柱石還徵眾口傳廣厦萬間庇
寒士莫將懷抱讓前賢
石幢伯兄以乾隆丙寅七月罷繁江任交替
事畢擬於冬月做裝先期郵詩四首用杜

少陵寄弟韵歸思浩然較昔賢所云即從
巫峽穿巴峡者彷彿如之越嵗正月有人
自西川來乃知為中丞公延主錦江講席
不果南行余竊意兄以十年勞吏幸賦遂
初正宜亟返枌榆為息関娛老計萬里浮
家毋乃非計之得因搦管作和詩徵及此
意僅成兩首適驛使迅發未竟報章并兩
首亦不之逵矣入夏以來惟日盼有章姪
應京闈試取道棣州得以叩詢動定遲久
寂然𧧖疑交作竟於初秋某日突得悪耗

一紙斯時也耳目昏塞天日無光萬鏃鑽
胸半晌乃得放聲一慟嗚呼空山落日杜
宇不喚歸人斷碣西風峴首猶傳墮泪纫
木名交讓忽嘆披枝𧀊號同功難資續命
所為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矣悲痛
之餘續作長律四首語無倫次聊冩哀腸
其仍和前韵者亦招魂必用楚聲意也悲
夫

六詩傳周典欣聞上薦書宦途非意料天意與閒
居任尚來相替倪寬累亦除容裝最輕便景物正

瀟疎門徑松而菊童遊澗與渠歸蹤忽留滯空
望衡廬 初擬客冬出峡此時可抵湖廣江西境也

開府憐才甚殷勤肅幣書傳經雖信美旅食究何
居俗自文翁化官非博士除祇緣貧所累未覺計
全疎倦翮思林藪修鱗困瀆渠幸完今嵗局風雨
有先廬 右前和二首丁夘正月間作

蜀客匆匆發無由覩縷書和章圖續寄行役少安
居秋試慫期會星占訊建除疾雷當户震苦雨入
簾疎沉痛胸𢧐杵滂沱泪决渠真耶尚疑夢形影
弔蘧廬

弱嵗憐孤露相依讀父書聯吟排雁字促坐守蝸
居自得壎篪樂偏驚日月除岫雲翩四出秋葉影
同疎望遠迷千驛分流悵二渠今朝更凄絶白旅
裊江廬

學行難枚数真堪國史書吟如傳鶴唳巢不羨鳩
居散綺江霞晚牽絲赤縣除循聲原悃愊名士自
清疎傳豈崇文苑今誰典石渠桐鄉有遺愛泪滴
浣花廬

乖違雖已久嵗得兩三書忽爾歸冥漠凴誰問起
居餘生付迷罔歷刼莫消除未了因能結 蘇詩願結他生

未了云何梦総跡遺言猶念我小阮最憐渠暑日因扶歸櫬梅亭築墓廬兄雅愛故鄉山水之勝為先君子經營宅兆于梅亭畔計兩年始畢工今未知能踵成此事否也

右續和四首丁夘八月間作

得伯兄捐館信奄忽已逾四旬欲作哀輓之章輙哽咽不能措一語旋奉調入鎖闈勷事凉夜空廊啼蛄弔月觸緒紛來信口吟詩八首濡泪和墨其諸彈不成聲者歟

秋來望遠意如焚悪耗遥傳慘聽聞道阻詎知晨撒瑟任昉詩寧知安歌日非君撒瑟晨音沉永痛伯吹壎可能華表歸丁令無分詩筒寄外君側耳雲天哀雁叫聲

聲也似訴離羣

少時頭角岦峥嶸竊附賢昆浪得名坡老朋儔惟有弟潁川人士必先兄花南硯北于喁唱帆影鞭絲汗漫程忽作桓山鳥分散生天成佛絕將迎

牽絲作宰已華顛為賦歸田却未然蹭蹬一官傷老驥蹉跎三徑感啼鵑清秋夜窓哀湍瀉吟署孤燈泪雨懸舊說蓼莪人廢讀嗟予欲廢棣華篇

銜華佩實自圭璋束皙南陔志補亡在昔名儒稱祭酒兄先秉泰寧鐸後主錦江書院講席于今循吏媿桐鄉詩追坡谷文潮海氣引芝蘭性桂薑悉數吾非阿所好他年銀管有輝光

望遠登高幾愴神虞淵那更迅奔輪巫陽乃下空相索蜀道翻思近若隣文冢恰逢歲丁夘尸蟲偏訴日庚申依然風雨空堂夕姜被蕭然剩此身

風流頓盡悵人琴大壑移舟杳莫尋聞道彌留當屬纊為言久宦合抽簪林泉縱獲成孤往池草終傷失賞音筆札函封滿塵篋一回展讀一霑襟

悔學東方仕代農星流電激悵離踪他生但願連枝長到老能同斗粟舂瘉恐前因迷記憶況徒妄想罣心胸漆燈夜照松花路是處能營馬鬣封

岵屺高岡歷望中詩人猶嘆可憐蟲矧予久灑臯魚泪共命偏躔磨蝎宮地下承歡仍伯仲天涯浪跡自西東江淹恨賦傳終古此恨憑誰寫一通

棘闈秋夜

沉沉鎖院靜無嘩畫鼓微聞一再敲夢逐心旌終夕擾官隨手版幾時抛猿啼巴峡驚長夜鳥散桓山失舊巢詎獨方諸凝皓魄人間有泪已如鮫

容有持詩酒二詩來索和者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也勉徇其意次韻答之

風騷樂府各錚摐詩品源流譬導江帝柳清言塵

原缺

原缺第一至七葉

□者蘭是珍珠香夜來
不從清水供軍持不向丹青託畫師秋
蘭臭宛爲傳珥鎮相隨
風清月白淨塵襟茴令衣香近可尋俗子扦斗主
把顯真成煮鶴與焚琴
冰肌玉骨類凝酥施粉將疑太白無盤髻更添珠
百琲令人那不望如荼
南中花草競芳菲氷麝如斯見亦希偏與陸郎寡
緣分不曾伴得槖裝歸陸賈南中行紀有素馨無茉莉
桃花人面細端詳楊柳櫻桃各比方茲豈王孫女

新寡凝脂膩粉縞衣裳
纍纍珠貫不停書折匠軒眉謂起予詳我聰明淨
氷雪祇今有泪滴方諸甘泉先生集杜見贈有驛騎開道路氷雪淨聰明之
句
少日詞華玉水流補亡今作刻舟求枯腸恰便枯
槎似羞對清香雪滚球

于役張秋道中寄示五女長庚

綠窗猶憶膝前環菊秀蘭芳伯仲間三索得餘還
再索女行次居五故云霞關遠去又杉關蟖父任西江令不日即移□之
□南宮嫁女如畫米南宮有嫁女大姚村圖秋浦吟詩□

幾更借曹碑作廋語外孫齏臼一怡顏

壽邑查災者半月中秋小雨有作用丙午中
秋曾氏池館坐月韻

少日步蟾宮所見真成僅八萬四千户七寶依稀
認便娟盛素娥招要酒將進髡心時最歡勝佩六
國印羲馭不停輪宿宿而信信今歲厄陽侯敗憂
凋旅髮汔濟學小狐木罌渡臨晉夜魄亦韜光凄
緊蕉聲趂稱我冷淡懷壺觴亟思攬天邊丹桂秋
世上黃楊閏

作前詩竟追憶昔年親朋詩酒之歡若前日

事今已盡登鬼録欲求一在旁知狀之人
亦復邈不可得惻愴傷懷不能成寐四鼓
月色臨窓起步庭除復次前韻

對酒復當歌吾生嘆亦僅往事二紀餘池館南豊
認天上恰秋期親朋旅而進家釀出蓮鬚子魚號
適印為歡曾幾何汐社無迴信皓魄自年年照我
星星鬢塊然遡前遊邈若漢魏晉四更水明樓蟾
兎忙相趂似憐容寂寞無煩人介擯光顧縱須臾
也擬歸餘閏

黃河水沙壽邑適當其衝城不沒者三版有

姓蕩析離居將翦為波臣是懼下吏奉檄
奔馳徃來營救留此地者三十八日喜恩
膏之下逮慶蒼赤之更生作紀事詩五百
八十八字用代風謠
剛壽于昔隸鄆州土厚俗淳頗稱勝民無甚富少
甚貧函簡東阡相綿經蒔茶抽棘力諸原飯牛徃
徃聞歌窮一朝大浸忽稽天江四星揺其左證泰
山之霤可穿石此語流傳自枚乘況于黃河動地
來雷轟霆掣晝為暝囷倉實窖蕩波臣何論隴畔
剛芭孕屋傾無處可騎危載脊將恐魚鱗滕畧如

海賊之所陳坐看窮波互蹭蹬黃熊遺堰一縷懸
城北有太皇隄一道傳係鯀之遺跡居民競避水其上歸然與魯靈光並逌
尻結股競奔趨有似猿猱盤梯磴巢窪渾疑上古
民慬而後免生真牘牛羊雞狗豕負塗筐筥盆甂
席几凳卉籃藩溷雜一區逴計分門別宜稱黔敖
為粥活幾何詎有銅山得移鄧吁嗟守令事權輕
鏂石其能海舶矴邑有流亡愧俸錢前賢句若為
余贈疾苦其敢壅上聞荒政十二亟考訂準之于
古更諮今敢說心同水鏡瑩先憂後樂大中丞席
不暇煖勤鞭鐙方伯于今況大賢膏雨四國依為

命削牘朝陳夕報可分遣官曹別賢佞謂余老馬
頗識途會須藉作坐梨飣捧檄涉歷遍村墟一葉
泛見馬還渟緜時秋潦報消落三尺而羸濕痕凝
然而廬舍尚水中蒼茫罔識蓬蒿徑頹垣斷壁蛙
跳梁空諸所有懸如磬傳呼官長賑荒來禿眇跛
傻肩相凭婦姑勃谿兒女啼百結鶉衣不掩脛我
心對此怦怦然作痛奚啻棘針釘重為好語相慰
勞父老子弟其敬聽古說亡羊而補牢又云背城
收餘燼不見衛地苦兵荒揆之以日方中定丁佞反
劬勞于野感哀鴻其究安宅家相慶歌咏出自勤

苦餘思痛由來在痛定嗟爾萬姓厄閏年生計真
成巳破甑霜雪之後必陽春和氣致祥罔不應出
諸水火衽席之皇哉唐哉陛下聖廬野牲畜罔不
籌粟米論車金論秤五風十雨竚應期太平日月
徵綿亘餘糧棲畝祝豚蹄窮漢無愁飯甕罄太守
依然號醉翁嘯吟不減南樓興

補消寒四詠

暖鍋

何計資御冬寒廚陳旨蓄非無庚郎鮭亦有韓侯
鯖和雪嚼梅花將無太清馥食具惡乎宜大俎傚

夏屋詩經註夏屋大俎食具也廣州錫琢成彭亨漲豕腹方圓
隨賦形無憂舄折覆銅柱表當中如車之有軸活
火息相吹即事勤僮僕鬵沸象檻泉細響鳴寒筑
腊鱐雜鱣鰂投畀非一族便擬骨董羹固羡屠門
肉一飽固欣然何妨客不速世態有炎凉山家供
茗粥又值禁火期寒食一百六

火盆

閉戶坐寒窓如泛雪溪櫂篇栗動地來聲震襄陽
礮季秋乃伐薪月令垂典教月令季秋之月乃伐薪為炭温冬
有急需閒架尺寸效取式縱而橫亦有圓如罩陸龜蒙詩左手揭圓罩斵木聲丁丁各稱其體貌太極環無端
戴盆象荷校鑄銅而為之生鐵亦能拗壘塊堆烏
銀腷膊繁星爆生爐榾柮烟霧隱南山豹當風揚
其灰燦爛丹砂窖曲身作直身那復憂膚撓瓶梅
便吐香盎然春意鬧羔酒侈圍爐乃成損者樂

土炕

憶昔走幽燕維時髮未燥土炕最相習幸甚安無
躁一自炎海歸慣落參軍帽晨夕攄胡床南窓容
寄傲旋復北地來狂颸困陵暴嚮晦思宴息裳衣
顛之倒拳鷺偶一伸悚慄悦亦蹈亟召彼垮人其

勺鹵莽報操鏝而磨磚如鍛嵇康竈鬱攸俾使通
融祿待深造徹席布重茵燃灰驗息耗黃紬被裹
纏臂鳥相乳孢兢如街鼓鳴醒來乾鵲噪暖老思
燕玉風情一筆掃

花窖

名卉自南來橫斜紛異狀雪霰不留情直恐西施
葬屋貯固非宜火攻亦云妄循廊百回思老圃出
意匠掘地數仞餘誅茅堂屋樣封土重蓋苫薄擬
肉屏障强者翦之枝弱者扶以杖當春發其房泛
盎氣蒸釀素蘭占國香紅藥號花相獻媚桃争舒
衡寒梅欲放朱碧紫白黃一一形神王人巧奪天
工豈郭橐駝倡胡乃以窖稱粟米取相況如是我
聞之名以秘密藏

題戴中塔檢書燒燭圖

藜光四照日初升虎氣龍文得未曾我為畫師作
轉語直須匣劍更帷燈
人生莫過讀書樂況值槐梧小院秋下酒無為索
鮭菜漢書一卷記前修

題林其丹松竹煎茶小影

山水有清音春秋多佳日高人所性存烟霞成痼

疢不結簪裾緣不講黃白術塵慮了不攖如魚之
去乙短壑架青松濤聲鳴戚屑栗篔簹玉千竿娟淨
固無匹對茲景物清未可交臂失側聞羅浮姿偕
此號三逸華胄況孤山相與膠投漆比物連類間
胡乃遺其一固知曠達胸毋意復毋必即如北苑
春製焙法綿密活火烹新泉甘香舌本出詎定慕
前賢椀取盧仝七漫興寫詩篇膠柱譏鼓瑟抱膝
自悠然丹青無溢筆披圖與題詞此意還相質

送載中嚴堉回閩

柳絮點衣頻燕子尋巢並小艇維河干綠水明如

鏡有客賦將歸實惟吾家倩短堠復長亭道路嘆
遥憂將發更攬袪覼縷話究竟君家閩海東桑梓
推望姓尊甫鄉先生京國文名盛彪外更弸中學
業衷孔孟作宰出牽絲桐鄉倏遺令靈運以生天
念及泪泉逆賢也志克家文筆秀而勁前歲攝扁
來南樓縱觴詠此際整歸裝行李一肩併來諗用
作歌綵舞稱家慶蓬戶息紛拏泓穎依為命商聲
振金石弦誦適其性瑣務慎勿營燕朋急須屏舊
物有青氈墻角無短檠努力致青雲豈不我為政
貧者士之常前賢不云病徹骨噴寒香梅花堪作
證作詩一廣君無用憂心怲并示弱女知綦縞變
閒靜不見冀缺妻饁耕賓相敬

送有隣姪返里

前歲喜汝來蕭齋正長夏更闌尚秉燭覼縷家常
話茲辰送汝歸剛給清明假榆莢旋旋飄祖席陳
杯斝殼雨戒行期白雲馳親舍浙水逗閩山參錯
如相逆我心慘不舒當筵幾悲咤臣叔有癡名生
小畏弾射薄宦百無成見外求時夜手有五斤重
時無十旬暇況復齒髮衰前路吁可怕亟思投紱
歸東菑行學稼時勢要大難如盼雞竿赦汝今返

故園矮屋衡門下菽水戲斑斕急把征衫卸汝兄
固宿學時流孰方駕已見十書上會當一戰霸行
者遂公卓居者守桑柘清白吏子孫無愁人笑罵
門戶謹支持讀書勿假借宦資垂橐餘卷軸猶插
架汝父雖晚達才名人膾炙文筆接歐曾詩篇凌
鮑謝手澤存焉爾此寵詎易跨但守舊青氈不共
鮑魚化即此便稱佳烏衣庶流亞我言止于斯驪
歌聽嘔啞有花名將離有橋即為灞好報竹平安
旅懷相慰藉一事更關心江東問米價

題沈椒園觀察耡經圖

海濱千里建旄旗牧夢來從撫字餘為稼良農吏
為穡世間那有不菑畬
書中自有粟盈千里塾喧傳勸學篇詎比鉅儒飽
經術禮耕義種自年年

送家可喬大尹致政歸里

循聲久已冠班資忽動歸心不可羈布野棠應歌
勿翦翻階花恰發將離先生自謂羲皇上時論同
推卬蹔宜我亦一官苦匏繫送君轉復起愁思

古詩一章送林端卿婿返里

裊裊游絲縈霏霏香霧噴鶯語太丁寧草色劇幽

嫩於節名清和於卦當離巽於地介魯鄒於水曰
爪蔓有容急鄉關戒裝不用勸來諗用作歌三紙
書驢券予忝丈人行於禮先一飯折柳短長亭那
免滋離恨臨發更致詞覼縷抒煩悶君家出九牧
尺五歸時論規矩緬高曾合志廿飛遯訂交記杵
臼結隣依泗濱玉潤得此賢文筆殊雅健學有竇
越勤質自尹何愿水鏡湛内瑩風纛息外揵帳裡
秘王充座右銘崔瑗歸去御潘輿滫髓以時獻池
館夾越屏義取蕭山艮引水激清渠滋蘭成秀畹
自得智仁樂而無猿鶴怨金谷輞川圖抑又何多

遜書屋敞十楹插架軸盈萬琴韵引嵇羊茶香發
甌建昆友自相師講解窮奧閫便可雲路騰無慮
鹽車困吁嗟人間世如花落茵溷時乎不再來六
龍安可頓年少新出硎莫耶豈愁鈍詩書為麴糵
孝弟其關楗器識而後文前賢有成憲實大聲自
宏諸餘等稗販藉此光門楣竊不勝大願且漫罄
離觴燭須盡一寸

癸酉夏五之吉六女隨婿南旋詩以送之

好花照眼烏喈喈祝汝宜家百事諧前史盛稱鴻
舉案佳徵定叶燕投懷雲山省識南宮畫米南宮有嫁

大姚村圖蘋蘩勤思季女齋膝下遠離盛姑姊歲時存
問永無乖

寄雲蔭二女

且自裁書寄無能代一箋凄涼風木恨凌雜米鹽
愁有婿稱英儁為貧事遠遊阜蘊與萱草聊可釋
勞憂

寄青蘋三女

雙丸如轉轂別汝八經秋宦蹟隨蓬梗鄉書付石
頭桃花醲兒面陔草潔晨羞雞肋吾何戀林泉為
早籌

以華墨数種寄金鑾四女并附以詩

接汝南來字真憐影弔形愁深成疢痗路遠阻[illegible]寧義馭如雙轂秋花又一瓶明春盡室返應不嘆浮萍

汝素耽書史猶餘結習不丹鉛凴作伴昏旦幾曾休作婦門庭寄持家邑勉求文房三数種聊此附書郵

送林其丹内弟返里

親戚欣情話歸心忽我遐離人歌水調五月落梅花活水船鳴槳秋風露薦茶（武彝有秋露茶）未荒松菊徑穉子候門譁

高堂方嚙指遊子敢逍遥東晳陔華補安仁絲竹調炎風而朔雪止水又迴潮詩話軒前月期君破寂寥

中秋夜雨和韻

馬棧牛衣日抱慚當歌對酒或粗諳壁疑張伯真懷一曲唱陽關已疊三（入秋來已連得雨）寥閴頓過燕子社招尋又屆菊花潭風風雨雨驚秋老官柳青絲早秃鬖

月姊韶光若負慚雲中笙鶴幾曾諳蕭辰錯道一百六枯坐宜参五十三[illegible]塞默衣関營主室離[illegible]子卧江潭眠前景物關懷抱那免顛毛一夜鬖

早步蹤[illegible]然自慚雲階月地可能諳乍驚天宇痕垂西[illegible]與坐失秋期掌反三笛斷關山憐舊[illegible]憶清潭（用東坡承天夜遊事）愛而不見空搔首寂寂[illegible]鬖鬖

升沉明晦亦何慚小往大來理久諳殘夜水樓更吐四（杜詩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敗軍營壘局斷三枝間烏鵲旋驚影湖畔蟾蜞仍印潭世事何時不圓滿閒愁休落鬢毛鬖

題東蘭州吳刺史傳後

汗簡能將治譜留延陵聲望冠邊州轉輸大計追流馬耕鑿淳風變帶牛瘴雨蠻烟思往蹟烏言夷面説賢侯即令祠廟羅池近荔綠蕉黄歲月遒

哭紈女二首

左家嬌女最難忘十五盈盈齒正芳竹馬鳩車遠孩幼明詩習禮漸精詳連枝人久嘲瓜蔓（余育女九人已倍陳仲舉所引謗矣）薄植令偏感杏殤仍是蟪蛄空一度小名端合喚蟲娘（唐書壽安公主孕九月而育帝惡之詔衣羽人服呼主曰蟲娘）

支沐病骨記春期伏雨炎風又一時不謂掌珠無

許返可憐金玦竟成離重泉奚止三千水嘉會長慫九十儀以女遺嫁有期病中止誰道五絲能續命女於端午日病中作聯題壁云沉痾莫起三年艾續命空纏五色絲同功繭有淚如縻謂鏡蓉金鑾諸女

送孫芝麓姻翁回閩侯補郡慱

窮年漬墨更磨丹筆陣詩城舊築壇久壓廣寒同榜容偏宜獨冷此時官列卿廷攬屐皆倒華含拍邀鋏不彈自是閩山好風景梅花嶺上雪雲漫杜詩韓筆兩歸然不獨流傳帖括篇鄧禹自陳宜郡慱帝後與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illegible]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王家舊物有青氈文心軋軋珠穿綫清辯滔滔絃奏泉從此海邦盛師説杏園又早促征鞭

晉安 鄭方坤荔鄉

青衫詞 附

三月十六夜芝山禪寺坐月感賦

雲收雨霽乍廣寒擁出一輪明月照過千門和萬戶便照僧寮似雪子舍恨長帝鄉路杳愁緒紛于髮倚闌長嘯夜烏拍拍驚絶　可惜昨夜團圓金蟆作梗碧海驚初缺世事升沉渾不異過眼明生魄滅對此茫茫如何不飲莫遣春樽竭宵其深矣露滋濺濕巾襪

右調念奴嬌

方坤送隊北上家慈以詩遣行恭呈長調一首用誌離思時庚子仲冬月幾望

潘岳閒居夕膳朝饔昆季肩隨乍仲冬之月忽催驪唱小人有母莫遂烏私百丈輕帆一鞭殘照春酒奚由介壽卮登堂拜總蕭蕭行李欲發還遲　昔年月窟攀枝記先子諄諄一紙詩痛泰山其頽鵑啼猿嘯公車又戒電掣星移此去長安六千里路有泪祇應滴綵衣回頭望想白雲深處親舍於斯

右調沁園春

寒漏

海水添銀箭聽天街鼕鼕不絕千門盡掩無數啼
蛄爭弔月迸出悲絲急管更腷膊翰音相亂驛柝
村舂齊唱和一聲聲打入愁心坎夢不到華胥館
此情此夜誰能遣最憐渠孤燈逆旅深閨小膽
坐擁繡衾寒似鐵一串鮫珠着臉捱不過五更三
點惟有玉釵冠上挂揭流蘇軟玉籠香暖喃喃語
尚嫌短

右調金縷曲

除夜宿平河橋旅店寒梅信歇客況蕭[illegible]燈
竹聲喧鄉愁歷亂援筆率賦小詞醉墨淋
浪都無倫次晨興展視稍錄其成章者得
若干首附公車行卷後云

今宵盡道年華改斗柄移東燭影搖紅月異俄看
歲不同　愁懷永夕獨除未漏滴銅龍裘賦裳戎
春蚓秋蛇醉墨濃

漢皇重色思傾國長短纖穠玉白花紅塗抹都爲
悅己容　天寒有女依修竹鏡暗芙蓉月冷簾櫳
獨處匏媧恰伴儂

父書未讀徒傷悼回首雲封泣訴蒼穹永夜哀猿
和冷蛩　寢門母曰嗟予季截肉斷葱線有衣縫
忍隔關山百萬重

池塘佳夢翻成噩好似離鴻影散秋虹斗粟如何
得其舂　小樓有個人兒瘦零雨其濛蹙黛銷紅
譜就新聲[illegible]桐

年時文酒幽燕會錦障青驄唱徹玲瓏火樹銀花
碧漢中　美人公子知何在都被罡風吹去無蹤
邈矣東西踏雪鴻

生平怕讀登樓賦不謂兒童便爾飄蓬佳節[illegible]

馬上逢　誰知行路難如此寄廡憐鴻彈鋏[illegible]
冷炙殘杯到處同

少時了了徒爲爾曾辱名公枉賜磨礱許我冲霄
羽翮豐　陸機入洛年差似轉益思蒙詞賦難工
方丈蓬瀛[illegible]不通

不堪何止嵇康七世路蠶叢世法樊籠欲把微生
雜保庸　菜郎菜水吾鄉好魚婢凫翁庾韭周菘
招隱終期賦桂叢

右調採桑子

辛丑出都取道易水上此地爲先君子分符

舊境襄陽斷碣既愴心懷并州故鄉復滋纏綣歌以言情得一百十四字覽者當不必于聲響間求工也

落拓青衫策馬桑乾路何坦迤是欒公遺社春秋勿替峴山斷碣童叟爭磨雉滿荒郊鶴歸華表塵刼眞驚一剎那傷心處看漣縈淚迸易水添波官齋日倚吟窩叓盤馬調弓踏碧莎嘆人原前度山桃歷亂物猶如此官柳婆娑爲問堂前舊時燕子王謝諸郎認得麽徘徊久又夕陽冉冉未得揮戈

右調沁園春

春思

做㥘裝寒輕風何意吹人面柔情胥結比春蠶不作芭蕉展欲共吳淞水剪奈并刀難裁心繭賣餳天氣中酒襟懷落花庭院 一抹晴峰依稀低壓香雲扁無情弱栁鎖寒煙尚闕宮眉淺此際相思怎免問音塵梁間語燕不肯啣書翩然竟去欄干凭遍

右調燭影搖紅

德州逆旅晤吳越諸君子皆下第南歸者劇談縱飲破涕爲歡即席呈長調一首不媿拋磚冀以索瓊瑤之報云爾

水漾麴塵風迴麥浪蒼然暮色闌珊問前村何處暫卸征鞍天涯失路人傾盖多應是瘦沈愁潘莫辭共坐似曾相識細訴鄉關 且喜吹氣如蘭共淺斟低唱錦簇花團便棄捐笑怨甘作秋紈秦書楚璧都成錯合歸問烟水漁竿明當分手難忘此會燭灺杯殘

右調金菊對芙蓉

錦瑟

錦瑟玉簫聯好伴小名別記龜蒙高山流水忽西東眞成彈別鶴空自送飛鴻 數了氷絃還又數芳年彷彿相同幾遊何日返臨邛金經繙陋室濁酒訴離悰

右調臨江仙

集飲湖心亭分賦

六橋勝賞問時候正值夏初臨也雨過湖天清一色約畧西施未嫁草徑微吟花鬚細數惹得流鶯罵巨公高會竹林金谷其亞 僕本下里巴人迷方賤子也入江東社長慮晴絲吹蒼莽吹散歌壇

舞榭上客如風舊遊似夢勝地啼山鷓舉觴不樂當筵爲舞甘蔗

右調念奴嬌

題春閨曉起圖

嬌怯應呼晒海棠小垂羅帳試羅裳賣花聲裏促梳粧　氣味畧如醺卯酒心情眞比結丁香愁眉倦眼日初長

右調浣溪沙

題秋閨夜坐圖

落葉蕭蕭月鑒帷塞鴻一夜盡南飛檀郎何事獨

歸遲　且自孤釭挑永夕從渠小玉睡多時綠窗對影靜支頤

右調浣溪沙

西湖懷古

郭外西風射憶當年金戈鐵騎爭王奪霸複道縱橫三十里一片珠甍繡尾曳綺縠環而侍者急鼓短簫樂遊曲奏新詞滿寫香羅帕重開宴長春夜　而今事去如奔馬似楚臺梁園趙苑蕩無存也莽莽川原何處問寂寞江城潮打剩樵牧歌吟其下喚醒迷離龍帳夢聽晨鐘隱隱傳蓮社銅僊淚浩盈把

右調金縷曲

題伯兄泉石圖

白頭曾霸儘吳淞半剪調鉛滴翠貌出幽人槃澗趣阿大風流差似怪石盤陀清泉麼繞颯颯松風至披襟一笑世間何限餘子　閱罷鄉思橫生鼇峰烏石一一霞成綺捷枳誅茅容抱膝不道此圖堪擬斷雨浮雲塵囂滿目欲舉無雙翅何時歸去耦耕好待予季

右調念奴嬌

首夏閨詞

庭院深深梳洗罷做暖裝寒細雨常飄尾依舊垂揚低水樹青驄只少郎騎馬　多事鶯嬌和燕姹不喚人歸苦喚春歸也拾取青梅階下打亂紅銜落荼蘼架

右調蝶戀花

過閩忠懿王墓

振武鴉翻紇干雀凍中原戰血玄黃揭竿斬木爭起致侯王嶺海龍驤虎踞人爭指白馬三郎飛騰甚蜀吳楚漢旗鼓各相當　滄桑遺塚在珠襦玉

椀鈿石難藏便梨花寒食莫酹椒漿太息燕飛鳳
至瑯琊業逝水茫茫（閩主鏻寵后陳金鳳子昶從寵后李春鸞相繼亂政）
來是景升豚犬一樣嘆凄涼

右調滿庭芳

送胡宸章之淮上

且住爲佳聽門外驪駒早驟正金井蕭蕭一葉報
秋時候別我獨尋淮浦月惱君不折河橋柳但小
詞雙疊代陽關侑尊酒　且吐露談天口且料理
拏雲手肯車中閉置高巾博袖破浪眞堪凌砥柱
窮源更可採星宿憶當年太史志河渠看君又

右調滿江紅

戍婦詞集唐人句

只擬平戎不擬歸（李群玉）　鴈門山上鴈初飛（蓋嘉運）　高
樓獨上思依依（皇甫冉）　五夜漏聲催曉箭（杜甫）　誰家
別淚濕羅衣（杜甫）不知何路向金微（張仲素）

右調浣溪沙

題倚檻美人圖

有美一人羅帳紗窗顧影徘徊看朱紅粉白憐應
傍宋氷肌玉骨妃或名梅紱索無聲鞦韆少興錦
字牙籤嬾待開空凝盼含湘蘭九畹誰伴庭階
筭來沒好心懷便片片烏雲欲墮釵似住期誤了
輕啣纖指春愁銷未微暈香腮碧玉疑年明珠比
價畫史斛他點染哉堪憎處是周遭半檻莫露弓
鞋

右調沁園春

題秋江泣別圖

蕭其森矣臨水悲哉氣浪打孤篷篙拔起不許征
人再倚　連絲別淚熒熒歸期縱訂奚憑恨不身
爲檣燕隨郎直上巴陵

右調清平樂

七夕

秋燈明翠幕秋星度秋露濕梧陰想杼綴鮫綃作
抛素腕橋橫虹影端倩靈禽雙携手柔情煙漠漠
密意漏沉沉半晌歡娛話纔如訴五更宛轉夢又
難尋　天河猶咫尺人間應更阻萬水千岑多少
別離情緒短燭孤衾嘆鏡寄秦嘉凄迷客淚錦將
蘇蕙冷落閨吟翻羡年年此會一刻千金

右調風流子

茌平高唐道上有作

永日郵籤雨度荒城滿眼蕭騷是寒鴉枯木渟于

故里疲驢殘照盼子遺壕古往今來知誰健者碌碌塵埃況我曹家鄉好想蓮鬚酒熟抑鮓持螯行人車脚同勞更俯仰隨波似桔槔正饑將欲食爲供馬韭眠猶未穩又警雞號客信名星隱思藏霧官椒奚如仲蔚蒿眞歸矣且杜門却掃穩疊征袍

右調沁園春

自京口至姑蘇偶有所見率塡小令誌之得十闋焉

江南水曲曲抱遥岑雪繭平鋪明似鏡氷紋細疊

響於琴擊楫足高吟

江南郭一片暮煙横石馬銀蠶逝水嘆銅街繡巷賣花聲此際最關情

江南雨如淚濺鮫人斜谷鈴聞花不掃渭城塵浥柳猶新那及此凄神

江南月蕩漾水雲間影滿蟾蜍圓漢鏡枝驚烏鵲碎齊環一夜夢關山

江南樹匝地緑陰遮冶葉倡條金縷曲白楊紅豆玉鉤斜日暮亂棲鴉

江南草一種弄春嬌雨潤青絲黏屐齒風迴緑浪軟裙腰南浦黯然銷

江南燕玉剪自蹁躚晉代衣冠迷舊壘漢宮名字蕩荒煙社雨送流年

江南舫蘆葉藕花邊八面紗櫺纓錦纜一行銀甲語香絃春酒瀉如泉

江南女素素復紅紅細綰巫雲盤墮馬斜拖湘水閃驚鴻身在百花叢

江南客八度此飄萍水市烟樓今舊雨漁燈牧笛短長亭踪跡付沉冥

右調憶江南

寺樓月夜送別集唐人句

却聽鐘聲連翠微綦毋潛　菱歌一曲淚沾衣武元衡　況當秋鴈正斜飛陸龜蒙　明月自來還自去崔櫓　暫時相賞莫相違杜甫　登山臨水送將歸武昌妓

右調浣溪沙

聞雨

聆斷淋鈴音信杳今朝眞破愁顔穠纖神女擁雙鬟三秋吹氣爽一雨破天慳　無數遠峰收拾盡依稀只露眉彎空階簷溜響璆環竹床燈火夕殘夢到江關憶伯兄將到維揚矣

右調臨江仙

題伯姊蛩吟集後

織素裁衣閨房伎倆原如許謝家有姊號林風不共釵裙伍笑煞蕭孃呂姥看淋漓一池墨雨非緣牙慧獨出心苗宮商徵羽　寡宿孤辰情懷何止如茶苦啾啾唧唧動徵吟不絕音如縷詎比鶯歌燕語是寒蛩聲聲院宇挑燈讀罷助我淒清疎林秋杵

右調燭影搖紅

壽張南野太守

漢貂七葉羨蟬聯張安世　玉燕自蹁躚張說　靈和殿畔聞天語張緒　綰銀章麥秀芊芊張堪　鄉思漫銘劍閣張載　千秋金鑑重編張九齡　今朝紫氣斗牛邊張華　杯奉飲中仙張旭　後堂一派喧絲竹張禹　掃眉蜂黛管雙妍張敞　底用與人善禱張老　先生自記堯年張果

右調風入松

壽陳母

壽母榮同萱草佳兒茁比蘭芽承歡昆季各肩差絲竹柳陰之下　天上明霞散綺月中叢桂揚葩綺筵雜進棗如瓜酒自麻姑來也

右調西江月

咏道院牡丹

衍綿錄爲城賦就清平調已成裛露烘霞紛作態多情背向羈人眼底明　一笑惑陽城韓壽衣香染不成素素紅紅偕阿紫圃中皆紅白紫三種　無情故向羈人眼底明

右調南鄉子

偶和

玉釵墜枕波横臉春衫窄窄肌香染嫩綠裊新黃樓頭月正西　粉痕猶在臂錦字憑誰寄光景擲

如梭虞兮奈若何

右調菩薩蠻

題廷咸姪扇頭小影

蕭然自遠風神稔識吾家阮白石青松雅稱高人磊砢胸　囊琴何意頡師伎倆原游戲別有行廚待訊當前穎士奴傍有奚奴囊琴侍

右調減字木蘭花

陌上桑

桑條拂面麗日東南見不分使君偏眷戀共載問儂可便　漫言夫婿殊佳專城千騎堪誇就使嫁

爲厮養隨風背逐飛花

右調清平樂

題參亭姪黃山雅集圖

丹青點染看神來阿堵十傳七八怪石寒泉縈雜樹柳五桃三桂八六逸還餘四賢更倍縱飲仙惟八高人韻事風鬟只少二八　中有閩海寓公都官華胄計斗才量八春殿揮毫旋製錦夢裏天門登八暫脫朝衫偏携野屐州九遊其八興酣作記傲他泥詠之八 參亭自作遊記甚佳

右調念奴嬌

留別伯姊

黃鶯兒　去國十星霜歎孤踪水一方天邊忽返征人榜春風柳塘春星草堂年來齒髮差無恙細思量悲歡離合一一付排場

前腔　氷雪矢共姜更詩才踵謝孃鬢眉那不裙釵讓蘭凋杏殤田蕪徑荒天乎此日幾能諒且廻翔繙書持偈晚節菊花香

前腔　又早促歸裝聽啼鵑泪數行連句梅雨江流漲殘書一囊離亭一觴関山迢遞如天樣最難忘深宵燈火絮絮話家常

別曾妹

萬里行人至止畧如巢燕歸來竹窓殘燭訴胸懷杜老鍾離有妹　半畝塘盈綠水蕉句雨潤黃梅逕篙倚柱每低徊觸景徒增感慨

憶昔深秋池館主人於我維駒傾來家釀號蓮鬚醉後狂歌爾汝　風景依然疇曩驚心寡鵠孤雛晨星舊雨動欷噓欲賦祇成枯樹 謂君貽妹丈新逝

示我新詩盈幅間將黃絹題評撤塩句漫擬諸兄風絮居然較勝　更復餘波綺麗因之減字偷聲草堂舊譜欠分明寂寂空閨細訂 妹時以所作詩詞屬定

薄宦有如嚼蠟那堪重感蒿莪故園未得遂槃阿一紙官書似火　又是陽関三疊真成泪滴銅荷南来北去雁魚多好把平安寄我

右調西江月

題張鹿泉騎牛圖

剪吳淞調鉛滴翠天然風格霞舉江南四月嵐光膩冪歷柳塘花塢憑認取是平子題襟摹擬歸田賦笠遶杜甫正嫩綠抽晴新秧出水越陌度阡去

浮生事何者為能自主馬當風要神助腰纏跨鶴非非想躍馬疾驅良苦尋穩步算只有夕陽牛

背江村路余懷縷縷待別倩丹青瘦驢馱我風雪
覓詩處　　右調摸魚兒

題有章姪秋林讀書圖

借生綃一幅置池館寫清暉看根從藕臺葉分金
井斑染湘妃書幃纖塵不到便手探秘笈出靈威
徑掃落花紅擁篆盤沉水香微　荆扉憶昔鍱烟
霏談藝共因依奈宦海迷茫天風訣蕩往事全非
依稀竹林舊夢願他年容易遂初衣消受青氊黄
卷從他裘馬輕肥
　　右調木蘭花慢

少日喜填南北曲頗流播于酒旗歌扇間薄
宦以來都不復作此狡獪今冬小雪之辰
銀花應瑞肙棟緣甍為数年所未有對景
成南曲一散套下里巴人之調本不足存
姑為錄置篋衍亦聊自別于不能唱渭城
者也

畫眉序　潑水訝衾裯一夜狂颸打軒牖乍同雲
容布積屋平溝是滕六盛氣相淩正鄭五新詩初
就聚星堂畔連昏晝早冷侵季子貂裘
皂羅袍　望處玉龍交鬬更鶴飛鴻戲銀海沉浮
珠宮貝闕費雕鏤雲車風馬偏馳驟少有多羊羔羨
酒衣香滿篝芋魁寒火茶香滿甌這佳辰儘聽人
消受
江兒水　天上來瑶女人間唤粉侯似寒衣鋪就
蘆花厚想香奩凍得梨花瘦便氷絃弾出梅花奏
無数澗松岸柳玉宇揚塵都作瓊枝挺秀
玉交枝　空齋搔首憶當年小窓卧遊撒塩堆絮
交三九聯吟侶爭拾詩籌萍踪雪泥不自由官身
久作雲離岫故人呵瓊楼玉楼故山呵麟洲鳳洲
川撥棹　巡簷笑把閒愁一筆勾喜春膏潤遍平

疇喜春膏潤遍平疇好預祝来䟁有秋看翩翩羽
拂鳩聽聲聲隴叱牛
尾聲　明朝應是晴曦逗莫問白衣蒼狗且把擅板
輕敲付楚謳

題香奩畫册

歌舞

鏤月裁雲雪膚花貌珠光瑩碧紗烟静絳樹青琴
並　掌上廻風不許驚鴻定還傾聽清音一縷簫
管休相競
　　右調點絳唇

倚樹

唧泥燕子自翩翩苔徑綠鋪錢香閨何事氷絃罷鼓綵樓慵穿　愔愔莫怪心情懶人柳也三眠春風似夢春愁似海意向誰邊

右調眼兒媚

蹋月

繡被麝香薰莫便懵騰作峽雲似說月宮修玉斧丹銀今夜清光正十分　花影散繽紛一片空明漾水紋步屧纖纖防露濕羅裙又早樵樓鼓四闌

右調南鄉子

垂簾

暖日初薰惠風微扇嫣紅軟綠閒庭院玉人何事下簾鉤畫堂誤了歸來燕　沉水飄香冷波吹練劉郎休恨蓬山遠桃花人面此門中洛妃乘霧朦朧見

右調蹋莎行

蕩舟

白露溼星河十頃晴波金風一葉翦珠荷急打中流雙盡槳更莫蹉跎　拾翠兩嫦娥穿袖輕羅（羅）宮蟬鬢絳仙蛾笑指鴛鴦烟島畔飛入蒹葭

聯吟

晴窗靜晨粧靘二三女伴閒相訂蕣苔路芭蕉樹石欄東畔桃笙周布去去去　齊分詠誰標勝釵裙也主騷壇政香銷炷朱研露班紈初展江花欲吐賦賦賦

右調浪淘沙

讀書

薔薇滴露柔荑盥玳瑁芸香滿不絲不竹不彈棋獨對琅玕萬个一編持　玉臺新詠誇宮體抑或班家史不辭香心細評論生怕畫欄容易月黃昏

右調釵頭鳳

飲酒

艷質何來墄壟醉鄉即是溫柔杖頭借取玉搔頭也學先生五斗　雅令戲拋紅豆傳盃暗覆金鉤漸看暈頰倦星眸出水芙蓉雨後

右調西江月

寫真

方桃譬李居何等是宋家隣是阮家隣楚楚娟娟影與神　原來却是崔徽寫鏡裡分身畫裡全身

蔗尾文集卷上

晉安　鄭方坤　荔鄉

後學　柯應舉　述善
　　　林[illegible]　長川　較

叢臺賦

登彼高臺俯仰悠哉天空地濶水去山迴情與古遇恨逐時來雄風宛在霸業成灰歌沉舞歇玉碎香埋人生行樂逝者堪哀於是憑欄獨往慨然遐想七雄並出武靈無兩智畧沉雄風流伉爽力易民吏之服拓地雲中兼攻騎射之長通道上黨疾馳出塞折匈奴以鞭箠僞使入關玩秦人於股掌

爾乃功名既盛土木繁興天橋琢玉雪洞鏤冰窮工極巧殫技搜能棼楣叢集斯臺以稱彷彿吳宮花驕柳寵依稀楚峽雨鬱雲蒸上出重霄凝鳳凰之雙集下臨無地晒鸛雀之一層當夫皓月澄秋輕風送夏雪滿前山花開別榭馬號騰黃稱照夜洵有情兮環而侍者緬樂事以賞心乃登高而自下開瑁席兮瑤筵倒金樽兮玉斝選妙妓兮輕謳吐芳蘭兮奇彌彈將文梓音傳漳滏之濱築就糟邱味出邯鄲之醉照眉池上子之清揚袨服市中客甚都雅此固富貴之驕淫抑亦英雄之寄借

原缺第二葉

請建四賢祠並望諸君祠文

蓋聞勤事禦災應食明禋之報取精用物猶馮靈爽之憑樹立非凡卽谷變陵遷尚堪彝諸斷簡音徽未沫則蕙蒸桂奠當更切於維桑理有固然情何能已獨是淫祀無福詎不日有其廢之如某明德惟馨安得謂非此族也竊惟邯鄲一邑當冀域之通衢實漳河之都會緬稽戰國雅號名邦既攻城畧地之頻聞強弩在前而銛戈在後遂智名勇功之輩出謀臣如雨而猛將如雲卽如鄉先賢趙奢起家田吏富民則剛事蠶絲擐甲戎行或敵而

疾趨鼠穴鬬與之圓[illegible]武安之瓦爲飛雖能讀父書莫覩象賢之子而獨饒將畧遂膺馬服之封人實挺生史爲立傳介廉藺李三公之列聲施俱已爛然溯漢唐宋千年以來肸蠁何偏遺此且卽彼三公者縱列祭典何處祠堂（邑舊祀廉藺李三賢無廟木主寄東明觀）寄老子之宮幾如巢燕作村童之館有似鬬牛誰共尸之躬自悼矣更若望諸君樂毅者作摩燕闕名高鄒衍劇辛便下齊城勲紀寧臺磨室乃自田單反閒騎刧代兵覊躬卽返趙都流寓猶傳樂堡（邑西南樂家堡傳爲望諸君故居有墳在村外）慘淡孤臣心事廢書者

大有欷歔磊落儒將胸懷抱膝者差堪比擬乃松楸猶餘撮土客過之落日荒涼而風雨莫晉片椽魂來兮空山躑躅是皆報功無愧數典不忘所宜瀝情急爲顧請者也玆查得南關外原任黄令生祠一座叢臺下原任曹令生祠一座雖經折毁尚可葺修合無仰請憲臺俯准以廉頗藺相如李牧趙奢祀南關外爲四賢祠樂毅祀叢臺下爲望諸君祠方坤每過春秋願捐薪俸仰晉容其髣髴深蘋藻以繽紛在昔峴首碑前墜泪如逢羊傳亦越羅池廟側歌詩爭賽柳侯准愛斯傳有思則慕夫

趙公生當此地各闘齊璽鄉情而樂公卒於是邦已歎離離堆草又況聯鑣接軫有若廉藺李之英賢便云歷刦揚塵詎隨水火風而蕩滅哉倘修鈌典實慰輿情將見勇號鐵槍留王彥章之畫描神繪影抑且忠依廟栢咏杜少陵之句溜雨參天矣

呈送新修邯鄲縣志文

竊聞志乘立一邑之規模提綱絜領卷帙備槩朝之製作酌古窺今事與作史相參書必使人傳信倘罣漏貽譏若立傳之遺許遠抑低昂任意如私憾之誣孔明是皆紀載有乖徒勞汗簡蒐羅未富頗槩鴻篇者矣即或霞蔚雲蒸極筆花之璀璨蠷穿獺祭翻墨瀋之波瀾東主西賓摹寫樓臺原野華陽桂海刻鏤士女山川大有流傳何闕典要然則廣前修於下邑責小技以佳裁自顧非才敢云勝任哉獨念邯鄲縣者職方侯服樂府名都自左

氏之編年暨酈亭之註水介邢洺磁之側溯漢唐宋而來電掣星移走驚蛇於往蹟鐘沉劍蝕飽蠧蠹以陳編邑長於斯此日倘槧鉛之弗事年湮而往他時益文獻之無徵方坤嶺海迂儒恭逢
聖世風塵勞吏竊覩新猷又值憲臺不競不絿秋肅春生互濟之綱之紀文經武緯咸宜物阜民康川效珍而嶽修貢化行俗美農負耒而士橫經卽近取偏隅撮土之規已足覘道一風同之盛不辭矻矻願效區區蓋髫齔趨庭雅亦編摩有志豈簿書仍几便云胥暑難分爰起例以發凡更增華而

踵事洊更晦朔時歷七旬爲付棗梨卷分十二較舊編而加倍毋畧寧詳參他帙以互稽或什得一期於彰本朝之弘軌顯當代之隆儀而體則首冠天文次臚地理亦有兵農禮樂以及節義文章搜神怪於玉格貝編何妨詭譎箋蟲魚於李巡郭璞詎廢幺麼胜錄叢談单詞隻字苟關斯地悉入茲編惟是晨烟夕照之中隨風散滅破壁頹垣之下剔蘇模糊是則尋衡嶽之碑每詫龍螭秘跡撫岐陽之鼓輒驚蝌蚪藏形後有萬年付之三歎矣乎茲當報竣益用懷慙既病龐才藩溷漫勞置筆得

逢哲匠枯朽或望從繩茲雖下吏之光實乃茲邦之慶緘縢以獻禱祠而求惟辱裁焉有厚幸矣

邯鄲示課士文

照得邯邑古號大都泛覽史書世鍾名俊此其已事不足復陳况所述多諜臣猛將之徒而共詫悉蹋屣鳴琴之舉稽諸風雅似有缺遺雖游說號虞卿不少窮愁之作而讀書識趙括殊慙靈傑之稱本縣甫脫青衫旋臨紫阜趨郵亭而送客身盡緇塵親案牘以勞形吏紛白事但每遇折腰之暇偶亦尋醒日之方既究史以研經稍羅鉛而列槧竊念時當執熱難除襬襶爲形茀思可挾風霜應勝清凉有散倘諸君不倦選勝日其來藎聞書富五

車必陳言之務去文遵千刦總光景之常新由大古之初等百世之後代歷千禩言非一家周耶秦耶敻矣尚矣乃若世風既降得毋文格漸漓然而祖述兩京固多妙製即或搜羅六代詎少名篇他有韓柳歐蘇何獨辦香子固以至成弘慶曆罔非衣鉢荊公此文章之大概也若夫肝嘔奴子之囊書脫吏人之腕左思成於十稔溫岐著其八叉白太傅洛下稱詩嫗盡可解楊子雲亭前載酒字則多奇此性情之各別也又有騷賦兼成歌行並著論已馳於今古策復貫乎天人斯誠藝苑之宏規

始爲文人之極致多才在望衆體胥登懷探五色之毫珊瑚彩映雲起崇朝之石雒鴿光浮本縣十載芸窗雅自負識途之馬諸生三年雪案好共搏運海之鵬各唳風殘勿懷趙璧

廣州示課士文

原夫物華天寶一隅流昴畢之輝人傑地靈百里界燕齊之壤開闢以來卽號名區耳目所經恒誇勝蹟故璇原玉水不同夫僻壤遐陬而照軫充循輒見諸李唐趙宋每稽志乘實切儀型本州書帶堂前螢乾蠹腐邯鄲道上鳥倦魚頳乃按事詎廢推敲雀角伺鼠鬚之側卽推因不妨吟嘯牙籤交肺石之旁對文人則欣然倒屣逢佳搆亦快爾披襟雖品鑒之評未高月旦而卬須之義每切風詩此當年爲政之餘閒實今日未除之積習也獨是

文章小技揚子雲或耻弗爲得失寸心韓退之時懟大好彼描頭而畫角夫豈難能譬時鳥與候蟲不妨姑舍然而從來載道罔廢詞章蓋代傳人必標論著卽若江都董氏首推漢室醇儒曾讀繁露諸篇猶仰流風百世又何嘗不擷菁英於理窟闡幽奥於奇觚也乎多士弦誦是邦如承親炙本州涖臨茲土實切觀摩願共談文幸相角藝風簷馳騁簡鍊以爲揣摩秘訣流傳絢爛仍歸平淡彼書懸呂相一字酬以千金而賦就左思三都遲之十稔英才輩出詎遜前賢揮灑自如各矜絕唱生長

條侯之國徘徊尚父之臺驛路千盤俱作文心曲曲估帆萬幅無非詞藻翩翩試看墨雨翻飛亂宋人之楮葉轉盻朱衣暗點忙舉子以槐花至於洛社者英何妨兒齒若夫滕王高閣亟進童齡應知盛世科名八股先爲嚆矢共念寒窗風雨三年儲作嘉賓古戰場文果是無雙之士阿房宮賦居然第一之名豈非聲價不虛贊揚匪謬作者固難知之較易歟茲值艮辰金風始肅我携勝侶琴几生光倘高興之未闌更成別製誠悅心之不淺差慰平生排衙擊鼓之餘有何佳趣列槧羅鉛之際仍舊生涯祈各嘔心用先拭目

瀛郡示立社學文

爲建社學以作人材振文教以[illegible]風化事照得我
國家重道崇儒興賢育士黨庠州序羣歌棫樸休風僻壤遐陬均沐菁莪雅化矧茲河郡舊號瀛洲毛博士之窮經爬羅訓詁漢獻王之博古搜剔遺亡昔年雅羡登仙當代尤推首善固已杏花桂子春秋大有聯翩抑且琴韻書聲衢巷互相響答然而秀頑各判定資攻錯於他山顧或貧富不同每嘆蹉跎於此日陋巷簞瓢遑問束脩以上短檠虛膏火詎能囊雪爲常亦有負笈尋師艱難千里因之門門弔影寂寞孤窗故縱饒雞羣獨立之姿恆未免璞玉不雕之憾某躬膺簡命分守名邦體　聖天子籲俊之心成爾多士譽髦之質用捐清俸延致宿儒擇茲仲春初二之辰館彼府學東齋之舍凡我黌士奉一先生彼濟濟之韘觽各須請益卽青青之衿佩亦亟觀摩精於勤荒於嬉經史之課程有要性相近習相遠氣質之變化爲先歲月潛修遵鹿洞鵝湖之條敎圭璋特達應鶴鳴鳳翽之昌期爾諸生其接踵而來乎本分府行拭目以俟矣

登郡示課士文

蓋聞璇源玉水圓折方流銅鼓石鐘宮沉羽振翎惟國寶瑰瑋傳奇實本地靈扶輿毓秀粵若登郡夙號名區嵎夷首隸乎堯封猺養更徵諸周索按三山於蓬閬士若瀛登占九野於虛危星疑奎聚考諸前志具有芳型劉寵清修允推循吏淳于諵諫無礙辨才轅固生布席談經詩書貫串蘇長公褰帷行部鼓角清閒耳所熟聞指難屢屈然而鶴歸猿化茫茫不見古人蠹腐螢乾落落僅留斷簡縱予懷之杼軸奈吾意其蹉跎是則覓徐福之藥

船何以仙才磊砢譜成連之琴操不如文運鏗鏘皆矣本府嶺嶠迂儒風塵傲吏稱齡摛草寒燈獨對雞窗弱歲看花醉墨偶題雁塔兩佩郎官璺綬一吟司馬青衫啓事上山公恭沐　聖恩之簡命分符臨海國博觀下里之風謠政詎有成歲歷葭灰杏火年欣大有野滋麥穗棠陰爰偷案牘之餘閒自用我法重理丹鉛之舊業與賦卯須爲此示仰闔屬諸生知悉依本府緘發之分題候有司廣文之扃試屆期齊集角藝爭鳴爽籟清風恰滕閣題詩之景騁妍抽秘盡梁園作賦之才各抒一日之長坐令千人皆廢屏纖穠於月露走精銳以雷霆試拈湘管妙義如環譬織錦機清言何綺若夫燕瘦環肥既形神之各判則彼鶴長鳧短強斷續以何爲供奉標謫仙之名昌黎誇破鬼之膽玄亭每詢奇字老嫗盡解新詩蘇季子發憤陳書獨專簡鍊蒙莊叟逍遙齊物偏恣洸洋豆釜燃萁曹子建五言七步藩溷置筆左太冲一賦十年各寄遙情都成麗製羣賢畢至頡之頏之諸體紛投茂矣美矣至於三秋桂子十里杏花刻玉鏤金吳剛修月宮之斧搏風擊水張騫泛星漢之槎匣劍光

騰此日預持左劵囊錐穎脫他時定遇知音則九轉丹成奚啻穿楊徹札而一時紙貴共沾賸馥殘膏者也嗟夫文章有神古聞斯語賢豪難聚今際其隆敢曰運斤成風比郢人之逢匠石亦冀輕儵出水同裴迪之過王維太守謂誰猶憶伊唔風雨諸君好我無慳咳唾珠璣其各嘔心不勝引領

棣州示課士文

照得三齊故國千乘名都滄溟上接於堯封鈎鬲舊傳夫禹蹟賜先公之履山河帶礪盡文章近聖人之居禮樂車書皆典則固宜人材勃起華南金東箭之英文運宏開表霞蔚雲蒸之瑞者也然而此道匪可易言欲得真詮須裁僞體閒之造五鳳之樓者不發散木鑄雙龍之劍者詎煉凡金浮磬泗濱爰依玉管大鏞東序乃聞黃鐘亶其然乎概可識矣若乃塵飯土羹雜陳豆盆齞脣歷齒强飾肌容措辭則畫頭而描角立格則循墻而寄廡汗

漫連篇累牘驢券書頻掇拾膹馥殘膏鶴聲偷去輒趨岐路疲以津梁爲溯大家怖徇河漢此則抽黃對白空嗟萬苦千辛究之飲墨勒紅終笑四盲六蹇者矣本府訓稟鯉庭世治縹緗之業名標雁塔人稱棠棣之碑敢云手是八义或者肱曾三折便從筮仕罔廢探風麗句播叢臺點染趙宮脂粉文心縈細柳飛揚漢水旌旗登蓬島之臺筆底波濤澎湃藉瑯琊之稱行間菽粟馨香茲者 帝念北門人來東土敬勝義勝不忘師尙父之丹書小匡大匡竊惱管夷吾於府海爰涓吉日大集同人急景寒暉添五紋之弱線奇情逸興飄六出之飛花期折萬古心胸各出一人手眼或比畫家而稱逸品或鎔經意而鑄偉詞或熟濂洛關閩之編勃窣早深理窟或接韓柳歐蘇之統崚嶒獨踞文壇或抽秘騁妍踵賦才於雪苑或揚風扢雅畫詩句於旗亭不妨鬼斧神工聱牙詰屈行看商彝周鼎觸目琳瑯且夫賞清音於牙曠在抑揚高下之間别神駿於臯歅出牝牡驪黃之外未除積習猶能定賈島之推敲各吐雅懷竊願識項斯之標格採春華而不遺秋實三千牘之書以陳獻比闕而

莫戀南山九萬里而以斯下幸暢題襟之興勿牽倒屣之誠

募刻朱子全集引

原夫一畫天開闕里獨鍾其盛五星奎聚考亭爰集其成魚躍鳶飛勃窣早深理窟鵝湖鹿洞文字總屬精言顧末學冒廣以捜羅問津有志而全書終憂夫汗漫捧土無功不有象賢將無蠹簡茲紫陽嫡裔石中翁者生宋元明以後遡高曾祖而前對黃卷以遐思十六代心源可接認青氈於舊物五百年手澤如新謂家塾具有成編若藝林都非善本首衡尾決似顛倒夫天吳句摘章尋若斷爛之朝報傳疑每滋於異代定論豈出自晚年爰刪

復以補亡更參同而訂異大書圖譜井井有條類次詩文昭昭可攷經年緯月終於獲野之麟轉注象形辨以渡河之豕付棗梨而永久衡牛斗以生光彼學陋金根讀爻書莫傳舊本即才標滕閣述祖德退問元經爲較前賢孰云世守也然而抉青英於殘碑破塚三月聚糧徵筆札於學子鈔胥千人給值假使田多負郭縱粟供梓匠以奚難必其屋有散錢則紙貴洛陽而勿卹而乃窺馬卿之壁祇列金尊入杜甫之庭惟餘松竹勤勤懇懇罔知刻楮之勞矻矻孳孳不學挈瓶之守思之抽兮似蠒手之捋也惟茲事最難焉功斯鉅矣今者謀諸攻木策剩二三譬彼登途里難九十襄茲盛舉大有同心四海悉遠宗私淑之儔七閩尤過化存神之地必鐘鳴而谷斯應各出碎金亦毛聚而裘可成便成完璧庶幾喪文無廑編同四子之書豈但數典不忘秘作一家之寶

開福寺募修佛像引

蓋聞無法可說奚須四大威儀有色皆空始見六根清淨旣已一絲不掛持鉢原不必著衣若云七斤可婁監拂更何煩攢珞此童頭尚容巢雀而元脚節落野狐也獨是般若名臺入刹何緣生敬菩提作樹蹟事不厭增華棟繞慈雲懸尺五之寶蓋壇飄法雨顯丈六之金身倘種善因定邀福果州城開福禪寺經馱自漢墖建於隋地以阿蘭若傳碑鐫鼎鬲佛比恒河沙數像湧旃檀乃木質日久生塵宜覓拭埃妙手而涅胎年深易漶急需潤色

良工主僧麟峯煉石輝煌雅欲有爲一切攜囊暨甏不能無望十方僕濫剖竹符舊依蓮社偶亦參尋義諦梅熟桴香却難擺脫塵緣周妻何肉願晨鐘暮鼓詎忘選佛之場而引玉抛磚先罄宰官之槖庶幾一輪圓轉能感發千萬億心遂使七寶莊嚴共瞻仰三十二相云爾

林翁遺像題引

一丘一壑高人寫景物以抒懷三沐三薰孝子對音容而隕涕全憑阿堵頰且添毫爲湖生平言不盡意岳叔真翁先生者融海名家孤山華冑幼而了了長乃錚錚城闕佻達之中獨規行而矩步風雨咿唔之下遂茹古以涵今張安世三篋不忘管公明一囊之僞願珠盤玉敦共推老宿登壇而月地雲階竟阻英雄入彀歎蛾眉之不嫁等猿臂以難封而先生淡若無營蕭然自得三間竹屋所居廉讓之間一枕松風自謂羲皇以上時而明窗淨

几戴安道不廢鈔書時而隨柳傍花杜子美何妨泥飲兄酬弟勸集棣友以爲歡婢織奴耕共梅妻而作伴此則藥欄苦徑晚景于以陶情而其吳帶曹衣妙手特爲寫照者也今者泰失之喻火薪早燃懸解臯魚之悲風木重付臨摹出此緘縢授予題識彼宅名崇讓趨陪本屬周親剏帳設扶風請業尤推世好（先生執經於先君子之門）覩虎賁於髣髴感駒隙之奔馳在先生久返上清奚啻泥留其瓜而賤子忝疏短引將無糞着於頭聊擬輓章詎同畫記

古今詞選序

雲蒸霞蔚大塊宣不盡之文章鳥語蛩吟羣類暢自然之音籟風水相遭爲渙金石或假之鳴物固有然人何能已歡愉愁苦既蟠結其心胸高下疾徐遂發舒於脣吻一唱而百斯和抗雅揚風原遠而末益分騁妍抽秘自詩餘之繼作乃樂府之別傳北地胭脂人人渲染南朝金粉字字鏗鏘侈芍藥之新聲舞裙歌扇度菖蒲之妙曲冶葉倡條態自纖穠感均頑艷是知心花意蘂不沿漢賦楚騷戛玉敲金如聽秦箏趙瑟者矣蓋填詞一技本屬

雕蟲尚論千家畧如窺豹隋煬帝詠玉蛆銀甲月露鮮妍唐昭宗感渭水秦宮風雲慘淡高樓暝色李謫仙傳縹緲之腔桂子潮頭白太傅寫清暉之景團扇歌其調笑箬笠播厥漁歌蓋自中晚以前即已權輿於此乃者韋莊牛嶠趺宕花間西蜀南唐留連酒畔搗練爲班姬之已事浣紗亦越女之前因流水落花簾外響潺潺之雨銀屏紅燭枕前零點點之珠小令爲佳清言何綺迨夫兩宋作者千家范文正之剛腸訴恨孤眠滋味司馬公之重德追歡青髩年華更編六一翁之樂章不讓十三行之姿制考亭夫子游戲且及迴文真氏大儒點染何妨綺語其他抑又何說悉數大有其人殘月曉風奕代猶沾賸馥搓酥滴粉單詞亦扇餘芳以至瘦比黃花亦有閨稱紅杏深深深低徊庭院錯錯錯惆悵宮墻掛缺月以疎桐橫墜釵於雙枕屏山六扇倂入行間羅襪一鉤都來字裏唱春城斷腸之句賀鑄爲工嬴青樓薄倖之名秦觀居最周待制吳鹽勝雪餘波綺麗更看姜史芊綿蘇學士鐵板橫江末派淋漓別吐辛劉雄恠總聲容之茂美亦矩矱之森嚴乎若昭代以來尚有餘風

未泯試看誠意高楊制作質有其文仍踵完顏吳蔡手標多而且旨降及用修元美則解事强作囀喉罔叶宮商迨夫祭酒黃門斯僞體別裁咳唾皆成珠玉此其大畧各不相謀方今文運肇興名賢輩出井華吸處盡歌屯田員外之篇柳絮飛時多和長慶才人之製掉來書袋都爲塵外清音奉作金科詎但嘯餘舊譜固已金荃佳客不數飛卿紅袖麗人無慙清照矣閒嘗細溯源流遞評品格移宮換羽雖爲南北劇之宗體物緣情實本五七言而起雕闌玉砌何殊杜野老之吞聲蝶粉蜂黃不

異韓冬郎之軟語賦邊聲於長烟落日髙岑闗塞之音秦宸遊於散綺垂鈎沈宋宫闈之體廢圃寒蔬挑翠羽如吟儲太祝田園朱櫻斗帳掩流蘇可作魚玄機娣姒鵲橋鳳吹寄情等織女黄姑金縷珠簾託興本錯刀玉案此論百千萬遍可佐一斗觥船而付二八雙鬟便費十行燭樹者也顧舉世悠悠稀逢俊侶諸公袞袞任笑龐才或稍抬槽粕於儒先浪說鄭聲宜放或妄役精神於撰著俊云鄙後無譏遂將嘲風弄月之宏裁直作刻楮鏤氷之剩技則是介狐斥玉溪爲詭薄允愜公評法秀

訶山谷以泥犁便成篤論不知但有裨於情性卽無戾於風騷所以正則廉貞猶思公子柴桑高隱却賦閒情詩存静女三章樂譜房中一曲是則繪秋波於四壁老僧勘破情禪導法駕於上清歌妓競傳仙唱者矣僕本鄙人生當下里莫和郢中雅奏徒唤林外鄉音遊貝闕而夢鈞天褰裳有志肄花鈿而携殘酒釋褐無期然而涉獵書牀喜談詞隱浮沉世網願仕伶官時想像夫十香閒臨摹於三影紅情緑意遇周郎顧曲堂邊月地雲階晤蕭后回心院裡排爲清課遣此閒愁敢云蕭統之選

文竊擬張爲之摘句各呈生面不憂入眼迷離先辨諧聲無取聱牙佶屈入衆香之國龍涎鳳腦總通靈登羣玉之山結緑懸黎胥比德似此偷聲減字允推幼婦絹詞恰宜低唱淺斟藉作中郎帳秘嗚呼天上有可哀之曲人間乏無悶之方迦葉聞琴佛祖未除結習皇娥撫瑟星精亦答清歌行樂何時遮莫青燈黄卷爲歡有具除非白紵烏絲摭擷芳華彼自蓬山稱慧業蹉跎弱冠我仍香草拾童蒙用弁簡端徒滋詞費

本朝文鈔序

裒然集者何也荔鄉選本朝文也曷選乎爾蓋閱一代有一代之文章作者難傳尤不易振古以來士人之仰屋梁著書而蘄自附於立言者惟唐宋號稱極盛然全集之流傳可屈指數唐自韓李柳州而外不過孫劉皮陸暨樊川義山輩十數家而止矣宋自歐蘇曾王而外不過黃秦張晁暨盱江劍南輩十數家而止矣其間風霜之剝落兵火之銷埋以及穴鼠壁魚之狼籍與夫市販村甿投溷覆瓿之凋零磨滅歷刦陳陳存什一於千百千秋

萬歲古人所以致歎於寂寞也然亦幸而碎金爛錦尚散見於文粹文鑑諸編俾後之覽者燈火咿唔猶得卽一斑以想全豹否則盛均王令諸名姓其不為狐狸猯狢噉盡者幾何哉　國朝文教大興炳炳麟麟駕李唐而超趙宋自縉紳先生下逮山林韋布長篇短製率自名家以予抱殘守鈌室少藏書又僻處嶺海曾未一接當世之名公鉅卿然就見聞所及已得集四百餘家計所閱文當不下二十萬首矣吾惡知此四百餘家之不遭數者之厄而必有傳於後歟夫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歟彼吳興之選原本英華東萊之書取材文海汰穢集英其效可覩然則予之廣輯是編手眼別裁固不敢妄希曩哲亦姑以俟夫姚氏呂氏其人或藉此為乘韋之先而不沒其篳路藍縷之啓是則區區之鄙願也夫所錄文以唐宋大家為宗抑江文通有言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故并參以選體仍倣賴古堂選之例間採明季作者十餘家云

歷代文鈔序

葢不佞之少入書塾也不甚鈍置肄經書既成誦先君子即以莊騷史漢及唐宋大家文相授亦頗能知其佳處十三四省親之官署蓮幕吳世掌先生者秀州名宿也精選理意似以孺子爲可教日與誦沈謝江鮑諸作暨于山義山駢四儷六之文心悅而好之即聲色之娛人不啻也而先仲兄性躭吟每有作輙使學和則強顏爲之爲之不已戢戢乎束筍之多矣當是時頗厭薄舉子業謂不足措意而腸肥腦滿妄覬於詩古文一途得稍精

進徒以父師督課未能遽舍去循例赴童子試入鎖闈帖括分心舊業葢已荒廿之六七既倖登進士第即匆匆捧檄出日向牛馬輪蹄持手版作折腰吏欲如曩者之吮墨懷鉛號書中蠹得乎杪春以公事涉隣邑鞅掌之餘忽夜夢誦唐人螢火梅花諸賦覺後諷吟竊自喜首尾不差一字昔迦葉尊者起舞山川大地皆作琴聲結習未忘固當爾爾因輙就架上所有摘付抄胥自宋大夫而下至元人止計得雜文千五百首皆雨窓雪檻肄業及之正如某邱某水童子時之所釣遊也而蚤指前期倏踰二紀年華不再學殖無成循覽殘編可爲太息也哉

邯鄲邑志小序

月令占星必詳昏曉禹畫九州界限了了挈領提綱詎他謬巧此地當年實擅全趙沿革既殊規模亦小仰測俯闚參以年表臺閣依稀川原繚繞陳蹟勵存不隨去鳥期開卷而瞭如固無取乎紛糾 右疆理志

築斯城也鑿斯池也實墉實壑乃賡周雅講幄集鱣廳事旋馬詎侈丹艧宜勤掃洒有厨有傳有塲有舍坊植於衢倉修於社無俾抱茅無俾毀瓦經之營之存乎人者 右建置志

紫山如勵滏如帶我聞昔在冀州界厥賦上上田中中千里同風其大概於今此土號瘠貧極目壓沙兼壘塊但教力穡可逢年 恩綸況復汪洋沛納餘秭秸飽饔飧日午簷前閒曝背簿書錢穀井有條長吏年年上報最 右田賦志

祭法祭祓勸成一青先師尚矣與天爲徒壇壝祠宇邃古之初有物有器不數不疏虛中以治敢隕越諸他若居士將軍之號浮屠老子之居總淫祀之無福亦何疑於闕如 右祀典志

邯邑建都乃從趙昉將相得人籍甚疇曩分郡以來誰守茲壤惟丞簿尉贊彼邑長虎帳鱣堂亦有攸掌歌且舞矣桐鄉之父老未忘尸而祝之畏壘之春秋斯饗苟寂寂以無聞問姓名而惝怳 右宦蹟志

稜稜出匣劍入水砍蛟鼉泉源方圓折寶氣驚隋和惟士亦有志釆擷羣言多搖毫郎五色容易登巍科籍甚在人口恒久名無訛 聖世盛麟鳳入綱宏張羅芃芃棫樸詠肅肅兎罝歌經文亦緯武記否牧與頗時哉各自奮無爲歎蹉跎 右選舉志

左魏博右澤潞山川靈秀偏廻五者舊傳心焉數幽光更及娥和婺絲爲繡金與鑄故紙千年猶不蠹碩邦人趨如鶩聯鑣莫失邯鄲步 右人物志

在昔太師陳詩乃有一十五國民間奢儉貞淫一一州若白黑此邦風尚何如强半男耕女織更陳物土之宜麻縷瓜苴棗栗問俗頗類唐勤覘國何妨魯瘠承流況在邦畿比戶之封可必 右風俗志

古聖有言多學而識無大無小見仁見智但教動色啓顏底用騁妍抽秘溯唐宋與周秦存千百於一二豹斑僅可窺雞肋未忍棄事參正史恠且語乎齊諧地從主人賦不出於鄲志 右雜記志

荀揚號子屈宋呼衙文非一格書有五車弦服之
市爛若朝霞人文揆軫各名其家有客有客冠蓋
紛拏輿酣脫腕亦正而葩搜舊聞於補袍覆訊出
新意而揀金披沙詎非藝林之鼓吹而為下邑之
光華也耶 右藝文志

家伯兄詩集序

充箱照軫代有流傳吮墨懷鉛遞相許隲用意自
成我法相知誰定吾文庾開府之老成目為宮體
沈隱侯之孤詣品以中材率多志目而眉豈必添
毫以頰則不若和陶穠詠叙自卯君大謝新篇商
諸令弟為稔知其意匠更洞悉夫心苗者矣伯兄
石樵先生鶴是九皋驥真千里錫嘉名於楚國騷
客源長步前武於鄭公廣文官冷劉穆之百函俱
妙左太冲三賦尤工七藝闡經文鳴真是鹿夔鈞
臨法帖換或為鵝罔憂乎其難哉亦多之為貴也

乃者吟安驢背詩屬吾家趨過鯉庭識呼小子蓋
束髮每親於風雅即含毫不廢乎推敲溯自潘岳
間居陶潛社集或四美二難之會小擘花箋或初
七下九之時間搜莫曆雲飛雨捲假我文章菊秀
蘭芳千卿懷抱言之不足蘇黃疊韵居多倡者有
人皮陸和篇不少而且柳耆卿之踪跡半逐烟帆
阮遙集之生涯全憑蠟屐異書歎絕浣紗之環
珮無歸此地別燕丹擊筑之衣冠馬往三周華注
太息爽鳩一上叢臺莫尋駱馬天荒地老燭爐香
銷每劍拔以弩張亦宮沉而羽振間宮錯綜纍志

畏拾遺芳長什數杜韓彼元白何妨有作古風推漢魏即梁陳詎曰無識籍建新聲重翻樂府高王絕句每畫旂亭以至艷若西崑亦有寒如東野長江號佛供奉名仙蓋燕瘦環肥判然面目而輸攻墨守畫爾封疆兄則驅遣千家夢花欲落雕鏤百代刻菜皆成二十八宿星羅五六七言珠貫命意軒如霞舉氣自爽來修辭恥與雷同語從空鑿前賢籍甚抗袂奚疑少作刪餘補袍且聽是知集名行炙詎同野簸山肴更奇刲歷寒灰直等竹書漆簡者也坤也雙丁竊附解擬東頭二酉難窺帝應

北面坐景陽之廡下探昌谷之囊中授此一編藏而什襲停雲不遠聯床待聽雞聲測海無能排陣殊慚雁字聯木石金並奏豈徒吹伯氏之壎繪形神影為難未免畫佛頭之糞人如索解定應號以鷓鴣誰是出羣任彼誇其翡翠可爾

家伯兄時文序

方坤年十一二即從伯兄石幢先生肄舉子業嗣後蘇床對雨陸廨隨肩談藝執經猶然前志因竊窺兄之為文也其異於人者有三而甘苦疾徐之故不與焉今夫庖丁之解牛紀昌之貫蝨痀僂丈人之承蜩惟其熟也語云不殖將落又曰三日不彈手生荊棘言功之不可以中輟也兄於此事亦既童而習之其日有程而月有課者無論已顧有時精神弗屬五官他用或經歲而不拈一題或數年而未成一藝疑格格乎不相入矣然當其意到

筆隨風發泉湧覗向所月課而日程者其精能曾不少遜此其異於人者一也昔蘇季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供揣摩用蔡邕則獨寶論衡為帳中秘至時文家尤尚摹倣兄於前明作者如章羅金陳諸家已登堂而嚌其胾矣而卒未聞墨守一編珍為秘本更不屑將前人成句驅使毫端如李杜之於陰鏗何遜然者此其異於人者二也自韓子有大慚大好之說故自天崇以後凡前輩遇合之文率多降格近如望溪朴山盤義與金沙諸君子亦復爾爾兄則入鎖闈中意思蕭散絕不與人事

相關含毫邈然自用我法今鄉會墨具在猶可覆按此其異於人者三也嗟夫讀書日富覩理日深抉經之精得題之髓蓋不敢侮聖言以爲文初何知有名塲得喪之途且獨瀹靈府以爲文更不關乎手口調習之故故其沉刻之思蟠鬱之氣紆徐淡泊之音如張騫之鑿空如鄧艾之縋險如文與可作畫兔起鶻落如陶弘景入官而松風之夢固在其於物也如叢蘭之以幽而得韵如諫果之以澁而得甘如古栢怪松之盤拏屈曲而益以顯其干雲蔽日之奇彼兎園之冊子車後之塵垢囊以

及借面弔喪之種種陋習一切舉而空之蓋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兄作文不下千首大半爲六丁雷電取去屢有存者皆煨燼之餘也茲以分符涖蜀土彼都人士倘有慕文翁之雅化者試捧是集而朝夕諷咏未必不與錦城絲管巫峽波濤相響答也惟是桓山之鳥既悵分飛伯氏之壎遂成寡和迴思曩者風雨敝廬追隨講席一彈指間樂事已不可再把翫是編彌增三歎也已

劉程萬時文序

余於辛亥歲移牧廣川即心折劉子程萬之人若文倒屣式閭雅稱交好然自詩戔賦草而外無往復也溫經問字而外無寒暄也陸公佐借史戴安道鈔書而外無請託也嗟夫吏誠迂矣若劉子者豈非矯矯絕塵翛然泥而不滓者乎既出其所作時文就余論定其上焉者固已巉巖戍削骨重神寒卓然與當代名流相追逐次亦設色流芳具有雅人深致蓋劉子蘄志於古一切世態俗情毫無所溷焚膏繼晷俯首几案間者幾三十年下筆而

爲文文之工無怪也抑又聞之文章之士風流弘長其殘膏賸馥便足沾乞鄉邦王云劬先生一變金沙舊派羽翼接武大有其人他若桐城宜興則羣奉望溪在陸二公爲職志而近日浙水東西舍朴山方氏無師也廣川固所稱人文淵藪數科以來得毋稍衰謝矣乎竊願劉子精益求精出其所有餘者與州人士講明而切劘之吏斯土者樂與觀厥成焉至談墨題名則直以茲編作嚆矢可矣槐花桂子轉盼秋風吾傾耳夫歌鹿鳴而來也

杜詩宣和譜序

少日讀杜詩皆能上口億會侍　先大夫花間雅集酒以次行客有舉宣和譜徵令者隨所遇牌色拈唐人詩一句必工穩乃已余時所聞得者爲五巧合譜云油瓶蓋者是也漫應聲曰一片花飛減却春纔得斷么則曰南海明珠久寂寥衆後得大四對則又曰天下朋友皆膠漆於是座客皆稱善而　伯父二瞻先生戲之曰宋優人嘲諸館職謂李義山被撏撦殆盡今少陵遇子亦幾於體無完膚矣相與一笑而罷客冬久滯歷亭適編纂杜箋竟追維疇曩忽忽若前日事偶案頭有此譜因倣前例每一名色各綴五七言詩一句間亦有再見三見者會意象形不嫌假借大抵吏散庭空燈邊酒邊之所爲作昔李翱著五木經房千里序骰子選格色飛稽舞有味乎其言之余今者更邀浣花詩老於三十二扇二百二十七點之中參伍錯綜斷章取義一以寄閒情而一以理舊業消茲膏晷代彼萓蘇準古較今不猶愈乎惟是薦紳先生馳驅藝苑冠蓋公子角逐名場覩斯編也相與目笑存之曰夫夫也將奚以是譏譏者爲其毋乃有童之心也夫則余所不能置一喙以自解者矣

集唐千聯序

集唐自半山文山二公始率散體及五七言絶耳前明洪永諸老乃隸以對屬指與物化往往得意外巧妙如所傳桂嶺瘴來雲似墨蜀江風澹水如羅梁間燕子聞長歎樓上花枝笑獨眠者是已予少日亦好拈此每月夕花晨舉觴屬客隨口集唐人句付酒錄事積久漸多都亦不復省記今夏大旱之餘幸得好雨農事漸興吏牘亦簡乃輙排纂聲詩取向所肄業者爲之移就甲乙配合丁壬計得聯畧如渭川畝數綴玉編珠亦聊以消長日云

爾因思詩至唐而極盛凡沉酣枕藉於其中者用是陶冶性情直造前賢佳境弇陋如予曾不克一窺閫奧顧乃摘句尋章僅等於鄉塾之童子戲愧矣第均之一飴也或曰可以養老或曰可以黏牡均之一不龜手之藥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事之隨所用而異者多矣而又何疑於予之集句爲

明相國卭鞫懷先生一門殉節序

二曜經天綱常同其不朽四維奠地宇宙賴以長存是知雪虐風饕益顯干霄之操海枯石爛難銷貫日之心期微顯而闡幽九原可作庶頑廉而懦立百世猶興若明相國卭鞫懷先生者當家國之漂零念封疆而涕泪廿年玉署空看婢織奴耕一月綸扉偏值土崩瓦解丸泥潰函谷坐失百二山河烽火逼甘泉莫問八千子弟主能自決如開遐舉於鼎湖臣更何疑豈念從亡於劍閣盍裂帛永訣之日卽投繯遂志之時雖防閑甚密文丞相不

着黃冠迨監守少疎嵇侍中終塗碧血此固身騎箕尾慷慨從容氣壯風雲彰明較著者也且夫植千尺之虬松實生琥珀鑄雙飛之龍劍乃屬干將世德爰産貞臣克家更徵賢嗣當夫兇氛甚惡下邑不支宮之奇難以族行都淪虎口李少卿竟爲虜得空盻烏頭于時贈公則複壁題詩介子更蝎書反間賦纍囚於楚客志定便長結冠纓效痛哭於秦庭事泄亦何辭斧鑕足爲酸鼻大可驚心而且巾幗皆賢鬚眉比烈堂前罵賊挫赤眉銅馬之兇鋒井內全貞簇青女素娥之香骨國殤小隊乃

有裙釵厲鬼前身居然耆俊誠所云正氣流形艱
貞蒙難者矣嗟夫九域飈廻三精霧塞市朝都改
玉石俱焚羣爲肉食之謀任聽天公之醉衣冠運
熄疇報主而捐軀文武道衰獨舍生而取義孤臣
孽蝼蟻尻輪神馬游魂應戀煤山故國化沙虫苦
雨凄風殺覗猶依柴市溯靖難諸公於方練各完
志節固知先後相輝較殉忠此日之范倪稍緩須
臾正復頡頏不愧顧籲請之章巳上而旌褒之舉
無聞或煽浮詞致滋異議則是考存孤於下宮之
難趙氏不録程嬰紀死事於睢陽之圍唐史可遺

許遠歎叠山其巳晩覺龔勝之都非論匪持平意
存媟孽其無乃戛戞之語氷而爲妖蟇之蝕月也
乎今者破巢毀室之餘仍豊雛羽削株掘根之後
更蔚孫枝五世其昌袍笏永留遺澤三辰有耀緜
綸待闡幽光是啓而可祭之人爲信而足徵之史
執鞭欣慕後生小子總此心此理之同奮袖抵昂
百賦千詩盡欲泣欲歌之致授諸梨棗埒彼鼎彝
一編之墨蹟淋漓三世之忠魂髣髴既爲之序更
作楚聲以招之曰
魂兮歸來歸何所些剩水殘山無淨土些黃泉碧

落鮮爾守些魂兮萬歲山前有故主些白龍魚服
聲凄楚些豺狼夜嗥山魈晝語些魂於其間荷戈
以禦些魂兮回首故鄉咿吧呫些血腥模糊濺剛
鹵些手提髑髏慘不知其數些殺身成仁乃聖賢
之所與些魂於其間無怨苦些歸來歸來翠鳳爲旗
靈鼉爲鼓些乘者赤豹從貍虎些今此下民莫之
敢侮些惟常山之舌與睢陽之齒庶幾共千古些

劉九畹文集序

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說也可通於成學治古文者昔唐子西有云六經之後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斯言固當然不審其所從入之途之楚而北轅航斷流而求至海適形其陋已耳唐宋諸大家者固所由以達乎史漢之津梁也譬之醫然史漢其秦越人唐宋大家則淳于意之禁方葛洪之金匱乎譬之禪然史漢其曹溪唐宋大家則溈仰臨濟之祖風雪竇雲門

之法嗣乎向竊持此說以論文恒恐不得一當乃今讀九畹先生集犂然有會於心華星照幄街鼓紞如雒誦迴環卒不能舍以去蓋既歎當吾世而有此清真淳古之文獲先睹之爲快而又藉以證吾前說之不誣庶得附於一言爲知之義其尤可幸也已先生負絕人姿于四庫書罔不貫串而爲文真訣則自苦心力索得來故嘗綜其諸體而論書序權奇卓犖揖讓紆徐浩博無涯要取達意而止昌黎廬陵之家法也山水記牢籠滶濯景色鮮新題跋含毫邈然咫尺而具萬里之勢柳州荊國之別傳也論議踔厲風發抉髓洞筋如名將之行兵如堂上人之判堂下曲直眉山父子兄弟之昭庭也誌傳記事之文最工亦最難跌宕錯綜自用我法張中丞傳後敘段大尉逸事狀之設色排場也正不必拘拘謭謭於音響字句間希風班馬要以神遇而不以形遇興會所至輒闖二史之藩此無他業於所有事者而先之而龍門扶風者別子之祖韓柳歐蘇諸大家者即所云繼別之宗也乎竊怪前明諸老憪然謂唐以後無文役腐驅盲如桓宣武之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於是識者從而矯

之矯之而其變愈下貪常嗜瑣之徒更相率而祇唐禰宋氣惟一瀉語不千鍾漸靡使然卒歸率易是向之岐史漢唐宋而二之者今復岐宋與唐而二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嗟夫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別裁僞體轉益多師由宋而溯之唐由唐而上追乎史漢談藝於今日吾必以先生爲職志詎與夫輇材小生傭耳僦目徒令齒舌間得利者所可同日語哉抑又聞之先生固通儒剖晰天人直窺向上一路又雅以經術經世務坐而言起而可行庶幾不朽之有三矣乎特爲世之讀

先生之文者相徃復也他姑勿贅焉

讀書劄記小序

予少無他嗜好獨喜讀書自經書子史外凡漢魏六朝之叢書唐宋以來先正名家之詩文集旁逮天官地志釋典神經兵法農師筭書韻學以及書林畫苑稗官院本等編口沫手胝焚膏繼晷如鼠銜薑如狙賦芧卽痰疢在躬不少輟蓋以是爲錮忿之花以是爲忘憂之艸且以是爲益智之糉續命之湯約計二十年中未盡窺者獨道藏耳故居恒持論謂古今來載籍僅有此數無難遍讀蓋亦嘗耗目力於斯而非漫爲是無當之卮言也惟是

資性短淺掩卷茫如筮仕以來更不能如前精進因思昔人讀書每以三餘予不敏亦自有其三餘放衙者日之餘鎖印者歲之餘行役者事之餘也乃輒就視記所及凡可以擴見聞資嗢噱者隨時筆記積紙既多掇拾得若干卷正如王銍所云聊備遺忘而已固不足傳諸好事也

邯邑人士小傳

閭人鄭方坤曰邯鄲本趙郡古稱多慷慨悲歌士閒從歷覽之餘見夫紫葛諸山扶輿蜿蜒從太行千里而來怪石盤陀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而漳滏變流淨不可唾如輪如帶作縱金戛玉之音人傑地靈固當以志節文章顯然自百十年來誌乘缺如一二先達貴人尚籍籍在人口餘則悕矣以彼懷清履潔文彩爛然顧乃匿影銷聲終老牖下歎天公之憒憒去白日之昭昭曾不如孤莖宿莽猶能留根荄於人間嗚呼有賢不彰豈非官斯土者

之責歟不佞用是心惻故於百里內外凡所過村塾禪室必停車所遇筮史醫翁必相延訪所見殘碑斷版以及投溷覆瓿之屋有存者必搜剔摩挲不忍釋手或因文以得其人或因人以徵其事有芳皆擷無隱不彰彼其所挾藝能固未必便臻詣極然亦具有瀟洒出塵之姿彔邁不羣之韻彼其我法自用雖未必粹然一軌於正然固不掩其嘐嘐自喜之習與夫踽踽涼涼不屑不潔之概傳曰人三成衆夘今又倍於以砭俗骨而振頹風顧不偉乎昔孫子荊有言其山崔巍而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竊援斯語為邯邑表土風即為邯邑人士作傳贊云

劉續邵字商風少補弟子員有文名性孤潔不可一世衣冠動作迥與人殊每風日晴和輒出遊於市手一編且行且讀衆咸以狂目之不顧也設帳於東明觀問字者屨常滿說經鏗鏗尤熟於歷代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間及忠孝節義事則色飛眉舞或泣下沾襟不自禁嘗遊西韓巨室乃素所受業者念先生貧瀕行奉一篋金為壽詰旦則招他弟子十數人至曰與諸君別久矣未知所詣

何如請試一文最隹者以此金贈有程姓者壓卷即倒篋授之竟徒步歸門人張某嘗乘間問曰人言師狂生不以為然則笑曰人狂我我焉得而不狂也既而歎曰命固然矣跡其行事殆古所謂嶔崎歷落人耶

張鎮嶽字嵩高弱歲能文下筆如兔起鶻落奇氣勃勃從十指間出為諸生試輒冠其曹熊鍾陵先生者以宿儒督學畿南視斯世文無一足當意即所拔前矛士當廷謁頃擲試卷與讀輒嫚罵繼之以朴諸學宮弟子悉股栗顧獨谷賞鎮嶽文曰若

張生者誠所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者矣然鎭嶽殊落拓又躭酒每沉醉入棘闈逮納卷出宿酲猶未解以此輒報罷人或尤之笑曰非醉也命也易一命卽雋矣自是不復省試日棄產佐酒產盡則以書畫玩好之屬入酒家壚嘗客遊於汞 武安因其文以取科名者蓋十數輩著作甚夥嬾不自收拾存者什一二耳後竟以酒病而卒

李桂品字蘭如邑諸生也博學善辨膽氣絕人明季館於武安方講業忽土冦至以刃擬之則大怒踞案叱曰若何爲者吾邯鄲李蘭如也俄而一錦

衣怒馬者入曰聞李先生名久未辨眞僞答曰何僞也曰果眞耶請爲數二十八將名則爲屈指數數已因掀髯太息言曰此皆古烈丈夫奮其智勇際會風雲拯生民於塗炭紀勳業於旂常覩彼赤眚銅馬昧於逆順之幾名汚簡編而身膏斧鑕者智愚賢不肖何如也寇大歎服戒其黨卽遠去毋混李先生爲也後以連不得志鬱鬱成心疾閒月一發發則泣罷鼓歌莫能自遏平生所最契者惟劉高風張崧高二人一日忽揭通衢以某日於某所開講既至寂不發一言或請之曰無解人既劉高風至乃言曰今人不但不知書理乃亦不識字義卽如子字應作了頭兩點乃回頭顧毋也高風大慟曰吾無毋可顧矣奈何二人相抱而哭竟日乃罷後以病卒無子

吳璲字長石按察使光祚之孫聰穎能文少卽工書法古帖臨摹不下數千徧每搆一筆必凝精聚神而成之閱十餘年技益進出入於褚河南米襄陽之間而自爲一體家臨滏水之濱求書者趾相錯性簡傲不受人逼促遇所欣適卽猥妓賣菜傭以敗素零紈請者罔弗應其有不可卽當路貴

人賫金帛來輒揮使去曰昔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後世稱之吾亦豈肯以阿堵物役吾腕耶其所作七言小詩最楚楚有致年僅三十二而卒長孿未聘而蘭玉早凋吁其可惜也夫

郭壐一名西字楚玉水村其別號志趣高潔有泥塗軒冕之風少卽棄去舉子業不事於先人墓田側築室數楹蒔花種菜蕭然有以自樂好讀書尤工爲有韵之言時曲周劉半舫先生主詩壇物色之引而置諸騷雅之林於是三輔人士無不知有郭水村也者其詠新月句云隔水林疎樹依山覺

晩晴登山句云碧落含清景鴻濛養翠微遊冗園句云隔屋邀山衆寺影開簾選樹帶溪聲招同社句云小窓細雨春如夢好友孤燈話即詩讀其詩想見其爲人冷韵逸情誠哉長江之别派而笠澤之横枝也已

馬鉅卿者失其字自號小顚髫年補諸生縱酒吟詩好爲詼諧曼衍之談深博無涯涘卽善辨者不能折業師張某聞而歎曰此子固大佳然見地太超才鋒太露終非有成器耳閲數年忽棄家去莫知其所往居久之有僧至邑西之靈芝寺趺坐竟

日不發一語識之者曰此真小顚也强之歸逼於親黨迺初服更名應試復以第一人餼於庠一日五更起乘家人睡熟亟啓戸遁再祝髮往來林慮百泉間遂下吳越泝黔楚歷岷峨衡湘諸勝釋名行願號萬峰禪師嘗以牛米火水四字縱横顚倒作玄機人不能測所居蘭若招提無定所有以巾拂付者則謝去癸亥前人猶見之甲子後遂滅其跡

廣川劉文學傳

文學劉君名任字伊吾景州禮義鎭人世有隱德至曾祖登全以季子貴贈奉政大夫祖三畏爲壽官其爲郡庠生諱勑者文學父也文學二歲失恃十九歲失怙零丁孤露惴惴然恐墮其家聲發篋取古人書讀之於尋章摘句外别有會心弱冠補弟子員旗鼓文壇獨抜戟成一隊然每戰棘闈輙不利諸里黨後進及素所共硯席者往往掇高科以去酒酣耳熱誦老驥伏櫪之詩未嘗不唾壺擊碎也文學固以文名顯内行尤醇篤閨門肅穆中

外無間言與人交絶去畦畛坦然平洞然眎平生不志溫飽習見夫故家子弟習餘蔭以自豪率鮮衣怒馬不辨菽麥其究日朘月削至不能名一錢則慨然曰吾獨不能持籌握算與市儈賈人子爭蠅頭耳顧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余不敏其敢忘自古在昔之良箴于是以治經之餘條理恒産積數年家稍稍裕初文學之少也依祖母爲命父沒繼母在堂事之如母兩代承歡備物致孝蓋數十年如一日生有以爲養死有以爲葬也至戚屬交遊之以緩急告者罔不應舉火之資麥舟之助指尤

未易一二屈云嗟夫文學一孱弱孤童耳早夜淬礪自刻苦乃能以文士亢宗卽嗇於時命弗克有所設施終跧伏草莽以老而孝友爲政垂裕後昆急病讓夷河濶九里其卓卓可稱道者已如此昔帝之命稷也曰播時百穀其命契也曰敬敷五敎在寬故嘗竊論五敎之帥於人正如百穀之殖於地春耕秋歛常事也而有年大有年則特書於聖人之經宗族鄕黨遜言也而孝義孝行郵傳載於歷代之史彼夫閭黨之砥飾立名籍甚八口者大抵卓詭權奇不可律以繩尺如文學之被服

儒素庸德之行於以鎭嚚俗而挽頹風乃爲難能而可貴耳故因誌墓之文撮其梗槪爲之傳焉

論曰余曩游宦廣川於稠人廣衆中獨心賞劉子鵬振之人若文不置叩其家世乃知名父之子堂構相承嘗文學公之庭訓豫矣又聞諸廣川人其祖亦古君子也音徽未沫軼事猶傳就余耳目所及吉人爲善者已三世矣以是卜卯金氏之門之必大也則拱而竢之乎

唐綺園傳

綺園先生者姓唐氏名芳第世爲山陰巨族自祖父而上皆以文學行義名其家先生至性過人事親敬養之道少卽了了又雅負絶人姿五歲就外傳所記誦輒倍常兒稍長學爲文洋洋灑灑下筆不能休老師宿儒見輒以大器期之曰是所謂汗血駒一日便可致千里者旣隨父大尹公遊宦劍浦紙窓竹榻燈火咿唔率夜漏數十刻乃就寢時年十四五耳學業已大成治經生家言外旁及詩古文詞皆博奧宏深不可測以涯涘而有韵之言

尤極工緻充觀國賓入太學四門五館之間拔萃弧者屢矣家承淸白之後負郭田無多然尚足供饘粥洎大尹公之再任灤陽也値前令逋欠纍纍公慨然以身肩之顧未久而捐官舍李代桃僵水落石出先生銜哀茹苦以一書生撐拄其間拮据卒瘏手口卒瘁追內史之課初淸而波臣之轍已涸鄕關萬里嗚呼曷歸旣已無可奈何則奉母之京師料理硯田爲菽水承歡計雖久困約凡居處飮食之節苟可以愜親心而爲之者必先意承志罔弗周古稱南陔以養而白華以潔者殆庶幾焉

是時兵安市上名流翁集先生攘臂其間把袖題襟笙鏞迭作而輦下諸貴人亦多有從而物色之者合肥相國李公尤亟推許爲招致東閣者數年其賢嗣丹叄太史則固所晨夕晤對文酒爲歡者也先生既才名籍甚一時之折節下交者又當世之名公鉅卿力能使其館客門下士立躋通顯旁人艷而目之亦無不舉酒相賀謂功名可戾契致先生顧骨性崚嶒不屑爲兒女婞婗態吐丞相之車茵賦郎君之行馬跌宕夷猶自用我法坐是仍落落難合前後七戰棘圍輒不利無所發舒則日

就酒家壚貰飲時於夕陽蔓草間訪黃金臺遺址弔完顏耶律氏古戰場尋太子丹白衣冠送客處悲歌慷慨旁若無人至於菖蒲北里松栢西陵香奩金縷之篇滅燭藏鉤之會往往寄遙情於婉孌結清怨於蹇修諸所爲艷體詩具在世人不察猥以浪子酒徒謬相評品曾不知其纏綿往復有託而逃太息乎身之不遇而將老也久之其季弟留滯濟南渴思聚首又有故人宦斯土者下榻相招先生亦雅慕北渚歷亭諸名勝於是復奉母而南即鵲華橋東畔卜築啟樞琴尊圖史歌聲若出金

石自此絕意名場不復作西向笑矣性好遊覽每春秋佳風日輒襆被策蹇挈青布囊中貯筆硯數事結束若遠行狀究莫測其所往或一日或間兩三日而返則探囊出巨紙數幅墨瀋淋漓擁几疾讀聲撼鄰壁亟命酒掀髯長嘯必潦倒盡醉乃罷如是者率以爲常體素強無他患苦乃偶以瘧疾不起得年五十有三當先生之疾革也頗知易簀時日屆期起盥沐肅拜祖先像次拜母太夫人哽咽吞聲泪承睫不能下因執其季弟手曰以不孝不能終事老母今先老母去惟吾弟善事老母他

日可相見於地下意殊愴惻反席未安而歿不一剎那頃也蓋先生精研儒書通於晝夜幽明之故又早年參透禪宗了此大事故於去來之際神識湛然絕不拖泥帶水顧當撒手懸崖時獨彌留不能永訣於其母若弟以彼天性醇篤孝友根心垂白尚堂中道而奪之算曾不得相養以生相守以死古不云乎長逝者之魂魄私恨無窮嗚呼其不以此也哉先生少即工詩迨後益精進一切清狂自喜之習與夫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以及晚節高標環堵簞瓢蕭然有以自得之樂胥於五七

言乎發之照耀充箱計不下萬餘首矣於垂死之前數月盡付一炬僅存六七十紙自題曰江瓢集吉光之片羽玄豹之一斑耳吁其可惜也夫先生有子某某長君最知名天所以不死先生者或在此

論曰余與先生家君交最久出所作家狀如前所云徵諸長老言俱信又得所謂江瓢集者讀之詞氣激昂性情流露未嘗不臨文嗟悼想見其爲人彼其飲酒似陶潛苦吟似賈島書記翩翩似陳留阮瑀日騎䮫驢出遊似李賀舞裙歌扇一往情深又似溫庭筠李商隱顧獨難其內行敦摯迥異跅弛浮華之士此尤足以觀其深矣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世之有才而不軌於正者

蕉尾文集卷下

晉安 鄭方坤 荔鄉
後學 陳登龍 壽朋 林茂春 崇達 較

五老呼嵩記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爲 聖祖仁皇帝六旬大慶堯天廣運舜日重華三壽作朋四方來賀於是畿輔耆民年八十以上者各延頸舉踵思效嵩祝尊君親上之意不約而同自花朝以迄上巳風和日麗實始戒塗鶴髮雞皮紛錯於路纍纍然稷稷然有策蹇者有乘薄笨車者有傴僂行者有行而憑童子肩者有單身前進而兒孫襁被從者有三三兩兩若鴈鶩行而笑語偕者橘叟耶壺公耶商山皓耶絳縣老耶緇林之漁父耶尸鄉之祝雞翁耶道旁觀者蓋悉數之而不能終也既詣闕賜宴暢春苑中小人之腹忽飫大官之廚麟脯鳳脂遊仙一夢矣宴畢更命親王手巨觴以酌人賜紵衣一襲作栢黃色書其前曰皇恩浩蕩其後曰萬壽無疆又賜金賜菓餌各以次拜受訖
天語溫溫謂勞苦爾父老爾父老善自愛其歸田爾田宅爾宅訓誨爾幼子重孫修其孝弟忠信俾

鄉里稱善人共享海宇昇平之福胥叩首謝乃退時邦邑之沐恩榮者曰武之烈三堤村人八十九歲曰耿遂真西南社人八十五歲曰王啓建代召鎮人八十三歲曰常直柳林橋人八十二歲曰刁明良文庄人八十一歲邑人嘖嘖傳說曰五老呼嵩云思夫雲披彩仗日暖形墀野老村農瞻天仰聖遇何奇也錫以南金酌之大斗傳餐既飽挾纊皆溫恩何渥也扶鳩杖而往觀稱兕觥以為獻壽國壽民卜年卜世景運至休明而治風甚淳古也邦邑如此他境可知昔華封致祝僅聞夫一人擊

壤興歌不聞其善禱遂古以來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方坤十五年後來宰是邦採魯人之美談徵漢家之鉅典用攷諸老人姓名并詳年齒里居載筆簡端庶備一方之掌故云爾

開福院增置寺田碑記

景州開福寺浮圖夙號畿南名勝使客冠蓋相望恆登覽焉余屢經其下徘徊久之緣車馬匆匆未遑一拾級也嗣後以邦鄙令奏最守是邦披覽圖經知寺與塔實創自隋代歷年既久殿宇就頹上雨旁風駸駸乎有棟折榱崩之恐業與都人士共謀修葺適江藩歸德宋公禱祠於茲寺有應馳百金為土木資合之州士民所捨得白鏹若干斤俾住持僧麟峰董其事飭材庀工不數月而告竣余亦既榜而顏之矣麟峰因進而言曰寺之廢與若

屢矣今之丹楹刻桷即昔之蛙粉蝸涎處也今之磬響鍾聲即昔之狐嗥鴟嘯地也今之七寶莊嚴清淨法界即昔之牛溲馬渤村圩市儈場也既藉衆檀越力相與有成盍亦勸其事於石庶永久乎予曰諾則又言曰寺中香火冊地計二頃餘是老僧數十年汗血所銖積而寸累焉者也繼自今設僧衆不守清規蕩棄無餘則奈何或不幸而豪強逼處佷吞蠶食則奈何即不然而法嗣衆多橫枝別派思豆剖而瓜分則又奈何故願申明禁約俾咸有所忌憚而不敢逞庶幾六時茶飯不斷烟

丈室熏修無憂行脚則茲寺也不誠畿南一選佛
場哉余應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禪
宗語也而以施於香火常供則烏乎可雖然僧家
罔念舊德斥賣地土與夫豪富之併呑者新奉
諭旨嚴禁炳若日星可無後慮倘徒衆瓜分致餓
成案則有司事也請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可矣因
物問答語於石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登泰山記

周禮兖州其山鎭曰岱山爾雅河東岱李巡曰東
岳泰山也博物志云泰山一日天孫言爲天帝孫
也主召人魂魄風俗通云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
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
下唐書天文志云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
岱宗歲星位焉所言多卓詭離奇不可方物要以
倚天拔地障巨海而位中原氣象萬千俯視一切
固宜爲羣岳之宗而大下名山之長也予前後七
經其地弗克登攬譽踟躕忽忽如有失頃以公事
涉濟南復此假道郡長孟夫王君者訂於歸途過
訪云當齋一宿糧爲登臨主洎廻車則王君已他
適意興殊索寞旣重念洞天福地俱有前緣古不
云乎一生當著幾兩屐正未可交臂失之因飭筍
輿爲次日入山計五鼓枕上聞簷滴推窓起視則
四山濃合都作米老畫本礎潤如膏徒旅有難色
予遊興旣動遂不可遏眛爽出登封門三里許至
岳麓雙觀巍然是謂一天門又名紅門盤路自此
始山回以沉雄博與勝發軔初步便自有天際眞
人想非彼一丘一壑所可騦窺其底蘊也過高老

橋屏水簾洞有泉懸焉屑玉飄珠綏綏灑灑時秋暑尚炎行者流汗相屬至此則凉氣襲人習習輕舉湔我煩襟擬諸一卷水雪文乎再上及玉皇廟左側翼然者曰倚雲亭席蔭少憩復拾級登峰廻路轉脉絡盤紆至此作一大折則所云廻馬嶺是已陟二虎廟爲二天門蓋實當山路之半旣乃折旋以下延袤坦迤一平如砥於長林豐草閒時見廬舍流水當門老樹縛屋落花不掃雞犬雲端仙歟隱歟不可得而知也夷途三里而羸輿丁取徑疾走捷於彼猱喘息頓舒歌聲閒作俗名快活三

矣全山卓犖爲傑茲願以紆徐蓄勢正如波濤澎湃忽覩漣漪雷電晦冥别開光霽急脉緩受其殆文家養局法耶又數里爲御帳崖宋真宗駐蹕地史記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亦卽其處峭壁懸空前臨巨澗飛流下注厥聲錚錚然煮乳泉瀹佳茗清冷者與目謀瀠潔者與耳謀心曠神怡幾不能舍以去山根多斧鑿痕疑祥符開御幄遺址上有七十二君封禪輦路石刻玉簡金泥都付荒烟蔓草弔古情深感慨係之矣秦松久已無存好事者就其地補植更爲作滿七除二之數

夫五大夫者秦爵第九級耳詎曰五之云乎然唐試帖有云願符千載壽不羨五株封襲謬承訛陸宣公巳爲是語他何責焉細雨時作時止寒氣料峭非挾纊不爲功入朝陽洞曠如奥如可以處休可以觀妙舊聞西偏石筍有米萬鍾題雲根篆徧覓不可得亦一憾事又前爲對松山岱畎鉛松見於禹貢茲山皆石骨故尤於此叟爲宜蔚蔚離離不下五七百本掩映衣裾盡作蒼翠色蓋其翠空若騰其橫出若憑其屯雲也若蒸其鳴風也若礱而其偃蹇而赴於壑也若崩胥葛鈎藤竹栢爲朋

雪霰僕陵勃然僨興三針五粒之稱青牛白鶴之徵曾未足以表斯磊砢狀厥髯髩者也巳登大龍峽中懸一綫人行其閒如竹渡蟻俄而雲起谷中初裊裊如篆烟漸次凝結成片如展旗如擘絮忽乃如千丈潮頭澒洞杳冥滃然四合身游汗漫之中衫袖皆濕跬步而外熟視若無覩倘怳迷離斯亦可稱奇特也巳無何有風自西南來盡吹雲氣使散似開寶奩别換光明世界則十八盤出矣笱笞通天車箱入谷風檣陣馬石棧雲梯怯者往往攀鐵絙以進馬第伯封禪記所稱後人見前人履

底前人見後人頭頂如畫重累人者不躬涉歷不知其妙於語言也仰視天門如穴裏窺既乃如甕中出罡風蓬蓬然吹人欲墮行可里許卽元君祠香火甲天下以新燬故未獲瞻禮左折爲青帝宮磨崖碑在其後最爲鉅麗唐玄宗隸書太山銘也字徑五寸許穹巖插天鸞鳳飛翥於雲霞之表眉舞色飛摩挲不忍釋平生所見古法物岐陽獵碣而外暨此而兩矣傍有蘇許公東巡頌字體極遒古有巡方林焯者以忠孝廉節四字大書深刻其閒遂使千年墨寶蕩滅無餘此與魏蕭渠之碎曹

溪鉢何異豈但焚鶴焚琴規方竹杖使圓徒唶殺風景而已哉北上數百武爲玉皇頂巳踞嶽巔諸山臥者起者立者倚者象奔者鹿犄者劍而拔者綦而累者大半莫識主名總之不離徂徠石閭梁父社首者近是纍從平地仰瞻邈若霄漢乃都出沒於下方銀海之中顧盼自雄如兒孫羅列一一可摩其頂汶水環之數匝川原迴合繚白縈青不盈一矚右所傳吳門白馬並越觀秦觀諸說固未敢信以爲真要如村老所云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者字字殆無虛設執化人之袪升崑崙而排閶闔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祠前無字碑最古朴石質晶瑩高約二丈許蓋用以表山者向俱傳爲先秦時物顧亭林獨著辨謂此爲漢武所立者蓋秦紀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巓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此碑是也持論最有根據可釋羣疑其東曰普照亭有孔子小天下處石碣懸眺移時日晷已臨鳥次時山頂大興土木有皇華駐節焉無閒亭宇可容遊人息踵乃就草舍撥餐徐攝歸屐林鴉送客飄飄然

御風而行嶽色泉聲一步一回顧劍南詩云愛山只合倒騎驢有味乎其言之也比到寓天巳昏黑是役也窮日之力往還八十餘里草草匆匆未盡勝概然於峰巒之向背雲雨之吐納泉石之幽異林木之鬱葱固已滿貯奚囊於此閒得少佳趣嘗鼎一臠不爲不知味也至聞八仙洞後石屋一帶千圭萬笏靈秀更倍前山並望海樓白龍池亦俱人間異境則天下事之不可以一蹴而幾也縋險搜奇願以異日由皮膚而得髓由藩籬而升堂獨登山云乎哉讀異書參妙道何莫非此物此志也

夫挑燈記此用備遺忘時乾隆辛酉秋七月旣望

爲孫沛村六袠徵詩文啓

從來介壽侈稱千以爲春要在立名得列三之不朽古載大年之號人傳潛德之光宵雅贊颺臺萊同夫杞李法言問答鴻鵠等於鼉龍傳說星辰彭籛日月紀絳人之甲子降楚客以庚寅在昔而然於今爲烈恭惟沛村孫先生者璠璵重品淮海名家產虢社之靈區物華天寶追蘇門於前志道骨仙風遠稱或更僕難終近泒則尋源可溯曾祖處士公光分俎豆兩楹無愧隨肩祖吏部公望重斗山百鍊肯從繞指尊甫則賢書最者詎卿慙長而

公慭卿先生則祖訓熟承殆子傳孫而父傳子自其眼光爛若頭角嶄然弱歲蜚聲載歌芹藻稺齡典謁解對楊梅奉親之橘常懷事長之梨必讓倘書成世說定應夙慧相誇乃質亞生知仍復多文爲富過庭詩禮尊司馬之舊聞閉戶丹鉛薄雕蟲於小技記餘三篋擁且百城箋經則道以薪傳不墜水火風之歷刦論史則鋒猶竹破足徵才學識之無長一斑偶見雕梨（新刻有檀弓論文一書）什襲徵聞束笥蓋二酉嫏嬛之藏以洩而六丁雷電之取宜防也然而埋向芸編終非俊物射將蓬矢始見奇情

吹赤壁之籥畫棟遙𡨕帝子攀白堤之柳幔亭重訊曾孫瞻岱日而眺嵩雲拜晉祠而歌燕市炎風朔雪收將古錦囊中流水高山譜入斷紋琴裡杖屨既東西南北縞紵更盻札僑嬰大有薦雄都來說項必有與也伯氏壎而仲吹篪何以報之白玉盤而青玉案緊昔科稱童子已曾譽溢巨鄉矧今船號孝廉得不艷推仙侶也乎乃者堂構增其丹雘弓冶續厥箕裘蘇是小坡王真大令此也泮宮騰達字食三仙彼也月窟迴翔名標千佛有贊酪質酥之美無蜂腰龍尾之嫌似可付事業於諸郎

郎便寄逍遙於此日黑甜半枕穩臥羲皇白墮三杯閒邀稽阮長日任消彈局壯心莫問唾壺而先生意氣彌雄精神益健蔡仍映月細楷慣作蠅頭賦可凌雲喜宴待燒鯉尾而且魯仲連之懷抱排解居多李元禮之風規激揚不少園令家無四壁杜陵厦有萬間德劭才高養充守固此金渾玉樸眞堪擬以黃陂而暑往寒來要必巍如魯殿者矣茲蓋燈火平頭之歲恰逢貢焞伏尾之辰艾曰服官齒更十年以長蘭云益壽時還一月而羸梅開嶺上之花荆茂堂前之樹孟光舉案敬以眉齊文若牽衣褠而膝置况斑蘭繞室家督偕羣季承歡而束帛賁園長吏以茂才應詔飛而展翼鵬擊三千和以成聲鶴鳴九二洵人間之盛事協天上之昌期所望虎觀名儒貽之琬琰鴻都上客贈以蘭茶或稱西嶽而賦遊僊或補南陔而賡孝養箋飛雲母筆不停書酒進麻姑飲無算爵羣賢畢至鸞車虎瑟相迎賤子無文蒻丕斧韝以侍用竊布雷門之鼓願長添海屋之籌謹啓

延徐學臺宴蓬萊閣啓

恭惟憲臺淮海名家廟廓重品文昌應瑞得人妙化壯驪黃武庫雜胸設教屏風雲月露萃五岳三光之間氣務養其原讀九邱八索之秘書莫窮所學蓋道統接程朱而後麗日當天而海邦距鄒魯非遙望風此地是則氷壺玉尺丕振文風實惟石室蘭臺辱臨使節簪紳喜溢衿佩歡騰方坤櫟社散材鉛刀鈍質曩思御李結欣慕夫執鞭今遂瞻韓沐光榮於負笈嶷聆大誨祇秩初筵值鎖院之餘閒或不礙吟風弄月絜蓬山其伊邇雅亦聞鶯翠流丹謹抒下吏之悃誠願侍名公之謦欬朱輪玉舄爭看晉代衣冠澗草巖花恰映伙門桃李踵風流於玉局重題海市之長篇鏗逸韻於高山如叶琴仙之雅奏用陳竹牘上叩槐階莫罄鴻私佇覬燕喜謹啓

賀黃藩臺壽啓

恭惟憲臺望隆公輔德重耆英海岱提封袞繡高依于日月夔龍接武履聲上達夫雲霄來旬來宣沛二東之膏雨善政善教轉一氣於鴻鈞茲當秋風薦爽之辰恰値嵩嶽生申之候日臨初度書陳五福之疇天錫遐齡箧貯三仙之字環百十屬之父老共祝華封統八千歲爲春秋還徵蒙叟瓊林標鼎甲羨當年錦簇花團玉宇爛長庚慶此日珠聯璧合洵吉祥之善事叶交泰之昌期方坤快覩升恆願言頌禱糕題令節重陽菊圃初黃酒進芳筵上界薇垣正紫跡同匏繫莫趨棨戟之臯志切葵傾每躍鴻鶯之雀瞻巖九頓臨楮三薰謹啓

賀陳臬臺啓

恭惟憲臺才綜經緯德粹圭璋甲第峥嶸縣駬羣空北冀功名際會鯤鵬水擊南溟雅副民瞻渥承帝簡黍苗膏舊轄邊陲萬里競臥轍以依仁槐棘建外臺東西二天叠剖符而秉憲明五刑弼五教揮絃溥仁壽之風貞百度肅百寮攬轡著澄清之績秋霜共凜冬日同温方坤䙖線微材緯蕭末品負負稱二千石頹唐有愧伐檀碌碌等十九人鞎苦還同集蓼何意斗山久仰素切葵傾忽欣棨戟遙臨得叨樾蔭轉洪鈞於一氣枯槁皆春作廣厦

之萬間孤寒遍庇颺言竿牘躬尙阻夫鳧趨翹首雲霄情彌殷於燕賀伏惟丙鑒不盡寅忱謹啓

上陳道臺啓

恭惟憲臺虎觀名流龍門峻望屛藩列郡襜帷膺鎖鑰之司砥柱中流舟楫儲鹽梅之寄香凝畫戟政簡刑淸瑞錫玄圭風恬浪靜際高秋之薦爽卜嘉祉之駢臻方坤樗櫟散材駑駘下乘把一麾而出守蚕笑負山判千牘以勞形蠡愁測海所冀福星遠照晶芒分暗室之燈更欣治譜留貽躋躋學壽陵之步是則野無犢佩蓋斯民如躋春臺而共巢有鳩居詎此日能忘夏蔭玆修蕪稟敬馳僕隷以問安徒矢微誠曷任主臣而屛息至舍姪三才

者嗟范叔之一寒賦杜陵之十暑向收蘭譜雅承文章道義之深爻近肅素書特祝福祿功名之並懋三薰以獻九頓而陳統賜海涵曷勝山仰謹啓

復馬總戎啓

恭惟老鎭臺斗山重望鐘鼎宏勲表易水之雄風地靈人傑踵伏波之盛烈源遠流長武庫胸羅早裕十三篇之奇正南溟水擊遂搏九萬里以扶搖功名布蠻烟瘴雨之區萑苻不警麾節歷淞水嵩雲之境刁斗無驚挾纊著其仁聲投壺傳乎雅韵彼齊州素稱扼要襟海負山惟元帥雅具壯猷經文緯武旌旗璀燦陽侯颶母潛踪鼓角清閒海市蜃樓獻彩蓋 聖天子剖符推轂師中隆細柳之營而大將軍建威銷萌海外罷高麗之戍斯眞

三軍之司命而爲萬里之長城者也某質陋鉛刀才嗤穢綫假一麾而出守綆每愁深判千牘以勞形餐眞慚素所荷英風久仰得抒饑渴之懷更承惠誨有加不作菲葑之棄陣開魚鳥還容杜老談詩士列曼纓更許莊生說劍聯茲聲氣藉日引以月長畏此簡書遂南轅而北轍循行原野此地詎布棠陰翹企雲霄他日倍深葵向惟是德音遠播無閒千里而遙則夫寤寐弗諼實屬三生有幸矜修蕪啓用寫別悰不盡寅恍統惟丙鑒謹啓

魁星像贊

天官家言二十八舍歷歷白榆無冬無夏茲乃魁然枕參四射在天成象取物爲假頭角峥嶸怒目露頷蹴踏靈鰲風檣陣馬斗可量才金豈躍冶巨筆如椽誰當授者盛世崇文化成天下鼓篋而來若水之瀉桂子香飄柳汁衣惹鎖院風清鱗鱗屋瓦樺燭三條晨鐘數打神之格思指麾羣雅賦轢班揚策凌董賈虎氣斯騰蛾眉乃嫁千佛名經十倍聲價精彩上干天垣不夜惟帝曰俞嘉汝功也司命文昌實相驂駕不比金雞長竿肆赦不比王

良車騎滿野

水月觀音像贊

我聞大士曰觀世音現女人身居修竹林幻千萬億歷去來今衆生濁苦黑業浸淫如蟻旋磨如魚游鬵如懸崖馬載驟駸駸戈矛劍戟盲塞聾瘖墮落無底萬丈千尋惟我菩薩願力宏深慧光四照哀此黎黔援之寶筏度以金針楊枝點點徧灑甘霖大千世界永拔沈淪水墨一幅妙相如臨空潭皛皛初月無陰佛由想造筆不塵侵弟子某甲肅整冠襟髻珠可寶詎數球琳晨昏頂禮生清淨心

韋馱像贊

瞻其貌侃侃如也觀其容行行如也問其號是爲落伽山中韋馱尊者尻以爲輪神以爲馬貝冑朱綾風雲叱咤寶杵平衡若鎮鋣之躍大冶足令鬼子遁形魔王退舍佛法精深得其門者或寡獨屹立之在前儼承流而宣化以之擬衞道於吾儒殆亦賜與由之流亞

題李子振蘭亭圖贊

彼何人斯不樵不牧不簪不紳不劍不筑不百尺樓不萬間屋白石粼粼青山簇簇修竹成林清流如穀髮坐科頭精神滿腹覯其古琴在囊異書盈束蠒紙方舒毛穎未禿得自在之性情存本來之面目固已前無古人別翻成局又豈必追禊事於前修而作右軍之眷屬也倘曰不然請與訊志和之僮而問穎士之僕旁有兩奚侍

集詩經一章章二十九句為唐紫山題相馬圖旁有姬人提刀執壺侍

我有嘉賓伊可懷也碩大且卷赫如渥赭古訓是式朝夕不暇穆如清風慎爾出話於焉逍遙見此粲者螓首蛾眉巧笑之瑳鞞琫容刀洗爵奠斝卉木萋萋其檿其柘既閑且馳皇駁其馬爾牧來思亦不遑舍且往觀乎率彼曠野歌以訊之夏之日冬之夜無恆安處衡門之下念彼京師星言夙駕

硯銘三首

我有端友藉手墨守
是爲弘農陶泓筆公墨卿其朋玉琢泥澄莫與子爭能吾其拂琴几而出之緘縢
郁紛烟霙惟君之勲誰云可赩

書黃粱仙蹟後二則

唐呂岩字洞賓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入終南山修道世稱純陽子按翁爲關右人非趙都産然黃粱勝蹟夫人而知之矣彼仙昇王子大書崧鶴之山尉隱吳門乃隸驂鸞之渡丹宮不改靈躅長留修耶乘者正未可闕焉不講也相傳城東北呂固村有洞賓墓李昌谷云幾回天上葬神仙其然豈其然乎

邯鄲道士呂翁度盧生事最奇亦最著本出枕中記所載謂開元中翁與生邂逅逆旅授以枕寢而夢夢而覺且悟遂隨翁學仙去今即其地立祠金碧粼煌甲於河北攷翁於咸通開應舉實懿宗時上溯明皇之世已越十有二君前後逈不相及不知枕中記何以云爾且記爲李鄴侯作鄴侯卒於貞元六年下視咸通時尚遼即有仙骨亦安能預知後六七十年事而記之蓋方士家言其不可爲據如此要之古今夢境也身世夢場也寵辱者黃粱耶得失者蕉鹿耶是非者蝴蝶耶勞佚者尹氏役夫耶吾惡知夫君者之爲夢而若者之非夢耶吾惡知夫不自謂夢者之不更深於夢耶吾又惡

知夫夢中說夢與夢而自占其夢者之無適而非夢耶昔南華仙有言成然寐蘧然覺知其解者將旦暮遇之也徵實馮虛兩不必辨矣

文邑贈言書後

士君子之能於其官者往往多去後之思而歌詩流播實始南國之美甘棠東人之留周公也爲賦九罭之詩其卒章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抑何往復纏綿深情如許千載下讀之猶令人欲歌而欲泣也我友浴齋陳公以名進士宰巖邑寬仁子諒士悅民懷即兩漢所稱循良吏當不是過歷兩考政大成矣突以非罪斥彼都人士之惜其去者彙爲歌詩以贈予既受而卒讀之矣顧嘗攷疏廣受父子相隨出關班史既有味乎其言之

迨後昌黎之送楊尹即枚舉其事用相比擬而賀監之返鏡湖也賦詩贈別自御製外凡若干首此其人皆身都貴顯致政懸車祖帳郭門賓朋雜沓鋪張而圖畫之無怪也今浴齋以七品官罷職素衣遭染紈扇逢秋羸馬敝車酸寒可念而黃童白叟相與臥轍攀轅號呼載道其秀而文者更能作爲歌詩一唱三歎用寫夫綢繆悒怏之情併微及夫欲言而不敢徑言之隱以視甘棠九罭諸作振藻揚聲固不侔及要其厚意淳風度亦豈有異哉然則是編之存誠足爲廉吏吐氣即以當會稽一

錢鬱林片石當無不可彼金玉錦繡象貝文犀貨
夫所珍爲官橐扃鐍而緘縢之者何可勝數竊以
語浴齋蓋終不以彼易此也寒水落日風笛離尊
送子河梁勉旃自愛

李蘇門詠古詩題詞

左太冲詠史八章千秋絶唱唐人率以七言絶賦
之匪腐則纖無當興觀之旨如胡曾王遵諸作幾
墮惡道獨明代李西涯創爲古樂府體因人命題
緣事立義感喟遙深別成機杼弇州稱爲天地開
一種文字不虛也始蘇李君示所撰詠古詩若干
首予受而讀之心靈手敏不拾人牙後慧而蘊藉
和平一衷諸正更於曲終奏雅時唱歎悠揚音在
絃外令人作十日思誠不知視記室何如要其與
西涯諸作異曲同工固非妄歎也已昔人目少陵

爲詩史又謂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今李君殆
詩中有史且於史中有論有贊風雅紀述之才一
以貫之詎必曰離之雙美耶頌誦之餘因援筆而
書其後

跋杜箋評本

予髫齡時學作詩習聞夫詩聖詩史之説則亟取杜詩讀之凡胥鈔論文諸本丹鉛殆徧固未能窺見藩籬然於短什長篇什八九皆上口日光野馬銙管蒲盧杭畔樽前胥是物也後乃習見夫世之學少陵者率生吞活剝以擣撦爲能事意殊不以爲然並杜集亦稍稍棄去日汎濫中晚唐更旁及於玉局劍南遺山道園諸家轉徙出入迄無成就亡何亦遂捧檄以出殆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也今春久滯濟南於張鹿泉司馬處假得杜箋

一帙爲嚴思菴陳西林兩先生所評騭者繁簡疎密各具手眼搦管臨摹因得重理舊業如璧返如珠還如清風之來故人如失乳兒之忽逢慈母年事漸增客氣都斂益恍然於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韵前輩飛騰而餘波綺麗者誠哉獨有千古學者卽欲轉益多師要不能不以此爲先河之祭矣臨本別以朱紫朱爲嚴筆紫爲陳筆嚴名虞惇常熟人陳名鍊武進人兩先生皆能詩皆有集行世皆於沉鬱頓挫處得杜髓閱玆編益徵得力所自云

周有鎬誄

周君諱京字有鎬蓋吾黨之有道而文士也少穎悟讀書日以寸計年十七補弟子員心齋沈先生督學至閱奇其文拔置第一食餼二十八中嗣後踵厥事凡六七輩至則無不國士遇者然數奇每足蹈省門輒報罷遠近識與不識代扼腕者屢矣君恬而安之無慍色轉益肆力於舉子業悉穿穴靈府鑄緯鎔經而出所存稿不下千首皆所謂叢桂叢蘭奇玉特珠者也暇更旁及詩古文詞率溫醇雅麗成一家言家固貧授徒自給閒有以非分

投者峻却之與人交絶去城府至談文論事有不合輒鬚張面發赤與爭卽權貴人不少假其氣骨殆天植云君旣遭不得志於場屋文名顧益重今

天子御極之元年選士入澤宮君與其難弟偕應詔一日而名動公卿閒當事有强留之者以雙親老拂袖歸盍歸之明年而卒嗟夫古人有言曰國家設科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余向不之信謂士旣幸生右文代能稍用儒術自奮何至寂寂令孫山輩笑及覩君之揭德振華也如彼而黃金之虛擲也如此倘所謂非

常之人失者非耶又豈豐於彼嗇於此有默司其
子奪進退者爲與翼去角之說耶昔昌黎之於歐
陽詹羲山之於李賀發憤攄情幾欲叩九閽而訴
之然二子即不幸以死固常掛其名朝籍閒君入
太學後次當授官然欲稍緩須臾博折腰之五斗
米亦不可得嗚呼其尤可哀也已余少君十二歲
素兄事之步屧過從匝月數三四見君今其死矣
詩壇酒社邈若山河車過腹痛之言有隱恫焉因
畧叙生平於右至其世系里居生卒月日葢季方
之家狀尤備他日必有如椽巨筆爲勒豐碑立佳

傳以發厥幽光者余則非其人也姑誄以慰之曰
謂君年之不長至人達化齊彭殤也謂君志之不
償雲開日下孰頡頏也雙親健在弟雁行也孝友
令譽沒益彰也形銷影化有不亡也晴窓檢點名
山藏也厥子善讀聲琅琅也玉樓召賦白雲鄉也
帝曰俞哉錫汝觴也鸞車虎瑟舞霓裳也顧而樂
之下視塵世紛蛣蜣也獨余懷之不可釋兮欲呵
壁而問彼蒼蒼也

代撰林毋任孺人誄 并序

嗚呼芳留翰墨永懷漆炬之悲誦廢莪蒿莫補白
華之句聳四萬八千之丈天姥峰傾過二八三五
之期月娥影缺感杯棬於舊物垂床簟以清塵荏
苒歲時蕭寥景色此則覓少君之藥未能駐此華
顔彈寡女之絲不足宜其沉痛者矣建都任孺人
者福唐林翁之淑配而文學某某之賢母也頌椒
吟柳班擅大家設帨鞶纓離名中女任彦昇登龍
之裔更産禮宗林和靖友鶴之餘還資賢助結褵
以往合巹而親奉色笑於高堂枌榆栗棗勉有無

於中饋腒鱐羔豚梭織春風軋軋應倉庚之候砧
敲夜月丁丁和蟋蟀之聲常不懈夫婦功憶無違
於姆訓魯朱家之慷慨黽勉爲多孔文舉之雄豪
箴規不少富家大吉長發其祥始也占蛇繼而集
鳳階盈寳樹紫羅囊獨秀謝庭巷號烏衣白玉塵
定歸王氏成行以拜佳婦佳兒交謫無聞宜家宜
室對擧梁鴻之案冏緘魯淑之書斯亦備人世之
繁禧而極天倫之樂事也孰意塵氛薇日不照東
南離恨名天仍傾西北砌偃蕆蕤之草萱豈忘憂
叢開黯淡之花荊難益壽藥鵲巢而罔恤駕鶴馭

以何之遂使界處三千魂迷蝶夢節當重九涕隕
牛山報罔極者如何哀永逝今已矣僕也搜劉家
之斷簡孰聞列女賢媛接孟氏於芳隣稔識京陵
東海彼華筵祝嘏記曾踴躍登堂乃寶婺掩芒忽
值淒凉罷社在昔楚邦人士陶母傳賢亦越沛國
諸生桓婺誄德不辭揚扢用表幽貞敢擬前人聊
成蕪製其辭曰
從來婦順柔協坤儀生爲秀毓没亦芳垂歷觀前
籙形史揚徽以聞林母豈不庶幾篤生望族宋子
邢姨內言不出習禮明詩德功備矣父母愛之曰

予此女瑟友伊誰翁時年少鶴立羣雞於門本大
驄馬豸衣東床妙選御輪以歸尊嫜善事氣下聲
怡敬共滫瀡潔治饘酏衿纓綦屨金燧礪觽承歡
堂上斑彩同嬉相夫必戒操作髻椎斂橫劍拔歲
永光隨編殘機軋漏促影依欒冬則有視夜何其
鹿車可挽象服奚爲翁猶結納談酣晷移翁更慷
慨氣吐虹奇入謀諸婦砍鱠呼孫雜佩以報斗酒
不時翁有好德母也翼斯翁有令譽母也成茲中
媾二老風木永悲翁形骨立母髮而衰每薦必哭
觸物興思於今逾紀不啻始朞克家有子胎教何
疑蘭芳桂馥亦茁孫枝各[illegible]異物[illegible]鳳飛和於
妯娌自牧以卑惠及婢僕各撫以慈其爲人女紫
石有辭其爲人婦汲甕可提其爲妻也桓孟之遺
其爲母也柳韋之規種種閫範如前所摛我聞厚
德乃福之基宜膺上壽爲女子師云胡薤露而遽
晨晞建溪瀰瀰梨嶺巍巍誰與同壽三尺豐碑

祭三義祠文

造父之先同祖於嬴受封伊始穆滿南征數傳適晉緒業用成成季宣孟有赫厥聲日中則昃天道虧盈持耍而哭蠠夢先呈下宮難作雹激雷轟闔門駢死鳥焚魚烹千鈞繫縷遺孤以生一索不已詭護錦綳公孫者客有友曰程立孤與死兩相權衡如申與伍各踐前盟豈惟二子亦有韓卿一言悟主繼絶扶傾譬灰斯燃譬枿斯萌衰宗再振敗局翻枰此之功德山嶽猶輕客位設祭禮必稱情（隋國經云邯鄲人有祭祀別設客位祀公孫杵臼程嬰）某也作宰撫拜東明

合廉藺李棲屋三楹中懷惕惕亟議經營四賢攸祀玆席無更各於其黨濟濟英英在昔廟額三忠之名思豈不足奈匪定評易忠以義論庶持平籩豆鼎俎牲具酒清神其陟降用鑒微誠春蘭秋菊念此趙氓

三義祠者祀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三氏舊在叢臺下後移城西東明觀右每歲以二八月致祭祠原名三忠今按公孫杵臼係趙朔客程嬰其友人韓厥則同爲列卿者也加以忠字殊欠貼妥予爲更定今額庶不沒其實云爾 自記

迎祀四賢祠文

七雄並起嬴氏鷙張弱肉強食有若虎狼共所窺伺尤在趙疆誰資保障惟國之良將軍善飯利劍長鋏睨璧進缶目無秦王閼與卷甲敵以大劍武臂短逐北追亡凡皆智勇豹變龍驤折衝樽俎決勝沙場更爲合傳旗鼓相當淋漓描寫神色飛揚捍患則祀祭典爲彰代遷物換囿替蒸嘗我來肅拜瞻顧傍徨東明道院老子之傍靈依三義歷幾星霜一龕同住錯雜班行猘犬馬服名並流芳實惟趙產讀書有堂歸魂有宅紫金山陽如何廟

饗獨靳瓣香詎非缺典有待參詳禮以義起度地一方丹楹刻桷金碧輝煌四賢接軫並坐鼓簧豐碑深刻青石爲坊迎神此日候值清商野菊被砌官柳覆墻牲殺器皿薦肴椒漿巫絃芭舞音節鏗鏘邦人悅豫濟濟蹌蹌昔聞搏髀感動漢皇亦有慕藺慨當以慷父書膠柱往事蒼涼古人不作對此茫茫叢臺百尺滏水茫洋雲車風馬廻睨故鄉翩其來格欣欣樂康

四賢祠者祀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舊只列三賢而遺趙不知何意又以祠燬合祀三忠

祠內亦權宜之計也予涖邯之二年相地鳩工爲改卜南關外並進馬服君主於中用補缺典如曰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則非敢聞命矣日記

代奠蔣太翁文

嗚呼靈光殿傾少微星喪人間歎老成之凋天上訝神仙之葬浮生夢幻火自傳薪大雅推遷予旋就報惟我太翁閥閱名家鄉邦宿望桂林挺秀比嵩嶽以生申周室分支若嶓冢之導漾持已惟謙與人無妄長才固具有經綸傲骨亦生而骯髒李元禮謖謖之風黃叔度汪汪之量溯自稺年入塾即詫夙成迨夫弱歲能文便矜絕唱下董帷而味道干世何求摩燕闕以求名夫誰能抗而乃勢可飛揚懷仍疏放李白之詩百篇阮孚之屐幾兩蓋

淡泊本諸素志隱慕梁鴻若功名付彼後昆經傳劉向好是隹兒居然哲匠入鎖闈而射策一鶚橫秋剖符竹以鳴琴九河息漲七年執掌童叟大有謳歌一片水心內外可無屏幃固趨庭之子能賢實作室之人善創遂過耄耋之期自謂羲皇以上性益冲和養深聆盍把臂則閭里歡迎繞膝而孫曾孝養濟南生壽書之歲童與偏佳衛武公陳戒之年筋力無恙謂宜春秋五百人世逍遙不圖洲島三千仙風跌宕衆所共傷天何不諒某百事推頹十年孟浪辱賢郎之顧盼竟略形骸代羈客以

隮躋雅賓倚仗登堂思仰斗山逝水空懷几杖雖
繹考終之訓福德已備尚書況誦自祭之文曠達
尤微元亮祇宜闡此幽光復何生夫挹悵然而夜
月靈輀晨飈繐帳孝水增波悲雲獻狀漫占碩果
之爻莫覩屏風之漾會旣散厥者英人實空諸依
傍爰濡墨以敷陳更撫膺而惻愴潔爾豆籩奠玆
醓齊冀來格而少駐素筵且肅拜而滿斟村釀

奠德州封太翁文

嗚呼兖冀之墟惟畢與昴占分野也漳衛雙流莽
莽瀉也靈淑所鍾產達者也惟我太翁少而嗜學
書插架也稍長操觚霞蔚雲蒸衆所詫也充國觀
賓文壇覇也廣文之銜翰林亞也詎但詞章誇爾
雅也藉甚鄉評莫假借也僉曰如翁之孝於親信
於友宜於弟兄得此於儔人中蓋寡也且也有用
之才若干將之躍大冶也若楩楠杞梓之足支大
廈也若魯璠璵宋結綠梁懸黎之奚啻連城價也
謂宜履有上殿之趨而衣足御香之惹也而顧掉
頭曰姑舍也水竹之居枌榆社也時而課耕東崦
西屯行穲稏也時而談禪貝葉松花親蘭若也時
而彈琴飲酒賦詩藉此消寒或過夏也老境彌甘
如啖蔗也才子傳經環膝下也蘭茁其芽殆王謝
也爰自長君先生之登賢書陟曹郎而驅五馬也
廉以率屬嚴乞假也惠以臨民少笞罵也案無留
牘整以暇也是皆素奉太翁之教朝斯夕斯而得
所承藉也歲在昭陽季冬之月少微無光嗟木稼
也曾幾何時白馬素車紛丙舍也悼老成之云亡
不禁泪下之盈把也然綜我太翁之生平而討之

壽矣康矣榮矣哀矣夫孰與方爲也業存順而沒寧抑又何恨乎羽化也馬鬣崇封樹之松柏檟也梓有鮮也俎有炙也爲文以告之庶靈之格思而歆此杯斝也

奠張翁文

兩儀絪縕轉洪鈞兮敦龐元氣浩無垠兮山川磅礴誕俊民兮惟翁門第世朱輪兮張仲孝友埒甫申兮京兆治譜吏稱循兮千秋金鑑久不湮兮明德之後羽詵詵兮棗林一派更嶙峋兮翁如楚客降庚寅兮少而嗜學書等身兮稍長染翰筆有神兮璠璵佳品重成均兮策名天府爲國珍兮便應綰印袍朝紳兮烟霞痼疾且逡巡兮寬閒之野寂寞濱兮時而課稼及好春兮稻塍麥壠迭相因兮時而學圃生花茵兮種松皆老作龍鱗兮雅好賓

客情話親兮榻下徐孺轄投遵兮待擧火者若而人兮堂前樸棗任西隣兮名門選配彼綦巾兮絲逮下仁兮梁孟嘉耦賓等倫兮鹿車挽鮑簫吹秦麻筐筥贊禋榛兮富家大吉奚憂貧兮恩勤鬻子兮我聞壽嘏由樸淳兮如翁厚德若飲醇兮宜多年歲擬大椿兮云胡示疾遽窆窀兮少微星隕寶婺淪兮風凄月黯颯蕭晨兮然而何恨火傳薪兮閱人成世海揚塵兮況翁諸福備疇陳兮存吾順事沒返真兮桐孫桂子各彬彬兮蟬連鵲起要路津兮隴岡阡表賁絲綸兮微渺爲矣何悲辛兮生

匆一束薦溪蘋兮靈其不昧庶遄臻兮

奠曹翁文

嗚呼昴髿韜光畢芒歛爍棘津之筏罷航廣川之臺長鑰聲稱猶在洵百行之足傳神理難明竟九原之不作才本世用宋斤魯削品亦人欽質酥豐酪追先世之文釆風流異狂奴之嶔嵚歷落持躬常守乎溫恭入世何虞於愧怍口鮮言過動之履錯汪洋涵千頃之波式玉緘金挹注泛九里之河解衣贈槖繞檻蒔花一个草亭隔池岸柳兩條略約雖枌榆譽重顧泉石爲懷卽頻壁英蜚惟縹緗足樂方擬賜來鳩杖重開九老之圖不謂蓼覆鹿

蕉莫覓十洲之樂嗚呼黃菊飄零白楊蕭索繐帳成灰漆燈初爛樹不寧乎悲風舟忽移於大壑緬駒隙之如馳繫馬鬣之可托弔也甲寫哀詞悲盈清酌歎莊椿易老長乘絳圍之鳳鸞喜竇桂方馨齊奮青霄之鵬鶚翌煥丹旐封貤朱襮食報孚魂還眞安魄想備聞乎嗟悼應無憾於冥寞

奠陳母喬恭人文

嗚呼坤輿挺秀地道資生中天娥婺聖世皇英迺郝鍾之盛時式傳禮法考班蘇於前志各著才名彤管相承詎昔然而今否徽音可嗣亦死哀而生榮惟太恭人璦沛珠胎綺窓蕙質明詩習禮書且等身纖素裁衣日凡幾疋晉爲仕國篤生原屬名門陳本德星選婿爰諧靈匹敬承訓誡巾帨衿褵善事尊嫜椇榛棗栗惟我太翁才華潘陸甲第金張弱歲雅能文墨瀋共筆花璀璨中闈資賢助機聲偕書韵鏗鏘室無交謫之言琴瑟如鼓詩有雜

佩之贈斗酒時藏泊乎紫陌看花蓍生勸駕名區作宰澤布棠陰上考書屏香飄郎舍太恭人則象服是宜魚軒與迓儉以佐廉勤而贊化偕遊燒筍文湖州之清韵斯同對泣持丹盛夫人之陰功不亞既而鏡湖請乞栗里言歸暫脫金門之籍仍支白板之扉太恭人則問耕課織砍鱠呼豨畫紙每供棋局釣竿共坐漁磯略如蕭史游遨雙吹鳳竹不比王章坎坷對泣牛衣鴻案相莊熊丸更昜竇家而叢桂紛紛謝氏則庭蘭馥馥雙雕繼起大有蜚聲一鶚先飛衆爭屬目職太史之河渠作孟津之良牧戢暴而村少吠厖理紊而案無留牘帝嘉懋績晉二千石以崇階郡領瀛洲壯五百里之甸服起居八座庶答劬勞嬉戲三千端由式穀薦紳表厥禮宗閭里詩爲老福遙瞻紫氣咸推壽母之門何意靈軿遽迈瑤池之轂嗚呼天姥峰傾北堂草萎少女風凄夫人城圮在大孝泪枯滄海每慟杯棬卽闖屬望斷慈雲聊陳筵几然而誥錫五花龍章耀日壽躋七袠鶴髮齊眉德容雖邈懿範可追信流芳之及遠悟幻化以何悲臨風九頓薦一卮靈如鑒此尚其格思

奠張母劉孺人文

湘江竹殞琴淒寡鵠之音井蓮渦鏡合離鸞之影歎婺光之乍掩緬婺緯以堪型遡自設帨高門書傳黃石洎乎結褵望族系衍金刀顧臺和秦簫想奩內雪飄謝絮而廡齊孟案知梭間錦繞蘇機從凜乎三咸稱尹姞德備其四共美姬姜乃碧藻魚軒儉不殊釵荊裙布將絳闈翟茀樂聊在衣縞巾綦忽驚鵩止承塵樓招賦玉忍聽烏號墜葉穴指同灰奈一院藥欄神傷鹿挽幸三條樺燭業課熊和何期相繼云殂愈痛所天欲餒揆諸大造伯

道未必知兒萬爾連枝曲逆依然有後鞭瑞麟於桂苑翽翽鳳於梧岡乃冶克紹箕裘堂構用貽莢蘐彬彬壺範卓卓女宗方欣邁花甲而待花封霞帔停膺紫綍何意迯仙班而游仙島雲軿遽出紅塵鶴弔初臨風淒月苦牛眠永悟澤媚山輝乎黍敕司職膺鳳紀用揚懿範特表孀儀他年碑記榮褒瑱蟠屭贔此日翣弖寂寞撥繞氤氳禮異壞垣詞殊誄墓生匆侑爵寧云一勺蘭漿虞殯臨輭床比三章薤露

蕉尾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方坤撰方坤有經稗已著錄方坤天分既高記誦尤廣故其詩下筆不休有凌厲一切之意尤力攻嚴羽滄浪詩話詩不關學之非然於避字險韻恆數十疊雖間見層出波瀾不窮要亦不免於炫博此文以學富失之所謂矯枉者必過直也其詩凡分十五集曰刪餘草曰公車草曰木石居草曰公車後草曰木石居後草曰丁年小草曰蠶臺稿曰看明草曰廣川稿曰酒市稿曰一粟齋稿曰梔花齋稿曰杞菊軒稿曰詩話軒稿皆古今體詩曰青衫詞則詩餘附錄者也文集二卷亦大抵儷體居多蓋其根柢在六朝也

藍户部集二十六卷

〔清〕藍千秋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藍士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藍户部集二十六卷》提要

叙

古文六經之佐佑也其言之清且粹者天若有所擇而畀雖逢明盛常緘閟遲留必百年而乃特興蓋自西漢後閱魏晉六朝文獘已極唐初治既隆矣仍踈諸貞元元和而退之習之子厚出焉唐中葉閱五季文弊又極宋初治既隆矣

仍踈諸嘉祐熙豐而永叔介甫子固明允父子出焉其後若元之虞伯生明之王道思唐應德歸熙甫皆嘵嘵然冠乎一代者於時而訪以八家十家之古文大都不絕如綫矣我

朝文教覃敷太和洽翔邁越前古故文儒傑出康熙中商邱宋公牧仲刻侯氏魏氏汪氏古文為三

家文鈔誠近代罕儷者也又積數十年到今昌
期彌叶名公宿學沉研経訓羅絡子史含清芬
吐異藻沛然追韓歐曽王而與之竝者四三家
而吾邑藍公石塢亦其一也石塢生禀奇姿抗
心希古非三代秦漢之書不覯非経世利物之
志不存荒邨老屋唫咏嘯歌泊如也中年聲譽
漸騰每避遠形勢闇淡高寄凛乎育受命於地
惟松柏獨之思晚以薦起官成均歷大行人改
盛京曹郎非其好也因謝返初服異益治其古
文而貧病相奎未幾捐館石塢希古之初心未
之能竟也天既畀之而又以阨窮困窘之豈仍
欲有所缺閟也哉然即其所譔著今次君士奇

所輯刻如干卷亦足頏當代鉅手矣或以位不
稱才為石塢惜不知石塢之不朽在其文不在
其位也少陵云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具特
識者定不以余言為阿私故叒也乾隆丁卯中
夏娟屬同學弟余棟拜書於京邸壓定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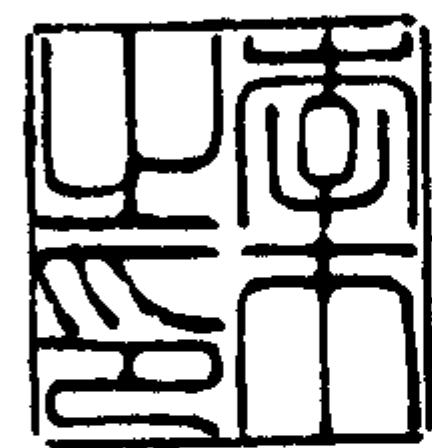
叙

文章學問人所可自必者升沉用舍則有命焉古爽同學之士往往營道同方合志同術而此用而彼合此升而彼沉有用舍為之如韓之有孟歐之於梅升沉用舍判然不相侔然天下後世必並稱之則所謂不能同者天而能同者人之為之人定亦可以勝天故稱唐詩曰韓孟稱宋詩曰歐梅未嘗以顯晦岐視也吾郡宜黃藍子長青與余里居相距纔十里少時同為諸生詩文唱和甚密歲時過從或連句不忍別酒酣耳熱縱論天下之故期各為宣力而文字則猶以為非所先者逡巡十數年余幸首舉於鄉卯成進士蒙

聖祖仁皇帝拔置史館敭歷

三朝外曾撫內卿貳年近七十始乞休以歸而藍子僅以諸生薦舉為國子學正轉戶部員外

郎余之所成孰不敢望韓歐惟仕宦頗同若藍子則詩與孟梅相等而古文猶過之乃仕宦所至僅睽孟而埒梅豈非所能者人而所不能者固有天也哉雖然遇合之命固天為之主而文章之事實存乎其人韓歐詩文集固傳而孟與梅所作未嘗不並傳千古讀藍子集則人人可以自壯命之顯晦不足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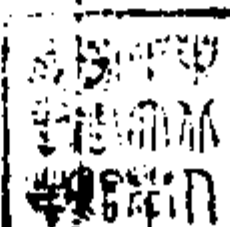
乾隆十有一年丙寅歲嘉平月上澣之吉臨川同學弟李紱拜撰

藍戶部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四言詩

五言古詩

同傳大聖涯諸子遊荷玉
涂大中五五十未遂馳賀賦十六韻補贈
壽劉大巽中五十
爲謝某暨配雙壽賦二首
壽相國高安朱公七十
壽甘方伯
壽朱子學七十
壽鄧蔚堂
乙巳桂林中秋讌集李中丞天香書屋得桂字

出關
題凌劍山觀察勸農圖
陳節婦
哭唐亦潛
輓王中丞繼室胡淑人三首
代輓王中丞繼室胡淑人

卷之三

七言古詩

三山紀遊寄淡五

海上歌送行人法旂原謝病還里
凌劍山觀察西山禱雨圖歌
其補弟子員有贈
燕子詩
漫賦柏梁體三十二韻壽胡明府
壽朱[illegible]
壽鄭母
柏梁體壽余母紀孺人
壽廖母

壽熊母羅孺人

五言律詩

偶題竹上
積雪
賦得瑤琴一曲來薰風
慰李巨來下第
與同輩游北蘭寺
過舊六書堂
正月晦日夜與傅聖涯聽雨二首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書

卷之十四
傳

卷之十五
傳

卷之十六
記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藍戸部集卷之一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賦

横秋閣賦

按郡志羊城舊閣有三東承春北飛雲南觀風後於西增其一與承春對峙即横秋也又云横秋本郡治西圃舊閣之名則郡故有兩横秋矣一郡大觀故當以四三閣者爲正以其地處西隅且向承春故以舊名被之諸閣大都建於宋然横秋之廢已久其故址當在保釐坊之前後謹推往蹟恭爲賦之其詞曰

繄羊城之仙域應斗牛之天府滙臨汝以作邑宅荆吳之沃土山川寃乎南國人文衛乎東都自昔宮居壯麗臺榭縈紆曷足稱宜封域表裏雄圖故曩昔所建雖有金梶積翠射圃雲亭玉臺瀛洲擬峴秋聲與夫玉茗交花睇顔懷謝雲布星羅圜亭高下於他郡或矜爲侈靡在吾州尚陋其衆斜況子城之衛東有承春南爲觀風北則飛雲茲三閣之缺一非四氣之

維均乃瞻兌域載眷西垂萬物欒斂宜營厥居於是取鍛東山採礪靈谷宜水賦貓頭貨簹之脩篁巴陵徵梗楠豫章之文木浹旬之內浮川蔽谷輻輳四集紛紛郁郁而後殘高益下誠傭役般增梁架楹層軒磊壇欄林欂櫨雞棲井榦跨百雉俯層巒干青雲薄赤漢中則沙堂砥室丹莚垩壁旁則曲屋步壛脩荷旋石其雕鏤則刻儼盤紆琢詭鐫殊方連斜橋迴波攣組蟠龍華蟲寢兕伏虎偃蹇繚糾擢毫會羽其絲飾則翠帷翡幬珠甍瑇梁文檻赭楹貝棁錦窗焜昱錯眩焰燿煇煌於是凭雕欄披綺疏覽方物瞰輿圖遠眺近矚靡不畢覩其東則桃嶺梅峯雲林月塘羅首崒嵂玉馬低昂虹降鯨蟠金堤文昌其西則芙蓉華蓋銅陵溫湯憶孺子於楮原望故都乎赤岡其南則席湖山襟南塘躡青雲探白羊仰軍標揖鳳凰其北則佛嶺楊旃仙桂倚檣豹石猊墩横波而蹴踘金鷄白雀馴嶺而迴翔其中則五峯崱屴三市紛綸香楠疎立羊石嶙峋其上則東閣貽輝清風送爽樵樓傳夜雲亭答響其下則四民雜遝萬戸綢繆奇技淫

巧鹿聚鷗遊彈碁六簙呼白梟牟鳴琴揳琵吳歈蔡歐至若溥原雜卉碩圃繁條芎藭射干青莎夜交昌陽覓陸三春菁茹雞頭枇杷銀杏紫葡獮柑火橘覓荄含桃金枝秀華玉顆丹苞奇葩錯落異果紛標叉如支園廣囿畜執非常圈赤豹棧獂羊舞錦雞浮鴦鴦欄玉茗蒔青棠澆碧蓮蔭拒霜寶玩奇珍森列長廊岑氏怪石先秦寶鏽若夫覽杜若之芳洲睇晴瀾之別渚則見江珧羅於金沙白龜游乎綠水鵁鶄鼓翼鴛鴦鵝刷羽爰有金閨名媛繡閣美姝曳羅裳被綺

襦纖肌淑質閒麗容與捐瓊瑰之珮懷明月之珠斯亦覽物華於指掌極視聽之欣娛矣然茲閣也太白其位少皞是盧斗杓西指金風佰餘雖四序之平分而辰德其獨居是故落花岑寂芳洲迷離夕枕乍凉胡笳驟悲春之秋也殘雲收暑新雨薇空開窓長嘯悽其以風夏之秋也采蕭蓑莪剪橘斂橙木落風高星殘月冷冬之秋也金飈暮集玉律朝移一望寂歷四顧清淒砧聲斷而復續蛩響歇而仍悲此則秋之秋也夕陽西墜烏鵲南還樵蘇唤侶魚艇依灘日之秋也清漏時滴疎鐘乍鏗籟响星稀月沒參橫夜之秋也於是同叔子亚之徒揮毫而詠其勝子固介甫之輩珥筆而賦所聞三陸登之以談道二季凭之以紀雲亦有方外之士幽棲之倫若潙山若覺範若洞天羽客若白水仙人或趺坐而演禪宗或揮麈而究玄文於焉想麻姑令微之化宅吊仲常元矩之貞魂西聆康樂於紅泉碧澗之鄉東瞻逸少於墨池朱井之濱訪魯公之軼事讀考亭之遺文斯固一代之壯觀也而今則隳頹泯沒久矣其跡滅於荒榛矣蓋木

石之壽有盡而世代之變無窮故曩昔鉅麗於今或化為煙空其不變者唯此江山人物四時之煙景與夫騷人學士憑弔之心胸故雖時移物改猶能摹其景於荒煙野蔓之表而寫其事於空濛寂寞之中然則茲閣之形雖不得而復覩而橫秋之實夫固偕吾郡以長存而莫究其所終

遊宦羅峯賦

牛眠石梅氏者遠溯壽春之仙躅近纘宣城之偉踪以桑兆𣽂灪之嵗辰次壽星之月將有事於譜牒以萃渙於閟宮華陽子聞而趨之未悉所以稱斯族者爰偕其族文學縉紳之徒二三君子越阡陌沿溪流望幽篁而竦息探孤邱以遨遊則見塊然巨石偃乎波中頂箍拓提命曰羅峯廻瀾四映修竹一蔟華陽子顧而樂之於時箕踞盤石濯纓淸波臨流俯仰而欵曰有以夫所以稱斯族者客進而咨曰夫子會心

厥義云何華陽子曰客試擬之余茲擇焉客曰山骨爲坯大巧不斲高可擬邱深不爲壑厜隤乎欲障末流之波渾淪乎未剖太古之璞隱隱若穹龜之欲渡岌岌如斷鰲之旋却豈其出南山之梓奔駭于一卒之嚓將毋糞西蜀之金竄軼乎五丁之鑿華陽子曰得其形矣勢猶未也客曰市橋立犀難厭灌口之圮淫豫若馬徒駭瞿唐之衝爾乃扆禪和凡九峰提北華之岌業挈金嶂之龍從華蓋挺巘於蓐收軍峯秉炬於祝融山如逐鹿岸若投熊雲起則尺視三山風生則帶擬入鴻華陽子曰得其勢矣景猶未也客曰洑流廻岸漣漪弄沙朝暾凝乎碧玉晩照繼以朱霞風入竹而韻冷月過松而影斜溪煙斷而復續灘響驟而時遮若夫芳州被徑秀麥浮隴月落澄潭霜凝枯碧各應候以呈奇姑錄尤而棄冗華陽子曰景斯集矣情未徵也客曰藐爾一卷之石位乎四衛之域疑落玄洲之解形類化丹邱之鬼血壯觀則三市喧闐靜聽則萬瓦翕戢若夫賈帆下上旅船出入檣影戞木末以參差櫂聲觸石根而揑栗至如煙橫水際

知客舟之晩泊火明林外識漁父之夜歸遠谷樵蘇隨風榛以寂歷近磯砧杵間疎鐘而徘徊騷人得之攬輿禪子因而發機豈若鷺水龜山第紀蜿邱之誕雀洲梟渚徒克兎園之嬉也哉華陽子曰情斯在矣猶未造厥理也客曰有是哉夫子狂余乎夫山峙川流孰究其垠搜冥抉奧亦職由人態窮于斯理將奚循華陽子乃縱覽極目高舉遠引而語客曰吾宜之作邑於斯也經九曲以濬源拆連樊而奔逝荷玉繞於北戶卓望資其南蔽然猶蕩潏澒洞沸騰奔詣匪

巨石之嵯峨曷關鍵乎風氣矧溯洄而上則鳳山與獅石交竦沿流而下則龍岡與鷹巖互振茲固四會之中權貿司二水之節制夫何仙靈之胤騷雅之裔爰卜宅於斯遂奠居其際風土無異於天齊福澤不減乎地肺固宜叶雞祥於重明豈直諸鳳占於五世倘語夫山林藪澤之奇則玉版難稽若以移捐珮拾翠之區則金壺莫記矣客乃傚罔旋辟邦而揖曰非鄙人之所及也請櫽括乎斯言爲登臨之一快

綏幽賦

吳君擇善地以葬其親君自謂良人不以爲良藍子曰此其所以爲良也作綏幽之賦以攄厥旨其辭曰

伊遂古之寘書兮彝儀鈌而弗彰生託體於巢窟兮死委骸於莽蒼徂徃聚而饜肉兮烏鳶號而啄腸夭厲勃其憤惋兮爰旁睨而怛傷製飛丸以逐宍兮穿邱阿而瘞藏中古有哲人兮殫厥心以求索旣殯葬其孔脩兮又申之以卜宅喟歷茲以降代兮羌踵增

而靡劇啟相塚之觭術兮何恢詭之多門挾奇中以駭俗兮語荒忽以渾芒固儔人之眩瞀兮匪智士之所存遴延陵之苗裔兮躬克孝以愼終營厥考之幽室兮獲吉壤於嘉陵陟禪和之嵯峨兮揖太和之龍嵸眇黑紛以膠葛兮培塿伏以攢叢踞巖阿之翕習兮洵四氣之冲融厝厥媼於别邱兮路脩遠而未從披書圖以攬勝兮知遙埒乎茲峰君欣欣以自憙兮詡靈阜其獨契萃嘉祥於雙巘兮挾青囊之奇秘咨輿論之不然兮咸譙君以佁儗曰嶽崟其廹隘兮亩

何足以矜異茲兩端之齟齬兮或狂惑而然疑惟余心之獨往兮訾二論之鈞詿曰余溯前脩之淳樸兮事喜揣而咸宜嗟叔季之雜擾兮知彌設而患多益塗車爲龍輴兮陋芻靈而晝翣更增進而不已兮遂珠襦而玉匣襲魚腸以爲殉兮纓璵璠以爲奴尋振驕而折骼兮祇叢骴於九幽甘厚葬以貽患兮雖遭担以奚尤鑒前世而稍寤兮剏暴骸之往失顧釋茲而弗蹇兮又篤信乎觭術曰禍福與吉凶兮悉筦紐于一垤彼民志之貪婪兮競奔馳而突軼瞰牽區之

瑑麗兮咸延頸而注目彊負勢以橫奪兮弱陰謀以盜竊違揩掘之故害兮罹寇攘之新殃獸逃焚而赴溺兮替避柱而觸牆死有知其無知兮憫九原之徬徨茲多口之詬厲兮貫榔藏之無虞幸不周於世俗之好兮亦何靳乎吹噓昔瑕丘之茂美兮胡蘧瑗以爲蕘惟不食之棄壤兮國子高之是求櫟社自託於散木兮叔敖眷眷於寢丘繫化者所謂祥兮永勿動以爲安苟茲患之不攖兮壹何脩而蘀旃睇大運之悠悠兮物無始而不終歷萬禩猶一瞚兮歘變遷之難窮骨肉與黃壤而爲一兮又孰吉而孰凶試瞻前以槩後兮是與非其曷憑明告之以斯言兮妥幽靈以覺羣蒙

黃金臺賦 以求良市駿骨爲韻 學憲沈 院試江西第一名

溯皇王之上理伊俊乂之旁求茲年悠而嵗邈匆異
代而同休緬燕昭之芳躅登無終以踟躕尋碣石之
舊宮想擁篲之風流築金臺之崒律式金玉之綢繆
於是郭隗樹之風聲樂毅宣其謀猷陳大呂於元英
返寶鼎於薊邱齊秦畏其勁敵韓魏難與匹儔斯其
幸傳爲千載之盛彼其臣蓋亦一時之良然而技術
之陋盡於縱橫功業之卑誌於短長繇茲以談豈直
不敢與三王比烈相提而論又何嘗足與五霸爭强

爾乃尊之鼎鉉游於巖廊席高明以尊優步天衢而
翶翔匪直七國之時聞其風而慷慨猶令百世之下
感其事而徬徨豈非爲國之首得士者昌欽其立表
足以流芳者哉於是傺彼駿足載游燕市虎脊龍文
驊騮騄駬比肩而立隨踵而止歷塊過都咸集於此
云胡則然其來舊矣圃非湘而盈蘭庭非沅而集芷
求則得之愛而莘只昔人有言請自隗始以斯知衒
玉而售豈爲席上之珍按圖以索難逢櫪中之駿世
豈無負鹽車而跼蹐望大閑而奮迅冀造父之一顧
幸孫陽之不擯又豈必剪之以金刀烙之以火印試
望古以遥集知斯言之益信矧夫運隆道泰山輝川
潤降嶽而鍾英 尊 帝而顩俊無海濱之不興靡
幽遐之不振是宜有搏風之羽專車之骨産於渥洼
來於月窟志倜儻而權奇氣深穩而突兀嘗藏器之
深深恒窮年以矻矻快作睹之風雲際光華之月日
卓爾而起蹶然而發倘俾之垂紳俾之晉笏方將翊
皇風於三五俯戰國而超忽

天子親耕耤田賦以聖德勤民時應大有爲韻 試作同前

青祇司令木德行慶協風朝至農祥晨正溯思文之配天頌有部之啟聖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釐茲爲懷罔敢不敬於時土膏震動黔首竦惻候至而違荍乃不殖穡事實奉乎天常耕鑿何有於帝德　天子乃沛然改容　詔太史以視日命司農於朝斯千畆之耤時爲鉅典三推之禮罔敢勿勤咨爾保介勅我臣隣載青旗御蒼麟列九扈從萬民擁千乘萬騎之肅肅駕八鸞六飛之駪駪屆彼青郊際茲良時一撥班三耒耒推犁殖是嘉禾用奉　明粢於焉萬姓擧仰千官交馳命太常以合樂登　淸廟而祼薦于豆既陳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百福是凝嵩呼嶽祝山鳴谷應報以嘉祉厥有大賚民和年豐時亨道泰四海爲家九有無外德配地而無疆慶與天而共大嘉穀滋殖異穗同畆奇瑞沓來左宜右有維嘉禮之既成慶受祉之非偶

上林春色賦以一色杏花紅十里爲韻 試作同前

漢京既宏鴻圖斯軼下土攸寧上林乃出槩四時之氣象不同維陽春之淑景難匹𢌞彼五柞之宮游於九華之室際艷陽之天逢綺麗之日俯察仰觀左顧右盻爰命枚皐摛詞相如載筆體景物之芳華寫千百於十一乃若薰風拂於園林甘露溥於枳棘藹藹春空蕩蕩㬰朧輕煙籠岫翠微如織是謂天文青陽設色又如莖臺通天鳷鵲井池饒苔菡𦶟植梅杏石雷穿渠醴泉鑑影黛色集於雲亭青峯擬於緱嶺是曰坤儀賁茲靈境若夫庶草蕃茂百昌萌芽千章奇材萬里名葩青莎文綬瑶草琪花有賁其實彼茁者葭各欣欣以向榮咸灼灼而敷華爛如錦綺照耀雲霞斯爲草木之英豈亶子虛是誇若夫觀號蜚廉館名射熊大窮兕象細達蜱蝓翠羽呈碧魚眼射紅言從雙狠發彼五豝罔不旁羅以族車攻茲庶物之露生實蒼旻之化工乃若軒冕克盈衣冠翕習春服既成春思遝集攜儕呼友遊原歷隰眺覽登臨周旋裼襲小偶三五大羣百十錦薦青袍乘車戴笠士女

欹嵚新粧奕熠此則人事之紛華難以鋪陳而摭拾於是牧馬之徒正襟躡屐爲目眩而神酣難審端而竟委眇豪末於三都直包絡乎五時茲上林之鉅麗洵莫測其疆里

藍戸部集卷二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四言詩

壽余東園

梨溪之山維峰巑岏蒼蒼雲木如帶斯聲君子樂胥以娛以安

梨溪之水白石鑿鑿繞我垣墉滋我藜藿君子樂胥以汲以濯

以佃以漁以琴以書高揖軒冕塵垢簪裾含章不曜以昌其孥

厥嗣侁侁伯也雲翔乎仲乎季俊翮斯張策足天衢蓬藋用光

冀缺攜儷梁鴻得耦與子偕隱遐不黃耇抱素含貞曰仁者壽

右梨溪五章章六句

五言古詩

擬古

東方有一士袒裼常不完目如流電激神如秋水寒

手持綠玉枝遊戲采雲端磳磴落塵綱戸牖甘泥蟠
欻然起釣鰲海上一投竿支頤語若士側眼觀鵬搏
投竿不得意彈鋏歌路難椎牛飲醇酒結交心所懽
所懽亦無幾千歲一羽翰摧秦壯無忌子房志存韓
碌碌鼓刀叟短髮能登壇崢嶸覩終古歌罷涕闌干
棄捐勿復道吹笙招紫鸞

華溪行

癸巳冬臨川洪獅山樵秋話雙烈事請賦詩
備史官拾遺乙卯長興之難金谿黃生婦靜

姑及其女慧悅死華溪婦臨川故太常卿傅
櫆孫太學生占衡女占衡師方城先生有文
譽獅山五丈云

伊昔十三祀七閩遭逆孽妖氛煽江湖流毒痡慘烈
天兵指南荒玉石俱焚滅下馬截人頭上馬擁雲鬟
婦女泣且行宛若連娣姪刀劍耀雪霜誰能卽引決
乙卯屠長興居民競奔蹶金谿有賢姝孃女獨秉節
悠悠經三紀長老爲余說姝本名家子臨汝舊閥閱
嫁作黃生婦簾幃自修潔上有老姑婞甘旨靡遺缺
下有出腹女小字爲慧悅窈窕垂雙鬟足跡未踰閾
厄運干戈際跟蹌竄巖穴中道逢雷雨追騎又撇捩
板橋擠欲顛溪漲不可越惶急語槀砧雍樹涉滄猝
阿女甫濟岸阿孃已陷沒顏色不變更舉趾何勃窣
給以幾須臾戒以勿搪揬祗恨倥傯間未與老姑別
臨流拜復啼此生已永訣拜罷赴溪湍一軍皆咤咄
其女隔岸呼孃去莫單孑躍身隨逝波相從絕浣湟
至今溪水鳴如聞泣嗚咽寂寞東門祠（故烈女祠在金谿）無
人豎碑碣我聆是語已太息中腸熱二女扶人極千

載猶凜冽空谷芝蘭芳不以顯晦輟所愧逐浮華大
節誰貽揭賦詩紀幽貞上借星與月華溪底岡陂英
聲無衰歇

右軍墨池

建康多高士揮塵撫遺黎將軍獨不爾晚臥滄洲湄
晦跡把毫翰抗懷慕張芝纍纍君生望於君無是非
討謨傳尺素深東黯一池祗令千載後欽揚空在茲

甲申雪

羣陰蔽天地雪花飛過額乾坤忽雷同萬里如咫尺

羲和節白弭山車行不得天意在玄冥羣動自屏息
志士擁寒爐端坐徒唧唧

古琴篇贈獅山洪五丈

五尺孤桐質成連海上心幾年嗟蒦落空挂一山岑
軫摧玉徽斷酒座無復欽誰憐聲色古但覺指痕深
星霜幽人嘯風雨夜龍唫野老增驚詫取供爨室薪
嗟予爲飲泣丐之若璆琳四壁延清籟虛堂豁素襟
泚泚孰持贈洪子非今人獅山居汝處松月爲幽陰

丙子秋余採黃精山中許璧萇周泗章將赴省

試見索戲題贈之

年來嗜丹藥雲根掘土肪苣刺別鈎吻功力較昌陽
背望野人腹不入俗士腸周許與余荅聞之哆頤張
但恨無道骨甘心藥名轀度度秋光裏屈首唫青黃
予一憐其志唉之不盈筐欻然生毛羽丹霄飛翱翔

周生下第歸而舉子既惜且喜爲賦詩以贈

試師有龍媒天閑誇虎脊駑駘千百輩向汝徒辟易
屈指後來秀誰爲雲中翮遲暮得周生相視不相逆
卓犖負奇姿足以慰曠昔壁立榛莽間秉身如玉尺

獨往懷典型脫略時俗跡落筆自超詣觀書恥[illegible]
伯樂艱一遇鹽車且服軛往者嗣續憂鬱鬱無時釋
杪秋聞生男闔室爲喜懌古人方議婚抱子非晚惜
新駒産渥洼應看汗流赤

贈某

物役寶求西山色暝已久逢君邂逅間傾盖如舊友
旅館詰岐黃咄嗟驚末有明發登前途拾邀酌杯酒
君本名家子胸懷富二酉世人重紈袴儒冠難墨守
爲親甘旨故藥囊暫懸肘良相與良醫自古無臧否

李代夭枉多獲君如瓊玖眷眷別臨岐何日重携手

李元長補弟子員有贈

君家駉黃馬產此白額駒蘭筋早挺出毛骨與常殊
之子未弱冠十五頗有餘觀書能卓犖經耗日勇與
秋木爲子神煥采朝霞舒頃者視學使按郡收英髦
翩翩諸辭郎文藻麗珊瑚錄汝將觀國豈爲諸生圖
賓興在高秋老驥同馳驅會看踸踔去逸氣凌上都

奉贈胥學徐畏壘先生二十二韻

淮海古揚州分野屬斗牛惟昔五三初不與冠帶儔

勾吳肇泰伯諸樊祠春秋闔博延陵子未辭荒蕪
斯文在洙泗羣儒競周諏文學推言偃子羽復南游
弟子三百輩風教埒魯鄒江國發菁英二賢實綴旒
使君起吳會譽聞早彌彪經術共詞章聲價匹天球
具區漲筆力包山入冥搜才大不遺細灑翰見銀鉤
供奉承明地丹青公望優有　詒操衡鏡章水一揚
休我郡臨汝川上應斗魁頭六府治文昌星精象緯
浮先民奏鍾呂邇者雜歛謳恭逢大宗匠正始返先
疇侁侁諸胄子咸喜充薪槱賤子負偶儻日暮驅車
愁泥塗遘九方敢矜出驥騮仰首試鳴號得陪天廄

不

詠懷十五韻寄二梅生

俊翮摩蒼穹靜翼棲遠岑蛟螭乘洪濤重淵隱遊鱗
物性固莫奪喧寂乃殊倫初無諸俗骨安敢事逢迎
坐觀元化意大道本冥冥二氣相摩戛衆萬以羅生
羣動遂轇轕機智漸芽萌驅馳尺寸地淹留旦暮程
紛紛恣呑噬擾擾競煎烹太樸日凋喪何由返玄貞
我行牛眠溪溪水淸且淪水邊有二士皎皎出風塵

汲古持長綆勵節倚秋筠動作得自在笑語不隨人
妙解濠梁趣時來一問津

友人饋黃精戯答

大藥無形質芝朮徒克腸丹砂難立就藉以袪羸尫
余欲上少室菖蒲花未黃道逢好事友手持藥一筐
採斸出雲竇辛勤蒸曝良再拜受之歸披撿葛仙方
云是太陽草天老示軒皇一服生毛羽再服神飛揚
聳身八極外俯瞰日月光我友何勞勞終日馳康莊
贈言無道骨得之未敢嘗

送敎諭林卉靈先生致仕歸分宜

春鳥日夜鳴春草日夜生春色蕩歸夢懷哉滄洲情
夫子綺黃徒軒冕非所榮宦隱殊宦游冷局寄高清
謦欬存吾道談笑鑄羣英情倦拂衣起言尋故山盟
陶令門前柳賀監湖上船戸庭觀玉樹島嶼擷芳蘅
和風吹蕙帶細雨浥行旌七載親皐比一旦解塵纓
後會知何日語別已心驚惆悵征橈發畏聽驪歌聲

苦熱行送李二太史巨來歸省還都

歊蒸逼六月火井飛炎煙流金鑠土石天涯看欲燃

安公騎赤龍冶氛吹入瑤居者坐太息行者欲躊躇
借問青瑣郎征車一何遥答云都有信羣公注望殷
石渠同異紛金閨寄譯繁自惟　恩遇深不敢久盤
桓憶昨君歸時艷陽三月天晝錦作斑衣嘉慶北堂
前隣里滿墻頭顧歎共稱賢休假未百日匆匆别田
園褰衣拜慈幃愴惻動心魂非不戀阿母兒身屬
至尊憶昨君歸時我方卧衡門射工與沙虱竊發枋
叢間長角亘其口若弩之有券天授兹惡具播毒如
轉九含沴氣爲矢因敗水爲茲怒人以非類射影寄

所宣雖不害神氣瀕痡已斑斑君時爲憤恚對菽黯
不懽水弩伏其内縮却若樓煩高誼快人心聞者皆
動顔未知初古士誰可與比倫從來論臣節先覘友
與親赤心照郷國豈辜　聖主恩用汝爲等相勍曰
非仁入我歌苦熱詞爲君動征輪

送涂中五北上

豫章兩龍劒一伏一飛騰神物有顯晦風胡失所憑
君今樹羽儀獨步際賓興經術論西漢筆格擬先秦
首應　明廷詔一呼感方歎雲濤階尺木噴薄起天
津嵗晩發南國開年拜　紫宸水擊三千里爭雄五
百人彈冠慰貢禹對策比孫弘邇來尚微巧赫刺洣
候新波流迨後進誰爲掃荊榛余志在大雅看君早
扶輪贈遠無琅玕知我鳳凰貧

送黎明府北上

楚澤雄天下雲夢九百里青草與洞庭浩蕩皆相似
上有華容城作邑寂瓌偉石門對方臺嶽峯霄漢裏
山川蘊清淑卓犖産君子賢侯剖虎符來牧我郊鄙
利器無盤錯仁聲淡桑梓九載報政成謳歌達　丹

陛銓曹降　璽書　詔公歸京邸邑民咸嗷嗷奪我
慈父母方今泰階平羣賢多愛融蒼生思沛澤公其
作霖雨一灑遍九垓胡爲别離理顧言持此詞因之
餞杯水

送梅映予北遊

幽燕帝王都形勝跨寓内控制九圍間扼吭拊其背
聖人御六龍羣賢紛蟄蟄金閨羅俊彥者英克鼎鼐
長幹必登庸輇材斯引退自非轅下駒誰甘没草萊
老大悲陸沉唾壺歌欲碎念君方妙齡胸懷無留礙

卓犖經術資匹敵終賈輩俠劍作遠遊壯觀海與嶽
春漲發江航和風吹鳴珮君到無終山莫揮弔古淚
碣石宮雖頹黃金臺猶在

送金粲洲先輩歸九江

我乘平肩輿千里赴荊楚自哂違疇昔崎嶇入幕府
滿堂新相知丈人吾鄉土開口見素心匪直毛髮古
狂言遂傾竭掴掌出肺腑千載得鮑契翻令神色沮
人生意氣投不假金蘭譜君擁毛鄭資起家紬儕伍
制科願已展筮仕亦非膴宰邑沾微祿縣小隸關輔

荒哉窮僻谷魑魅雜豺虎盜弭民氣蘇小心事循拊
政成獲 名還一官尚延佇時平直道信焉得翁持
斧瓢泊宦情闌眷焉思茅宇皇華隨使車漢沔隣江
浦我至君又行幾日同游處長夏放扁舟旦夕見園
圃望雲臨水意知君昔賢侶歸帆過九江當復接揮
麈

送陳允脩令興業

南服有蒼梧佳名自夙昔百粵亘地維五嶺界天劃
車書徧海隅琛贄來重譯牂牁非絕徼交廣猶肘腋
綏輯仗群材控馭看損益興業邇湖湘隣境豈荒僻
君材本超詣剖割藐繁劇家聲擅臨汝流輩咸辟易
貂裘敝公車今始飛鳧舄百里發新硎萬戶仰 皇
澤井邑無小大 朝廷寄版籍拊循君子心化俗長
吏責此邦近勾漏山水饒奇跡公餘一攬勝得句還
題壁政成棹歸舟多載鬱林石嘉惠被遠甿 至尊
當前席

送梁仲彝令梓潼

涪水出廣漢南與梓潼比鄧艾馳陰平潛師此焉濟

七盤十二峰巖巒何幽邃劍門天下險馬閣峭以銳
冉駹悉隣區左綿郡所蒞春秋巴子國夏殷蠶叢地
版圖歸 盛明率土惟一視隅陬有荒僻王路無偏
陂昔稱蜀道難今爲蜀道易王尊曾叱馭賢者豈殊
異況復號沃壤人才多雋乂清識副銓衡受茲百里
寄乘傳入岷江秋花錦石麗看君樹佳政脫略時俗
議下車詢疾苦設誠振凋敝毋令漢文翁獨光梁益
志

送聖上人南歸

戶牖入秋聲空庭墜葉積游魚潛重淵故林返倦翮
卷舒天地心元化有闔闢聖公參寥徒禪林號詩伯
瓶鉢來長安星霜未再易遂唱望江南補衲還杖策
顧我慰鄉思執手歎離索天末風欲寒秋高露正白
長嘯尋名山煙埃謝紫陌邇來茲芻輩翻多利名癖
開士殊不爾單持甘一擲荷玉擬曹溪石砦箭正射
袈且七祖系於今定誰適余亦厭紛囂豈爲腐鼠嚇
旦暮休山樊依止老宿宅願聞第一義金篦莫予惜

偕余東來遊石鳴

青城一片石落我山之隅靈龐茂草封鬱蓊林莽俱
巨靈欹疏鑿太樸傷鑪錘橫縱堪憑几踞息毋遽遽
丹噂萬古色上覆碧穹廬諸峯羅睥睨儼擁專城居
秋杪偕良朋躋蹬排空虛奇姿邈莫埶谷懷方起予
睞盼遺入表豈唯塵慮祛相視訂卜築共披霞外書

同傳大聖涯諸子遊荷玉

出門偶徒侶尋幽北郭外一水自潺湲亂石何磈磊
落日到山樊共指巖谷大岡巒互出沒雲樹相杳靄
翠峯拱一壑茲土天人最入門及齋鐘飯匕贍蟾蠧
舉目眄遙岑野火燒巖薈夜深宿方丈四聽寂無籟
豁爾塵機空眞性炯不昧所以方外士冥心此蟬蛻
明發訪奇蹤登歷良未艾

涂大中五五斗未遂䟫賀賦十六韻補贈

我愛涂中五夙期似昔人起家惟經術世德是淸貧
衰俗日流靡樸略天資才名滿東國衙鏡逮西秦
十載一孝廉庭樹雜荒榛往者務國初斯文散埃塵
先民守約翁江海抱珠璸粲粲燄龜作高價並瑜瑾
君將繼鴻業鞭笞絜與陳五斗未名老晚翠有松筠

陽月逢初度門闌氣色新時余落第歸採藥淸溪濱
戴笠行且歌蕭瑟空四鄰歲月驚遲暮 盛明盍隱
淪會須振六轡共登要路津安能老章句爾年徒效
顰

壽劉弼中五十

百歲半五十如日麗天中六螭無停策遐爾駐高舂
利名與神仙智者難兩營君本湖海人有志銘鼎鐘
壯心未云老鬪雞意梟雄結懽天下士梧桐無時空
欵客金巨羅坐客繡芙蓉肴核間絲管雀鳴何雝雝

余早事丹砂中道愧塵蒙章句誤疇昔書劍老霜容
還山煮白石得喪委飄蓬儻慕淮王術遲余圃入公

為謝某暨配雙壽賦

汴梁有右族江左著風流建業烏衣巷青山亦舊邱
邇來出章貢後裔振前休粲粲謝夫子耗圃駭驊騮
帖經絕流輩奮筆奪吳鈎鳳池擒藻逸龍山得句幽
壯心殊未老挾策燕都遊待　詔金門下萬言誰可
酧賦奏動　龍袞騎馬出長楸歸來舉椒觴德曜洵
好逑芝蘭森庭除玉樹導鳴騶尚記袁宏詠扁舟月

下謳

又

我聞道家言福地金精山奇峰一十二嶔崎霄漢間
嬋娟張麗英煉魄欵天關長沙了不悟鑿谷睎令顏
張女騎雲氣縹緲不可攀山岳蘊清淑函精降人寰
盛者攬其祥文明壽且覃謝家故名族累葉饒纓簪
經術世其家詞賦埒楊班艾年欣初度椒馨溢里閭
君來自公車受觴且怡顏令妻欣舉案上元三角鬟
木公與金母翺翔且同驂翩翩諸璣子羽儀都且嫻

請效華封人稱觥祝之三

壽相國高安朱公七十

貞元啟泰運偉人代有作山川為儲精於南有衡霍
復峙敷淺原彭蠡滙巨壑建成一奧區英靈此廻薄
聖皇四載秋大儒降維嶽光輔我　哲后天民秉先
覺報　國以公忠植躬惟謹慤位冠百寮上韜光葆
大樸崇本抑浮華守素藐丹雘以玆障狂瀾末俗滅
雕琢淳風扇宇宙翊贊覘咸若　熙朝屆大齡平格
理自確廊廟欽元老四海仰帷幄論道丹青地元化

倚斟酌　天恩日稠疊　寵賚轉優渥几杖式端揆
器幣光臺閣元齡誡驕奢伏波訓儉約濟美傳清白
家聲彌顯爍福壽集鼎台保乂由眞漠顧我蓬蓽姿
幸叨郢斤削衰顏謬逼籍白首免濩落大匠引棟梁
小不遺榱桷用是無棄材率土傾葵藿願言祝岡陵
萬彙欣所託

壽甘方伯

日南九郡地番禺為大都犀象珠璣湊僻在天一隅
往者客桂林記於雍正初公時官嶺表四十專城居

未幾開幕府建節擁隼旟封內日綏靖人稱廿大夫
天子憶蚶菜遷擢下除書瞬息十年內又握海邦符
清操並佳政遠接宋與盧功名著兩粵黑頭望不疎
壽星輝南極秋杪映桑弧願把金莖露稱觥注玉壺

壽朱子學七十

余昔往南楚取道逕筠州林巒隱空翠曲澗遶平疇
愛此山水佳十步一廻睇安得買田宅卜居恣冥搜
自從羈世網廿載思悠悠坡山有逸老志與古先儔
偃仰衡門下飲谷且棲邱一經老而傳二妙胥好仇

攜儷課耕牧寵辱不相謀舉首望白雲飛鴻天際遊
此鳥安可籠寥廓任沉浮媿我塵中人營逐成逗遛
兒子在燕都石渠同校讐間述翁行跡曠然消我憂
今年政七十初度在三秋不及躬洗腆南望空咿嚘
余爲歌一曲寄之佐尊卣籬菊有黃花茱萸供獻酬
福壽康寧集此外復何求諒哉邱園樂足傲公與侯

壽鄧蔚堂

構廈資羣材理世資羣策巖廊張大羅智勇乃悉索
名位豈匪他憂勞之所宅俗子昧厥繇私爲娛樂劇
偶然擁軒蓋輒效腐鼠嚇得喪俄頃間身名俱可惜
獨有超世士掉臂不肯適飄然入鹿門冀子偃阡陌
敝屣邦浮榮擺落人間責縕袍溫如春不以狐貉釋
脫粟甘如飴不以鼎食易吾宜山水佳負郭背泉石
邑子多高致矜操樹標格非無凌霄姿搏風惜羽翮
小隱自市廛豈必事執戟君家住紫山名聲早籍籍
優衍富圖史聲欬盡詞客媿我羈塵網膏火自煎迫
何日賦歸來褰裳揖耆碩

乙巳桂林中秋讌集李中丞天香書屋得桂字

時以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爲韻

幕府集羣公是夜秋色霽涼飈洗河漢仰覺衆星晦
圓月升林莽寒光滿堦砌四座醉觥籌放懷頗孤詣
舉杯酹蟾蜍青天何迢遞江山自終古三五無時替
銅柱猶突兀勳業誰能繼節鉞鎮南荒大夫才不世
天子寄懧黎此邦布嘉惠遠來覘政成淹留豈爲桂
傾君海嶽心豁我邱園繫獨往侶巢由終焉媿兼濟

出關

海風吹邊塵四塞疑黃霧身在混茫中迷離欲失路

衰容小婦憐畏途驕兒怖金閨晚通籍宦遊獲奇遇
滇渤落吾手憑高騁四顧南瞰臨無閭東想華不注
不見丁令威徒聞華表柱遼左控幽燕瀋陽推獨步
沮潦肇周京枌榆啟漢祚時清紬長策俗淳興遠慕
惜哉管幼安跼蹐公孫度焉得臨碣石一詠魏武句

題凌劍山觀察勸農圖

民者邦之本民依在菑畬　聖朝首農政大有不絕
書豫章古揚州封疆開楚吳厥土非沃壤大吏慎銓
除公從烏府來絳節臨洪都秉心宣德意令下民氣

舒立苗去稂莠嘉穀日扶疎青陽正東作星言戒巾
車巡行遍郊野申勸且錞釬環聽使君語忘其犁與
鋤焉知分尊嚴傾耳競欷歔是即擊壤風大化浹海
隅不有良畫史佳境徒騁如國工遂潑墨神游心手
俱草木皆生動放筆久踟躕我從　輦轂下拜嘉耕
織圖於今重覩此豈非聲教敷明良欣際會盛事無
時無

陳節婦

昔遊探嶺嶠南浮溯衡湘扁舟詣桂林豁然破大荒
萬石森離立矛戟摩天揚巉巖羆虎鬬突兀蛟龍蟠
山川蘊清淑人代產瑾璋臨潭有令節名媛出歐陽
六日哭三死家室罹奇殃呱呱在懷抱捧持病姑嫜
上領滄浪天下指泉壤黃兩髫雖棄捐妾身則未亡
不假陳氏鬼蒙輪夫孰當此心照皎日此誠貫穹蒼
盜賊不能擾兵火不能傷煢煢閨中婺笺身扶綱常
三紀人事定勝天天降祥遺經不墜地苦節達　帝
鄉綽楔表堅貞　丹詔下南荒子爲國子師母爲閭
里光令德昌厥後方興殊未央史臣紀本末萬祀流

芬芳

哭唐亦潛

人事在奄忽悲歎不可尋嗟子遂物化念之驚我神
獻歲同聚首爲別未經旬曩夕恣懽謔眷然情獨親
爲卯握手日竟是永離晨蒼天邈難問造化信不仁
風驚蘭蕙折桃李凋芳春入門轉睞盼揮涕復沉堙
殘書令几案孤月下窗櫺雙親泣垂白稚子號前楹
春日爲愁寂春鳥自悲鳴猗予處荒谷四顧乏友生
嫺咸惟君儁白雲露英英一朝又捐棄郢斤誰復伸

剷切慟不早空此悲垂成負子脩婚質長恨詎能平

輓王中丞繼室胡淑人有序

頃從邑明府署齋竊讀大中丞手製胡太夫人行畧辭旨肫懇以視孫子荊之歎逝潘安仁之悼亡用情之厚殆爲過之更攬明府哀輓諸什所以揄揚盛德發抒至情者辭義備矣生諷誦往復感愴興起自分末學謭陋賤不詠貴然聞紼謳生於斥苦斯固不靳於下役之言也不揆鄙拙輒摹選體恭賦五言三

章謹附明府諸什以獻未敢言詩聊助引紼與謳之音云爾

高秋氣凜冽眺聽莽蕭疎空庭走墜葉蟋蟀鳴前除
萬彙歘歸根榮華難久居生意一朝盡搖落在斯須
寂寞蒿里地不擇賢與愚甍館鬱嵯峨樞府臨洪都
哀響沸中闈行路感踟躕君公喪匹偶貞淑名家姝
言動按禮義一世良所無南國失女宗轂春悲巷衢
遐間隨曉露永與長夜俱愴惻骨月情躕儀歎空虛
悵悵終天別同室頓殊塗服御滿前陳曾不聞號呼
形神既離絕珠玉掩黃壚吉往乃凶還傷懷何毒痛
啟夕告晨遷廣柳或魂輿周親碑一哀擗摽恫長徂
悼痛格精魂芳靄降庭隅

其二

庭隅何闃寥四顧轉愁寂悲風動琅璫高梧已槭歷
素旛自飄颻繐帳燈欲熄徘徊步脩廊依稀舊行跡
環珮不聞聲洞房鏁深碧蛛網翳綺疏流螢尚熠奕
棐几視塵生寶瑟猶在壁衣裳扃篋笥久不展刀尺
肅肅披羅幃衾裯宛如昔眷然憶兩姑慈顏頃曠隔

歔欷今若何不得親釜鬲婀娜我嬌女舊人遺弱息
脂澤詎爲施膏沐當自力曲房盼諸姬會淺嗟離逖
小心奉箕帚盤匜各整飭殷勤事主君慰我魂悱惻
行念齒髮衰黽勉侍朝夕此生永斷絕刀環難再覓
彷徨君枕簟欲出復踧踖如聞嗚咽聲夢覺猶嘆唶
勗君以自珍勿爲逝者惜人生有聚散長恨復何益
去去從此辭惆悵淚沾臆

其三

轔轔鶩玄駟翩翩揚蜺旌靈駕茲晨發逶迤旋舊京

逡巡出郭門眺惻闉城闉鐃吹振悲響徒御沓涕零
來時擁呵呼去還此路行彼黍何離離郊埜滿香秔
昔歲此邦旱君心憂且怦入秋更有年匪直愜輿情
漳水去悠悠遠與孤魂并囊隨鴻雁至今逐玄鳥征
關河長不改日月未周星行行入故鄉道路詫相驚
易水風蕭蕭滹沱猶未氷鄭城父母邦三載未歸寧
結褵能幾時白旐返郊坰太息長桑祠良藥竟何徵
濡水自西流閱人世以成纍纍龍山塚豈惟慶都陵
貴賤同一邱雍門有遺聲悲愴從中來莊缶誰能聽

何以慰重泉彤史流餘馨

輓王中丞繼室胡淑人　代宜黃令胡芝廬

夫人滄州貴族渤海名家以庚子杪秋歸我
大中丞王太夫子百輛禮成誕膺　皇眷內
贊淸風來撫江國實有造於此邦再朞未週
音徽遽謝豈惟大夫庶士之傷悼巳哉夫人
系姓共出安定乙未同捷南宮者一人燕邸
述叙悵念厥初剟其舊忝師門今爲屬吏悱
懍不卒悲感如何實庇之傷申之楚挽

大鈞不可問眞宰意渺茫壘彼琬琰姿凋此蕙蘭芳
吾宗本三恪苗裔出高陽湘江帝子渚鄭城顓頊鄉
夫人產華胄冠蓋迭相望淑令乃應圖恭肅久含章
相攸歸岳牧從政嬪槐堂魚軒拜　綸綍象服珮珩
璜百兩諸侯禮七彩褕翟光駞傳辭　帝里揚於入
豫章釆蘩佰肅肅頻椒復洋洋居貴不驕盈履盛更
徬徨上下均懽洽惠問埒姬姜仁言勤沛澤德意植
餘慶昔歲秋未登旱魃頗爲殃精禋助虔禱欲俾黎
庶康以茲助弼諸茂德古無雙鳴虖竟不祐芝田早

隕霜神光杳離合燈影逈廻惶盧扃窆有宅何地覔
胡香中丞悼淑儷少長泣衾裳羣寮增悱惻萬戶黯
悽傷　制詔宜褒卹國史紀圭璋哀榮動淮海彤管
自輝煌源流感寤歎撰列愧鳴螿眷然嗟令族銜悲
空激揚

七言古詩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三山紀遊寄洪五

自幼好道喜神仙臨風輒欲生羽翮側聞三十六洞天乃是神仙之窟宅吾鄉百里聚其三巨靈知費幾鏤刻玉笥麻姑不足數羅浮天台乃敢與之敵嗟此神皋近屋廬柰何終日披圖徒嘖嘖爰是齋心有七日不攜蔡杖獨登歷半日到黃山黃山九九曲石澗

爲腸胃屈盤山之腹緣源日暮溪聲中行行欲盡路復通岡巒萬疊凝積翠過此大都山爲宗有時飛泉汪巨壑風訇雷吼何隆隆登崇岡入煙蘿憩山亭望華蓋山亭高高可望仙華蓋三峰若華蓋云昔浮邱老仙伯於此跨隺遺九垓我來褰裳陟其頂果然峻極寇天扃俯視萬有盡鴻濛獨立長嘯來天風片香頂禮心魂肅仙翁賜我青芙蓉子有綠髓墮塵壒服此還丹爲玉童爐峰不可上還窺紫玄洞洞口白雲封訶護有蛇龍曩惟仙人白璝海飛步一葦雲篆蹤

夜宿繁星繫簷際旁睨洞黑無根蒂道士烹茶話靈霳四座聞之毛髮悚亦云軍峰碧玄洞天更嶕嶢我聞此語轉愁絕拜辭浮邱下青嶂日出五更中夜發上山下山登道盤兩日乃抵峰之巔觀在山巔居峰趾從趾詣峰十五里峭壁挿天幾萬蕁峰端穿雲看滅起天梯石棧斗欹垂望望懸崖惟一指爰誓心曰爾毋怛爰勅足曰爾勿僨百脉交戛汗浹踵兩膝枝拄頤臆齊少焉休天門躋石關南望游絲卅水寨青煙數點浮羣山既度石關惟鳥道非復人間風浩浩

煙雲瞬息巳萬變惝怳不知身歷高石骨臨下下空翠側立煙痕人度處半趾著石半蹈虛喘息不聞何知懼懸行倒立絕壁上身爲蟻蝶緣屋梁鷹翅嶙峋來攫人欲墜不墜萬古張石版嶺下則負背上摩膺鵝項峰左有石檻右煙籠行人咫尺相呼應幸不見下之空濛既至延佇歛精魄默默大息疑夢中玉闕森列天人居磬折再拜百慮祛舉眸羣動滅窅然惟太虛氣象亦澌盡太虛乃無廬遐聞元氣盪靈曦玉海澂瑩無端倪不敢久留神官怒撥雲披霧蕁舊蹊

步至山腰欻雷鳴上呈日色下陰翳雲馳小馬逐大
馬殷殷俯聽生然疑下盡山麓一大笑何人荷笠拔
簑衣翊破雲英濡雷雨訛知我從雨上歸歸路訪中
華所歷漸平寬竟日縈原隰未敢歌路難陟此山若
旋螺三周百折循山阿綠烟深鑠不徑露一峰盡處
一峰羅既異碧玄之峭崿亦殊華蓋之嵯峨倏恬曠
倏幽遐高而不危深不煩神功出險開陂隨鳴呼三
山擅靈奇幽秀險嚴各莫基告歸三日休勞足忽然
掉頭記依稀急起走筆右手塗左手持紙尾言無詮

次只任掃少縱迷茫不可追一章寫寄御山翁御山
御山此景恨不與君同覽此當臥遊戸庭生清風

海上歌送行人法旃原謝病還里

行人法旃原故方伯黃山徵君之孫也懿文
樸學領袖膠西以客春拜官兼贊儀部清議
雅量咸慶得人入夏失調遽爾請急雖暫憇
田園遄返班序然君性恬淡肯强仕而有勇
退之風顧余老大拂衣未能逍樹間質契深
膠漆睹伊人之命駕輒悵惘而興懷爰賦長
歌聊以識別

膠水出於邦濫觴五㚢介之都是曰黔陬有葛盧百
里入海何縈紆歷土山逕鹽巚青煙渲濛海波上尚
父立國山澤開鹽官鐵官森相望南通揚越轉江淮
旅舶商帆隨巨浪洪濤與天稽滉漾心魂迷澎亘
終古百怪炫夔魖之罘存古蹟仙蹤隱不其春秋萊
子國秦漢入神祠三山在海中可望不可躋蜃樓海
市有時現蓬萊仿像更何疑謠來海岳稱鉅物含精
孕毓多靈奇彌戚歌南山晏嬰出夸維膠東庸生輩

盡屬漢經師邇者徵君布衣起釋褐諸生官 帝里
才名蓋代少匹敵高論石渠執牛耳公孫能紵黃絹
辭筆鋒直欲剗犀兕青紫非其好軒冕如敝屣詰朝
引疾歸海濱相顧握手爲徙倚我生疎懶抱微尚不
向塵途鶩糠粃一行作吏事乖違壯不如人今已矣
安得從君海岱遊渣滓淨融沉痼洗二嶗棲息直天
人石室珠山堪隱几稷下辨口今安在梧宮臺榭生
荆杞逝將抱一營河車人間得喪皆棄委君才自足
致儀鳳翩羽當爲 天子使勿戀煙霞久不還卯令

歷代無黃綺

夌劍山觀察西山禱雨圖歌

炎洲氣鬱蒸愆陽倜失序十日不雨農民咨高田龜裂低田懼觀察聞之心不寧停餐夙駕履郊坰稼穡有於土倚水爲毒亭申拆不經甘澍漑犂斂難希黍稷蒼西山作鎭我邦内虔恭圭璧詣山庭至誠感捷桴鼓幽明格對若賓主嚬咻聲達 帝才所天寶洞中雲一縷滂沱靈霔隨南浦霹靂降豐霳怒早魃立殭商羊舞嘉禾合穎再含苞新喻白沙漏遙午徜嗟

公德地天通善繪莫圖在靈府展卷猶疑風雨來呼章亟將大瀛補

某蒲弟子員有贈

暮春二月惜韶華黃鸝聲聲唤落花曲江開宴綵毬集蓮池禊飲日初斜金錢埒上誰家子珊瑚鞭馬一何駛得意看花歸去怯芳塵拂面馬蹄香射熊作賦獻 天子上方筆札出長楊夜來江國鯉魚風蛰穴金鱗悉化龍君看咫尺雷雨集汝水波翻碧浪通

燕子詩

有美人兮它鄉姿窈窕兮無雙鴉髻兮峨眉轉睞盼兮流光工刺繡兮天章華采衣兮羅裳廻步兮鳴璫露纖趾兮微茫想形素兮蔓寐感余心兮徬徨山有木兮連理水有鳥兮鴛鴦結思兮怨歎溯春風兮愁腸飛翩翩兮鷓鴣欵雙棲兮璚梁寫幽怨兮滿華箋附輕影兮寄蘭房願所思兮見之知余情兮憂傷

漫賦栢梁體三十二韻壽胡明府

降婁五星若連珠昌期千載瑞羣儒文定嗣起閩楚區嚴霜松柏鬱盤紆十有七葉隱山隅篤生偉人時

所須弱冠懷才握瑾瑜興酣揺筆撼衙巫七十二峰壓編蒲洞庭瀟湘爭灌輸龍媒蹀躞騁高衢 彤庭捩藻風雷驅雄姿逸氣凌 皇都盤錯百里試鋸鈇藺絲保障 帝曰俞二水三山仰冰壺神凝歲稔疵癘袪馴雉不驚將其雛青衿邑子聽錞于季夏徂暑懸桑弧蒄裳翕習競摳趨渥洼汗血舞堦除金爵稱觴進入觚絲泛蒳蟻醇醪敷沉李浮瓜並雕胡宵新瓣黍薦包蘆小子才薄思疎蕪崧高作頌愿前模願扇淳風滿 皇圖魯恭轉瞬晉司徒平格何用列仙

麗星沙雲母棄如帚

壽朱[illegible]

曩昔西征抵南楚徑繇上蔡道銅鼓山氣龍從走虬
虵石勢嵯峨鬬羆虎彭蠡匡廬衛輿區孕靈毓英扶
明主襲龍才傑萃於斯友于挺拔誰爲伍相門經術
接亭衢盛業方興煕家裲謭劣謬叨國士知蘭臺珥
筆愧同侶漫將潑勃刪咸均日費大倉何所補歲晏
安得一披霧欲報平津悲復沮

壽鄭母

西鄰鄭母年八十老病蹣跚嬾出入少喃一子産一
男能持家計甕飧給大兒力耕日鋤土小兒牽車遶
服賈鋤土刈禾野香秫服賈籯金具雞黍杏秫雞黍
滿前陳母開笑顔爲一舉世間樂事獨天倫富貴崇
高何足取汝有母遺緊我無菽水誰將愧烏鳥賡茲
一章爲母壽悵望白日增紫紆

柏梁體壽余母紀孺人

梨溪之水清且淪白石粼粼照衣巾我昔溯流一問
津芳草可拾蘭可紉九峯羅列何嶙峋文明名山獨秀
疎堦庭中有遺世之幽人採山小隱不緇磷冀予攜
儷耦如賓葆光歛還元淳鳳雛啾啾擾且馴或飛
蓬島九苞新刷羽閶闔鳴　紫宸南望丹山引吭頻
白海黃肴指阿嬪渠從蓐收降層城假形太白韞金
精來爲人代毓英靈海水清淺秋復春世間甲子如
轉輪冰桃雪藕應候陳鼓歌入琅舞丁令黃麻指顧
下青冥

壽廖母

君不見穆天子壽期頤駕八龍遨以嬉超光騰霧盡

齊足攬轡直度流沙西西見王母蓬萊上回鱟萬里
誇靈奇黃鼠弇山畱馬跡沙中滿地鶴彼稀至漢復
降承華殿上元夫人亦偕來神仙何雜遝異事杳迷
離豈知歲星隱執戟詼諧拓落不可覊杵桃千春實
摘取一療饑笑母首矐然青鳥來何遲周穆不濫觴
人間無是非白雲謠黃竹詞卮言喋喋徒爾爲

壽熊母羅孺人

兩儀奠位坤元厚靜重含弘載萬有　盛世清寧品
彙昌女德安貞更宜壽吾鄉章貢山水奇地勢鬱盤

爲樞紐郡邑諸公頗相識石城女師推熊母早賦柏
舟歌黃鵠實嘖賢名播且久衣冠濟美家聲炳四葉
孫曾繞前後垂裕由來歸積慶未見長松生培塿只
今季子已通籍黃氣如龍吐其口藍田壁記徒嘮叨
惠愛及人丞不負母今甲子纔一週板輿迎養逛舭
翁風流不墜百里試任致應與江郎伴我聞在昔羅
元君九嶷得道謝埃氛山中已度九百歲人間猶自
偶釵帚降凡爲世毓英杰神仙豈必盡離羣媼其亞
歟不可知擬從東海問黃君玉醴金漿開讌日爲彈

雲璈奏此詩

五言律詩

偶題竹上

素節兼脩質青青莫與儔光披人面古色映吾廬幽
山鬼藏逼夜湘娥倚暮秋誰言栽桂樹得使王孫畱

積雪

積雪滿長空山平路不通日懸天地外人在畫圖中
閉塞成時運寒威悟化工焚香此靜坐幽意滿簾櫳

賦得瑤琴一曲來薰風

時平多暇豫道泰被絃歌樂意關魚鳥庭陰散薜蘿
微涼息殿閣伴與誦卷阿歸咏舞雩際冲襟會太和

慰李巨來下第

夫君數偶奇返棹秋江湄客思雲兼月歸舟酒與詩
才非不可愛世自莫能知慎勿悲寥落今纔弱冠時

與同輩遊北蘭寺次韻

出郭步潺湲尋幽一水灣脩篁全隱屋巨浪半吞山
曲逕方旋趾深溪故改顏歸來共歎惜明日更追攀

過曹六書堂

別業里東偏經營近自然榻横雙樹影檻倚一塘煙
樵唱因風入溪聲雜雨傳琴樽相對語是處可忘年

正月晦日夜與傳大聖涯聽雨

積雨閒齋冷愁來夜覺長步櫚疑擊柝遶砌訝鳴璫
萬彙屯霖潦羣芳待闓陽靜觀元化理隱几臥東房

其二

春山兼晦夕君至與爲隣地異情偏洽心同語自真
聽殘一夜雨婁斷百年身他日營邱壑應尋長嘯人

周倩耕四十寄贈

禮也今强仕少余十四齡心虛輕十反志篤與言經
術業宜紆紫文章欲謝青裴監有岳夢咫尺破滄溟

其二

疑年徒記亥初度尚兼秋生生年歲月皆亥誕辰邦在杪秋以此失賀首句借用耳壽液方酣景添余遲暮愁綺筵開蟋蟀佳句溯
騷瑚剩有燋穗在須爲大白浮

送寗某還鄉

桂林同作客分手又遥征明月衡山路秋風湘水程
帆倚鄉夢远詩豁旅愁輕故園君歸處因之寄遠情

藍戶部集卷之四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七言律詩

夜雪庚午作

朔風吹雨暮雲沉獨掩重關雪意侵林木不驚山鳥
寂燭花無焰草亜瘖寺鐘隱隱聞何淺爐火星星陷
欲深愁坐轉思明發事書堂虛白待衣襟

觀亦潛內兄道場感事漫賦

看傳芭舞俗猶存欲倚門歌聲復吞金管玉簫喧舊
第碧雲紫霧暗孤村夜來蝶感莊生夢春去鵑哀望
帝魂唱盡楚些人不見夕陽西落又黃昏

山夜書懷寄李稚泉

寂歷空山夜雨鳴孤燈相伴轉凄清滿腔幽事同誰
論幾卷殘書只自評天性不多諧世俗人情强半訝
狂生憐君又向巴陵去白髮應隨春草萌

傅大聖涯過余山齋欵留信宿臨別有贈

抱病支離久索居族黨剩豕敢茅廬十年知己重論
劍信宿留賓共讀書玄首艸成終寂寞黃金散盡轉

蕭疎相攜咲可名山約垂釣滄浪再訪予

送余司訓致仕歸奉新

秋風張翰正思歸博士先生今拂衣南浦雲開招崔逕西山雨淨釣魚磯高歌自是一官冷述業誰云吾道非悵別離筵廻首處傳經端拜絳紗幃

送行人劉某謝病歸里

遣榮解組傚前徽引疾還鄉事不違官帶皇華駭醉尉路經馳傳起春闈七年令尹曾推轂半載行人便拂衣宦海沉眞今古恨多君容易賦來歸

送梅駿予令文昌

珠厓紫貝自天除百里生民寄命初茂宰承　恩敷解澤熟黎向化簡追胥當官豈憚湖山遠篤政還須節目疎秩滿仁風被海甸看君歸　闕珮銀魚

贈郡守某

慶流黃海入章江不必頴川姓字香露浥百花增麗藻風回五馬復騰驤浮雲富貴公寧樂指日絲綸帝不忘我欲爲詩歌大業軒名寫韻韻千行

某補太學生有贈

英豪樹立自非常指顧聲名達　帝鄉白虎談經誇閥閱驪駒唱曲傲同行兩京鐘鼓當年事三舍規模近代詳堪笑鄙儒章句老盤堆苜蓿侑壺觴

贈道士王某

團瓢菅屨事仙遊碧水丹山幾度秋玉女峰頭余夙昔大王巖下汝淹留麻衣冷眼觀塵界王燕善姑布衞壺子忘機雜世儔一夕地爐方外語相期十載到羅浮

爲節孝郭母辛孺人賦

孤鸞罷舞歲時賒血淚痕枯對晚霞男發不遺泉下

恨箕裘誰向閫中誇板輿迎去增悲感彤管書來共嘆嗟四十餘年氷雪操姓名今已達　天家

拉武昌失道過九宮山謁張仙既下嶺寄題九宮壁

足趼蒼崖宿霧濛北轅南向失西東迷陽卻曲嗟吾道蘿蔚幽潛羨此翁百岫風煙吳楚接一龕精爽地天通上方昨到非曛黑廻望青山縹緲中

丁酉杪秋落第歸宜川途中即事

吹竽誰復聽朱絃江畔行吟待客船逆旅正須愁寂

莫當壚何意遇嬋娟也知有夢驚巫峽所恨無人賦
洛川不是情痴躭一咲由來同病故相憐

五言排律

奉贈督學王永齋先生

昭代隆儒術特衡屬鉅人揚清兼激濁　聖上得賢
臣地埒鍾金馬天休毓石麟文章克黼黻銘岩見經
綸大雅追前輩新聲擯後塵彭湖春蕩漾匡阜曉嶙
峋筆力資真灝光華與匹倫慚非千里駿喜遇九方
歅伏櫪聊鳴志驤衢難問津河汾有教澤將相倚陶

甄

贈郡守羅荔園

聖朝勤至理簡擢重惟良　帝曰余淮海郡稱古豫
章江湖千里國井邑萬家桑出守才非易移風事豈
常　恩榮承湛露紀法肅秋霜自昔推顏謝于今得
黃政成在指顧台輔苻翱翔

寄贈國子助教陳克繩

所思竟何在南望蒼梧雲時序三秋共晴光萬里分
他年膠與漆此意我唯君京邸同游宦樽前每論文

詩篇嘗太息酒盞或微醺放眼衡今古精心析典墳
方歡托末契詎謂便離羣何日重攜手蘭言罄未聞

寗某新昏

翠幕臨朱夏池荷嫩綠浮微風生枕簟纖月上簾鈎
跳脫攢金粟裙裾印石榴片辭陳浩浩一語寄幽幽
華燭明瑶瑟商歌拂蒴緱扇輕開笑靨却向鏡中羞

茶賦

御製細玉輕盈下碧霄
時清不愛道雨玉兆豐年有象徵三白無聲被入埏

奇絹鋪禹甸太素飾堯椽　禁闥瑶光滿山河瑞藹
鮮珠璣隨小大圭璧任方圓六出紛難辨千花飛欲
然紫鸞歌合沓皓雀舞蹁躚隱隱九霄霧霏霏萬井
煙因風咏柳絮酌水代棠泉挾纊憂方壓無衣念益
乾天工施瑟瑟王道著平平追琢崑山屑敷榮遍玉
田

廬山晴雪

閭陽施令德雨雪霽匡廬重霧收寒谷和風拂太虛
層巒開次第嘉樹出蕭疎五老窺生面彭郎冀舊居

翠微嵐氣解丹嶂夙雲除竹影尋仙韻山光映畫書
東林放梵日栗里負暄初挾瑟鳴巖岫振衣觀鳥魚
石梁幽澗遠瀑布疊泉徐雀喚聲何處鷗浮性自如
青牛應出峽白鹿且隨車愛日淺原近清暉一起予

賦得宿雨沙堤潤

曙光開紫陌春色滿　皇州萬戶輕煙匝　九重宿
霧收霏微宮草濕涓滴御溝流在藻欣魚躍啣苹憶
鹿呦玉街塵不動沙道翠初浮鵷鷺冠裳肅蓬萊瑞
藹留五雲瞻　帝座千仗立螭頭委珮垂青瑣爐香

透彩衆和風生殿閣愷澤遍其球柳滯因晴起花繁
帶雨榮斗墟占秀氣鳳沼著崴猷侍從　恩波浹為
霖志欲酧

此日不再得

此日不再得遭遇及亘時滄海靜無波名山鬱有芝
三辰逢泰運千載際　昌期六藝家藏矣四民士首
之希顏慕尹志懷瑾握瑜姿出繫蒼生望處關青史
垂勳猷渾後事術業慎初基義利陰陽界公私淑慝
岐會須存夜氣且莫鹽朝披勿令牛羊牧常防雞犬
馳雕蟲安足逐挾策信堪嗤幼學壯行願追隨臯與
夔

七言排律

送陳膳部馭南督學四川

君懷早似陶貞白四十為郎最可稱誰向局中參要
妙翻從象外得騫騰銓曹署裏雍容入膳部墻東咫
尺登謹重未言溫室樹清通欲並玉壺冰承　恩建
節臨三蜀叱馭驅車歷幾層正字典型今在否文翁
俎豆故相仍采風莫厭巴人陋化俗還敎大雅興揚

馬文章眞不朽赤城丹竈事難憑

送富量公郎中

携手留都未判年定交傾蓋意驩然君才自足凌湖
海余病偏多戀澗瀍秩滿彈冠憐俗子登樓作賦愧
先賢到關塞盡堅冰解望　闕春開淑景妍雪色還
侵摩詰畫雲山應入杜陵篇驪歌初唱停杯酒塞曲
更賡佐別筵指日金門重聚會好吟佳句贈顛仙

壽熊上舍夔若五十

南極星輝牛斗鄉桑弧日麗漏聲長桐葩雨拂金萱

潤黃雀風搖玉樹香名動　闕廷絲作賦譽流江國
豈爲郎花前匇度清平曲肘後常懸絳雪方壯句驚
秋山石裂枯萁消夏海塵揚經明未老遲通籍官服
旋新早破荒攬鏡不須愁首艾啣杯轉瞬看腰黃北
窓那得類高臥偃仰松陰六尺牀

五言絕句

適唐七所居途中口占

惆悵度南陌舍悲憶若人滿前芳草色不是夜臺春

華溪四景

予下帷山齋足跡不及戸外華溪雖近罕所
遊歷今春王氏諸君以譜事强至其家乃得
閑步周覽見其煙嵐杳藹石泉清歷概然有
遺世之思遂卽事命題列爲四景繫之以詩
增諸卷軸以標宅圖之勝

華頂朝暾

初日吐林端朱霞凈碧漢天鷄喔喔鳴木葉金波燦

蒼巖晚照

冥搜坤軸理山豁何年拆石罅見餘暉悵然忘損益

雲林羃藹

南山當戸牖日夕白雲歸林鳥孤飛處輕煙匝翠微

蒙泉映碧

乳竇洩雲根巖巒翳石壁徘徊寒潭姿想見羲皇跡

七言絕句

約唐亦潛訪乩仙

年來好道學還要姹女河車次第成欲向緱山尋異
跡月明倚崔聽吹笙

再集吳姨兄宅有悲往事

木榻青樽事不違舊來賓從幾人非可堪重過山陽
路塞笛橫吹對落暉

閱賓孝集塚圖

亞細亞洲一點紅外環裨海氣冲融生居死葬皆艮
吉何用青囊話郭公

其二

雙塚崑崙一柱銅圖成佳氣也青葱木公金母遥相
望只在三山二水中

虎溪八景

漁岩澄碧

巨岩横枕虎溪濤漁子呼羣汎小舠赤鯉揺鬐君莫

爨幾回風雨集江皐

龍洲湧翠

小嶼叢陰隱落伽溶溶秋水浸蒹葭繊流會自歸滇

渤洶湧起龍宮千步沙

絳岫斜暉

晩霞秋廻散平林映帶寒岡暮色侵火照丹邱千載

瑞絳峰倒影絳河深

永橋曲水

爲愛林煙度小橋杖藜指點舊山椒委虵一水行將

盡何處溪聲送遠潮

熊津夜月

星盡天高夜露多岸沙平遠憶湘娥一聲撥剌潛魚

躍几墜歸飛烏鵲過

普寺晨鐘

高秋睡穩曉鐘鳴夢覺初回第一聲萬彙蕭疎歸落

葉祇餘寒水共空明

臺堤棹歌

石瀬粼粼臺水東雲濤不與暎陂同沙汀百丈牽風

弱擊楫安歌細浪中

松閣清籟

高閣臨村松十尋拏雲偃蓋一林陰憑欄有客舒長

嘯韻入崑邱翠鳳唫

壽羅司訓

先生有道出羲皇陶鑄羣材直糠糠三鱣難雷楊伯

起一樽且醉鄭公鄉

贈相士徐某

未謁金門且洛丹由來玉骨自珊珊十年黃閣渾閒

事厭向孤峯叩懶殘

廬州旅次

回首鄉關千里外驅車道路兩旬餘此行本爲蒼生

出欲向金門一上書

出都

拜命承　恩出帝京東西南北是王程暮年壯志平

生事歎老嗟卑世俗情

至濟陽口占

暮年游宦歷天涯致　主心勤恨歲華十二時中頻
攬鏡七千里外一思家

予告歸里舟至溧陽口占

重瞻綠水與青山未見蓴鱸亦鮮顏千里故園鄉夢
近十年塵網宦情慳

宿龍泉寺贈宏紀上人

[illegible][illegible]空餘老病身暫投蘭若避囂塵更欣開士年雖
少[illegible]義猶能酬許詢

藍戶部集卷之五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序

周易通義序代

儒者必通六藝六藝之旨莫尊於易庖犧氏仰觀俯察肇一畫列八卦而天地萬物洪纖高下莫不囿于其中易之爲道廣矣大矣顧後之說易者吾惑焉徵理攷數岐出而不相謀夫數與理猶體用之不相違離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未有舍物而言則者也聖人仰觀俯察見盈天地之間無非易也于是畫八卦以發其機緘即象數而理以寓非離象數而別有所爲理也故畫成而易備矣繫之卦爻彖象經三聖而易無餘蘊矣孔子既没商瞿橋馯諸人更相授受數傳以至漢之田何何之後則有施孟梁邱之學吾惡知漢之易即周之易乎然漢初去古未遠而易以卜筮得免於秦火又時重經諸儒皆至大官唯孟喜有候陰陽災變之說而弟子趙賓持論巧慧托名于喜天子以其改師法不與補博士蓋漢世經學重師傳也

如此然田王孫授三家易惟喜獨傳喜之後若焦京四千九十六卦之例皆以為受之喜則知漢易未嘗不主象數也其後于寶虞翻荀爽蜀才曼容諸儒亦加意於占變然語焉不詳至王輔嗣出一切廢置而易以清談然後象數之學日就澌滅趙宋以降箋疏家大約不出輔嗣其兼舉不偏者惟一朱子而已宋迄元明以經義為制科羔鴈則又相率緣飾牽附一解一義必歸之君臣政事而後已于是十辟六子居然無恙而學者茫乎昧然不知有漢而況于周雖然

易之道廣矣大矣盈天地間萬事萬物無有出於易之外者故無論九師七十二家之說易也即至納甲鼎爐太乙九宮風角六壬王帳珠林以及結茅筳篿雞占虎卜之類亦無之而非易何也數在斯理在乾坤不毀則大易長存也吳子蘊亭閎才樸學尤邃於易以所著易義宗序且訂所以名編者予讀之橫縱浩衍馳騁穿貫亦理亦數亦經亦史亦箋注亦制藝使觀者洸洋恣肆幾忘其為易疏蘊亭之于易可謂得意忘象左右逢源者歟書成自名之曰末義或更之曰大義余以謂萬事萬物本于易不可謂末易兼綜鉅細說亦如之丁將軍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說不然不得偏指為大若語其理數具舉經史制藝觸處洞然無所不通請正其名曰通義可乎念載以前余得神交尊甫舫翁先生嘗謂先生生平得遯與蠱之上九今蘊亭之易余不知其師授其得之趙庭若仲翔伯溫之儔歟今

天子承劉隆之化弘崇文之運方當與禮樂飭膠庠名公鉅卿倘有以吳氏易進若梁邱少府之薦施生

則蘊亭且立至大官如西京故事行見其馳雄辨于石渠白虎之間矣余不敢言知易聊湧引於篇端弁以質之蘊亭云

涂子類稿序

涂子類稿十卷不知刻于何時其鋟梓弗善涂文瀾東川將謀重刻以行而屬予敘之予惟文章者天地之菁英自古文人大概鍾山川之靈奇而發其光華於筆墨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吾豫章立國於東南吳楚之交襟匡廬而帶彭蠡岷江東注將欲入海爲層巒所束石鍾山從而扼其吭勢不得以直奔於是硏鉤激撞異響振發爲宇宙奇觀又星野上應斗牛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主文明之象故自昔以來魁奇拔出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率多萃於其間在宋則有若歐陽文忠曾文定王文公爲最著其餘若二劉三孔李盱江泰伯輩尚未易一二數也至元之季則虞伯生揭曼碩歐陽圭齋爲有元一代文章巨擘皆出於豫章當其時又有以詩文崛起與三公相奔走後先若吾邑守約涂公者世尚未盡知也豈非蘊天地山川之靈而魁偉拔出者耶公之文發奇於易由衍入奧振筆直書自然藻麗倏忽變幻飈馳霆擊其敘事峻潔幽峭窮盡事理而言不詭於正道度其規

倣兩京以下自韓柳而外未嘗肯過而問津也公少以詩古文自負不屑爲場屋應舉之文既不以科第起家又丁元末喪亂倥傯兵燹間奔走衣食日不暇給蓄志壯遊而艱於貲雖負奇蘊異卒老死巖谷時人無能知者蓋自古文人之窮未有如公者也同時虞揭歐陽數公皆登膴仕故傳於世者多廟堂大著作公貧且賤碌碌草澤日與横目自丁爲伍偶然有作不過假事寄懷一抒憤懣曾無足以發其奇者是則公不獨窮於身且窮於文矣故曰文人之窮未有如公者也然當時擢科名富貴豐於遇而嗇於文者幾何雖烜赫一時轉盼與草木同腐公一老布衣阨塞窮巷而遺文猶得與虞揭諸鉅公並垂數百載後其光鬱然不爲糞土銷蝕則造物之成公與公之自樹亦足以償所失於生平矣公諱幾號守約宜黃邑南人元末避亂於臨汝東川其世裔云

洪子約言序

立言難也立言於今日則尤難且難固不在言也而於今亦可以無言言盡事理之變歷億萬世而不毀惟聖人之經則然賢人以下卽不然故曰立言難也言効于虛事措諸實鴻業遠猷累世不能竟者出盈尺之楮筆之而有餘而目前尋常一二事瘁才且賢者之智力寬以歲月之程而猶不效故曰難不在言也今且欲爲之言耶聖人之經具在善立言者度不能與之抗卽能之而身爲後聖亦無以復加于前聖

也而又奚言也聖人之道不行於天下也久矣無其事之謂也非無其言之謂也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苟有其人亦行之耳行之而世異變風殊俗更張調劑潤色而神明之此在行之之人與行之之時非可以預爲之言也若夫綱紀之大節目之詳則聖人之經備矣而又奚言也余少不自量以謂井田封建勢不可復行于天下議治於三代之後善師聖人之意而遺其跡則莫若均田嘗欲綜海內之疆畝會直省之編戸按國家之經費在末作之華殖別九州之土宜核賦法之偏觭料量出入計地授田立爲中正不易之規以給一家八口之奉及其更張之次第預收之規模制豪强而不驚安商賈而不亂杜隱匿詐僞之端極轉移變通之妙聖君賢相擧而措之期以十年而制可定欲與二三同志歷抵山川按討文獻旁羅古今得失斟酌損益兼綜條貫勒爲一編命曰太平經世是書成當不下數十萬言以踽凉寡偶貧病支離有志未逮旣而裒諸前說知其無用爾爲也比來彌復落魄遂溺肱於金丹導引家言方將偶放

士侶畸人跌宕恣睢遊方之外一切立言撰述之業久鈍置而不省矣乃者鄕山洪先生出所著約言十二篇索序其言大要根柢聖謨總萃往說所謂經世之宏規者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好爲詩歌古文詞余自爲童子時獲與之游當其酒闌慷慨搦管縱橫貫穿馳驟輒灑灑洋洋千言不休今老矣偃蹇一布衣擯落於寒郡破屋之下循復留心世務垂空文以見志以視世之乘華軒擁高蓋耽耽於良田美宅而不爲生民計者何如然余不佞竊以謂先生之於言

也自謂能去其繁矣證以余之前說猶欲先生之幷去其言也先生近且撥棄塵綱娛情邱壑余所欲借爲方外遊者殆先生其人諒不以余言爲不然也往余嘗論西漢奇士無若東方曼倩獨怪其詣公車上書至用三千奏牘人主讀之兩月乃罷何其說之長也豈眞不能忘情於殿前一執戟耶第其言陸沉於俗避世金馬宮殿中彼所謂依隱以玩世者今先生之言雖約然篇中之旨類留意於世主之知倘亦有避世金馬意歟則非余之所能知也霜降木脫將褁

飯腰鐮採金甌於藪澤適撿几案間見先生約言書未叙以報遂幸題是語於書之後因幷以復先生

在山集序

幼而讀莊至櫟社之夢詰匠石不覺訢然而笑曰噫嘻勞乎拙哉櫟社之所保也而旣求無所可用矣而又欲得之以爲大用夫用用也無用爲用亦用也惡乎別焉聖人將游于物之所不得遁又奚擇於文木散木爲臨川洪獅山自題其文集曰在山且屬余序之獅山之志其將自比于曲轅之櫟社耶商邱之文木耶非然則且得剝得辱大枝折小枝泄爲狙猿之杙爲高明之麗爲貴人富商之樿傍矣奚以在山哉

雖然今之木非猶乎昔之木也吾惡乎知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勿口爛而狂酲耶吾惡乎知荊氏之楸柏桑勿舟而沉棺而腐器而毁柱而蠹耶吾又惡乎知今之蔽全牛隱千乘者之不斬剝斬辱斬折斬泄斬爲狙猴之杙高名之麗貴人富商之樿傍耶則在山與不在山鄙未有定也然則是文也吾將譽之爲弟子之厭觀耶吾將詆之爲匠伯之勿顧耶亦兩無所定也異日者洪子且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則有用可無用可櫟樹可文木可楸柏桑可拳曲軸解

可柤梨橘柚果蓏之屬無不可吾乃不得而名獅山
矣吾乃一言以名獅山矣獅山若曰吾今直寄焉以
爲不知巳者詬厲也吾又何難焉是爲序

半蕪園文集序

吾郡羅陳艾章四先生既坊于時後進之士及事四
先生者時則有若傅平叔黃元胎兩先生皆積學而
富於文平叔時藝間見諸選其古文則有湘颿堂集
數卷郡守劉黃中刻臨川文選次諸四先生後元胎
亦有試艸行世獨其詩古文辭曰半蕪園集者世莫
之見其友李剩水欲爲蒐輯久之不可得剩水之子
方庶遊元胎之門旁羅搜討至是始得所爲文十卷
詩五卷出以視予其卷帙錯雜無編次文雖倍于詩

然率多應俗酬酢諸雜小文無大體製其四六俳
諧諸語所存不過數十篇又于編目逸去數首于是
元胎之文雖出而終不完元胎詩細于律蕭散自如
不爲法縛文雖不多能自爲抒寫不規規摹古要之
矩矱不失尺寸元胎少負雋才尊公谷菴先生嚴于
課督日誦數千言比弱冠已遍窺子史百氏書章先
生仲山愛其才以女妻之嘗謂文止天傭二先生試
以詩詞立就兩先生大詫異之葢前明士勤于學殖
元胎才既美又生晚武文盛之後及承諸先生指授

故其文謹嚴有法元貽髫年隸諸生卽受知侯廣成
先生暨諸名學使餼于庠者三十年入　國朝以明
經例貢雍順治丁酉鄉闈幾雋而復失之元貽負才
既不遇又拓落不事產業家益窶時鬻文以給饔飱
故集多顯人代作皆非其意晚年好與學浮居者
言貫通內典雖其徒精知者弗能難也剩水先生言
元貽詩文不自珍貴輒隨手散失故遺稿不多見夫
士之不遇于時者乃寄意撰述以冀傳於後元貽一
經摧撞乃不蘄知于世又不蘄知于後之人其可悲

也已元貽時耗石門呂用晦嘗索其稿入知言集元
貽不應余與時欲輯刊吾郡遺文元貽稿其一也方
成既刻其尊公文集又丐貴於鄉先達以表章其師
之文方成之志行拔于流俗遠矣

李剩水先生文集序　代

古人紀言紀事筆諸簡牘其體裁不一均命之曰文
無所謂古文也自宋之詩賦明之經義皆以排比為
體號曰時文由是別散體之文為古文古文之名殆
昉諸此夫古之以文名世者別派雖各出一途然而
神韻氣格矩矱則自秦漢以迄宋元轉相師授薪傳
不墜非謂竊其聲音咲貌之遂命為古文也自排比
之文既盛學者卽以排比之音節格度入于序記諸
體之中而又自詡曰古文則幷其所謂聲音笑貌者

而亡之非一日矣夫因時文而後有古文亦因時文
而後無古文論者遂以時文為古文病非苛也然余
謂此為衆人言之以文持世者則不然卽以吾鄉論
經義始于王文公歐陽文忠少亦嘗為時文以于祿
蓋二公以古文鳴於宋者也元仍宋制而道園太樸
諸公亦能以古文名元至有明之季艾羅陳章四公
時文大家也方城不屑屑為古文然至方城而後時
文之變盡而與古文合羅文幽渺如其經義天傭力
嗣廬陵章柳州崛起鑱峭出入於京房翼奉之間彼

何嘗以時文病古文哉四家之後前則有傅平叔陳癡山兄弟後則有黃元胎李剩水諸前輩皆能於溥弱時文中斤斤保持后山瓣香者平叔元胎余脫不及見若吾剩水先生曩者會文汝上訂忘年之交與吾黨二三人歎息文敝欲以經義爲招其鞹切于古學嗣後諸友以衣食奔走余濫跡宦途繫官禁近年來先生亦捐館舍嘗囑吾友藍長青收拾遺文商訂行世長青貧病未能已亥過家覲省先生嗣子紀思業已校成卷帙請序時余匆遽弗及今秋浙閩撤棘紀思復申前請因畧舉往昔與先生共相唱歎于汝上者以誌吾鄉之尚有典型乃若精神面貌之辨異時當蒐輯諸公之文與長青輩痛論之今茲尚未暇遑也

鋻雲編代言集序

剩水先生詩古文全編嗣子紀思刻既竣夏五會郡城復手先生代言一帙請余序而續刻之以附全編之末且曰先生志也余謂是編可無刻而先生惓惓然豈真不能割愛於文字間哉余固已知之矣古之立言者卽以言揚者也彼名與位與文一又惡乎代言足以揚而不免以布褐老死山林而後有代言者代言非古也彼蕲代者何世之庸鄙人也爲所代者何世之鉅公顯人也世俗以文榮謂必出鉅公顯人而不得則代之鉅公顯人不自爲而命爲之以榮人則代之代之途出矣二者夫以文榮而必出鉅公顯人庸人之鄙也不自爲而命爲之以榮人鉅公顯人之倨也而非也今于置代言者議之誰不謂是第宜老死山林者至是不然奉其人亟以文賁之類曰是宜以文榮人者云爾舉其文亟以名償之類曰是宜爲鉅公顯人云爾然則蕲代者之志義未可鄙命之代者之意非倨也然則代者之于文于遇雖鄙如庸人倨如顯者固必悉而陰許之夫且合名位與文而

一之而返諸其朔也始吾覗代言者之署他名而柞爲以爲擁虛器于編簡爾乃今更之曰是豈擁虛器于編簡者云乎哉是先生所以存代言而余爲論述之意也

資孝集序　代

古者適陰陽愼燥濕節飲食嗇慾以尊其生終其天年而其後有方藥方藥興而有善有弗善君子謹之曰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古者具棺槨緝衾綫封墳掩坎以葬其親而其後有堪輿相塚之術堪輿相塚之術興而有善有弗善君子謹之曰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地理且夫醫藥所以已疾非其餌金石服丹砂妄冀引年之謂也餌金石服丹砂以冀引年則適以戕生而已矣且壠所以葬死非其拘方位泥形

勢以希福蔭之謂也拘方位泥形勢以希福蔭則適以禍死而已矣以愛生之故戕生不如勿愛以悼死之故禍死不如勿悼二者交譏而堪輿之禍尤烈焉夫古之聖人不忍其親爲豺狼狐貍食也爲之衣衾棺槨以藏之中野後世仁人孝子爲無窮之慮懼夫螻蟻嚙其膚陰風野火爍其骨則又爲之候地脈測水泉以蘄免于患仁親之道若是而已矣轉相沿訛而爲鬼蔭之說術有專家顚倒五行指劃天地謂一切貴賤窮通殀壽人事凶吉悉繫於是若呼谷而響

應然衆人聞若說也斂袵聳肩以聽之恐後既而有驗有不驗則又歸咎于術之不精於是暴骸以俟之舞智以圖之殺人以爭之以其故或投諸水火厠穢又日揩枯骼轉徙靡已甚者糜爛陳骴鑿空穿竇以利尺寸之壤劊心怵骨爲禽鳥非類之所絶無而恬然不以爲怪嗚呼是仁人孝子不忍其親之術也而一至於此歟今執士大夫而語之曰提汝親之髑髏以易顯名厚利盍爲之聞者必駭迨按其事實則既安行而允蹈之矣豈非禍福之說動其心而意有所

忌歟世衰道喪妖訛繁興煽蠱昏庸賣亂彝敎麗言雜技擾擾棼棼此其一也彼形家之言吾不知其所起或者謂昉于晉郭璞璞得青囊於郭公而著葬書爲形家叢皃然身不免于王敦而世且拱璧奉之亦惑也已獨無有持天性仁孝之旨以覺斯人者耶宜之吳某倜儻權奇士也孝于事親親既以天年終則殫精形家之言懼假手庸術以誤陷于螻蟻水泉諸患可謂得仁人孝子之用心者矣君既獲吉壤以葬親復欲溥其惠于人人刊資孝一編而請予序之彼

相塚之說余不能知知君之志行以爲孝子之所以事其親當若是云爾夫揭君之相地洞曉山川五行星氣之說謂不爲庸術誑罔以免于諸患其資於孝也猶小揭君之志行紹述以謂仁親之道事有所止毋汨溺覬倖于鬼蔭禍福奇中之邪言以明告天下其資于孝也則大矣得余言以窒其流弊是獨非君之意而有微助于君也夫

饒幼仙集序

文章天地之菁英故以文名世者必鍾山川之秀異以生旣鍾其秀矣而其爲文章又必曠攬冥搜感觸靈異然後有以發其胸中之奇而文爲之益工是以才人之生也必有其地而至於經歷山川以爲筆墨之助則又視乎其所遭而不可必焉僕少疎世趣夙抱微尚弱冠前後卽與方外士訂遊羅浮悔晚覩日出入旣爲衣食勞擾此志不遂嘗撫膺歎恨以謂羅浮尚在數千里外若匡廬玉笥麻姑諸境遠者才二

三百里近者不費宿舂糧而足跡竟不一及蓋山水之緣慳也如是又何論乎文章年旣衰暮跧伏蓬蓽幸叨　聖明濫厠制舉得以韋布待罪成均耗太倉之粟者二歲于茲自是諸生辟舉遂著爲令今年吾江右繼舉者十餘人自盱江來者其一爲饒幼仙到部引　見擢長寧敎官冬杪俶歸促裝之任顧不以僕之狂騃出所著詩文見示匆匆未暇卒讀間繙閱詩賦數頁見其俊婉閑麗迭宕風流知爲才人之筆更覽自敍乃知幼仙由尊人客粵而產于惠陽盱故有麻姑諸勝而惠之山水尤奇幼仙產于是乃長而還盱復往來嶺海得山川名勝之助可不問而知其文之工也已自宋元以來盱江文獻爲東南之望若泰伯子固其尤著者豈非山川之靈之所鍾耶幼仙生長名區又得鄉先民以爲之程追躡前軌雄長近代不可謂無其具也今茲司敎長寧又密邇于惠羅浮近在几席間儒官無吏牘之擾公餘多暇一尋舊遊文律之精進詩勢之增長又不問而可知也僕老矣羅浮之游殆齒不得復遂若夫盱水麻源之間異

時尚當掃逕藝策款段一訊幼仙動履而更索觀其文也

種松園詩序

士之所尚者志無所資於外境擇外境則近於懷安故君子無入不自得然所以一其心志而養其神明亦必有所處之地相與類聚以專其業故農在郊野百工居肆商賈集於市廛况君子之志于道顧無地以居之而雜處于言龎習宂之區乎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所以居士而設之不厭其詳也如此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蓋藏修游息莫不有其地然後可以敬業樂羣於其中而迥別于齊民是以其教不肅而成而士之子恒爲士古之成材也易豈不繇乎此與後世學校之名雖立而制非古儒官廨署之外別無餘地以棲學者至若山巔水涯幽遐曠朗之境非浮屠老子之宫則有力者創爲別墅以資宴游而一二奇服之士有志好脩者恒無地以託業焉吾宜多山水而崇賢一鄉尤勝今夏寓邵城盧生翔南以種松園詩册見眎種松園者翔南之祖及君翁所構也翁好古嗜學與匹友涂中五交最契命嗣子佐泉少泉從之游家故多喬

樹因山川秀異復構此以擴勝而日與中五飲酒賦詩于其間所詠八景則中五首倡而曾子五輯次其韻而屬和之園創於康熙庚寅距今三十餘年及君中五皆古人矣其子若孫與中五之子東川輩猶朝夕講誦於是昔曾文定公記宜黃學謂慶曆立學之時宜黃猶不能有學士相率寓于州以羣聚講習今盧氏無所藉于學能不出戸庭而悉羅泉石之美於几席以爭其耳目融其心思而世其家學與世之燕辟廢業者異矣文定稱宜士之樂于學豈非然哉安其師友淵源家庭世濟之美絶出于流俗也余因是有感于古今設學之異不禁喟然而爲之題其首云

許敬堂詩序

取士之制唐以詩明及　國朝以經義經義代聖賢之語人不必聖賢詩以寫己之性情其高下華實一覽而可知又制義自講舍場屋之外無所用故精其業者寡是以入仕之後雖位望通顯者不必盡以經義名家詩則觸遇興懷無所不可治之習習則精故三唐之世郎下僚末秩率以詩名若賈島薄長江郎以名集此其尤著者也今世以時義爲羔雁釋褐即棄之而況於詩乎新城許君敬堂幼功制舉業以其

餘旁及詩文書畫一一精詣久不得志于有司則俯就一官爲祿養計昨謁選京師顧我于邸第出所撰詩以相印可余觀其人脩雅君子讀其詩沖淡清和蕭然塵壒之外有材如此乃抑于簿領乎雖然官以人重人不以官重自漢孫子嚴以高士爲主簿厥後名卿鉅儒多起於此君年方壯安知不由是而登巖廊即不然與賈浪僊輩齊名後先詎不足以榮此官也抑余讀工部詩有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及對雨書懷走邀許簿公二篇又有夜聽許十一誦詩之作乃知許固能詩而爲主簿者是以少陵重之若此惜其詩不傳不知於敬堂何如使敬堂之詩而得遇少陵其契賞當何如也敬堂匆遽南歸余不暇爲詩即節取杜公紫燕翠駮之句以贈君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是爲序

羅植庭詩集序

歷代所尚各不相沿若漢之策唐之詩宋之表論有明之經義國天下材智之士類首抑志于其中誠以一王之典制拜獻之先資所繫綦重要不能舍此而別有所見長故漢以策著唐以詩著宋以表論著有明以經義著而兼擅其長者代不數人豈人之材力有限惟用志不分者乃克造其極耶 國朝隆興仍明舊制海內英彥咸耗精於帖括間較其毫釐銖黍以求合主司之尺度其於詩古文詞竟有未嘗涉目

者間有天姿敏妙於舉業之餘偶旁及之亦冀得其髣髴已耳遑問工拙哉又或廹于應酬而强為之姑無論理體即聲音笑貌絕不相類一閱而噴飯者有矣夫天之降才豈遠相懸哉亦習與不習之故至此耳雍正丁未余以薦舉官國子學正有同邑羅子五集以選拔至京師攜其長君克樹隨行謁余邸署余見克樹年甚少恂恂爾雅心甚器之一日手一編請質則時義而外附古今體詩若干卷公餘繙閱其剏義規撫先民時露雋致詩則平淡安和無雕鎪態其勝處直追陶韋余許羅生于世所不暇及者獨能兼之以是知生之材有餘而力於學者深也夫詩與八股異故學之功力亦判八股有一定之程式在惟一意摹儗求其肖且畢肖已耳其取材不過從故紙堆中轉相抄仿已耳詩則不然必搜羅古今載籍以會其通攷宇宙治亂之故人情物理之賾以達其變又必徧歷天下名山大川詭奇浩渺之觀以廣其聞見擴其心胸然後優而游之饜而飫之行所無事發于自然而後爲得矣由是言之其難易豈不較然哉夫

舍目前之易而有用而反爲其無所用而難者非人情之所甘也此所以兼有其長之難不惟其資力之異而習尚殊也羅生丱角嗜學扃戶讀書一堂授受相得甚微嗣是隨尊甫北上泝江淮浮河濟登泰山鄒嶧西望太行北瞰居庸覩 帝京之壯麗瞻 宮闕之嵯峨遠眺近矚可謂極耳目之大觀已又獲與當世之大人先生游高堂華燭此唱彼和薰陶濡染爲益無方於焉寫胸次之高致奏盛世之元音以視世之雕句繪字蚓竅蠅聲者不啻雲泥也余嘗謂吾

郡以詩名著者半山玉茗而外不少槪見若羅文章
陳諸君子文章甲海內然聞昔時有羅守陳止宜者
徵詩郡中文止先生復東云韻語非吾鄉所長夫以
先輩之蘊負一役志于經義其于聲律之學猶謙讓
未遑矧後進之士其視先輩又何如哉余故喜羅生
之姿稟過人而不囿于俗學爲足多云

藍戶部集卷之六

漫遊詩序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詩起于性情方寸之間而周遍於天地萬物匪直典
墳六藝子史百家爲之所取材也凡天下名山通谷
靈皐奧區人物之所集舟車之所輳眞靈之所栖息
士大夫之所游處人民謠俗山川風土之異同景物
推遷風雲變幻莫不觸于耳目感於懷抱可駭可愕
可吟可歌　天地之文章莫大乎是所謂古之善詩

者雖載籍極博而四海九州都會名勝之地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蓋山川景物雖盡著於典籍然非身親
歷履則見囿于封境蔽于近終不足以拓耳目之觀
而攄靈府之秘顧乃鑽研一編皓首牖下猥云臥遊
斯亦末矣遽以語于風雅其猶有蓬之心也乎僕少
負不羈常欲縱觀海岳歷覽名區以一發胸中之奇
顧貧病支離無由一遂臨汀黎質存負才豪邁倜儻
權奇妙齡淹通經史兼工書畫精妙絕倫爲制舉藝
厭薄時趨鬱鬱不得意恥以章句老乃悲歌慷慨伏

劍遠游嘗涉吳越歷三楚渡黃河過東魯抵中州入函谷近甜豫章足跡幾遍天下凡屐齒所經聞見所及一一發之詩歌所交皆天下名宿辛丑尋㕛楚中於君家學使所早稔君名今春邂逅章門握手驩然如舊相識秋杪再晤出旅抵所綴詩篇䚷余題曰湧遊草余讀之思深格老骨俊神清諸體具善因謂質存曰偉哉遊乎奚有於湧昔少陵以詩跨越三唐遊故無有過于公者故昔人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始可與言杜詩今君之所歷奚啻萬里乃能以數寸豪

毛收宇宙之大觀而貯之囊中充之以學方且追古人之踪而遊于其藩豈直可與言詩也哉異日者尋將與汗漫遊于九垓之上蔽七聖之迷途揖盧敖于太清足躡煙霞手揮日月君其能從我遊乎姑誌于簡編以俟之

熊鳳宜詩序

詩猶畫也天機涌溢氣韻生動者詩心也大小斧劈潑墨淋漓者詩手也用筆有勢著蔚渾深渲染設色柔俗尚雅者詩格詩韻也出入于荊關董巨南唐北苑者詩之魏晉三唐淵源派別也至其寄情野逸抽思靈迥兩家無二致焉然而古今以雙美擅長如王維鄭虔者指不多屈豈化工秘奥禁人取攜耶抑用智不分精華磬竭于一途也吾友熊君鳳宜天姿英妙少習制科之業中梗世路仗劍遠遊三楚兩粤浙

閩吳會之區足跡幾半天下以墨妙擅名公卿間者數十年每當良辰高會投壺雅歌又或對景會心合毫緗邈鳴以天籟寫之聲詩長篇短什觸緒抒懷所謂不蘄工而自工者也歲月既深紙墨遂積間出貺余且以引言見屬余受而讀之大畧閒適詩工于酬和而題畫句又工于閒適蓋君之逸情高致都寄之筆墨間是以信口吟哦天機自動余益信詩與畫之相通也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豈直右丞輞川爲然哉若畫余不多覯曩爲余作美人高其卷髮若峩冠然

此粧惟江右有之吾宜倣效尤甚吳下人嘲曰江西木偶粧余戲謂鳳宜曰此亦詩中吳體也鳳宜偶爲之不足以病其畫然則集中間有爲宜粧者亦豈足以病君詩哉因戲論及之且爲題其首云

濟生禪師語錄序

吾儒萬境皆實釋氏萬境皆虛唯虛也故其說以四大爲假合而況語言文字之膚且纖者乎是以得其宗者往往秕糠三藏十二部若末流所綴宗旨公案而謂之語錄者則尤所鄙棄不屑道者也乃今之據高座豎拂子號稱善知識者各有一編以傳諸其徒若人世必不可少之事毋乃與其本相背馳歟然自多羅貝葉東來而其教始流行於中夏向使無語言文字則爲其道者孰從而知之而傳之又烏有所謂

七祖之禪南北之宗以至於今日哉此亦其空無之旨之決不可行之一驗也然而得法在人文字特其津筏此則吾道皆然不獨浮屠法爲然也余素不諳禪理今年春友人持濟生禪師語錄一編見示且爲之請序云師行義甚高所至人天尊仰則師固别有所得而將與昔之尊師爲伍世之所謂必不可少者知師之所不屑而提唱宗風薦機開示傳諸其徒以爲來者津筏則亦其不可少者也因書其端而歸之

青微禪師語錄序

釋氏之學以空無爲本淸淨寂滅爲宗視世間一切有爲法皆屬幻妄一切語言文字皆爲葛障故文殊謂維摩詰曰無有文字言語乃眞入不二法門六祖亦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然自晉以前釋典雖入中國精理猶在草昧立說大抵依附老莊名爲義學若支道林與王逸少論逍遥遊作數千言敍馳泉湧皆義學也至梁普通間初祖西來止于嵩少面壁九年始掃除一切語言文字直指人心然後佛理彰明如

日中天是謂正法眼藏高出義學奚啻倍蓰以此心印轉授其徒幷付衣具識以一花五葉二百年後至六祖而衣止不傳七祖行思得法曹洞住于青原自是沙門尊宿皆契見性成佛之旨不尚標榜不逞浮說躬行食力身與道俱運水搬柴無非妙用有筭外道比丘不脩實行書其內心勦竊陳言假名遊參掠取虛譽以誑凡夫不顚蒼天之訶正爲此輩碧雲勝境開自南唐盡山禪師師籍湖南具大智慧誅茅此上矢志定興風心既遂安坐碧雲所謂踢倒單持瓶

瓶潙山者師之謂也迹其生平雖微有撰述要皆眞實義諦毫無尖新綺語其言具在可覆也今住持青微大師距盡公三十三世爰具青原上紹曹溪嫡派曩嘗一至予家覩其樸貌古心知爲中興法器因行倩言其不以綺語誑人無忝盡公可預券矣昨其徒爲纂輯語錄若干卷以弁言請余故爲推述迦葉以來秘密心印不繫於語言文字之故俾後之論碧雲者以是編爲筌蹄可也

文昌會序

周次律施雨畱輩讀書北山之下有友十人蘭臭同心相與約爲文昌之會請予序之予未有以應今年春館於東郊諸子半同硯席請益力乃爲序之序曰文昌之號予不知其所始世俗相沿以爲神能司文人禍福故操觚之士咸敬祠之而吾昭武爲尤盛醵金設醱什伍爲儕或月一會或歲一舉會之日祀文昌于室中北面稽首若崩厥角祠畢開筵宴集飛觴行酒彌日乃罷而近世因有梓潼張姓七十二化之

說尤怪迂繆妄雜于浮屠老子之間儒者勿道予嘗攷諸天官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主文明之象輔相之司而吾郡分野度當斗牛昔有文昌堰圖經以爲上直文昌故至今東西石梁猶有文昌之名蓋以此也夫天精垂象地産應焉吾郡既爲天垣奧區宜有英靈華國之彥出于其間以應懸象之精如古傳說相武丁而騎箕尾者求之前世若樂子政晏同叔王介甫曾子固之徒雖不足以當之然詞章之盛掩漢唐轢魏晉矣至如近代羅蔡陳諸公同時崛起雖區區爭雄帖括間無可言者而力能使一王之制隆然上薄千古作者之林又曷可少哉此皆山川炳靈輝映懸象爲不虛者也至于今亦稍陵夷矣無論命世之英不可驟得即前世文章之士亦寂乎寥乎不數數覯也豈士汩于俗學而沮喪其菁英耶抑伏處名山韜光而不出耶今諸子産文明之地治先王之經敬業樂羣此倡彼和進而不已吾將以覘文昌之應焉若夫隨流徇俗惑鬼神之祠忌燕朋之誠羣聚以嬉宴笑徵逐是末俗浮薄子所爲非所望於諸君

者也

壬子鄉墨選序

文者道之餘制科入比又文之餘也然自宋以來以是爲進取之羔雁拜獻之先資歷五六百年萃四海九州才人學士之心思耳目一注於是是以心聲所發遂能鼓舞動盪前唱後喝于章句行墨之間自成一風會焉其間體裁格調久則必敝敝則必變視其勢之所趨以爲之防則在乎人焉耳我 國家文明浹洽久道化成海內綴學之士耳擩目染莫不彬彬質有其文數十年來懷鉛握槧者咸以通經學古自

命故時執日趨於實可謂文運之極盛矣邇來調頗尚排遝或取側瑰偉特杰之詞固多而支離臃腫之做亦復不少今歲秋闈之前 皇上特降諭旨令文體務尚清真雅正 命下之日遠省尚未遍及迨撤棘後十五國試錄至京取而讀之則風氣翕然丕變咸能掃除積習蔚然有清明廣大之觀亦異矣哉豈非 聖主之運量天下號渙言傳不疾而速而士以精神心術之所耑攻故能桴鼓響應不約而同耶夫詞章鄙陋非雅也體裁猥側非正也蕪之以陳言則氣不清雜之以浮囂則理不真去其疵而取醇焉則修辭之道備于是王言維作則其斯之謂矣吾友林君百山豫章名宿也其於制科之業專一憔悴較其毫釐分寸坊客以是科鄉墨請許而授之梓百山稟令 聖訓以是正其離合焉可謂工于論文而得其解者矣抑愚聞之先輩臨場必熟復近科元魁墨藝蓋遇合之文氣機所至福祥載之以浮故無論工拙高下皆有一種光澤動人殆當風會月上加以林君之論次則是集非藝林指南者耶余數奇場屋忤下

考功豈足與論時文哉顧平生槁項黃馘頗悉此中甘苦艾天傭有言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余者也故於百山是選不禁見獵心喜而漫爲題其首云

金桑洲近藁序

文以氣爲主然氣亦有辨正者毗于陽發之于文爲瓌瑋爲昌明爲渾涵磅礴其於人也爲正直爲剛毅爲君子邪者毗于陰發之于文爲黯䀛爲柔靡爲弇鄙倂俗其於人也爲鬼瑣爲卑暗爲小人作藁所以說經雖大慝必傅經義理故不可別別之以氣卽百不失一焉然陽一而陰二小人衆而君子寡以後之言求之皆是以前之言求之又百不得一焉仲夏于黎使君署齋邂逅吾鄉桑洲先生握手驩然相狎莫

逆先生不余擯也出宦游近稿讀之見其渾灝踔厲颼馳霆擊不可嚮邇而脈縷之細理解之精簡檢豪無滲漏然究其根柢則皆浩氣蟠結而成非屑屑求工於行墨間者自獲接餘論已心折先生之爲人迨讀其經義益信前言之不妄先生早擬科名晩爵尺組雖嘉績樹聲達於　宸聽待次金門指顧顯擢而先生已夷然倦遊置若雞肋矣先生自陟京都官白水歷抵關陜庸蜀足跡幾遍天下於凡山川之險夷風土之同異世態人情之升降變化又備歷熟嘗故

其剛大之氣蘊蓄於中不可磨滅偶然觸會卽拈一藁以抒寫之文雖美而實無意于文者也況區區較工拙于字句間哉學者讀其文觀其氣可以得先生之爲人毋徒從帖括求之可也

羅二野遺稿序

文言者心之聲心之邪正品之高下氣之沉浮巧蔽曲護而不以示人者畢于言與文洩之孰謂蒔蕤不足以觀人哉故直而婉簡而通粹而岂犂然有當于人之心者君子之文也懿而淵密而與外樸而中沉學者之文也刓而巧綴而飾委瑣而罥剽而不留者小人之文也往復參驗十不失一孰謂經義不足以知人哉吾友羅二野少孤力學總角纔文好爲湛深之思既隷諸生貧館穀以養母母小不懌輒長跽以

請惶恐無措與之處其氣溫然藹吾黨篤行君子也其爲文劌削窅渺洄百文之淵鑒無人之境寧僻寧艱觀世間塗飾粧綴輭詞好語不啻若蜣丸蛆帶一掃務不屑爲常語竭其銳思欲與文止爭與澹餘爭榮不以殉吾胸目見之者或驚其奇或駭其邃二埜弗應也夫經義所以發揮聖言輇材鄙朧器識懸絶雕鐫揣摹逾勤愈遠以二埜之篤行其於譯聖蓋已探其根株故使磨礲浸潤則于經訓無難提要鈎玄要爲君子之歸豈綠飾見瑣者所得較量其淺深哉惜乎二埜之■竟其志也二埜既歿嗣于聲駿與其門人手遺槀請叙而授之梓予攬之愴然曰此吾二埜之文也何忍言序弁之篋笥因循三載今將俶裝北上聲駿懼余之忘之也走一力來促此稿乃爲序其畧而歸之

謝遜宜制藝序

今之士自鄉校遷升以至釋褐于　天子之廷率以經藝爲羔鴈其得與失主司一準于是而論者或歸之時命其說將安衷哉應之日是固有時未可以一端盡也夫人之窮達信有命然當文盛之時則所謂命者陰附于文而權不著蓋經義有一定之程上以是取下以是應其得與失一衷乎文未始非命而舉世不謂命也迨程度既乖上不必以是取下不必以是應得與失猶是而所以得失之故無可究詰然後

一歸之命蓋文絀而後命之權獨伸所謂程度者非主司以其喜好而操之以爲程度之謂也時藝之體製雖近然以是範圍數代之人之心思有精泊其中焉未可輕也是故專家者取之經以粹其理取之史以昌其氣取之百家諸子以窮其變學雖淹通而不敢倚乎其學才雖宏放而不敢倚乎其才其分寸毫芒淺深離合之數一依于古先聖賢之神氣以爲之準在明之世若成弘嘉隆蓋其盛也遵是程以爲去取而違反者什不得一焉至啟禎之季學者適于二

氏作藝之本旣撥于是偶體潛滋而程度寖失雖啟禎間一二巨子以全力挽之而中程者十僅三五而已　國朝文體亦數變其盛也有大力爲之擔拄循不失所謂十之三五者比來宗匠寥落文無定體學者以意爲之旣佹而得旋操其柄以去取乎人轉輾淆訛日新月異古先尺度漸就澌滅至有臚理艮斷踵項倒置助字失調而掇取科第如拾芥者是將正于文耶抑正於命也臨川謝子遜宜肆力於時藝卒窮而死其友董集公輩將斂其遺文梓之且屬予爲

之叙予閱遜宜之文見其苦心注力時而沉窘時而恢宏時而瞪目張膽直抒胸臆要其澤于古也淺其取徑也近工力雖深而神理未融蓋殫心斯義天靳之年而不究其業者夫以遜宜之文準諸弘正以上其中于程者誠難以遜宜之文與今之掇取科名者較亦奚遽不如人而至不得隸諸生籍以死可謂文之咎耶董君諸友之刻遜宜之文亦猶此意也抑余又謂自少至壯至死無日不旅于牢愁蓋天之阨遜宜也甚矣遜宜之文即上追盛明先正而以施于今

之尺度庸保其必遇耶遜宜是稿留余篋中三歲矣
予未暇爲之叙而董君之請益力予悲遜宜之窮欲
諸君之篤于誼也爲推論時命之說以解之

余雙池制藝序

或謂制舉藝之不古文也以排比愚竊不以爲然歷
觀古人之文無不排者左氏外傳不排乎齊語吳越
語愈排愈工戰國策不排乎趙策武靈王諸篇尤甚
太史公日者貨殖自叙諸傳類多排語先秦如荀況
韓非呂不韋輩其文多排西漢如劉向封事揚雄州
牧箴鼂錯書疏無不排也唐昌黎韓愈文聱牙佶曲
起八代之衰其原道原毀諸篇曷甞不排比耶夫天
地之數一奇一耦有單必有複物象皆然近取諸身
手足耳目齒牙三百六十骨節皆偶數也然則文何
以異曰在神氣偶之象人也官骸畢具然而不謂之
人者有官骸而無精氣也勝國時藝莫盛于正嘉三
李之文排之中又有排焉然當時如陳吉所傳錦泉
歸震川諸子號爲大家其文皆排人亦未甞以排病
之邇者數科之文頗尚排偶大要懲向來空滑之習
而一變者文即不必盡佳要之排則未可非也雙池
之文無意爲排而亦未甞不排當其湧思雷出泉源
瀉地周折縱送動合規矩如水之注盂如溜之循渠

高者幾足以排奕嘉隆巨子世讀其文可以排少之耶雙池才名見推于吾鄉沉酣六籍子史以五經應制舉者數十年至丁未始第其蘊釀既久故其精光騰躍發爲文章洋溢几篋卽此官稿一編特其緒餘而其根抵之深厚要有不可掩者吾因是以歎夫論文之不可以體製拘也

和聲集序

自去秋歸里仲冬入縣城吾友涂中五之子東川來謁叩其近履謂方撰錄吾宜時藝付梓且請叙焉余歷然未有以應今春遻成復促之至再至三乃出其意所及知者嘗試爲東川言之夫文一也而其名有古與時之别自周秦以降於六藝之外能自立言以垂不朽者斯之謂古文進于是者蓋代不數人懸程式以取士士用之爲羔鴈其敏者可無學而能其鈍者發之五年七年而無弗能斯之謂時文自錄於庠薦于鄉貢於禮部三歲之內入程式者數萬人焉其難易高下蓋不待校而知也然準之于道則文藝爲末雖進於立言君子猶弗貴也吾宜邑闔楚之交山峻而水清民淳而俗樸士好讀書工綴文而不矜炫于名譽卽以東川之先世言之涂守約幾起于元明之際卓然以著述自命其文古淡奇峭自名一家元之作者自虞揭歐陽之外未能或先嘗以太平十二策干明太祖太祖不能用卽引身而退以布衣老其集藏於姑蘇其文見稱于程篁墩而郡邑無能舉其

名者邑先民之閒脩恬退不事聲譽蓋如此彼其于古文且然而何有於時文中五自高曾及身以懿文模學著於宜至東川又善承其家學由是言之文非宜所貴而不尚浮譽又東川之世守也則是選獨不可以已乎雖然有一說焉謂之時文則當論其時唐以詩取士有初盛中晩之目別其時也吾鄉時文莫盛於啓禎臨汝四家之文衣被海内東鄉艾天傭持議尤爲嚴正日與吳下諸名輩往復辨論然考其時方且鰲折塵揚岌乎殆哉而諸公乃日鬬于八股體製是何異于蝸角蠻觸之爭耶向使諸公當壯盛之年出其聰明才辨建匡時之策破除當日門戸積習即令無補而見之空言亦足炳炳烺烺于天地之間以垂不朽何至斤斤以時藝表見爲後之論世者惜也當是時吾宜之時文縱無一字落于人間而先民之守未嘗不存宜士之品未嘗不貴也今　國家文治浹洽殆將百年以唐例之蓋在初盛之間於是邑中綴文之士稍稍龤其聲光于絃誦歗歌之餘昌黎所謂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此其時也東川之

撰錄又曷可少乎哉余歸里多病日與藥鐺爲伍東川所選未暇卒讀然以時考之知作者與評者之皆無害也因取韓子之言命之曰和聲且爲述先民尚絅之風俾世知吾宜之文不徒在區區制舉藝而東川之選亦變通以趨時者也是爲序

吳襄明先生[illegible]遺稿序

宜黃山水奇特峭嶮巉巖清流激駛蜿蟺而淪漣其鍾於人也往往多高介特操之士抗志希古嘯歌泉石忘情利祿以自葆其天倪若杜子野劉湯翁涂守約諸君子雖時異世隔其高風偉節猶令人遐想而歆慕之既恨生不同時猶冀得其遺文誦之以為快顧自宋以來前人遺編不少槩見何與豈其人一不見用於世遂潦倒頹放弃其平生之著作亦棄擲不甚惜耶抑後之人無繼志者遂不能保有而世守之

耶元末惟守約先生其所為詩古文詞曰涂子類藁曩余既得而論次其文矣迄勝國以經義取士而吾郡為最盛於時羅艾章陳四子出並驅中原力挽風氣海內翕然宗之吾邑則有涂若水先生父子能與四家相頡頏往於余友中五得其家藏一松軒藁讀之而嘆其家學淵源之盛同時以布衣而與四子相往復討論及為其所推重者則又有若吳君襄明先生其所為文余初未之見也今歲之春君之玄孫璠予其遺稿總若干卷請序于余將重梓以藏於家余既喜得見前輩之遺文而表章之責所不獲辭君生於神宗中葉丁文運漸衰之會當時剽竊老莊之玄眇魏晉之詭雋以相尚而戾于聖經之旨者不少其放而愈下至于掇拾餖飣生吞活剝粗浮疎莽自以為周秦兩漢化治先民之矩矱蕩然矣君獨規守王唐之繩墨苦心孤詣匠意而出堅凝鑱刻不與時流爭一日之榮而黝然之光斑然之色如夏鼎商彝形象之外別饒古致其詩冲澹流逸品格在王孟高岑間噫君于此道知其用心勤矣不可謂不工矣然而

名不列于諸生槁項黃馘困阨于山林甕牖間爲可悲也當時之剽賊餖飣爲僞秦漢魏晉者率皆儼然掇巍科居館閣其所為程墨房牘家傳而戸誦之今其文具在試取而與之相校亦未知其孰勝也但當時以成敗論人者吠影逐聲一唱百和即人人提其耳而命之曰汝誦法者宜在此而不在彼則人必笑且目為狂嗚呼文章聲價必待久而始定迨論定之日然後震耀一時者卒與草木同腐而山林韋布之士其精光自不可掩久而彌新然則君身雖不遇得

失亦足以相償矣奚足悲哉君幼失恃事繼母孝謹不翅所生其至性過人又如是則其可稱者不獨文而已也然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觀其言可以得其爲人矣君髫年學爲文卒之日纔三十有九嗚呼使天假之年以究其所學余烏能測其所至哉今吳生璠能紹承家學裒輯其文世守弗失不致蠹蝕于煙煤散籔如予野諸君之泯泯無存者其志行更可嘉也

藍戸部集卷之七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廣西通志天文志序

百物之質附於地而精見于天地有州域天有列宿是以聖人仰觀俯察敬天授時曆象設官各有分職見於書者時爲羲和其分命所宅若暘谷昧谷南交矧粵之疆境去京師奚啻萬里三宅亦然帝王所爲兢兢不憚煩勞者豈非以天道幽遠三辰寥廓敬天重民非是不足以致精而無誤耶後世星官吏於小史無復唐虞之重是以星氣占候雖有專家而歷世屢變言人人殊若粵西星野或以爲星紀牛女或以爲鶉尾翼軫或以爲屬鶉尾者十九屬星紀者十一夫吳越國于南而何以麗星紀之北雖曰秦之井在西而東魯之降婁在東而西星不可以地論非獨吳越爲然然楚與吳越隣比楚居南既配南之鶉尾粵居楚南而反值北之星紀是豈可以言辨者且班氏之志天文也其於分野既曰斗江湖牽牛婺揚州翼軫荊州矣又曰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鳥南

宮朱鳥也衡太微垣之十星正應軫翼無與于斗牛也至紀占驗則又述元鼎之間熒惑守斗而粤以絕祀是又主星紀矣夫一人之言而先後違反若是又奚論于異代耶聞諸星家者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觀兩河與雲漢之終始而十二次以明是皆有精氣而不係乎方隅以山河爲限而不係乎州國其說似疎而實密近世惟一行之說近是宋蔡勘主之以論粤之分野核矣今畧主一行之說以述分星而錄蔡勘之議至災祥氣候亦附見于末若史氏之齟齬則以俟爲甘石之學者究詳焉述天文志

廣西通志輿地志序

粤西古交趾境也昔在五帝顓頊之世咸屬方內陶唐命官亦宅南交有夏去唐虞未遠乃禹貢列九州紀荆揚而不及南交豈其荒忽僻遠橇檋之所不經耶春秋勾踐啓宇其後潩爲百粤并於荆楚秦漢之際趙佗擊幷諸國自王漢誅南粤增置九郡疆域乃頗可諳唐宋以降始分東西粤東負海粤西倚山然粤西有金銀錫銅丹砂孔翠之産故范氏虞衡志亦稱爲桂海云其山川則奇峯拔地三江縈紆都嶠勾漏號爲奧區其形勢則桂林據南楚上游蒼梧總百粤水陸南太控兩江鼂交趾爲三竞保障其山鎮則騎田萌渚越城據五嶺之三而崑崙鬼門關隘天險其谿瀆水利風土遺蹟則靈渠石井潮泉郎究銅柱木匣玉箋橫槎而瘴母挑生偶歌雞卜殊俗駭聞其封疆北連荆楚南抵安南延袤三千餘里其沿革自周漢以訖于茲上下四千餘年不有紀載何以彰往示來昭同軌之盛列王會之官哉然而班固有言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旁羅抽討詮次爲

雜畧攷史傳條貫疆域山川建置古蹟諸例分類敘
列用備考鏡述輿地志

廣西通志營建志序

古者立國必有制度雖不侈于陂池臺榭之觀崇高形鏤之奉然而城池朝市廟社學校倉庾之設一不可廢故傳曰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又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教也粵西界于安南猺獞雜處寇掠無時室廬廨署迭燬於兵戈又南方地卑蒸濕蠹朽是以民無百年之屋我
國家隆平休洽累數十年民奠厥居而城郭宮室學校壇壝亭鄣斥堠罔不脩列至於園林谿洞以及浮

圖老子之宮亦皆稍稍整飭入其郊境遊于闤闠煥然盛世之景象不知有邊徼中上之殊也昔韓襄毅雍既平藤峽創都府於蒼梧規制弘廠鉅麗甲於二廣葢寇氛初息震駭未寧兵柄安危懸於樞府壯威肅觀用鎮蠻服不得以侈肆譏也今則恬熙康阜興作有程亦無所事此矣城池以迄藩臬各條其類紀其興廢而今昔成毀治亂之迹畧可睹矣述營建志

廣西通志官師志序

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蓋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一人總治于上必建官設吏以分理之前古之分封後世之守令其制雖異其以亂民則一也然三代以後天下未有方數千里復爲封建國者有之惟粤耳趙佗于秦漢之際乘中國瑕隙從南海尉撫有全粤傳之子孫稱諸侯王者幾百年降及五代楚馬氏南漢劉氏據其地而王者亦各數世雖由其封疆僻

遠奸雄得以乘間竊據然亦以見天心之仁愛而不棄其民耳夫粤地蠻獠雜處貪戾嗜殺當四方擾攘之秋無君長以主之民豈有孑遺耶今南太諸郡尚設土司世守其官猶然封建意也然粤以僻遠故前世官斯土者率以謫往其歷秩進階者則征伐首功耳宋元以上無論雖前明亦然惟我 朝底定之役四方寧謐邊警不生吏於是者尊顯安榮無復愁歎蓋不知有中外之別亦無所爲軍興之勞武功之賞豈非遭會隆平難遘之盛事也哉歷紀職官宦蹟首之以封建附之以土司以著粤西之異述官師志

廣西通志選舉志序

百粵之地秦漢始置郡縣遠者隣於交趾九眞其時性習殊異語言不通光武之初以錫光任延爲守始教之耕稼制度然後嗜欲可通俗化可導若夫書契文字禮教儀文之縟固未暇遑而亦勢不能强之以所難也迨其後漸漬既久風會日開於是士興於學而選舉行唐宋以來若趙觀文梁嵩王世則馮京輩往往冠制科而魁天下有明成弘以後文明大啓今州僻壤而蔣文定呂文簡皆以高第致位師傅其他

郡之以甲科起家著稱于世者亦未易更僕數焉至于今文學彬彬抗衡上國以視漢初猶蚕叢魚鳧之際耳夫習爽闇昧之區耀于文明以是知聲教之訖無遠弗屆也我
聖祖以文德涵濡遐方而　今上崇隆儒術潤色太平蔣呂之英趙梁王馮之選安知不軼起于科目以應休明之運耶爲綜攬諸科述選舉志

廣西通志軍政志序

國家不可一日無兵而邊防尤甚粵西自漢唐以來世有邊患若徵側徵貳儂智高以及藤峽岑氏之亂蔓延數世此其彰彰尤著者馬伏波狄武襄韓襄毅王文成以及俞沈翁凌諸子以是赫赫著功名然用兵率數十萬久者五六歲近亦三二年乃克掃除底定王文成奉姚鎮之後以撫易勦項刻成功然而大憝逸罰長鯨漏網餘波復揚不靖者累歲邊患之難弭未有如粵西者葢兩粵爲東南荒徼蠻猺獠蜒性

習殊異粵東負海粵西阻山海氛之熾有時而山峒窟穴叢箐幽險之區伏莽尤便竊發無時種蕃族聚不可爬搜故粵西之患尤甚於東夫兵戎之政籌邊之策與其創艾于潰決孰若消弭於未然我國家自
聖祖初載戡定逆藩之後義正仁育溥海同風烽燧不警者垂數十年雖獞頑猺亂如粵西諸獠亦皆戢耳崩角嚮向面內然而疆域之險非類之性不可芟夷變易則夫未雨之慮先事之防未可鈍置爲緩圖矣　本朝革前明戍卒之弊專置綠旗之兵營鎮之

外復設撫標馬步三千法制詳盡茀恐蒐閱不時積
玩成習則雖頁法等於無有故紀歷代以訖　本朝
法制事蹟方畧見諸前事者著於篇以爲握兵者資
焉述軍政志

廣西通志食貨志序

洪範八政先之以食貨食貨生民之本也自神農設
耒耜以教民耕而食足爲日中之市以教民交易而
貨通食足貨通然後民富而教化以成是非首爲一
民之身蓋楙遷有無則萬國乂賦入貢棐則府藏充
皆職此之繇也粤西之地雖延袤數千里然而崇山
峻嶺谿谷不食之土居其大半以故畝稅不過四十
餘萬石僅匹中土一大縣又多磽瘠而鮮膏壤其貨
雖志稱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然皆粤東濱
海所出廣西之產雖有銀銅鉛錫丹砂水銀翡翠孔
雀竹木果布之屬然亦董董所出不足以更費且其
民椎樸魯鈍不能服賈境外殖貨貿易率多閩楚之
人夫殖嘉穀通布帛金刀之利在民廣西戸口無論
歷代即其遠者近者遠莫如漢近莫如明漢元鼎之
間零陵鬱林蒼梧交趾四郡口乙百一十萬去其交
趾之半屬今安南粤東者實計七十餘萬明初倍之
至萬曆間已耗其半然尚得與漢等　本朝額丁二
十一萬二千七百有奇去明初懸甚即較漢初與明

原缺第十三、十四葉

之中世不過三之一耳至田畝之數則與相埒是今日粤西土尚浮于民然在明不加貧今亦不加富何也蓋 國朝定鼎惟粤西最後服中更逆藩之變塗炭尤甚雖經
二祖之深仁厚澤而生聚未復戶口凋耗何怪其然夫食貨之生息在民民寡而土不闢貨不殖則雖四十餘萬之田尚未必其盡墾而稅不虛也而又加以歲無常登吏多朘削民奚由而不瘠耶故歷紀民俗所資物產所出賦役所供以惕夫拊循茲土者述食貨志

廣西通志藝文志序

班史十志藝文居其一後之爲史者因之蓋石渠白虎之藏累朝之典籍一代之述作存焉不誌其名於史且散軼而莫稽郡國之志宜無所事於是然而政治之要土俗之宜山川之風景名勝之遺事循良吏治之碑桑梓賢豪之蹟與夫騷人之咏歌學者之紀述斯皆志義之存而非無用之辨是以國史採其目而通志錄其詞至于粤西則藝文爲尤要何也其政治則邦國之務籌邊之畧其風土則南北之候殊華夷之俗雜若夫山川名勝則巖峒之奇甲天下而吏治之顯於盤錯人才之拔于方隅亦因地而别與他郡國有不可以類觀者非賴述作之家鉅麗之筆奚以爲之擘畫其神奚以爲之摘抉其奥故藝文具而志之中又有志焉惜乎余之方事纂輯而奉 命量移人物藝文二志收羅未廣拾遺補缺俟諸方來姑就睹記所及存其大都云述藝文志

碧雲山志序

吾宜諸山其南自華蓋來其東發跡于軍峰皆蜿蜒扶輿盤礴於宜之境內其擅瑰奇闢辟奥于巖谷間而爲浮屠老子之宮居者蓋未易以百十數也其尤著者在南則有若石碧黄山荷玉在東則有若芙蓉桃華碧雲鹿岡諸勝皆奥區也軍峰華蓋余壯年嘗一再至其餘祗一游荷玉石碧距邑治尤近亦未嘗至其不暇至者間披山志臥游焉昨得告歸里未踰月有碧雲住持僧青微以山志請序夫自　京畿以

迨郡邑其山川景物久而不磨者特有志耳二氏方外之徒所紀述者不過志其誅茅闢土之所自若往[illegible]氏世次如民間譜系然者似無關於輕重然名勝所在入於紀載則不惟指提之廢興卽一時之景象一方之文獻亦可資之以爲鏡者距可以方外賤視也且廢興由人亦與世法無異如石碧荷玉黄山之著名於世雖其泉石特殊亦以馬祖本寂月輪諸老宿奮起開山適有紀載故得至今傳耳余嘗謂記載有二患其一闕畧其一謬妄闕生于世久而湮妄生于鑿而輕信流俗然闕使人思妄使人疑故妄之患爲尤甚吾聞碧雲與鹿岡密邇鹿岡者邑先賢杜公子野之宅在焉臨川王文公嘗游其門鹿岡有留雲館者師弟子講學處也杜公之作述世久而湮所謂缺使人思固無可疑者獨志稱荆國以顏書東方朔像贊石刻自德州移致公且謂其後爲某某所得創某堂以居之後燬于寇書之鑿鑿若目睹者余性嗜顏書在京師久購求魯公石榻畧備嘗愛東方贊奇古品爲中興頌之亞今其石現在德州而云昇致

杜公何也豈德州之石非舊刻歟且榻本與石刻無異必沾沾於是似非二公所宜有者所謂妄使人疑此非其一端歟蘭若創自南唐宋淳熙間更名定興寺至師乃大啟厥宇又爲茲山計不朽創志乘以示之延吾友何先生從之掌其事從之淹雅高韻拔俗二患吾知其免抑吾聞青微自弱冠棄家壯而受具中歲得法於青原愛碧雲之勝而卓錫於是亦茲山之遭也行將與石碧荷玉諸山並稱名剎矣余雖衰邁興至尚能杖策躡鹿岡披碧雲邀從之登老人峰

從之尚能吹鷓鴣清怨爲余據胡床三弄否

許氏宗譜序

上世以結繩紀事中古聖人易之以書契所以省鈌遺防散軼也世變滋亟有書契而猶不免於散亡於是博物之儒爲家之士乃起而脩辭肇悅以繡之丹雘以塗之其紀諸冊也錯綜條貫紆徐淪漣若木之理若水之波其光也燠乎若日星之麗天其重也屹乎若山岳之鎮地使人美而愛愛而傳傳其文而文之所載之事因以傳焉文之有譜牒此季世之體裁也其爲辭也明世次而已矣書名氏而已矣無所事

于絲飾之文然他事之記載雖散軼遺忘無所關於利害譜牒一失則人將貿貿然莫識其所由生故譜牒之事詞最簡而其係于文者爲尤重三代以上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宗法著而民有統其時無所謂譜也而系自明及周之季六國幷吞諸侯秦滅六國而置郡縣故家大族分崩離析陵夷數百年間天下爲鷙獸散而民忘其祖矣魏晉相承設爲官譜綜百家之氏族藏于有司譜牒之盛蓋自此始迨更歷五季之亂復散亡無存焉至於今有前世之文無前世之

譜首左之外傳腐遷之世家其歸然獨存于世者豈不以其文哉許爲四岳之裔周室分封列在五等後世以國爲氏其族貴矣然漢唐以來時顯時晦莫能尋其端緒宋世有會者自江南來仕爲州刺史臨川王介甫作高陽許氏世譜爲之推本于伯夷詳述漢興以來迄會之身其爲文甚美第高陽之系自據以上亦莫能詳又引許由讓天下逃箕山事以爲由與伯夷莫知其生先後及同祖與否夫既知伯夷爲神農後佐堯舜有功賜姜姓其後封于許子孫以國爲

之硤石又三世由硤石而遷於邑又九世有順者于元至正間始卜居邑北之鳳新里是爲今北隅許氏勝國以來許氏號爲著姓封爵貴顯雖不逮漢唐然子姓蕃昌詩書文物之澤世世勿替其子孫懼夫世代綿邈故牒散亾無以續高陽之緒乃裒集舊聞稽求世次重爲許氏新譜而余友璧垂氏以余嘗治人史遷之書既俾爲其先家傳復示以介甫之文而屬序其新譜焉余謂介甫譜許氏自會以上由會以至于今又六七百年矣會之子孫後裔固多可紀然自

介甫以經義試士士相沿久之多溺于習俗拘牽音句而不得逞古文之學中絕世之爲譜者雖益衆然無復有能爲介甫之文者矣余過不自量欲竭其區匕駑鈍之姿以追古之作者既無所得徒自荒落制科之術以取擯於時行見其窮且賤而無所歸也又安能爲介甫之文以爲許氏之新譜重哉顧獨快于官譜散亾之後獨得鄉先民名世之文以紀述其家數千載之系于不墜爲他譜所未有若會以下子孫之可紀者許氏之後賢類能搜羅而表著之列其諱名

推其世次更無事於予譜予故獨爲論次介甫之文以歸之以著乎文之係於譜者之尤重云爾然則余縱不敢謂新譜以余之與介甫後先相望以爲許氏幸而余以經生䊷進之文因許氏而得附於介甫之文之後以傳於世抑亦獨非余之幸也夫

許氏宗譜序代

宗法亡而族譜興有宗法則無所事譜而有譜則宗法雖亡而亦存譜所以維宗法者也其興始於魏晉魏晉之官譜一掌於有司及五代之亂無復存者余謂譜藏於官一經世變其散亡無足怪者孰若詒天下族姓使各自爲譜各自爲譜則其子孫世守之唯謹雖更衰亂猶不至於盡亡使當時魏晉之譜副在民間亦何至於澌滅無存耶宋以來爲譜學者有歐陽氏蘇氏皆民間各自爲譜者也今　國家太平數十年治化熙洽人人有反古復始之思於是邇來脩舉譜牒者尤盛吾郡諸著姓名家莫不訪遺編收散族勤勤以宗譜爲事往讀郡志司牧傳宋世有許中復者爲郡刺史後遂家於吾臨之石鼓今郡中諸許望族皆中復之裔也向嘗遊宜邑過學宮見其旁居人總總者問之則鳳新許氏石鼓之遷居峽石而再徙於此者也吾友藍子長青少可多忤顧獨與許君壁𧐐稱莫逆余因藍子得交于許君至是別十年所矣去冬藍子以書來京師爲其家宗譜請序余謂扃

陽之系往者吾邑王文公嘗爲之譜今又有藍子序之許氏之譜與天壤俱敝可也更何以余文爲雖然許太岳之胤也其後數與余何能無一言以贈耶惟谷文公之叙曰許氏忠孝之良使其遺逐舜禹且將與夔皐貔虎俱馳吾亦爲鳳新族既蕃昌今其子孫多賢而又勤於致本收族之事思以光復其先業宜亢龍翔之盛安知不復見于鳳新耶余且拭目以俟之是爲序

熊氏宗譜序

三代以來南方之國楚爲大其先出自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子也後數世有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弟吳回繼其官生陸終氏陸終氏有子六人其少者曰季連芈姓是爲楚祖季連之裔曰鬻熊爲文王師鬻熊之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繹當周成王時追論文武世功臣以子男之國封之於楚楚子之封實始熊繹數傳至熊儀是爲若敖若敖之孫熊通自立爲武王再傳至成王周天子賜

胙闢地千里駸駸乎蠶食江漢辱宋襄抗齊桓矣莊王辰陵之盟春秋與之遂伯諸侯及靈王誅慶封作章臺而求九鼎威幾震於華夏至戰國之際拓地五千里半天下有二靈與山東諸侯及秦號爲七國然地莫有大于楚者陵夷至于負芻而後爲秦所滅自熊繹始封以至負芻凡更四十一君僭王號者二十有五傳世三十與周歷相爲始終焉秦既滅楚而并天下其後秦之亾也由楚項氏劉項之際復求楚後得懷王孫心于民間立爲義帝而尋弒之江中楚乃

不祀其子孫散處民間不復可考然江漢以南皆楚故地自楚幷吳越吾豫章亦楚也故江淮間大約楚之子姓爲多云其公族有鬬氏屈氏沈氏蔿氏伍氏申叔氏成氏而熊氏最貴今世熊氏皆宗楚蓋不誣也或曰黃帝有熊之後然楚之先固出黃帝非二本也或曰鬻熊名也而非氏然記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朱子曰謚氏之訛也第考諸古不獨以字爲氏亦有以名爲氏者若衛公子惠孫之後爲孫氏齊公子高之後爲高氏今鬻熊

之子曰熊麗其後皆系之熊則固以名爲氏矣余甞過宜黃識熊子夔若夔若之族數百戶居城之東北爲宜黃著姓余未暇問其系之所從出今年秋夔若以其族之譜牒成使來請序余又未暇讀其族之譜而考其近代之源流第所謂出于楚者余固已知之矣夫楚自義帝以後歷兩漢數百年未有興者至東晉唐宋之間則代有聞人近世若熊茂叔蕃師事荆國而不阿而勿軒先生爲南宋遺老此其尤卓卓者余謂五行之用火爲大且其性聡明故史稱祝融有大功能光融天下雖最烈于楚其餘燼必且復炎而不可撲滅且余聞夔若之族先世率多偉人其昆季與子弟又皆彬彬向風今復勤收族萃渙之舉以興起其宗於孝弟吾惡知宜黃之熊不復振東晉唐宋之緒焜耀江漢以與昔之荆楚爭烈也耶故爲縷述鬻子以來成莊靈威之巨熖以張之是爲序

施氏宗譜序代

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非有以聯
之其勢固渙然而不相屬然聯之之道匪他亦使之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已何以故人各親其親乃不
獨親其親也各子其子乃不獨子其子也其事在於
立宗法明譜牒宗法立譜牒明則人知所自而風俗
厚國本固矣顧三代以前其得姓雖寡而氏族屢更
其時譜牒不甚詳而源流較然可舉三代而後譜牒
行而氏族鮮所更易至晉魏以降綜百代之譜藏於

有司而譜牒尤盛宜其傳之無窮矣然一經衰亂旋
卽繆迷淆混失其世次何也蓋古者宗法脩列諸侯
世其國大夫世其家無俟于譜而系自明後世譜牒
雖行宗法不立汔歷久遠易於淆亂無足怪者故宗
法之立尤重於譜牒然自五季之衰譜牒亦廢學士
大夫之家往往昧其所出況宗法哉夫宗法立固無
所事譜宗法亡而譜牒在抑猶可以明其世至譜牒
與宗法俱亡則人將倀倀然莫識其所由生豈非仁
人孝子之所由痛惜者哉宜黄施生育材世居邑之

崇賢鄉特聚其宗人修譜以收其族余考施氏之先
蓋出於魯惠公之子施父其後因以爲氏然以施氏
亦姬姓也至漢孝宣時有施讎受易於同郡田王孫
王孫受之丁寬班固傳儒林所謂施孟梁邱之學是
也讎沛人字長卿後以同門少府梁邱賀薦拜爲博
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異同於石渠閣見於漢
史者如此其他則莫能詳今生之譜雖不及此然施
氏無他族此固生系之所出不可以不考也生之譜
斷自宋彭湖公始彭湖公謚文忠紹興間除江西安

撫使家信州之上饒故江西之施皆祖彭湖云自彭
湖五世至文仲公南渡末奉行臺御史巡察撫建至
宜黄孤嶺悦中華山水之勝值宋元更革遂解官而
隱於是是爲[illegible]武諸施之所從出焉又五世至啟言
公以歲貢教諭始遷居崇賢鄉五都康泰里卽生之
宗之所始也自啟言至生又九世矣今生之爲譜也
自生之身而推之至於啟言自啟言推之至於文仲
自文仲推之至於彭湖更由吾言而上推之至於魯
惠爲得姓之所出而施氏之源流若指諸掌雖宗法

不可遠詳而脩明譜牒反本復始以明仁人孝子之用心孰有過於生者生故端艮士髫年補縣學弟子員予司教於茲得與生遊今出其譜以示予予故爲述古今興壞之故及其譜之大畧以見乎譜牒所係之重而生之用意爲不苟也使人人能如生之不忘所自則其所裨於國家風俗之際豈一二哉而惜乎如生者之不可多覯也因書以爲序

藍戸部集卷之八

宜黄 藍千秋 長青

梨溪余氏重脩宗譜序

已亥夏五月余氏重脩宗譜成族之二三君子以書來俾余序之按余氏自臨汝遷梨溪其始遷之祖曰以賢公以賢生二子長道夫幼祥夫祥夫遷居臨汝道夫三子長伯雲次伯載季伯顔咸居梨溪而孟與季爲尤盛去春將有事於譜牒于姓既蕃議有未易協于一者二公之子孫乃起而分脩之余謂是可以

覘余氏之族之盛然不可不思夫譜之所爲作也夫譜之義分與合盡之矣自一世以之百世順而推之枝殊派别而不可聚者言乎其分也由百世以泝一世逆而溯之統宗會元而不可散者言乎其合也此猶就譜言譜耳若綜其終始觀之草昧之初其勢寡其恩洽其情一當時無所事譜也數世之後人衍而宗别宗别而族成乃系之以譜更歷數十世人益衍而族别族别而居異乃各自爲譜譜之作蓋昉于分也然使聽其分而已則一源濫觴流衍于四海九州

而不可紀極抑又何所事譜故凡譜之作也必總其各自爲譜者以歸于一又溯諸未始有譜之先至於厥初生民而後已焉譜之意義蓋主于合也今梨溪自明初以迄于今歷二十餘世族未別而居未異然且各自爲譜則以子姓之繁衣冠文物之衆故耳余故曰可以覘其族之盛第究其所以爲此者詎非紀綱數十世之苗裔系諸伯雲三祖又推而上之以明其所自出歟故曰當思大譜之所爲作也其勢不能不分其義不可不合二者遺其一于譜之道未全也

夫子孫之于祖考事事必循其始而懼或忘焉况乎譜事起于尊祖敬宗者耶攷余故牒洪武間伯載伯顔以觧課後期謫戍遼邊伯雲請于朝願捐已爵贖二弟太祖憐而宥之給以完聚伯載兄弟歸自遼海一時士大夫嘉其事爲歌詩以送之載于舊譜至今百世下讀之者猶爲感愴動色欷歔太息于原鴒急難之誼焉彼伯雲之友愛無論而伯載伯顔罹罪竄荒能見重于朝貴至形諸歌咏其賢而有文可想已梨溪固三祖之後也三祖固一父之子也彼其時惡覩所謂譜耶乃天倫之樂不遂雖富貴無足係其心者書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若三祖可謂克念天顯與鞠子哀者矣歷世雖遠其友恭之誠皎然如昨日事爲之後者于其分能無繹思其合也耶夫沿于迹昧其原者衆人之見也衷諸義而反其溯者士君子之守也余爲梨溪諸君子述譜之義宜無有亟于是者若夫得姓之詳撰述之美諸君裏事之勤譜具矣余又何說焉

石堆曹氏宗譜序

余昔遊荷王道谿仙桂鄉之曹坊過宋工部員外郎曹晉伯錫之故里見其山水縈紆糾盤鬱積居之後曰繡枕山高下類聚塹坦穴夸若經人鎚鑿者至員外之第宅久已鞠為茂草矣因徘徊久之不勝陵谷變遷之感晉伯成進士為真西山先生所得士故西山集中有曹氏通濟倉敬思堂二記讀之知工部家世淳古德澤被于鄉閭通濟倉者工部之父堯咨所建其族弟堯登復從居崇仁之石堆石堆距余家二

三里於族有姻聯余與曹子凝之髫年同學於家塾凝之脩謹嗜學與其子承烈循子某俱隸學官弟子員有聲膠庠間其族昆季同隸太學者為某某皆與余家相過從余自丁未通籍宦遊京師十有三載厞請急歸里與凝之相見則皆老人矣歲之正月凝之手一編視余謂方輯其家宗譜且請余敘之余謂譜系所以收族萃渙正家之務莫有先於此者我　國家生息休養百年于茲海內乂安太和翔洽民皆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列曹氏系出軒轅舉封振鐸所稱神明之後者耶其得姓之始及漢唐以前譜牒世冑載在史冊者曹氏類能言之茲不具論論其自曹坊而遷於石堆者曹坊之始祖為英公英公五子其第三子曰珣珣生凝凝生師吉師吉生執禮執禮生濬濬生汝秩汝秩生堯登堯登為石堆始遷之祖自堯登至今四世矣石堆支派衣冠文物彬彬于巴華之間如是不及今脩明譜牒以遺其後之人非盛時名族一缺典耶雖然振古以來有國有家者所以保世滋大不徒恃乎勢位顯榮聲華之赫奕已也蓋

必有其本焉若仙桂曹坊之族所以動後世之景慕者唯二記之存耳其族之昌也非以樹德故耶石堆固曹坊之分派也諸君能由敦本收族之心而擴而充之吾知石堆之昌大且當與昔之曹坊媲美矣凝之其然吾言乎哉

梅氏重脩族譜序代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俗是已民俗之厚薄與世運相爲隆汚者也夫人道始於衣食而終於孝弟衣食生民之命也孝弟生民之性也民各安其性命而天下平矣三代以前分土而治諸侯世諸侯大夫世大夫於時有大宗小宗之法而民有所統夫人之情莫不思自保其有故先儒謂宗子之法與國家相維繫自封建廢而宗法亡後世乃有譜牒譜也者所以萃渙收族使人知其身之所由生與其族之所同出而

已非有所謂宗法也然人能不忘所由生而又知其族之所同出則於本末源流之間洞然不至於隔塞而情有以相通而孝悌之道行乎其間矣孝悌之俗成則族姓相保犯亂不生其所以維繫乎家國者豈獨後於宗法哉自官譜旣亡民罕知其所從出故有同一氏族而夷於路人者多矣一本之親不相綴屬又何怪乎囂陵攘奪之風頑鈍隽詬之俗日熾于天下也乎然推其繇來則以民生之不保而衣食累其中也我 國家太平於茲五十年矣海內殷阜蒸蒸

向風余奉命尹宜六載未有政績可以報稱獨閒邇來自通都名族以訖窮僻之鄉莫不彬彬然從事於譜牒余雖不敢自私爲政之成竊幸 聖化漸被而世運日躋于昌隆也去歲冬杪孝廉梅子映亭來謁叩其近課則以纂脩族譜對且請叙焉余閱譜而稽其世梅氏得姓于殷之梅伯迨秦楚之際吳芮于江湖間號爲番君其將曰梅鋗從高祖攻南陽項羽相王時以鋗功多封十萬戸爲列侯至孝成時壽春有梅子眞者通尚書春秋爲南昌尉數上書言事後隱

去人傳以爲仙是後梅氏之宗稍寥落及宋眞宗朝宣城梅詢與猶子堯臣並顯名于世其後嗣有遷於肝水者自肝復遷於宜之牛眠石即孝廉之族也牛眠之祖曰如玉自如玉至今已二十餘世矣其族負山臨水居民輻輳自宋以來簪纓迭出至于同邑某都若某某諸族皆遷自牛眠云孝廉懼其族之渙也譜之日久而湮也乃鳩其宗之秀杰同爲是舉蓋逾年而譜成於是自壽春宜城以下其本末源流歷歷若指諸掌而別遷他族者則聽其各自爲譜焉嗚呼

觀於是譜而梅氏之俗之歸厚可知矣諸君子之用
心亦勤矣抑余又論之以子眞之忠悃遭漢祚之衰
而不用而昌言父子之於宋亦未嘗盡展其才也今
孝廉際會　盛明得以優游于尊祖敬宗萃渙收族
之事其遭遇殆優于前人矣出其脩於家者以施于
有政爲　國家潤色鴻業鼓吹休明余于梅氏有望
焉余旣樂斯舉之有關於世運且得藉以爲治績之
光因梅子之請而有以發之也遂不辭而爲之弁其
簡端

黄氏宗譜序代

士君子抱負非常蘊蓄奇偉則必欲得君而仕然古
固有身立江湖心存魏闕以韋布而懷民社之憂矣
惜其人多老死邸壑功名不著於春秋其志其行僅
出于子孫之所賂記與家乘之所傳述甚者世代綿
邈陵頹海竭并其子孫之載記亦歸湮滅遂埋而無
稱可勝嘆哉吾郡東北接壤昭武宜川黄公以領運
蒞治于兹至則體下情釐宿弊軍民便之乙酉秋公
以漕務入都先是鄉人爲余言公督運狀稱公在道

中抗鎭府謝中使拯溺救燎護惜軍家萬端其肝膽
可以動人其精誠可以格天云予素稔公賢問言益
歎想久之旣而見公於邸第公出所輯宗譜請序於
余余受而讀之知公之族發源江夏至宋政和間惟
德公實自浙東隨父任崇仁令因家焉後遂遷宜之
東皐數傳而下族蕃以昌其世裔隆盛不具論獨觀
其■世祖子寧公及其曾孫萬瑀公皆以一布衣憂
憤邑稅厲民奮不顧身萬里走京師詣闕上書請改
輕賫卒如其志皆得請使一邑蒙其惠功施到今所

謂以匹夫韋布而憂民瘼者非一公其人與二公之功德即宜川之民猶當俎豆于賢人之間而況其子孫哉吾以是知公之賢爲有自也公以仁愛撫軍既無忝于祖德而又能脩明譜牒聪垂先世之功以流示于無窮公之志行過人遠矣以公之祖德與公之賢行且爲天子將兵屯撫士卒勒名策府以答先澤而光家乘吾區區章貢不足以爲公明矣此則吾爲公撰而俟之是爲序

高富謝氏宗譜序代

杪春奉　命祭告南海道繇江左經豫章以達東粵舟過臨淮江都攬其江山之勝風物之麗謠俗被服之鮮好慨然想見東晉建康全盛時也余少游此土嘗訪王謝之舊族姓蕃昌然曩時建康烏衣之盛蓋不復可覩矣安石於寧康太元之間功在社稷然尊尚黃老喜清淡樂游宴君喪不廢絲竹上好下甚浸以成風歷今千載而餘韻猶存好尚可不愼乎夫敦本務實入孝出弟斯古先聖王所以扶世導民之具

與世久長而不可易者清談黃老何爲哉事竣過家省覲適宜黃高富謝氏有以宗譜來請序者其族始遷之祖曰脉絡公由脉絡而上推之爲宋尚書彬公又上而推之至于東晉文靖公安夫江左之族謝爲大謝之啟宇文靖爲尊江南諸謝其必祖文靖無足怪者余特謂高富謝氏于文獻彫零之後衣食財足之餘能脩明譜牒不忘其所自生是有當于聖賢崇本尚實孝友親睦之道雖謂爲文靖幹蠱可也詎必以文靖重哉因以道塗所經緬懷往事而有所儆于

中者書之以爲之序

謝氏族譜序代

儒者之道有本有用著于文章發于事業彪炳焜煌者其用也事親從兄惇睦九族反古復始不忘所生者其本也故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孝弟而犯亂不生此務本之說也不操其本士庶人無以爲家卿士大夫無以爲國天子無以理天下我　國家聲教翔洽治化旁敷文明之休布濩洋溢而　上諭諄諄于孝弟惇睦愛敬仁讓之間豈非接續聖神邁蹤季末深悉化民成俗之機在此而不在

彼耶夫歸厚反本必有其端激揚開導必從其朔本末舛迕雖聖賢無以爲治余奉　命宰宜見宜俗之標格俊茂文明蔚起知其所不足者非用也適吾治崇鄉　都有高富謝氏者族人相與脩纂其宗之譜且呈於宰而請叙焉夫謝雖名族而高富非蕃宗巨室也問其文物衣冠不得與宜之望族同日語也然能從事于兹以收其族非所謂孝弟惇睦不忘所生者歟反本歸厚是其一端矣宰所以宜上德意輔理咸化以贊　聖治者也不亟爲奬勸于宰乎奚賴於

吾儕務本之道術奚嘗因嘉其事之美而樂爲之序

黄氏族譜序

族姓散處海內遭際隆平則戸口日蕃生齒日衆所賴以萃渙收族者莫重於譜牒嘗讀靖節贈長沙公族詩其序言與長沙同出漢大司馬之後昭穆既遠已爲路人故其詩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禮服遂悠歳月眇徂詠之使人慨然有反本復古之思焉昔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門閥命高士廉岑文本輩脩氏族志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是爲官譜其後壞于許敬宗夫譜系之興以名宗望族溯其得姓受氏之由舉郡國以自表所以推叙昭穆俾之百世不亂耳非藉是以矜門第也其流之弊乃至炫閥閱以鬻婚言李者盡出隴西言劉者盡出彭城無怪乎何昌寓有遥遥華胄之譏也我　國家康阜乂安昇平百載家敦孝弟人尚親睦都邑鄉閭莫不從事譜牒以脩明其世次吾里坂鱗黄氏聚族最久老成英俊奮然以宗譜未脩爲憾今春開局不日告成據所述始遷之祖達二公爲宋孝宗朝雲南布政使玉公之子也越三世以紅巾寇亂復徙油竹嶺排下暨

臨川之漕源皆其宗派勝國景天成弘間列庠序者彬彬自達二公始遷以來凡二十五世居指宋孝宗到今已六百年矣倘譜牒不脩其遠者無論即遷後所分諸族不已為路人乎余以是歎扳鱗苗裔之用力誠勤而志行可嘉也昔山谷謂會稽黃湛與庭堅皆出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湛以兄弟合宗夫以山谷之賢而宗譜不及十世今扳鱗之譜乃能詳數十世以上過山谷遠矣然蘇明允族譜謂先山始遷乃唐蘇味道之子而譜不及者親

盡也親盡則易為不及譜為親作也以其言推之則凡譜系之脩詳其近而畧其遠者可也

周氏重脩宗譜序 代

近世方內治平民安其業而思其先自世家右族下逮儕壤單微莫不有事于譜蓋彬彬乎返本歸厚之風矣然率有二病一者沿歷荒邈逖聽遐瞻影響依附考訂非諦其失則詭一者憑臆踵增緣飾黍甚文勝蘭櫃㨾耀眩眞其失則誣其能燦然于本末源流之際者葢鮮余友周君泗章家宜城忠安巷其先自吉州之後林而遷于宜向嘗視余以先世舊譜予覽其遷宜三世祖周旭昂自敘一篇其言葢頗甚陋有

今人所深諱而不肯道者然其語樸而思深所述前世勤勞與其承先啟後之艱所為樸儉忠誠懷明發而念鞠于哀者殆藹然于言意之外而一時風俗之厚民氣之淳尤令人有古昔先民之想焉嗚呼公所謂篳路藍縷以啟草莽者耶語雖不文而其意可師也譜凡三修至是又數十年泗章與其弟渭章慨然懼先型之隕墜謀於其宗之人而重修之力任其勞而弛其費是能景旭昂之風而率以攸行者君為人矜重自好而有文章叔弟尤安雅讀其序例葢將以

矯世俗之失正舊譜之疎訛誣之弊吾知免矣於以
光前緒而啟其後昆豈非平世之盛事哉謹書以爲
序

方氏族譜序

宜黄漳曹諸水東北流百二十里與臨汝合未至汝
水上游之半其地爲博溪爲烏石渡居人夾水聚族
數百戸爨煙相接皆轄於臨汝吾宜赴郡水陸所經
也余家距是才一舍親戚交游多在焉烏石渡之東
岸有巨石皤腹哆口據水而蹲曰黎魚巖巖伸兩足
横亙溪流滙爲大淵渟蓄洄洑灘喧爲靜水色凝碧
顥洞不可測其西岸竹木森踈人家溯流而居爲虎
溪方氏吾所識者曰方君斯民秋試會城遇斯民於
閩中握手談近况述與其宗人治譜牒約余秋杪往
閩之既撤棘余與斯民皆下第後數日果遣肩輿來
迎至則偕其宗人子弟攝衣冠揖見於祠堂留信宿
出所治譜覽觀且屬余以序按譜云方氏得姓在古
爲帝榆罔之子曰方雷至有虞之世曰千期佐舜掌
農官封于河南逮周宣中興方叔爲卿士歷數百年
至漢靈帝時有祖蔭者由兗州出守豫章臨汝遂家
於臨至孟德公任陳州宛邱宰裔孫曰弘仁商於閩
遂家閩之建陽至圓賓公舉進士唐天成三年由閩

尹撫之臨川復家於臨川三橋云圓貴公子佐允宋
贈開國伯允生繼繼生三子長秉中次執中幼致中
執中致中徙居崇仁爲將田砦源林頭諸方之祖秉
中公生六子長日好古公傳七葉至四四公由三橋
遷烏石渡是爲虎溪上壽坊開基之祖歷今傳二十
世方之上世余不能盡知其見於經者惟方叔最著
今所諸特詳自四四公以下遠有端緒而近不紊濟
信佳譜也編摩稍暇復邀余乘小艇渡東岸登黎嶽
舉目四顧則見山高水清民居稠疊綠樹參差黃稻

遍野刈穫漁歌遠响酬荅相携下巖踞坐磐石而嘆
曰樂哉茲土抑君與族長者之爲是誠盛舉也然亦
豈非遭遇其時耶昔乃祖方叔受命帥三十萬衆南
征荊蠻詩人壯之爲賦采芑夫荊蠻何地非吾與君
所居耶三代之際此固雕結蠻獠之區熊羆狐狎之
所穴而處也亦惡知今之蔚爲文明而叔之苗裔月
敢宇於斯耶古今升降風會之變遷豈人之所能知
哉與爲徘徊嗟歎久之既又謂方君曰毋以不第憂
君雖老齒髮未衰與時相與摧陷廓淸亦甫征壯猷
所謂丈人之師者也且胤子與宗之諸俊皆挺拔蔚
起今又能爲收族萃渙之舉以澆培其本根方叔圓
貢之遺緒知復振于虎溪必矣君其毋以年自餒因
書其語以爲方氏族譜序

甘氏宗譜序代

古明王以孝治天下列序同姓以彰親親宗藩之屬亦得推恩分封國邑本支百世承衛天子下逮士庶祖禰各别家必有宗用聯屬萬姓以康廟社其道至深遠也迨至後世王道廢缺禮壞樂崩而宗法不復明于天下蓋人治之大端闕矣欲其人知禮讓家崇孝謹雍穆之風還于三代不亦難乎我 國家定鼎以來支干相配數周六十休養生息需濡羣生涵者民俗彬彬向風矣余受 命宰宜黃宜黃小邑僻處

一隅而土風樸茂俗遠澆漓自甲寅剏于閩寇民用凋殘三十年來瘡痍始復夫民生厚而親遜不興爲吏者之羞也余兢兢拊循奬誘諷諭懼無以稱上德意年來訟獄衰息閭井翕然蓋駸駸乎有反本歸厚之思顧余獨未得其徵耳癸未秋簿書稍暇間過司鐸萬君齋頭萬君出所序甘氏族譜視余余閱之甘氏之徙于宜裁五六世乃遂汲汲于宗緒源流惟恐失墜是何其意篤而思深遠也余考甘之氏族來自三代近世甘寧爲吳名將豫章故吳地茲豈其苗裔耶何子孫之多賢也夫收族萃渙尊祖敬宗人道之大甘氏行之吾民歸厚之徵意者其在是乎余雖不敏妄謝政成竊慶 國家德教洽于遐陬而王道易易也萬君曰公既有取于是某即爲甘氏請公之言以爲之序以風一邑之民不亦可乎余欣然許之因書以爲序

鄧氏宗譜序

鄧在春秋為侯國魯桓公七年鄧侯吾離與穀伯綏來朝其地近楚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懼楚也後卒并於楚今河南鄧州疑即其地至東漢鄧禹起於南陽佐光武中興封高密侯南陽即鄧地禹豈鄧侯之苗裔而以國為氏者耶自是以來鄧為著姓天下推世系者大約祖高密云安湖鄧氏居臨川之西南其先宋有顯榮公者居樂安自樂安而徙於宜黃生二子曰道六五公道七四公二公宋末始徙居臨

川百七都白芽洲其後道六五公生二子長曰元一公分居鶯嘴石幼曰元三公分居安湖道四七公生二子分居田西吾亡友鄧弘道發安湖元三公之後也弘道生平知交其最契者推余與李穉泉嘗相與論及其家宗譜余為舉高密弘道曰南陽之派雖衍于天下然世遠不可知吾所知者始遷道六五公道七四公耳不可知而緣飾附會以誇世閥是誣祖也且吾之先世皆敦本尚實篤于行而不事浮華據實紀之亦足以光啟後人而淑乎世之矯誣塗飾者此吾之志而其事則終當以恩先生也予深韙弘道之言而歎夫世之矯飾以為譜者皆剟駁朱三之見其意識之高下豈足以望吾弘道哉異時以宗譜來終當為弘道脩之歲丁未以督學薦入都一官匏繫欲拂衣而未能越二年而弘道死矣其宗譜待予不及弘道僅存一叙竟不克就緒以終知弘道之有憾于九泉也今歲其宗人懼乎弘道歿而譜事廢嗣子亦力承之又知余與穉泉為弘道契友乃敦延穉泉以總其事仲秋嗣子與穉泉皆致書來京師述其先人

之志請予言以為之序余謂安湖之譜余雖不及為其職志則盡於弘道曩昔之言穉泉成之無異于余也第余既不獲執筆以酬亡友之志一序其可辭乎哉嗣子能汲汲于繼述喜弘道之有子其宗人不以弘道之既沒而弛收族萃渙之先務知安湖之敦本篤行弗愧前人而其族之寖昌足以光耀南陽可預知也是為序

章氏宗譜序

章氏之系或云出齊太公之後支庶于封於鄣子孫以邑爲氏而去其旁邑云姜姓立國于岱陰淄青之間自丁公襲封歷三十一傳至康公爲田和遷於海上而呂氏之祀絕戰國之齊爲田氏矣其支庶章氏之系他罕所攷見獨二世時章邯爲秦將與楚戰有功破項梁軍于定陶圍趙鉅鹿二世聽用趙高欲誅邯邯不得已降楚與項籍盟于洹水之南籍立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及沛公還定三秦邯最後下嘗讀

史至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未嘗不掩卷歔歔痛害小禍國功臣之不保其終也蓋後世譜章氏者自邯始唐宋以來代有顯貴至勝國龍泉章溢以布衣徵聘爲帝者師此近代之尤著者也鹿岡章氏祖楊州彝公公之子徙居鄱陽上古山二世乃遷於宜卜鹿岡椽木嶺家焉歷傳至今凡二十三世自鹿岡而散處者十有三族宗人忠其涣而無統也乃輯譜以萃之明其世聯其屬刻既竣請序於余余謂修家乘以收族此仁人孝子之事也先儒有言曰子孫才族將大仁孝之行才之徵也章爲四岳之裔神明之後雖降在草莽苟有明德其興也勃焉故爲述先蹟以諭其子孫俾知所以自奮云

鹿岡章氏譜後序

宋世有杜子野先生者吾宜高士臨川王介甫嘗遊其門城西北三里有洞石相傳爲先生與介甫讀書處也介甫後顯貴欲厚遺先生不可一日過介甫壁間有魯公書東方朔像讚先生顧而悅之介甫曰此搨本耳其石在德州請爲先生致之德州距江南數千里介甫竟輦而致諸先生之室以介甫之力致一石非難然亦足以見介甫之尊師與先生之淸介爲可尚也歲歲遊洞石因遂訪先生之故居而求觀所爲魯公石刻者問之鄉人云故老相傳謂先生歿後石皆貴遊臨搨車騎繹騷無已時其子孫患而瘞之荒煙蔓艸間不可復識矣今年春先生之里有鹿岡章氏者脩其宗譜因友人請序且述其一十世祖有時平者實爲子野先生之壻時平之爲人吾不知其何如因其爲子野之壻而其賢可知也鹿岡之族吾不知其何如因其爲子野之壻之後而其子孫之賢可知也夫子野巖穴布衣去今六七百載至使人思其生平玩好及其婚姻親戚之苗裔莫之敢輕曰此宋高士子野先生之遺也以是知富貴無常而德爲可久耳抑聞之金石之壽有盡唯古之立言者能傳諸無窮章氏明揭乃祖之隱德得吾是文而世守之陵頹海竭斯文不滅章氏之譜其不爲杜氏之石也已

太和尹氏族譜序

收族萃渙使人不忘其所由生莫重於譜系隋唐以前官置譜局令史掌之考定族姓藏於秘府副在有司凡選舉婚姻必稽焉是以貴賤有等源流不紊五季以來其書散失更歷久遠雖世家大族有昧所出而弗知者由譜學之不傳故也吾鄉故多名族若吉州之尹氏其一也于永寧爲大譜之尹于永新爲州尾之尹環溪之尹于安福爲北門之尹于泰和爲橫水之尹皆出唐鄱陽侯濯之後侯本汴人僖宗朝以

禦黃巢功封開府洪都之洗馬池朱梁既篡遂不仕汴避地永新卒葬于是其墓至今存云侯三子長司戸使琳次大司馬球次團練使珍琳仍居汴珍之後分派長沙漢陽諸郡獨司馬球隨侍永新子三人長彥成次彥當次彥弼居大譜者彥成也居州尾者彥當也居安福北門者彥弼也大譜傳十一世曰念二徙居環溪曰茂先徙居泰和之橫水諸族皆蕃衍歷宋元明至今簪纓科第勿替吾鄉士族歷世之久無如尹氏者其二十八世孫太學生國璟橫水人也肄業成均時余官國子學正以桑梓故識之今年春國璟持其弟國珩所錄家狀謂有事于譜系請余爲序之國璟又言其譜一脩于宋再脩于明成化間于今爲三脩焉又言弟珩等所脩例一遵成化之舊詳慎謹嚴且以弗克通脩鄱陽侯總譜爲憾謂今所合者惟大譜雖同時分派之環溪亦仍舊譜弗及况北門州尾乎司馬三宗同居吉郡親且近者尚弗能合况汴與楚之遠者也余謂尹以官爲氏左氏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尹氏是也昔周宣王之世尹吉甫北伐

玁狁至于太原與方叔名虎仲山甫同佐中興而吉甫嫺于文詞若大雅崧高烝民韓奕諸詩皆其所作自謂孔碩肆好之音者也故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及周之衰尹氏猶爲卿士世執朝權隱公三年尹氏卒書于春秋公羊子以爲譏世卿是也後世尹氏大要得姓皆同而鄱陽以武功封猶有吉甫之遺烈焉宜其子姓之蕃以昌與衆異也族蕃則派別難稽故昔人謂姓多則訛其族望多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今永新一望三房又分爲橫水環溪是爲

五房成化到今二百七十餘年苟譜系弗明後世有蕃而他徙者知其爲大譬乎爲州尾乎爲安福北門爲横水與環溪乎其亟爲脩輯也固宜若夫總譜則勢有所不能而事有所不必也千年之族支派續紛官譜既亡孰爲總統第各叙其始遷之族而不昧所從出可耳今縱不能爲鄱陽統譜而大韙以下派別井然族姓房望之訛吾知免矣國璟昆季諸君之志行豈不足嘉尚矣乎國璟又謂宋世譜有相國文公之叙余未之見也若然則余何幸以尹氏之譜故而

得列名於文山之後乎因不辭而爲之序

江氏族譜序

臨汝西南有禪和太和諸峯層巒葱翠距余家十里許嘗遊歷其地禪和之下有聚族而居者爲官元江氏戸口不甚多獨據此中山水之勝頃者江氏脩族譜因友人來乞弁言其系畧曰江淹之裔曰轟公始闢之延平沙縣江村數傳至元遠公生子應求應邦元遠公得辟穀之術去江村而隱豫章之華峯求邦二祖訪父遺跡遂遷江西之朋砂子和公清公遷羊城白砂至福四公遷頓溪復宗公遷豐亭又數傳至

澄三公始遷居官元今■世矣其自述如此夫譜系之作所謂反古復始不忘其所自生也　國家隆平百年於茲治化翔洽雖荒陬僻壤皆知萃渙收族不忘其所生猗歟盛哉文通才名著五代位望通顯事蹟具載梁書官元之族自謂出淹苗裔是名家之後也村落雖稀已駸駸嚮於文學子姓隸籍成均者而又能惓惓于尊祖敬宗之事從此方興未艾其不忝文通世裔可幾也江右接壤入閩余祖亦自漳汀歷建安而徙于宜黃今去官元所居又近是余與江氏世

有桑梓之義也以弁言請又焉得靳諸遂書此投吾
友俾轉以貽江氏

坪溪丁氏重脩族譜序

譜牒者所以尊祖敬宗萃渙收族不忘其所由生也
自宮譜亡宗法廢更歷播遷氏族蕩析雖閥閱名家
悠悠世祚莫能攷所從來者況編氓庶姓轉徙既多
生事日徵衣食奔走之不暇而暇問宗祧辨昭穆從
事于系牒乎哉我　國家際昇平之運休養生息百
年於茲治化翔洽罔不率俾親親長長報本追遠之
風不遺於山陬僻壤故近世州郡鄉閭脩纂宗譜者
尤盛獻歲余梅氏姑之元孫來賀新禧述其戚丁氏

重脩族譜丐余言叙之據所述上溯李唐遠自開封
宦我洪都屢徙至廿餘世爲功懋公贅於坪溪是爲
始遷之祖其世次源流余不能詳第聞丁氏戶口參
參其俗淳樸耕鑿食力于坪溪者幾世矣治產謀生
之外多未暇遑而顧汲汲於此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又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　聖代熙皞之
象不於此可徵乎余又安敢鄙夷其人靳茲一言也
遂書之以爲序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送教諭林弁靈先生致仕序

昔先王收天下卓行絕識魁岸奇偉之士使之一出于學上自公孤執政下至方州小吏皆取給于學之中又推而擇焉尊一人以爲之師是師之者必耆儒碩彥聞望素隆之士非是則不足以厭其心使之俛首斂衽帖然而俯北面之文卽紲之以文而其所謂心說誠服者終不可强而致是以前世之士予之以高爵顯秩或愛之而不偪獨至師儒之任則逡巡退

避欲然如有所勿勝故廣文冷官而所以副之者覩高爵顯秩爲尤難夫今之人材雖不逮古遠矣然而通都名邑深山大澤之間其遠想高視負志蘊奇者什伯人之中未始無一二人焉是一二人者雖志行殊於人人要未嘗不旅進旅退于什伯人之中則又安得假然臨之而已乎康熙三十有五年冬分宜林先生來教吾宜宜之士無遠近幽遐望見先生之顏色莫不傾志竭誠咨嗟愛慕至于久而不衰雖諸生好德之誠出于天性亦先生之感之者異也將所謂心悅誠服無愧于古師儒之任者非先生其人歟居嘗謂古今之變不可枚舉而學校尤甚古之課士自鄉三物以至於道術所有無所不備而今之課士止於應試之文古之責之者如彼其繁而難而今之責之者如此其簡而易惟其難也故敎之者不容或輕惟其易也故掌之者不必甚重以不必甚重之人司簡而甚易之責則人材之不逮於古亦何怪其然耶雖然大道之行惟其所用以文載道易之未始不可

以爲難也以德型俗輕之未始不可以自重也先生之于宜其所處豈異位所操而課者豈異術哉轉移化導之機顧其人何如耳今先生引年例歸老去之日諸生莫不歎典型之遠而請業請益之無從非直爲聚散之感也秋既爲歌詩復述其有慨於中者以贈先生之行

送黎明府北上序

秋頓首明府閣下秋首春遊臨崇諸山求可以習部者居之入夏還家聞明府膺顯擢趣裝北上以待制詔簡庸行有日矣邑之人皇皇然若失慈母秋以家人方抻早稻舊穀旣没方奔走以求食未遑馳賀前十九日始抵縣城將入謁會佃交代旁午閽人辭焉歸家怏怏以謂明府自蒞宜秋未嘗敢以私謁于斯時誼當有以致其私而非私也環視四壁立無可以爲獻者因思古人有贈言之義遂敢竭其區區之

愚瀆陳秋之所以受知于明府暨所稱願于將來爲有關於古今得失之林治術之梗槩而非私者爲一通書以自附于贈言之例焉秋聞諸古臯陶之昌言于帝廷也曰知人安民禹又爲之鄭重其辭曰帝其難之秋竊謂是二言者匪直帝王之所以治天下凡一命以上苟有民社之寄者其圖理之要莫不衷諸此矣昔言偃氏之宰武城也夫子往觀政徵得人于宰而偃以澹臺滅明對至其所以得滅明者不過曰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宰室二者而已夫孔子之徵

偃者蓋以叩其治邑之綱要而偃之所答若是今就其言思之度澹臺氏亦不過斤斤自持非能追逐時好而大有聲譽者且其于宰之治亦落落不相關切耳然而武城卒以底弦歌之化則滅明不爲無助焉今之士務爲標榜梯媒善其詞色淟涊媕阿以媚其郡邑之吏而外以恐喝其鄉之愚民以爲能爲之上者亦樂其軟美以謂其能事已爲可喜而不顧其擾吾下之民蓋比比以然也秋以固陋不偶于俗每邑宰至尾紳士一謁後即絶迹縣門蓋所至皆然明府

至亦然明府不以其戇拙不能事上爲尤顧反以是數奬借之于僚屬大庭之間秋自度行已無狀固不敢妄擬于鄉之前哲乃明府之所以自待與其待士者則固進取于古人而不屑屑以流俗處之也士之有所挾持者莫不思以樹立于天下而獨厭苦于守令究觀曩哲與今之賢宰之意則所謂知人安民者無施不可惡得較其地之廣狹職之崇卑而鄙夷吾民耶夫守令於一邑之民一邑之事無衆寡小大必以身親涉之而不得託須臾之間以養望自高固宜

為人情之所不樂為然竊謂士苟無意于生民之休戚亦已矣士苟有意於生民之休戚惟守令為獨得其眞耳彼不幸早遇策足而居淸要其于民俗之利害國家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亦何怪其然為令者猶慈母之哺嬰兒燥濕避就飢飽寒煖必適搔痒剔首或時犯所小苦且疾其聲而號焉甘苦緩急惟母知之而不可以喻諸人其身與民習也如是三代以下漢之治最為近古列侯丞相率起于方州小吏謂其身與民習故也明府之治宜八年于茲矣

風俗之原政治之端閭巷窮蔀之疾苦孰嘗之若慈母矣今進達于　天子之廷大臣宰相方祓濯而尊寵之以為王官上則與吾君吾相提衡庶政進退人材次亦居掖垣臺諫論議四海九州生民休戚之故獻替可否其所知者盡天下之士所溥而潤之者盡天下之民廻視曩昔百里之治若莛與楹然雖然士在一邑則一邑之士士在天下則亦曰天下之士耳民在一邑則一邑之民其在天下亦一邑之民之積耳願執事毋忘所以理一邑者入告我　后以理天下則天下之士且將蕩滌其故習以受知于明府而無巧令孔壬之憂而天下之民亦且將盡蒙其休澤焉其所知所安者又豈直區區一生與彈丸之宜民已哉敢以是為蒭蕘之獻

送李穆堂還京序

雲南去京師萬里在漢爲滇嶲邛筰冉駹諸國其民皆魋結不通文字自唐蒙見枸醬請開西南夷而司馬相如贊成之漢孝武乃置爲郡縣初相如以詞賦得幸著名公卿間及開路西南夷天子使建節馳傳與王然于輩往時楪榆人盛覽張叔慕相如從受經滇文學自此始相如故蜀人其使西南夷也道經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蜀人以爲寵漢史具載其事　大清受

命聲教四訖文治不隔于遐荒　今上五十有六載倫賓興例以雲南僻遠孟夏即簡儒臣典試事以翰林院侍講學士穆堂李公往編脩張公爲之副馳驛以行百日至滇入鏁院衡文至秋九月撤棘得士五十七人如解額遂馳還復　命由黔陽沿衡湘並豫章便道歸省隣里姻戚畢至張樂設飲郡太守以下遣使致起居鄉人榮之以比相如云於時諸儕游咸在將發李公謂余曰子盍爲文贈我行余答曰學士以文章爲　天子侍從臣銜　命入滇擁旌旄還鄉里歷千五百年與司馬相如相照耀信榮且美第相如以文臣開邊徼勞民承旨諷諭儒者薄之學士遭際承平典試南服事不可同日語且漢時滇在草昧相如至才得盛張兩人耳今賓興三歲一舉學士爲天子得士五十七人所遭過相如遠矣然吾聞相如少時客於梁與鄒陽枚乘莊忌夫子之徒游乃著子虛之賦不知相如還蜀時枚鄒諸君亦皆在否韓子曰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驪句旣歌遂書是言以識別

送余東木會試序

丁酉秋九月鄉闈牓揭浙西解額九十人吾邑得四人其一爲余子東木閱月東木將赴公車以書來索言贈之行且將謁吾友李穆堂于京師會余以事羈章門比抵家則東木行矣又數日穆堂至自滇南乃寓書以復東木葢昔歲辛巳余與穆堂會文于洨水之上思以紹復先型于時共事者三十餘人而李先生剩水年最長推爲祭酒相與持論黜浮薄崇静正諄諄然喟息于勝國文社之弊東木嘗游剩水之門

剩水亟稱之由是東木文譽浹洽上余家距東木所二十五里時相過從見其文爾雅豐潤而菁英騰躍不可掩余固知東木之必售于世不獨得名郡邑而已也十數年來剩水先生物穆堂去爲大官余濩落經生中今又見東木領鄉薦上春官東木之年甚少又工于文同舉中才美如東木者葢未數數然從此試禮部以對于　大廷其勢將不可止昭武之　文以穆堂揚鑣于前東木挾其銳之姿接其踵而起舊業將可復余是以釋巳之憂而重爲東木喜夫以東木之才又貧以不可止之勢名聲旦夕被海內無所藉于老經生之言爲重余何以諗東木哉獨私心有所慨于時者願一爲東木道之夫士之重於世不獨以其文而今之所以取士則獨以其文而已然而士之能自貴愛者未始不可以自樹焉昔者嘉定黄蘊生先生少爲吳中名士應舉時當塗者爭欲得之蘊生不肯早入留都曰士始進當以正也其後蘊生卒以大節顯於明彼豈不以文舉者哉顧自處何如耳邇者京師之習猶浮囂羣聚相標榜轉相請托梯媒

以爲當務且大言曰古鄉舉里選有類是余竊謂美女人人欲得而妻之然必以禮行而後謂之貞女美士人人欲得而庸之然必以道進而後謂之貞士故匏葉之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今梯營而合於選舉將以濟盈求牡爲不悖于婚禮也可乎近俗之靡葢莫甚於是以東木之才而工於文殆人人欲得以爲用者尒患其不達於時也獨進取之門審所以自處者則剩水之緒言具在東木稔聞之亦斬所

以自樹焉爾矣余何以諗東木哉豫堂與余爲同調者東木之謁也其亦以余言訪之

送鄒四及赴湖南試用序

洞庭之南爲郡七爲州八爲縣五十有六分荆之大半是謂南楚今曰湖南其土塗泥其田膏壤國于藪澤有魚鰕蠃蛤䱥鮑之饒以給足故民俗呰窳鮮積聚辰沅郴永間苗蠻雜處幽厓叢箐之區拊之不時往往跳梁爲編氓患比歲多潦去秋苗獞竊發撫輯失宜帑藏空虛守令多以罪去封疆大吏列州縣缺請補　詔選能吏以往首春簡于銓曹江右得二人其一爲吾友鄒君四及去歲余以　制舉附公車與君先後抵京師君試禮闈不第以母老故就選至是得試縣候補湖南行既戒余可無一言以贈夫令奉

天子命拊循百里之民其大較覆育以寬大毋煩苛以擾之然不止是一邑之事大者在賦稅其次有盜賊之警奸民黠吏之侵此皆患苦吾民而責在有司者經生文弱不習於事徒慕爲煦煦之名以施于號令文告一旦臨之以前事監司下尺檄督之而不能應也則姑名已挂白簡矣于是詭隨者務爲一切苟且之治以撫字爲迂談以經生爲監戒其弊至于刻

酷貪殘而不之顧則又無以內返其良心而外對朋友此令之所以難爲也世之仕宦者大都緣飾暇豫以爲高致目簿書鞅掌者爲俗吏夫能不拘牽于繩墨而又不變撓于習俗可以對吾君吾民于上下之間而內不媿吾幽獨然後爲豪傑之才而非俗吏也已今之仕者獲一官則屈指其歲入之多寡以爲欣戚此孔子之所謂鄙夫使之從政豈僅爲俗吏已也唐元結守湖南之道州作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二詩以見志詞義悱惻自謂守官安人不愛適時吾謂爲

吏必若結者而後可以謂之不俗俗吏之名豈容易解免哉君壯歲舉于鄉才茂美而練于事韓子所謂學有經法通知時務者與余住京邸且匝歲相與抵掌論事大要如前所言者今去爲吏昔之言且起而行之故余之贈君亦無他言知君之必能不爲俗吏然余亦弟冀君之不爲俗吏湖南之民庶幾其有瘳矣遂書之以贈君之行以爲異日政成之券

送金谿令張復齋歸華容序

士君子讀書誦詩欲身見利澤加民不徒歆慕於心說于口也不爲宰相則必爲縣令宰相位高其任重非得君如皐夔終不得以行其志縣令無宰相之任與位其效淺而事易既且天子所欲施恩於其下百姓所欲仰澤于其上其從而假之手親切未有若令者以故令雖小其得君行道與宰相較廣狹不較崇卑然要在于得行其志一也夫令誠上與下所相與交賴然民之去令也則近令之去君也則遠民有所

欲得旦夕白諸于令令有所欲致于民不得旦夕白達于天子如是而令欲得行其志也難矣不得行其志弟拂衣去猶可以謝吾君與民苟畏葸瞻顧其間駸駸乎且違其初心以從之雖繇之可以至宰相君子之所不爲也復齋先生早歲成進士始筮仕即令于晉江煦育其民不爲豪勢梗奪大有名于時任未滿以太夫人老乞終養夫久之太夫人以天年終先生已無意仕宦交游親戚強之行于是再補縣得吾郡金谿金谿民仰晉江之治如望歲朞年甫見端緒

適丁大計以無所顧瞻卒罷免嗟乎今之仕者人挾蘄一遂所欲耳若復齋所謂欲行其志者而竟不得行然茲之去不負其初心矣夫士始進孰不冀爲善既稍量于寵辱利害漸輭靡不能支徐而之焉未必瀍至萬鍾千駟卽萬鍾千駟至夜半還其念未必不內熱視先生灑然于進退之間者何如哉其辱知于先生先生之歸也爲述時勢之難爲以諗夫世之有志于斯民者

送胡明府歸湘潭序

康熙五十有九年湘潭胡侯來宰吾宜侯故湖湘間名宿至晚乃第庚子以教習進士試高等授宜黃令侯在京師耳于秋姓名冉入境卽車中呼輿皁問其里居既蒞任復訪于衆秋入謁握手驩然如舊相識且相訂討論秋辭以屬諸生不敢朝夕繼見侯笑曰吾與子以文字相與於形骸之外幸非俗吏何至引嫌以自疎自是歲數接見侯不以其愚有作輒與之上下其議而秋亦因之得所是正侯故不喜爲吏每

相見覽歷埶掌輒復撥棄取杯酒相與劇論古今自謂吾雖作縣猶然書生本色耳間出偶集諸刻相示往復數四知侯之于詩文益憔悴專一追古人而從之宜其結習所在情有不能忘也夫學者結髮操觚做精章句冀一第不可得得之其高等居中秘者十才一二餘皆須次爲州縣爲州縣卽日偶胥吏撿案牘事搘楚不得復從事於斯矣近世俗吏逞其幹材舞智以馭下所務在于簿書期會催科趣辦爲能無復寬閑餘地以自托其能游泳于筆墨延訪山林遺

弁與之往還幾于古好士之風烈者葢百不得一焉吾宜僻處汧汝間民貧俗樸賦不後期于江[illegible]州縣號爲易治邇來令長數更逋租日積胥役因緣爲奸利乾沒自如侯惴惴懼以虧賦獲譴比歲以全力注催科舊逋乃除賦悉如額近忽以鄰郡他事詿誤去官秋啓侯于郡邸侯相視而笑灑然若釋重負無幾微得失感愴見於言面侯之意量宏遠矣秋竊謂官內自文學侍從外而督學典試諸臣得仍其舊業以受稱課最而外餘則皆州郡職也夫學優而仕固當

爲天子分理斯民然計其員之多寡秩之崇卑亦足以知吏才之非難而文藻風之不易易也以侯之才識問學使之珥筆承明鼓吹鴻業其爲報効不僅多乎侯以未老方剛之年例得起用　今上明聖立賢無方行見吾侯脫百里之羈靮從此居清華之任掘文章之柄可拭目俟也秋雖不文而操持鉛槧以侍教于左右者久故敢述其受知之素以贐侯之行云

送李中丞穆堂之粵西序

康熙乙酉秋館邑之東郊中丞公時館永新自會城寓書於秋秋復書數百言大畧謂林林總總者咸托命我輩詩文非所急務要當留心經世爲異時宇內恃賴之人又先是劇談山齋相與謂丈夫得志上之股肱內廷流惠澤於天下不然節鎮一方亦足霑濡數十州郡之民君無何公果擢上第去今　皇帝嗣位特起公署理銓曹旋晉少司馬今年夏四月承命開府廣西廣西百粵地東鄰荆楚南控交趾西接

羅施蠻山矗立三江蜿蜒貫絡諸郡其尤險者若潯之藤峽力山羊腸大峒古眉仙女九層諸境皆絕壁峒巖客菁十步九折蹕不容旋其民猺獞雜處言語侏離橫悍桀驁難馴易擾　大清受命萬國嚮風無有遠邇喁喁熙熙翹首面內雖遐方殊俗羣于豺豕然皆有血氣心知宜上威德覆以霜露養以兒子恩信所加豚魚可格是在守臣之控馭爾矣去冬　天子命公視漕公立奏方畧給上蘇下公私便之俞旨議叙公功既已懸績內廷茲出鎮要荒唯引領俟

耳十六七年間往復酬對如昨日事而公際會昌期適當斯任中外具瞻非若秋之尚羈蓬戶徒空言者然身雖卑賤而得見之同人宏此遠謨一令衆人歎服亦足以抒吾黨之素豈必自已出哉公繇楚迻粵便途省覲秋乃得追述夙昔一持左劵以觴公之行

送雷鷹常貫一歸省序

士君子居鄉居朝必有心契之友與之處然後性情得所依以適學問有所與究切而不孤朋友列在五倫而不可一日無者此也秋鈍且疎遭遇 盛明濫厠薦舉守其所聞于書與聴揣于田間者出與時遇格格然若持方枘以入員鑿不待人之非且笑之而自知拙也居京師七八載顧獨有以自適者得同心之友二人焉雍正五年始仕成均于同寅中時則有若粵西陳克繩不知予之拙也而與之交且契焉入

年再入成均同寅則有閩汀雷先生貫一亦不知予之拙也而與之交且契焉貫一爲梁郡蔡少宗伯所舉宗伯父子主講鼇峯貫一以學行受知因薦之朝以孝廉授國子正貫一言溫氣和而其守介然不可奪非宗伯不能知也秋素知宗伯以地望懸絕不欲謁見而宗伯先在見之秋終以尊屬不數數見兩人欵曲時藉貫一與通庚戌歲克繩以終養告歸癸丑春宗伯揖賓客秋所與講論觀摩者獨貫一耳客歲貫一成進士改官翰林今三月以違親久請急覲省

偕仲弟南歸私心爲貫一喜獨自恨老病無補于世久欲拂衣而未能徒賴良友相與慰藉遣晨夕而今又睽離也貫一且發握手語秋曰仁者贈人以言予獨無一言乎秋不敢當仁者顧朋友有以言贈行之誼庸詎可無言秋聞君子之成已成物必有所主而不與世爲推移貫一嘗語余以嫉惡太甚不欲久居仕宦間予謂貫一介以持身和以接物無所施而不可然秋竊謂吾輩自處公之一言爲尤要狂夫不怒虛舟惡貌不咎明鑑以其無心也無心則公公則其

見忤于世也稀矣君子不斷無忤于世而必與世逆戾使人謂已難用亦君子之過也至所以成物則又不然爲天下正俗務固其操爲天下惜才務養其鋭夫廉隅者立身之本鉗鍔者濟事之具必盡礲其圭角而刓方爲圓勢將趨于頑鈍隻詬則俗且寖壞而可用之才亦罔與圖功此世之大患也貫一出而圖吾君將有正俗任人之責焉秋老且病君之歸期雖速而聚首未可前期聊以是爲通夕語亦平生之言朋友相贈之誼也遂書之以識别

留别同鄉公車諸君序

或謂秋曰好善而惡不善人之性也歆富貴而羞貧賤人之情也余曰不然情者性之動乃若所言是情與性反矣請更之曰好善而惡不善性也歆富貴而羞貧賤習也奚以明其然也秋自雍正丁未來京師於今十有三年矣去秋以疾告歸發之日探橐無貲于時同官留都者十數公傾其橐得數十金脂予車以行抵京師而貲竭又弗能歸遂留滯都下自冬徂春吾鄉公車諸君至目擊其困卽相與割其往還之

費數十金遺予始得治裝南行夫游宦十有三年歸塗至不能具舟車仕宦之拙未有如予者也以恒情論宜爲世所非笑今諸君不惟不非笑也旅邸貲儉非有有餘之財萬不可已之勢羣相與解囊助之略無難色然則反是以觀設使秋今日擁厚貲捆載以歸縱不以囊橐累諸君其不免於諸君之非笑可知矣以是驗之歆富貴而羞貧賤豈人之情然乎哉足可以觀彝好之同而諸君之古誼亦足以風世矣驪歌既唱書以識别

藍戸部集卷之十

序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陳滄洲六十壽序　代

莊周有言曰至人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斯言也語君子之操也君子之於天下有毅然不可犯之色有確乎不可拔之守視天下疑危震蕩可駭可愕之事一毫不以動吾心然後其氣完其力定然後出而任天下之事成天下之功無擇於繁巨無畏於盤錯舉衆人所熟視而不能勝者徐徐然起而理之而若其所素諳蓋其識定則內重而外輕其守固則外境一而順逆常變不足以淆其天而奪其守蓋君子之所以自立於世者如是是古所謂豪杰之士者也人主之治天下也不難於治天下之事而難於得天下之材不難於得天下之材而難於得天下豪傑之士夫豪傑之士其得之也難其成之而用之也尤難是以聖主之官人也授之以冗劇以觀其用臨之以不測之威以

觀其守材全矣守固矣可以任天下之事矣而又優游以須之涵濡以化之使其氣恬其神定然後舉天下重大之事付之而不疑蓋古之帝王之所以待豪傑之士而養而用之者然也古所謂豪傑之士者於今之世吾得一人焉爲吾滄洲陳先生先生自辛未成進士官於朝者三十年矣至曩辛丑乃拜署理總河之　命儒者經濟之務莫大於治河先生聞望久著　命下而朝野遠近莫不爲天下慶得人然某獨於此歎先生之所負非常而　聖主之知人善任爲不偶然也蓋先生釋褐始令西安旋以薦舉刺海州繼而守江寧守姑蘇繼而署江蘇藩臬其治績之彰明尸祝之洋溢載諸東南之耳目雖樵夫牧豎能言之而中間再罹無妄瀕於莫測非其中有確乎不拔之操鮮不僵而仆者蓋先生之所以自立者在是而聖明之眷注亦於是乎深矣當是時也其始莫不惴惴然爲先生危旣則喁喁然謂先生卽起而登庸矣然而　睿鑒深遠以爲是可大任而英氣未融也旣保全之又養而成之　特命脩書殿廷密邇　宸極

如是者八年而後有是 命世徒鶩朝廷之能用人
而抑知先生之所以結主知與 聖主之所以養成
人才其難且慎也固如此哉夫天下非無事天下之
事非不待理於天下之材然而豪傑命世之材自古
難之即幸而有之矣而不遇間世之主不能養而成
之或虧毀摧折於中道而終不得以盡其用使後之
論者致慨於遭逢之難若先生以非常之材膺非常
之遇行且爲天下建非常之功雖曠代而下猶感歎
於希覯者豈非振古之盛事歟蓋天佑下民立之元

良以開一代之治必錫之篤棐勵翼之臣壽平格以
輔昇平若殷之甘巫周之方召者固其理之必然而
亦非事之偶然者也某與先生生同鄉幼同學後先
科第通籍金閨而先生獨奮飛九天之上夾輔日月
之光其偉烈弘猷直追甘巫方召而往從之而未艾
者固非某之所敢望而作爲文章歌詠一時之盛事
以傳之無窮若古吉甫之於申伯仲山甫固某生平
之所從事而不敢多讓者也歲之杪冬爲先生六十
初度某故推論先生之生平與其遭遇於 聖主者

竊自附於嵩高烝民之義若夫親暱之私觴祝之節
則固未敢以爲獻也

朱員外六十壽序

明年辛丑春正月之四日爲吾邑父母今尚書承務郎檇李朱公六十初度蓋公誕於　今上御位之元年壬寅至是甲子一週公春秋弟以紀元數先是公尹吾邑時康熙三十[illegible]年也任[illegible]年而公以終養予告爲四十[illegible]年又[illegible]年大夫人服闋明年授某州司馬不赴又明年改授今職是爲康熙五十有九年庚子始公涖邑年方壯其去也亦尚未五十今屈指公初任時歷年已念餘自去宜至今亦十有七年

矣邑之少者巳壯壯者巳老稚齒者且娶而抱子矣然歲時伏臘未嘗不念公而思且相咨曰公今年幾何服何官齒髮顏貌視宰邑時何如邑之士或與計偕來京師拜公於邸第望見公顏色歸爲鄉人語曰公康强猶昔方起爲某官卽皆大喜或語之年卽又喜且歎曰我公遂六十乎於是邑縉紳諸生之屬百十有[illegible]人圖所以祝公者以京師道遠不獲羣蹐公堂舉一觴爲壽長公佐隣郡乃前期製錦附家慶以致諸京師云竊以謂壽考人之所同欲富貴者尤甚然苟無所裨於人代雖歷歲月若喬松不得謂之壽以其於歲月非實有之也美頌以壽爲稱施於富貴者尤甚然苟其平格名致之繇非身被之卽嘖嘖以頌喬松徒漫語耳以所指之非實致其情也南山有臺之詩始末以壽爲言乃其中篇必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明能爲民父母而後所謂壽者非虛明能爲民父母而後所爲稱以壽者非虛譽惟公之壽與吾宜之所以頌公者爲然而不得蹐公之堂以爲公壽此吾屬之所爲悒悒也雖然天之運十日十二子

相乘六十歲而一週我
聖神皇帝乘符御極以開一代熙洽數周於上化成於下自顓頊生民以來未或數覯以故一時仁賢遘會而出於斯若公輩者類非偶然天之篤生豈區區獨私吾宜一隅耶今公又康强諸子皆賢而仕濟美登庸方將陟大僚躋崇秩爲天子布闓澤於天下卽吾宜亦與有之公雖在京何必不孔邇也然而猶不忘悒悒者吾屬數十百人之私也且是亦鳴吾數十百人之私其共此忱而莫得達者且邇於堂也獻歲

爲壽公能毋繼公于公姓稱觴之後沓然南望重爲吾宜民更進一巵也

鎭府仇公五十壽序代

康熙五十有五年夏四月十有七日爲吾郡鎭府仇公五十誕辰六邑士大夫素交於公者相率醵貲製錦將舉觴以壽公謁余於素交之中爲尤不淺者前期以書來京師徵觴祝之語余不可以辭蓋公之鎭撫吾郡也於是十有■年矣吾郡介江表非爭戰之區獨以密邇嶺閩深林篁竹間跳梁竊發即首被其創是以宋元時設防頗重有明以後漸頽廢永樂中撥屯江南操軍遂無幾　國朝始置分鎭然步騎卒不滿千人自丙辰削平閩寇來郡民不見兵革者垂四十年方內輯寧野無狗吠之警吾郡衣冠之族寖以益蕃弦誦聲徧播郊坰防禦之官擁虛號耳公至稍稍葺廨舍繕卒伍儲兵械場操畢日揖諸生相與講義論文飲酒賦詩以爲樂郡士大夫稔公之好士也相與持謁而造公者日益衆公益虛己延納之若不及余先世家新安與公有桑梓之好故過從於公而講論者視諸君爲尤密嘗與吾黨二三君子劇談於公座以謂所貴乎儒者爲其能通三統於經世之

略無施不可若禮樂刑法食貨戎兵河渠諸務靡不究悉然後可以隨地授任而不膠於一方夫文事之與武備國家之任用則有分矣士之備任用者豈有分耶彼齷齪守章句至試之用而不能乘一障者固可求之高閣而狃於大劍長鋏至詆毛錐爲無用此亦非大將材也古之爲大將者無不讀書而通經術或謂合所事而旁及爲非奉公憂國之義此庸夫之見則然耳漢祭征虜光武所謂奉公憂國之臣也史稱其在軍旅不忘俎豆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益用

是名著中興輔佐豈以妨其將略哉公少負奇才學制舉文不第去學孫吳兵法誦數十萬言遂掇巍科其才氣庶幾古人而遭逢清晏僅效一官而不展其用此孝文所以惜李將軍爲不遇時者然公處之恬然無幾微見於顏面若以際會昇平爲可樂而不以一身之功名不著爲憂者藍公之識量宏遠矣余幸叨一第繫官於朝不獲從公遊者已六七年不意公遂已五十又不獲與諸君子躋公之堂而舉觴爲壽不知余去公之後郡士大夫之從公賦詩論文者猶

繹絡如曩時否公之壽諸君之造公而歡讌其倍於平時者當奚如又公以秋滿當遷郡士大夫不得久從公遊則今之爲壽諸君子之傾竭於公與公之眷眷於諸君子其倍於平時者又當奚如余雖不得與讌會之列而心知其然而擬其然者未嘗須臾忘也不知公與諸君子亦嘗一念及於余之不與如余念公與諸君子否耶此余與公與諸君子之情固爾也乃余之所以壽公者則又有說余前之言所以惜公之不遇也今遷矣年五十而遷猶然未遇也然古之

任將相而爲天子所倚毗者率多老成垂暮之年故詩曰方叔元老又曰嘉我未老未老非年少之謂也王臣自以爲未老若漢趙充國之自謂無踰老臣馬伏波之據鞍顧盻云爾古者五十始服官政公之年其諸詩所謂未老而躋於元老之時歟間者天山不靖青海揚波張掖酒泉之間往往騷動建旗鼓揺旌旄者莫不攘臂而思邊功余謂鎮安邊境必得儒術器量如公輩而後可彼撫鳴劍而志馳者何賴焉然天子聖神威加九有一隅蠢動方將命保塞之吏操

尺捶而鞭笞之烽燧偃息反掌間耳傅鄭甘陳之功
知不可以復見則公毋亦優游內地以取卿相不改
其妨禮悅樂之素以覘國家承平此不亦公之志而
吾黨之所以爲公願者乎請書是語爲公壽令余郎
躋公之堂而觴公其亦云爾也

壽遲郡佐序　代

皇帝撫臨天下五十有三年方內乂安將臣相臣下
曁方州之吏陟明黜幽罔有滯貨小大臣工各肅其
職聲教所訖薄海內外至于遐陬靡不延頸黔首熙
熙少長提攜日持羊酒以媚其上往余旋畢　禁籞
與二三耆碩論量古今以謂世之治安在人宗藩勳
舊尤屬本根世濟其美即磐石之基固臂指之勢成
內居指從　龍苗裔或語余以方伯遲公謂公旬宣
貴竹譽隆於　京師有才子入人擅元愷聲伯子任

某守仲子佐郡安仁安仁吾豫章東南境也隣百粵
俗呰窳君有善政能懷其民今年大計當遷連帥爲
安仁之民留之既而吾郡闕守遂署君假守是邦至
之日士庶喁喁然思安仁之政因時季春爲君之初
度郡士大夫各持羊酒壽君且屬稱觥之語于余余
謂吏治以盤錯顯貴竹隣於荒徼吾豫章則聲名文
物之區豫章之治視貴竹爲易若吾郡之視安仁猶
豫章之視貴竹也今君之旌前臨是境令猶未下而
士庶仰望已若是未幾令下德布惠施其懽忻鼓舞

當何如哉推君家方伯之於貢竹者以治安仁推君之治安仁者以爲吾郡譬則庖丁之解牛能游刃於肯綮之會批大郤導大窾固迎刃而解矣吾聞君侯之爲人也靜重簡默聲色不動而政自成今春秋方盛本其世德爲　天子牧盛世之民固無施而不可行且當方面之寄爲　國家柱石區區撫郡何有哉詩有之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侯之謂矣余不及躋堂以稱觴請書是語以爲君壽

陳觀察五十壽序代

世之盛也陽德進用君子道長賢人在位布列庶官交相汲引時則雨暘時若庶草蕃廡百僚師師萬姓樂業此之謂至治之休隆平之化也故君子在上則慕而從之在下則引而進之非有比德從其類焉耳夫賢者之於世也隨地足以自見譬則水之於器大小方員惟其所注然苟非有大賢在上爲之汲引則置之或不得其地用之或不盡其材故明主之治天下所簡而愼者惟一相而相之取人則廣矣必周知天下之賢材而善用之在外則擢以相助布闓澤於一方在內則引與同升敷政教于天下唐虞之際四岳九官各稱其職十六族之徒無弗登用惟宅揆者之得其人耳今相國白公之節鎭江右也特疏薦吾師陳夫子於州郡而起爲憲副公旣內名　朝廷益知吾師政績遂轉遷臬司江右湖山阻深地磽民疲吏狃于承平偷玩不振觀察使總持法紀彈壓僚屬張弛緩急之間非大得其人不可吾師初起州郡山左貢竹所在著聲白公廉採注屬殆非一日乃有方

面之寄及公既去而中丞方伯東代皆大賢而吾師又陟總憲所以江右比年吏肅風淸雖有小疴而民不色變蓋大臣宰相之用心其周且遠也如此某以書生起而爲吏旣釋褐郎思一事當世賢士大夫以爲儀型庚子奉 詔宰邑宜黃時白公適歸京師不得謁見獨幸採錄於吾師則益自矜奮以爲不見擯於大人君子蓋某雖不材而吾師之用心汲引則固無異於白公也歲之首春爲吾師嶽降之辰某以守地故不得卽賀伏念 新天子嗣統江右僻處一隅

而監司大僚皆一時賢人君子彙萃在位雖以某之譾劣奉職無狀亦得以濫厠門墻游泳聖化蓋遭際盛明洵可樂而非易覯也旣又念公在江右則爲江右得人旣入相將廣江右于天下吾師以服官之年方剛未老公今朝夕左右則所以展其材而盡其用者必數數然爲上言豈能久以吾師私江右哉某故敢攄其不敏因稱觴以紀一時之盛倘或以爲邑於斯而獻媚者則昌黎所謂不知言而某固有以見諒於夫子也

壽胡明府序 代

今皇帝聖神文武懋簡庶官子惠元元謂縣令與民最親推擇尤謹每一人往必策於 廷而親諭之其繇進士出身者政成考績陟明輒 召還擢用而近制進士除館職外咸敎習京師期滿 廷試等其高下膺上第者特用現補州縣五十有■年 上名試乙未敎習進士時湘潭胡侯以一等補宜黃令宜黃古隸臨川今余鄉縣實桑梓也其地據盱武上游山高水淸巖石離立士多修飭自好敬禮長吏距余

家十數里而近親戚朋好多在焉胡侯以首春末旬發京師余爲館務纓纆未暇祖餞竊聞侯之爲人學邃而淵才高而不炫溫潤旁達比圭璋又好善下賢而習于吏職也韓子所謂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侯其人歟以是撫涖吾宜眞有以上副 綸恩而下慰宜民之望矣未幾宜諸友因鄉傳附書至謂侯以季夏初度亟請余文爲壽或謂侯涖宜席且未煖宜人士乃汲汲治具爲侯壽其無乃鄰于諂乎余曰不然古者上與下以忠誠相浹洽故情通而化易行七月

之詠豳風也一衣一裘必奉公一獵一獸不敢忘公至其卒章則述揚功畢民殺羔羊擕兕酒頏履豳公之庭而祝壽焉其時君民上下相與若家人父子何其意之惇而俗之樸也今之世士既通籍爲吏即尊嚴貴倨與齊民隔絶獨令長牧百里地民之樸者仰哺秀者仰誨曲直於是乎質疾苦於是乎告愬上雖尊不得引以自遠下雖賤不得畏而不前故君上也而號之曰父母誠親之也世有子弟於父母而不願其壽者耶子弟於父母之壽而不潔壺觴拜堂下

以稱祝者耶故已握縣符紆尹綬即未稔其夙昔未覩其手釆未嘗不引領喁喁曰是固能飲食我教誨我平我枉直拊摩我疾痛者也況以宜民之忠敬而獲侯以侯之學行蘊負貞誠慈惻而幸爲宜之所獲有不傾竭愛戴稱祝其壽者非人情也叟奚以謂之詔乎惟是以侯之德涖宜之民其政成報最可計日待　天子行將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儲霖雨舟楫之用雖欲數爲侯壽安可得耶余謂宜士與民其若七月之壽豳公繼自今歲歲舉之可也是爲叙

壽胡明府序　代

自古亮工熙績敷聲教以底咸和諒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在內則公孤臺省百司盡與君爲近在外則郡縣之長蓋與民爲近近於君其底績也溥而緩近於民其報政也狹而速賢者意量宏深未嘗不志近君而暨訖溥也然爲之有次第施之亦視乎其時焉

今上圖治若不及猶加意於州縣之吏邇者制禮部貢士教習于京師凡三歲乃臨軒試之其上第不由資格特授邑令長首春散館湘南胡君芝廬以高等

補宜黃令宜黃余鄰邑也胡君居京師久材望素著余稔聞之　命下爲吾宜黃喜更重爲　天子慶得人焉既獲通謁接對間見君恂恂儒者咨其家世則宋文定公裔也文定紹西雒之學爲宋室儒宗幼志即以文章道德爲己任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厥後提舉湖南北路以故流寓荆湘間其江瀧猶在隱山云芝廬未弱冠餼於庠癸巳以　萬壽恩貢入成均既而午未聯捷成進士茲復蒙　御試高等幾服官之年而膺　帝眷作令壽

郡初服一一類文定信乎賢者之有後也然文定始
志大用王室將以誠正之學啟沃格非而所遇非其
時旋入旋出碌碌外補卒不展所負今君遭逢 聖
代體游夏之姿履盛明不諱之朝纘承先緒而用其
所未竟文定之所不獲將施者將盡抒今日然則論
思納誨拾遺補衮之任於君乎望之百里之治其不
足以久羈君也明矣吾郡俗尚稱壽於令長初至及
其大旬必一舉其儀度以恭又申之以文詞殆古者
蹐堂稱觥祝無疆之遺意歟於凡邑宰之至無弗舉

之況君以大儒之後夙擅令聞特承 天子寵命而
往者其禮之彌恭而意之彌惓居可知也然余不佞
竊欲寄語吾宜之士與民若賢疾者其將以其緒餘
爲宜壽中朝士大夫且日夜引領冀君以其全爲吾
君與天下壽也適鄉人南歸遂書之以遺吾宜故舊
俾遠君之誕辰持以壽君君其不哂余言之不文耶

羅敎諭壽序 代

今之官人多與古異然其名實違反而大戾於昔未
有如師儒之職者蓋其秩最卑而道則尊其祿最薄
而任則重月支太倉米三石官不過九品何其微也
士長四民而尊以爲之師使掌其誘掖化導之權焉
以儲國家小大之用又何其尊且重也古之師儒其
在國學者 天子至爲之饋酳在鄉學者鄉大夫以
下莫不嚴事之而況爲其弟子者乎其道尊故其禮
重其禮重故其儒於古昔盛時所以化民成俗之樞

機莫不由此也近世儒術疏斥選舉陵遲上之設是
官以爲具文焉已耳下之應是選其老而窶者代耕
焉已耳其强有力者假塗焉已耳其名曰師儒其職
自課書升散勾稽廩食之外無事焉然則道與德難
言之矣稍優者假文藝以聯屬諸生相與俯仰揖讓
以解岑寂否則貌尊背訾掉臂門墻之外鮮有過而
問者禮與情又難言之矣以故居其職或不安其位
處其官或不宜其人若是者比比也歲初夏余始蒞
任接見學校之長則羅君其年甚富而氣溫如知其

養之粹也君籍袁之萍鄉萍鄉隷江右而界於長沙距余家二三百里耳鄉關隣比握手懽然有足音之喜君家故望族君學醇而年又未老乃爲是官於宜亦假塗焉耳風聽宜之諸士莫不嘖嘖頌羅先生也冬杪爲君五十初度諸生相與製錦壽君且乞言於余余執掌簿書間於聿牘稍疎矣其將何以壽君哉雖然宜士之於君若是禮與情可謂洽矣君之安於其位而宜其人可知也夫令一邑者將以治其民士爲氏倡而師又士之倡苟其情不洽又安望能轉移

化導之以倡其民而從令之治哉余何幸而得助於羅君余又何可以無言也甞讀泮水之頌其二章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其羅君之謂歟三章曰永錫難老其諸生之意歟余爲宜士賡是詩以壽羅君焉可也

許介圃六十壽序代

余自庚戌放還田里撫軍方伯請主豫章書院於是吾鄉十三郡之士皆得因聚講而物色之穎之石城有許生者脩謹士也學使者至輒以優行推薦不徒以文字知名者余尤愛重之今歲余奉　命尹京兆而生業已選拔貢成均謁余署齋驩然握手抄秋生復過余斂容請曰琮少也孤遭家多難得勉自樹立厠身士林者皆藉琮叔父叔父諱鴻字去靡别號介圃性謹慤方直跬步不苟先王父州司馬虎文公以謁選卒京師勞悴悲傷迎櫬數千里外歸而孤寡满

前家徒壁立豪暴乘之侵侮萬端叔父不激不靡以理自持茹荼嘗膽蠖屈十餘年而後天方悔禍堂構重新壬子家弟以武闈雋而琮不才亦得觀光　帝里凡經理先塋脩葺祠廟纂訂譜系諸務皆叔父身任其勞不遺餘力是以少雖循例入太學以內憂室家故不遑規進取也明年甲子一週琮輩無狀不能洗腆承歡唯是平生勤勞得假手當代鉅公一爲叙列傳之不朽則幸甚吾師不擯琮敢以請余謂士君

子脩名砥行不必同途或顯於國或施於家其致一也生之季父余雖未面以生言求之殆所謂澡身浴德特立獨行之君子歟古之儒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砥厲廉隅戴仁抱義蹶危起居竟信其志生叔父殆不愧斯語歟吾謂士之不竟其施者必享脩齡席繁祉椒馨胡考爲邦家光自今以往生其持乎言歲歲爲而翁壽可也是爲序

汪仲倫七十壽序

吾郡自昔多君子然嘉言善行垂於記載至彛其子孫後裔能確守先訓而不墜者則亦往往難之金谿林泉汪氏宋汪信民革之後也革舉紹聖中高第居官嚴潔時望有黄憲茅容之目其言曰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樸語也然士君子立身之大節自勵清操始則革之言盡之矣考亭深然之錄其語入小學所著有青溪稿其弟苹著歸愚集亦有名於時革九世孫桓爲平江令退居林泉故號曰林泉汪氏桓之後數傳有汪君仲倫者吾郡高士也天資豪邁

孝友性成當甲寅寇變仲兄物故遺一子負之避逭方得脫於難人以比鄧伯道既長爲畢婚置產如已子甞壯遊吳越滇黔間遇鄉里戚故有流浪不能歸者輒解囊給資以歸之舉子三皆雋拔長曰學詩治五經有聲膠庠貢於雍入以天道爲有知也君居家誨子首戒封殖謂人情不能無所好惟好利人不可以讀書觀君之行與言可謂能守菜根之訓者學詩制舉文選家已刻行之近故肆力於詩古文詞嘗介

吾友黃行先問字於余余謂君之家世行已則有信
民之言在作文則有青溪歸愚之書繼以庭訓諄切
謹而繼之光而大之韓子所謂文與行不失其世守
者其在斯乎而余何以益子也今歲之秋爲仲倫翁
七十初度余廹公車不獲隨諸戚友爲壽乃預述翁
家世濟之美爲吾郡所不易得者以諗學詩俾届期
爲翁舉一觴云

王先立七十壽序

世之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有二端制之在天而不
可必者壽是也制之在人而不可必者祿位是也然
後世之祿與位或可以智慮經營而得之而壽則不
可以智慮經營而得之者是以箕疇陳五福富不以
先於壽良有以也富貴榮名世俗之所誇矜也視天
下更無有一事足與之爲匹敵者其足與之爲匹敵
者其唯壽乎稱觴祝壽之俗盛於近世猶莫盛於東
南每十歲而一舉舉則賡歌祝頌之詞洋溢於四壁

明太僕歸先生嘗厭薄之余頗不以爲然蓋壽之重
於世也自古以然其見於詩者有曰眉壽曰黃耇曰
永錫難老其言不一而足皆以壽相稱願者今之言
要不出乎古之意特其辭有繁與殺焉耳然不可謂
非古之遺也夫以壽相矜尚不猶愈於以勢位相矜
尚者耶金谿王君先立孝友愷悌見推於鄉嗜學能
文而澹於仕進少時由太學考授貳尹而不甚遐居
家以詩酒自娛徜徉山水間有克家子四人叔與季
游京師供事內閣余以同鄉識之於邸第頃者季子

遐爲三水尉將之任以祝壽之文來請蓋君生于前康熙之壬寅今年實届七十同鄉之在京師者相與醵貲製錦以爲君壽故李子來乞言余謂君以耆年居鄉娛樂視昔人嘅松間者何如雖不食祿名已達於銓曹厥子又能以祿養世之所謂不可必得者君一一得之生長于蕩平正直之世保皇極之敷錫而康強于其身逢于其子孫可謂 盛世之吉人已如是而稱壽其奚不可也遂書以遺李子俾致之家以壽君庶幾古詩人頌禱稱觥之義云爾

陶品成四十壽序 代

康熙庚子之冬爲吾師慕始先生四十初度先是丁酉鄉試先生以永寧宰同考分校春秋得士五人皆出吾郡而某濫厠焉先生爲會稽陶文簡公裔孫少負盛才戊子魁浙闈壬辰成進士房考永齋王公得先生卷亟咨賞爲嘉魚再出公現主吾鄉文衡每見輒稱道其事以爲快先生之文踔厲渾灝雄視一世而骨幹堅凝周折規矩不失尺寸而闈墨暨行卷房牘不脛而馳海以內某未受知前嘗讀而歎歎而妄自冀曰世有斯人幸及同時爲後進他日得出門下足矣已而果然乃大喜非以得雋喜也戊子公車還家猝猝至己亥乃得抠永寧晉謁永寧小邑僻處豫章右壤與荆之茶陵鄰入其境風聽臚言灑然若見庚桑於畏壘然入拜先生于庭望見顏色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旣朝夕侍謗掖勤懇引而進之沖乎歛然若不知其爲門下士也先生以高第負時望廷選當得入中秘恥於雷同干進不自奏白以故不得退就教習及散館御試第一遂破格授縣令進士

試高等立除令自先生始然人皆以外擢爲先生惜而先生終無絲毫見于顏面恭某得于朝夕左右者如此既而卯先生之年以今歲屆强仕則益喜至是乃敢吐一言以爲先生壽竊謂人之欲壽與所愛知者之以壽相稱願無貴賤賢愚一也而要不同焉衆人之壽朝於一身賢者則不然將以利澤施于四海功名流于千歲今夫理此世者人材文章之于人材事末矣制藝之于文章又末矣然而有未可輕者蓋人材之進退係于是則將竭一世之心思智慮以赴

之其發也蓋心聲焉心聲所發非獨較工拙于文字即運會亦於是乎覘故世之盛也文實先之盛極而不已勢將有所反於是魁儒鉅人以深識定力持之而後可以無壞有明之文盛於成弘極於正嘉至嘉之末而流濫矣隆慶辛未吾鄉鄧文潔公起而振之萬曆之末至丙戌而文敝已極已丑得文簡公起而振之二公既登館閣皆以文章爲已任徵獨挽回隆萬其功施實到于今不衰國朝文治醞釀日久至今上康熙甲子復於上元而文亦日上三十年來號稱極盛乃者數科之文已頗雜出大畧鑒佻巧而欲返希淳古而未能不免於體雜言龐雅鄭錯見識者憫焉然則撐拄摧廓卓越流俗之表以持文運于常盛者當必有其人矣夫蘊負崇隆抑然有以自下者其念深也介介于進退而不鄙夷其民者其量遠也今先生始屆强仕政成內名直指顧間將來正文體以持運會非先生其孰肩之夫文體正則士氣醇士氣醇則人材盛而風俗美所謂利澤施四海而功名流於無極者孰加於是此某所以前之喜者爲其身

私後之喜者將以爲天下慶也夫賢者之壽與知愛之所稱願者蓋如是豈若衆人之徒損粟布雖積歲月若喬松不過與木石等豈有裨於世哉某不敏既以蕪陋之文忝掾錄于先生今復不揣其愚妄進蕪陋之言以爲先生壽唯先生終不擯而幸教之云

雷息菴先生八十壽序 代

吳楚閩越之地皆在東南而南楚與閩之上游相望惟豫章錯壤其間相距不及千里余族故崇安先文定公遊宦於楚遂家湘南其先故閩人也昔歲吾師某某視學七閩拓至幕下余自家發湘潭逾袁吉道臨汝泝旴入閩嘗從按郡至臨汀愛其山川之紆鬱蜿蜒以為此輿區也必產異材及閱卷堆案中得一偉文超越流輩曰此幾是矣遂慫慂主者拔置第一既揭牓僅得其姓名顧怏怏不知為何如人迨乙未

試春官是姓名者同隽焉即吾年友雷君也亟於年輩中持其臂曰頗憶某歲月某試冠一軍乎因口誦其文與訂君相視愕然乃語之故遂相與撫掌而笑以為奇事以是同舉禮部者百七十人而余與君為尤契云君識度高遠足膺重大其異於衆者不獨以其文既釋褐以親年尊不肯遠就選而余得豫章之宜黃宜去汀不滿四百里雷君客冬過余署得熟悉尊甫息菴先生之賢先生性和而介居家以孝友聞早孤事母太夫人尤謹一言一動必諮而後行太夫人壽終居喪如禮棺身之附宅兆之卜必誠必信嚴而不苟人有以祖塋請售者先生曰均一親也豈以吾親累人之親哉却之後亦卒獲吉壤以葬待昆弟族屬有恩禮而不責報先生才豪而邃於學無所不窺制舉文宗師先正不屑屑時趨出其剩餘游於書畫彈琹諸技無不精絕年二十七隸諸生籍凡七試鄉闈不第遂絕意進取專以其業授雷君雖奇愛之而篤課不少假借余乃知雷君之行與文之異於人者其來有自雷君既成進士先生意彌愜春秋雖高

而筋力不倦日徜徉臨汀山水間鼓琴嘯歌以自適余謂人之情親之所冀於子者名子之所冀於親者壽而交副之為難是非猷為協於保極亦惡能使康強於其身逢於其子孫二者畢致而無所於憾今吾雷君美材粹養足以儲　天家用而諸孫皆彬彬駿偉方興未艾先生以經世之業委嗣人而自取適於邨墅禽魚之間以保其真以樂其天年是雖天之所以厚先生而亦先生之所以自植者隆也甲辰仲春為先生八十誕辰雷君命其子某某來請曰子宜有

文以壽余親夫同年有兄弟之誼況余與雷君又相知之深者先生猶吾親也於義宜登堂以祝臨汀吾舊游今距吾宜又近顧吾以作吏故匏繫於茲不得登先生之堂一覲先生之玉貌以爲先生壽然心則已馳於臨汀山水之間矣敢述其前後相契之繇與所聞先生之德義乞雷君於稱觥之末爲余更進一觴焉

熊梅亭五十壽序

天之愛民甚矣既作之君師又篤生賢士大夫俾之左右厥辟而後得胥匡以生人材之係于世其責誠重而需之誠亟也顧其出爲世用又有時焉而不可強何也鍾靈于光岳完萃之日此羣材共乘之時也乃若經營一身之事業以措諸天下又各有其時焉人壽期百歲前幼弱後耄荒去其半矣壯而學又去其一學成矣未必皆遇其遇者自始仕以迄懸車委其身爲君用才三十年耳又有私家之故吉凶憂患

之侵撓以糜其歲月中間得專志畢力以赴事功者殆不滿二十年也夫合羣材之遭逢事業以成一世運而時其用之難也如此天之畀才厥維艱哉邇來吾鄉官于朝者僅三十餘人至于玉堂金馬之彥廟廊所儲爲大用者常不過五六人焉新昌熊梅亭先生曩于嵩安相國第中一晤後不再見未幾先生以疾去忽忽數年間而今已五十矣先生釋褐于強仕之年不可謂不遇居館閣五年而養疴歸里于茲則記所謂服官政命爲大夫時也　今天子勝幾勅命

百工撫于五辰四海喁喁仰治如飢渴乘時以丕遠謨先生獨無意乎某不才少困場屋晚叨一命恒惴惴于素餐而自歎其黍天也獨念天下事苟得人爲之不必其出諸已况得吾鄉之先輩爲之乎以是聞先生之壽而喜聞先生之壽于家而又惕然驚也夫鞅掌王事孰與夫林泉之嘯歌然而古之人身江湖而心魏闕者誠念夫天心所寄而時之不易得也先生獨無意乎請爲賦白駒之詩曰愼爾優游勉爾遁思諸君子善頌善禱而某獨致其區區之私願先生少留意也

熊君庭有暨元配黃孺人雙壽序

今上壬子七月廿三日實爲君七十初度君之族婣交游咸樂製錦以爲君壽而又以爲今世壽言之作大半皆佞諛非情實而文尤不工必得世之善言而不諂者始足以發攄其蘊蓄而可信於天下於是以書來京師請予文以爲壽雖然予固非能言者而諛與諂則予豈敢姑以予耳目所覩記者以壽君可乎蓋天下之材有羸有絀各有所爲而不相兼非獨榮名福澤爲造物所忌且靳也而勢亦若有所不能當試觀之百工技藝之末其特出儕輩必注心怵目憔悴專一不敢他有所及而後乃僅有得若僚之於丸秋之於弈彼皆乘其絕人之智而殫其神之所獨運疾雷破柱山徙川决皆無足以撓其神明者然後始能以其所得而雄長一世是以自古文章之士决不能與計然倚頓諸人擅山海之富而溫厚之家亦必不能與韓柳歐曾諸君子爭不朽之業蓋其勢之難兼如此而君則過乎是矣君早歲爲博士弟子承先人之業而家日益富昔予嘗館君之家塾入其奧閫

史滿架名書法書盈箱溢篋蕭然塵埃之外而啟處蓋藏陳因相積予視之傍然而數君固所稱爲文學者而積藏之如此目覩其然實不解其何以然也大心討之家朝夕討論皇皇逐逐夢寐之間亦皆憤而不能去試問以字畫文翰則張目閉口而不能荅而君於制舉之外旁及往代典故輒洋洋灑灑終日不休而又能不廢乎居殖貨天忌且斯於人人者而獨厚於君哉抑其才之過人者遠也然予又聞君於荒年之際大出其贏餘以給諸貧乏多貸而不取其息

而橋梁道路之事奮力獨運不屑屑於錙銖之較有德者矣昔范大夫功成浮江而去三致千金而三散之彼其目中視阿堵中物爲何如其所經營持游戲耳故能出其心思材力於吳越搶攘之際措循其人民而不見有兵革之苦卒能以其君霸向使范公徒專其力於毫末之分不過如土成帯一猥瑣之夫人且鄙之名於何有然則君於履學之餘而文章學業卓然可見毋亦有超然於世俗之外者即其所以兼之之故乎蓋因是而可悉矣君今年七十乎剏永久也精力康強宛如往昔其壽固未可量元配孺人黃氏淑愼端慧克相夫子以大厥家明年壽亦七十稱觴之際華髮相對子若孫拱立階庭顧盼生光怡然自樂試進予文於綺筵絲竹間君當騑然而笑而信予言之非諛也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應鶴聞六十壽序

士之居世仕與隱二者而已獨善其身入山林而不返者隱之徒也志在兼善隨時世以就功名者仕之徒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天生賢智非使自有餘而已令皆引而去之則我后誰與丞𢀶民奚由登匡以生也近代選舉以科目爲正途以經義爲羔鴈學宫弟子員由膠庠三歲大比于鄉得雋者謂之

領鄉薦由是貢于禮部又得雋者成進士釋褐于朝外此又有恩拔歲副諸科而薦辟制舉亦間行焉故士苟有賢能朝廷皆得舉而用之仕之途亦廣矣彼隱遁者流蓬蓽而行岑寂而處草衣卉食槁項而尸居踽踽乎山澤之癯孰與紆朱曳紫擁節旄而呵叱者哉故仕者君子行義之正道也雖然今之仕亦難言矣夫士由鄉薦貢春官以高第入中秘身受特達之知不數歲而躋崇班者千百中一二人耳下此則途雖廣而所以自致于其途者有道吾志在仕則當望之重人與凡握仕之柄者非積誠以動之不可也是故氣欲屏色欲怡聲欲下輕走疾趨傴僂磬折請謁至再至三閽人擯之而不怠忿慮也如是以自致或庶幾一遇乎夫然而仕非行義也蘄富貴利達而已矣而富貴利達果且可必乎哉其幸而得之則爲妻妾羞其不幸而弗得或既得而旋失之其心之憂危形之困苦甚且爲癘所憐於是蓬蓽而行岑寂而處者乃猶然笑之故曰仕難言也吾宜多佳山水其尤勝者仙桂鄉之軍峯拔地干霄不知其幾千仞峯

之下與術而聚族者爲神岡宜衣冠之族以是爲稱首吾友應君鶴聞之所居也君家世淵源士林高仰性恬淡寡營邃於經術文章爾雅家庭孝友雍睦壯歲舉于鄉尊甫仙溪先生與其弟敬齋先生早領鄉薦君弟雲素登甲辰進士君男某舉于戊午仲子中辛酉副車昆季群從若汝作天壽園呈諸君子皆以學行文章名于時父子兄弟祖孫起家科目非隱者流也然仙溪先生兄弟早登制科郎偕隱養母著述名山之業君弟賓炎當用不出君數上公車竟不就

遐闈門科第未見有通籍縉綬者是又不得以仕目之矣君田廬足以具飦粥蔽風雨園林別墅擅一方煙霞泉石之勝魚鳥迎睞插架亂帙日偕兄弟子姪賞奇析疑彈琴詠歌其中無隱之名而有其樂有仕之具而無其勞非忘世以肥遁亦不希世以干進其與昔之隱今之仕者所得孰多也或曰君家益篤慶以流光厚培而蒔發方且醞釀鬱積儲國楨以待盛朝之用固非隱而大異于世之求仕者是固然矣然而得天之厚踞地之高取數之裕余終不能不欣

君之兼收而無遺也曩余居京師君與計偕至則聚首累月其于科名得失毫不介于胸中若之識量固殊絕于人時方强仕而今遂周甲子矣君族諸友製錦以壽君知余與君有夙契以爲壽之詞相屬余故推論君于仕與隱之間惟君之兩不居而兼綜其美諸友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黃仲宣壽序

士之行務諸其身又必參驗於其俗而品乃定是故太上變俗其次離俗以自全其下則與俗競而溺而不返焉耳矣曩宜之俗多澆訛族萃而民麗者輒鳴義奪攘譸張爲幻險而健訟至于鬻貨以覬勝而不已其桀黠者襲惠施之口竊鄧析之術以雄長于里閈而俗益汙邇來故習稍革而猶未盡也前年周子情耕爲余語其友太學生黃仲宣之賢謂仲宣性恬淡自幼服勞以事親親鍾愛之遂代理家政而未能

卒業于學頗以是爲憾年且五十益厭苦於俗而欲避之乃買菴於僻壤杜門課子與高僧隱士相往還其志欲希風于古之曠達者亟欲得吾師一言以信其志而未敢請也予謂俗者人所少長于其中習與性成而不知其非者也仲宣生於末俗而欲離而去之以自全所謂皭然泥而不淄者是可以與古爲徒矣夫小人聞善而疑君子樂成人之美吾何靳于仲宣哉或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久矣先生非親有所見於仲宣也聞一言而遽許之其易出言也實甚余

曰予不聞襄主之于王登乎王登爲中牟令言于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襄主遂舉之以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重列也今無功而授人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主曰我取王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時也仲宣之賢吾奇耳目於別予矣其必副吾成美之懷而不以其身爲吾失言之的可知也仲宣之壽周予其持余文以張之

何□五十壽序

嘗讀史記至日者龜策扁鵲倉公諸傳竊疑三代訖漢中間人物流品烜赫一時耀人耳目者多矣史不盡錄顧於方伎之流傳述不置何哉及覽篇中所記君平答問倉公治驗諸語乃憮然曰此太史公有慨於時而作者也夫日者受値握粟數筴布著爲人决吉凶辨猶豫色厲語信必盡其方取之廉而効之勤若是醫者視疾辨色候脉分别陰陽窮詰病源施鍼製劑思入微茫取之得間應驗俄頃神怡色喜稍或

齟齬投劑未契若負芒刺寢食爲廢儼如慈母側怛肫摯所以在昔哲人往往晦跡遺榮托業於茲以寄其意今夫紆朱曳紫巍冕乘軒受厚糈於　闕廷享賦入於編戸貌視政事口談經濟究其獨居深念唯日計田廬之贏絀籌貽燕之久長至於窮蔀疾苦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甚者誣上行私朘民膏以自殖方且擁旄呵呼以鳴得意夫並生胞與甘苦忻戚呼吸相通而睽隔疎絕一至於是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斯亦不仁之甚者矣方之國工良術能無汗顔

媿愿難與爲伍也哉故孔子曰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孟子曰術不可以不愼士君子阨於遭遇寄懷施濟擇術以居則未有逾於斯者也乾隆二年春余受任留都距家六七千里南北遼絕地高氣寒風土殊異衰年祇憑服餌而城市絕少醫藥聞吾鄉有上饒何君者寓蓋平數十載以醫擅名診視唯謹湯劑精良經其治療雖沉疴若振槁然叩門請者無貴賤貧富必往往必奏效效不責報藥餌取諸宮中疾已或不售直以愈爲忻毫無德色緣是蓋人有疾無不赴何

先生所全活不可數計君爲人慷慨重然諾輕金帛蓋天性豪俠不獨於醫爲然州牧胡公與君最契同鄉若寧海蔡君廣寧項君先後宦茲土咸樂與君游吾江右久於瀋陽者人人知君爲余稱道不絕故余雖未一面而亦稔君之賢君殆抱素心負俠骨而隱於醫者耶莫春之初金谿徐健聖自海蓋來云孟夏爲君五十初度率諸同鄉徵余文以爲君壽余不禁忻躍莊周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矧遼海萬里之外有豪士若君而又出吾鄉者哉君三子秀發伉儷賢明丹灶藥爐陶然自得世有求於君君無求於世宜其銖視金玉塵視軒冕也吾聞有陰德者必享其報以及子孫君挾仁術贊助盛世仁壽之風即平生壽人者還以自壽其邀天之眷可限量耶余踽涼寡合於當世賢達鮮所記載獨於君娓娓者亦太史遷傳方術意也健聖持余文壽君余旦夕拂衣南還行且手一卷陰符靈樞詣君於蓋平也是爲序

劉彥衡暨配陳孺人雙壽序代

康熙五十有五年丙申春正月爲吾年友彥衡劉先生與元配陳孺人雙壽之期先生長孺人四歲先是壬辰二月先生七十初度姻戚賓友將稱觴以壽先生而先生適有武林之遊願莫之遂至是孺人屆七十姻戚賓友乃醵貲製錦以祝孺人且以補壬辰之觴謂余與先生交莫逆乃前期走一介來京師屬余撰文以壽先生與孺人余惟人之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惟壽至于夫婦同享之於壽之中爲尤難焉故箕

疇之錫福也壽居最先而詩之詠婦人也必曰偕老閟宮之四五章皆以壽祝魯侯其第八章乃有曰令妻壽母以爲必如是而後爲報之純耳齒之重於世也固然余於諸君之請又因之有感焉昔先王之養老也饋漿酳爵天子至親爲之是以尚年之風風於天下相率勉爲孝弟尊敬長老班白者不提挈於時耆年碩德之士上之爲三老五更以師王侯其次則致政之卿大夫教於黨庠術序以爲師傅最下亦不失爲閭胥族師以化誨其鄉之人於時后夫人之德行侔乎天地而采蘩采蘋之風與關雎葛覃相響答下至士庶人編戶之媼往往嫻陰教以爲女師故其風俗淳美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迨至後世貴壯賤老衰競之俗成而孝謹日衰蓋先王養老之典之不行於天下也久矣今之世惟俗所沿稱壽之禮無貴賤競行之年五十以上率十歲而一舉屆期則爲之親者曰某也壽具衣冠持幣而往賀焉爲之友者曰某也壽具衣冠持幣而往賀焉斯豈非猶有古尚齒之遺意歟今　天子崇古勵俗尊禮高年肉帛之

賜下沾窮巷癸巳　萬壽節恩禮殊侍天下懽然如復覩三王饋漿酳爵事也故今天下稱壽之禮尤隆於他日然庶人之老觴酒而外祿祿無可紀者若能以耆德備純報無愧于詩書所稱若吾友劉先生者雖方州大邑未易爲一二屈指焉先生故崇仁望族其先世率以進士明經起家官於朝累葉不墜尊甫臨山翁以明經司訓餘干亦享高年猶及見先生成進士而之官也陳孺人爲同邑石浦公女姪石浦仕勝國崇禎朝官西蜀監司遭寇劇不屈　國朝紀其

節祀之鄉賢孺人以世家名媛作配先生故先生之學成而德茂孺人與有助焉先生少為諸生即有聲庠序間制舉蕪流布海內自下閭門諸名士莫不知有劉彥衡也至晚歲乃第作令羅田羅田之民莫不尸而祝之會丁臨山翁憂去官服闋赴都道半小日寒暑慨然以年至不任作吏遂還轅抵家杜門不復出先生為人沖夷恬淡雅度服人躁言疾步未嘗一見於身其居官可知也人或以先生之祿位不稱其才望是又不然造物者之於福澤其畀之也舒徐則

其得之也重固夫世之有才無命枯槁於邱壑多矣或邀倖際會巧取而驟攫之非不翕赫烜燿于一時然不旋踵而煙銷灰滅者又多矣安能如先生之少啟其鑰旋韜其精酌之不盈注之不竭萃家人父子而享昇平之樂於無涯者哉公子四人皆負高才能文章年長者迭列國學郡庠英英然方且騰驤於王路此固先生與孺人之德與教之所致而亦造物之所以畀先生者尚未有艾也 今上春秋高享國日久比來諸元老相繼凋謝朝會班行率多新進太尉所數諸侍中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求諸向所謂老更者殆難其人焉而先生幸康強無恙番番黃髮巋然為鄉邑典型今且與孺人共享大年受桑梓里閭之慶祝此非古所稱鄉先生者耶不得之朝而得之野然則先生之壽固邦家之光而非直里巷之榮也余既與先生隣郡又幸為同年友平生謇拙寡偶惟得師韓先生元少而友先生居嘗語人以為快事謬膺 聖眷繫官於朝不得從諸君之後晉一觴以壽先生與孺人獨喜應諸君之請而縷述其所感於

古與今之際者故不自知其言之不文而詞之不殺云

楊■封君暨■太安人雙壽序

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士君子德脩行成出所學以左右厥辟弘濟蒼生亦皆所以奉若天道而非以爲其身圖乃石隱肥遁之流冥鴻遠舉至于遁迹山林身名俱晦其致雖髙然要不合於中道 國家培養日久俊髦挺生遭遇 聖明廣蒐愼簡以克庱位取士常格之外辟及諸生韋布前年丙午學臣奉 詔薦舉而吾鄉清江楊君英玉堅辭不赴知之

者咸惜君之才不出爲世用或曰君晦跡泉石得蠱之上九余獨不以爲然余未識君而識君之仲子考功員外郎方來頗能悉其平生君少負儁才旣冠補學官弟子員試輒高等餼於庠者數十年家故貧常授徒於外方來母太安人代爲督課尤嚴明有義方方來舉于鄉有攜貲請託者太安人嚴詰而立遣之君數試鄉闈不第覩方來學成遂絶意進取名諸子誨之曰學期用世吾老矣兒曹勉之方來夙成行與文不媿其家學以是觀之君雖不仕豈石隱者流耶方來丁未成進士授官銓曹明年戊申爲君六十初度方來怏怏以不得歸里覲省爲憾今歲再始甲子孟夏三月又爲太安人六十誕辰同鄉之官於京師暨與方來同年成進士者相與屆期稱觴遥祝君與太安人壽且釋方來望雲之思以齒推余爲叙其旨余謂方來尊甫與太安人攄其精神智慮貽謀日夜冀其子爲名臣以罄生平未出之蘊孝子之養親朝夕承歡之爲小而克養其志之爲大楊君處江湖之上而不爲忘君方來處魏闕之下而不爲忘親斯之

謂奉若斯之謂中道以視石隱爲高往而不返者何如也方來持是説以寄祝太翁與母夫人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永錫堂壽言序

天下古今所共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曰壽莫不以爲操之自天也吾獨以爲操之自人者十一操之自人者十九操之自人者何其目有三曰仁曰靜曰保極孔子曰仁者壽仁者天地生物之根柢據生生之本葆其太和則春溫之氣煦而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壽又曰仁者靜靜非寂嘿之謂周子曰無欲故靜無欲則性定性定則不戕於物不戕於物則壽洪範九疇五曰建用皇極九曰嚮用五福又曰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惟時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五福莫先于壽皇極之敷皆同而惟協於極者錫之福極保而壽與諸福俱是固自操之在已而不在人者也是說於吾鄉先生驗之尤信南豐饒氏系出餘干雙峯先生雙峯得紫陽正傳于黄榦鄉爲宋名儒南豐之族以簪纓詩禮世其家而紹峯先生之世享上壽則尤宇內所罕覯者先生之祖可元翁領順治辛卯鄉薦倅溫陵攝永春興化篆尤多惠政督撫交薦竟引疾歸攵闇然翁爲邑諸生讀書自娛足不履戸外爰散財以賙鄉里游湯惕菴之門惕菴稱其有古君子之風先生博聞强記遨遊名山川以詩酒自娛又入太學授職州司馬緣親老不赴兄弟七人友愛無間與元配王孺人均喜賙䘏人謂樂善好施其家風也嗣子四人並特俊以詩文馳聲藝苑長公以上舍生聽選次君登賢書新授霞浦令可元翁壽登大耋闇然翁與元配伍太君同壽百齡歲丁巳先生屆七十顏少於耆艾所謂仁靜保極三端者先生家殆世守之勿替其康強於其身逢於其子孫豈倖致者哉闇然翁夫

婦九十雙壽時名流多贈言名曰丹砂集高安相國叙之先生晉七袠吾鄉縉紳先生爲仲子年友者復相與徵詩以壽先生仲子就選于適自西都還相與會於京師仲子綜前後篇什爲永錫堂壽詩將付之梓而屬余爲之叙予謂君家際會昌期生於蕩平正直之世世世保錫極享大年以爲　國家之瑞而名公巨子相與俯仰唱歎形於歌咏以鳴　國家之瑞與寄興於月露風雲而無關風化者相去遠矣故不辭而樂爲之弁其首云

若輪和尚五十壽序

余向聞黃山主僧有若輪和尚者工詩文背遊吳越後歸義海得法於南津和尚名噪禪林螺川章貢諸名刹爭延請住持開堂說戒者無虛歲仲秋兒子士奇過杜陵寺寺僧謂冬十一月爲若師五十初度諸法嗣謀所以稱祝者因介士奇請余文以壽之余未面若公然聞其工文詞喜游衆意其爲人大畧如昌黎韓子所稱浮屠文暢之儔歟然昌黎謂吾徒當告之以聖人之道不當又爲浮屠之說以瀆告之予竊以爲不然彼既釋名而儒行則於吾聖人之說二帝三王之道非能遍觀而熟識之也吾儒之全體大用在心性釋氏未嘗不究精於心性其與吾道岐者儒者之道歸於實釋氏之道歸於虛歸於實故退藏中漠而施之可以治國平天下歸於虛故祇爲西土之一法以之應事則窮不可以居中國而治天下彼聰明才智之士非不悉其然而卒相從而歸之不舍者何也非彼說之能踰乎吾道之上而力足以勝之以吾儒之自撤其防而授之隙耳故予觀儒之與釋其

大勢蓋相與爲盛衰者也夫浮屠之教非自今日始也其數千載之前稱佛號祖如釋迦牟尼者躬行其道而治之最精其所處之地又非遠於今日然而其說不入于中國者以數千載之前吾聖人之道淪浹於中土國不異政家不殊俗道德一而風俗同雖使稱佛號祖者家諭而戸說之不能入也自周衰以至嬴秦燔滅詩書坑埋儒士先王之道蕩然無存至漢而人自爲私學破裂紛糾於是異端之說乘虛而至及明帝而浮屠之書入中國矣然兩漢之時掇拾殘闕雖人自爲說不合不公猶能守其師說而不敢變迨漢以降至於今治經者無復師承所謂聖人之道二帝三王之所垂者不過假其名以進身以爲非是則不足以取富貴而致通顯耳非能精治其道術而寶貴之也蓋吾儒之自待其不尊不信也久矣今浮屠之教無勢位以制人之命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然而治其術者確守師說尊相傳愛信之若著蔡尊之若神明是以其說雖不可見之于用而明智之士亦甘心汨溺于其中而不出者以此故也吾故曰儒與

釋互爲盛衰其說之熾繇吾徒之自撤其防也今觀
若公之徒之尊信其師也如是予雖未面若公而若
公之精于其教可知矣精于其教則能外死生去來
而世俗稱壽之恒言不足爲公道也予是以有感而
爲昌黎進一解爲若公喜文詞其亦然予言而首肯
否也

陳母歐陽太孺人壽序 代

予甲辰奉　命督學粵西夙夜兢兢念國家造士殆
將百年而我　皇上旁求至意欲使萬邦黎獻盡致
闕廷唯　帝時舉學臣職在得人文藝不過學行之
餘安得行與文俱者用以矜式士林庶幾得藉手報
稱爲國家作人之慶行部至平樂校士得恭城陳子
卷雍容博大若在清廟明堂而玉色金聲絕無囂張
之習余喜曰此佳士也因首拔之未幾吾年友臨川
李穆堂廵撫粵西觀風至恭城亦首拔之檄至宣成

書院肄業穆堂負海內文名余喜所選得與之合發
落之日見陳子舉止脩雅知其所養之粹既又廉之
平樂訪其門閥品行乃知陳子家世儒素其母歐陽
氏節母也康熙五十九年撫臣已表于　朝建綽楔
旌之陳子幼奉母訓規言矩行聞於臨潭余乃以手
加額爲　朝廷慶得一士先是　詔直省諸生有學
行優長者許送成均肄業余亟以陳子應　詔陳子
以母老辭促之行逡廵不赴至丙午　上命督學諸
臣保舉諸生文行兼優者余又首薦陳子陳子亦以

母老辭余謂節母之教子固冀以爲時用列　今上
求賢若渴責在儒臣子不得復辭矣然余稔知陳子
貧甚無以俶裝乃分俸入之餘以脂其車丁未至京
師銓部引　見得官國子監助教未幾奉　命課鄂
羅斯館然陳子在京來見無日不思母也今年夏
上憐臣紹琦年老放還鄉里余將歸陳子來送別屬
諗余曰憲祖在職已數歲老母且八十家無次丁例
得終養向以初拜　朝命未敢陳列私情今乃得請
矣歲之內憲祖幸而得歸念母老壽無以藉手娛親

向者以旌節錄得乞詩歌於鉅公名宿然憲祖始終
遭遇皆受知于夫子倘得夫子一言以歸爲親壽匪
唯老母之榮即憲祖感且不朽矣余應之曰余以衡
文至粤西以世德獲子一人獻之于廷庶幾不愧
詔旨詩有之敎誨汝子式穀似之其節母之謂乎余
老矣尚能預言天下事異時有蹇蹇靖共夙夜匪懈
者非他人必陳子也詩曰無忝汝所生其陳子之謂
乎陳子其持余言歸爲節母太夫人侑一觴焉可也

節孝許母陳太君六十壽序

名與實之相比附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蓋必至之
理自然之符也是以君子務實而不務名苟爲名之
故而修實實先撥矣名將焉附余觀古義士忠臣孝
子節婦其所遇極艱其所爲極苦然皆盡其分之所
當然而行其心之所安更無絲粟爲名計者孔子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斯義也于吾鄉節孝陳孺人之
事又一證之矣孺人出石城名族適同邑州司馬許
虎文公長子軼群年二十三而寡產子琮甫數月孺

人撫棺慟曰吾義不得隨君矣剪髮置棺中以代殉
也居數歲虎文翁以謁選卒京師於是姑亦寡婦姑
相依蓬首垢面鞠撫孤兒孝養備至姑病則寢食廢
衣帶不解琮稍長課之學學成爲娶婦丁未歲孺人
五十矣琮與婦治具將爲壽孺人聞之益慟哭不許
己酉石城學校疏其節孝以　聞　詔予旌琮奉孺
人教在諸生中尤馴謹督學屢舉優行乙卯以選拔
貢于雍琮以來年夏爲孺人六十誕辰將請告南歸
乃節錄母孺人事實如右介余友請文以歸爲母壽

余覽之謂琛曰是子之志行也而非毋孺人之心也觀孺人之郝祇不御余固知孺人之心矣惟是爲孤兒甫生舅姑在堂不得遽相從于地下代事俯育以殫未亡人之職守而他又何知卽舉一觴稱祝爲子婦所欣而孺人意乃滋戚進念及名達于朝而事傳于文人之聿牘哉然茲其所以爲孺人之節孝也夫人子之事親其願望無窮至欲以文字顯揚此則孝思之極致也記曰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弗知不知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君子之所耻也豈稱而上

下皆得琛其庶幾矣李白曰慶額海竭文或不死忠孝節烈之行不絕于人間顧余文未足以傳之然論誤古今節義揭其心迹以與日月爭光其職志也琛持余文歸諷于孺人之側知必犁然有當於心爲之首肯而強進一觴也

劉母羅孺人八十壽序 代

陰陽剛柔並列于兩間閨門者人道之始而萬化之基未易可輕也昔周公作大明之詩以誡成王其所陳者開創受命之事而中間縷述大任大姒婚嫁親迎之繇居其大半至末章牧野檩車不過數言則聖人之所重可知矣富貴福澤世所稱慕察其由來非獨男子之能也蓋亦有女助焉今田舍之子室有良婦則粃粟克盈家人效順而況縉紳士大夫之家乎其醞釀名致因乎勢之大小厚薄莫不皆然第憑之

不深應之不遠則不足以發皇於人之耳目而見于學士大夫之稱述焉耳寶水劉氏爲吾鄉右族勝國正德間有素軒翁者四子皆官于朝三人以進士起家崇邑至今稱四劉云於今後裔成進士者二人余皆得而友之其一爲彥薔先生余年友也其一爲劉君赤若於彥薔爲族叔溫靜恬粹意和而氣舒自辛卯公車余獲接見至戊戌旣第以新例三年教習於京與余聚首尤密近世開邊捐仕宦多營捷徑循資格謁選者積十餘歲乃得縣令君年甫壯家中貲從

眾俯仰銅章可立致然君殊無意余叩其所以乃應余曰老母春秋高得一官祿養信美然地遠近不可知迎養或不遂且違離膝下某世不絕祿食然素戒奔競幸叨一第獲旦夕侍養足矣干進非所願也余聞而韙之他日又語余家世事且述母羅太夫人之賢行謂尊甫巽崖先生訓新淦時太夫人持家政督課甚嚴嘗稱述先德以為教誡某兄弟獲樹立不隳先人世守者皆太夫人教也蓋君家高曾以來累葉宦達世有名德巽崖先生高行為邑宗仰訓淦日士

子為立石頌之又其先素軒翁亦官廣文夫人楊氏有令德能贊翁課子以故四劉皆成名君為其後兄弟亦四人故太夫人悉述以昜勵且志屬望云今君昆季俊偉為時望君又成進士宜其足以慰太夫人意君縱不汲汲于目前薄糈固知太夫人之能樂也三年期滿君亟歸侍養今歲夏五為太夫人八十誕辰邑之賓戚相率製錦為賀以余與君交追深走使來京師乞言以為觴祝資余謂劉氏之族之盛于郡邑不易有然皆世有淑德以為之助若羅太夫人之賢而克昌其後以與先世相濟美殆所謂積之厚發之遠事可紀述以發皇于世之耳目者此綦是矣故特為稱祝者述之著劉氏之盛之所由來以見夫內德之徵而陰教之效也若夫劉君孝養之備與太夫人之頤而樂志余雖不及偕諸君子同晉一觴以快覩其盛乃余固久知之矣是為序

羅孺人六十壽序　代

天下之事取辦於天下之才以四海九州之人之衆選萃拔尤以克庶司百執事之用宜無不給然而事不見其不足才不見其有餘何也豈天之生才故難士之能自濯磨淬礪以樹立于世者寡歟抑取之之途不廣懷奇負異之士雖有之而無以自見歟是以賢者常患其身之不足以裨天下之用聖主常患其取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古之士方其巖居而于國家之故無不諳於當世之務無不習若天官職方刑

律河渠振旅治兵撫民課吏諸事莫不淹通講貫以俟一日之知非徒佔畢章句握槧懷鉛以斬乚于枝葉之文而已也古者用人不拘資格在漢最爲近古武帝五年詔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令州郡察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故當時奇士輩出相如好擊劍而以文名黃覇不署右職而卒爲循吏衛霍而外尚有傅鄭甘陳之偉畧田延年守河東選吏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尹子兄獨伏庭中自贊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設施夫三代以還西京之人材猶有若此者我　國家治化翔洽奮武揆文萃材蔚起今　皇帝振勵明作百工撫於五辰兼收並蓄隨才器使遴者預籌糧運之例令國子生得就武選此亦收攬奇材之一端也惜應之者難其人耳於是吾郡有羅子愼嶶者獨起而應是選余聞而咨賞之曰此奇士也未幾羅子介友人來謁因叩其所以羅子曰男子生而懸弧長而決拾縱不能介馬鳴劍取封矦萬里之外若乃効一官徵一國綰半通之綬邀三鬴之祿上以養所生下以爲宗族交遊光寵此

則人人可自奮者且夫皓首窮經槁項黃馘而艱於一遇者多矣士柰何跼蹐一方而不思變計耶余聞其言而偉之羅子又曰家君爲萬氏館甥某固公家出也歲之仲冬爲母氏六十誕辰友戚同寮製錦稱祝願得先生一言爲引首焉羅姓于吾郡爲右族余聞尊甫先生拜州司馬之職不樂仕進優游泉石太孺人以賢明佐助比德梁孟名聲籍籍里閭間羅子昆季咸克家而羅子又能奮迅拔起于祿以撰汝親太孺人夫婦可謂邀純嘏于天者矣羅子驤首天衢

驪駟呈路且將賦陟岵陟屺之句則茲之及時稱觴
聚慶一堂眞人子之孝思有不容已者余既嘉羅子
之志而太孺人又吾宗之賢媛也於是乎言

曾母胡孺人六十壽序代

曩歲己酉余奉　命典試江右有章貢曾子者以邃
拔得雋謁之日見其容止脩雅老於文而年甚少明
年庚戌上公車予許以必售旣而予言偶不驗曾子
來謁其容愀然予解之曰際會有時以子之才何憂
不第而形于色耶曾子進曰某非以身之不第戚也
某少也孤母鞠而教之有成幸受知於門下母今且
老矣妄冀得一第歸以娛吾親慰恩勤於萬一而今
不遂也是用惶且怍于吾師之言耳予聞其語爲不

釋然者久之曾子膺　簡命視學入閩今歲春闈引
領望曾子捷南宮即抄至知復下第予大爲扼腕以
曾子純孝親年有加而志不遂懼且倍于昔也秋七
月曾子歸自京師走書幣至閩乞余言以爲親壽其
謏述之詞曰某之母系出胡氏爲南豐望族笄而歸
念四而先子見背先王父艱于嗣娶數姓女母事之
如一盡得其歡產某兄弟三孤而哺之旣長恐墜家
世儒業隆師友以教之某忝鄉薦二弟入太學母性
慈惠嘗設粥以賑飢捐貲以周貧之賢聲著于邑里

歳之春杪甲子一周某再上春官不第歸無所藉以稱祝得以事實列于當代鉅公之文卽華袞莫榮焉况某之志唯吾師實知之敢以請余謂曾子爲親老故汲汲于一第之榮三釜之養誠孝子之志也種之勤者必獲其實而享其報以母孺人之賢曾子之才願望終必遂然而君子之所以事其親者不徒在一朝之榮名子之鄉若歐陽忠文虞文靖皆有賢母之教至今與其子之名俱傳吾子勉之則孺人之所食報者遠且大矣來春稱壽子盍持余言以進一觴爲

可也遂書以爲序

楊母李太君壽序代

今上五十有[illegible]年臨尹闕官宜黃宰楊矦來攝縣篆又[illegible]年金谿選令未至署篆亦唯楊矦吾臨武六邑臨金稱大縣自矦所專治兼攝幾撫郡之大半非才足以堪監司何頻復委任若是余固以心知楊矦之賢矣然以爲署事之日淺欲深知矦之政必于宜黃求之歳之暮春爲太夫人八十誕辰宜黃縉紳士大夫相與郵致余文稱壽矦旣曩蒞吾邑則觴祝太夫人之壽於分固當與焉吾聞

世祖皇帝時河内楊雪嵐先生以翰林秩冬官轉少宗伯擅一時清望實維矦之世父尊君以春官介弟其膺榮膴太夫人二子長公分郡北平矦其季也以太夫人春秋高迎養宜黃其家世隆盛子孫賢貴福澤之崇非尋常所望固矣然吾於是有以知矦之政而因以爲太夫人壽夫古今稱祝頌禱之詞莫備於詩則有曰萬壽無疆則有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後世官爵分百里之地而子其民以父母爲號者唯邑宰耳然其名則然若效其實而能使其民必以是歸

之而不愧者殆厘厘乎難之書曰若保赤子良吏之愛民與慈母之愛子無以異能以慈母之愛子愛民則父母之稱萬壽之祝雖欲辭之而有所不可且不但爾也人情愛其人則必愛其人之親故愛父母未有不愛大父母者大父母者父母之所出也故夫萬壽無疆之祝不獨致于其人必致于其人之親者亦其情之所必至也夫感應之機捷于桴鼓為治之要不出戶庭故曰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于百姓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治之本也言乎其

所感也又曰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親此治之效也言乎其所應也吾不知太夫人之所以愛楊侯者何如楊侯之所以愛其民者何如而宜之人則固已致父母萬壽之祝於侯矣且以其祝頌於侯者致祝頌於侯之親矣此吾所為有以知侯之政而因以壽太夫人者也以侯之孝子其民因以侯所子之民壽其親然則無疆之壽太夫人宜實膺之而父母之稱侯宜實有之而非以其名矣乎宜之縉紳士大夫其以是言歸為太夫人壽且以諗吾楊侯以謂何如也

藍戸部集卷之十二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序

朱母■太夫人壽序　代

古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於臣子非徒予之以祿養也又為之優恤其私而曲體之故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豈不懷歸將母來諗傳曰靡盬公義也懷歸私恩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夫臣子有懷親欽養之情而不敢自言於上者臣

子之分誼固然王者不待人臣之自言而代為之言則惡有不感激盡瘁而忘其勞者此文武成康之世所以治隆於上恩洽於下上下交而泰成也今　天子御極改元纘承大統行亮陰之制崇孝養之儀方將定郊祀上徽號享明堂秩百神考禮正樂用副丕基固已合萬國之歡心而德教刑於四海矣然猶推廣聖孝恩逮臣下於時御史大夫朱公得以母太夫人八十誕辰聞於朝　天子沛然垂鴻恩　誥封一品夫人命公馳驛還為太夫人壽又命江西行省布

政司給賜白金二千兩以為太夫人奉觴宴會之費於戲榮矣世之仕者得過家覲省為其親壽入予懷於意願鄉里歎息以為難未有特奉　恩綸崇褒厚賚降自九重如太夫人者彼四牡歌詩亦不過曲體下情言之以申慰勞之義耳所謂懷歸將母云者初非有事實也　今上之於公則既見諸行事而且有非常之寵渥焉私恩公義蓋兩得之矣主臣之遇殆從古所未有然則公之宜猷効力以報稱於　天子者宜何如也抑匪直公也率土之濱光天之下小大

臣庶聞　朝廷待公之異數其興起感激宜何如也公自早歲以進士起家歷外任所在著聲績邇由浙撫入為御史大夫會丁外艱
先皇帝眷注方隆不予解任屢疏懇還終制公之忠孝大節今　天子在籓邸時諒蒙採納宜其驟膺寵命特倍於尋常也太夫人孕毓靈奇為國柱石而又享有遐齡集禧受祉其德與福之厚豈偶然歟某不材忝竊一命作吏於公之鄉自公為潛江日得奉教於左右及拜　命令宜公已開府兩浙便途再謁下風在荊於今四載矣自慚駑鈍上無以展報效下有愧於大人君子之知竊聞太夫人初夏榮壽寵錫崇隆則不勝私喜以為千古希覯之遇雖後之聞風者猶當起而忭舞況忝負知遇獲任於公之鄉而親炙其盛者乎故敢攄其不文之辭歌詠
公之殊遇明著　聖主之以孝治天下者如此爰自治所遥晉一觴恭祝太夫人從此永享無疆之壽觀
公永弼　聖明建無窮之基以垂無窮之聞蓋是非鄉國之榮而固天下之慶也云爾

萬母吳太君七十壽序 代

才者致治之具德者毓才之本自古聖帝明王將欲措天下於長治久安必先盡乎人材之用是以至治之世才無隱而不錄德無幽而不彰逢其會者若萬乘之睎於陽春無有留爽闇昧弗燿於光明我 國家治化翔洽多士克生 皇上御極之初即眷念鄉會兩闈未足以盡得人之効謂四海九州庠序之內豈無有學行俱優久困未遇者乎雍正四年特 勑直省學臣詳加甄錄拔其尤者以聞臣某於是時視

學江右爰 命陳息念 聖明特恩拔淹滯于常格之外以備詢攷此古所謂制舉視鄉會爲尤重者也爰檄十三郡之雋而愼簡之於進賢得一人焉爲萬子青選萬子儀表魁岸髭髯如戟歲科屢擢冠軍及茲試以諸體無不淹洽乃復訪其行于鄉評知萬子家儒素廉隅脩謹咸謂萬子內奉賢母之教能早自樹于流俗之外云五年春赴部引見選授國子助教予請假歸里八年閱抵抄則萬子已陞任戶部主政今歲之春又以親王保題陞授員外郎予聞之喜萬子之能不辱盛典而予得逭濫舉之罪也仲夏寓戶緘以曷萬子旣而萬子報書介其鄉先生之言示予以母吳太君於今秋七十誕辰謂予知萬子必得余言以爲壽因臚太君之賢行大畧謂尊甫傢園先生高隱不仕太君以勤儉佐之孝養孀姑數十年捋荼拮据以課諸子有古剪髮畫荻風青選其長男方以祿養太君撫膝下孫十數人丹顏華髮以待貤封鄉里嘖嘖以爲厚德之報也余於是益悉太君之賢始予許萬子之宦達乃今得其所以致此之由矣夫德

與福之相爲感召若桴鼓影響然世祿紈綺之家有所承藉其席祉蒙庥或可以偶而得之若夫創起寒素而膺天之祚則一切出于己所自致有若力穡者之刈穫服賈者之操金而市貨其多寡盈縮一如其所治者以報之而銖兩不失焉夫六曹郎員未遽名爲遐顯然以一布衣諸生釋褐登朝不九載而秩五品無論江右十三郡諸生數萬人所莫敢幾即舉於鄉雋於禮闈循級而升者亦未能或之先也萬子之遇亦奇矣哉方萬子之未遇而屢躓於場屋也未嘗

不撫腕歔欷以不得一第遂升斗之養以爲恨向使如其願而得一第亦未必遽至于是其至于是者殆天欲報太君之速俾乘時以發其幽光故不暇循塗守轍以稽其食報之期焉耳余是以因太君之德而知萬子之所以遇因萬子之遇之奇而益信太君之所積者之果有異于人也夫女士之行不踰閨壼盡力于倫常又非有驚世駭俗之事及其至也遂足以邀天之寵立致乎人世不可幾倖之福豈非至隱而彰至庸而至奇者乎天人相與之際未始不如是亦

何負于人而顧憚于立德哉萬子之遇自予啓之而其基于太君而遭際于今之時余特一引手焉而其所以然之故予實知之而余能言之也故叙其鄉先生之請樂爲之論次俾歸以壽太君且以諗夫世之種德者云

藍母羅太君七十壽序　代

雍正十年壬子余奉　命主試粵東於潮之程鄉得一士爲藍子欽奎閱其卷深醇雅健以爲此老宿也及撤棘來謁則翩翩弱冠耳明年遂雋于禮闈釋褐後拜官戸曹藍子以予忝一日之知公餘過從每喜其年之少而遇之早也顧藍子詞色間若有不釋然者叩其所以則曰欽奎祖籍本吾師之鄉江右臨川人也徙于潮纔數世耳家故儒素欽奎之生也晚先君早世獨老母在堂幸叨一第得歸而拜母承色笑

于堂下志願足矣今乃繫官曹屬不得歸侍老母如初念何余解之曰君親之不得兼事自古固然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且母夫人之敎子固願其出而事君今吾子早掇科名通籍金閨此親之禱祀而求也向使子不第而朝夕左右雖無離憂豈太夫人之所樂哉藍子唯唯今歲仲冬藍子以書抵余曰欽奎向承吾師之敎黽勉郎署於茲三載矣今老母七十恭遇覃　恩幸叨　封典鄉族同寮咸稱觴祝欽奎念吾母育子之艱誨子之勤以有此一日也生

平勞悴得一表見於當世大人君子以與華袞同榮欽奎幸甚敢敬陳大畧以請母姓羅氏少歸先君家徒壁立手口卒瘏佐以女紅逮事先王父甘旨靡缺小有疾痛通夕不寐最得先王父懽心族鄰有緩急輒忘其家之貧以救之秉性柔順從未嘗有疾聲厲色躬紡績以教欽奎兄弟唯恐其失遺經墜世業而他不計也吾錄藍子前之所言知藍子之願養由藍子後之所言知母夫人之賢有以昌其後也夫爲人子者莫不冀及親顯揚而往往得遂其志者寡太君

舉藍子於遲暮而竟得身享其榮以藍子之遇之早也是蓋世德之流光天方授之而勢不可已太夫人春秋雖高藍子之年甫壯其宦之達若火始熒熒太夫人之福澤殆未可以臆計即就今日論自吾舉藍子於鄉歌鹿鳴而來不過三四載而得邀　恩榮以壽其親者已如是斯豈非太君之自爲封殖而身食其報也哉藍子遂致予言以壽太君知太君之色笑而有以紓藍子望雲之思也是爲序

余母紀孺人六十壽詩序

頌嘏祝壽之辭莫備于詩然詩之爲教大要即其情之所感而裁以義詠歌性情而有關于風教斯足尚矣非是而流連于月露花鳥放浪于逸志閒情雖不作可也君親生民之本統忠孝兩間之大義也四牡杕杜諸詩上言王事而下言父母非其臣之言之而其君代言之釋者曰懷歸私恩也靡盬公義也忘私恩非孝也忘公義非忠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且詩之詠家庭骨肉之間者不一而足矣

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曰教誨汝子式穀似之曰夙興夜寐無忝汝所生又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王者萃萬邦之黎獻以理天工非禁其不思親也體其情之所必至裁以分之所安故人樂而致其身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教也同年厐常雙池余先生之母紀太夫人以冬杪屆六十壽厐常家江西距京師三千里道遠不及迎養兄弟子姪稱祝于家而厐常不得身奉觴于太夫人誼于年輩諸君子相與作爲歌

詩郵致其家以遥祝太夫人之壽以慰庶常望雲之思此壽詩之所爲作也太夫人恭淑賢明兼通經籍以勤儉佐太翁栗園先生治家雍睦循嚴義方之訓諸子咸克家庶常解語即鄰上授經長而閎博著聞人以比其鄉雍虞公母楊太夫人云夫世俗之爲父母所以冀其子者不過逐什一之息朝夕進滫瀡多致粟帛以爲歡慶賢母則必期之以勤勞王事展所學於家邦而不以庭幃私恩妨兼濟之遠畧世俗之爲子所以奉其親者不過朝夕洗腆致養以爲孝而

賢者則務承親之志顯親之名篤蹇蹇匪躬之節以蘄無忝于所生今庶常雖不得詣子舍稱壽觴而太夫人之壽之賢見于吾曹數十百人之歌頌布之京邑傳之無窮溯四百餘年而上與雍虞公之賢母比倫而共稱亦足以塞顯揚之願慰倚閭之思俾鄉曲里巷之間咨嗟慨慕而知所興起矣以是紀賢母之令德紓孝子之懷思暢同人之雅致寫景運之休和於以被之管絃施之金石庶幾乎有裨于風教而非流浪于花鳥閑情之賦詠也已

余母紀孺人壽詩序

化原基于內德故傳稱胎教詩述關雎自古勲業文章匡時名世者賢母之傳多有自禮教不明窮簷箕帚罔諳古義引領企踵于子嗣妄覬富貴榮祿已耳吾鄉梨溪余子東木少負奇姿長邃于學既壯而卒于鄉蓋其母紀孺人之教居多云東木嘗語余總角時孺人抱置膝上口授小學孝經毛詩魯論諸書又東木大父詩酒自放不問家人產業孺人佐尊甫拮据供奉得其懽心始時造家之難蓋如此而卒能訓

其子爲儒顯名鄉曲可不謂賢乎今歲冬杪五日爲孺人五十誕期同郡諸君子得交于東木者爲歌詩以壽孺人臨汝李方臣推余叙之余謂世俗之所冀于其子者不過利祿然得之亦有數焉彼其旦暮屈指數齒以爲可待者誰不然然卒至垂暮而無所得者比比若孺人則如持左劵方其三十而訓子四十而東木爲諸生今五十而見其舉孝廉若仲若季又皆彬彬藏器以待自茲以往六十七十以至期頤其坐享子若孫之榮祿者豈有限量雖然孺人之賢以

其能訓子耳若利名之得則有數焉孺人所冀于子嗣者夫寧止是亦惟是修名之立德義之崇富貴不克絀盛滿不驕怠文章勳業躋于古人即孺人之令名亦與古之賢母埒矣其所以自壽不既多乎東木兄弟雅度冲襟其所持以副賢母之敎而用以爲壽者蓋在於是而非徒如世俗云爾也余故爲推論之若夫祉騈美集則諸公歌詩備矣余又何加焉

余母鄒孺人壽序

余與庶常余雙池交知其母紀太君之賢太君五十余常爲文以壽之庶常居京師其長子癸來覲省癸年未弱冠九經三史皆成誦而容止脩飭循循持繩檢若不欲以世俗聲華自囿者余歎雙池之有子也嘗造余寓齋試叩之曰京師榮名之府于妙年來覲振轡策足此其會已而志若別有所營何居答曰癸辭親北游也母誡之曰人品昉于立身立身宜知所擇譬諸貨寶德行珠玉也文章金錫銀鏤也至于富

貴則紼繡之美鮮華以日月計耳癸奉母敎雖駑鈍敢志其下者耶余聞而異之庶常之配爲藍山令鄒上言先生孫女婉娩早著藍山公奇愛之爲擇婿以婚庶常賢孝之譽與太君埒今聞癸所述益信余歷觀前古天之所興必有世德而世有内德爲尤難太姒嗣徽太任之徽音以造周士大夫之家何獨不然今余氏世有女士錫類知其無窮期也今年太君週六十庶常諸友在京師者爲歌詩以祝之癸且南歸前來致詞癸母亦以今年屆四十歸拜家慶願得先

生一言以爲榮余謂世俗爲壽自五十始子之母春秋方盛方執子婦之禮致洗腆于舅姑介壽稱老非其意之所安哭曰吾母造家勤劬且素多病今之歸得先生長者之言藉手爲壽以娛吾親以致與之私願先生勿靳也余嘉哭之孝思不役志利祿而切切欲以文章壽其親亦孺人之教也乃不獲辭遂述於篇俾歸得連類稱觴而家世內德之茂因以傳焉

送羅子歸里壽　母謝太孺人序代

古先聖王明道正倫易俗移風致至治之根本不外於學校漢儒董仲舒之言曰王者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教化明習俗成而天下治其教之之法莫先於德行德行莫先於孝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而孝爲之終孝爲之始四代之學均之養老以敎孝也三代之後漢爲近古武帝元朔五年詔禮官勸學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請置博士弟子謂教化之行由內及外建首善始

自京師郡縣有文學敬愼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二千石察可者使與計偕詣太常受業一歲輒課擇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自是官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我　皇上紹聖緒恢鴻業圖治孜孜舉孝興廉尤崇辟雍之教嚴庠序之選潤色西京規撫前後四海之內翕然向風某以淺聞被　命典領成均膺虎門之重寄早夜戰兢無以塞責去冬循例錄諸生肄業期滿者百二十人奏請得　旨回籍以叙職用於是崇志堂復班貢士羅子其宿與焉羅子

課試嘗列高等余識其名至是持其鄉先輩引言來謁閱之知子之輟講而歸也以母之老其再至復班也奉母之命今之歸則以母屆大齡缺於娛侍迺乞詩與文於京師士大夫故舊以歸爲母壽母之賢居可知也然子之志行其亦可嘉尚也已夫學於國學而任之鄉學以爲儒師其秩雖卑而任綦重　國家造俊興賢非徒錫之簪紱以榮其身諸士仰荅　恩施非徒課藝帖經以畢乃事本人倫廣教化扶世導民之責於是乎在則所謂三德一行而申之以孝者

此其具矣子思慕不釋於親乞言以致頌揚是亦孝之一端也推是心以往豈不足以崇化善俗無負菁莪樂育之盛典矣乎余故樂爲之引伸其旨贈之言以廣其孝思若夫母太孺人之賢行則其鄉先輩之引述學士大夫諸先生之歌詩備矣余又何加焉

熊母鄒孺人五十壽序

吾邑三鄉西偏爲崇賢盍黃水所出其山尤峻拄予未嘗一至康熙庚寅吾友熊賢輝廷有招予館其家得縱覽焉地雖僻處山谷而豁達開爽中多沃野良田脩竹茂林所在多有溪流爲黃水濫觴始涓涓然西北有峻嶺蜿蜒磅礴其上常有雲氣余謂此土可以避世且當有高人逸士伏處其間以應山澤之靈奇者訪之廷有不吾告也廷有四子其季尚幼從吾游者三人仲子而達字圉非年始十九角犀豐盈氣

度豁如余甚屬意焉距是數里有吾友鄒顯儒[illegible]以女妻之余賀其得快壻是歲余家多故不數月即別去後十年而圉非早殀時余羈楚幕歸始聞而悼之今冬再過熊氏廷有夫婦皆物故而圉非一子名鍔亦二十有三歲矣余見而心傷又喜鍔襟度儁爽有父風因訊其母則泣下曰鍔不幸三歲失怙賴母茹荼撫育以有今日愧不能成父志抒母之憂來歲春正爲吾母五十初度幸大人以先祖考故肯賜之一言俾孀母二十餘年苦節獲見錄於大人君子之

文其爲韓哀榮差強先君子亦感泣於地下豈惟孺子之厚幸顧惶懼未敢以請耳予聞之不禁矍然歎[illegible]之賢女而閨非之有賢婦也夫人生亨有福澤家門無恙伉儷白首終其天年而不中道殀傷此世之所謂吉祥善事也殊不知富貴榮顯偶然而不可常者也壽夭窮通此天之所命莫之致而不可倖者也惟是孝子貞婦義士忠臣不以盛衰[illegible]節不易存心易心則貌軀殖萬古之綱常[illegible][illegible]於一[illegible]其爲邦家之瑞里閈之光視人世富貴利達朝華而夕

替者曾不能彷彿其萬一天下所謂吉祥善事孰有過於此者歟夫天之福善其應不爽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後以閨非之才而歿而孺人克勵松筠之操令甥也英姿俊邁志存孝思行且紆朱曳紫以節母之行上之於　朝而旌表其閭則孺人之不朽且與天壤俱敝其爲壽非復可以甲子紀者吾前所稱應山澤之靈奇庶幾乎旦暮遇之矣安得不俞甥之請而寵之以文耶遂走筆授之俾歸以侑觴于北堂云

余母鄒孺人壽序

近世自五十以往則稱壽壽必以文人之詞年彌高則詞彌侈兩江之俗斯舉尤盛夫壽之麾于古也昉于箕疇所謂嚮用五福者則先之以壽其前四事益人生享受之大端也是故非耄耋脩齡不可以言壽非受祿天朝不可以言富非五官稱職不可以言康寧非尊德樂義不可以言攸好苟得其一二足以自雄而況于皆備乎備之於男子且難而況于婦人乎乃今聞吾邑之余母鄒太孺人殆庶幾備焉孺人以

仲冬三日八十初度其夫之猶子與其孫踵門乞余文以稱壽余謂孺人雖同邑距余家不百里然未嘗一至其地一悉其人將奚所據以摛詞於是詢其德則曰孺人事舅姑以孝聞相夫子以順閨待卑幼以慈閫處先後宛若以輯睦聞訓兒女長幼以義方閫接宗族賓親以和且敬聞詢其夫若子若孫曾則曰孺人垂暮乃失藁砧子三人孫十[illegible]人曾孫[illegible]十人詢其家世則曰三子皆國學幼者候選州別駕孫曾隸鄉校者[illegible]人隸太學者幾人以若所言則嚮之諸

福不幾備耶何也孺人届八十大齡壽固然矣祿養雖有待然馬遷名之曰素封未始不可以言富也八十強健康寧不待言矣又能訓其孫于乞言於鉅公長者是亦攸好之一端也謂之克備諸福奚不可哉抑吾更有詢焉憶童子時聞其地有余德甫者實出先大夫之門其人今何如也乃拱手對曰是先曾祖即孺人之舅也余詑曰有是哉孺人既賢而膺諸福又與余家有世好爲壽之詞焉可靳哉遂走筆叙之俾歸爲孺人壽云

吳母彭太君七十壽序

從來席祉蒙庥定傾保大篤慶澤以長世者非獨外行脩也盖亦繇內德之茂焉夫爲久遠計必其子孫之材且賢子孫之才且賢責效于父兄師保而外有默成于不顯而得助于賢母者自古在昔蓋比比然即吾江右若陶士行虞伯生諸公皆成就于母訓而近代名臣以事業文章輝映今古者孰有如歐陽文忠公要其學之成實歸本于母魏國太夫人之教也夫攻業遜志不能不資于恒產嘗竊怪昔賢學行多成于困阨而今之席厚履豐者反棄其子弟於無成所以然者無他蓋困則志挺殷憂所以啓聖也裕則氣驕懷安所以敗名也彼賢父兄不免于是而况于婦人乎此鄭魏國之所以不可多覯也吉州爲江右名區永豐與吾郡界歲之春吳生師曾不遠數舍踵吾門而請業詢其家素封也昆季三人兩兄皆游成均尊甫久捐館母彭太君北堂嫡君覽所撰時藝章成斐然矣是所謂處裕而勢易懷安者顧不自滿假進而請益于衰老之人其來也必受命于太君余雖

未悉太君而已心識其賢矣秋杪走一力來請文爲
太君壽謂來春二月祝太君誕辰七十也緖長槇陳
太君生平爲其言曰太君姓彭氏出望族性靜淑溫
恭不苟顰笑旣笄歸厥考名翁屛鉛華敝荊布有孟
德膺夙事舅姑以孝聞其終也葬祭如禮翁故豪士
早游太學能文章喜交游貲產雖饒積而能散凡宗
族隣里之緩急若凶荒游饑者煢獨無告引于拯援
略無難色朋從往來晉接報贈莫不中節諸美行聞
于鄉閭悉太君從中贊成之翁旣歾操內政尤謹唯

恐流于驕溢自奉素儉約至延師儒課子弟雖重費
不計居常慈愛篤于恩勤至嗣子游學遠近訪求師
友雖千里負笈策之不使憚勞也太君之賢見于所
陳者如是太君身處宴安擁富厚而禔躬接物調十
一準于義不汩溺于貲產太君之操行拔于流俗遠
矣永豐歐陽故里也諸子承母訓能以文忠自期待
使天下謂永豐代有賢母則太君之名且與魏國夫
人共垂天壤其爲壽豈上元麻姑輩所能方耶遂書
是語貽吳生俾誦陳之以侑太君之觴云

許母陳孺人七十壽序

天下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惟壽故疇之叙五福也
先之夫非壽則諸福奚所承藉其先之也固宜近世
自五十以上閱十歲必稱壽壽之日親戚友朋相與
攜壺漿摳幣帛具衣冠以拜于堂下又爲之詩歌長
言以頌美之蓋天下莫不然而大江以南爲尤盛吾
觀詩三百篇凡稱願其人而致詞者必曰壽考曰眉
壽曰黃耇是未必然而願之之詞也矧有其實當其
時登堂而稱之頌之揄揚而歌詠之可謂非古道之

遺而人情之所宜有也哉雖然爲壽之具若幣帛壺
殽此人人所可致亦人人所可受者至于被之文詞
以稱歎之則必其有可稱者而後施之爲不妄當之
者不媿也且所壽之人丈夫也則或文章道德或以
勢位富厚隨所近而緣飾張大之以爲言乃若婦人
其所守者閨幃所習者女紅所主者中饋雖有令德
而內言不出以無可稱爲美也其有可稱則必節烈
非常之事蓋所遭之不幸者也無不幸之遭而見稱
于人其必有所麗以見端者歟頃者吾友李稺泉爲

其偕許生之母乞壽言于余其詞曰偕母陳孺人崇仁之望族名家子也偕失怙母以鬻持家政督課二子皆有立偕學成而隸於雍弟之諸子皆彬彬向學能文歲孟秋爲母七十初度偕之同學友賓親鄰得一言爲母壽余謂古人之學成于母訓者多矣宋張奎兄弟之母遇賓朋過從則竊聽于牖下聞客與其子講義論文即喜而設饌或譁浪詼諧即不設也二子以是學成而名著今許母七十而子之同學咸樂爲母壽其必常見饌于其母者歟是不愧于古之賢母也所謂女德無稱爲美而因所麗以見端者非此之謂耶是可見諸文詞以爲頌祝資矣因書之以貽稱泉偕授同學諸子爲其偕之母陳孺人壽云

書

宜黄　藍千秋　長青

與毛姬潢先生書

千秋頓首謹寓書老師臺毛先生閣下曩歲癸酉馮齊王夫子視學江右是年春錄科撫州之宜黄不肖倖獲第二四月中檄赴豫章書院肄業閒往來六經堂書坊一日坊客吳某傳說師臺與吳寶崖先生在坊間稱許其文謂千秋實師臺所得士不肖聞之且感且愧以爲師臺與吳先生爲時宗匠又平生嚮仰太夫子初晴先生學行文章楷模一世而師臺以卓犖奇偉之姿統承家學千秋何幸而得受當世賢者之知因訂翼日至坊中謁謝及期而師臺以事往金谿遂獨會吳先生而退中心怏怏以不得一拜見爲恨竊謂制科以八股取士士自草茅以達於天下舍八股無由而其登進之序則自學官弟子始以羔鴈之具嘗始進之門故時文雖小道諸生雖小試而能使天下執經操管之士俯心抑志憔悴專一以求之

求之不合則輒轉揣摩與時上下以翰于必得而後止故時文雖小試而其遇知爲最苦其契合爲最難不肖自結髮受學卽有疑于制科之業以爲其貌則束身于四子六藝之中而其志之所爲則與四子六藝之指無相涉者爲之輒有憾于心而又以其爲一王之制階進之資旣不能甘心自廢于草莽則不得不强而爲之然僻處窮鄉罕與世接于一切科目刊行文字及所謂文章風氣之說皆茫然無所知曉雖爲之不能工也而又有不欲求工之心故其于主司

之尺度往往錯繆而較諸世之所謂契合遇知者爲尤難以故得之之日不爲已喜而深爲得已者訝雖遭逢淺小而慰感殊深憾不得卽見其人而親炙之旣又以爲學使者辟天下之宗工巨子相與提衡于帷幕之內知其得我者誰也而宗工巨子日與學使者提衡于帷幕之內所至郡邑輒簡拔數十百人以去知其所得者誰也以相知之遇而兩處于不相知之中則非惟無由親炙也卽名氏且不得而聞焉而今旣已聞之矣知得我者之爲師臺矣而卒不得一見鄉邑里居隔絶千里之外是後與先生雖一再至艇省而不肖丁內外艱半紀身不與試亦遂不得緣見年來益連蹇晦塞貧病支離深懼此生無所短長重負長者之知十餘年間徒時時引領東望想見師臺顏色于括蒼天姥鏡湖剡水之間而已矣去年春族子拔游貴府得晤寶崖先生詢知師臺近履而未敢卽晉謁歸家具述不勝躍喜今夏再游乃得抒十年積悃奉書報謝于千里之外昔歐陽公與梅聖俞知貢舉拔蘇文忠公第二人文忠以書謝梅公引夫

子陳蔡之事以謂與天下之賢才共貧賤不肖謂歐梅二公達官于朝而文忠公成進士未可謂之貧賤今吾師與寶崖先生文章不媿古人而位非其位不肖窮鄉末學遠不敢望蘇公獨所謂貧賤相樂者或庶有當于今日至不爲世俗之文以受知于當世之賢者則不肖不自揣其愚陋而有取焉故敢竊附古人之末輒布區區以書爲謝伏惟恕其狂昧而惠教之

與吳寶崖先生書

秋闈之士之處世其先進則欲其知人其後進則欲其知于人然天下士之閱于人也多矣而其所願爲受知者嘗不過一二人以爲天下後世將以其受知者而决之曰此某某之所知者也而其人可知也相天下士者其閱人多矣而其所樂得而知之者嘗不過一二人以爲天下後世將以其所知者而决之曰此某某之所受知者也而其人可知也時文薄伎也諸生小試也然今天下士之自通於世與世之網羅乎士者必自此始故士品之大端雖不在是而亦往往于此卜其輕重焉恭惟老師臺以曠世才宗盟藝苑而蕭山毛先生駿偉宏深淵源家學不肖皆嘗讀其文而企仰者久之殆秋所謂一二人者也欲從之游而不可得既而擕齋夫子視學江右而吾師與毛先生適秉衡鏡歷抵十三郡其間倜儻權奇得蒙翦拂以去者無慮千萬人矣至如秋窮鄉末學索處藜藿鼪鼬之徑聞見窒陋妄師古人不自揆量孤行一意作爲文字不能追逐世好其閱歷于主司而齟齬不合者亦既多且久矣癸酉録科敝邑不自意得出門下二先生豈樂得而知之者耶抑濫厠羣材之中而偶一遇知者耶然是時秋蓋不自知爲二先生之所甄録也及撤赴豫章肄業適六經堂坊人爲言之乃咨嗟感歎以爲二先生之藻鑑羣品知人得士固不以秋爲重輕若秋之孤立違俗連蹇不遇而得受知于二先生則亦可以不恨矣因喜且慰益自振勵以蘄不負賢者之知章門握手幸一接輝光獨以不見毛先生爲恨嗣後聞師臺嘗一再至敝省而千秋煢然在疚不與試者數年辛巳始饋于庠壬午鄉闈僨落魄而歸至今形神委頓窮餓攻之豈二先生之外竟無知秋者耶秋固不足道以吾師之才而顧久羈塲屋毛先生亦尚困于公車豈秋之不肖僅爲二師之所知宜乎二師之知猶難其人耶則甚矣知遇之難也家姪藝游貴府舊春得拜謁于門下深知動履清嘉歸述欣慰今復來遊謹奉寸緘問候于千里之外伏惟强飯自愛十載積懷不禁覼縷幸恕疎狂無任瞻仰之至

與李巨來書

秋試匆匆在省不數日未及深談歸家抵舘接得手教并示永新紀實及唱和諸什講授閒時日吟哦往復深快吾兄得賢主人無怪乎詩格日長明艶處直接君家義山也永新爲縣不媿古人而觀其下之愨悃留戀亦足見直道在人感應如响彼世之庸使其民謂廉吏不可爲者眞堪媿殺耳至喟息于大比絀伸之際此則無庸從來科目棄取與文章高下不可同時語此在極盛且然況今日乎然詩文進退與科

名榮落俱不足爲吾兄憂弟所憂者方今時事日非風俗頽敗蠅營狗苟之徒既無足道讀書有聰明才辯者又日敝其精於行墨至當世之務民生國計之大端茫然無所知曉一行作吏唯瞠目視胥徒敎之愛賕枉法而已然則民何得不病治何得返諸古乎巨來材力精悍雙眸炯炯宜留心經世之業異時爲宇內恃賴之人不可小用其心苟自菲薄已也弟幹材魄力時年百不及巨來然天下治亂興壞之故恝然未嘗一日忘于心誠以林林者原託命于我輩讀書識字之人苟不能庇之宇下便當耕田食力與黔首伍若復苟治不急之務無用之辨以博取虛譽此與游食之浮民何異當今唯吾兄可以聞此言在它人必不免于狂庸病之目矣振先兄之宗風起西江之墜緒此亦脩辭立誠之一端當與吾兄共圖之衣食奔走相見希濶不覺勞叨及此諒之不一

招同人爲遜志會書

書契既興聖人有作微言大義薈萃簡編大文宣洩中阨秦火漢興除挾書之令購殘編於燼餘然國初諸儒或不見全經河間賢藩孝武英辟迭起旁羅故籍稍復出至元成之際六藝咸列學官向歆奏其七畧白虎石渠校討紛錯經籍再興蓋自茲始然掇拾斷爛草昧肇披訓故初通玄奧未闢歷魏晉五季隋唐數千載間遞經沿革玉簡金匱迭聚迭散至趙宋之興五星降祥羣哲挺生曠覽冥搜磨光刮垢然

後羲軒以下周孔以上方策所傳心精所寄微茫渺忽炳若日星雖僻壤遐陬謭材末學咸得以私淑遺經折衷考信逮我荆國文公創立經義沿歷兩朝著爲令甲揆厥初指亦欲以倬道憫俗砥礪學官俾茂才異等胥收經世之效用意宏矣顧末流波逐不返其溯踵增既繁雕蟲競靡浮言溢于篋笥故典委于庋閣遂使俊遐時髦蜚英藉苑叩以經傳或不諳通字句良可歎也夫悅文繡之華者弗求美錦以自製乃市故衣於五都之市值則廉矣工則省矣然脩短

廣狹終不適體婦人樂之識者譏焉僕不自量竊傷茲久矣既以自訟亦憫同人因與二三君子唱息斯事以謂復古必首窮經窮經必先肄誦夫時藝文繁而日費業復廣徙經籍言簡而義博可以終身以此視彼勞逸懸殊且爲彼者飾其枝葉故皓首窮年或不免爲俗學爲此者沃其根株苐功專一紀可以列在通儒得失相權工拙相計亦何憚而久不爲此夫野處不乏秀民十夫必有同調吾郡故吳楚文學之區斗牛文昌懸象應焉降神儲精英靈代産有克自樹

者旦暮遇之是用溯先民紹復之艱著晚進樂成之易愴隨流徇俗之非矢學古通經之益攄鄙志諗同人老成爾不拒我者僕師之少俊而不遺我者僕友之一德一心坐進古道期以來春人日集於水西僧寺更有會規共相商訂諸君倘不弃擯幸署姓名於簡端

答洪一翥書

杪冬於郡城接手書知先生倦游而反嚴壑養高爲六月之息不屑屑逐時流走趨壯心雄槩如見古人長歌碎唾壺時也甚休甚休僕自束髮有心當世之務恥以俗學自名顧今忽忽四十無所短長毋諷魏武不成年往憂世不治之句爲撫膺太息者久之然士生於世當蘄實用斗室坐談無不扼腕天下事並庶幾一遇或不足以效一官乘一障若此者類古今多有弘遠譏以雪斯言是所望于吾丈耳年來擔槖

他鄉資舘穀以餬其口音書闊絕誠若有云然道苟相契雖千載上下可以神通豈在區區聿牘往來間耶原田之請僕不任受引言爲李君竹圃徵詩展請之如坐竹圃對李君也李君竹圃得此傳矣僕故不善詩詩亦可不必也開年猝猝未及過訪數行裁復積月逾時幸以其疎懶恕之

與李穆堂書

士之特立獨行而無偶者不以衆人之不知爲恥而以得一人之知爲幸吾兄僕之一人也同心離居而往復不獲如响觖望其何能無得七月三日書知吾兄之知我深愛我切也磬欬久疎于左右輒復不嫌傾吐僕資性駑鈍于一切用世具毫無可勉獨作爲文章以希古立言之士强而躭之自度庶幾萬一亦吾兄之素相期許者也顧年來此志亦復摧搖莫必蓋自辛卯握別以後坎壈萬端生人困頓之境可謂

詣極無餘於此猶矯言績學摛文窮愁著書徒欺人耳僕猶稍加振迅定志寧神不自挫恧以爲吾將有所用之然晨起攬鏡令山妻撿視鬢間髮白五六莖矣日莽途遥轉盼艾首碌碌憔悴于憂生之途恐此事終于想像而不得就其內負初心外負良友之望者何如不幾令吾世缺一文章撰述人耶因思自古鴻文鉅藻之士不世出非獨其生之難其成就之亦不偶也或有誚讓僕者以謂今天下主聖臣良庶官無曠持虛空之文辭雖成奚當于用此殆非知道者

之言也兩敖稷攜益虞夷秋垂工能言各奏乃叙蘄
癡藏不聞虞史匆紀姚祁猶黜昧耳文章若卿雲景
星醴泉甘露用不切於民生而盛世以徵奇瑞惻可
鉄也吾兄負曠代之才與當世鉅公方且依日月以
錯采觀謨誥以揚休視山林寒士蜩吟蛩和者奚啻
霄壤然而淸襟雅量汲引若渴誠念夫才之難而成
就之不易也僕倘得一游都下覩　帝京之鉅麗探
諸公之海嶽憑藉游揚粥文燕市縱不得如李北海
車劍駢塡苐得陸賈橐中裝亦足以紓目前之困距

家一舍有郗塢曰曹溪山水幽絕捐百金買田築屋
其間則初志可遂名山之業可坐而致也異時吾兄
撰述國史厠僕于儒林文苑間令百世下知本朝艸
莽遺英猶有與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爭烈者即鄙人
無餘願矣頃聞相招之命慨然欲赴以乏貧遲行來
春當把臂也茲因鴻便寓書并致落卷及拙咏數篇
奉覽餘語具別幅

答瑞金楊生書

秋七月間表姪李奇玉至自瑞金持足下所貺扇草
書及時藝一冊且致相諭意問其書云無有或臨發
匆遽亾之又云足下爲維節先生之裔詳玩扇頭長
幅字畫精工及欵識稱謂乃儼然以師弟子處之僕
何敢當何敢當卒讀大作仰溯遠惠雖不奉手書知
欲以此道相商訂也僕與足下雖同鄉而遼隔數百
里素慳一面鄙野虛聲不審何緣得入記室尊崇過
當恧不敢居然敢不竭其愚夫文非一道時藝特其

一體而此體又爲學士進身羔鴈則爲之者取必于
得無取必于失可知也足下問塗當于所得則僕非
其人矣若曰鑒于失而得者可反觀則僕請以身所
嘗試者爲足下陳之僕幼不自量學爲有明大家之
文持成弘以迄啟禎諸體屢變以投之而屢不合今
巳七躓于場屋欲悔之而顛毛種種矣蓋此道與時
推移非他文比古之不可施于今猶今之不可施于
古也既欲以此進身無論工拙惟取合時嘗諸章服
旄笠鞾袴蹄袪婦領者今之飾也若褒衣博帶而前

則見者反走矣僕既以此取困有來問者可不以誠告耶足下之文雖非明體然在　本朝乃四五十年以前體格非今日所尚也此以趨時言之若不問得失而務求工則不外讀書深思而已君家澹餘先生制藝取徑于烟霞之表得味于酸甜之外其深思何如也釋褐後與吾郡艾陳諸公往復劘切不肯作令而祈十年讀書其好學何如也今足下之于文其無乃太傷于易耶鑒今則有鄙人之覆轍師古則有澹餘之典型足下能去故即新不憚難以求之將入世

傳後無不可也感足下之惓惓故不禁覼縷幸恕其狂直而採納之不一

答梅南林書

僕平生於富貴不汲汲於貧賤不戚戚者益稔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今日遊于其藩彌信斯言不謬耳夫士當未遇身伍齊民食力灌園仰事俯育不但循分當爾以視涉宦海之風波茫乎不知其畔岸者安危相去何如哉舍目前之真樂而羨衣繡之犧牛明智所不爲也僕此行未能免俗耶復爾爾久欲引退而牽制未遂每于鞅掌中念足下輩身處寬閒唯有嘆想而已向蒙惠書論議頗與鄙意違反是以久未

裁荅至謂挽廻文風則又愚所未喻今天下於文章一道未見有人理會又安得有所謂風氣者而與之論其高下升降乃若舉場八股此昔人所謂敲門磚耳豈足以當文字之目哉向來艾呂諸公於此嘵嘵僕殊笑其多事至近日此道更無從開口着目處矣賢輩有志進取只照時樣敷演合式爲是不須大費講貫如果有志文字則別有說在恐非干祿養親時所暇及也日者謝事都官乃得片晌暇晷遂檢來札補復幸勿以言耄見誚

與蔡[illegible]書

昨過留都新任匆遽遂不能少留信宿一叙所懷殊耿耿也秋少時匡坐讀書足不履戶外以爲人世酬酢往來親遜長厚任卿之風凡記載于書者在今類無不然迨壯至老閱涉既多覺世態人情別成一局全不如古所云昨歲到瀋陽海隅曠絕懸天一涯逕遥抵此幾如昔人所記泛仙槎者偶逢一二長老款曲殷勤輒灑然異之敢望一覩行古人之道者乎不意首夏車騎入都得一接見顏色傾蓋定交感激豪

宕投贈逾于縞紵情好密于故舊始知四海九州之大未嘗無人又何幸得諸吾鄉跫然足音之喜使我復見古人且不敢薄待今人矣然老長兄天姿高邁兼之妙年氣壯胸中所見度不異于秋之曩時將來涉歷既久且多則所歎恨亦當不異于秋之今日乃信斯言非私所好而阿諛之辭耳金州濱海俗勤耕織民擅魚鹽之利以君才臥而理之牛刀可無用發硎也夫人唯襟懷識量高出一世乃能犖然獨行古人之道而不牽于流俗其所樹立豈復可以尋常臆度者恢廓遠謨令衆人歎服非君誰望秋老歸田里尚能跂仰手秉珥筆以紀述之勿憂海內無知己也請假事已蒙堂翁允可第此行値北方旱澇之後匆糧騰貴還京抵家資斧指百二三十不可倖人才多將伯無人半望老長兄破格佽助至家當拮据奉償斷不敢負以累清操也二月初旬領俸後起程倘蒙擲賜煩徐鄉親撥冗一行茲因鴻便附候新禧臨書無任瞻溯

上相國朱公書

睽違顏範歲華屢遷恭惟老師臺太夫子閣下福集康寧道昭平格動隨時泰理有固然自杖屨旋里每欲緘候興居其如鱗鴻少便引領南望唯有神馳左右而已茲幸世兄榮捷來京接見不勝忭躍詢知老夫子近履亨佳恍如親道範也不圖二月十七日師母太夫人仙遊訃至傷哉痛哉不獨世兄慟絕慈幃不肖等亦悲愴無地所幸老夫子道體康强隺算無量足以慰解世兄稍節哀毀不肖疎慵無狀過蒙拂

拭入官以來蹭蹬多端同舉三人獨萬同寅已陞主政張同寅去秋還家物故不肖客夏稍遷行人司副雖屬閑員冷局然昔敝鄉陳方城先生以巍科名宿僅遷行人而不肖以一窮僻諸生叨蒙老師臺過舉得此可謂榮逾分外所愧涓埃未報有辜　知遇隆恩每一思之感與慚并第不肖齒髮衰邁不堪久耗太倉今秋定擬請急南歸舟車未便拜謁匪遥不腆奠儀聊代絮酒伏冀加飡珍重爲道自愛臨書無任瞻依之至

上沈潛園先生書

不肖領老師教言强赴瀋陽之任草草就道更無看囊一文臨行謁辭未及拜别顏範至今怏怏初八出城初九于齊化門外起身二十日即到瀋陽境內就車役夫情欵異常止宿其家三日二十三入城覓舍館不得二十四捧尊函謁宋老先生推愛欵洽即令于其屬經歷閑署暫時住止二十六日到任堂翁待以殊禮又蒙敝鄉朱道長致書所知於是府丞巡察治中諸公莫不傾蓋言歡餽問踵至不肖空手入瀋

陽雖無懷資之裕頗獲即次之安皆吾老師之賜也此地風高土厚人氣堅勁畜産肥美食物價直減京師之半昔人避地海濱誠爲不繆乃今之宦遊者反多愁歎良由物賤易費俸薄難支故耳不肖束髮受經即懷匡濟之志而困于場屋晼晚不遇既老且衰乃蒙吾師拔之泥淖之中致之青雲之上一老諸生入都十年而至方面此真夢想所不及者但恨日暮途遥筋力衰憊無以上報　國恩壯志不售空辜知遇中夜撫膺輒興浩歎來歲七十定擬拂衣歸里報

拾平生空言一請老師誨定然後藏之名山所謂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後者其在斯乎老師精神清健轉瞬黃閣調爕元和羽儀　聖代後生小子所竚企也世兄到都定當高捷得留中秘朝夕侍養吏副夙期便中附請起居惟冀珍重眠食無任瞻戀之至

答周倩耕書

得又四月二日書知吾弟近時屏棄俗緣留心舉業為今秋背城借一之計可喜可賀平生既為科舉之學便在必得兄堂上二老垂白而不能以一第娛親非孝也僕嘗謂文字一道至近世時蕪可謂容易之至乃無人不可學者廻憶向來十六七歲時所作八股篇篇可中及後好觀先輩名文并讀古書手眼漸高去時漸遠至後風氣彌下而吾所治者彌上兩相背馳科名遇合遂從中間跳過白首不第此為自取

于人何尤吾弟自幼問業深愧溺于結習不能懲已勉人致令波及英才蹭蹬遲暮非鄙人之過哉今既翻然肯摹近科此何異拙工師之手構茅舍而猶虞其不就耶卯辰高雋僕可計日預賀還轅之願無日忘之而旦夕不能遂意者非惟途費難辦以資格遷期過近而決意不能留待似亦人情所詫茀俟除目朝下即夕繕請告摺子耳至鴻博一選自揣無具況生平綴文不遇至此復塗抹以與年少角逐視晉公子約季隗嫁期更遠過之豈不重為天下笑哉若所

云凉草塞責恐此番大地皆然不獨一西江也別來
姿神頗復清粹唯年來耳頗重聽因憶曩時與賢輩
戲語謂吾性不耐仕宦異日欲退當以耳聾移疾豈
知今日竟成實話可歎可歎杜老云眼復幾時暗耳
從前月聾吾眼光不減于昔因取片紙作蠅頭大字
臨定武蘭亭一通恨筆不佳尚能存右軍法寄去賢
輩觀之俾知我未老共爲解笑云爾

藍戶部集卷之十四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傳

明文學吳弼明先生傳

公諱夔諫字弼明瑞州高安人唐天寶間筠州刺史
吳理之仲子郁始卜居高安之龍山歷宋元明族益
衍公曾祖曰應宣應宣生一瀾以文學錫冠帶一瀾
生文佳公之父也有學行不仕生二子公居幼年十
五與兄龍明補郡學弟子員時萬曆十六年也公志
識高遠探本崇正蘄爲有用之學一切弗屑聞豐城
李見羅講學鎮海棨糧往請業見其宗旨稍異遂辭
歸下帷龍山兄弟講貫研精濂洛之旨尤邃於史學
貫穿古今口講指畫如道家常公既年少負才自謂
科第可立致槩然以功名自許欲周知時務因歲時
邸抄閱之時江陵敗諸臺諫得氣議論風生互相傾
軋門戶萌自此始其大要內攻執政外持武臣長短
用以立崖岸增長氣勢必勝而後已是時閣臣中時
行王錫爵輩皆畏葸不敢與言官忤二十一年錫爵

疏陳時俗矯激意在調和言路有手足耳目腹心之
喻末請勤御朝講引周易交泰爲言公三復太息後
神宗因星變下詔痛言時弊謂嗣後以小民得失定
有司以有司賢否定撫按虐民者誅惠民者擢公讀
之歎曰能如是則交泰可期矣及後礦稅起殿工興
採木購珠海内騷動天變人妖譴告並至公攬報輒
爲欷歔時顧涇陽居東林講學天下翕然宗之公擬
往謁既聞其標榜門戶遥持朝政乃歎曰清流之禍
基矣遂不果行年四十丁父母艱毁甚服闋猶鋭意

場屋冀得一第報國日與其兄商榷時事討論經濟
閱徐東孺水利疏亟賞曰此萬世利也第其三條言
東南省輸第十二條言宗祿自食其土恐招疑謗致
泥于行後果罷于言者未幾兄卒公哭之幾喪明萬
曆末遼東經畧楊鎬敗以熊廷弼代之廷弼有幹畧
以負氣不爲言官所喜爭欲去之爲快先是丁應泰
劾征倭諸將公極不滿謂兵凶戰危邊才難得人竭
智謀蹈鋒鏑驅馳海外而書生宴坐高堂持三寸不
律引繩批根制其死命令功名不終天下恨事孰有

過於此者至是見姚宗文馮三元輩揭叅廷弼尤爲
不平後議遣風力御史往勘雖不能掩廷弼功而黨
庇言官如故及天啟初再起廷弼又與撫臣王化貞
不合公策其必敗已而果然時經畧擁虛名事權不
屬廣寧之敗罪在化貞人皆知之獨不理于臺省諸
臣經撫既被逮公尤惜廷弼才知從吏議廷弼必無
幸時吉水鄒南皐爲都御史公與之舊乃寓書於南
皐以公論訟廷弼且博引古人潰敗全師者爲廷弼
地謂時事孔亟宜令戴罪自効時魏閹欲借廷弼害

楊左諸人南皐竟不能用公言法司會審猶斤斤回
護化貞周内廷弼讞詞大槩爲臺垣吐氣蓋當時諸
公重門戶不重封疆棄一廷弼如腐鼠耳當是時朝
政不綱貂璫日熾横議盈野莠言盈廷天下土崩瓦
解之勢已成而二三臺臣獨日尋筆舌紛爭三案物
極變生致名兇閹之毒而名教亾士類盡矣公既不
第傍徨局外蒿目傷心天啟甲子鄉試策問引先朝
宦官寓刺公條對慷慨大放厥詞同舍生見之咋舌
考官不敢取錄後主司還京卒爲閹所斃閹勢薫灼

海內時姚宗文爲巡撫建祠媚閹閹祠遍天下其易用瑠璃瓦者即風力御史朱童蒙也江西巡撫楊邦憲爲閹建祠至拆毀澹臺祠碎其像又壞三賢祠以益之至是公始絶意場屋云莊烈嗣位魏閹雖伏誅而內無重臣外無宿將民困洊仍化爲羣盗一二敗帥卒餒卒征討怯敵懼誅諱敗爲勝時石柱女土官秦良玉上言諸將畏賊忌功有以鬚眉妬巾幗語公讀之推案起曰天下事不可爲矣遂屏邸抄不復觀築一小樓居之日令兒子拾薪煮茗吸罷長歌繼以痛哭取平生著述悉焚之且誡諸子曰經生誤國帖括之效可睹矣汝曹第讀書勿役持入股規進取也杜門居數載得血疾卒年六十有二後十歲而明亡公讀書論事務出已見不苟同人評隲古今多名語公子孫皆劄記之不具錄于篇公元配某孺人繼娶兩某孺人子三人以道以全以策以策別有傳以策之孫學翰雍正癸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以其家修譜牒具狀來請爲傳遂捃次而歸之公世裔番昌具載于譜茲不重述

史氏曰世運移于習俗習俗開于儒術有明中葉士大夫好爲異說自喜因之狹邪朋比生心害政馴至徇私滅公而禍延家國皆學術之不正始也公生長神熹之代能不爲異說所移抗懷遠覽絶跡門戸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使其得志必有異于流俗惜乎其不遇也或謂世際傾頹公雖得一第未必有濟是則固然然余獨惟當時附科名列庶位者相率以國是供其議論黨爭而治亂安危之故毫不之恤公蓬蒿一諸生耳而憂國憂民之念至于死而後已相提而論難乎爲諸公解免矣噫

明處士吳對臣先生傳

公諱以策字對臣號明先生幼于也生而奇穎九歲能詩有謝朓驚人之句業師陳二吉先生于吟咏間占其品識之高爲延譽于鄉先達先達與論議古今源源本本引据經史折衷諦當莫不嗟異折行輩與之交若劉人堂九疑號爲名宿尤慎許可亦引公爲忘年友時闖寇氛日熾旱蝗遍天下齊豫秦越之區至人相食而在廷諸臣猶然以門戶相傾軋公歎曰時事可知矣吾先子之言不謬也遂遵遺命不復應

童子試時崇禎癸未公年未弱冠感慨時艱輒慨然高蹈如此明年闖闖寇渡河衣冠多從之又聞莊烈帝臨朝借餉諸臣無一應者迨三月十八羣閹獻城朝士爭納欵寇酷拷諸臣獻至數十萬金乃發憤慟哭曰有明養士三百年末局竟至此乎爲文祭古木李忠文公邦華同宗忠節公甘來祭畢盡焚所業自矢終身不復御文翰　國朝定鼎公以手加額爲宇內慶更生而泉石之志始終不渝其鄉處常林鏡湖都門寄贈曰最憶孤山林處士長年冷妻伴梅花可以想其標致矣公性孝友十歲喪父哀毀不欲生家經喪亂一無餘貲而養母備極甘旨門內整肅夫婦相敬如賓伯兄臥病侍食飲湯藥親滌廁牏歿殮哀戚如事父母仲兄率直多忤周旋調護不令失色於人至老怡怡如也與人懇摯不爲利害動族有湘湖商者公偶與偕還中途患痢疾衆畏惡欲去之公扶持不懈死爲殮含斂持其喪歸平生亢直好面折人過而從無背毀以是雖豪暴者亦感而降心斂手故遠近咸以長者目公甲寅乙卯間滇藩搆逆小醜乘

釁蠢動所在多有愚民輒爲煽惑公持順逆安危之機大聲疾呼譬曉鄉隣而挺身出爲團練總勒習鄉勇爲捍禦計于是人有固志不復動于浮言故妖氛遍江湖而龍山之族始終無一人比寇者公身雖隱於詩禮世業兢兢惟恐失墜時諸子多髫亂兵戈蹌踉靡有寧居猶命師其家天行相隨課督不以顛沛廢業天行者公三從姪孫也公識其遠到故延之課子常倉猝避寇公一切棄去獨攜書篋以行或哂其迂公顧謂天行曰此吾家長物我爲勝國遺民君與

兒輩守此爲　盛朝吉士及吾身親見之吾無恨矣
公好獎誘士類嘗語人曰爲士必立其本苟彝倫敗
舍未端而嵩攻詞翰本先撥矣豈立能幾何聞者懼
然康熙庚辰夏公寢疾二吉先生之子小房來問疾
公執其手曰吾生長季末神摧志沮幸老　聖朝得
以壽終卒後君爲我書處士吳某之墓足矣病革語
不及他唯以族譜先志未就囑諸子亟成之卒年七
十有六天行後中癸酉鄉試公三子皆有立長瑗邑
庠生後公一歲卒琇郡庠生癸卯拔貢次冕南歲貢

生任饒州府儒學訓導孫男八人孫女四人曾孫男
八人曾女孫二人諸孫多顯仕具載于譜茲不贅雍
正元年以國南官覃　恩贈公登仕郎饒州府儒學
訓導贈公配王太君孺人
史氏曰世澤之延促視所積以爲量吾與龍山吳庶
常遊欽其家世隆茂標格脩遠及按所撰先祖事狀
則代有名德至弼明公父子咸負高才蘊美行不究
所施設乃知其積之久且厚至易代而衍慶流光方
與未艾良有以也世德之昌後豈不信哉

磊齋江公傳

公諱皐字在湄號磊齋世居桐城之龍眠山下曾祖
畏齋公諱某以理學起家祖諱某前壬午孝廉令臧
嶠有善政峨嶠公生四子長即贈副憲巨菴公公之
父也母曰方恭人生子三公最長誕時有夢鶴之祥
性敏慧弱冠舉於鄉未幾成進士觀政西臺假還侍
養數歲巨菴公卒居喪盡禮服闋除瑞昌令瑞昌隸
九江負山帶湖民疲苶多盜逋賦日積公至洎前令
坐繫凡三輩其一竟以累死妻子不能歸公慨然白

府身任所逋悉罷遣前令歸其妻孥故事歲一按鄉
堡校戶籍所至會斂爲令輿馬費過行可獲多金公
一切斥除之縣郭並河壖岸崩壍故道公捐俸倡首
集貲築隄爲完久計民號之曰江公隄是時閩楚告
警瑞昌與楚隣奸民乘間行剽刼吏議發兵勦公曰
此輩廹飢寒爲盜撫之甚易廹即走楚壤藉寇耳因
勑鄉堡長宣諭利害督丁壯材勇者巡察時剌取其
渠魁擊殺之盜遂息居七年以察廉著會考績當內
擢監司以九江孔道軍旅羽檄交馳水陸多盜非得

林吏不可遂舉公仍貳九江郡公多設哨船日夜巡
江上往來供億儲偫有方未幾遷鞏昌守時大軍入
蜀道鞏昌守典辦軍需日馳州縣督募會歲除矣檄
到徵騾馬千匹遞輸芻茭器具稱是取具頃刻監司
僚屬皆束手公立策便宜供具無缺長吏服其能時
軍興旁午民疲困卒益驕悍或竊出漁奪無敢呵者
公行部出郊見數騎馳突過車斥止驗問得實立縛
送大帥斬以徇繇是兵衛肅然莫敢犯越四歲移刺
柳州柳僻南服半雜猺獞俗獷悍時新收粵西兵皆

鎮柳州軍中多掠奪婦女哭泣思歸公白太府檄營
帥籍所掠赴郡訊之願歸者量遠近給資遣還凡數
百人明年柳帥卒餉不繼士擐甲譁軍門公遽出與
期匝月給士卒信公稍解去即馳書告臺省趣發餉
少緩且不測中丞郝公然其計餉應期至軍乃戢大
僚以是益重公粵西山峻削柳尤邃險萬石離立斥
斧所不及頗多巨木時　上方脩太和殿使者採木
且及柳柳人大恐言長老聞往代採木南荒震天吸
地緣崖懸出入谿谷萬人雩譁頭顱僵仆橫藉不可

數是將柰何公曰毋然奉　上指臣子孰敢匿諱必
何使者至公郎呼柳民問所產巨木地令前導公騎
偕使者往視木行數里至絕巘下山石嶙峋木森森
挺出坳奧下臨崖谷嶔崎崩岩馬不能前公解鞍路
地稍憩徙步邀使者登使者有難色公曰　上命也
木苟可出守臣當先以身殉遂短衣持節扶兩小吏
先登使者強隨之半崖路絕無置足所公仰視木顧
使者曰何如使者怖甚大呼亟返曰是不可取公曰
木具在是賴使者爲　上言不可取狀使者遂還奏

免柳民讙呼戴　上恩德明年　上命舉郡守有文
行者使視學廷臣以公對遂特簡督學四川至峨嵋
謁楚望公名宦祠詢訪遺老故吏猶有存者因欷歔
泣下蜀人嗟歎以爲榮試四郡太夫人訃至解官奔
喪初公令瑞昌迎太夫人之官後歷數郡險遠不及
迎養以爲恨既除喪補陝西平慶道副使職轉運歷
秦隴賀蘭建策上大府弗能用所至爲民理冤滯鋤
豪橫秦人戴之秩滿遷福建興泉道參政駐節泉州
泉地濱海大帥駐師郊外悍卒素擾民聞公至悉斂

戢不幾坐前任事挂■議左遷遂解官歸自箋伏張
是歷七州郡皆劇地公性廉明故所在有聲績剌柳
時州民王纘緒者故宦家子少孤經喪亂產業爲四
奴占據纘緒素孱弗能理寄食僧舍公讀法僧舍詰
得之奴緣入院司爲胥吏其一役府中公悉逮捕諸
奴權納二千金乞免公佯受金貯之庫即訊伏罪乃
出金按纘緒命四奴從歸盡還其產柳人歌頌之先
是令瑞昌亦嘗却富人金自肇昌移柳州時至不能
具車馬寧夏帥聞其賢賫送之乃得行解組後蕭然

無儋石儲性好山水喜爲文章居官稍暇未嘗不出
游林居益窮諸名勝休即讀書爲詩歌古文詞乞言
者踵至應之無倦色辛卯春　上垂念老臣敕部列
奏公與焉乃詣闕謝　上命予復舊職蓋異數云仲
弟廣譽進士令臨邑季弟畢登鄉薦皆早卒遺孤撫
卹備至公享年八十有一卒康熙乙未所著文三十
卷詩四十一卷藏于家公爲人孝友恬淡起家制科
然通達時務習吏事不爲儒縛始終潔白一節賢達
皆歎仰之辛丑夏過公子圍于楚中出誌銘視余爲

撰述本末著之爲其家傳公七子圍字幼會次居五
廉謹而文韓子所謂文與行不失其世守者

許壁蚩傳

壁蚩名聲字壁蚩撫州宜黃人許氏於宜黃爲著姓其先祖曾出自高陽臨川王荊公嘗爲之譜者是也壁蚩生而慧敏端慤家貧好讀書祖父見其姿異于常兒不以貧故徙業人或若之翁媪故督課不少懈既長即授徒邑中資館穀以自給壁蚩與隣舍周生書四章友善日出課童子塾中日入宿四章齋與相劘切爲制舉文制舉文成試郡邑輒冠軍遂補學官弟子員名噪邑中門徒日益進縣尉陳君延課其二

子垂十餘歲禮遇不衰竟壁蚩卒而後已其後家稍饒給爲諸弟子姪畢婚嫁撤先人之敝廬而新之父卒致客數百士大夫咸來弔於是邑人皆賢壁蚩而多翁媪能教其子云壁蚩爲人孝友溫恭胸懷坦坦然無飾言飾貌不立崖岸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干之與人交淡而有味居嘗接物率其誠心久近若一不事婣婣而邑人無貴賤疎戚皆傾屈無何丁母艱長弟復卒壁蚩鬱鬱得疾卒年五十六壁蚩生平在邑與周四章善在野與藍千秋善千秋之爲人狷潔少可多忤不愛入市城壁蚩渾厚和易於人無不盡其歡然二人相得無間壁蚩之卒千秋猶悼痛之以爲不復見斯人也壁蚩卒之明年其家譜成四章使人請千秋曰子宜爲傳千秋乃走筆而爲之述其大畧如此

藍子曰壁蚩無尺寸之産承先人之志讀書爲儒以植其家撫其弟妹稍自貶損浮沉于俗人遂以爲壁蚩能而非其心之所樂也唯余知之余不能尚産壁蚩不余非而心悲余之窮約無已時也余亦知之今

壁蚩死矣許氏新譜予爲傳其先人壁蚩與余好故頗附見焉不意今乃爲壁蚩傳也嗚呼哀哉

許[illegible]翁傳

翁姓許氏諱共字[illegible]世居縣之城北城北許氏爲宜黃著姓[illegible]世有孜一公者性至孝享年八十餘生二子曰表二公[illegible]公表二公生策五公卽翁之父也策五公子多而不育止育翁一人翁有子至曰聲[illegible]聲爲邑庠生策五公長明中葉廨謹嘉牘書於卜筭方技雜家稗官小史無不通能殖産置田百餘畝足以自贍生于城足不履縣署人問之廨舍所在輒應曰不知公既艱于育子愛翁甚翁幼而愛書既

長丁鼎革際需與持門戶徭役故不及竟讀然公雅志慕讀書甚嘗與嫗語曰吾止一子未暇教之舉子業幸有諸孫在蔭曰書不負三代吾其取償于於是乎翁延師教聲等於家塾時公老矣猶自持盆盎[illegible]遺之食會公卒翁承公餘業數經寇亂其所謂百畝者已耗且盡家益落翁獨與其配某孺人服勤拮据治生産益教子讀書嘗曰吾荷先人遺憂二一者吾宗嗣續不蕃一者文學未與吾終不敢以貧故自廢於是以聲長子宜早爲授室既娉而婦卒又爲之繼室且縱聲與邑中諸文學游文學諸生時過之翁與孺人質衣鬻器以克賓筵無難色人或以是誚讓翁翁故自若也聲既讀書試于縣于郡有聲則驩然喜既而別駕陸公攝縣篆季考童子拔聲第一未幾中丞馬公觀風試聲復冠軍則又喜聲遂以是歲補縣學官弟子員翁喜謂孺人曰是足少酬吾與若敎子之勤自是益冀聲且擬科第賢功名矣聲爲諸生[illegible]年而翁卒是時聲有子二仲季咸克家亦皆有子彬彬相友愛翁且卒呼聲兄弟暨諸孫男女環侍與訣

曰若輩幸皆成立又顧謂聲曰若勉之吾可歸報汝祖于地下矣遂卒享年[illegible]十有[illegible]爲康熙[illegible]十[illegible]年也翁爲人樸直悃愊不解機事自翁曾祖至翁皆未習制舉業自翁之父與翁始竭志教子至聲始遊庠校蓋文學之興其難如此然竊謂人世諸可羨可喜之事有勢力者無不可立致獨其子孫之賢而能文章則雖强有力者莫之能自遂而一二閭巷長者無十金之儲中人之產殫其意之所注輒獲之若持左券何也蓋忠信者其質也文章者其華也華者實之

公彼沃其實而華自著自古學士大夫之興其先世必有隱德幽光鬱積既久而後一發焉亦其理固然也余怪時之人憑藉其先世醇茂稍自列於聲華遂心鄙前人之陋而欲諱言之或且爲之緣飾以沒其眞嗚呼此其知識與劉駁朱三奚異其亦陋且愚矣聲與余同年爲諸生是歲中丞公建豫章書院以造士余又與同學于豫章吾郡與是選者十數人獨聲于儕輩中恂恂如處于久與之居若飲醇醪然遂與聲訂交最深嘗爲余具道其先世事歸而謁拜翁于

堂乃知聲之和厚安重質殊於流俗者其來有自至是許氏脩其宗之譜聲屬余爲翁傳余乃撮其疇昔所聞與見者書之以爲是足以傳翁矣盖不敢自謂其文之必傳於後而其不敢謬爲世俗愚夸之說負翁與負吾友者則固有以自信其不誣也故既爲之傳而又附著其所感於時者如此云

黃舜咨傳　代

舜咨既歿十二年其子某踵門而請曰某之宗方脩譜牒學行稱于族者例有傳某不敏不能表揚先人之遺烈以流示于後昆某之罪也念先君子自齠齔從先生游學成行立原自先生知先君子者宜莫如先生願先生立傳列諸家乘以傳無窮予不得辭爲按次其事以歸之按舜咨姓黃氏諱亮功字舜咨世爲崇仁人居縣城之[illegible]坊早孤兄弟三人舜咨最幼歲丙申余授徒縣城舜咨未弱冠來遊於門予見其

謹飭狀貌恂恂然口不能道辭以爲此誠慤士也及授之舉子業又警敏甚然性敦篤無他外慕同堂講授他人或一日罷去者舜咨必往復數四究其義旨所歸其嗜學類如此居七年舉業成辭去明年補學官弟子員時舜咨年二十四也是後凡試于督學皆置高等又八年而餼于庠舜咨爲文清挺無俗累凡[illegible]試棘闈卒不第戊寅年五十九得疾卒子男四人長郎[illegible]炎[illegible]皆習舉子業能文章舜咨爲人靜重寡嗜欲左圖右書之外一切樗蒲博簺皆屏絕不

列几席雖有舜萩苑未嘗汲汲樂過從事于朔望日杜門宴坐觀書課諸子作時文而已舜咨如存卽不第久已例貢太學而卒不及命也予老且病長舜咨僅十歲乃目擊其幼學而婚娶而産子暨爲諸生食廩餼以至老死今又爲之作傳述其前事彤歷歷若昨日也而予猶不當老且病耶舜咨生平予不能盡記憶輒爲之存其大都如此俾繫之家乘云

贊曰曩余館舜咨齋中距其家咫尺然出入必謁余而後敢往猶記舜咨一日惶遽暮歸忌謁予而行宿

于家旦日慰懼不敢見適淸生舜咨乃喜因具衣冠以拜且賀且謝予乃笑而遣其見敬憚如此予視今時子弟多倨肆雖長者無所畏忌城市猶甚此一細事也求如吾舜咨者曷可得哉

龔東山傳

龔東山諱天章[illegible]東山其號也父廷字惠吉明崇禎間爲邑諸生以文與行著稱汝水東山生而英特受經治舉子文文益工氣益壯然出與時輩角益困不售東山意頗不能平間出其餘智俯治産業小自磨耗以豁其胸中之磊砢然終不可已年五十六矣忽擊案起曰大丈夫終當一取靑紫耳寧能持數寸禿管與鄉里小兒決勝負哉遂辭家去游燕都卒無所遇久之於濟南邂逅一牛生薦之費縣徐某延

課其子弟下帷東蒙山下因自號東山居數載鬱々不自得竟以疾卒徐氏爲瘞於其居之右而東蒙云初東山父惠吉之爲諸生也張水如世澔爲臨汝名進士亟稱惠吉之文爲叙所撰問業編刻行之惠吉竟以不第老於諸生東山爲惠吉賢嗣人謂惠吉之困行取償於東山東山亦自以爲克張大其世乃卒以齟齬終東山子六人其五早卒季曰兆熊骯髒有智畧能以詩書世其家

藍子曰吾聞東山之游燕趙也兆熊甫十歲持其裾

以泣東山絶裾而往終已不顧何其壯哉卒之客死東蒙家人莫知其處者垂二十年兆熊既壯始裹糧歷燕趙齊魯間壽之誠感幽通卒哭東蒙之墓嗚呼悳吉東山世有文行而世不遭天之報施安在也兆熊不憚艱悴萍蓬數千里遣幽魂於窅冥寥廓之區事蹟不愧於古人抑又難矣令德無不報而其遠近不可知東山之後必大淇在兆熊父子哉其在兆熊父子哉

譚南嵩傳

譚上達世受鬼神方術邑有禜禳祛治之事必歸譚氏上達爲余言其先世受方事甚奇蓋始于從曾祖西湖公至其父中絶而復續者則大父南嵩公神授云南嵩諱正星號南嵩少受道術於西湖西湖者南嵩世父也少好方宜黃東南有軍峯峭險揷天神靈之所棲息西湖嘗游峯之下遇三道士心知其異人敬禮之求方不許西湖躡之至廣昌道士哀其誠乃授之遂去之閩西湖送之中途忽不見歸試其方輒

效爲人祛治縛鬼物妖魅若振槁然西湖老盡以其方授南嵩南嵩遵行之響應如西湖南嵩卒子幼遂莫傳其方頃之西湖憑人降其家語諸孫何不嗣我法且令受方於黃雲谷黃雲谷者亦西湖弟子與南嵩同事西湖西湖又見夢於雲谷俾以方授其孫雲谷不肯南嵩之子日旭寢夢受父法豁得之譚氏方復大顯時有寇曰閻羅宋擾郡邑南嵩次子遺畧去莫知所在日旭夢父告以道塗里居往尋果得之其靈異如此南嵩爲人嚴慤娶鄒氏產子四人日槭君

長卽上達之父也上達兄弟盡受法至是凡四傳云

鈞谷子曰今之治鬼神方術者卽古所謂巫也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詩稱神保書紀巫咸易著史巫紛若巫以交神其來舊矣春秋之際列國皆有巫能覡鬼神預言人死生禍福後世祠祀怠慢巫亦浸衰漢之世高祖起吳楚間楚俗尚鬼好巫故漢初有梁晉荆秦九天諸巫至孝武帝尊顯文成五利之徒云能祠竈致物化丹砂求神仙其實皆巫之屬也夫神仙之說恠迂荒誕若巫則自古有之巫之用爲國禦

捍雩禱祓除不祥春秋傳言巫必聖智明聰精爽不攜貳者能之故孔子曰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亦曷易言哉今譚氏世受秘方爲人袪災厭殘古所謂巫矣然余究觀其術必以元精先天之氣又與內丹金液之旨微有通者君家景昇之言曰祝符至恠陰液甚奇又曰冰泮返淸形散返明巫亦神仙之支流歟余故好方而喜談神仙者故爲紀南嵩兩湖之事著之其家傳

余慶伯翁傳

翁諱昇字慶伯世居宜黃之梨溪父諱■大父諱嘉謀明萬曆中以明經拔貢太學授昌水教諭遷崇安令翁弟翰邑庠生翁子三人仲■習舉子業孫十餘人翁爲人醇謹樸素鄉評善之土俗擅竹木之利家故饒給然性好施與里中除道成梁諸翁翁出貲必倍于人初崇安宦旣不逹年又慳有子白郎才而歿繼乃得■郎翁考也翁爲崇安冢孫上承先業下撫幼弟丁鼎革際悉力治生弟乃得不廢學子姪

遂彬彬述儒業以紹復其先焉翁■女配同鄉花生月丹生與余同里爲余道翁之事且請立傳以列諸家乘遂爲紀其大都如此崇安有才名曰野濩先生著書多不傳傳其詩曰三湧州云

贊曰余讀野濩先生詩歎其負才不偶於時及悉■■諸君事可謂文與行不失其世守矣謂非先生之不竟其施以施于後人者耶

曹永如傳

公諱■字永如少孤生四十日而父卒母李氏鞠之孀居四十餘歲祖嵩溪公年八十餘矣撫育公至十三歲而祖卒公明敏有智畧骯髒負氣遇事敢前弱冠丁鼎革隨勤王兵入閩道經臨汝鄉人誤以為寇綂衆阻殺公負數十創僵仆泥淖中氣息僅屬殘卒舁歸得不死後經兵燹復屢瀕于危而氣不稍挫或知交遇禍即出全力救之不以利害怵也性至孝奉寡母侍養盡得其懽心有子六人延師督課不少懈

公歿後幼子文貽始隸縣庠未幾而諸孫■相繼游泮卒成公志云公享年■十有■文貽少與余同學因脩宗譜屬余傳公之事畧著之其家乘

賛曰太史公傳游俠人或譏之遷蓋憤乎俗儒之無補于世而或竊高位享重名曾不若游俠之猶能濟人于緩急也凝之尊甫永如公余幼時尚及見之憶其狀貌舉止使人想見朱郭之流風餘韻彼世之齷齪無所短長者視公何如哉

昆窶子傳

宜黄　藍千秋　長青

昆窶子者桑洲金先生也昆窶去中國數萬里史稱其王長丈餘有奇慧能知去來事國中一切無能遁者又永不死不知其生何時所出于女及國人即不然國有石山産金取之不竭部民犯罪者逮至輒陷其內國去扶南八千里扶南人說如此先生江州人名瑛別號桑洲壯歲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未幾令陝

之白河白河邑萬山中多石巉巖峭崿人跡罕至東南隣荆襄往昔為奸民逋逃藪蠻獠竄聚頃刻以萬計據險負固長吏瞪目莫可爬搔近代乃置縣隸興安州延袤百數十里戸不滿萬先生至宣上威德寬猛時施盜賊脅息民安其土居六年得內擢須次於京先生家故貧好游覽京畿省會名勝之區足跡所不到者十二三性亢直亦好詼諧稠人廣座談說風生未嘗視人顏色居白河時忽忽若有悟億事輒中因自念平生游歷睹記閱涉人事幾遍所不知者

壽耳儻得不死即大善積念終日至於狂惑偶讀史見毗騫事大喜因自號毗騫子云先生之令白河也嵓險孤迥有類絕域毗騫能知一切去來事庋不異先生慧悟時此其所同者然毗騫產金不絕慾國人取谷飽所欲去可令老死不相往來何至抵罪相啖食白河僥瘠山石無金先生蒞之解合閒寂靜坐無擾至生慧悟若毗騫其所爲殆類於貪冐酷吏者然且先生歷抵寰區泝覽書記即勿假定慧上下千世如一日毗騫縱解事國于壞間如面上累子智不出

于封桑洲知有毗騫毗騫不知有桑洲也毗騫縱不死豈敵桑洲百歲常期哉桑洲亦何所不逮乃有歆于毗騫而取以自祓吾固知先生直寄焉而已也辛丑夏偶值先生于楚中相契也爲道其事且曰子宜爲我傳因書之作毗騫子傳

蔡司訓傳

乾隆二年春余至瀋陽瀋陽距京師二千里江右至此幾六千里矣吾鄉官此土者治中永新楊君寧海令上猶蔡君暨余三人而已蔡君齒最少試政寧海三載京兆君宋公疏薦即真初夏入京引　見道奉天一見如舊相識君爲人倜儻意氣豪邁爲余道乃祖肅于先生事甚奇先生少爲邑諸生康熙甲寅間寇訌江右鄉曲亾命率乘勢煽亂恣虐善良所在多有先生屢瀕于危輒以援得脫往往出意外尤異者

邑人以紳士中或勾賊爲亂偵得十餘人縛至學宮門外戮之仇家搆陷先生入其中每戮一人先殺一鴨以祭隨斷其首次至先生鴨三受刃不死衆頗疑其寃時先生所聘李氏女未娶陷賊不屈死其母望見先生被誣且就戮頓仆號寃先生因得釋寇平以明經授永新訓導時永新人亦有通寇傾陷諸生者先生感已事爲力白其誣保全之然搆陷先生者先生至老死不以語人也夫人死生之命制于天時當昏墊小人意天方亂命可逞其毒以加于君子然而

不能也其死也或欲全其身以沮喪其神必有物爲
持之俾得致命遂志必不使人得而存之其生也或
欲滅其身以汙其名必有物焉護之俾之歷百死蹈
白刃而不危必不使人得而卧之其大較然也小人
竟何能加于君子哉先生後復訓奉新致仕歸享年
七十有三壽終于家子四人邑學生一人國學生一
人鄉進士二人父諱希舜字仲節由明經授推官僉
明季隱居不仕著書號雲溪集子二人先生居長弟
志廉舉人授始興令先生諱志奇字肅于寧海其孫

也覃恩贈如其官
史氏曰昔漢丙吉當封而疾甚宣帝憂其不起夏侯
勝曰吉當不死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信
哉斯言也余觀蔡先生之爲人葢古所謂長者以是
歷險艱而不殆至絶口不言仇家尤人所難也其後
之昌也宜哉

郭南川公三世傳略

南川公諱士稽字監代別號南川世居臨汝之博溪
南川公父曰繼泉翁家素封然雅慕儒術乃誨公爲
儒公故嗜學年廿四受知於督學侯雍瞻先生先生
吳中名士士以得與錄爲榮公數試鄉闈不第乃郎
所學課其子子二人長天民弱冠游縣庠年四十餘
卒自有傳次天眷少亦受學後以公老兄早世乃廢
業經紀家務而訓諸子以承公志天眷後公卒年四
十有四天民子一曰振聲太學生天眷子七長曰宗

浩次宗衍次宗[illegible]次[illegible]次[illegible]次耀次[illegible]宗浩
年十[illegible]爲諸生公猶及見之後卒年亦僅四十有二
其諸弟皆治儒業[illegible]年皆少試郡邑有聲公爲
人寛仁慈愛而勇於義性至孝居父母喪三年不逾
寢及歲時祠祭悲思哀慕終其身如一日家故有餘
貲隣族有不能衣食者公賙之死不能葬者公葬之
負錢穀貧不能償者輒取其券焚之歲飢則發粟賑
倉不吝他如宗祠某屋壞里閈某橋圮某路傾某亭
某渡弛不葺必以叩公公悉應之無難色生平和易

未嘗以厲色加人然里有大憝衆所不能除者公立除之不少貸郡守某素聞公長者優禮之異于儕伍公絶跡郡門一無所請謁處家不妄費獨禮賓賢士師友必致其豐腆不以初終易節初公既不第移其志以課子若孫皆能遂公意且及見其成矣弟往往不永于年惟公享長年壽七十有九歲乃卒公之厚德博淡人無賢愚皆能道之其於文學公既未盡發其光而專精勵志于其後之人以故公之世裔彬彬方興未艾然皆食公之報云余年二十餘與公孫宗

浩游見其文辭雅資樸茂宗浩遊庠早于余其督學爲高渭師先生亦有名于時繼之者何涵齋至今稱學使能得人者必曰高何云宗浩既坳四年余乃與爲婚姻其季女歸余幼子於是得具悉南川公行事及其家世今年秋鄒氏脩其宗之譜將紀公之世美以傳諸家乘宗衍以屬余乃爲叙其畧而歸之

鄒弘道傳

弘道姓鄒氏諱發字弘道居臨川之安湖其先世敦厖不尚文業父曰雲卿翁生五子弘道次居三生而穎慧母曾孺人愛之曰是兒長可學爲文章雲卿翁笑曰兒子讀書令識字能籍記簿書足矣奚文之爲弘道稍長竊見制舉輒自能爲制藝其伯兄弘謨請于父曰兒以家貧居長不得卒讀有弟如此忍棄之耶遂令執贄從文學許先生游居數歲學大進以貧故不能久從師弱冠即授徒以給家食晝課生徒晚

自肄業日積月累遂大淹通五經背誦傳注旁及子史諸書弘道爲人質直方正遠近爭延之以課子弟自是無歲不授徒奉養婚嫁一資于是館穀之外無他營也然數奇試輒不利弘道以束髮習舉文售者無大異已終不忍制棄鬚鬢蒼白猶應童子試雍正丁未年五十九矣始受知于督學李世邠先生批其卷曰大言炎炎經術之氣洋溢行間遂取入臨川學未幾傳學使録科又賞之謂其言有物取置高等于是弘道稍稍吐氣自謂生平積學從此可一往收之

桑榆矣無何已酉鄉試復以小誤蹶場屋鬱鬱不得意歸歸兩月遂卒時年六十有一也弘道天性敦篤孝友恭順自其家庭至于鄉黨無不知之者舉動以禮自繩豪毛不苟少時館所江有少婦同堂東西室一夕其夫他出婦獨居弘道即自屛門外步月至雞鳴夫歸乃與同入其操行峻潔如此子[illegible]人皆學文能續父業

藍子曰弘道與予同歲生月長于予平居屛指友朋必先弘道弘道文學無以大過人至其脩謹溫醇不

浮沉于俗雖吾黨自以爲不及也予以是敬之重之然弘道之端愨信於人人至語其行事或有笑爲迂且拙者嗚呼是可以觀世矣

吳節婦傳

節婦姓黃氏撫州崇仁人適同邑吳珍珍居約不爲兒弟所禮徙居饒州萬年縣以何歸崇仁與節婦期逾月返去五月不至節婦惟之出簪珥買舟攜其子抵崇仁比至則珍死矣節婦一慟幾絕計不欲生戚屬解之曰若死如諸孤何節婦聞之瞿然曰是吾死諸兒必不生吾無以報吾夫遂起截其髮手紡績以哺諸孤初節婦速歸訪珍一切器用委萬年夫死田廬悉歸昆弟節婦依廡下破屋半間席草土坐臥倚

績麻易食拾道上薪炊以瓦缶艱苦非人所堪節婦自若會崇禎初土寇竊發率家人避居深山益窘乏已巳庚午歲大饑躬採蕨爲食時節婦年不滿三十隣媼或勸之改適毋徙自苦爲節婦輒唾其面次子禹七歲隨叔居市爲之守舍叔日給米半升禹食其半私其半以食母旁舍見者爲欷歔泣下曰是母乃有是子後諸兒長家稍饒給然節婦儉衣蔬食終其身不爲衫不與筵宴禹輩以甘旨進輒揮之以給僮奴嘗舉忠孝大義誡子孫將死謂其子曰吾乃今而

後可以見爾父於地下矣康熙四十年辛巳崇仁縉紳具其事申督撫以　聞　詔建坊旌之雍正五年祀節孝祠

史氏曰死人之所難也而非節婦所難當其猝遭大故摧殘悲慟以死殉夫易耳至還念撫孤非一死可謝事乃有重於死者程嬰公孫杵臼之義其難易不較然也哉節婦取其難而辭其易矣節婦之孫中書舍人立與余友善爲具其事余故著之

魏節婦傳

余友方斯民爲言其族節母魏氏之賢也曰母姓魏氏適族某年二十餘而寡有子二長能行幼在襁褓夫死既葬家無餘產又無朞功可依乃持二子之母家母家故貧卽別爨手紡績易食自給哺兩子積十數歲子稍長挈之歸仍拮据忍飢凍飭子勤儉稍葺屋居爲子授室年七十餘卒自始嫁迄夫亡以至老死未嘗一日獲煖飽者然母之節吾宗族無異辭焉母矣節在國之初某所見與聞于族長老者如此其他則不能詳亦無奇異可紀述者余曰能是乎可以

傳矣夫從一而終者婦人之義然至于夫亡子弱勢無可倚或勉强改適以存夫後幸而有濟君子猶將憐其志而原之況以煢煢一嫠徒手食力終始一節盡瘁竭勞長育二孤以報所天于地下者乎彼無後顧而激烈一時以殉夫者其行至高然視此則難易有間矣且夫皦皦之行者易於立名然非婦人之正也若所稱節母者其庶幾乎因紀其事而論之以爲婦人之不幸而勢遭其窮者之正則焉

曹節婦傳

康熙壬午余授徒家塾崇仁則有曹用章川字室唐氏余妻之姪也未幾用章病死無子唐氏誓志不嫁其父母强欲嫁之嘗佩利刃自隨謂事成卽刎以殉余往唐姓適氏在母家余召而詢之曰守貞美事也亦難事也汝志若何女詞色厲甚余喜慰之曰果能爾余當爲汝傳不朽矣卽往諷其父母令毋奪女志於是女得不嫁其家尊嫜皆敬重之後立用章兄子爲嗣以奉用章祀余自京師歸女年幾六十矣適曹

氏脩家乘余因紀其事貽之以踐前諾也

藍子曰用章從予游時頗不向學余患之然不知其早夭又不知其有此佳婦也因思天下事無難爲唯其志耳讀書事非難父母兄弟無不樂其學之成而用章之志不立則無如之何也守貞事非易父母舅姑無不阻之抑之而婦之志立則亦無如之何也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周母李孺人傳

孺人李姓諱珍字聆玉臨川瑶坪人石臺先生族女也幼而穎慧七歲讀女誡十歲通孝經論語曲禮毛詩諸籍聘吾友周光霆玉上玉上家故貧父母祖父母皆在堂孺人十八來歸孝事尊長舅姑以上安之儉勤佐讀時其匱乏出簪珥雜珮以濟無吝容性尤明決遇事一切以理勝不爲習俗所搖村中嘗有妖彪憑人語休咎偶中莫不讋慴伏祈禱若狂一夕降[illegible]上家遂憑玉上季父喑嗚焦然且呼玉上與語玉

上欲往孺人立沮之曰此山鬼惑衆且敢謾及君尊屬辱莫大焉試觀我以襪帶笞之家人力解乃已自是妖彪滅熄不復憑人族長老咸敬憚之曰李氏婦鬼神所畏也長子震英異十五而殤祖暨曾祖慟且頓仆玉上震悼不自持孺人[illegible]玉上曰君獨不爲兩老人地耶玉上悟乃忍淚强笑譬解乃祖乃父時逼秋闈孺人治裝促玉上赴試如常其抑情伸孝如此孺人旣卒玉上司敎德與思孺人之賢述其生平貽友人藍千秋以千秋耳筆史館足以傳人也今按

所述遇事而折之以理用情而裁之以義士大夫猶難之孺人能然可謂臨川之賢媛矣遂詮次其語以爲之傳

黃孝子亦謙傳

孝子諱上棋字亦謙宜之若山里人父諱佑吉字賓上性惇樸好讀書爲邑諸生生八子孝子其第四子也生而敏慧端重寡言甫數歲授以孝經論語輒能成誦畧通其義稍長學爲文父閱之稱善孝子天性孝友事二親曲盡愛敬愉愉如也以故父尤鍾愛之家亦畧給築室於其居之傍扁曰曲山園爲諸子講讀之所父嘗手輯古今文若干篇與孝子手披口誦蓋乃翁勤篤課尤屬意孝子孝子能體父意孳孳不

怠未嘗戀室家而弛業也頃之復於所居之左營一室獨拉孝子與居繇是孝子寢食啓處未嘗一日離其父側歲巳亥父忽遇疾孝子與諸昆弟日侍湯藥弗瘉且革顧謂諸子曰當遷我於舊寢諸子如其言一日進諸子屬以身後事孝子泣曰大人身體日夕冀痊可耳設有不諱兒願從焉父聆目曰咄而胡出此言耶立身揚名光顯父母汝之孝也宜自省孝子遂嗚咽無言尋卒孝子哀慟絕而復甦者再呼號擗踊晝夜不絕聲見者皆爲垂涕至死之六日含殮巳

具將殯宜俗有以廳後爲夾室以置柩孝子乃歸脉其室塲治塗塈務極精密訖乃詣祖母前請曰太孺人善自保愛語含嚅謇寒以故祖母終不喻意往見母亦如之於是遂往曲山園取平日所爲文暨父手輯諸書悉焚之隨往向與父居室啓鑰入撿點衣被箱篋什物安頓甚整是夜子分亦謙雉經於室中孝幔之夾側矣時年二十有三爲康熙五十八年已亥十二月壬戌日也

史氏曰余觀古忠孝節義之士其死也類遭人倫之變疸於所不得已然其志操亦可謂難矣若夫處家庭之順而備天倫之樂父子恩意一往而深乃至竟捐軀以殉視死如歸如孝子者爲尤難焉或者繩以毀不滅性之說以爲未合乎中道是則然矣末俗之澆也視骨肉如楚越者有矣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聞其行者有不赧然增媿恥故從來忠孝節義之士其英烈斬截之行亦豈盡合於中道然而君子稱之百世之下猶有聞風而興起者洵足尚哉

藍戸部集卷之十六

宜黄　藍千秋　長青

記

遊文明山記

戊戌秋九月過梨溪諸君子攜持覽勝首登文明山山踞梨溪之南由所居蜿蜒而上可三里於時雨初霽土潤草鮮陟嶺不百步有二虎先登虎踪宛然遂躡虎行未至巔不百步踪旁行入谷巔有寺少憩僧進茗畢偕衆周覽梨溪由山左麓出宛宛如匹練貫民居北行又一溪自南來里許與梨溪合流而北以會宜川余黄二族夾水而居屋瓦鱗比棟宇甍桷可數北則九峯艮其背與文明對望東西皆山四面拱揖更環眺其遠者深碧如黛稠疊參差大都直南爲宜黄諸山直西爲崇仁山東北爲臨汝東南爲盱郡諸山文明處梨溪一隅然不陟是衆山溪固無從歷歷若掌上因與諸君藉草列坐千秋卬之曰茲山之命以文明從其所據之方邪抑從其所託之地也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離處南而能臨

于四方非以其文明故耶夫離之爲文明也久矣荆吳皆在南服衡岳祝融秩配朱鳥故南國人文發天地之菁英自古然矣兹山亦梨溪之衡岳也宜其孕靈毓秀於居人者若是其甚盛山川之于人顧不重耶諸君曰然余又曰若爾則南方之山皆得以文明命之而卒不盡得以是名命之者何也兹山之得名非托于梨溪故耶使梨溪之人比於闇昧僻陋弗若是其盛兹山又安得襲此美名然則非山川之能重人而人能爲山川重也諸君拱手岑寂不以余言爲

不然遂起遵故道歸未數武虎跡復前行下山若始終爲余嚮導者然衆曰先生以炳蔚之文肸蠁兹山故虎兆其異歟余笑謝之還至梨溪寓東木小齋諸君曰斯遊不可以不記也遂疏其事與語記之

東郊草堂記　代

宜水自軍山抵縣百二十里與黄水合襟帶縣城稍郤而東有石屹然昂首張鬣踞西岸迎拒之水遂蜿蜒遶石東下縣人故謂之獅石石之東浦平疇千頃田塍隱隱如畫曩未嘗至從城上望見之焉癸酉歲縣司鐸鈇官余兼署學事益與邑諸生習有施生毓才猶端雅可信愛余樂與之游丙子春東浦之民有以爭道來訟者余往臨踏勘出遍津門過虹橋遵獅石而東則見雲栖遠樹煙掛疎林晴川絲野遠近掩

映雞犬之聲時出村墟籬落間頗有陶氏田園之趣再行數武有屋巋然道上問之則施生讀書處也事已還過之生具衣冠揖余道左既至見其額曰東郊草堂余四顧之卓望峙其南二水遶其北四面清曠烟雲杳靄向之憑闌而望與今之身歷而見者畫得之齋中几席之間少頃生具飰因問所以名草堂者生曰家君性耽邱壑自先王父徙居邑城毋厭人事每嘗謂英曰邱園吾樂也因買田是間築屋半畝灌園課子以適其適東郊者緣其地而取陶公時運

首章之語以命之也余既嘉斯堂之勝又聞生之言因歎人生不能百歲乃以區區聲利故馳逐風塵作勞人間覩翁之養高息機收目前之景以娛樂于家庭者其高下勞逸相去何如哉余雖未面若翁而巳想見翁之爲人且信生之端愿脩潔范于流俗故有以也然生方治進士業行且騎龍弄鳳致身于日月之旁以張大其家聲陶公之樂非子樂也生嘗爲余道其先世率有隱德夫久蘊者其發必昌施生在勉之而巳生曰堂故未有記請書先生之言以爲記時康熙丙子二月五日也

梨溪余氏大宗祠記

余氏之先曰庭椿公者居臨汝之官溪至元之季其七世孫以賢公兄弟乃自官溪而遷于宜之梨木灘今所居是也以賢公之子曰道夫公與其子伯雲以武功佐明太祖受職襲封顯功名于國初公三子伯雲其長也二弟曰伯載伯顏自以賢始遷至于今將四百年族益大衣冠文物甲于宜其先祖之廟明初建立有無不可攷讀故記嘉靖癸巳始殖貲搆祠于其族之西北隅歷十有七年己酉祠乃落成寢室門堂具備又二十有六年邑人[illegible]爲之記其堂廡脩廣以及勳事之人名焉中更鼎革兵燹舊祠不復存入　國朝三十餘年族以殷阜康熙壬戌乃復搆大祠于舊址始剏寢堂巳丑作外門乙未重脩之是時伯雲伯顏諸祖皆各立祠而大祠則祀以賢公上及初祖廷椿公云歲戊戌余氏重脩宗譜以大祠重建未有記梨溪諸友請余追爲之記余謂祠門寢成中堂雖有待然階庭完葺祭器不假可用享祀其經紀董役服勞于斯者余氏當籍記之無用追書爲也若

夫立祠之義則余不可以無言昔吾夫子語宗廟祧嘗以爲知其說者於治若示諸掌此固爲天子諸侯之廟言也下迨士庶人雖分有崇卑制有隆殺然獨無其禮與義乎吾聞諸記曰聖人明命鬼神以服萬民而以爲未足也乃築宮室設宗祧用別親疏遠近教民返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民乃服而聽之速始者竊疑焉以爲恐勿若是之神也及觀今之民當其散處私室所親者門內一父之子耳出其門莽夷雖遇族屬漠然若無與者曰某某之子也迨有事于名

宗之祠即相與翁翕不爲是語矣其分處于宗祠祖非其祠者雖族屬又漠然若無與焉曰彼某宗之子也迨有事而之太祖之祠又相與翁翕不聞是語矣此其相親相愛之誼不待語言教詔第一入廟門之內而人人不約而同者也然則聖人立廟而民聽之速也其效不誠然乎雖然今之世族屬旣蕃未有不立祠者立祠即未有不立太祖之祠者乃若敬宗收族反古復始之意當其入廟之內雖愚者不假言喻一出廟門之外即賢者忘之矣苟能弗忘則知先王

所以立廟之義知先王所以立廟之義則聖人所謂示諸掌者即未敢遽及國與天下而齊家睦族之道固恢恢乎有餘矣梨溪諸子且然吾言乎哉此則余之不可不追之爲說以補乎故記之所不及者也是爲記

方氏祠堂記代

吾宗之祠始創于明初歲月悠邈其制不可稽相傳舊址在今祠南數百步云迨萬曆甲寅始改創于此北爲寢室寢之南爲遊廳廳之南爲堂堂之兩傍爲廡其南爲三門繚以周垣規制弘厰棟宇巍煥有其任者爲族祖某某暨我曾祖王父某公凡九人同心協力公愼勤勞月累歲積經數十年而後貲集築而後董工而後竣事費凡千金有奇然地濱河堧雜沙磧㸑煙不及蟻穴利之不百年而墻垣頹圮棟

梁朽蠹先君子暨宗老某等憂之順治庚子辛丑間相與斜貲百餘金垣之壞者葺之棟之腐者易之康熙丁卯又相與斂穀殖息積二十歲至戊子復撤舊寢之敝而創一本堂再葺堂廳棟梁之朽蠹而琢太石以爲柱外施黝堊垣甃以磚週二十丈復約費四百餘金焉吾祖若父暨吾宗先人自始創脩葺更易以迄于今是祠之費不下千六百金至兩朝八精神計慮之所殫竭又不可以數計其成之難也如此竊謂古制庶人祭禰于寢今之祠殆若古之太廟非士庶人所宜有然去古日遠沿訛已久不暇論獨以爲子姓聚族而居愈分愈遠親屬益疏平居相視漠然殆無異于塗人惟歲時常祀入祠乃得一會集始譪然有相親相愛之意然則宗祠之設雖僭而非古而所以聯屬疏遠渙散之人心使不致于塗人視者不猶藉有此也哉吾族不滿百室姓繁土寡生事倍艱而古昔先民乃不憚勞瘁後先相繼竭蹶于宗祠者非爲是歟在易之萃曰王假有廟夫豈直上以聚祖考之精神亦下以聚子姓也吾族世世子孫登斯堂

也知先人創葺之勤勞又知所以勤勞之故則不獨尊祖敬宗之念油然而生而睦族刑家式好無尤之義胥不外此而得之矣覺故不揣謬妄粗紀大畧而爲之推本其意用以諗我後之人若夫俎豆之事祼獻之禮則有歲時之常儀在覺又何庸贅述焉

鄒憲初公祠堂記

天職覆於上地職載於下人莫麗于清寧之中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山峙川流庶屮蕃昌羣生姁育接以五常浸假而薄蝕晦霾大地震陷浸假而險詐尋讐忿怨賊殺金木訊其外陰陽戕其內居此世者亦良苦哉夫物必有始和也者物之始也試溯無始以前乾坤未奠萬物未萌渾渾沌沌冥冥漠漠一元獨運是謂太和噓而爲陽吸而爲陰陰陽調均萬象以生生生遞嬗齊于不齊人于其間亦無端倪或善或惡

或賢或愚雜糅紛紜莫知其紀是皆不得已而然者也而昧者以爲固然愛惡攻取訖無停止是大惑已夫唯至人能保其始體性抱質以遊于世而與物爲春一切存亡得失貧富毀譽亦以不得已而應之不使入于靈府以滑吾和也故能官天地府萬物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蹈白刃而不傷入鳥獸之羣而不亂之人也退而閑居則和而不唱而物不能離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無爲而天下一吾周行方內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適鄒子鱗長以其家憲初公祠堂記見屬吾不知憲初公何如人也有誌一篇語不甚遠吾冉三繹之乃作而歎曰世固有斯人耶誌稱公少時其師印曾目之爲一座顏子可以想見其氣象又稱其鬻財于吳楚人皆不欺而獻其誠遭亂處兵燹之中而寇不害噫是非其德克之符耶夫殺機不動于彼而動于己虎之傷人其恒也而不傷沙小兒沙小兒不知虎之能傷人也故狎之若犬豕然而虎亦不知沙小兒之可傷也所謂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爲眞人者非耶又稱其配黃太君輯家訓而示後人

而約其旨曰養天和于室中異哉其伉儷之合德耶抑刑于之所至耶此憲初公平生之潛德世莫能知而其配發之昔和聖展禽之卒獻其妻能誄之此將無同耶余與君居不甚遠時不甚後惜乎不得見君而與之游也鱗長述其祠屋壯麗足以知其後之昌而君慶之所餘也異時過潭溪尚當拜公于祠堂以扜余之向仰也夫

熊氏學田記

處域中者四民而士獨貴古者欲成民之事先定民之居使農就田野商居市工居肆而士處燕閒益士有匡世之責治民之望其所任者重故所以處之者獨異于餘民焉使之供奉有其資講論有其侶藏脩游息有其地是故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其設之不厭其詳其憂之惟恐不至學之既成則周旋進反之閒衣冠瞻視之際人望而知其爲士者其居養使之然也後世之視士也輕其待士也畧父兄之所以教

子弟之所以習課藝百篇之文而已去其巾箱之秘袪其非膚之具使四民雜處有能別而異之乎是士也而使之任國家之重拯匡濟之畧殆戛戛乎其難之矣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其故葢有繇也近世庠序郡邑皆設然講業其中者甚鮮鄉里富人營繕居室別墅唯日不足而塾學則未嘗過而問焉吾友熊君廷友治產既豊即創家塾置學田以貽其後人凡膏火筆札之資延師獄友之費取之無弗給者可謂急人之所緩而有得於古人造士之規

模者矣且爲之約曰家之子弟自入小學就外傅至肄於鄉國學而後與凡中道廢業者不得與其所以激勸之者又何其至也吾知熊氏之子孫其必有克嚴廊之用而不媿于古之爲士者豈徒區區于佔畢課藝云乎哉六非兄弟爲久遠計因請予文以記之

江西提刑按察使司題名記代

按察之名始于唐神龍初置巡察使景雲二年改爲按察開元中又改爲採訪處置使宋爲諸路提點刑獄元爲提刑按察使兼勸農事至元二十八年改爲肅政廉訪司明與仍爲提刑按察使　國朝因之署在巡撫都察院之東元廉訪司故址也順治五年燬于兵按察使李長春重建之康熙初樓希昊復脩大堂蘊鉝建賓館衙署例有題名記以誌其氏貫蒞任陞遷之歲月考是司自　國初以後闕如矣余懼其

久而遂湮也爲勒石以紀之而又爲之說曰掌刑之官在內者三曰刑部曰都察院曰大理寺在外者一曰按察司通謂之法司以其所司者法也天不能有春而無秋國不能有禮而無刑四時不備無以成歲功六官不備無以成治體刑法之由來尚矣庶官之設各有名義顧其名則當思其義以効其職庶官皆然獨此有不盡然者葢官以刑爲名以法爲守然而有制刑之由焉有法外之意焉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秉彝之性至累於氣質而有不親不遜者聖人乃命官以敎之聖人之意固欲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敎之不率而麗于刑豈聖人之所得已哉故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敎又曰刑期于無刑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命官之際於此三致意焉不得已之心見矣所謂法外之意制刑之本不在茲乎我　國家覆露羣生仁育義正列聖相承以祥刑爲兢兢斟酌律令誠諭訓勅惟恐一民之即于非辜故尤愼簡典刑之任葢天地之心而唐虞之化也某以菲材謬叨　聖眷奉壬此邦界

於江湖之表聯吳楚通閩粵地大而民雜物衆而訟繁所轄十有三郡州縣七十有八屬吏之賢否編氓之枉直奉　天子命而黜陟誅賞之兩院于是乎取决焉任不可謂不重矣有斯任者非明察無以得情非勁直無以矯奸兼是二長則內懷察察之明外擅赫赫之譽人指而目之曰能吏斯可謂稱職而吾以爲未然者何也夫備員于熙皥之代私家獄貨無庸齒矣即敬忌簡孚能如庭堅之明允而一刑不濫一民不枉乎即無枉無濫而受此嘉師使彼伏其辜吾

擯其譽也獨能無恝然于心乎吾蒞茲十載夙興夜寐惟欲與斯人遊于正直蕩平之天旣鮮察察之明不受赫赫之譽使天下終不得以能吏目我庶幾此中可以無憾而顧未知其何如也因記題名而揭是語于廳壁以朝夕自省觀焉亦冀余同列者後來繼者或有契于中而不以余言爲謬也

東軒偶集圖記　代麥泉司

丙辰之春簿書稍暇憩於東軒僮子進小畫一卷展而觀之瓦屋一區橫列數楹南牕北牖疏而豁厰而幽焉屋之旁泓然以深湛然以清竹木花卉之影交錯于中者爲池焉池之內直欄橫檻矗立水濱者爲亭焉軒之中睟然脩髯科頭而踞坐者一人持卷軸旁侍者一人執扇者一人坐而對奕者二人倚局靜觀者一人侍者三人蹲而烹茗者一人髯君子皙君子散步庭中將欲鼓琴者三人抱琴者一人抱書册

者一人執經問荅于亭中者二人一蒼頭一僮子凝神靜氣倚檻而垂釣者二人捧盒將往亭上者一人諦視之一人睟然坐軒中者泉莊居士也二人奕者韓某與余大兒某也一人旁觀者信豐某也三人散步欲鼓琴者余門生某家弟某某也二人執經問荅于亭中者余次兒某長孫某也二人持竿釣者老蒼頭某稚僮某亟欲得魚以獻余母太夫人也餘八人各執事隨侍者皆家僕也統而觀之即此東軒景耳余嘗稱客爲圖東軒此蓋是已因思景物長留天地

間隨所遇而樂之在人耳往昔竹林蘭亭逍遥西園諸景高風逸致千古詡爲盛事至今猶傳其圖然其地其人皆擇而取之者也余司臬茲土疲神案牘不敢有留獄以累吾民讞決殆無虛日就公廨之棄地搆茲數椽有暇輒息于中聚首之人則家庭骨肉門生故舊下及臧獲老稚地與人莫非隨吾見在者然而雲影天光花鳥池亭何所不具竹院棋聲草窓吟咏何所不有余顧而樂之安在其有所擇哉以是知自得之趣在人而不在景也且景亦隨所遇之偶然耳因命之[illegible]集圖而記數語于其後

爽樓記　代

江西觀察署枕城東偏地故爽塏聽政堂形勢特高後堂址漸平樓之崍而立者有三迤北遮風樓僅三間余爲增左右翼聊扞衛也東有　御書樓中豎碑鐫

聖祖宸翰五言詩二十字又東北度莎廳有小樓二間製形若舫牕扉四啟間復護以月臺漸臻勝槩登其上可瞰遠近西山之煙雲晻靄若拱若吐因名之曰爽樓公餘輒偃仰燕息其中目寓而心賞者恒于斯矣客曰昔桓冲謂嶽之在府當相料理嶽之不荅直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公以蘭臺令史歷外任豈屑屑于案牘寄興雲山會心嶽之之語故以此名樓耶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夫揮麈清談以鞅掌爲俗以不事事爲高致者此晉人之風也

國家　聖主相承勵精宵旰百工撫于五辰况余受

兩朝知遇之恩簡畀綦重其敢自暇逸而託迹于閑放耶顧人之應事唯此神志務劇則煩煩則志昏譬之井泉然撓之久則溷停而澂之則復瑩矣是故居

官者有涖事之庭有燕居之所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游息于燕居之所委蛇而自得也典刑之本在于明故豊之折獄也曰明以動旅之不留獄也曰止而麗乎明心失其明則爲蒙爲窒爲壅滯其害于政也大矣爽也者明之謂也余於讞决之餘聽斷簿書之暇少憩于此或隱几或憑欄攬景物之光霽挹山川之淸淑還顧此中覺悠然而自得洒然而無所留礙起而涖事若水鑑之懸吾胸而鏡鉨之在吾手也庶幾其爽矣乎斯干之詩曰噲噲其正釋之者曰

噲噲猶快快也旨哉非爽則何以快也故曰爽者明也樓名之曰爽者所以養吾明也養吾之明庶不曠吾之官焉耳若夫以遺事爲高自附于晉人之風流者非吾之所敢知也客起而揖曰爽之時義大矣哉非鄙人之所及也請書之以爲樓記

大義橋記 代

江右與浙閩接壤諸郡中最近于閩者爲廣信信之屬縣鉛山則浙閩兩粤往來要道也轂擊肩摩之衆日以萬計邑之溪流亦發源于閩界距城北二十步有橋曰大義橋蓋要道所經也橋原以石砌邇來易以木搆屋其上去歲孟夏燬于火而橋壞邑令以橋當衝要非石不可久乃自捐俸以倡郡守亦壯而助之于是邑縉紳士民捐貲踴躍會之得銀肆千[illegible]百兩是歲孟秋興工至今歲季秋而橋成既成令來乞余文記之聞此橋高廣數十尺脩五百餘步費數千

金自經始至落成僅朞有二月休哉何其敏以速也令歷任未久克悉其首務鼓舞其民而從之致取效之速若是可謂能矣夫成梁除道此王政也涖其土則身其任固令之分所宜爲今且乞余言記之將以自爲功而欲誇示後人耶雖然此有時焉未易言也天下之事其成之難蓋非一端即如此橋之脩建固令所當爲然使戸口凋敝其民不豊將能之乎民豊矣不好義以終事將能之乎民豊而好義矣居其上

者怠于職而慢視民事又將能之乎考縣志此橋創于唐大曆間到今殆千歲矣中間興廢不一其毀而復成有若是之速者乎葢由我　國家運際昇平休養生息百年於茲我　皇上端拱穆清率俾咸若廢官奉職治教休明是以僻壤山陬咸有益藏漸漬大化㤅公赴義得一能吏奉德意而倡導之故奏效若斯之速也事之成豈不由于所遇之時哉余故揭之以表成事之由而令之能舉其職固不可泯也令鄭姓粵東之■縣人

重脩章江寺記　代

章貢之水歷石磔灘險走數百里挾袁筠諸水合流屈折滙于豫章之南乃繞會城而東注于江爲曠原大野所束其力益悍勢益駛雖風颿帖息驚濤駭浪噴薄如雷擊撞亂流者惴焉西岸爲石頭驛殿洪喬沉書處也自昔有章江寺名僧晦堂所居其後湮廢前明有勵地者得石像于土遂重建之張文端爲之記日久頹壞　國朝大中丞佟白二公更爲葺理昨歲余出勸農停輿憩于是見其棟漸就欹乃命寺僧募脩增搆層樓制宏于舊憑欄一望可以遥瞻滕閣縱覽洪都而石頭古蹟亦庶幾免致磨滅不寧唯是此地爲東南孔道赴燕京抵楚粵往返必經當其風雨晦冥江濤洶湧途遥日暮非此何以駐足爲佛之徒者罔不侈談利濟然浮屠之宮多踞名勝經營壯麗其徒萃樂于中君子觀之其居皆妄費也其人皆贅民也於利濟乎何有孰與此寺之建以惠行旅則費不妄矣以僧守之則人非贅矣其名雖彼占而利濟之實則行乎我矣昔昌黎韓子之記滕閣也以謂

政脩于庭戶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此猶就所部之封域言之也四方之行旅則不限以湖山之彌里矣余特以吏于茲土因所見而繼佟白二公之志事故云脩政乎哉工始于■年月竣于■年月其襄事之人爲某某既訖工僧請紀其事於石余故約其巔末而推論之如此俾後之君子知苟有利于民則當隨在致力以效其實不徇異氏之空言而因而用之則此寺與江流俱永可也是爲記

廻龍菴田産記

宜黃二水之趨郡城也未與汝會五十里所經之地爲博溪溪之北一洲湧於中流延袤不及一里水四面環之春來芳艸蘩綠至秋則白蘋紅蓼掩映如畫余與博溪有交游婣婭之好至則登覽此地爲詠白露蒹葭之句而徘徊忘歸焉憇于僧舍主僧脩來爲道創寺始末言在昔有人從宜黃來舟載一大士像將往郡城至此而舟重不前其人訝之乃卜于像曰欲留此建利耶果得吉遂留像于洲里人爲搆屋供

像其中洲地非高阜然水卽瀑漲不能淹寺址爲尤可異云寺故無産業脩來儉積日久遂買田若干足給僧食且刻石爲久遠計因幷以諗予乃爲記之列其田畝之數如左

和順渡更設渡船記

邵武北五十里有津曰和順渡距光澤縣三十里爲兩江入閩仕宦商旅經由要道水出杉關舍劍津泝福州入海兩岸崇山峻嶺溪流險惡舟子藉以規利妄逾暴客行旅目爲畏途康熙癸巳余同里林九成入閩經此親嘗厥害挺身與抗因訟之官歷郡邑監司督撫白其事而四方往來客商聞之莫不捐貲佽助明年遂更置渡船買田若干店屋幾所取其租賃供舟楫費月出千錢給篙師令毋苛索渡者且搆數

楹祀仙真像名僧居之經紀其事是三十年來行旅便之今督事諸人皆物故獨九成在慮其歲遠年深不能無敗事者乃紀其始末暨置產因由地址所在同事者姓氏士大夫序記文詞合爲一編鋟板印冊以貽乃子冀傳之有據廣爲流播以杜將來毀廢之虞又請余書其事勒石岸側以垂永久噫九成之用心可謂勤矣夫成梁除道津筏利濟此王政也匹夫激于義而任之計其經營就緒非一手一足所能勝也乃一倡百和不旋踵卒抵于成此足以驗人心之同而事之出于義者之無不可爲也然則士君子居上有興除之責顧徘徊觀望諉于勢之難行者何歟

余既嘉其事遂書之以示來者

陜園記

人苟欲名一藝於世亦必屏絕外誘斂氣凝神於寬閑寂寞之地而後精神專一毫無滲洩况從事於學者乎是故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不遷於異物而神完守固於以底於神化之域也無難吾友熊子爽若家邑之南隅其宅後枕岡左右及前皆比屋相屬無餘地可娛目者[illegible]春世侄有道乃獨闢步由屋旁而上坡至於岡脊相其地廣可二三畝高不過四五丈舉目四望曠渺無際於是刈荒榛燔榾翳

夯土甃石築室其上左右開窗牖前植嘉木數株雜以花卉周以短垣既落成拉予躡履而上可百[illegible]十步余乃左顧右盼近覘遠矚則見疊嶂層巒奔廻起伏隱隱隆隆蜿蜒突兀萬瓦參差瓊樓飛閣出沒隱現於煙霧杳靄中栩栩然不知身之在城市也因顧謂熊生曰噫異哉不費登高履險之勞而收雲山泉石之勝於几席之下日率諸昆弟子姪講學論文於其中誠樂矣可以遺世矣於是往來其間每至必淹留信宿以極其眺覽之興一日者晨起振衣掀髯四顧覺目之所接耳之所聞心之所領有非口舌所能形容者若夫朝光乍起紅日初升山輝谷麗鳥語花明嘹喨歷落雜以誦聲又如日薄高舂暮烟斜界月映廻廊寂聽無籟熒熒篝燈丁丁簷珮景之遞呈者非一此徒紀其大概余又戲語熊生風物之美如此子不欲獨擅固當與朋輩共之第更有說焉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子性靜重寡營質近於仁而又嗜學不倦以淡定之姿研宇宙之理早作夜思探微抉窅入於無間迨其思竭慮瑩神疲體倦則閒步逍遥

注目凝神遐思逖聽祇覺萬緣皆寂天機獨呈曠朗昭徹澄滓盡融心與物化體與道凝於斯時也性適情和俯仰皆寬又何景物之足云吾子勉之於是熊生改容斂衽而前曰某謹奉先生之教矣請書是語以爲陜園記且以貽我後之人

藍戸部集卷之十七

宜黃　藍千秋　長吉

考　議　論

十三經箋註考

聖人挺世立教垂萬古不易之彝訓謂之經自孔子
贊易敘書刪詩定禮正樂作春秋而六經之義立秦
火之後樂經散失獨存樂記一篇附於禮記是謂五
經禮記益以周禮儀禮謂之七經益以孝經論語謂
之九經九經分春秋三傳爲三經合孝經論語爲一

經謂之十經總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加以爾
雅孟子是謂十三經蓋漢唐以來訓詁箋釋言人人
殊一經之解無慮數十百家今請述其大畧孔子以
易授商瞿六傳而至漢之田何漢易分爲三家一爲
田氏田何授之丁寬寬授之田王孫王孫之後則有
施孟梁邱之學其書皆不傳一爲焦氏始于焦延壽
述陰陽災異之說爲易林而東郡京房受之著有易
傳四卷一爲費氏始于費直直授琅琊王璜數傳而
馬融以授鄭元元作易註他如宋衷于寶虞翻荀爽
陸績侯果蜀才盧氏蔡景君伏曼容諸儒各有易說
至魏晉而王肅王弼並有易註皆宗費氏自漢以來
說易者皆主象數主理而畧數則自王弼始至唐而
孔穎達有正義李鼎祚有集解陸德明有釋文宋則
伊川程子有易傳及朱子本義啓蒙出而後理與數
該焉尚書百篇殘於秦火漢初濟南伏生口授二十
八篇孝武時得河內女子所獻合爲二十九篇謂之
今文傳之者爲歐陽氏大小夏侯氏其後孔安國得
孔壁蝌蚪文字定爲五十八篇謂之古文當時註之

者在漢則伏生作大傳劉向作洪範五行傳在隋唐
則費甝劉焯之徒皆有註釋至宋有王安石之新經
蘇軾之書傳呂祖謙有註林之奇有集解及朱子以
屬蔡沈而書傳乃定孔子刪詩三百十一篇漢分爲
四家曰魯詩曰齊詩曰韓詩曰毛詩魯詩起于申公
受之浮邱作訓詁韋賢王式傳之齊詩起于轅固生
匡衡傳之韓詩起于韓嬰王吉傳之毛詩起于大小
毛公鄭元傳之大毛公萇爲訓詁傳于家河間獻王
得而獻諸朝其後傳之者有謝曼卿衛敬仲輩而鄭

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疏之者
則有何允全緩暨唐劉焯兄弟至宋歐陽氏作詩本
義蘇氏有詩說惟鄭夾際專詆毛詩叙及朱子作詩
傳詩叙辨而詩解定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漢初傳行
于世者四家曰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新莽之後
鄒夾不傳惟公羊穀梁立于學官而左氏最後出公
羊高受之子夏以傳其子數世至董仲舒以公羊春
秋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而作經傳集詁穀梁赤亦
云子夏弟子自孫卿申公至秋江翁凡五傳而漢宣

帝好之遂行于世漢魏以來註之者有尹更始唐固
孔衍江熙等十數家而晉范甯以爲膚淺乃著集解
十二卷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至賈誼爲訓詁以
授趙人貫公劉歆校經籍嘗欲立之不果至建武時
陳元最明左氏上書訟之乃得立後賈逵服虔皆有
訓解至晉杜預酷好之乃著集解人稱爲左氏忠臣
乃若三傳之外不泥傳以爲經者則有啖助趙匡著
纂例辨疑而陸希聲有通例韋長徽有統例宋伊川
程子亦有春秋傳至胡安國折衷諸儒作胡傳世遵

用之周禮出于漢初至哀帝時劉歆好之乃置博士
門人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子春各爲
之解漢末馬融作傳註授之鄭元元爲周官註畧而
孔穎達有疏至宋則劉敞有註王安石有新義俞庭
椿以爲冬官不亾散于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中其
說而王次點有訂義元儒吳澄邱葵有註釋儀禮出
于孔壁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其後瑕邱蕭奮傳
東海孟卿孟卿以授后蒼后蒼授戴德戴聖慶普謂
之五傳弟子爲之註之者鄭元疏之者賈逵禮記乃

孔子諸七十子共撰漢時雜出者二百四十一篇郎
后蒼曲臺雜記也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刪爲四
十六篇又取月令明堂三篇合爲四十九篇漢鄭氏
有註唐孔氏有疏又有應氏集解而今所行者則陳
澔集說也要之儀禮爲經禮記則其義疏得朱子經
傳通解而二書乃完孝經十八章出于河間顔芝孔
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習之又有古文二十二章
與尚書同出而孔安國主古文鄭元主今文註之者
凡百家今所存惟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至朱子刊

誤出而孝經有所折衷矣論語有三曰魯論齊論古
論初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蕭望之張禹之最
後出能兼考齊論而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爲之
訓鄭元參考齊古爲之註而王肅有義說何晏有集
解孟子註于趙岐分爲四十四篇陸善經宗之而仍
爲七篇其章句音釋則有張氏丁氏二家至宋朱子
論孟集註或問出而諸家皆廢爾雅倡于周公成于
子夏自終軍豹鼠之辨而其書始行晉郭璞研窮十
有八載而草木蟲魚皆有考證後有註家莫與京矣

此十三經箋註之畧也

祀契議

乾隆元年月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謹奏御史蔣炳
奏請升契神主於啟聖祠中間與五王並祀等語查
契爲明倫敷教之始向來祀典未備今蔣炳請補入
祀典自屬應行但請升神主於啟聖祠中則契爲商
之始祖於孔氏有君臣之分祖孫之派恐有未安其
應如何崇祀以隆典禮之處請　敕交該部詳酌妥
議具奏奉　旨該部詳酌妥議具奏欽此欽遵臣等
謹按祭法當祀者有五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古帝王名臣列在祀典者十有四人而契
居其一故曰契爲司徒而民成所謂法施於民則祀
之者也是契之當祀自古記之矣前世典禮未備無
祭先代帝王名臣之文至隋祀先代帝王於陵寢堯
廟在臨汾以稷契配此前古祀契之可徵者至明太
祖洪武六年始建帝王廟於京師二十一年定歷代
名臣三十七人從祀兩廡唐虞之臣則祀皐陶伯益
夔龍伯夷獨稷契不與我　朝因之推原其故叙稼

明備二聖之功爲大而獨不與者非遺之也蓋殷人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列湯武於上而契昔
日配天之祖祀之兩廡之間非禮也此稷契所以不
與從祀之故也第后稷在漢祀於靈星歷代配享太
稷雖不與功臣之列而祭享猶存獨契以敷教明倫
功施萬世而不得臚於廟祀豈非闕典今御史蔣炳
奏請入祀洵屬可行至謂升主於啟聖祠中與五王
並祀等語則疑有未安者其說有二五王爲先聖之
高曾而契乃殷之始祖於世則遠矣禮諸侯不敢祖

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孔子雖爲魯司寇亦卿大夫
也而祖契於分則僭矣然臣等稽之往牒考之當今
量度時宜細加裁酌又有當別論者昔漢元帝時求
殷之後故宋子孫分散無統匡衡議以爲王者求二
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按以春秋之義宋
不能世守則當更立殷後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
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六年遂下詔封孔吉爲殷紹
嘉侯進爵爲公有地百里以奉殷祀由是言之則孔
氏已承殷後於周有君臣之分於商實祖孫之派世

雖遠而非違也又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
宣王自是歷代咸以王爵加封至我　朝尊崇之禮
度越往代　國初文廟謚號尚稱文宣
聖祖仁皇帝備極推崇　御書萬世師表懸之文廟
我
世宗憲皇帝仰體
列祖崇儒重道之心雍正元年特降　諭旨孔子
以上五代並追封爲王爵夫生民未有之聖固不可
以爵位拘而王號之崇且隆於五世以此上接殷宗

復何嫌於僭越況辟雍爲風化之首庠序乃義法之
宗語聖道則先師集其成論明倫則契實開其始祀
契於學亦祭川先河之義當然又非直追溯世系已
也今祀於崇聖則致澤之淵源聖裔之統緒兩得之
矣應如御史蔣炳所請升神主於祠聖中至云與五
王並列於禮尚有未安宜別設一龕位在五王之北
其稱號當據商頌仍稱殷元王契至於俎豆禋獻之
儀俟　敕下別議須直省郡縣學校一體遵行庶於
祀典妥協臣等知識愚陋未敢擅專可否定議伏乞

皇上睿裁謹奏

建文謚議

竊以易名之典定自周公歷代帝王遵之不改明太祖嫡孫嗣位改元建文在位四載成祖入立革其年號以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既無謚號後遂稱之曰建文君以紀年之名加諸君位之上稱於簡冊在古無有終明之世以成祖子孫之嫌因循忝襲莫覺其非討訛正謬端有待於　聖朝今明史告成建文紀年已復其舊而建文稱號尚仍其故洵爲一代闕典我　皇上特降諭旨爲之追謚此萬世爲公之

心百王不易之典等春秋之特筆俟後聖而不惑者也臣等愚昧何足及此謹遵　旨會議竊攷建文天性仁慈如在儲而更定律例即位而詔均田賦蓋慈惠有餘而剛斷不足假令內難不興當亦守文中主按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建文似足當之宜謚曰惠皇帝臣等冒昧擬上伏乞　皇上睿裁謹奏

歷朝錢法論

菽粟可食而民重之布帛可衣而民重之錢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而民亦重之者以其足以齊布帛菽粟之窮而便于民也古者貴粟布以易器用錢幣或偶行之以爲權宜之計而已而後世乃與粟布並行而不可一日無夫自禹鑄歷山之金湯鑄莊山之銅太公立九府圜法管子以刀布爲下幣錢之制葢昉諸此然而歷代之法不同而其變更亦至不一請試得而陳之周景王鑄大錢其文曰寶貨秦錢質如周而文曰半兩漢高始鑄榆莢高后變爲八銖文帝改爲四銖武帝則有五銖蜀漢有直百吳有當千晉有比輪陳有六銖梁有兩柱魏有風飄木浮宋有綖環荇葉晉有四分隋有糊紙唐初行綫環武德改鑄開通元寶至肅宗有重輪之錢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五十宋置鼓鑄之地于諸路而嘉祐行折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銷錢爲器者罪漏錢出界者誅安石一弛其禁而國用耗竭錢重難運乃設楮以代之蓋昉于周禮之傳別始于漢武之鹿皮而其後眞宗置交子

高宗置會子金元承之爲寶鈔較而論之楮鈔造于上則有出而無納行于下則有敝而無用終不若錢之便明太祖初鑄大中通寶登極後改鑄洪武歷世皆設寶錢局總而論之錢之利民欲其行如流水其或壅而不行則輕重之偏也若景王之大錢高后之八銖蜀吳漢晉陳梁之制及唐之重輪宋之折當皆偏于重者也漢初之榆莢與魏晉宋隋之錢皆偏於輕者也夫過重則趨于輕過輕則趨于重此物理自然之勢而權子母以濟民則單穆公之說爲不可易也乃若錢制輕重適中其漢之五銖唐之開通乎明設寶源錢制與漢唐相埒可以行之無弊 國朝因而不革此錢法之最善者也

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論

樂有本焉有末焉有致本之具焉前世之於樂先其本而後其末後世之於樂求其末而遺其本前世之樂其致之也難爾成之也易後世之樂其言之也易而復之也難人皆曰古樂之亾久矣吾謂樂未嘗亾也亾其末耳本未嘗亾也亾其致本之具耳所謂末者何器數是也所謂本者何人心是也所謂致本之具者何人主之政是也善夫周子之言曰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斯言也可謂得樂之樞要矣試申論

之樂之作也昉於律律昉於黃鍾之宮截管以求聲布灰以候氣累黍以合度上生下生益一損一五聲三變七均十二律之類此制樂者所必由也今皆置之勿論而獨惓惓於善政何則樂之本不在是也古者聲容之事付之有司而人主不與焉故九韶之舞典於后夔六代之聲存於司樂皆以一官掌之而其事已無不辦其數已無不精秦漢而下代求古樂其君若臣萃天下明智之士相與咨嗟太息討論而擘畫之若京房杜夔荀勖阮咸萬寶常王樸牛弘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胡瑗司馬光之徒或以准或以笛或以玉尺或以帝指或取諸嘉量或取諸牛鐸以至于穀有縱橫之異徑圍有廣狹之殊上下數千載間其用心可謂勤矣卒之清濁不調高下不協元聲不定而樂終不可得而復古者帝王之世其君端拱穆清於凡象德象功之事度數聲容之節一切謙讓未遑而獨以勤民為務煦育而安全之休養而生息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三綱明九法舉百度典章藹然備具所以懷保之者無不至惠康之者無不

周德厚侔乎天地利澤施於四海治已定矣功已成矣而猶不敢言樂必且遲之遲之又久至於百年必世之後德化洋溢淪於肌膚浹於骨髓然後採風謠與雅頌詔太師而授之弟見宣八風則從律而不姦節八音則成文而不亂由是被之管絃播之金石奏之郊廟之中九變而天地神祗人鬼皆可得而饗焉呼何其致之難而成之不疾而速歟夫後世考求千載而不央而古人一旦而定之後世以歷代之材究之而不足古者以一二伶倫領之而有餘豈古之聲

氣定而今之聲氣難尋歟抑豈曠世之學亦不若一代之矇瞽歟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毋亦其本末先後之間未之審歟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太史遷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著樂以宣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元聲可定而樂本立矣然天下之心和由於天下之民安天下之民安由於人主之政善政不善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心不和心不和則氣沴音乖元聲難定而樂無由起後世政散民

流愁苦悲怨之積干薄陰陽盈天地間舉皆不和之氣而獨留中聲以爲之制樂無是理也至治之世教化翔洽萬物得所太和之氣塞於兩間以之制樂而元聲反不可求亦無是理也然後知古之聖人置樂而不務者乃所以深務之也後世求古人之故迹而不可得者非聲氣之元獨難辨也又非聰明智慮不逮於古也治其末而遺其本與其致本之具焉耳以故歷數千百年而咸英韶濩之響不再見於天下者非古樂之不可復而古治之不可復也夫樂豈嘗一日亡於天下哉何也樂起於人心人心未嘗亡也特有和不和之異耳和則優柔平中而淳古之音可還不和則導慾增悲而奸淫愁怨之失流而不返和與不和在人主政治轉移之間耳若夫器數之末則固不能不亡者也今夫祖宗之遺器子孫守之數傳而後浸以散軼而況區區璧羨尺度之間處數千載之後而欲講求於數千載之前又何怪其治之愈詳而失之愈遠乎夫唯脩其致本之具則本立本立而所謂器數之末者可一以貫之矣然則世主惟無意於

樂也世主如有意於樂其亦折衷於周子之言也夫

宜黄　藍千秋　長青

碑　題跋　雜著

朱侯去思碑

宜黄邑臨崇之間山阻石盤鬱峭崿水清以駛田不滿十萬有竹木麻葛之饒其俗丁男耕牧女績麻枲商通楮布于四方民以給足無他望其士多幽奇拔立好讀書吟歡泉石不崇虛譽不樂仕宦于進大都民俗儉樸有唐之風于撫屬最爲淳古自閩氛滅熄

來四五十年不見兵革民益殷阜吏其土者思剝朘以自封殖乃腹黠胥誘三老爲猾藪爲囮以釣豪暴用恐喝其鄉之愿民上下相與爲奸利俗乃寖偷漓淳雜出貲饒於初而風益降爲無良牧整齊之故至此邇遂以剽儇健訟著聞而實非其故然也　今上四十有一年朱侯自檇李來撫宜不匝月洞厥弊根乃鑿蠹薰猾剗厥三老姦藪一空豪右斂手有仍故習而哮于鄉者遂谷老稚咸得履尹庭以自直一切苛陋不便於民者芟刈剗削不留毫毛山氓得復暇以耕女婦得復安以績士得復尚古處以自貴愛駿駿乎將返其朔焉居亾何侯以母老乞終養去而後編氓丐於野諸胥豪猾賀于室羣士顧愕攀轅留之不可而後婦稚震駭老人兒啼旣已無可柰何宜士相與言曰盍鐫諸樂石以垂侯休其有識者曰不然良吏爲上牧百里民釐弊返淳以宣德意其分守固宜爾侯豈爲一朝之譽出此且而不見世之殷民者豪胥分竊脂澤因以肥腯其來也頌聲洋溢去則愁心哀思大書深刻以誇茂隆者比比獨柰何疑侯於

是又類希德色以貽不便侯者口實弗靳茲以表侯之異且以吾屬虛無人事遂寢侯旣去十有三年猾弊日以復宜民思侯之德勿置宜之士又相與言曰侯之去宜久民之思侯益新柰何古之爲政者設置方略以垂無窮其人去其政猶然存耳侯綰苇衰弊奪民于豺狼狐狸之窟而拊育之甫離尋求卽唾黜汨亂無遺賢者惓惓吾民旣去猶不能恝置者獨此心耳惟吾民感念切切至于俎豆尸祝不忘者亦唯此心耳還視舊政無有矣心寄諸其人傳之子若孫

將與其人俱逝且泯泯與貪冒庸吏共歸磨滅誰復紀之循吏中以昭示來者闔邑民思慕廢賢侯休烈弗載吾屬詎洵無人乎且事往時移復何嫌於德色僉曰乃今可立石紀矣維時邑縉紳諸君子授言于秋乃謹書其事于石俾後之有知者知侯之治非猶乎俗吏違道以干譽為晚近世不易有而宜士之紀載非世俗道諛者同也侯浙之嘉興人諱霖字咸若立石之日為侯去宜後十有三年今康熙五十六年之某月 日也

鉛山縣知縣施侯德政碑

鉛山邑閩越之衝道四通其南為車盤驛距武夷百二十里自分水關出江右抵兩浙咸取徑于是去驛二里許有橋曰祝公其來最久讀故記明嘉靖間邑人張氏嘗一再脩之壘石為墩架巨木其上又覆以屋橋乃固溪之源出桐木關山益高水益駛方春夏暴雨時作絕壑崇崖百竅爭噴木杪懸泉龍攫虺走崩奔排奡勢若驚雷故津梁之設視平流為倍難而近年砂磧為悍流雁聚水道大半淤為洲渚未至橋百餘步遂旁央一小澗壞民田廬直走數里而後乃與溪會居民臥木板為小橋行者始得通然小橋之溺人尤甚蓋澗小益難受水而易溢溪暴漲水去板不能一指行于以小故易之試驟越焉步稍欹即與橋偕墜澗底白石齒齒若狼牙迅流貫其中入即顛碎壓折雖親戚立岸上莫能引手救其險也如此自張氏繕橋後幾二百年矣至是復圮圮即江右浙閩之旅莫通車盤之驛道絕間以扁舟渡又苦覆溺即渡矣而小橋之險彌甚先是嘗有持募疏為利濟計

者然以其費太大輒止癸巳歲侯奉命來莅茲土甫
下車問民所疾苦有以祝公橋之利害進者侯愀然
傷之即持募疏捐貲以倡且曰是橋費大非廣募勿
濟乃勅鉛民暨四方旅寓肯出力爲倡首者得十數
人令遍募郡邑橋之貲獲什二三不足則又移牒鄰
封崇安令梅公請勅商賈之出途者各隨其貲之豐
儉捐毫毛以助給梅公協志響應如初越三載材集
貲克橋乃落成規制一如張氏之舊而屋加廣焉既
成侯履橋周覽上下指小澗語民曰此流不塞民之

害祇去其半耳雖然吾民疲矣不可以重勞吾其減
膳節用以成之乃投直傭役濬大溪之淤以堤小澗
凡費工三千餘捐金二百有奇而堰復成然後由關
達驛以通四方商旅安行民無墊溺之患鉛民及往
來之民相與太息咨嗟戴侯之賜又以謂不垂諸記
載百世後孰知其爲侯之賜者於是倡始諸人又相
與鳩工醵費買張氏基構講堂于橋南立石紀侯績
因同里鄭維英來請文且曰侯之治鉛多善政橋與
堰其一耳若崇孝獎節剔弊清奸祈雨雨應禳虎虎

遁又重興鵞湖建四賢祠其費倍橋堰迨橋成祠亦
成是得與橋連類書者余謂成梁除道舉墜脩廢此
王政也然俗吏未有能爲之者其巧宦見以爲不急
之務而莫之肯爲而短於才者又鞅掌于簿書錢穀
之間而不暇以爲或偶爲之而不出於誠亦終沮喪
于勢力之艱而中更者比比也以人所不欲爲不暇
爲者侯獨奮然爲之而又出于其心之誠然故令下
輒效其行之有次第條理民故不苦於謀始之難而
卒獲享其成功侯之德與才其過于人遠矣至若鵞

湖爲先儒講道之區廢於榛莽者已百餘歲侯汲汲
修之不憚煩上以對揚　聖主崇儒之休命而下以
啟牖來茲蓋民之溺于俗學與溺于惡溪險流等侯
既治其外復理其內其用意深遠而惠澤之溥且長
又非晚近世號爲循吏者之所能彷彿也其效至于
格甘霖制戾獸亦豈誣也哉顧偉績若茲宜得宇內
巨公紀之窮僻經生之言曷足以爲賢侯重請者曰
不然此非侯意也侯之政非以干百姓之譽而吾民
之私實有所不能已本吾民不能已之情紀侯之實

政用以垂世行後卽嚴處之言爲尤信且古之立言者豈必以名位重哉余謝曰立言之任夫何敢然論撰當世賢士大夫之蹟爲實錄以傳諸無窮固生平之願也遂不辭而謹述之且以誌向往之私云侯諱德涵字齊如浙之[illegible]人康熙丙戌進士代有名德以通顯世其家鵞湖書院相國安溪李公別有記故不詳以紀侯之政牽連及之請文鄭維英撫州宜黃人旅佰車盤驛始終勤橋事侯所命爲倡首數十人之一也

臨川助教吳遜周先生去思碑

虞衡之政脩而後山澤治草木蕃取士于學猶取材于山師儒之任亦士之虞衡也自四代之學廢漢唐以降舊制日隳欲冀人材之盛復還于古豈非議其末而遺其本歟近世學校之政寖疎師儒之選不重居其任者率苟以自恕無復矜慎嚴飭之意士亦相與貌奉之而情不浹去留落落其大較然也臨川于郡爲附郭往昔人文方內未易匹敵邇者士狃于俗師生之誼暌離無所別異于世亦其大較然也康熙

[illegible]上蔡吳先生來敎于臨先生年富而識老氣和而神清才慰閎而邃于學以禮待士意欿然如有所弗勝厥宇弗問而汲汲于往蹟若學南樹聲樓葬諸茂草而創新之悉先生之力爲倡導僦屋以居日進諸生課藝又校梓之以示激勸生徒講貫詩文唱和之外於大條當路絶跡無所造請夫以先生之才與其年之方富而小試于閒散宜其一切厭薄顧欿然如有所弗勝者不卑其官而重其任也脩舉廢墜課藝論文他人之所不易而非先生之所難然其職之

所得爲者止于是而先生無弗爲也挾宏才居令地能勤其職而不卑其官求之近世師儒殆未可以數數見者此臨士之所以薰先生之德而不忘久與之居而不忍去也今先生秩滿而升矣吾屬于先生快快然有不能爲情之甚者夫古之去今遠矣人材之不逮古又遠矣一有志于古之道而不以流俗自待如先生者涖之而士卽翕然服其教而慕其爲人然則人材之不復于古也豈盡士之過歟吾屬之不能忘情于先生亦不能忘情于古之道也今 天子聖

明文治振興百廢具舉先生以壯盛之年挾遠到之具異時得行其志而展其力之所能爲方且爲 國家振飭學校恢復古制一洗近代之陋而更張之將虞庠瞽宗辟雍鎬京之盛事不難復見于今日是則所跂望于先生以慰臨士之思者也遂相與刻石于臨之宮以俟之

跋劉虞淸詩卷

詩起于聲卒復返於聲聲繇心生萬物莫不然物無心而有聲非無心也觸之能鳴則性情具焉物有聲而無言非無言也言具于聲故三犧之用介葛盧知之人靈於萬物雖聲亦然聲之妙爲言言之妙爲詩詩被諸樂復還於聲以感萬物聲同故也古之詩不存存者三百篇感而有言言無隱志彼直以性情相示耳去聲未遠故感人最易後世之詩不然記載繁則取資也博科繩密則措步也危博且危故鈍者病

之敏者溺焉強綴爲言支離堙鬱與古判矣李唐標之令甲陶鑄一代高者遂能入而不溺自揭其性情以與古近若李杜輩是已近代樹的於經義名甚美而課最又簡李唐所攻過而弗問可矣復不自已而強罷力焉溺者弗出病者變爲剽賊眞宰亾而篇什溢栩栩然自喻適志於是萬彙之聲無不可知獨人之爲詩也不可知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虞淸之詩微婉靜逸密而不纖彼直游泳性靈折旋唐律而未嘗有人之說者存也故吾一見而能知之而益歎世之

強綴爲詩者之自汩其性情也然吾觀虞淸之爲人淵靜而愨泊然若無所營其質與人異則其能爲詩也無惑焉

書蔡某詩卷後

書曰詩言志千古作詩之本盡此三言矣夫詩能言志然後天眞呈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與觀怨羣職由此也末流俗情勝天機隱言志之本擬而詩亡是以三百篇征夫游女里歌巷謡皆可爲詩而後世才人學士連篇累牘之作反不足以言詩者天機與俗情判也詩貴讀書故少陵有五車萬卷之語夫詩之貴讀書者非謂抄纂陳言誇多鬬靡也欲其流覽會通陶汰俗情以發其天機耳或謂征夫遊女豈嘗讀

書彼目不見俗書耳不聞俗語籟發乎天言本乎志故出之于口可以詩可以樂又何假于書哉詩莫尊於陶李杜以降奉爲高曾非以其曠懷高致發於歌詠不雕不琢語見天眞不違乎三百篇之旨耶蔡君喜爲詩以詩卷見投君之爲與柴桑近也歸而咀嚼栗里之吟紬繹少陵之旨參以鄙之狂言如淳于之于公乘去其故方則將上友淵明析疑千載或以鄙言爲不謬歟聊書卷首以質蔡君

書煙江叠嶂圖後

豫章多臺榭臨觀之勝其著名者爲滕王閣然北郭有秋屏閣襟贛江以望西山梅嶺諸峯積翠如畫實爲臨觀之最滕閣以子安之賦得名耳康熙戊辰冢宰商邱公巡撫江右即秋屏故址搆堂其上而取王晉卿煙江叠嶂之名名之公餘從諸子暨郡士之能文者游息其間提誨討論因以成材者甚衆時秋甫弱冠冢宰始至觀風試文謬列首選秋自束髮學爲時藝妄希先正而步趨之爲時俗所詬病至是蒙賞

鑒竊自矜以喜既又攜冢宰以文章提衡一代窮鄉晚進偶以末技受知何敢輒自晉謁以是未嘗得見冢宰而登所謂煙江叠嶂堂者獨聞諸父老謂百年來持節撫吾江右未有如公者公去後四十年雍正壬子而京兆公以方伯至方伯爲冢宰賢嗣幼嘗隨侍于此至則重新斯堂舉先公之政墜茭冊蒐亦如之于是江右之民如復見冢宰焉政成甫再朞而公晉秩奉天京兆　命下眷念斯堂不置乃覓國工繪爲圖以自隨一時寮屬及吾鄉諸子相與詠歌是時秋在京師又不得見公而觀所謂煙江叠嶂圖者今年春擢授東都民曹乃得謁公于瀋陽見公亦如見先冢宰焉他日出示此圖展卷咨嗟久之蓋秋自繫官京師違家十餘歲矣覽斯圖也故國故都望之暢然何公之不能忘情於吾江右也抑公之是圖非如晉卿之以畫名也直以先公寄情游覽之區思其所嗜不能忘于心矧此邦之人爲先公之所經營封植者耶計先公之注念此邦與此邦之流連遺愛雖善畫者莫能圖即吾江右之不能忘先公宜公之不能

忘情於吾江右也世之仕者汲汲於遷陟視廨署若傳舍然何暇及登覽之趣與繼述之思賢者之襟懷其去流俗也遠哉秋故庇公之宇下得沐商邱之世澤者俯仰今昔不禁憮然爲敬誌數語於卷軸之末時乾隆丁巳五月朔也

跋熊允中凌霞軒扁額

熊子陟園冠甯隅以卜築憑梅峯于巾几曠朗昭融灑襟豁目若夫明霞孤飛返照雲上殆將彷徨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矣禦寇乘風藐姑射之飲露亦何以加兹

書臬憲樓公德政碑後　代

其以衣食奔走故十年中兩遊都下毎鄉曲人至輒詢故土時事則莫不津津于臬憲樓公之美政今年冬公以內召來京師始得一拜謁于邸第公以其部之民也一見如家人父子且哀其窮而恤之者無不至聞公在京師見人之困阨如身受之不憚解推之惠雖至于盎無粟栯無懸衣而不顧非直于其為然乃知公之慷慨慈惻其天性然也公之來也江右之民遮畱載道家弟宫諭碑以紀之公之遺愛悉著于篇盖民命至重故政莫大于刑獄至臬司則輕重死生定矣然臬司責逾重位逾尊議經邑郡以至于是相率唯受其成命椽曹循故事一再讞覆至則鈐署傳爰　奏當而已公獨不然一獄之成往復審克尤哀敬重辟至于無可置力而後已焉以是蒞政不逾三載所平反冤濡者無慮數十百條非仁心為質慈祥出于天性而能爾耶夫海宇大矣民生衆矣所恃賴以長育而矜全之者唯此二三仁人布列庶位賛勷　聖明俾之胥匡以生善夫家宫諭之碑曰上有

好生之君則下有種德之臣天之生公固將用之以弼教以成　聖天子風動之治豈江右一隅所得而私之哉其不才恨見公之晚獨自負知公之深竊以已然者爲江右幸以將然者爲天下慶也故不揣鄙陋而妄識一言于碑之後云

書潛節婦旌節錄後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聖人也曰人皆可爲非漫爲言而不徵諸事實也孟子固曰性善塗之人非堯舜語性善則堯舜與塗人一而已矣日用倫常皆性分事隨其遇之所值而各盡其性忠臣義士孝子貞婦其人皆聖賢之徒也其行事皆盡性之準也吾讀潛節婦錄而諦觀其事益信孟子之言不我欺而歎夫人之不盡其材也夫婦人之與夫從一而終有死無二者也知此義而持之以定力而外境之險

夷順逆無一足以動其中非聖賢而能若是乎吾觀鬚眉冠帶之倫平時讀書談道洋洋灑灑臨之以事變之途其所遭利害若毛髮即莫不動容戰色易其守而從之今以煢煢一弱女內無宿舂糧外無親戚鄉鄰之助當其途窮勢廹智者無所用其謀勇者無所施其力爲之設身處地以思所作爲無有不咋舌而縮項者而節婦視之若無人所難而彼易之人所苦而彼甘之此無他性固然也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于今節婦之天定矣歸報所天于地下矣

聞節婦之風者孰不稱之慕之而夷考其行又不能與之髣髴何也其稱之無異詞者性善故也其舉之不能勝者失其天也吾故曰孟子之言不我欺也含章來遊都下持其旌表之始末示余且請序之余久未暇今含章南歸乃走筆書其後以志予之向仰夫文無關於世教者不作可也可以厲世磨鈍若節婦者曷可少哉昔李白有言曰陵頹海竭文或不死余謂賢良貞淑之行豈待文以傳文以不朽之人傳耳公餘稍暇且當爲節婦傳以紀之豈唯一叙已也含

章名脩節婦季子其卓犖之文脩潔之行皆無忝節婦家教云

書靖難功臣

某年月日館胥送謄正副本功臣表三卷并底稿校對訖宇繙卷閱之第一行爲祺國公邱福其小注云云余不勝怪駭曰亂賊之威猶行於曠代耶夫亂賊之世天地反覆彼上不畏天下不畏民中不畏義士忠臣以爲莫予何也獨至身後史官之筆則其勢不能不窮卽亂賊亦知其窮也第以事勢既成只得悍然不顧付之無可奈何耳若謂時移勢易史官定一代之是非而餘威猶行而人不敢議而或從而寬假之且爲之詞焉此則亂賊之願望所不及者也今有

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見之者曰彼非賊也民也此人非病失心則其爲禦人者之黨無疑矣今也身討賊之職執討賊之柄遇亂賊不討而又假之辭是非與亂賊比耶身與亂賊比是亦亂賊而已矣向謂亂賊於一無所畏之時獨勢不行於史官而今乃無患焉斯眞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安得不滋懼耶噫

釋言

余編脩以乾隆元年夏丁母憂歸三年春未祥而復有父之喪是年冬 皇太子薨編脩之在職也侍講讀于 東宮至是聞變以四年春正月抵京師哭 皇太子于園寢 上有旨留侍 皇子旣而以其父未葬仍命回籍終喪將行編脩諗余曰棟之來有議其不當來者今求歸得 請又有議其因執以要名者先生其謂我何秋應之曰禮以義起順于人情有權有節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之謂禮夫禮豈一端而已或主于恩或主于義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昔曾子問于夫子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及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夫子張友也曾子以其服哭之而況於 皇太子乎曾子而非禮也則吾弗知曾子而無非禮也則以其服哭 皇太子于游所謂以于禮者之禮也又何議焉因書之以釋編脩之惑

藍戸部集卷之十九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說 引 疏 頌 贊

雷動和字說

吾友雷先生貫一之季弟鉠旣冠于家以尊甫之命爲之字而以咨于秋且徵其說焉秋聞古者旣冠則賓字之以敬其名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執友或命之以訓詞則拜而受之余不爲賓且不當摯見訓詞之分則請爲之說以復先生可也按說文鉠一作鈌鈌讀如央許氏以爲鈴聲然詩曰和鈴央央則非獨鈴之聲也在軾曰和旂上曰鈴古人尚聲物象以之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鈴之制類鐘而小雷霆餘聲鈴鈴然以振出萬物古有鉦鐃皆鈴之屬用之行師其上飾以雲雷義亦主于振起云余謂鉠英也英則發發主動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央中也中則和央央聲之和也易雷出地奮爲豫非和之謂耶萬物蟄藏於冬無以振之則不動然動之不以和則有迸裂迫竭之患君子之視躬也振之以去其惰慢

而成之以和然後才全而德不形於以受大而不驚則爲兼斯義而字之曰動和且申之以說以復先生庶幾責成人之道而非敢以爲訓詞也唯先生有以教之

羅潛吉字說

孫婿羅生克極字脩吉以字與名不協請更之余爲充其名曰脩而字之曰潛吉生請其說余曰昔人語脩曰潛者何蓋脩非潛罔克有功中庸之卒章曰衣錦尚絅惡文之著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曰不見曰爾室屋漏非潛之謂歟尚絅惡著蓋君子之用心于潛也在易之乾初九爲潛潛雖勿用而用實基焉三爲乾之成四爲初之應在淵潛之

境也龍惕潛之功也至于遁世無悶確乎不拔而後潛成由是可以見可以躍可以飛故曰用實基于此也厥脩之乃來罔覺匪潛奚由致矣雖然此聖學也而時學亦必由是生篤志舉文經藉邃奇可觀余懼其騖于世趨以喪厥守則所謂的然日亾者重可惜也故爲之說以警之生其繹思余言所獲豈獨在時學乎哉

日登字說

李君國梁字日上以上之義弗協于梁圖所以更之耆而衷其說於余余謂作室之具有棁有楹有栱有桭有橑有榮面梁處其一焉一物不具不可以成室然棁楹栱桭榮橑之類畢備而梁之未登猶無室也故梁于室之用爲最尊楚人謂之莛或謂之極物之至者謂之極而梁亦稱之莊生謂上梁爲登極其義可思也工師度材于山或可以爲棁爲楹爲桭爲栱爲薄櫨爲棼橑而未可以爲梁可以爲梁其材之美

可知也美其材故其舉之也重而處之也尊君子之登假於道而志諧其極也亦若是則已矣請爲君易其字曰登庶於梁之義爲有協矣乎夫栱桭楹棁之類材成則區分而措置之耳獨於梁而曰登其爲任誠重而用于人之力匪輕也堅其守毅其氣力舉之而無負其材之美焉在勉之而已

徵壽詩引

宜黃余庶常之母紀太夫人賢母也庶常家世儒素尊公果園先生績學高蹈太夫人以賢明佐之性孝謹兼通書傳庶常垂髫太夫人卽口授小學孝經毛詩魯論等書動止必傚以故德器夙成諸昆季莫不英特昔元儒虞伯生幼時其父携之嶺表無書册母楊氏口授經史古文由是伯生甫就傅已徧通經籍文章爲有元一代宗師庶常其鄉人也蔴里間稱太夫人以媲虞母云世之盛也敷錫遍於海宇雖閨閫

有士君子之行爲國家產毓賢良而德與福兼萃之豈偶然哉冬杪念五日爲太夫人誕辰甲子一週庶常未散館例不得請假歸爲壽屬在册好有登堂稱祝之誼作爲詩歌郵致其里述太夫人之德與福以鳴　國家之盛以慰庶常白雲之思其容已乎是用布告同人并啟大人先生冀聆風雅之作

徵羅母謝太孺人壽言引

同邑羅子其宿以雍正七年選拔貢於雍肄業久之思其母謝太孺人春秋高怏怏不能留旣又聞其長兄卽世亟請假以歸怡顏慰母枕席涕泣欲留家侍養無復北行之志太孺人不懌名讓之曰汝以郡學生得覲 天顏入辟雝薰炙公卿賢士大夫閒不終槁於蓬藋汝之幸親之願也今汝兄雖逝汝弟能養乃以我故依依庭幃不往卒業是得謂之孝耶汝子克樹讀書有志攜之隨行亦可擴其聞見羅子稟母

命遂率克樹復抵成均益太孺人賢明素著中道而寡訓三孤子以德義均能有成膝下孫曾二十餘人莫不敎養如法今年十一月爲太孺人七十誕辰羅子引領南望意不自得會大司成以肄業期滿者百二十人奏請奉 旨以敎職用羅子與焉人以小試爲羅子惜羅子顧獨喜謂得還籍養親且欲以親之年見於士大夫同志之文詞因以爲壽以爲其榮也視鼎養爲尤愜云夫太孺人不以身老而曠其子之學羅子不以遠遊而遺其親之年固皆可紀者况羅子邀一 命爲儒師漸行其所學克樹之業日益進其所以顯揚者未艾茲之歸也宜 聖天子之德意鋪陳士大夫之歌詠以是拜太孺人於堂太孺人喜可知也千秋熟悉太孺人之賢而又稔羅子之志也故謬爲引述俾乞言於賢士大夫焉

歐陽太君旌節錄引

仁皇帝御宇六十有一載德化翔洽仁恩汪濊霑濡
羣生蠢湧旁魄厈蠁布寫大治濯俗男義女貞淳風
從化無有遠邇　今上嗣丕基兼綜條貫發皇揚詡
光天之下蠕動蟄奮日月光華靡不快覩維康熙五
十有九年粵西撫臣疏題恭城節婦歐陽氏守貞合
例請　旨加旌歲終禮部議上請令官給銀幣建坊
旌表　制曰可雍正四年　上命各直省學臣舉
諸生送部引　見余濫厠焉五年春三月兩江粵西

貴竹共八人引　見勤政殿粵西二人其一恭城陳
憲祖則節婦子也既授職余與憲祖同官太學因得
聞節婦事甚悉節婦以二十三歲一弱發當兵戈蹌
踉際舅暨夫兄弟相繼淪沒手扶病姑携穉叔襁褓
三月孤兒內外無所依倚中更盜賊火災備歷諸艱
屹然不移其志卒之力肩喪葬侍養婚嫁教子底成
應賢良辟異哉貞操勁節特立孤行孰有與節婦京
者余嘗怪詩三百篇賢人君子懿德高行無所不具
而婦以節著者柏舟之外無聞焉豈女士貞淑自古

故難之耶此人倫之儀則　國家之瑞事既獲上
聞尤不可不亟為紀載被之歌詠表　聖代之休風
礪世摩鈍以發幽光者余忝居史館既書其事以備
傳記又僭為引述倡我同人導揚篇什以與日月爭
光所謂秉彝之好倡予汝和者也

熊氏析産引

賈子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然則近世之分財其昉於秦俗乎予謂不然古者父子異宮則析居之始也壯授百畝則析産之始也人代相禪若木之枝若水之派同一本原而後必別異其勢固然也是以古者有同財數世者其德義可風而不可以率天下唯於其末之岐而不忘其本之同則參天之幹同衛根株到海之流同洩尾閭是足貴耳康熙庚寅熊君廷友延余於家塾課其諸子若姪君

起家儒素有聲膠庠而出其緒餘脩業治生頗饒於財然被服供奉儉甚余必知君之殖産將不知所底止別去後游宦燕冀歷涉遼海迨戊午拂衣歸里而君已古人矣追憶館君家時遂三十年今果以富甲其鄉諸子文學彬彬列于鄉校咸均而儉樸布素不改其舊余欣慰焉君四子卒之日有孫七人長而逵子四次而達早世子一次宏[illegible]子二幼[illegible]無嗣先君九月卒君命以而逵幼子爲其嗣君卒於乾隆元年存日即均分其産爲四又置學田如干今年秋而逵兄弟有母之喪余往弔事竣出其先時析産冤圖之冊請弁言予謂以産授子姓計久遠者無他魯論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斯言盡之君之析産既均今諸子兄弟皆和吾知其永無貧寡傾危之患矣抑又有說焉予嘗謂有詩書而無恒産則不免于饑寒有恒産而無詩書則不免於鄙野二者兼之爲難君儲厚産以貽諸子又爲之置學田非欲其世世子孫兼二者而有之耶夫所謂詩書者非僅以文辭緣飾之謂也有詩書則知禮義知禮義則泯爭奪故田廬

雖廣而有德禮之好無多藏之累買傳之病秦人所謂耰鋤德色箕帚誶語者皆不知有禮義之故也諸子其繹思予言毋以老夫之灌灌而厭聞之則所以保世滋大者無窮期矣

禪和峯重脩山寺引言

距予家七八里有峯青碧如削峙東北隅曰禪和其山脉發源于華蓋歷肺腑新泰諸山蜿蜒南行再折而北至臨祟之交衍爲平田突起岡阜橫亘十數里其尾西掉爲太和山而昂其首於東即禪和峯也禪和居吾邑下游於郡城爲西南屏障形家以其嶔崎聳特云有隹陰地故郡人卜宅兆者多游焉峯巔故有寺不知建于何時山高風厲屋易隤槩僧亦罕居之比來猶蕪廢云予爲先人擇地嘗一再過其下山

行疲頓苦登陟欲上輒止又聞屋壞無居人則益厭往但從山麓望見之焉昨臨川人有因吾門來請者謂迺有開士某某將重建山寺乞予言爲引予謂茲山雖屏處一隅然于郡西南半壁獨頴銳峭拔矗立雲間無敢與爲偶者且倣兀宜水之末流而旋其面目若將爲迴瀾之砥者又密邇于予家僧能爲之脩其廢寺豈非余之所樂聞哉且夫山川能爲郡邑障蔽而標其奇以壯之觀是眞所謂隹風水也豈特一人一姓之所關耶茲山既能爲郡邑增重而又有是

僧能爲增重郡邑之山而新其廢非獨余之所樂聞固吾郡邑之人之所樂聞者也以名勝增重之地動樂聞者之心而募金以脩焉其誰有弗從者僧亟圖之予且拭目山寺之一新攜笻登眺以慰予夙心云

釋慧輪募疏

學浮屠法者慧輪衣破衲著敝屨手持募疏一通將乞衣具于四民之家而請予一言以爲之引余笑曰予學浮屠吾聞浮屠之爲教也淸淨寂滅男女皆務棄所事以求脩證今衣之所出也必絲麻女紅夫男不蓺無所得絲麻女不織無所爲女紅男女既淸淨寂滅捨所事以事佛衣曷從出是必如韓子所謂羽毛鱗介以居寒熱而後可也今浮屠忠以其說易天下肯授之隙而使之攻耶子之所求非子之所自治

者也吾何以爲子言慧輪不能荅或曰彼固乞予言以爲媒今反捫其舌耶予曰不然是即吾之所以爲之媒者也明是說于天下爲吾民者政宜捐以予之使知吾聖人之道之果不可易而其說之果不可以行也則非彼之能化乎我而固我之化乎彼矣其爲施不亦大哉遂書以授之

原缺第十六、十七葉

勸惜字紙募疏

自一畫肇於馬圖三倉始自鳥跡天爲雨粟鬼爲夜哭自古在昔以迄今茲書契既興民用攸利其宜尊敬寶貴豈待言哉顧赫蹏代觚腧糜染楮而後百姓日用不知於是蛾術之編兎園之册斷簡殘文奇言隻字往往棄地奚止覆瓿是爲褻天侮聖殊堪怵目傷心在學士大夫之家猶能珍惜至通邑大都之地豈盡信從苟勿禁之自上奚由遵之在下昨覽治堂移牒代述商人呈請具見深心良足嘉與亟如所請

中禁并爲倡率捐貲選擇蘭若一區募集方外數輩遍行掇拾悉力搜羅庶使敬天崇聖之事纖悉具備婦豎咸遵其有裨於世教豈直與飯僧佈金希冀福利等哉斯眞義舉諒有同心聊弁數言用彰激勸云爾

天德發剛呼號匍匐正厥典常綜覦不溺爰提其綱
先生憫之復弛一方昔何以殺今何以章秋肅春温
故匪兩義彼劓其鼻我則續之彼捐其脰我則贖之
彼以其忍我以親親天經地義振古長新卷軸具在
以貽後人善繪莫圖先生之神仰止高山敬贊曰仁

謝碩堂翁像贊

睟然一老悉悉恂恂其容之肅也以嘗與於三賓其
神之完也以未濟其天眞在昔幼輿之像虎頭謂宜
邱壑今茲東山之影庶庶幾得與比倫

黃君美翁像贊

以予所聞翁蓋長者也然實未識翁之面而況其像
乎以予所聞人之面未必盡肖其心也而況於像乎
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彼皆聖人也留侯狀如婦人女
子亦僕之偉人也貌豈足以肖其心乎貌不足以肖
其心而求之畫益遠矣以予所聞翁長者也翁之貌
予烏乎知之翁之像予烏乎知之

劉母■孺人像贊

家之隆也其容肅肅歡之承也其色愉愉若茲懿範
固宜出崑山之珏毓鳳林之珠下視弁山之載勝者
彼且睢然蕭颯而遜此容與

洪母■孺人像贊

昔予洪少卿來遊京師客臨汝李少司空所余一見
之年甚少容止脩雅曩余識其先尊人於郡城訊之
云老母羅孺人尚健余頗訝其遠出少卿瞿然謝因
述母之賢謂疇昔王母老疾臥牀孺人躬侍湯藥旅
厠腧數歲不少衰少卿遠遊思親不得見則圖像而
瞻仰之且索讚語焉余謂內言不出於梱矧圖形以
示人乎哉少卿寓陟屺之思乞言以冀顯揚是則孝

子之志也乃爲之贊曰
婦之懿不踰帷婦之容不可窺孰貌是遊子思述孝
德匪嗟吁色不彝心孔刻令聞承太史書

藍戸部集卷之二十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尺牘

與熊夔若

秋聲初動殘暑尚驕吾兄宴息廣廈激滛飲水視弟輩野居終日露形挾扇看木陰移徙者勞逸何如曩以山田數畝托屬外庄聞有謗弟以虛租相誑者大堪一笑弟唯拙於謀生不曉人間機事以至此耳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耶吾兄非皮相士諒不過聽非租追七分吏呼殊怒新收數粒未穫前已剜肉醫瘡矣那能復應官家吾兄存戸米銀數錢肯爲弟納去得稍緩目前甚大惠也向語宏簡錄已俗買否暇時過訪當一借觀

又

承命作譜序二首傳一首墓誌銘一首共計四篇附政付梓疎懶鈍拙久辜尊托幸勿怪也來諭推待過當弟固不遇然以比莊周屈原夫何敢當弟屈原造憲令不肯爲上官大夫攘肙卒致得罪死而不悔以屈子之賢而猶不免豈文人之自好千古有同病耶若弟近作未必足以垂世行後即嫁名齊𦫳胃貴官顯爵以自掩其短何不可者詩文尊稿妄以意點次恕其狂悖爲荷

與某

士幸而爲天之所欲玉汝衣食之憂其所宜有以憂衣食故而乞求於人硜硜自好者恥爲之天下士則不然古之人有言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苟絕迹于權勢捐慮于造請鄉里假貸以濟目前之困雖不擇人而告之可也况所告者之亦爲天下士耶曩者郡城會晤倜儻眞氣已得之眉睫間今適有首山之呼願因子敬先生而謁之門下可與不可唯從者命之弟毋使有失言之譏則幸甚

與某

前幸同寓既而我出子止恍若申徒之偶執政也望一過山齋候門而車聲不至豈猶然執政意耶一咲

與某

無脤大屨不遇靈柦孰謂全人脰肩肩耶弟殆類是

故前試落魄自謂固然不足爲知己恧也貸錢久不還得毋以我爲大忘今奉來

與羅小波

昔戎夷與一弟子宿于野天寒甚幷衣可以活一人戎夷謂弟子曰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其與我衣弟子復之曰我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遂凍以死余謂夷既知其弟子而又責之衣殆將俾之以一死易不肖猶未絕望于弟子也雖然死生之際亦難矣今以田易金以濟

須臾之急非有所求望也而又非關死生之際也然子之靳之不啻若沍寒之衣是又戎夷弟子所不爲矣嗟夫古今人不相及使戎夷而居此世且奈之何哉

與某

閱此選知近日文病在俊在輕在熟在快在空滑儕救之以拙以生以遲重以樸澀蓋凡文字語過俊者則氣輕氣輕則味促其始慕爲靈快其終必流爲空滑則此中元氣不可得留其流之弊使學者不肯讀書蓋其一種空調子伶俐後生可以不學而能此物既行伸紙即是豈肯復向書本中鑽研此文之大弊也思意如此故于選中頗示抑揚不惜唇舌有志于此道中作巨子者或不抑揄吾語第恐時輩見之又謂是勸人食馬肝耳

答熊廷友

前者君男欲學文因移僕自近僕意有所不安而君固廹之遂阿君意爲面從與古人然諾之義無涉君來書稱引殊不當揆君之意大約以賢者責僕耳然僕竊謂君之待僕賢不賢兩無所居也何則賢者惟

其儀而君之書幣不至徒以吾友再三不可之後乃舉僕以塞責不賢者惟其物亦爲是儲偫之豐足以資其匱乏雖藺足百里之外身與道詘有所不恤而君之節嗇儉薄有所損而無所增儀既如彼物又如此僕將爲名高耶爲實厚耶故曰賢不賢兩無所處也且縮嗇者君之所易藺足百里之外而往教者僕之所難君不肯捐所易以嘉惠僕而責僕效所難以事君或者不可乎僕固不能賢然亦不可以虛拘也願君裁察而熟計之毋徒以不信之罪罪僕則幸甚

答熊渭求

鄙人幼而好道嘗受相隺之術于浮邱隺有卵生而形大食魚鰕饜粱肉爲人所馴擾而不能去者此凡鳥也乃若逆海仙品胎生而臞朱頂玄裳吸風飲泉應時長鳴聲徹九天雖與人狎處然當其注目冉霄飄思塵外即振翮凌風奮飛海表終不可得而羈也彼隺者仙人之騏驥固然無怪抑又聞諸南華老仙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今使嗛嗛之食足以羅致羈縻則且下爲澤雉笑矧可以驂雲鴻而駕海隺哉神仙之事固未易言因翰諭而偶及之聊此布復不一

答某

接手敎爲扼腕太息者久之年年與三五少年蹋蹐摩肩作乞兒相於貢舉門外既徹棘而復成空花思之可媿亦可恨也僕之落魄固無足道以吾丈之邃密宏深所以較其毫釐分刌者何詎出諸郎下乃亦蹶于一遇與喘喘怪事也夫文章憎命自古固然李唐以詩賦取士而太白子美不與制科有明以經藝

馳聲海內者無若陳方城至暮年而始獲一第此中消息豈可究詰耶然僕竊謂科名一道祗以售帖括之勞耳我輩所以自立于天壤者更有事在僕每中夜披衣徘徊廡下自念百年將半道不加脩內顧此中尙無可以終老巖穴者若夫持三文雞毛筆與諸郎角逐僕雖罷駑尙能左提鼓右援枹從吾丈以周旋也嘆老嗟卑之念願姑置之以作來秋之氣率復不一

與洪一蒭

疎懶成癖久辜尊委前重自振奮僅乃完事詩與文俱無足觀然承長者命當其下筆著紙時目中頗無一切也唯大方裁之敎之約言十二自足不朽茅藏之名山可也至於付梓似亦不必大意已見鄙作中先生非逐浮譽者諒勿靣斥愚言也寧都李君壽詩在城時爲顏兄所強向欲託先生代爲之然亦不必嬾人正務不能了可責以應酬雜事耶多年摺扇書近作於上幷求教正搗港賽神舊俗今歲特苦雨多天霽肯來翹望枉駕不一

寄李穆堂學士

冬杪有札并詩文寄梅生所來想已達左右本意欲區畫資斧謂獻歲得發握手在近乃不能具宿舂柰何春來米價騰貴爨煙稀微家人環視索寞廻思曩時留宿山齋啗冷炙肝下郫醪持杯看小說相顧笑何可復得令甥自南海來迂道抵家留待兩月竟不得與俱行近況可知弟平昔妄語雖謬蒙吾兄嗜痂然無脹大瘦不遇靈樞誰不顧而反走者 帝都繁華輻輳不識果能覓一善地位置此鈍漢否既未得

接示諭行止猶復趑趄又夏秋將爲兒女畢婚過此便當努力治行附翼攀鱗或非所望惟是網羅百代穿穴一經大業未究衣食害之不惔舉手之勞毋令素心嗛然於末路是則不才延頸注目更無兩人也令甥李繡文小時相好前尉詔安服闋赴都補任命趨謁門下幸推愛庇之其人久於部掌練習吏事且謹愼端慤有事堪委任也

又

昨閲報知 兄已晉少司馬欣賀欣賀遭逢 聖主展布平生海內於此瞻注不獨故人想望也辛丑六月於黃州奉書不審得達左右否承命赴楚幕使君謂至高弟相遇不盡如尊教弟故不能苟且徇人以辜朋友之託黃州事竣便辭還家前書都未悉也茲樵川某生挾姑布術來遊都門其年甚少技甚工晉謁門下得公餘一見以長其光價則此生之幸也因便附候臨書無任瞻溯

與鄭祥發

往在會城粗識半面雖未及欵洽已知足下非常人

後不復繼見然中心悒悒常有一鄭君也茲族孫桓過貴溪令持寸柬問足下無恙又聞貴溪山水奇絕有藐姑射之山僊巖鬼谷洞諸勝異時當提五尺藤宾搜一過并訪長兄足下也

與方斯民

昨者坐擾貴祠謝謝蒙托詩文諸作如教搆成謹繕寫呈政弟本不文過蒙重委但以性不能營館谷假此爲衣食計耳譬之坡公怪石以餅易諸小兒其實小兒得餅可啖公之得石雖嵌空玲瓏將焉用之望

恕草率毋過加吹索爲幸

與某

昨者相邀僕非能高會名客也假此藏烟換火之晨拉諸君沐杏雨看梨花相與食麥餻麥粥以當曲江之遊耳乃無一至者何拒僕之深也

與周倩耕

得五月十五日書知吾弟倩至往來人少未暇裁復某也不孝逮事吾親而不克事也上之不能飭身修行明道立德以爲顯揚次之不能如世人紆朱曳紫

致五鼎三牲之養下之不得比於閭巷小人竭其筋力作苦田間烹葵酌水承顔膝下使吾親開口而笑至於左右就養晨昏出入之間其獲戾於吾親者思之歷歷雖拆骨剮肉無以自贖而苟存視息靦面人間謂之何耶令叔善也吾觀其眉睫質慤無所粉飾素心人也又聞其事親孝蓋天資之高如此吾心重之而未得與深交不虞天遽奪之豈其孤高樸直不與世宜固宜其去之亟耶誌墓文吾子預爲請吾無可辭第恐才薄不足以傳之耳入秋極望過我餘具

别幅不一

又

倩耕吾子吾年四十猶有童心雖盎無粟桁上無懸衣終未嘗有不豫之色憂嘆之聲以老親在堂幸得身爲兒子故也今已矣俯仰盛衰與懷歲月一木一石都增悲感視居此世復何樂也仰望吾子身居重慶如天際人何可企及然此境不易得也及時竭力吾子勉之

又

得來札謂允中近悟撥鐙法欲令僕參之不知允中所悟於古人何如僕向來於撥鐙頗有獨解亦不知與允中合否僕謂鐙字是撥管法撥字卽運腕之謂也蓋執筆時必須拇指與中食二指指尖撮管然後虎口間宛如馬鐙以腕運之則內擫外擴鐙皆隨撥而轉而鐙不動也若以指運則鐙自動而非撥矣故撥鐙者古人敎人執管運腕而爲此象形隱括語也然此特書法之一端耳至於運用之妙晉唐以來諸賢心心相接秘而不傳者僕嘗於語言文字之外頗

得心印若倪蕉門所述廻旋藏鋒留筆陰陽三折鋒十四字諸法只是一訣一以貫之如丹家之活子時攢簇周天火候也此眞須口訣手授非筆舌所能言者得此訣須三五年苦功方鍊得腕熟僕素性疎懶安得精神及此故亦如金丹大藥雖知之而未能行耳允中鋭意學書終當授之然亦不輕傳也

又

得來札知吾弟忽有塵外想甚喜甚喜此非痴心乃道心也弟吾弟此心從病後生耳予瞻之好道亦從

寓惠來耳蓋吾弟之病暑膈脹卽予瞻之寓惠也予瞻之流離貶謫卽吾弟之病暑也二者一而已矣同病相觸故各能生此道心弟不知予瞻作內翰撤金蓮燭歸院時亦有此想否又不知吾弟未病傷暑塵情酣快時亦有此想否若徒從病時謫時陡發此心雖甚可喜亦可懼也若能視作內翰撤蓮燭時無異于流離貶謫視塵情濃快時無異於病暑膈脹此心時時不斷則其去仙道也為不遠矣

又

高堂康健愛日承歡及時色養只此是分內事此外一切不足計較勉之勉之黃九章到京接得吾弟手書甚慰此回又拂所望可謂咄咄怪事豈科名得失信有命耶蓋場屋中文不足憑則命為政制科一途海內久無宗匠是以體製雜亂無可為據大約從來文章心印今皆視為塗羹塵飯可歎可歎吾弟欲識當今鉅公釐正文體殊不知此時重人富貴利達之外念不到此唯恃　聖明在上將來人文化成則不可知耳歸志持之甚堅而總不遂不知今歲復何如

若旦夕得返鄉關與賢輩聚首談論其快豈可言喻也

答熊允中

僕之窮于世也甚矣年來天忽畀以兩孫器貌姿稟殊絕于僕萬倍日夕玩弄為樂雖益窮不悔也乃年來天復次第奪之生平意氣都盡矣噫乎奈何昨蒙溫慰以為福善不驗僕何敢俞此言夫未為牧而拼生與不好田而鷄生実固惟徵也高高者豈有爽鑒耶弟季末天心似稍隘陋如僕碌碌于此世殆不關

輕重然且摧之扼之不遺餘力況吾孫清廟明堂之姿氷清京玉之質而能俾其秀且實耶子之泣麟曰今非其時來何求吾孫之生非其時也上慙滄浪下悲黃曰吾惟有拔劍斫地搔首問天而巳矣非吾姪知我鮮不以我爲狂也噫乎奈何

又

此得賢姪手書甚慰光陰迅駛十年不過俄頃老景雖未盡備而年至耄心是以汲汲欲返故園也遥想賢姪門庭雍睦課子抱孫此種佳趣何處得來近聞

學使舉姪優行甚爲快心使者可謂知人能得士矣不日便當貢入成均以備 朝廷錄用雖吾姪未必以此色喜然進身之途甚高較之舉鴻博者何啻雲泥 聖主崇尚實行正拔茹彙征之時萬勿逡巡不前也黃兄南還率爾裁復不一

示次男士奇

讀書須涵濡優游俟其自化不可迫躁迫躁則生狂眛之疾汝父二十以前溺於腐爛時文學無所就不異汝之今日二十以後始收心靜養久之天機呈露虛靈豁然觀書窮理畧無留碍汝但靜心讀經勿忘勿助循序有常不出五七年間可爲通儒跨越汝父何迫躁爲也汝母疾亦無大害只因年運蹇阨所致調理當可得愈汝若以此憂鬱兼之胸懷迫躁積成心病貽汝父母之憂大矣毋病且增何由得愈神仙事我窮而不遇以此消遣寄意耳豈真溺於異說哉汝當爲聖賢大學之道上追三代之英以繼汝父之志若惑志於是以喪厥守其爲不孝何如醒悟醒悟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尺牘

上太傅朱公

秋頓首相公閤下館上公費訖不發想當降調曰賤
名業已開除而秋猶然留戀可謂不智茅所爲爾者
以秋之不肖謬蒙閤下之知
皇上兩降　明旨是以雖經降調未敢引退然不肖
竊謂史官代代設置史才曠世一遇秋非其人也如
其人則百世之下必有爲當代惜者矣若區區公費
秋直爲朝夕不食之故耳失得奚足恤哉不揣狂昧
冒瀆威嚴秋頓首

答王中丞

都門夙仰斗山顧匏繫末秩未遂披雲比因衰病守
拙歸田忽蒙兼收採及葑菲俾司掌教之任此閤下
長育人材宣揚聲敎之盛典也自揣荒陋不足以堪
茅藉是得聆清誨深契夙懷拜命已假裝矣不料腰
疾頓作難任舟車致方寵命殊增跼蹐肅此布復兼
候崇禧無任瞻溯之至

與凌觀察

二月七日奉諭家報督促十七函還風雨連日念三
姊克抵家途中濕熱熏蒸到家又爲兒病煎廹遂患
兩目進久不能作書報謝罪甚罪甚某奉太公祖名
匆遽進謁過蒙展待獎借且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至
欲留之署齋則幾于命後車而載之矣山林病廢之
人得此於父母之邦非意所敢望也然心雖甚願而
勢有所不可以一見遽叨厚愛區區瑣屑之私未敢
徹于左右耳其家徒四壁食指數百經營餬口日不
遑給安能置身廣廈坐視此輩號寒啼饑耶又衰年
多病臥起必須家人閤下雖愛憐之能聽其挈與俱
來如古者大夫七十行役以婦人耶所謂瑣屑之私
未敢瀆於聽聞者此也乃若老而失學其中空空不
足當大人君子之採擇則閤下已一見而知之無庸
自白矣長小兒以始衰之年攖茲瘵疾又貧不能具
醫藥雖旦夕少延恐終不起也曩承諄諭垂念敢并
附達伏希財察不宣

與陳副使

弟自請急還里三載于茲矣足跡未嘗一■會城以身無公事義固當爾非敢爲懶慢也初春以觀察公之名不敢不赴亦所部之分當爾非敢爲趨奉也緣此獲謁見於左右幸老公祖之見諒而不鄙之亦足矣不謂謙光抑損眷眷于山林病廢之人飲食而教誨之舟車以資送之無異平生積素之好此古之名公卿優禮賢士大夫者之所爲也弟之駑鈍雖不敢自棄於不肖然而得此于今之世亦不數數然矣以

是受之而感且愧交集于胸中也還家之日即擬緘書報謝因在途風雨感冒兩日昏瞶不任筆札故遲至于今惟閣下原其罪而宥之幸甚不宣

與羅太守

睽違顔範寒暑輒更楊柳作驚匝歲之春桑梓早蒙朞月之化恭惟老公祖臺下熙朝領袖盛世羽儀夙抱補袞之猷暫膺專城之寄昭武何幸欣名杜之重來汝水有靈慶謝顔之再至九里河澗家人咸及于噢咻六邑春生化工不私平雨澤顧長豚尤叨覆露在稚子並沐栽培弟雖匏繫京都心實神馳左右臨楮回翰著候興居不腆俯忱伏冀莞納無任瞻溯之至

與廖太守

爲天子代理此民者惟良二千石敝郡何幸而得大賢蒞茲土也自奉別來注想老公祖朱轓戾止廿澤時施不期執掌王事席不暇煖今歲始旋衙署計來年復行銅斤方得歸緒唯願速竣遄返以慰郡民飢渴之思弟才具疎慵方圖拂衣歸里欣侍慈顔拜謝

嘉政諒非遠也寸緘恭候無任瞻溯之至

答徐明府

宜黄山城僻陋邇來何幸得叨庇於慈父母兒輩入都每每縷述盛德冰操知老父臺之苦心撫字仁聲惠政空前絶後也比接家報聞鄉邑屢歲豐登此皆老父臺上宣聖化下慰民心感召天和之所致耳昔少陵稱元次山謂得結輩數公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弟於父臺亦云但恐顯擢在即不得久留名杜奈何向接慈翰不勝欣慰茲敝同寅何老先生述

與老父臺爲同門契友此公宿儒碩德與弟投契最
深翁來馳問與沼敬飭豚兒賷奉幷候鴻禧無任瞻
戀之至

與陳克繩助教

自去冬握別後賤體托庇漸次平復數千里外膠契
之友一旦睽離貧病中分豪無以致意翻蒙過念委
曲推愛唯有惆悵嘆息而已早春接到漢口來書六
月下旬又接到四月十九日書備悉長途安泰老伯
母壽體康寧不勝欣𢤱弟一生偃蹇晚叨一命又復

蹭蹬相隨李將軍謂王朔曰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
命也孫孫京華倏逾五載囂塵撲面衰老催人幸得
長兄素心相照足以遣懷今又舍我而南弟安能鬱
鬱久居此哉田園雖蕪有先人之敝廬足庇妻子東
塘半畝可以棲遲次男■舉三子目下內外男女孫
九人四月廿八小妾又產二子體貌豐碩老妻茲滿
俗以弟年名之曰六十三今能跳笑殊可人意還家
撫兒弄孫足以娛老尚戀人間雞肋耶唯俟小兒選
到盤纏卽拂衣就道矣南歸之後相去雖遠僅半家

師昭州詞翰幸毋金玉爾音也鴻便裁復覼縷勿悉
兄情至

又

令親梁梓潼到京得接手教幷須嘉惠闈緘如見故
人何異百朋之錫具聞老伯母太夫人福壽康寧不
勝欣慰老長兄日侍慈顏承歡菽水其樂融融雖三
公之貴五鼎之養不與易也此眞片刻千金弟欲求
一日而不可得者何愛空乏爲哉展讀佳什及紙帳
記足以想見天懷眞摯寄托高妙此間猝猝不能珥

筆屬和爲恨梁先生得官巴閬間地雖衝而事簡喜
堃遷諒不難也在京匝歲弟媿毫無所助去歲得家
報長豚欲與敝門周禮借貲來貴省營捐當走問起
居已作一長札寄之後聞無處措辦而止小札遂不
得達二小兒去年春月來京今尚在此欲留與同歸
苦乏資斧幷舊欠不能擺脫是以濡滯匯期或在今
冬得俸米少加便可爲盤費計然亦難預料也弟精
神眼光托庇如舊只近日耳稍重聽總之一場入仕
行道爲貧而無所涉年已望七而猶戀戀不捨豈不

爲識者所哄拙荊及家人俱托庇清泰三小兒令𨑳五歲體頗豐厚異時可克𧙃籽長小妾去春復舉一女産而不育因其易孕而多病癸丑秋復娶一妾今年十九歲此洵弟過舉不能逃良友之責幸姿性和平閨房輯睦如舊知巳之前故不厭縷述瀆聽㕑令親還鄉率筆脩候無任神馳

又

戈令親至開緘驚悼涕隕心傷旣痛老伯母奄棄塋養復懼老長兄以病軀遭此大故不審能勉强節哀以慰泉下否老伯母大節炳天壤而又身享遐齡目睹兒孫行成名立吾兄旣得遨三黼之養而又能拂衣辭朝歸侍甘旨白頭奉大耋之親繞膝致孫曾之慶此固天倫僅事人世希有之遭吾兄亦可以禮制情愼保親之遺體矣服闋之後尙冀策勵素志早返班聯　聖明在上豈能令孝德之士久臥東山也又終養丁艱皆奉　明旨得與　封典但向地方官起文至京其請贈事宜弟與萬銓兄當力任也弟留滯都下十年不歸初冬鐵歷盛京戶部員外赴任須百

不謂守此吾目瞑矣卒年六十有八康熙■年月日配樂氏子一曰夢弼孫曰■曾孫■曰■玄孫■曰■某年月日葬于■塋友人藍千秋據掾書狀而爲之表於其墓

之則君其往問道焉而不必求仙也

又

歲中接教具悉尊侯康佳長兄先生於政務紛紜中猶一念及衰朽之人極荷情至猝猝未暇裁復朧月初旬又接手書言及令伯祖先生殉難一事向日棠示本傳魯經商酌當卽錄其梗槩付本館分修忠義列傳之人此後長兄不復言及弟亦未嘗再詢以爲定當編入昨到館細查忠義傳竟未列名可歎可歎此史雖云重修其實於舊稿全無增損如御史朱實

昌係高安六世祖於世宗朝爭典獻立廟之議諸書具載弟言之數次而分修者竟不添入毋論四海九州卽吾鄉一處掛漏不知凡幾此弟所以有私訂拾遺之志也究竟忠孝大節原不爲名起見當書不書載筆者有罪焉爾培植士風乃政教第一大事長兄須奮勵圖之愼勿蹈常襲故辜此隆遇也弟十月望任　盛京戶部聞瀋陽風景大佳弟雖老矣欲往一觀然後解組恨乏資斧至今未能就道如何如何附候樂禧臨書瞻溯

又

睽違台範裘葛幾更恭惟老長兄先生叠奉　明旨宣揚聲教提玉尺於西蜀南楚出所學以光昭文治昔人所謂時來官達良不虛也蜀中兩接手書俱已裁復不知得達記室否弟腕晚一遇精力已衰徒費太倉涓埃無補戊午秋遂決意引疾南還懸車之年得返初服頗愜素心但本無儋石朝饔夕飧無所從出兒子輩不得不令糊其口于四方茲李大世兄之任桂平道經部下特着次小兒附舟晉謁惟長兄置

之幕下理文閱卷或足一當器使如幕中人滿轉祈薦達所知此子質慤而文諒不致大負吹噓弟故非有譽兒癖者幸進而教之勿令失所則拜高誼無涯矣臨書無任瞻溯

又

僕歸里三載未嘗一至會城雖夙承宿契兼之居址如媚臺先生者亦未及一接謦欬以年衰病廢之餘自處當如是也首春忽棠臬憲囑邑令招致敦廹再三不得已貸貲赴省以爲必有所事及見殊榮折節

乃晤對數四竟未嘗確有所委而邀留之意又極懇到此真僕所不解者初會驛憲時即以設帳臬署相詢然未見有延請西席之禮如果爲乃郎學文之故欲移僕自近則孫子嚴且不可屈而况於僕耶若欲羈之署齋以供筆札之任則僕雖不才固嘗珥筆蘭省起草明光矣今日退老江湖豈能爲觀察記室哉進退去就之間平生頗不草草任時輩目爲迂拙唯知我者可共語耳過蒙驛憲高誼相待真摯非此公則僕幾無回轂所以貸及嫻臺情可知矣驛憲倘有

著作相委老嫻臺可爲傳示僕誼不容辭也又所留拙藁數篇便中幸爲寄還程儀領謝不一

與佘東木編修

與長兄間濶五載平居屈指科名謂爲不愧者必長兄其人乃南宮數迷五色此固際會有時然其爲不愧者自在也家報中屢辱瑶函垂念衰朽旋里又拜嘉貺歎息古誼照人開年數擬謁謝輒爲春霖所阻茲李中丞催往粵西大世兄苦邀就道竟不得一叙濶懷真所謂貧中聚首難也歸期定在杪冬宅下尚希青照率瀆不一

又

四月六日接到手書知動履佳勝三載離思未及東寄時于家報中飭兒輩致問耳遥想長兄先生一堂嘉慶天倫權萃真人生第一快意之境乃復恬澹宦情留心典學尤深敬仰大要人生病痛總患在不讀書所謂不讀書者非靡編摩也不能切已體認一番雖博覽旁羅于身心毫無干涉以故自少至老浹髓淪肌不外富貴利達四字以長兄之天姿高明而又

不自滿假乘時進學將塵翳銷鎔宇定光發出而應天下事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弟晚叨一命分毫無補徒耗太倉深用自慚近復忝　恩命遷秩行人李穆堂以方城先生相况方城以盛名魏科官此當不滿意弟以三十年老諸生得之爲過望矣蓴鱸之想應不後張季鷹也小妻近舉一子氣頗猜悍不敢謂萬金產幸能與　國克耘耔耳長世兄學殖想益精進朞月得返初服計把晤爲不遠也謹此肅復臨穎瞻溯

又

從抵家以來貧病交攻訖無寧晷匆匆楚小毅郎倚樹據梧兀如枯木不使爲余瘍所蝕此非有道氣蕃知無可奈何而安之亦私冀造化知其無可奈何而撥棄之也向來所委坐是搦管輒罷彌久無以報命昨強起擔清今呈閱小兒自熊氏回承索在京最後所作想是釋言一篇附上又近爲涂世兄作所遇府文序并漸教政月初已歸入都榮行不知定在何日若是瘍小愈當造府奉送一罄鄙悰也

答應省允

聖主求治若渴特倣漢唐制舉取士於科目之外此所以待天下非常之材若僕碌碌何足以當之令君專制境土比古子男之國賢者守道行志往往發硎於是邇來尤重其選難其人老長兄先生歷任海邑所至有聲經術經世不媿科名非所謂弘此遠謨令衆人欽服者耶日夕引領內名藉以把晤披豁顧棠垂記厚貺遠頒開年接到琛翰媿荷交集寸緘附謝并候近禧伏冀加飱不一

又

聖主龍飛溥海胥慶老年臺先生以疏附良才宣化萬里賢聲異政力當上達　宸聰分陝專城之寄直指顧間耳弟十載京華碌碌無狀兼以景迫桑榆鄉關之思彌切拂衣南還當不出歲裏也資者吾邑會館傾圮弟與余東老志在脩葺而力不能今與公車諸君僉議另買房屋以其餘脩理舊館弟所費甚大須仗老長兄大力倡首始克有濟現今唯上虞令鄒年兄薛洪者係祖籍譚坊赴任時向弟面許五十金相助信去即付聞老年臺在京之日素有此志其慷慨資助諒不後鄒兄也尊府及粵中有便來京者嵩望確寄茲因邱尉赴任貴屬乘便寄候與居并達同邑僉謀祈爲留神是幸邱人頗老練并希照拂臨書無任馳想之至

又

讀邸抄知老長兄先生有太夫人之變　詔許回籍五月想駕已久返棘廬創痛何極弟覊繫都門不能展奠絮酒爲悵然稔聞粵民聞訃惶駭乞留狀不意

庚豸畏壘之風復見今日可謂上不負君親下不負
所學矣尙冀節哀順變以慰百里之民盛价南歸率
爾脩候臨書無任瞻溯

又

春來已知老年臺既任海防不勝喜慰碣石雖亦瀕
海然漸近內地非復儋萬可比昨接手書云風土仍
似萬州蒸鬱久居瘴癘之鄉未免望洋心怖弟雄才
佐郡終屬可惜惟良方面固知游刃恢恢　聖代位
置人才尺寸不爽惟拭目俟之耳腐儒晚得一官嘗

以素餐爲愧叨蒙遠念循省多慙秋盡霜寒海風凜
冽惟冀愼攝加餐勤服藥餌以慰遠懷臨筆神馳肅
復不一

答某

向者甯城崔兄自浙新城來得接手書知門下于道
塗旅次猶一念及衰朽之人一爲之惜再爲之幸高
情況發可謂不遺葑菲慚感慚感弟來書謂弟才與
官宜稱頗不以爲知言弟三五少年時亦頗粗心浮
氣視一切么麽不置意中蹉跎晚晩已無意于馳逐
忽得此官則又出于意外夫辟雍首善仿望所係豈
何德以堪之讀啼飢號寒之語則昌黎難言不忝此
席况鄙人耶顧視同寅中有以戊午辛酉舉人歷遷
至此者不覺瞿然自失在門下高才盛氣無難一躍
而躋亦明若以老諸生窮措大望此何異跛鱉希千
里耶况此官雖卑三遷可至京堂循宦途所垂涎者
然此皆就世俗言之若不才則久以樗櫟自甘腐鼠
何足相嚇不久且拂衣歸矣因撿故紙見大札久未
裁復不覺嘮叨及此可爲撫掌一噱也

與鄒四及

不見故人忽忽遂經五載南楚人至兩接手書極感
眷念情至方圖裁復而長兄先生忽罹元妄驚詫不
已未敢輒通音問去歲鄉人來京始知前事冰釋早
遂初衣又爲喜而不寐弟勉强一出坎坷蹭蹬不減
吾兄然身孫不覺及旁觀知已瞬息數年中險夷禍
福倚伏不常忻喜憂虞頃刻數變代爲咷笑凡歷幾
回乃知事變叵測行路良難不經身嘗孰稔甘苦今
幸脫離塵網頓覺形神俱安欣賀欣賀弟居京五六

年鄉土之思不離夢寐徒以家累不能奮飛且下難
叨庇稍遷然性本疎懶兼之遲暮衰頹尸素之慚無
由自道日夕祇盼兒輩攜來資斧即拂衣就道三山
二水間與良朋把臂有日矣小妾近舉一犢筋力可
充耘耔宦囊雖空頗足誇示友朋也書問久疎侍素
悉懶漫勿咎謹此奉訊起居并請尊堂老伯母近安

與周玉上

戊午自遼海南歸已未秋抵園田離鄉十有三載環
顧平生知舊落落如晨星矣所喜門庭閒寂三徑草

封不似穆堂輩歸里終日爲賓從聒撓所困乃知去
官令淡人目前省多許嘮嚷不獨衾影恬適而已也
到郡數次欲一會長兄亦竟不可得入夏始知榮任
德興可羨可羨近世虞庠養老之政不脩獨青氈一
座所以位置耆儒頗爲穩愜老長兄得此暮年肉帛
無憂矣抑迂愚之見尤有進者望於月書季考外更
以向上事提撕諸生庶不負此官耳猶子士璒貿易
饒地便道晉謁特此附候與居元亮集中數作足以
概僕襟懷故書之扇頭請政臨穎無任神馳

又

今夏接到手書如聞謦欬極欲一造署齋抒寫契闊
如俗冗不能擺脫何僕衰晚一出身事茲然還家食
指倍增舊產都罄每諷李青蓮富貴神仙蹉跎兩失
之句不勝慨歎久之次小兒欲令覓一舘穀餬口遠
近未得其便託長兄代爲圖之事諧望即寄示以作
定局貴同寅郭先生雖未深交然久聞其人意氣豪
邁或轉托同爲留心何如向蒙遠貺倉猝未能報謝
具候後來煩爲申意長兄初到坐氈未具亦有茶儀

之賜豈不可。徃嫂夫人傳稍暇當爲脫稿令孫女擇
婿一事已囑敝門輩俟得其人方可報命率瀆不一

寄德興教諭郭對廬

往在楚中邂逅金桑洲先輩都門又與浮梁蔡廣文
友善欵曲問訪問鄉里衣冠早知有江州郭對廬豪
士也夗繫一官未由言面已未歸里聞老長兄司鐸
德興邇來敝友周玉上又同寮宋與至命駕未及千
里顧猝猝不得遂意真恨事也猶子疎狂入夏草率
晉謁過蒙青盻更辱宮紗葛盌之惠歉仄何如鄉村

往還人稀寸緘莫寄適逢鱗便多遽附謝并候興居尚擬來春造訪一覩廬山真面庶攄廿載積懷長兄其許我否臨穎無任瞻溯

與李元長

引見日高安相公以史才薦是以有明史館纂脩之命日下補用分敎成均以一老弟子身而得國子先生頭不過望耶入都資斧一空非仗尊府作居停主人幾乎無以自立襄輿令叔六先生同構山居既落成而愚乃僕僕塵埃不得棲遲爾日每自哂其無福

也秋高蓴鱸之思當不減季鷹恨無以脂車耳別有經營已囑小兒面白幸爲舀神舊遊當一并償也如孫行遽弃狝不備

又

握別不記何地寒暑不知幾更自守拙歸田來舊游都督竟無以給饘粥漆園有言天地豈私貧我我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而已次小兒材如襪綫無一條長而老世臺邀之適粵亦悉我近況而爲之地關切倍常情契感荷何極向接小兒安報知撫軍已題

惠之和平近日暫署乳源兩邑皆地僻事簡屈世臺爲之何異以函牛之鼎烹小鮮耶然朽嘗謂作令雖具宰相才能治一邑便可以理天下地無論廣狹賢者固不得鄙夷其民也老病之夫堪家多故初冬至卽著小兒旋里以慰倚閭之望便中附候近祉無任神馳

與熊二堅

弱冠得蒙先師拂拭至老不忘昨來幸接台光深佩冲襟雅量迥出塵區歎吾師盛德昌後繩武有人也

粵東之行得偕老世臺同往甚快奈腰膂牽痛不任俛仰恐老病遠出非宜此疾實憐我耶抑廻聘幣垂乖大中丞暨臬臺盛意并煩婉致不宣

與李鏞文

前月初十日接到賢甥安報知闔室亨嘉不勝甚慰又寄地黃二觔物珍價重乃蒙遠惠扶衰足徵愛敬厪念不忘衰朽之人感荷何極老夫七旬有二精神不減於前但兩耳重聽遂夬意懸車自念通籍衰晚以一老諸生出山十年而至方面始念殊不到此若

復不知止足縱令人恕我寧不爲古人笑耶至于清風兩袖囊無一文雖緣京宦清苦亦我素志如是耶園蔬水不廢歗歌吾甥少我一歲京會稔知康健今尚倔强猶昔否永新在近薄宦可以爲家政不必效老人落擴也但親骸尙未歸土扎拚數年亦當回籍了此大事重甥懋芳業已成材謀生雖是急務亦不可因此廢業嘉會來署因附空緘寄示霜寒珍重眠食

與曾君友

宦游爲官累歸里爲貧累坐令兒孫輩學殖日荒可勝浩歎在京日囑以經學課子毋早習舉業及歸試諸孫祇見經學時文兩無所就始悔前言之迂謬也朽早習八股不肯俯就時趨以致白首場屋乃今知時文以趨時爲第一義令於小孫輩非惟耄荒倦於督課亦恐其積習古執貽誤後生也居家久聞老世臺時學甚工從游者衆特着長孫曰愼受業門下朽昔弱冠與尊公同學通家世好諒不以年長與荒見擯門牆溫習經書之外望亟以時藝教之至於矯輕警惰匡其威儀正其本根在高明自具善誘之方不煩覼縷也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墓表　墓誌銘

贈儒林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脩栗圜余府君墓表

雍正十有三年冬　今皇帝踐阼推恩羣臣咸進爵秩既又及其父母若祖父母各視秩例錫得贈如其官於是翰林院編脩臣余棟例得贈其皇考栗圜府君爲儒林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脩君諱澂字乾益別號栗圜其先臨川人元末處士貴徙居宜黃梨木灘是爲始遷之祖二世闕壽三世龍父子以武功顯明初其後爲學官縣令者數人君曾祖師夔祖墀皆未仕父鉦贈翰林院編脩有學行娛情詩酒不樂仕進性好賑施人有緩急輒假貸以應之不事產業又好行義家益落君方年少與元配紀太安人勤勞治生資贏餘以奉甘旨供賓客用順適其意以故廢業而注其精於課子子三曰棟椿枚棟現任編脩充日講起居注官椿枚太學生孫男十煚炏煒熤烱

熊羙炡煜焯熒雍正壬子科舉人炏府學生孫女三曾孫男五祖圭祖基祖至祖封祖圻君卒乾隆三年享年七十有四紀太安人先君二年卒時棟侍東宮講讀　上特賜白金五百兩治喪君年逾六十而棟仕於朝以祿養又十年年七十遇覃恩　封前官君爲人氣和言溫而倜儻扶義亦好周人之急與鄉人處不立崖岸藹然之意溢於眉睫有以橫逆干者事過輒忘不留胸臆故遠近莫不欽君長者尤急於奉先若贖祭產舉廢祀立祠廟殫力爲之不惜勞費也夫謙沖寬大藏疾納汙斯之謂長者若漢之鄭莊張季萬石君父子是也其人皆馴行孝謹爲當代所矜式近世以佻巧相高豪暴刻核爲長視此若無能者然天地雍和之氣唯長者能留之以福其身施及其子孫非健者所能攖之而趨也君之嗣子若孫進用於時方興未艾則君之顯榮於身後者尚未有止以斯知朝廷之寵厲臣子者厚而天之與善豈或爽也哉不揭以示後之人則薄俗何以知警而爲善者何以興也編脩卜兆葬君於某山之某原其友盛京戸

部員外郎藍千秋爲表於其墓時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也

太學生熊君夔若墓表

余友熊夔若旣卒二年嗣子有道卜葬于邑仙桂鄉一都余原有道具狀來告葬期且曰知先君生平宜莫如先生敢請其墓上之文予適有他事不果作旣葬之五年以形家言不吉遂改葬于臨川百七都豐山之蟠龍形有道復以書來請千秋感然曰子先公生而存吾旣已許之矣忍以不文辭哉乃撰次其本末而論之曰君姓熊氏諱龍字夔若世居宜黃縣城北之貨巷後又買宅于南隅熊氏于宜爲著姓父諱

仕昌邑庠生有幹才少貧無所承藉徒手創産近千金母孺人潘氏生二子君其長也君姿神秀朗具倜才負氣伉直有至性以素饒故生貴甚衣服輿馬麗都走趨煒如人望之若華胄年十七補學官弟子員數試鄉闈不第戊子貢于雍侯選敎職非其好也癸巳萬壽開科以易三房薦幾得復失之明年遂卒君生康熙甲辰卒甲午年僅五十有一元配劉氏生有道邑庠生側室王氏生有義太學生女五人孫男八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十人君敏悟絕人於書無不讀

于學無所不窺自制科外旁及六書音律度曲彈琴投壺博簺兵符技擊五行占候醫巫小數無不該通窮其要妙君才既足以馳騁博綜視世俗沾沾死章句者蔑如也以是人多目君爲狂晩節一切棄去窮心詩古文詞唯醫弗輟治之尤精輒用活人雖專治其業者自謂弗如也性篤孝父殁久歲時享祀涕泣若新喪母夫人高年多病調䕶保持色養備至產雖豐出內付掌務不問有無邊幅脩飭然自奉謹約常饌無兼味喜談說對客語竟夕不倦好獎進人宗

族子弟能嗜學見之喜形于色貧或捐貲助之其不率者訶斥不少借爲人質直表裏若一人或以飾來君自持其誠終不用機酬也或拂于義常折人于廣座至無所容要其中無他亦不畱宿以故當之者弗堪而終無所歸咎然亦以是狂君矣千秋性寡與于豪勢尤所不近故晩獨契君常歎人才之難也識又不易若君姿間出其才可爲用志行足以磨衰俗卒爲貲掩人徒張君之藏未窺所蘊負倍其藏且無算君又落落不能與庸俗俯仰凢子齷齪黿腸蠅目守其巾笥兎園陳詮腐訣爲寶秘用自矜大令與君角不足動其脛一毛然且睥睨呫囁揣君以其粟傲人不大可哀耶薄俗詭隨鬬詐面諛背毀君以骯髒獲訾固當獨惜以君才諝專出一途不滲泄碎小志業必早就然亦其少壯氣力餘優不自惜至後則已悔且斂令假以年縱不爲時用固將有所就以自見而卒止于是不究其才與志又不爲時所知嗚呼其可悲也已君經義沖雅有法余見其纂脩宗譜若東源公傳跌宕有史風嘗出所爲文相印可偶與商句字

立更之無難色其虛中鋭志于今未有比者自君之亡也予嘗稱莊子悼惠子之言曰吾無以爲質吾無與之言矣君未卒前兩月歳且暮坐君西齋語至夜分饑虛命婢子進內糜果餌相與啖啜因戲及身後君笑曰誌吾墓子之責也越歳而君病余不及與訣且死又語其家人以墓文屬余嗚呼非余固無有知君者況重以死生之言哉有道端雅篤學足承君志次子有義亦坦曠無時俗態君之葬以某年月日余遂次其行使刻之墓石

原缺第八葉

周鳳臺翁墓表

翁姓周氏名宗岐別號鳳臺家縣城之北隅七歲而孤依叔父以居性機警有材力少時舉爲黨正宜黃負山而邇贛寧國初多寇翁嘗奮執兵械率丁壯保甲守禦能指授方畧動中事機邑令嘉之翁豪健喜任事然居心絕慈惻先是有酷令好取巨竹剖半爲節刺用以笞人命曰龍鬚杖不半日而斃杖下者數人翁以錢私獄卒夜半取杖火熯之復刮摩去其刺至以舌舐試無害乃復歸其處旦日笞人不死令覺

之逮獄卒嚴訊卒以誠告令亦感動不罪翁遂廢此杖而自是刑亦稍衰又以囹圄穢濕囚多瘐死爲設木板地臺市席藁爲藉且數令僮僕掃除見吏有榜笞過重者卽名其人切責之由是翁長厚之譽遍里閈縣令錫以冠帶舉鄉飲賓叔父卒棺身之附必誠必信語人曰吾不逮事吾父叔父猶吾父也有子一人曰夢弼孫四人翁自以少孤未竟學乃廣延名師友以課子若孫夢弼遊庠校長孫書亦入泮疾且革召弼與書囑之曰吾有三語遺汝勤讀書急國課毋

方弼皇翁墓表

弼皇翁晚年自卜兆於其居之東崖既卒諸子奉翁命厝於是與其配■孺人合葬焉閱二十年庚子仲子覺請余紀其墓上之石斯民出所撰行畧且述以告曰先君子諱■字弼皇先王父五十始舉先君又十六年而季父生先王父之卒也先君壯季父始弱冠時當鼎革里巷駔黠輒假名生事引繩批根破壞人產業王母劉惴惴懼先子弟弱獨持門戶孤立弗能支先子一日置酒名里黨宗老畢集乃發一篋陳

遺契百十具示里人且泣拜王父之靈厲聲言于衆曰某無狀荷先人教不能奮取青紫爲族里光豈以是區區者累吾前人遺地下憂因投諸地詞色慷慨聞者震悚讒間繇是脅息先君性不嗜酒嚴重寡言笑見鄉里少年無檢而酗者疾之若浼獨與里文學曾先生■友善先生率履方嚴而好飲酒先君延之家塾課覺輩歷十數載禮容不稍怠每文會宴集先生放懷飲先君端坐啜茗俟先生盡醉乃罷覺應童子試或不利於有司歸而進業卽喜稍厭怠卽怒形

於色已復語曰因而淬厲郎主司摧抑是玉女於成也苟尤人自隳志可知矣康熙丁丑闈友聘課子弟以塗遥親老不往欲辭先君不許促之行比歲暮還則先君疾革矣逾日而逝易簀時無他語惟名覺連呼要讀書而已嗚呼先考平生誨予精神貫徹終身覺不敏不類罔克祗承光大其敢忘先人之志幸書之以詔我後人既又偕渡東崖往觀翁墓覺曰先君晚歲得此於榛莽間躬芟薙之暇則携茗椀憇今塚上有過者輒延問風水佳否葢自喜也余謂近代尚

形家言人世盛衰隆替或不盡筦於是然覽斯郎也委蛇婉蜒溯流而止襟帶一溪庭除在望固知翁魂魄尤眷戀此也況聆仲子所述則翁之志業其所以承先啟後者專且裕矣後裔之隆不可以左券決也夫遂書是以表翁之墓

鄧弘廸墓表

君姓鄧氏諱嘉謀字弘廸世居臨川之安湖兄弟五人君居四其第三兄弘道諱發者臨邑庠與予同歲生交最契甲子一週而殂予悼惜之家故貧嘗爲予言伯兄與季弟服賈於外已以館穀糊口左右就養獨賴君與仲兄服勤力穡足以肩朝夕菽水之任且君能色養雖居貧而甘旨不缺可無堂上憂今弘道去世已十五年而君乃卒得年七十有一力田致產頗饒給君既篤于孝養又推一本之愛克念天顯與

鞠子哀故安湖之稱孝友者必歸君家云至以其贏餘賙隣里脩治道塗橋梁則又從仁孝而推廣之者也君有子二人孫男二孫女二君配李氏賢明以勤儉佐君致產先君卒今歲某月日與君合葬於某原君男映心與弘道之子來乞言予以弘道故爲紀君事畧而揭諸其墓

謝母袁孺人墓表

崇仁歲進士謝生賢撰其父碩堂翁之行約數百言來請銘其墓余許而銘之大指謂述行者雖明著其先之美率皆稱道之常詞而無所徵以取信余獨信翁之賢者以其知吾友之賢決之至是賢又撰其妣母袁孺人之行亦數百言復請余文以誌之夫碩堂翁之賢余以未識翁之平生初猶未敢遽信也矧孺人行不出乎閨闥卒且三十餘年雖其家人骨肉有不能盡詳者而顧可以遽信乎雖然予觀自古以來

世之能創業而勃然以興者莫不由內德之助焉非獨有國有家者為然也碩堂翁少丁艱窶隻身植產內無賢配能二十餘年而貲雄鄉里乎產既豐矣內無賢配能好行其德而譽流里閈乎且經營外務日不遑給上有王母下有稚齒非得賢配能代姑事姑兼哺眾雛乎翁之賢以吾友之賢信之孺人之賢獨不可以翁之賢決之乎然則述孺人之勤也儉也孝也慈也德被鄉黨宗族而無間言也舉可信也唯是孺人之不永于年種之勤穫之嗇而不及食其實此

賢之所以痛于心而復乞言於余耳予故哀其志仍俞其請而為之表於其墓

文學熊公寅覺墓誌銘 代

君諱仕昌字寅覺世居宜黃縣城之貨巷曾祖諱■祖諱■考諱世格君世格之長子也生而英毅性孝友父歿事其祖母與母色養備至以遺産讓其弟空手自奮卒能封殖其家致饒給云爲諸生犖犖有奇氣嘗奮身謁大吏爲宜免大差弊政邑人尸祝之而君故退讓不自居甲寅閩變縉紳士大夫多爲寇廹脅君獨不屈爲人方嚴樸率不自炫飾年六十三卒爲康熙之某年月日子二人龍峴皆太學生峴任石城教諭女一人適邑南曾某孫男女■人某補學官弟子員君長子龍與余交其狀云爾熊本芈姓其先出高陽至季連之後熊繹封于楚其後唐末有郭門公姪曰博子曰衮皆仕唐號大小尚書居閩之建陽分東西族博後爲東族衮後爲西族東族之後徙居撫建二族以名節爲世稱重君蓋其後云以康熙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塢龍來請銘銘曰

芈出陸終坼剖而生季連之裔奄有南荒虎視江漢二十五王姬籙既終芈乃淪匕越在畎畝時揚其光有郭門公昌後于唐昆季扶義忠孝一堂裔徙于茲不隕其芳君其承之克孝以貞梅峯之下有鬱其藏軍山南峙宜水朝宗瘞此貞石與俱久長

余母紀太安人墓誌銘

乾隆元年六月十三日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脩余雙池母紀安人之訃至京師編脩袒䟽括髮爲位以哭翌日掌院以聞　上遣內官降香遂頒賜白金五百兩賻其喪有　詔還籍終制編脩侍皇子講讀故特邀異數云於時中朝卿士大夫宰相以下咸致奠千秋與弔編脩旣哭稽顙言曰棟不幸至於大故今奔喪行遠先安人事狀唯先生悉之敢以誌墓文請千秋辭不獲謹按所聞知論撰如左安人姓紀氏

生二歲而孤父紀翁暨母媪皆年少未有子父病且死紀媪欲以身殉翁指安人泣語之曰吾早天無嗣血屬唯此女汝攜以他適鞠養嫁之幸有甥令春秋掃我塋標片紙墓上即汝之德我厚矣語已相持哭紀翁卒媪勉徇夫指挈安人再適余氏長而擇配得封翁蓋其族也安人幼端且慧媪奇愛之女紅之餘敎以書史無弗通歸封翁翁父好施予納結又不殖産晚亦無餘貲封翁鮮兄弟安人佐助侍養家雖貧而賓客醴醪朝夕饋膳不闕舅喜而賢之謂新婦善事我以族故幼嘗一見姑旣歸而不逮事安人以爲痛時節上食輒涕泣哀慕無已初舉編脩憐其穎敏垂髫置膝上口授孝經論語毛詩故編脩未就傅經籍早成誦後卒以五經取高第蓋莫有知其夙成之自者安人旣痛外家之不祀躬孝養母紀媪備至歲時享祀祭掃每家祀畢即設外氏位酹獻如禮且命諸子曰汝子孫世世守行之毋或替以遺我恫紀媪歿葬余氏之塋安人旣貴里中咸歎息媪之賢能卒成夫志無忝於守貞者云安人生三子長即編脩棟

次椿次枚太學生孫男七[illegible]壬子科舉人兗業儒餘俱幼孫女三未適人安人以雍正十三年九月三日
今上登極覃恩勑封安人生康熙庚戌卒乾隆丙辰享年六十有七以本年十一月日葬本里余源蕢山

銘曰

父母之恩男女共之而女獨制於義詩所爲賦載馳也然情以義制禮亦以義起外家不祀而甥祠之若紀安人之事足儀也唯天眷德安人之德成於孝其後之昌宜也彼須眉藏弁不顧養而棄忝嘗者誰也

太學生蕭君壽侯墓誌銘

康熙四十年辛巳秋與李少司農馮開州輩約同郡之士四十餘人爲昭武文會而臨金二邑居其半其一門昆季負文名偕來者則金谿爲最盛開州兄弟三人梧桐黃甘象兄弟亦三人而丁溪蕭定侯復遠兄弟凡五人皆有名而不俱來獨時時從定侯詢知其行誼心向慕之其後各衣食奔走散處不得常聚雍正丙午識蕭子脩翃於豫章試院見其年甚少而經學醇深叩之則定侯兄子而甘象之壻也握手驩

然問其尊人諸父無恙既返舍脩翃請受業焉丁未余官國子學正後四歲而脩翃以選拔赴成均相見喜甚居未幾脩翃促裝告歸余訝之乃詒予曰瑜父且七十來時母病目本不欲行强受命來魂夢終不寧願促返見二人以安余心余嘉其孝思不强留也脩翃還家三年而尊人歿又三年服闋脩翃再抵雍出所撰尊人行述請予銘其墓嗚呼屈指余輩會文昭武時三十有六年矣開州兄弟三人相繼歿梧桐惟甘象之兄孝先在而定侯亦沒久矣當時會文之士物故過半而金谿十人中存者不過三兩人其老而在京者獨余與李少司農耳余雖未面尊甫而心向仰之久稔其行誼銘何能辭君諱復雲字壽侯號直菴兄弟中定侯居四君居二君爲人正直好義仁心爲質其居家孝友雍睦持巳嚴飭舉動一準於法不以利害變撓巳諾必踐與人無競縱有以謾欺至者君覺之不與較人自媿服去其自奉儉約一衣至十年不更而宗族鄉里有窘乏者歲賙之不倦辛丑大旱辛亥壬子有水災君發粟賑飢所活者數千人

君性敏而嗜學淹通經籍十九爲諸生壯歲入太學勵志進取至晩晩不第乃築室清江授經二子其訓誘子弟後進一以忠孝大義遠近皆欽君長者享年七十有二以壽終于家始君之生也尊人夢神錫以匾額上署代吉字解者以爲時代吉人跡君之行事可謂吉人矣元配子若孫具行述銘曰

雲林峩峩丁溪之濱中有吉士抱素含真規言矩行古訓是循俶儻扶義邑里陽春孰是人斯不畀以民位不稱德昌其後人

謝翁碩堂墓誌銘

自世教陵夷風靡道衰民騖於華而棄其實古所謂三物賓興比戸遵繇者今皆為希世踔絶之行或舉以稱道於人亦既其名而無所徵以取信乎之鄉鄰有畏友曰鄧先生發者篤行君子也先生邃於經術而悃愊恭謹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見者咸目為迂拙乎獨傾慕之以為不可及自先生歿欲復見斯人而不可得矣近俗治喪必延有名位者題木主以為榮崇仁歲進士謝生賢丁父艱固請余為題主

事既竣率諸弟謁謝席苫以跽瘠毀深墨乎訝其進止謹飭訊所師則嘗受業於吾鄧先生也將退復稽顙請誌其親之墓且疏所行其畧述厥考碩堂翁諱朝佐字公輔別號碩堂少孤治生儉勤孝於親友於兄弟惠恤於宗黨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成梁除道出粟賑饑積而能散多藏而不穢至若尊師訓子則惟著蔡鄧先生焉翁八子今存者六人賢而下贊邑庠生寶歲貢生賓太學生餘皆業儒孫十有七人隸太學生三人曾孫五人名次詳於後翁逾七十膠庠生上其行錫冠帶飲於鄉考終歲之季夏享年八十有六將以明年六月三日葬於本里之上暊余曰異哉以若所述皆庸行宜然亦稱道庸行者藐然獨鄧先生之為人自乎而外世未有知其賢者翁獨能敬之篤信之深引以課諸子弟至化其氣質不問而知其為先生弟子是則信翁之賢也翁非賢何以能臭味鄧先生哉觀茲一端而碩堂平生之善行信而有徵矣於法宜得銘遂俞其請而銘之

銘曰惟謝肇封申伯之疆江左風流晉室有光碩堂

長者萬石趨蹌余揭之石上遡南陽貞珉不壞山高水長

李德輝墓誌銘

君名某字德輝世居金谿八都之斛塘其卒而葬也君之姪天楦來乞銘詢其行實無所爲狀也天楦則述曰吾叔少誦書學舉子業不成去而貿遷薺財營貲産以養父母遂餽給頗廣田廬其教子嚴其馭下寬其交友無怠色其賙䘏無吝容娶■氏有子五人女三人有孫四人子曰某某某隸太學生篤于學孫曰某某君生■年月日卒■年月日享年六十以■年月葬■所按禮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

善功烈勳勞慶賞以明著之後世者也君齊民也無所爲勲庸慶賞法不得銘然吾聞之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又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非先王所謂克遵彝訓之民乎禮又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此孝子孝孫之志也信如天楦所稱是克遵彝訓之民也亦可以銘矣銘曰稽田作室垣墉既勤塗塈丹雘不於其身以貽其後之人

謝齊芳墓誌銘

君謝姓諱元愷字齊芳別號畺菴世居贑之長寧里曰羅坡族蕃戸文物衣冠甲長寧父諱錫鉞以老宿授經邑中諸生半出其門年逾三十始舉君愛之甚督彌嚴甫冠課藝校之幾驚者再君十九遊庠廿三食餼父卒勵志勝讀書之室曰松月名學使游存王公錄科以冠一軍拔貢于雍君性純孝以母老不欲往母病不瘳寢禱以身代當夜有課盜剽刧君負母以逃遇賊于巷大呼曰家財恣汝取去獨母驚吾母

母有金釵二係嫁時物頗愼爲賊掠君即挺身入盜中訴以情賊感其誠探懷中擲還之母卒服喪三年哀毀踰禮邑令以孝子旌其門君性亢直任俠不計有無赴人之急如不及人有過輒面叱之無所容年少不逞者見君即畏匿不敢近君才敏遇事立辦里邑有繁劇必請君主之今　上五年有制詔舉賢良方正邑令知君欲舉以應詔君不可曰吾性戇不能詭隨從人上下豈堪涉宦途哉遂絕意進取杜門松月軒嘯吟課子若孫所著有綠野閑吟課兒試草等

書君有子五人孫十九人曾孫七人享年七十有二
君之卒也叔子會試余族與君同邑且識君男銘不
可辭乃爲銘曰廬於南水其封若堂逵人之居豪士
之宅水北水南娓彼漁石

敕贈文林郎羅文珍翁暨長嗣毓元君墓誌銘

翁諱秉孝字孺慕一字文珍世爲宜黃棠陰里人祖
諱憲時父諱光德字少吾娶歐陽氏女生一子卽翁
也少吾公爲人倜儻有大志課翁尤嚴篤期望甚奢
年甫四十五而終時翁未弱冠已醇謹向學如成人
丁甲寅閩變兵戈蜂起翁又終鮮兄弟不得已廢舉
子業惟拮据治生奉甘脆以養母務得其懽心母稍
不懌輒長跪以請母解顏而後敢起逾年寇愈猖獗
所在蹂躪翁負母避山谷中遇虎虎竟逃匿人咸驚

歎以爲純孝所感云翁既以喪亂故廢學於是一意
課子禮名師廣聚書嘗曰經術經世我身未逮留待
我後人耳家塾自署一聯云教子以義方黜邪從正
傳家惟清白崇實戒浮其立志方正如此翁性喜施
予自祖廟祀田外凡義所當爲者傾產無所惜以故
家貲稍落然終不計也康熙庚辰綜修本里觀阜橋
勞瘁得疾卒是冬十二月四日也享年亦止四十有
六翁初娶李氏生女一繼娶謝氏生男子三女子一
長其宸代理家政體父志篤課兩弟學成名立生平

行誼實無忝乃翁雍正庚戌援例考授縣丞年始五
十以次年正月初八日卒次其宿已酉由罷學生選
授引　見嗣授泉州府額外教授遇乾隆二年　覃
恩贈翁并　貤贈少吾公如其官祖母母氏俱　贈
封孺人幼其元太學生考授州判孫男十二人女四
人曾孫男女凡數十人先是雍正丁未歲余仕國子
學正羅子其宿攜其長子克樹抵雍肄業京邸論學
匪朝伊夕因得悉其家世已而羅子季弟其元與余
次子士奇重以婚媾之好今余解組歸里羅子堊其

尊甫於湖山曾祖妣之兆左以伯氏祔焉復具書來
請銘銘曰
羅氏累世樹德敦行匿彩含光無隱不顯無微不著
天道之常俾爾後嗣肯堂肯搆乃熾乃昌瞻彼佳城
軍峯峩峩宜水湯湯鐫茲片石以紀懿德奕世不忘

吳元彰墓誌銘

君諱德讓字元彰號謙菴宜黃棠陰人祖諱炳父諱
艮高君生而聰敏讀書數過成誦習舉子業斐然可
觀歲辛巳補學官弟子員乙未貢於雍錄例應授儒
學教諭雍正　年例凡應授教職者悉改授縣丞以
故改入縣丞班依次候選用然以壓班故日久不得
選年五十二得疾卒娶胡氏生女一適庚子科舉人
任寧州學正黃諱游龍長子德顯子一曰帝授即余
孫婿也張氏生女一適同里羅受禾之子太學生鋝

陸氏生子二曰龍圖曰聖授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
幼君為人骯髒多材智於舉業外旁及詩賦詞翰應
酬諸體若彈棋六博絲竹歌吹擊刺諸技無不該通
覘沾沾于帖括者蔑如也凡應酬詞翰援筆立就能
直達胸臆無艱澀態頗自負材氣喜于有為而不得
試故終歲以詩酒自豪投壺博奕歌呼踊厲旁若無
人然不自珍惜做精耗神致年之不永者亦坐此家
故饒于貲以君之慷慨輕財好義卒之日產業幾去
其半亦終不悔也君生平行誼大槩如此歲己未余

致政歸里明年帝授持其行述來請銘乃為銘曰
天之生才非無謂既已生之宜位置乃而之人獨違
戾不究其施中道棄悠悠彼著何憒憒銘以掩幽示
奕世

周君泗章暨元配鄒孺人墓誌

君諱書字泗章姓周氏撫州宜黃人祖諱某父諱某
邑庠生君生而頴敏質性端嶷不苟笑語喜讀書年
■十■補學官弟子員康熙辛卯學使者龔按試撫
郡拔置高等明年食餼自是試輒前茅鄉闈屢薦幾
得而復失自是遂絕意進取年八十以疾卒君為人
皎皎自好頗自立厓岸不肯卑屈從俗故人或目君
為傲君故自若也事上遇下各盡其情以故食口頗
繁而詬誶不生庭無間言嗣是貲産稍落衣服飲食

重自節嗇終不少苟且蠅營以自豐殖元配孺人鄒
氏賢明躬紡績以佐之君故得肆力於學無內顧憂
君男四人長■次山嘗從余受業次■次■孫男■
人孫女■人曾孫男■人君性寡與唯余與許璧斐
交最契璧斐年未五十而卒余晚通籍繫官於■朝
不得與君聚首唯與書牘相酬荅耳歲戊午余請急
回籍屈指生平知交已落落如晨星獨喜君尚康強
無恙訂歡會有期逮已未抵家而君已棄世可勝嘆
哉聞君病劇囈語謂余將至斥家人出迎時余已假

原缺第三十葉

王元佑墓碣

元佑清溪人煙七公之孫立四公之次子諱京善字元佑行楷二十四配鄧氏元佑孝友敦慤勤儉能治生兄弟六人元佑逝五十無嗣乃娶側室未幾遂卒得年四十有四葬於所居之左諸弟懼其日久春秋祭祀無主邱墓不掃除也以所遺貲發其墓堂虛右爲夫婦合塚計餘產若干爲墓田歲收其租以供祭掃勤諸子孫世守之元佑無嗣諸弟何其慮之周也豈非元佑生而存克念鞠子哀故諸弟亦克念天

顯有如是夫元佑之兄幼嘗從予學其從兄又予佃氏之壻也諸弟來請文以垂永久余嘉其事遂爲書諸碣以示其後之人

藍戸部集卷之二十三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行述

新淦訓導陳君淳如行述

先生姓陳氏諱希道字淳如一字嗣灝世爲臨川人祖諱■父諱■母■氏先生生而奇穎父器之三歲失恃擗踊哭泣如成人稍長課以經書過目輒成誦童塲校藝出即傾其曹督學王搢齋先生錄科昭武試以諸體猶斂抄面批其卷以公輔期之命鼓吹張

黃繖張之出轅門六邑士子咸聚觀歎駭焉亡何試賓興輒不利乙酉本房首薦主司復寘之先生歎曰數奇命也吾且柰何哉自是不復銳意規進取酒酣耳熱輒走筆爲詩歌以抒其鬱勃無聊之況先生天性篤摯自稚齒喪母弱冠喪父創巨痛深不能自遣教授生徒實爲之廢蓼莪云性拓落不拘小謹而兄弟羣從友愛無間家無宿舂而拯人之急若疾痛在體乾隆丙辰司訓于新淦先生曰此豈不足爲政耶日進諸生課之所諄諄者每在文藝之外士子咸懷

然有所興起夏五月以疾卒於官享年七十有五諸子以先生之喪歸自新淦傳先生遺命以行述屬于秋嗚呼秋何忍述先生哉憶癸酉春搗齋夫子檄吾郡諸生肄業豫章秋與先生同舟傲然不通姓字倚舷縱朗誦小山招隱先生覷爾詫之遂相視莫逆舟中人目為兩狂生定交蓋自此始既抵豫章相與游北蘭白沙諸寺登繩金浮屠撫掌叫呼旁若無人兩人自以紆青紫登要津直發蒙振落耳既而屢試不利老於場屋者遂數十年至庚子先生始頂歲薦而

于秋以丙午叨薦舉時兩人皆老矣于秋戊午引疾南歸討且得執先生之手追論平生兩人嘗慷慨悲歌繼之以哭而距知先生竟舍我而逝耶先生子五人長■庠生先先生數月卒次■庠生次■次■次■庠生皆端慤而能文章所謂文與行不失其世守者先生詩文諸子藏其稿于家秋記憶不備為述其大畧俾誌先生者知先生之負才不遇如此云

花惠廸翁行狀

茲月朔花生月丹練冠功衰踵門而請曰不孝孤不幸先君棄捐今既大祥且禫始告啟期于仲冬某日祔于先王父之兆不孝孤不敏不文欲祗述先君子之行請銘魁儒以掩諸幽以傳諸後乞先生賜之言以為重余命之述乃述曰先君諱兆端字魁祥一字惠廸先王父三子先君居幼生九月而孤先王母以一弱婺撫呱呱出腹子遭家不造兩伯父皆幼值國之初瘡痍未起產業空虛無以為生計拮据以育

先考先考髫甫燥即事生業無敢驕穉既長而寵服勞養王母貲稍集乃行賈浙東寖以饒裕王母壽終不私所有輒割腴以厚諸昆娶吾母黃孺人內外憂勤以植家室生月丹兄弟五人長郎月丹次某次某次某次某女兄弟二人長■幼■月丹娶某氏某某娶某氏某■某氏女兄某適某女弟某適某孫男■人曰某某某某出女■人曰某某出先君生順治甲午十有二月四日卒康熙丁酉八月之望享年六十有四以茲卜日祔先塋某處先君為人淳謹性寬而

氣和居家以孝友稱舉動必飭訾笑不苟常誡月丹
曰吾以少孤家務奔走衣食未遑詩書故首課汝學
以畢吾志令諸弟脩吾業以佐汝弟幼可學者汝率
之學然吾雖不學言行勿敢踰禮教若學而徒既其
文者吾恥之不孝孤奉先君之訓姿性謭陋行與文
兩弗能肩顧不敢違嚴命丁酉春幸厠名黌序學使
者錄赴鄉試及秋約師友偕行艤舟近岸先君送之
江滸執手丁寧依依不捨舟發雖遠父子回顧心魂
如失踰月還而先君已就木矣嗚呼痛哉曩者纂吾

族譜時不孝孤未受知于先生嘗乞言爲先君傳先
生勿辭今幸從先生游願先生終賜之言余謂生曰
吾比來家故哀傷筆研廢棄記曩傳若翁以牽車牛
服賈孝養而未暇遑文學今生既成厥志矣且聆生
述翁固既其實者宜有以開生惜未竟其獲以遺生
惘耳是不可以辭因摭次其語俾持以請銘

黃君美善行序畧

今年春門人周禮請曰邑子黃河瑞爲其先君美翁
有善行嘗私于禮襮述其生平因禮爲請於先生欲
得先生一言爲不朽計時余將往會城未之許也至
秋又請之入冬黃生又摭其親之行事促用予來請
文余謂黃生於其親生而事死而葬祭責既殫矣又
欲托於文以傳于後夫文者記事之詞也人之行莫
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爲紀傳者不虛美不隱惡論
摭其先之行者稱美而不稱惡夫子之于親可以力

致者無弗致也獨其名之傳於後有不可以力致者
焉黃生於其親生而事死而葬而祭責既殫而又欲
託之文以傳于後此孝子之極思不可違也乃文其
所述之善行授周子以貽黃生其序畧曰君美性篤
于孝則髫齡而毀也篤于悌則天顯鞠子哀匪直施
于羣從收其孤而養之教之婚配之至于送其死而
後已也其報本追遠也則畢力于宗祠祭産不告瘁
也其賑䘏也歲凶則遠糴于遐方珠玉取而糞土售
也乃若設舟以救溺也成梁除道濟困扶危也脩槩

之罔餘也又其散焉者也翁殆鄉黨自好而希風長者之儔歟或者曰是不過常道細行奚足登於記載余曰非也不聞孟子之言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夫唯表章不遺於細行而民乃興於善矣彼滅裂於衽席輿夾之間而釣奇詭秘以干譽者何爲哉此余所以叙錄黃翁之旨也

孝子黃宮球事畧

孝子黃姓名宮球世爲宜黃人節婦歐陽氏次子也九歲喪父卽隨母哀慟如成人喪葬擗踊勠合於禮十三出就外傅稍聞母病不問晨昏雨雪疾奔還家皇皇若無所措待瘳而後復業十八初婚未經旬母體小不安卽抱衾侍寢躬奉湯藥母遣之不去二十三補郡學弟子員與余同受知於督學王撝齋夫子節母見子入泮旣喜且悲命奠告父宮球哭不能起昇歸病幾殆節婦性好賑施値歲凶奉母教減膳以

活餓者母年七十病篤醫罔效宮球乃禱於軍峰華蓋諸名山繭足數百里夢神授以藥方歸製劑服之良愈母踰八十益多病至雍正乙卯年八十有五宮球日侍湯藥不解衣帶者五年勞瘁成疾肌體骨立猶欲效前時走望諸山以禱母病亡何仲夏而母竟不起宮球搶地呼天一慟幾絕築土室殯母於舍旁命兒輩廣營之旣殯卽入伴宿柩側家人百計誘之不肯出自是病日劇哀號無時至季冬而宮球亦卒時年六十有五嗚呼可謂終身慕矣

節婦歐陽氏事畧

雍正十三年冬御史周紹儒條奏節婦孝子許本家開載事實呈報本地方官查核合例請旌奉　旨依議乾隆元年夏五月節婦之孫黃殿煃殿爽遵例具呈祖母歐陽氏及殿煃之父宮球節孝事實合例督撫學政奏　請准旌五年冬旌表坊成殿煃殿爽以予秋嘗爲史官請書其事畧刻石以紀　恩榮云謹按節婦邑庠歐陽日生之女年十六歸黃生賢宗姑先卒翁年八十節婦孝養唯謹時蔬果實不敢先嘗

翁臥病隨夫侍湯藥不少懈既卒哀戚葬祭如禮篝燈佐夫讀供奉必躬必潔病篤虔禱請以身代夫歿哀慟數絶見者流涕子三長早夭次宮球九歲幼宮琳甫數月節婦年二十九強起撫孤黃鉅族夫功子穉以一弱嫠持門戸勢危甚節婦闔家以禮接遇以恩柔士綱繆瑕釁不起念夫賫志儒業督課二子不少貸後宮球宮琳皆有聲藉苑諸孫殿煃殿爽策名上舍而宮球以諸生列孝子與母同旌邑里榮之卒雍正十三年乙卯年八十有五孀居五十餘歲絶跡市廛宗黨親隣罕有覩其面者値翁姑與夫誕忌必躬率子婦拜奠涕泣如初時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祭文

祭鄒臨萬文

嗚呼世降俗偷士習亦渝學子侊侊日卽卑污僞說剽行嵬瑣孅趨鑽隙睹影矜大睢肝老死𪑵脒自寶其愚嗟嗟吾子乃獨不然趣高志篤弗滿弗跛庚子之冬斂袪而前歷階盤辟北面脩虔媿子虛中余豈能賢子之㛦睫精爽外浮神離其居余爲子憂誠以

愼攝諄復嗔眯撤汝絃誦迓續天休子領余語促坐綢繆越歲辛丑余黍楚幕餞驅我行中殀不樂子來握別手把梧杓顧我無言內懷離索百日反還覯子而嚇嗣是子來復舉前語子請卒業余弗之許客春省子子出他所遲子信宿余以事阻子歸我旋若避若迕遇子于塗荆班蓋傾子如欲語搔首屏營延佇道左攜手偕行要以仲夏再叩余閎拒意立談承款長征嗚呼哀哉子之病革余弗及知子旣殂矣余尚然疑弔不及喪哭不及尸生也倜欵死也如遺負子非一愴惻何其嗟嗟吾子從余學文子之謬也徒費愳懃文以千祿匪以離羣余病在茲衆喙信信子卽余似豈足揚芬嗟乎鄒生文章道喪且七百年南國啟宇廬陵臨川熙豐以降轂響絕絃中間有作靡靡戔戔擁鳴盬咳誰紹薪傳怗括說經文之一體不儷于句而儷于比秦規漢範離其端委雕蟲篆刻壯夫則耻子欲學文奚囿于此嗟乎鄒生實可與言余絲子疾乃鑰其門冀子之瘳揭本窮源今也奚及發口聲吞九原不作孰與重論嗚呼哀哉尚享

祭黃■先生文代

萬生之在穹壤其相與同歸于盡者百年之形其不相與同歸于盡者惟此富貴顯榮之蹟與夫千秋萬歲之名於惟先生三山毓秀二水鍾英掇巍科于早歲膺民社于壯齡方其宦游中土出宰扶溝雖曰百里彈丸不足以展先生之驥足縈懷抱之菁英然茲土也伊洛名賢昔嘗蒞之顧夔哲之芳躅撫三代之遺民知先生之不鄙夷而守此氷蘖無何天不惠此方竟使先生以病廢而歸老于戶庭不然政蹟達于

帝都方且入補衮闕而出爲天子之千城蓋其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而又何區區擬議之足憑晚也不才幸尉先生之鄉未嘗一晤音容然先生之風致則固仰之日久聞之日熟而可以得諸想像與儀刑茲先生之逝也又何能無一言以抒乎昔之景仰而致吾情

祭馮■先生文代

上幕雲林神皐奥區三十六峯磅礴扶輿篤生異人詞源之墟倜儻權奇懷瑾握瑜高視儒林俯瞰羣愚腹笥六籍微言獨攄創通一義羣疑立袪摘抉奥㝔批吭擣虛發以鉅椎舂容以舒寘搜旁羅下及孫吳神機鬼藏龍蛇陰符經世碩畫靡不究圖儒術若茲宜居石渠蠖屈泮璧等于泥塗　熙朝初載閩孽內侮封豕脩蛇張鬣奮距道阡入郡民無安堵公顧而恚爰輯義侶庵金募士整我桴鼓訓練約束先偏後

伍擊賊賊遁折馘斬鹵奔潰竄伏乃固吾圉邑倚保障民忭且舞叔季馭民鮮用循拊催科有式吏呼何怒刻木不對孰敢違迕公約里社期會經營啚甲編戶籍記章明輸稅如期納于尹庭吏不入門老稚弗驚下無逋賦百室以寧公才莫測此其奇零儒冠以老蘐落郊坰詩酒嘯歌與古爲朋潛光弗耀以啟後英有五丈夫各授以經夏璉商瑚騰茂蜚聲時號三馮文爲世程蘭茗息馥碧海掣鯨榮名無翼馳彼八紘昔在上黨崛起漢京經學兵法薦于韓堦擊斬莎

車橫厲鹵延伊曾彡姐隨師以平兵不發輔役不再
興呼速纍嗕急遣遥征授經九男漢室知名余爲舉
似公匹子明諸嗣才杰豈亞君卿大小二馮難與三
衡指顧騰踏策足丹青書之盤盂後先交榮我來洞
庭雨耆始暨樂訪賢豪宦不滿志旣蒞茲土公乃余
棄欸洽嗣人翩翩令裔願訂金蘭永懷末契公今卜
宅言歸幽窀葬紖旣發朔風凄颸薦茲生芻一寫余
臆

祭余封君采園文

嗚呼死生之際哀悼之詞言生于情情生于知然世
固有曠世而相慕或接膝而相違以是知藻鑑人倫
者不在乎形骸之比暱與睽離夫言行在涵室而千
里之應違不借故于真耕于谷口而名聲震乎都下
矧公之里居距予家不及一舍緊長者之鄉評自早
歲而籍籍公之家世予嘗得覽乎系牒自臨汝而徙
梨溪在勝國初載建武功之蹀躞若伯雲起于艸間
伏天威之赫業從潁川與西平掃烏蒙而震讋夫三
世爲將固道家之所忌際海宇之隆平乃樹德以錫
類儲經籍以爲田督服勤于世裔旣小效于有秋維
大有之旋致厚積自高曾以來至公而益篤其慶毓
公子之振振肇伯氏以發光躋膴仕于清華曳珂珮
以翺翔揖仙班于瀛海紆紫綬于玉堂迨夫　哲后
龍飛新　聖御宇澤沛萬方　恩覃率土旣錫秩于
臣工復貤封于父祖於時瑶軸降乎九天符璽頒自
玉府里巷爲之咨嗟鄉黨靡不震動仰遺經于發祥
愧籯金之徒拱而公也受寵若驚拜　命而悚惕乎

瞻撲滿之遺禀乎若持盈之捧此所以申錫于無疆此所以保世而滋大沐公之膏澤者難忘欽公之德量者相和宜乎享脩齡以考終騰令名而廣播然則月旦之稱爲長者誠攷諸古而弗過予也早以文會交公之家嗣復以女蘿締公之孫予雖音容鮮親于几席而聞望早欽于桑梓向以宦遊而羈塵網今引疾而歸田里私幸把臂者莫謂方從此始詎意戊午之秋予方拂衣而出西都而是歲之春公遽捐賓客而長徂緬想儀型之遠爲臨風而躑躅爰抒乎昔之

慕致薄奠于生芻

祭單封君文代

簪纓華膴於穆之所降鑒用賞善而錫賢良大抵時榮時悴予一斬百而唯世濟其美者乃世受其昌緊我太翁啟宇勦海居餅邦萊子之國而產於王陽貢禹之舊鄉自古在昔以王人列衣裳之會厥後累葉綿衍世有令德苗裔增海岱之光其先高曾以來擔爵析圭望隆齊魯者遽數之不能詳至翁則彌集其祉益篤其慶早擅乎譽聞之洋洋爲名家子而不矜不伐未嘗以紈袴而加于鄉邦爲世父後而所生所

繼未嘗以二本而貽微憾于北堂以故飲其和食其德者知翁之必復其始而厚積之有餘慶乃翁也養志忘名委質裘于令子既人援一經而身以英儒通籍監州岸幘嘯咏不廢乎詩酒泉石之徜徉諸子果克承厥志往者賓興業昆季競爽歌鹿鳴而擷芳而長君又奮翮扶搖大展驥足騁天衢而騰驤　天子知其才堪理劇遂先捧紫泥職典遥于曹郎唯翁亦撫摩嘉樹欣欣慰意而悅豫于匡牀夫何攖微疴于初夏長君遽請急歸省而　殊綸特降命勿更除日

冀其日々省覲常無恙而早返于班行豈意溘違榮
養杪□之訃竟驟抵于東廂俾我同曹夙契咸爲仰
天大慟相與躑躅而徬徨在太翁固繼述遂志福備
考終無有乎不瞑將含哭而歸于兆邱而某等愁太
翁之儀則何能不怛然傷悼一誄盛美舉生芻之薄
奠而敢僥乎太上之情忘

公祭裘中翰尊甫阜武先生文

昝在南宋淳熙初際有裘司直秉哲拔萃樸學篤行
先民之粹竹溪篇什淳音古義嘉則令儀延于後裔
茂實英聲累葉不墜逮我　熙朝英奇輩出軒軒給
諫絶塵超詣羣從皆賢驊騮並轡唯阜武君領袖諸
季學行聲華不隕其世克孝克恭靡矜靡懷束髮受
書艾首彌摯文章爾雅經術淵邃寵游鄉校藉林鼓
吹珮玉瓊瑰擊鮮追驟倜儻風流清襟高致性樂施
與賑舍博濟積而能散多藏不殲㡬雋于鄉數奇則
蹶弗究其施永錫不匱以昌厥後競爽二惠中翰挺
拔充家冢嗣乙科已闡擢居要地鳳閣蘭臺手掌
帝制君方解頤展平生志胡不憖遺榮養奄棄奪我
典型桑梓情至南望鄉關沾巾雪涕一奠寓哀幽靈
如契

祭[illegible]文

嗚呼維君汴梁舊族江左名家晉宋以降代著聲華
邇出章貢南水之涯羅坡卜宅慶衍天葩縹緗紹述
瓜瓞蘭芽亦越厥考濬源淵遠百氏鑽研六經鑪錘
文弘漢京學紬宋禩君承庭訓遺經嚴屬弱冠升堂
膠庠拔幟塗壁丹艧式廓規模壇操盤敦璧執鼓桴
肯搆一堂左史右圖松月名軒翠竹碧梧鳳鳴啾啾
一身九雛君才卓犖君行嶙峋孺慕肫摯其孝也純
摔彼組綬樂我天倫暴客入室鋸刃摩身格以天性

兇禦為馴君懷如雪君氣如虹德言可畏雷鼓霜鐘
指麾提挈鄉閭式從解紛排難鎮邪倅鋒依隱玩世
匪年不逢積之彌厚發之彌薄以畀厥嗣其澤孔渥
文子文孫金相玉琢衣被英華顯承家學孰為軒輊
巖廊郎塹季子在都聞變悲號感余桑梓輟舂焦勞
老成淪喪憂心孔忉臨風南望酹以薄醪君其歆只
達御靈旂

祭李巨山文

嗚呼巨山識遠風高骨重神寒孤行一意古調獨彈
匪我輕世世莫敢干在易有之同心之言其芳若蘭
人各有心臭味實難嗟乎富貴福澤身外適然之遭
也窮通壽殀死生皆天之所定而物莫能逃也世奚
為碌碌希冀于非望而徒勞也嗚呼巨山生膴仕之
家啄何嘗之曲體英妙之姿負軼羣之材業已掇巍
科于早歲胡為乎卽絕意進取而棄之若弁髦也以
是知君之襟懷已超然于富貴利達之外彼時俗又

安能躡其後塵既識通于性分則其于壽殀死生之
際固洞若觀火而毫不以攖吾寧予之質近髴性近
狷非有所見於道獨能淡泊于聲利而甘心于賤貧
兩人之性情相契故一見而願卜隣令幸脫于塵網
謂且與君攜手于山之巔水之涯得旦暮以相親天
乎不弔遘茲瘥厲竟溘然棄予而長瞑嗚呼巨山蘭
言已矣徒緬懷疇昔酹巵酒而涕零

祭謝碩堂文

衆萬之生必至有期菁華巳竭褰裳去之嗟河清之難俟孰長榮而不萎惟黃髮爲邦家之諯抑考終爲五福之歸茲鄰邑之寶塘實吾宜之舊鄉聳巴華以作鎮瀨滮湖而瀘觴山川鬱積之厚每多蘊乎隱德挾與清淑之氣不獨鍾於冠裳是以考槃潛肥遁之彥巖阿有抱璞之光緊我謝翁長者爲儔葆光晹和飲谷棲邱師無懷而友葛天二氏與相上下挹清風而邀明月此外別少綢繆素含章以不耀獨垂裕於

弓裘趾宗之鳳毛聯翩安石之風神秀澈芬比空谷芝蘭朗如氷壺秋月繼南臺之二妙媲江東之獨絶增一而西山之五鳳同聲加耦則潁川之八龍齊埒翁旣以術道得身世應以齒德引年三賓擬於七雁五禮達於九天尊讓無加潔敬維虔觀鄉知王道之易敦典識孝弟之先夫何享大耋之遐齡乘白雲於郊坰千載不朝九幽長冥余以同郡密邇西寧欽者年而執紼摛蕪辭以薦馨

祭梅曲殊文

嗟哉曲殊子古之狷潔人也行其志不偶于俗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也予生平亦不諧於俗于鄉之後進獨奇曲殊曲殊未嘗從予遊而予之單辭片牘未嘗不什襲藏弆予固知之予之奇曲殊曲殊未必知也曲殊于文學不過制舉業不失其世守不足爲曲殊稱獨其較然不欺其志者求之古亦未易而于今則更不數數然者彼蒼之錫福其偶然耶抑視其人而等差之耶視其人而等差之則所以位置曲殊者

當亦不數數然而老于一衿年不至乎中壽又鮮于嗣何也今曲殊之歿且十年矣其門徒數十人心喪思慕久而不衰其捐貲以營其殯葬非德義入人之深何以得此嗣則立其從子承祀行誼不遺于世而又有志古戾俗蹇拙如予者知之曲殊復何恨之數者皆曲殊之所自致非造物所等差及之者也以是知天之不足恃而人猶可爲也生平之好假絜酒以攄懷九原可作曲殊其亦囅然於予言矣夫尙

祭文

祭許璧耋文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伊昔桑戸子反琴張相與相爲死生相忘遊方之外逍遥彷徨繼世而新唯予三人相視莫逆與古爲鄰嗟來桑戸汝已返眞緬想平昔明明不隔假物託體偶俱游適疣决癰潰時猶旦宅書與君交兩鬓垂首癸酉之春乃與秋偶要殊後先情無近久風雨蕭蕭

把臂定交君刖書鍔秋也寂寥性不易方異味同調君書在隅秋屏郊居朝夕言面書容秋疎形有疎容神則偕俱君之惠和在古無多日薰風暄海恬不波挹注衰俗君歸則那厲虐之迍孰識其原傷心具爾負痛靈根奄忽同歸孝魄友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山陽笛奏向子悲咽故交零落目斷霜天憤憤從俗以觀衆目恍彼兩賢鼓琴編曲吁嗟乎夫子之往也吾無以爲賓矣鼎折足芻一束人如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

祭傅寵[illegible]文

嗚吁歲屆寒暮萬彙羈愁繁霜慄慄悲風颼飀先生靈櫬將返於邱一別長絶泉冥路幽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疇昔知交素車白馬出送郊原泣奠中野矧予內戚誼何如者卮酒勿陳中情曷寫敢摛荒陋之詞一抒平生之雅曰先生之仁厚兮先生之敦素兮先生之溫醇樸茂淵懿而不耀兮與人無患與物無忤兮不競躁以罹尤兮不捷速以窘步兮抱一而無營兮奇服以自寶兮俗媮情以險隘獨好脩

以爲常兮田廬輿服非先生之所志兮仁義詩書貽謀其在茲兮生無慚於衾影歿無愧於泉壤兮盡天年以徂終兮緊太古之遺民兮哀哲人之難遘兮悼芳型之隕墜兮望靈旗而酹告兮惟中懷之悵惘兮

祭梅未將文代

運生歸盡無賢與愚王侯螻蟻同一邱墟有不亾者匪七尺軀惟太師翁生而特殊秉仁祖義懷瑾握瑜卓犖爲杰舒徐服儒游好六籍富有五車文搯萬丈早擅令譽尤工章草揮灑須臾龍攫猷駭電激霆驅隨變所適心與手俱到今素壁鈎連鬱紆大才不逢蹇落崎嶇騏驥伏櫪鸞鳥在笯累骨龍門曳尾中塗經傳胤于賢範聖模我師俊邁堂壁抉符樸斲阢阞丹蕤其塗鶱鷹有待素抱少攄翁乃高蹈南山歸廬

穀皮書帙樽酒壺盧青松白石杖策據梧一綻摩弄三逕荒蕪煙霞成癖芝桂未徐何天不弔玉棺降除周邪蝶邪一夢蘧蘧維茲暮景年往歲徂日暗雪嶺鴻叫霜隅感懷遺訓悱惻踟躕在昔小子恭謁大丞淵源自翁教諂不巫溯彼河源星海權輿謹薦一觴靈其歆諸

祭熊君廷有文

嗚呼人之生也共稟五行之秀而克備五福以終其天年者何寥寥也日月逝邁閱人成世苦勁弦之激矢過長空之疾猋也爲綜君之生平殆庶幾乎弗忝箕疇而敷錫之獲邀也雖聚祿未望人之腹而膏壤廣廈黃榜而紫標也雖執德未克道之腴而克儉以勤勿縱以驕也雖年未躋于上壽而七十康强令終於熙朝也是謂五福之膺而世之所謂吉祥善事振古而不祧也又况子孫逢吉若山出雲而川溢潮也

乃若文采聲華蜚英庠序是猶餜之餕而絃之么豈足爲盛德之形容而大美之貫條也唯余不羈向嘗以過情之聞輟青氊之席而蒙君之一招也嗣是若參商之在躔曠千載於丹霄也噫嘻悲夫昨歸里而圖一面則君之白旆已將返於山椒也嗚呼人生聚散未始不如是余又何能斬絮酒於一瓢也

祭賈母■孺人文

緊邯鄲之名都維曲梁之遺址秦羅敷之舊鄉桓少君之故里山盤礴而鬱紆泉潺湲而淸駛秉山川之淸淑爰篤生乎女士嬪茲茂族作配君子敬恭梁孟之風爰慕陸朱之比奉蘋蘩之幾何賦柏舟而志矢歌黃鵠以盟心指淸泉而雪涕襁褓黃口之孤捧持白髮之母欲相從于九幽懼賈氏之鬼餒操夜且之刀尺奉春秋之牢醴唯養送之靡虧亦恩勤之旣底性賑施而不倦實秉心之惠愷子克家以象賢孫興宗而濟美報慶餘於純嘏綴若若而纍匕錢以掩而世昌穴不丹而後敔享大齡以令終請同穴而有始嘉頌殷於金石令譽芳於蘭茝某等幸肩隨於令孫從王事於京邸聞母儀於疇昔欽懿範而仰止酹一觴以寓哀瞻素旐而徙倚

陶母何孺人祭文

子之於親天性也本不可解于心至窮于情厄于勢而不得以自遂其心此終天之恨尤不可解者也吾于吾陶子克明一悲其志意而不禁瞿然傷之世之力足以養而竟不顧養者無論矣乃若以顧養之故反致違離以重傷其天性則謂之何哉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四民循分事親之常道非無故而遠遊者比也豈知人事之錯迕卒由于斯耶陶子本貫南城處常誠齋先生之從子也僑寓閩之建寧幼失怙奉母以居爲甘旨故棄儒業貨殖于吳楚旣不遂賻從姑蘇航海抵濬陽又逋負于人蕩失其貲無以旋里遂爲京兆府吏雖非其志然以爲歲滿授秩亦可沾微祿以奉其親也居亾何而母夫人之訃至矣嗚呼傷哉遼海萬里魂夢難通生不得奉衾枕死不得親含斂陶子之五內裂絷身束于吏不能奮飛西向泣血搶地呼天而已矣吾至濬二年見陶子槁容粗服不與筵宴知陶子之心良苦而志幽以知孺人之賢而能致其子也今引疚

南歸爲一敍其志俾與時持歸以哭告于孺人以爲
陶子雖不得遂其養而孺人不可不謂之有子也是
足以慰冥靈于九幽矣

祭[■]母孺人文

皇之錫福不遺於幽隱家之餘慶必肇於庭幃顧天
之生物也無限而人之得天也有涯親之愛子也循
其慈惻而與爲終始子之報親也致其願望而未見
有窮期緊惟太君以江夏之茂族嬪華望而結禑其
歸我太翁也賢比梁鴻之偶敬同冀缺之妻事舅姑
則綦履衿纓奉盥饋而不怠相夫子則雞鳴戒旦捐
雜珮以無違蓋嘗慕鹿車之婷節乃不灑牛衣之涕
洟躬持籌以締造遂拓產而啟基嚴先祀以豐潔甒

令子之岐嶷隆師友以督課勤膏火而唔咿業甚英
於三舍美叶應于塤箎及太翁于偕老弄孫曾以含
飴太君之所以格天者殆旣備而無憾故天之所以
祚太君者羌駢集而靡遺惟茲仲子念切瞻依體北
堂之意願矢顯揚於寤思懷離憂而志樂即絕裾以
奚疑旣遊宦於上佐爰須次于京畿私念祭墓焚黄
悲風木以抱終天之恨何如銀章朱紱邀升斗以報
三春之暉詎意捧檄之喜有待而違養之訃已馳此
人子所爲拊心以摧切不自知其顛仆以荒迷惟余

桑梓朋從託末契于嗣子毖太君之令儀聞之莫不失聲而悵罔爲愴惻以增悲悼女師之隕墜想聖善之音徽知天眖之未艾昌厥後以延禧於榮封于聯息曜幽室以光輝望鄉關而遥奠幸冥靈之鑒垂

祭■宜人文

嗚呼人道曷尊唯茲德義女德之貞綱常攸繫宜人姱節鄉評所記産于右族嬪于儒門桑恭是則孝謹是敦事姑事夫色愉氣溫九秋伉儷所天棄捐誓欲從之勢阻義牽稚子二齡宗祀誰肩死並撫孤明明兩端不獲兼全腐心摧肝報夫地下擇取其難况有老姑垂白在堂蹣跚支離哭子且僵棄去殉夫甘旨孰將强忍餘生爲未亡人養姑姑卒喪祭禮陳育于子立義方克遵所事旣畢歸報夫矣余目乃瞑余擔乃弛三十五年如旦暮耳天眖母節繁祉是賚令子文孫保世滋大簪纓組綬方興未艾亦錫耇壽七十康强官儀無苦微疾而終茲爲帝眷匪宜人望人須宜人惠溢鄉閭壽常里嫗得此爲腴其在宜人節孝之餘　主聖時隆教溢道光施於閨幃蘊美含章國史是儲彤管是揚孫枝秀發某等游處毖閈世德芳規懿矩薄奠寓誠冥靈弗拒嗚呼哀哉尚享

祭熊母[illegible]孺人文

覆載無私因材是篤敷錫庶民嚮用五福衽席奥窔
輿𠂤倚伏造邦造家必鍾賢淑屈指古今不一而足
殆非偶然験同龜卜惟太孺人賢媛之日儀範婉娩
閨悴雍睦青簡可班形史可續爰自名門嬪於右族
芷蘭侍養箕箒燈佐讀室事靡墮家政日肅詬誶無聲
巾几若沐蟋蟀警閨稷鉏課僕日增田廬日蕃畜牧
行德好禮從心所欲家國同貫既富方穀藁砧卒業
蜚英聿膺膠庠植幟菁莪棫樸孺子角丱甫離鞠育

割合姑息遣之就塾望急攻駒羨言瓶續名儒升堂
皐比玉局良朋滿座藥石忠告訖以成材斌斌郁郁
蘭茁其芽孫枝立竹譽隆里閈聲騰邑屋偕老君子
白頭稱祝均享大齡乃捐榮祿歸于其居不先就木
三十載前館予山麓授業諸子高談炙轂溪泉時濯
山藥時斸念茲如昨流光迅速感母賢明奠芻一束

祭朱相國母太夫人文

宜黃　藍千秋　長青

衆萬之生罕有其根職覆者乾職載者坤煴神蕃釐
實並泰元衆萬之生生於六君良弼承之厥貴攸分
產是良弼廼及芸芸培塿之土不挺松筠大佑　有
清載誕臣隣其誕伊何惟太夫人太邦啓秀七德含
章言容秉禮淑問端莊斗牛儲精江漢毓祥胎教不
愆是生相國簡在日隆鼎台爰陟光輔　聖朝宰亮

弼直予以母賢母以子貴昔在癸卯承　帝之制一
品加封銀綸殊賚珩璜藻火雉服魚軒有光國史寵
絕簡編兒齒黃髮天畀大年九命在庭揄狄在笥畀
數不駿龍渥無時倏驚奄逝鼎養棄如相國哀慟實
惻　帝心數降　溫旨三賜白金賻卹崇隆超邁纖
膺君恩無涯親恩罔極左轄難虛倚廬孔棘曰孝曰
忠臣心誰適惟　帝念茲勑甓奔赴秉鈞重寄哀經
大故展哀聿來公私無斁臣子之隱其孰敢宣伸情
完義曲體自天雖太夫人慰感九原小子踈狂地望

懸隔謬以文字爰知相國匪敢攀援聊抒胸臆遣送
聖代目擊隆茂元首股肱千載稀遘生芻一奠上附
史籍

祭葉明府母太孺人文

父母之於子哺之誨之無不幾及身睹其祿仕以為
遂惟子之于親亦無不幾親之存及致祿養以為慰
若夫縮半通之綬膺百里之寄茲先民所為捧檄而
欣欣以其上為三釜足以逮存下焉親民而得行已
志是固然而不必盡然則以世路險巇其不風而波
者未可以理測而智計吾師莅茲未半朞秋獲侍之
日淺然而望見顏色早有以窺其一二知吾師之脫
略於時趨獧薄而醞釀于庭幃天性間者特深以摯

因私心為下邑慶幸而又早憂夫道之不周于此世
已而果稍驗焉孰料其及親祿養者夢夢彼蒼亦為
之[illegible]饑而仆顛嗚呼以太夫人之內德隆茂不知其
幾乃貽我以賢矣而不得親承一日之養以吾師之
永懷明發刻勵湛深不知其幾以有今日而卒不獲
躬奉一朝之飡本為親故汲汲於升斗之將反用是
將母不遑而重違朝夕之饋此所以抱恨無窮而凡
為人子者念之亦莫不撫膺而隕涕也雖然昔晉陶
潛為親養而小邑已乃病其違己致歎於質性之不

可矯厲卒以八十餘日之彭澤去職奔喪于程氏之
妹今屈指在官之日僅僅倍陶亦竟遭大憂以去位
嗚呼天乎如是人乎如是吾知太夫人之靈亦且太
息泉壤而更其冀養之初志然乃今有可以瞋者以
吾師與古賢而合契敢酹菽絜酒與生芻獨乃媿小
子之匪稺

同宗祭張儀曹太母文 代

從來品物天命佰肇基于衽席徽音懿範必徵信于
家庭蓋閨門爲起化之地而宗黨乃耳目所經迨夫
萱謝北堂光韜婺女爲之追憶疇昔而緬想先型莫
不撫膺雪涕悲令儀之隕墜而後女史垂其嘉則彤
管流其芳馨緊我太君蘊恭人產河東之望族蜚名
家之娥嫕既笄而歸我太翁洗粉黛而拾流螢欽吾
宗之聖善早譽洽于賓親茝蘭紛悅雞鳴而事舅姑
醴酏羹哉敬潔以奉蘩蘋夫何盤錯之艱起于中壼

如母配父天所以勵翁媼之名德而驗其貞純卒之
克諧有道詬誶無聞履霜不詠纖屨維新皆由太君
之恭順潛孚聽無聲而視無形以是孝格天錫類不
匱產克家之五丈夫而王邑特早擢巍科而翺翔于
闕廷出任郵鹺名還儀曹行將以公才公望擅神化
之丹青方太君之迎養于江淮也猶躬績而拒儀曹
之諫更諄諄于逸勞之論儼步敬姜之後塵蓋太君
之夙夜劬心勤勞不懈者始終一節不以富貴而易
賤貧乃若仁心爲質撫恤其勤恩週戚彼禮洽比鄰

斯固言無間于賓戚頌聲著于人人柰何馳封未艾
鼎養方伸溘然捐棄遽返雲軿某等痛母儀之凋喪
感雨露之凄淸酬一觴之薄奠聊仰慰乎幽冥

同鄉祭黃母太宜人文

慶餘惟善之積多福自己之求若利市三倍良賈則
獲若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惟我太君躬女師之純懿
標閨閤之琳璆以名家之淑媛作梁孟之好逑在子
舍也衿纓綦屨事舅姑于雞鳴於妻道也茹荼集蓼
佐君子之清脩太翁既以成名軒軒乎負雲林之望
早棠輪而挾轂何天不憗遺以方剛之歲乃賫志于
孝廉而不竟所抱之優優於斯時也太君仰則事而
不使泣西河以增堂上之慟俯則育而不令墜遺經
以貽泉下之憂傷哉未亡人之一身以婦職而兼子

之七鬯復以母教而總父之箕裘詰其孝慈勤儉固
可以垂訓于彤管而異節之彪炳更出萃而拔尤維
昔長興之難鋒鏑四集而閭巷奔愁太君業以死自
誓望清波而奮躍于溪流卒感幽靈之呵護免磷緇
而脫身于戈矛斯節烈之昭昭豈尋常巾幗之所能
儔孰謂貞之無報也羌錫類不匱終覩夫象賢繼起
擬巍科而振先猷方以西曹祿養放慰于板輿而太
君亦念秋官之任重與諄諄而命俾平反于要囚夫

俾脩塗遽赴慶會未幾遽奄棄而不少留蕃至是太君之責塞可以釋茲負荷遂無所繫念而歸報太翁于九幽乃知太君種之勤應之密天必使落其實而食報于西疇獨榮養方新受享日淺風木之慼嗣子不能不抱恨于壠邱其等誼切維桑素稔令範歎吾鄉之賢母迭出匪直元有虞而宋有歐今茲靈輀甫返感微霜之凄切溯朔風之颼飀舉一觴以薦奠聽素旆而踟躕

公祭余編脩母紀孺人文

坤元厚載道著剛柔化工陶冶品彙旁流祥之發也有自慶之集也有由明珠必出于重淵長松不產于培塿矧孕靈毓英于當代豈尋常閨閫所能侔緊我紀太夫人名家女士右族賢媛懿德夙成姆教早敦姿婉娩而貞淑性和惠以恭溫迨結縭于太翁稱無閒于里門篤孝謹于尊嫜脩婦順于晨昏祈集中闈瑞徵燕貽一索而得再誕夔龍既乃仲叔迭舉無非翠羽金支更睹文孫之繼起足慰王母之含飴殆將

先後濟美要皆爲時所資惟伯氏之挺出奮天衢以騰驤早讀書于中禁業起草于明光驚才調之縱橫給筆札于上方侍講讀于青宮紬秘殿之縹緗螭地分之淸切續賡歌于嚴廊屬者 龍飛覃恩百寮受祉貤封煥于紫泥天書頒自帝里憶受經于髫齔知太君之色喜勤封殖于當年乃落實于今茲譽益浹于梨溪事有光于宜木語太君之年齡幾望七而未及計上壽之非難以諸福之駢集奈染疴于頃歲處亨途而遘疾謂沉痾之就瘳起床第而若失何仲冬

原缺第十葉

又

從來翊昌隆之運贊無疆之休唯茲碩彦布列稱主
聖而臣賢要其致此固 國靈之所蒸而成始于胎
教積慶于厥家者葢往往不絶于簡編是以當其行
成名立光于家邦匪直燕貽擅非常之譽而庭闈之
德與福其受之于天者亦非偶然在吾鄉之近代則
有若宋之歐陽元之虞氏紀于史册而籍匕于衆口
之稱傳于今𦂳芳躅者則唯吾雙池太史之母夫人
足與之頡頏而比肩葢孺人少孤性慧在外家而禮

法早嫻經籍早淹迨歸我太翁食貧拮据忒目祇文
成君子之德于靡愆既篤生太史甫能言而受經于
鄰下故淹通之譽已出于就傳之先卒之德器成就
蜚英膺茂作 天家之柟梗茲方受祉 厚恩拜貤
封之熈燿快懿美之貽宜夫何煙霾寶婺霜隕芝田
麻姑覗東海之塵金母集方壺之巔碧落遥歸榮養
頓捐哀誄動乎三事賻䘏頒于 九天嗟恩榮之稠
疊發幽光于重泉唯余輩桑梓之好夙稔太君懿德
之全傷閫範之淪喪黯涕泗之潺湲致薄奠于生芻

原缺第十二葉

祭陳母吳太宜人文

天有定命民有物則世所共知唯是天之眷德與夫
德之誠而形形而著者之必不可抑且夫德之致福
之興盛推本其由必起化于閨門此上自萬乘以至
卿士大夫之家葢莫不同揆而無有畛域是固然矣
而世有非常之人處非常之境其德之形而著也若
紆其塗而天之眷而顧之若反其道其感應紬伸之
際葢非恒情之所能測則唯吾陳母吳太宜人有之
而余實知之而不惑太宜人系出名家嬪于名族其

得天之厚覗躬之嚴固非復尋常之軌躅然而内行
之茂不越乎德言容工婉娩聽從之美斯足以重彤
管而稱淑而宜人不但爾也其御下有非常之仁藹
藹若春雨之煦育其庭訓有非常之識標舉大義而
畧乎世俗之齷齪其容物有非常之量覗横逆若蟣
蟣之過乎前而無所爲忤觸以茲之規模氣象使爲
男子亦卓然豪杰之才以之馭衆臨民而綽乎其無
不足夫天之降鑒雖小善不遺而獨於宜人乃阨之
太甚而靳其應得之福于家則早喪其耦産業凋零

衆宴而跪蹋于身則痛毒其肌膚血淚淫淫歷十載而瞽其雙目是之謂反而施之而天因曰此非常之人常投之以非常之艱以觀其復乃宜人處之不賵不恐若將終身而㤙乎困辱其至誠足以格天其定力足以勝天天于是乎釋之而還其福善之常經曰不瘳而自愈復睹天日而身其康寧俾昌俾熾祿養貤封子孫其逢而登要津夫造物旣返其福善之常經則以宜人非常之德量其承藉乎敷錫者亦自非常故世之富貴福澤宜人亶出其緒餘以衍厭慶而

其量不知幾世則所謂誠之至而形者非耶嗣君象樞之在都門與余交最久而契最深故于宜人之名德與其閱歷之艱闞之悉而知之眞而其感應紲伸之數亦頗獨窺其微焉今宜人考終于南楚而歸櫬于故鄉傷婣星之掩曜悼女師之淪亡且重歎夫嗣人風木之悲而不知其涕之零也惜乎耄荒禿管不復有非常之文以誄非常之懿德而僅一奠生芻于階庭也

原缺

藍戸部集二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藍千秋撰千秋字長青宜黃人以薦授國子監學正官至盛京戸部員外郎是集刻於乾隆丙寅凡詩四卷文二十二卷